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二五冊目次

日講四書解義二十六卷　（清）喇沙里　陳廷敬等撰　清康熙十六年内府刻本　〇〇一

日講四書解義二十六卷

（清）喇沙里　陳廷敬等撰

清康熙十六年內府刻本

日講四書解義二十六卷、

康熙十六年

聖祖仁皇帝御定。自朱子定著四書、由元明以至

國朝、懸為程試之令甲。家絃戶誦、幾以為習見無奇。

實則內聖外王之道備於孔子、孔子之心法寓於

六經、六經之精要括於論語。而曾子子思孟子遞

衍其緒。故論語始於言學、終於堯舜湯武之政尊

美屏惡之訓。大學始於格物致知、終於治國平天

下。中庸始於中和位育、終於篤恭而天下平。孟子

始於義利之辨、終於堯舜以來之道統。聖賢立言

之大旨、灼然可見。蓋千古帝王之樞要、不僅經生

章句之業也。我

聖祖仁皇帝初年訪落、即以

經筵講義

親定是編。所推演者、皆作聖之基、為治之本。詞近而旨遠

語約而道宏。

聖德神功所為契洙泗之傳、而繼唐虞之軌者、蓋胥肇於

此矣。

御製日講四書解義序

朕惟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之傳卽萬世治統之所繫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後而有孔子曾子子思

孟子自易書詩禮春秋而外而有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如日月之光昭於天岳瀆之流峙於地猗歟盛哉蓋有四子而後二帝三王之道傳有

四子之書而後五
經之道備四子之
書得五經之精意
而為言者也孔子

以生民未有之聖
與列國君大夫及
門弟子論政與學
天德王道之全脩

己治人之要具在
論語一書學庸皆
孔子之傳而曾子
子思獨得其宗明

新止善家國天下
之所以齊治平也
性教中和天地萬
物之所以位育九

經達道之所以行
也至於孟子繼往
聖而開來學闢邪
說以正人心性善

仁義之旨著明於
天下此聖賢訓辭
詔後皆爲萬世生
民而作也道統在

是治統亦在是矣
歷代賢哲之君創
業守成莫不尊崇
表章講明斯道朕

紹
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
心問學命儒臣撰
爲講義務使闡發

義理裨益政治同
諸經史進講經歷
寒暑罔敢間輟茲
已告竣思與海內

臣民共臻至治特
命校刊用垂永久
爰製序言弁之簡
首每念厚風俗必

先正人心正人心
必先明學術誠因
此編之大義究先
聖之微言則以此

爲化民成俗之方
用期夫一道同風
之治庶幾進於唐
虞三代文明之盛

也夫

康熙十六年十二
月初八日

日講四書解義進
呈疏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教習庶吉士臣喇沙里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陳廷敬等謹
題為進
呈刊完日講四書解義仰祈
睿鑒事臣等於康熙十六年三月十三日恭侍
弘德殿進講蒙
皇上面諭四書講章應行刊刻欽此臣等叨塵

法從日侍經帷伏覩
皇上
聖躬親講典學彌勤
天語下詢訪道愈篤於凡六經諸史靡不極意
研精至於四子之書實備百王之道比年
以來次第進講歷寒暑而罔間積月日以
成編固已體驗於
宸衷抑且發揮於政治除按日進
覽年終彙

呈覽在
御前時厪
睿照迺者
親降綸音爰命校刻竊惟
皇上聖學崇深寔足超軼往古臣等經術淺陋
曷克仰助涓埃顧鄒魯之大義微言炳如
星日而師儒之參稽互訂著在簡編嘗纂
趙普以半部佐君先明敬信節愛願學朱
熹以四字入告亦曰誠意正心欲致斯世

於唐虞不外明德新民之理而使吾
君為堯舜敢忘責難陳善之思仰惟
宵旰之勤勞不輟
宮闈之誦讀丕光典訓示則臣民臣等謬劾編
摩復加刪潤校鋟成帙裝潢進
呈惟我
皇上常垂乙夜之觀存諸几席允懷千聖之道
如晤羹牆將見煥四海文命之敷弘萬世
光華之治臣等不勝區區之意謹具題恭

進以
聞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敎習庶吉士臣喇沙里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敎習庶吉士臣陳廷敬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邑冷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葉方藹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臣蔣弘道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臣庫勒納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食正四品俸臣張英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具
題本月二十日奉
旨經史有關政治義蘊弘深朕朝夕講究勉求
貫通講幄諸臣殫心闡發允裨典學這所進
講章着留覽該衙門知道

總裁官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教習庶吉士資政大夫臣喇沙里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通議大夫臣陳廷敬

分撰官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沈荃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通議大夫臣色冷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葉方藹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臣蔣弘道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奉政大夫臣庫勒納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食正四品俸臣張英

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張玉書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加一級奉政大夫臣牛鈕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承德郎臣韓菼

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董訥

儒林郎日講官起居注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王鴻緒

校閱官

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通議大夫臣傅臘塔

翰林院侍讀加二級通議大夫臣噶布喇

翰林院侍讀加三級奉政大夫臣圖納

翰林院侍講加二級通議大夫臣沙喇

翰林院侍講奉政大夫臣常書

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周弘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陳論

翰林院待詔臣郭爾襌

收掌官

翰林院典簿加二級奉政大夫臣勒德

翰林院典簿臣穆維乾

翰林院孔目加一級文林郎臣圖克善

翰林院孔目臣杜登春

翻譯官

翰林院待詔加一級登仕郎臣敖代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加一級承德郎臣闔泰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加一級承德郎臣鼐麟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加一級承德郎臣傅坤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加一級承德郎臣宜爾彩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關五達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郭璟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常綬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若磐桂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查哈喇
翰林院筆帖式臣邁[illegible]
翰林院筆帖式臣哈什
翰林院筆帖式臣劉有成
翰林院筆帖式臣馬羲
翰林院筆帖式臣張仲智

滿文謄錄官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加二級承德郎臣羅奇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晏著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圖禮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滿都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常保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塔哈納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宣祿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常舒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溫拜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宋殿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吳保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塞克參
翰林院筆帖式臣蘇通保
翰林院筆帖式臣塔桑阿
翰林院筆帖式臣鄂琦
翰林院筆帖式臣鮑塞
翰林院筆帖式臣覺羅拓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一

大學

大學一篇爲古帝王立學垂教之法孔子詳舉其次第以示人曾子復分爲十傳以解之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終始不紊在初學爲入德之門而極其至則內聖外王不越乎是故曰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此一章書是曾子述孔子之言乃脩己治人之要道謂之經文爲大學一書之綱領而此一節書又經文之綱領也孔子曰道在一身而能周乎天下國家者大人之學也大人爲學之道有三德者天所賦於人心至虛而無所累至靈而無所蔽能包函衆理而酬應萬事故謂之明德德本明而氣稟拘於有生之初私欲蔽於有生之後則明者有時而昏矣然其本體之明自在也故必因其一端之發露而致力以明之使復其本然至虛至靈之

全體方爲有本之學也所以大人之學在明明德然所謂明德者乃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我之所私有也故自明其德更當推以及人鼓舞振作使天下之民凡具是德者咸有以去其舊染之汚而臻於大同之治方爲有用之學也所以大人之學在新民然此明德新民皆有當然之極不容增減所謂至善也大人之學不可苟且自足不可半塗而止己德則必無一毫之不明民德則必無一民之不新皆止於至善之地又能守而不遷方爲有成之學也所以大人之學在止於至善此脩己治人之全功內聖外王之要道也蓋三者本千聖傳心之微旨孔子特取而發明之挈爲綱領分爲條目燦然畢具之中經緯咸貫爲人君者能究心於此身體而力行之治天下無餘事矣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此一節書是孔子示人以止至善之功也孔子曰明德新民何由得至善而止之乎惟於至當不易之理為人所當止者能眞知灼見而後志之所向無所疑貳常確然而有定矣志既定而後心之所存絕乎紛擾常泰然而能靜矣心既靜而後身之所處遠乎憂危常坦然而能安矣身既安而後神閒氣定揆度事理必暇豫周詳而能慮矣能慮而後事物當然之理審處咸宜不使有一毫之差而明

德新民之至善乃可得而止矣然則欲止至善者可不以知止為要哉夫至善之理隨事而寓然必由於知止識見既定自然心無妄營志氣清明可以宰制萬幾而各得乎至善之極此大學所以貴格致之功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此一節書是孔子示人以先後之序以為入道之基也孔子曰大人之學道固無所不該而功則約而有要明德新民有名象之可指者皆謂之物物則有本末焉必己之明德既明而後可以新民之德則德為本而民為末也知止能得有工夫之可言者皆謂之事事則有終始焉必先有知止之功而後收能得之效則得為終而知為始也然則學者其可泛然從事乎誠能知本與始在所當先末與終在所當後端本於明德而漸及於新民用力於知止而觀成於能得則進為有序所操者約而所該者博於大學之道為不遠矣大

學首言明德新民繼言知止能得猶恐人精神泛用昧所持守不免於本末倒置終始混淆故又示人以先後之序有志大學之道者亦可以知所從入之途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此一節書是孔子示人以明德新民之條目

而言其所當先之序也。孔子曰。明德新民理雖一貫。而其中之次第則有不可紊者。古之人君任政教之責。欲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必先以教化治其一國之人。咸遵於善。使四方有所觀感。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也。欲治一國之人。則必先整齊一家之人。長幼尊卑。各得其分。使國人有所則效。故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也。欲齊一家之人。則必先脩一己之身。喜怒好惡。咸得其理。使家人有所取法。故欲齊其家者。必先脩其身也。身不易脩。而心乃身之所主。欲脩其身而使無有過愆。必先使心之所存大中至正。無少偏邪。斯身之所行皆善矣。故欲脩其身者。必先正其心也。心體至虛。而意乃心之所發。欲正其心而使無有或偏。必先使意之所動。誠一篤實。無少欺偽。斯心之所存皆善矣。故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也。心之明覺謂之知。欲誠其意而使無有或偽。必先使吾心之知。推致無餘。善惡之辨。洞然明晰。斯意之所發皆實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也。知之理散見於物。欲致其知而使無有或蔽。必將天下事物之理。窮究無遺。是非可否。逐一透徹。斯知之本體無虧矣。故致知在格物也。有明德新民之責者。可不知所當先哉。聖賢言脩己治人之道。條目次序。無有明白顯著於此者。自脩身以至明明德於天下。明德新民之序也。自格物以至脩身。知止能得之序也。學者循其序而從事焉。以入道無難矣。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此一節書是孔子覆說上文。以見明德新民有遞至之效也。孔子曰。古人之每事必有所先。而遞至於格物者何哉。蓋物格則理之散見於事物者。窮究之無不盡。而後知之具於

吾心者推極之無所遺而知無不至矣知至則明之所照不淆於善惡之辨而後意之所發不介於眞僞之間而意可得而誠矣意誠則私欲去而天理常存而後吾心虛靈之體無少偏倚而常正矣心正則防閑嚴而匪彝自遠而後吾身舉動之間咸歸軌度而能脩矣身脩則由己及人而後一家之中有所取法而咸遵約束家可得而齊矣家齊則由親及疎而後一國之人有所則效而羣服政教

國可得而治矣國治則由近及遠而後天下之人有所觀感而共遵王路天下可得而平矣觀於此而古人之遞有所先者不益信哉夫頌堯曰欽明稱舜曰濬哲可見格物致知爲脩身之首務必先克明峻德而後敦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古帝王爲治之道與此更無二理誠爲人君者所當究心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此二節書是孔子示人以脩身爲家國天下之本而反覆警醒之也孔子曰齊治均平之化皆本於脩身格致誠正之功皆所以脩身是以上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無論分位之崇卑一切皆以脩身爲本而況爲人君者爲天下國家所仰賴其可不盡格致誠正之功以立齊治均平之本乎以一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而家國天下爲末若不能脩

身則本亂矣而欲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是本亂而末治也必無此理以家對天下國而言雖皆在所當愛而厚薄之分則有差等若不能脩身以齊其家是恩義不逮於所親所厚者薄矣而欲國之治天下之平使德教加於四海是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固理之必無者也然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可不以知本爲要務哉蓋大人之學其功用極於九州之遠而其根本不外建極之一身端

本及末則約而有功忘本逐末則紛而寡效。聖人反覆示人之意深且切矣。

右經一章

經文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以其爲經常不易之理所以尊之爲經。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此一章書是曾子釋經文明明德之義曾子曰經文之所謂明明德者乃古帝王治世之

本稽之唐虞三代之聖王而無不同焉者也。周書武王告康叔之言曰德者人所同具惟文王能明之有以復其本明之體而無一毫私欲之蔽焉此文王明明德之學也商書伊尹告大甲之言曰人之明德乃天所賦然付予之理所謂天之明命也人多忽而不察惟成湯時存於心故常目見之而無一時之敢忽焉此成湯明明德之學也虞書史臣贊堯之言曰德本大而人爲私欲所累遂失其大矣惟帝堯克明之盡其本然宏大之量至於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而無一毫之或虧焉此帝堯明明德之學也蓋聖人安勉雖殊而明德則一。由書言三聖人觀之言克明者盡明德之功也言明命者遡明德之原也言峻德者極明德之量也無非自明己德之意而凡爲聖人者可以類推矣夫帝堯神聖文武成湯智勇天錫文王緝熙敬止皆造聖人之極者而其治世化民之本總不外於自明其德。

洵爲千聖百王之所不能易者與。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曾子訓解經文之義分爲十章以傳於世故名之爲傳首章解明明德後九章倣此。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此一章書是曾子釋經文新民之義曾子曰。

大學以新民爲要而新民又以明德爲本成湯以爲人之潔淸其心猶如人之洗濯其身故於其沐浴之盤刻銘於上曰人誠能於一日之間有以去其習染之汚而復其本然之善則當日日新之工夫不可間斷於中又日新之精神更須振勵於後務使私欲盡去心體淸明而無一毫之疵累焉此自新以爲新民之本也周書康誥之言曰百姓有向善而能自新者當立政敎以鼓舞振作之使之踴

躍於爲善此新民之事也詩經大雅文王之篇曰周自后稷以來開基已久文王能明德以及於民始受上天之寵命而有天下則邦雖舊而命維新也此自新新民之應也所以有天下之君子自新其德則必底於光明而無一念之或疎新民之德則必至於時雍而無一夫之不獲推之格天新命咸在於是無有一事不用其極者如成湯文武洵足爲法哉此章專釋新民亦不離乎自明其德可見

有天下者固不可無丕變民俗之功尤不可不自端皇極之本以此振興百姓即以此敬迓天休本末先後之序亦於此可見矣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此一章書是曾子釋經文止至善之義曾子曰經文所謂在止於至善者蓋物各有所當止而人尤不可不知所止詩經商頌元鳥之

篇曰王者所都地方千里謂之王畿爲百姓之所居止由詩言觀之凡事有至善之理爲人所當止也如此詩經小雅緡蠻之篇曰緡蠻之黃鳥棲止於山阜茂林之處孔子讀此詩而有感曰黃鳥微物也其所棲止尚能知所當止之處人爲萬物之靈若不能擇至善而止之是鳥之不若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由孔子之言觀之人有至善之理不可不知所止也如此蓋天下一事一物皆有至當不

易之理。必知之明。而後處之當。此大學所以貴知止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此一節。書是曾子舉文王以立止至善之則也。曾子曰。人各有所當止之理。而得所止者必推聖人。詩經大雅文王之篇曰。穆穆然深遠之文王。其德則繼續光明。無不敬而安所

止。由詩言推之。人君之至善。莫如仁。文王之爲人君也。所存者仁心。所行者仁政。無一毫之不仁。而爲人君之至善得矣。人臣之至善莫如敬。文王之爲人臣也。忠誠以事主。謹恪以奉職。無一毫之不敬。而爲人臣之至善得矣。人子之至善。莫如孝。文王之爲人子也。奉養之必親。纘承之罔斁。無一毫之不孝。而爲人子之至善得矣。人父之至善。莫如慈。文王之爲人父也。訓誨以貽謀。積累以昌後。無一毫之不慈。而爲人父之至善得矣。與國人交之至善。莫如信。文王之與國人交也。號令則內外咸孚。政事則始終不二。無一毫之不信而與國人交之至善得矣。五者皆人倫之大。而文王各得所止如此。豈非萬世止至善之則乎。夫文王所以凡事皆止至善者。其本在於敬止。敬者帝王兢業之心。聖賢謹幾之學。有天下國家之責者。時存敬愼之心。則凡事止至善無難也。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此一節。書是曾子言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也。曾子曰。大學以明明德爲本。明德以止至善爲極。是當以古君子爲法焉。詩經衛風淇澳

之篇衛國人美其君武公而作也其言曰瞻彼淇水環曲之處猗猗然之菉竹何其美盛也我斐然有文之君子何其學問之精密而德容之昭著乎彼治骨角者既切之以刀鋸復磋之以鑢鍚治玉石者既琢之以錐鑿復磨之以沙石我君子用功之精密而有序也如此所以存諸內者嚴密而不粗疎武毅而不弛怠何其瑟兮僩兮也形於外者宣著而不闇昧盛大而不局促何其赫兮喧兮也此斐然有文之君子人皆愛慕終身而不能忘也今由詩言而思之所謂如切如磋者是言武公學問之勤將古人行事既講習於己又討論於人已精而益求其精也所謂如琢如磨者是言武公自脩之篤將自己身心省察以防其慾克治以去其私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所謂瑟兮僩兮者是言武公學脩之後內則敬心常存無一時懈惰無一事苟且恒見其嚴密武毅也所謂赫兮喧兮者是言武公

學脩之後外則德容表著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恒見其宣著盛大也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言武公之德極全備善極精純百姓愛慕自不能忘也葢武公盡學問自脩之功著恂慄威儀之驗所以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此明明德之止於至善可為後世法者也夫衛武公一諸侯耳自明其德百姓頌之尚如此況有天下者能典學慎脩而德容表裏如一則四海之服教畏神更當何如耶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此一節書是曾子言新民之止於至善也曾子曰古帝王新民之功不止被於一時而能及於後世所以謂之至善詩經周頌烈文之篇有云於戲文王武王雖往益令人思慕而不忘也詩之所謂不能忘者何哉葢前王新民之功止於至善垂謨烈以貽子孫是前王之賢也後之君子率由舊章遵守成憲是賢

其賢也。創基業以貽子孫。是前王之親也。後之君子統緒相承。本支相維。是親其親也。美風俗以安百姓。是前王所貽之樂也。後之小人含哺鼓腹。常享太平。是樂其樂也。定井疆以厚百姓。是前王所貽之利也。後之小人耕田鑿井。世守先業。是利其利也。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深仁厚澤。淪肌浹髓。所以文王武王雖往。而後人思慕之。終不能忘也。此新民之止於至善。可爲後世法者也。然則有天下者明制度。垂統緒。厚風俗。制田里。皆所以維繫天下萬世之思。誠不可忽視者哉。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此一章書是曾子釋經文物有本末之義。曾子曰。大學之道。莫要於明本末先後之序。孔子有言曰。人有爭訟。而吾聽斷之。吾亦能及乎人。然而聽訟不足貴也。必也使民遵禮守法。自然無訟。乃爲可貴乎。由孔子之言思之。訟之所以繁者。皆由民情詐僞。而後爭端以起。今使無實之人。皆不得盡其虛僞之辭。而至於無訟者。是豈刑法以制之乎。蓋由於在上之人自明其明德。大能畏服斯民之心志。使之恒愧於不善。自然不敢顛倒是非以起爭訟。所以訟不待聽而自無也。夫無訟者。民德之新也。使民無訟者。己德之明也。必明德而後可以新民。則明德爲本。新民爲末。不可即聽訟一事。而知本末先後之序哉。書經所謂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即無訟之意也。然必有堯舜之德。而後成唐虞之治。人主一身與百姓相感化者。捷於影響。有天下國家者。誠當以知本爲要務也。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上句是錯誤重出。下句是結上文語氣。疑中有脫簡。

右傳之五章葢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葢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敎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

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此一章書是朱子補釋經文格物致知之義朱子曰大學爲聖門切要之書而格物致知又大學用功之始右傳之五章乃曾子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簡編已亡失矣然少此一節則誠正脩齊治平俱無用力之處是不可以闕而不補也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經文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使吾心之知擴充而無所遺在於卽所接之事物而窮究其理也何則人心至虛至靈莫不有本然之知而天下萬事萬物無不有當然之理知雖在內而其理實散見於物物雖在外而其理實統會於心惟於事物之理有所未窮故心之知有所未盡也所以大學敎人用功之始卽凡天下事物之理莫不因其所已知者而益

加窮究之功明其所當然而又究其所以然以求至乎其極焉至於用力旣久而一旦之閒豁然開悟萬理貫通則事物之內外精粗無所不到而吾心具衆理之全體與應萬事之大用無不明矣夫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所謂物格也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所謂知至也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夫大學工夫莫先於窮理而所謂窮理者初非索

之空虛無據之地。但即人倫事物格其當然之理。俟積累既久。自然貫通。所以正學之理。别於異學者。全在虛實之間。而得失已分天壤矣。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此一章書是曾子釋經文誠意之義。曾子曰。人當致知之後。明知其爲善而行之不力。明知其爲不善而去之不力。是皆自欺之心也。

經文所謂誠其意者。全在意念發動之時。實用其力。禁止其自欺之心而已。蓋天下之事。不過善惡兩端。吾心之發。不外好惡二念。當其惡惡也。則惡之必盡其誠。而使之必去。如惡惡臭然。當其好善也。則好之必盡其誠。而使之必得。如好好色然。好善惡惡如此。則好惡之本心。無一毫之虧歉。此心常快然而自足矣。豈不自慊乎。夫欺者自欺。慊者自慊。此欺慊之一念。皆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故謂之獨。然獨中一念之好惡。其幾甚微。而見諸行事。被於四海。昭然而不可掩。沛然而不可收者。皆由此一念之發。所以君子兢兢業業。將獨中之好惡。慎加審察。念念期於自慊。而不使稍有自欺。此誠意工夫最切實處也。夫聖賢教人。必始於慎獨者。人心道心之關。爲聖爲愚之界。皆在於此。此處眞偽微分。而公私邪正。謬以千里。所以古之聖王。當深宮晏閒之時。常如天祖臨承之地。誠不敢以其隱

微而忽之也。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此一節書是引小人以見自欺之蔽。曾子曰。慎獨之功。惟君子能之。而小人則不然。彼當閒居之時。以爲無人得見。遂孳孳縱欲。將不善之事。無所不爲。此正其不知獨之當慎而

甘自欺也及一見君子亦知惶恐而後厭然消沮閉藏急掩其平日之不善而假飾一爲善之狀以欺人殊不知人心至靈自不可欺彼雖如此掩飾而人之視己已如見其肺肝矣夫此厭然之心亦是本來之知未盡滅絕但惜此心不用之平居獨知之地而止發於既見君子之時且惡終不可掩而善卒不可飾則亦何益之有哉此謂實有於中者必形於外斷非掩飾可以欺人故君子重以爲戒必致慎於獨知之地而不敢以自欺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此二節書是門人引曾子平日之言以見獨之當慎也曾子曰凡人於幽獨之中以爲無人得見無人得指便恣其所爲無所顧忌不知善無微而不彰惡有形而必著一念之動勿謂人莫我視也十目之所視在此矣勿謂人莫我指也十手之所指在此矣蓋善惡雖見乎彰著之時而指視則存乎發念之始是幽獨之中昭昭難掩不其凜凜然嚴而可畏乎知其可畏則慎獨之功殆亦無容自恕矣若誠能慎獨夫豈無所徵驗乎嘗見家之富足者則居室華美必能潤屋人之有德者則誠中形外必然潤身蓋有德者自慊於心無愧無怍而廣大寬平其施於四體者自然安舒自得不覺其睟面而盎背焉此德之潤身有必至之符也夫所以有此德者亦不外乎

誠意而已倘意一不誠則善不能實存於內又將何以潤身耶是故君子必戒欺求慊而慎獨以誠其意也蓋誠意之功乃正心脩身之關鍵家國天下之樞紐也意一誠則心正身脩而齊治均平皆由此而致意不誠則心不正身不脩欲求齊治均平豈可得哉總之作聖作狂皆自此一念爲之慎獨之功誠不可以一刻忘也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此一章書是釋經文正心脩身之義曾子曰聖經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葢言身以心爲主宰身之不脩皆由於心之不正也心當未感之先湛然無物原無不正一有所著則失湛然之初而不得其正矣如心著於怒而有

所忿懥則此心爲忿懥所動而不得其正如著於畏而有所恐懼則此心爲恐懼所移而不得其正如著於喜而有所好樂則此心溺於好樂而不得其正如著於憂而有所憂患則此心苦於憂患而不得其正葢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人心之用所不能無若事來順應而不失其當然之則是心雖嘗用而未嘗不正也但一有所則欲動而任其所之情勝而莫能自主故曰不得其正心不正而身豈有能脩者乎故心者身之主也必常存於內不使外馳而後衆體奉職無有弗當若心有所著便爲牽引而去是心不在矣心既不在即尋常日用之間俱茫昧而無主故目雖視也而不見其色耳雖聽也而不聞其聲口雖食也而不知其味葢視聽與食身爲之也見聞知味則心主之也心一不在而一身之中即其至切至近者而已各失其職如此則欲身之脩豈可得乎是知不能正心者斷不能

脩身經文所謂欲脩其身先正其心者正以此也葢心本虛明而爲物欲所引遂莫能自主以此而欲表建儀型裁決庶務烏乎可哉故有天下國家者欲正心脩身以爲出治之本則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殆時時無容自寬者矣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

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此一章書是釋經文脩身齊家之意曾子曰聖經所謂齊家必先脩其身者葢言身爲一家之本欲齊家者全在吾身之好惡不至偏辟耳常人任其情之所向於一家之中多失其當然之則是以所好所惡每至於一偏而

身不脩也如骨肉之閒本宜親愛然恩意固所宜周而私昵亦不可過當若任情親愛而不制以義理此親愛之偏也卑汚之人雖當賤惡然懲創固所當嚴而棄絕亦不可太甚若任情賤惡而不稍加寬恕此賤惡之偏也尊長本宜敬畏而亦自有一定之理使嚴憚而過於恐懼尊禮而一於卑諂此畏敬之偏也困苦固當哀矜而亦自有至當之情使憐之而濫用恩施恤之而流於姑息此哀矜之

偏也至於平常之人或不妨偶從簡易然亦必施當其可使簡於爲禮敖以成驕怠於爲禮惰以成肆此敖惰之偏也夫親愛畏敬哀矜皆好也賤惡敖惰皆惡也若一涉於辟則好惡遂失其正必至好一人而一於好縱有惡而不能知惡一人而一於惡縱有美而亦不知用情之偏如此可謂能脩其身乎故於所好者而知其惡於所惡者而知其美此非平日克己至公至明者不能求之天下蓋鮮

其人矣所以俗語有云人於所生之子雖然不肖然溺愛者不明而莫知其惡於所種之苗雖然茂盛然貪得者無厭而莫知其碩彼世俗之言不可以證偏之爲害乎夫好惡一偏則吾身先已不脩而欲一家之中皆爲感化倫常各得內外咸宜必不可得故經言齊家在脩其身者正此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之謂耳可見欲齊家者必先公其好惡身無偏蔽而後可此九族親睦惟克明峻德之后

也與。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敎而能敎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敎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此一章書是釋經文齊家治國之意曾子曰聖經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葢言家爲一國之本必先脩身以敎家而后國可治也若不能脩身以爲一家之觀型則其家不可敎

矣乃欲國中共相感化而能敎其國之人者必無是理故治國之君子惟脩身以敎家不越庭闈之中以盡綱常之理而儀型所立一國之人自相觀而善而敎可成也所以然者葢以家國一理耳如家有親本宜盡孝而在我事親之孝卽爲國人事君之理所以事君者不出此家有兄本宜盡弟而在我事兄之弟卽爲國人事長之理所以事長者不出此撫愛卑幼本宜用慈而在我愛子之慈卽爲國人使衆之理所以使衆者不出此夫孝弟慈三者君子亦脩身以敎家耳然約之爲風化之原而廣之卽訓行之準此君子所以不出家而成敎於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此二節書是言孝弟慈無待强爲而申明敎

成於國之效也曾子曰孝弟慈卽所以事君事長使衆者以其理皆出於心之所誠然也試卽以慈言之昔武王作書以告康叔曰爲人君者保愛百姓當如慈母之保赤子葢以赤子初生毎不能自言其所欲全賴爲母者以至誠眞懇之心多方以求之而後得焉當其求之雖未必一一皆合然已心慊必子心亦慊其亦不甚相遠矣葢此保赤之心自然而然人人皆有不待學習而能世未有爲女

子者先學撫養赤子之法而後嫁者也保赤如此所以使衆者可知至事君事長不又可以類推乎則所云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可於此而信而其效益可見矣如人君自盡其孝慈之道以教家使一家父慈子孝相親相愛而皆仁則通國上下莫不觀感奮發而皆興起於仁自盡其弟之道以教家使一家兄友弟恭有秩有序而皆讓則通國上下莫不鼓舞效法而皆興起於讓設使不然家無仁讓之化國鮮仁讓之風一人在上貪欲戾理則一國之人皆熏烝濡染悖亂之事由此而起矣夫一國之仁讓起於一家而一國之作亂由於一人此感彼應其發動之機眞如矢之赴的不能止遏所以古語有云一言之失便足以敗事一人之正即足以定國正此之謂也爲人上者可不慎審其機而端立教之本與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

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此二節書是言君子以恕教人而後可成教於國也曾子曰一人定國亦以一國之大惟從一身之所好耳試觀堯舜非唐虞之一人乎內存仁心外行仁政是以仁帥天下也而彼時之民皆歡欣鼓舞莫不相親相愛而從其仁桀紂亦夏商之一人也存心慘刻行政殘虐是以暴帥天下也而彼時之民遂相欺相凌而從其暴由此觀之君身爲表率之原上行下效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若所好者在暴而所令者乃在仁其所令雖未嘗不善然與所好者相反矣民雖至愚斷不可欺豈肯從之哉民惟從好不從令如此所以在上之君子惟先反求諸己而已己有是善而後勸人以進於善己無是惡而後責人以去其惡

若己不能有善而無惡。輒欲求人之善。非人之惡。是存乎身者先已不恕。如是而欲感動其心。使之爲善以去惡。決無是理也。今而觀之。身者乃一家之表率。家者乃一國之觀型。故治國者即在脩身以敎家。斷未有舍齊家而別求所以治國者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敎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敎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四節書是引詩以明齊治之一理。曾子曰。徵化必起於近。而考理則證諸古。齊治之一理。即驗之詩而無不合也。周南桃夭之詩有云。桃之夭夭。言少好也。其葉蓁蓁。言美盛也。之子于歸。言女子乘此時而歸於夫家也。宜其家人。言有令德以善一家之人。而無不相宜也。夫詩人之意。雖言女子之被化。爲人君

者。若能脩身敎家。以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敎一國之人各宜其家人焉。如不能宜家。其將何以敎國人乎。又小雅蓼蕭之詩有云。一家之中。弟恭於兄。謂之宜兄。兄友其弟。謂之宜弟。兄友弟恭。無不相宜。此乃彼此相感之善也。詩人之意。雖美諸侯之令德。爲人君者若能脩身以敎家。能盡爲兄爲弟之道。而無不宜。而後可以敎一國之人。使之各宜其兄弟焉。如不能宜其兄弟。其將何以敎國人乎。又曹風鳲鳩之詩有云。人君一身。其見乎禮儀者。若皆周旋中禮。無有差忒。則能表正四國。而天下之觀法在是矣。詩人之意。雖美君子之常度。爲人君者。若能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足以爲一家之法則。而後一國之民皆來取法。凡爲父子兄弟者。無不慈孝友恭。而四國皆得其正焉。如不足爲法。而民將何以取法乎。三詩所言。雖有不同。而齊治之理則一。可見敎國即在齊家。而民法即在足法。經文所

謂治國在齊其家者正以此也然則欲治其
國亦惟脩身以齊其家可耳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
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
絜矩之道也

此一章書是解釋經文治國平天下之意曾
子曰聖經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葢言由
家以及國由國以及天下其勢雖有遠近之

殊而人心則本無不同之理故以天下之大
而以一人平之誠有藉於化導之權與斯民
之心相感動焉耳如上以事老之道在家而
孝其父母此初無意於民之孝也而國之民
遂皆興起而孝其父母焉是老老之心同也
上以事長之道在家而弟於兄長此亦無意
於民之弟也而國之民遂皆興起而弟於兄
長焉是長長之心同也如上於一家之中撫
愛其孤幼此亦無意於民之不倍也而國之

民遂皆效其誠求而無有倍之者焉是恤孤
之心同也夫孝弟慈三者上行下效如此是
一國不異於一家也而天下豈異於一國乎
是以平天下之君子固有道以處此因其同
然之心處以各足之理使天下凡有孝弟慈
之願者皆如一人之心而無弗齊亦猶匠人
制器絜之以矩而無不方也此道之所以約
而易操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

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
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
矩之道

此一節書是釋絜矩之義曾子曰人之制器
必度之以矩而君子處物則度之以心葢一
人之心無殊於千萬人之心也如上下四旁
位雖不一其心則同設使在我上者以無禮
加我乃我所不欲也即以此心度量在下者
之心而亦不敢以無禮使之在我下者以不

忠事我亦我所不欲也即以此心度量在上者之心而亦不敢以不忠事之以此心而度之於前後或在我前者我惡其以不善待我即不敢以前之加於我者以先後或在我後者我惡其以不善待我即不敢以後之待乎我者以從前以此心而度之於左右如在右者以我之所惡加於我便以此度在左者之心而毋以交於左如在左者以我之所惡加於我便以此度在右者之心而毋以交於右

是蓋以人比己以己度人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此乃謂之絜矩之道也人君誠用此道以治天下以一己之心度人之心則天下無不各得其所而無有餘不足之憾矣平天下之道寧外此與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

此二節書是引詩以申能絜矩與不能絜矩之意曾子曰絜矩之道不外乎民情而已南山有臺之詩云有德而可樂之君子即是民之父母蓋以君子居民之上其勢原尊而不親而詩以父母稱之者蓋以民心為己心與民同其好惡耳如飽暖安逸民之所好也君子則因其所好而好之多方區處務使之遂饑寒困苦民之所惡也君子則因其所惡而惡之竭力經營必為之去夫曲體民情如此

即與父母之憐恤其子無異寧不謂之民之父母乎能絜矩之效有如此又小雅節南山之詩云截然高峻之南山其上之石巖巖而特立今尹氏既為太師其勢位之顯崇赫赫然與高山無異亦百姓之所瞻視也蓋言有國者既為民所瞻仰即當於幽獨之中時加謹慎事事務合乎民心以協好惡之公若不能絜矩惟徇一己之偏而辟焉則衆叛親離自容無地而為天下僇矣此不能絜矩之害

又如此。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此一節書是言天命因乎民心也曾子曰好惡所關得失非細大雅文王之詩云當殷先王未失其衆之時亦曾對越上帝受天眷命而爲天下主迨紂失人心天命乃因之而去今我周子孫宜以殷爲監知峻大之天命不易保而常懷凛凛也詩人之意蓋言上天之

命去留無常惟視乎民心之向背爲人君者若能絜矩與民同其好惡以得衆心即民之父母故得國若不能絜矩但徇一己之偏以失衆心即爲天下僇故失國觀詩所言信乎峻命之不易而有天下者可不思所以得民心而保天命乎。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此一節書是明君子得衆得國之故也曾子曰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繫焉可見得失之機誠不可以不愼而其切要者惟在德耳是故在上之君子雖無不當愼而必先從念慮之隱微檢點精密不使己之德稍有昏昧此乃致謹於好惡之原而爲絜矩之本也惟愼德則有德矣有德則衆心觀感皆歸誠向化而有人有人則版籍畢收疆宇益廣而有土有土則壤成賦任土作貢而有財有財則經費不缺度支自裕而有用夫人土財用

自在天下而惟德之旣愼則能有之平天下之君子可不先知所愼哉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此一節書是言德爲平天下之要務也曾子曰人土財用皆因德而有可見德爲治平之本而衆務之所從出也若財者雖經費所需必不可少然有德自足以致之特治平之末耳夫德旣爲本則在所當急財旣爲末則在所當緩是以君子先愼乎德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此三節書是申言德爲本之意曾子曰德本財末則當先愼乎德矣若將此德置之度外不加謹愼反將財視爲分內惟行聚斂彼在下之民見上之所爲如此莫不轉相效尤以爭奪爲事則是在上者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刼奪之敎也蓋天地之生財止有此數上旣

聚斂則下必困窮爭奪之起亦勢所必至耳故爲上者外本內末而聚財於上則民必離心解體而怨叛於下未有財聚而民不散者也若內本外末以散財於下則民必同心愛戴而歸誠於上未有財散而民不聚者也且民散則財不終聚又有不爽者如以言加人悖理而出則人必悖理而應之是悖出亦悖入也況財貨爲民命所關倘額外加徵取之無度則民貧盜起終難保守是悖入亦悖出也夫始焉財聚則民散究之民散而財亦不能聚是民與財兩失之矣平天下者可不務愼德而以聚財爲戒乎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此一節書是言民心卽天意也曾子曰出入聚散之間可以見民心亦可以識天意矣康誥有云上天之命去留無常蓋言人君一念而善則天命以此而得一念不善則天命以

此而失夫善者卽能絜矩以散財而得民心之謂也不善者卽不能絜矩以聚財而失民心之謂也觀天命之去留總因乎民心之得失信乎欲凝天命者不可不思所以固結民心也與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此二節書是引古人之言以證內本外末之義曾子曰內本外末卽考諸古人之言亦無

不相合者。昔楚書中王孫圉聘於晉。晉大夫趙簡子以楚之白珩爲寶幾何爲問。王孫圉對曰。楚國不以白珩爲寶。惟以有德之善人。能利生民而安社稷者爲寶。夫楚之所寶不在金玉而在善人。可謂知內本外末之辨矣。試再觀舅犯之言。昔晉文公爲公子時避驪姬之難出亡在外。後至秦其父獻公薨。秦穆公使人弔之。且勸以興兵復國爲晉君。於是文公之舅子犯教文公對曰。出亡之人不以

富貴爲寶。惟以仁愛乎親爲寶。意以當親喪之時。不能盡哀痛思慕之心。而遂興兵爭國。雖得國不足寶也。夫晉之所寶不在富貴而在仁親。亦可謂知內本外末之辨矣。可見德本財末。霸者之臣尚能知之。而尚能言之。况人主以天下爲家。而豈區區以財貨爲寶哉。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此一節。書是言用人先當擇相也。曾子曰。天下之安危係乎人才之進退。人才之進退視乎相臣之賢否。必相臣公忠無我。而後用舍得宜。國家蒙利也。周書秦誓有曰。相臣之任。不必觀其技能。當先觀其心術。若有一个臣。挺然獨立。斷斷焉眞誠純一。初別無技能。但

其心則休休焉。平易寬弘。淡然無欲。粹然至善。其量之大。如能容受天下之善焉。見人之有才能則愛慕之心。如己之有才能。見人之俊美通明。而有彥聖之德。則眞心好之。不但形諸口中稱贊之詞。此非虛慕延攬之名。蓋以天下之才德爲己之才德。而實能容之矣。若用之而爲大臣。將見羣賢並進。庶績咸熙。必能保我子孫。使長享祿位。必能保我黎民使長享太平。豈非社稷之福。邦家之光。尚亦

有利哉若使居百寮之上而無斷斷之誠之
休休之度見人之有技也則恐其愈己而媢
忌憎惡使之不得効用見人之彥聖也則多
方計較拂抑阻滯使之不得通達此其心私
量狹實不能容受天下之才德若誤用爲大
臣必至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用舍顚倒國紀
廢壞子孫黎民如何能保其長久不亦岌岌
乎危殆之甚哉秦誓之言如此可見平天下
在用人用人在立相相臣之心有公私卽天

下之勢有安危其間操進退之權而得好惡
之正者是在仁人矣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
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
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
逮夫身

此三節書是言仁人好惡之公而歷指其不
公者以戒之也曾子曰媢疾之人妨賢病國
如此使人君或爲私意所牽畧存姑息則貽
害有不可勝言者惟仁德之主至公無私深
惡此媢疾之人於是放棄流徙之且迸逐之
於邊遠之地不與之同處中國其深惡而痛
絕之如此正孔子所謂惟仁人能愛人能惡
人也蓋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絕小人正所
以安君子惟吾心純乎天理之公故好惡皆
得其正此用舍之盡其道而能絜矩者也若
夫明知賢人之可好而不能舉或舉之延緩

而不能早是以優柔之心待賢豈不是慢明
知不善之可惡而不能退或退之姑息而不
能遠是以寬縱之心養惡豈不是過夫善善
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遠皆絜矩而未能盡
其道者也甚且有好邪讒諂之人本人之所
共惡者却喜其順己而好之忠良正直之人
本人之所共好者却怒其違己而惡之夫好
善惡惡乃人之本性如此好惡倒置是謂拂
人之性既拂人性必失人心既失人心必失

天命。菑害及身有必然者。又何足以語好惡之正哉。蓋好惡得當則賢才用而國家以昌。好惡不當則小人進而菑害以至。可見人君之好惡所關於天下者甚重。而用人之不可不絜矩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此一節書是總言得失之幾而見絜矩之必本乎君心也。曾子曰。仁人之能好惡如此。不仁之不能好惡如彼。得失之幾相去懸絶者

以其存心有不同也。是以君子有此絜矩之大道以平天下。其得其失非可外求。具由一己之心。即千萬人之心。以心推心。自能無間。必也忠以盡己而不欺。信以循物而不僞。吾心之中渾然天理。由是見之好惡各當其可。而絜矩之大道以之得矣。若或驕焉而矜夸自尊。泰焉而縱侈自恣。則一心之中私意充塞。由是任情拂性。倒置乖張。而絜矩之大道以之失矣。得失之幾捷如影響。然則平天下

者可不勉於忠信以求盡其所以絜矩者哉。蓋天人去留之幾。皆決於吾心理欲之介。可見蕩平大道不外一心。信乎絜矩爲平天下之本。而君心尤絜矩之本與。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此一節書是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也。曾子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君子亦不能舍此以爲國。但自有正大之道。可以生財。而

不以私意爲聚斂之術耳。其道惟何。財產於地。亦由於人。若力作者少。則地利不盡。財何由生。必也以九職任萬民。以三農生九穀。國無遊民。則游惰禁而生之者衆矣。官役廩祿皆百姓之脂膏。公家之帑藏。若冒濫者多。則供應浩繁。財從此匱。必也位無冗員。官無冗食。則耗蠹絶而食之者寡矣。農事有時。失一時則三時之功盡廢。必也輕省徭役。使得盡力南畝。則出作入息。不奪其時。而爲之者疾

矣國家制用量入爲出不量出爲入必也撙節用度停止無益之費則耕九餘三蓄積有方而用之者舒矣夫生衆爲疾既有以開其源食寡用舒又有以節其流公私咸給君民各足此乃經國久遠之規模豈但一時之饒裕哉要之財可生而不可聚聚則剝民生以自奉生則因天地之自然平天下之大道即理財一節自與後世富強之謀異矣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此二節書是發明內本外末之意也曾子曰仁德之君知生財之大道不在專利則不私其有而自享安富尊榮之奉此是舍財以發達其身也不仁之君不知生財之大道專利於上而朘民以生由是天下離心而有敗國亡身之禍此是舍身以發達其財也散財聚財利害之迥絕如此且仁者以財發身終未

有無財者也蓋君以是心愛民之謂仁民以是心報君之謂義上不好仁而下不好義者有矣未有輕徭薄賦上以愛惜黎元爲念而下不知感激愛戴各輸忠悃好義以報効者也下不好義因之不終其事者有矣未有好義而於分所當爲之事不踴躍趨赴竭力以圖其成者也至於好義則力之出於己者且不惜而況府庫之財君所積貯未有不爲之防護保守而財不爲吾有者也上一好仁而其效如此蓋仁者通天下爲一身不問有無不言多寡天下之滋榮即一身之滋榮上以此愛下下以此報上散財之效不大彰明較著耶人主安可以不務志仁乎哉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

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此二節書是反覆義利之辨見用人理財之原相合也曾子曰魯大夫孟獻子之言曰人臣初仕爲大夫家畜馬乘已食君祿不當理論雞豚小事侵民之利卿大夫以上喪祭得以用冰之家旣有厚祿不當又畜養牛羊侵民之利至若卿有采地可出兵車百輛之家其賦稅所入自足以供給用度不當養畜聚斂之臣剝下奉上奪取民財與其有聚斂財

貨之臣寧可有盜竊府庫之臣蓋盜臣但能傷己之財而聚斂之臣則至於傷民之命也獻子之言雖爲有家者謂而實爲有國者言此謂有國者不可專利於己以利爲利但當公利於民以義爲利也且夫以利爲利果眞利乎哉大凡人君長國家而務財用者豈是君上之本意必有小人借此希寵干進倡爲富國之說以導之人主不察其掊克之害以爲長策付之重任不知小人之使爲國家專

事聚斂民窮財盡上干天怒下失人心天菑人害雜然並至此時即有善人君子極力挽回而事勢已去亦無可如之何矣求利未幾害卽隨之此謂有國者不當以利爲利而當以義爲利也總而論之平天下在絜矩絜矩在公好惡公好惡之要不出理財用人二端誠能愼德以清其原忠信以立其誠據用舍之公嚴義利之辨則得國得衆不外是祈天永命亦不外是將格致誠正至此有實功修

齊治平至此有全效所謂明德新民信乎其能止於至善也哉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一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

中庸上

中庸一篇乃列聖相傳之心法子思懼其久而失眞故筆之於書以詔後之學者凡三十三章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其功在致知力行其要在誠身盡性始於存養省察極於知化達天實體是書之意而行之則先聖之統不患無傳焉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此一章書是子思正道統之傳以明天人合一之理首節乃先言道之所自來也子思曰學問之理莫精於性命聖賢之功莫大於道教世亦知性道教之名果何謂哉蓋天之生人旣與之氣以成形卽賦之理以成性故在天則爲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在人則爲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統於其間其稟受賦畀卽如天之命令所謂性也由是循其性之自然則事事物物莫不各有當行之路仁而爲父子之親義而爲君臣之分禮而爲恭敬之節智而爲是非之辨其應用酬酢無非性之本有而不參以人爲之私所謂道也然性道雖人所同得而氣稟有清濁厚薄之異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不能盡率其性者有矣惟聖人因其當行之道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爲法於天下節之以禮和之以樂齊之以政禁之以刑使賢者可俯而就不肖者可企而及以復其性分之所固有所謂教也蓋

道由性而出言道而不言性則人不知道之本原而或索之淺近道由教而明言道而不言教則人不知道之功用而或索之空虛道之大原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所以脩道之功須臾不可離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此二節書是言道不可離而君子能盡靜存動察之功也子思曰道率於性性無不有則道無不在大而綱常倫類小而日用飲食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充塞天地貫徹古今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如道而可離則非率性之謂矣故聖人爲教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君子爲學亦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而其所以持守之功止有動靜兩端當其靜也不待目有所睹而始戒慎也雖其所

不睹之頃未與物接此心常惺惺然戒謹祗慎而不敢忽不待耳有所聞而始恐懼也雖其所不聞之頃寂然不動此心常凜凜然惶恐危懼而不敢忘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靜中有須臾之離也及其動也人第知衆著之爲見不知幽暗之處意念一發而善惡之幾已動是至隱而萬象以昭豈不是莫見乎隱人第知共彰之爲顯不知細微之事跡雖未露而善惡之幾已萌是至微而萬形以具豈不是莫顯乎微故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獨知之地尤加警醒時時敬慎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動時有須臾之離也蓋理欲之關天人之介出此入彼間不容髮惟戒懼以全其體則靜時皆存性之功慎獨以審其幾則動時皆見性之地此君子之學莫大乎主敬一動一靜密於無間所以能須臾不離道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此一節書是即性情以明道不可離也子思曰君子主敬之功其於道不敢有須臾之或離者蓋以道之體用即人之性情也如人與事物相接順意而喜拂意而怒失意而哀得意而樂四者人之常情當其未發之時渾然在中心無一物無所偏倚謂之中及其既與物接喜怒哀樂隨其所發皆當乎理心體暢洽與未發之中全無乖戾謂之和是中也者

性之德而道之體寂然不動全體已具至無而涵天下之有至虛而宰天下之實萬事萬物之理莫不根本於此乃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情之正而道之用感而遂通四達不悖一人之情即千萬人之情千萬人之情不異乎一人之情古今事物之變莫不共由於此乃天下之達道也道之體用不外於心之性情如此此靜存動察之功所以不容少間而道之不可須臾離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此一節書是言體道之極功也子思曰中和之理約之雖在一心放之則彌六合特患工夫不至故功化未神耳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時所以戒懼者愈密以至於至靜之中毫無偏倚是能推致夫中之極而大本立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以至於應物之處毫無差謬是能推致夫和之極而達道行矣由是吾之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七政四時不愆其度山川嶽瀆各得其常而天地以位焉吾之氣順而萬物之氣亦順魚鼈鳥獸咸若其性飛潛動植各遂其生而萬物以育焉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大本達道自有全量致中和之效驗如此合而觀之天命謂性天之生人也戒懼慎獨人之事天也中和位育人之成天也人心即天心故心盡而天應人事即天事故事修而天從君天下者誠能靜存動察履中蹈和神

與性會心與天通則天清地寧萬物茂育可還至而立效豈虛語哉

右第一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此一章書是嚴道統之防也子思曰仲尼之言曰日用常行皆有無過不及之理是爲中庸乃天命所當然而人心之所同有者然惟君子爲能體此中庸與之適合若小人則於

中庸之理大相違背而反是焉仲尼之言如此夫中庸之理人所同得乃惟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者何哉蓋君子靜時既能戒慎恐懼心存天理而動時又能隨時處中合乎大道此所以爲中庸也小人靜時既心徇人欲而動時又肆欲妄行此所以反中庸也君子小人之辨只在敬肆之間而已要之道統之傳必宗仲尼垂訓立教昭如日月子思懼賢智之害道又恐邪說之亂眞故引孔子之言

以嚴其防見中庸之統必歸君子而非小人之可得而竊取也

右第二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此一章書是言中庸之妙以醒世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天下之理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惟中庸之德無太過亦無不及乃日用尋常所遵行而不可易者眞盡美盡善而無以復加矣乎但今世之人氣質多偏復爲習俗所囿故所知所行非流於太過卽失之不及鮮有能適合乎中庸者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夫中庸之道本人心所同具天理之當然乃小人反之而衆人又鮮能之必賴脩道立教之聖人斯胥一世而歸於至善之域也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此一章書是明中庸鮮能之故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道如江河之行於地豈有阻塞而不行者今乃不行於天下我知之矣蓋行道由於明道世之資稟聰明者既窮高極遠知所不必知而過乎中愚者又蔽於一曲暗於大道而不及乎中是智者既以道爲不足行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不行也道如日月之明於天豈有晦昧而不明者今乃不明於天下我知之矣蓋明道自能行道

世之賫稟賢能者旣駭世驚俗行所不必行而過乎中不肖者又安於故常溺於物欲而不及乎中是賢者旣以道爲不足知而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若此者豈道之遠於人哉夫道命於天率於性乃尋常日用之所不能外者但人由之而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耳譬諸飮食人於終日間誰不飮食也鮮有能知其滋味者使其能察識焉則不出飮食之外而自得其味之正

不出日用之外而自得乎道之中矣可見誰非道中之人誰可須臾離道之人是在勉强學問化其氣質之偏而合乎理義之中也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此一章書是慨當世之不能行道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中庸之道惟其明之者寡所以行之者鮮其不行於天下矣夫夫以當行之理而人莫之行豈非智者之過愚者之不及耶是必開天明道之聖人乃能立萬古行道之極也與

右第五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此一章書是舉舜之大知以見道之所以行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人非知無以見道然而知有大小即量有偏全惟古之帝舜其爲大知也與人之聰明自用則隘博攬則宏舜

抱濬哲文明之資而不敢自恃每事必問之於人虛心體訪毫無勉强即芻蕘之言以爲至理所寓細加審察不以淺近而忽之其無遺善如此於所問所察之中有言之不當於理者則隱匿包容未嘗宣露恐沮其來告之意言之當於理者則播揚稱贊使之勸勉以堅其樂告之心其廣大光明又如此然言雖當理而衆論紛紜或太過或不及有兩端焉於是兼綜衆說權衡輕重以求其義理之至

當至於一致之歸確不可易有其中焉然後措之事業見諸施行就衆說所有之中還用之於民而已不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又如此此不自恃其聰明而合天下之聰明爲聰明不自恃其才識而合天下之才識爲才識故其知益精其量愈廣舜之所以爲舜者其以斯乎葢問察隱揚有以見其寛宏博大兼該衆善而無遺執兩用中有以見其精密詳審極於至善而無偏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

而道之所以行也夫千古聰明睿智之君首推虞舜疑有高天下而不可及者乃虛懷若谷不自用而取諸人如此可見知之所以大者在乎明目達聰而不在恃一人之見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此一章書是舉道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明於理者必能固守猶之明於事者必能避患今之人皆自許曰凡事之未來我皆知之宜其防患於微也乃禍機當前茫然不覺有如禽獸羅於罟擭陷阱之中尚不知退避安得爲知乎今人之爲道者亦然其自言曰凡理之至微我皆知之宜其能擇而守也乃於中庸之理雖亦知辨別出來而竟爲私欲所間不能守於期月之近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葢見之明方守之定守之

不固正坐見之不眞爾然則格物致知顧不重且要哉

右第七章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此一章書見必如顏子爲人而後道始可明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中庸之理散見於事物之間但在人能擇而守爾惟顏回之爲人也凡遇事物之來必詳加辨別以求所謂中

庸者。但得一至善之理。卽躬行實踐。拳拳然奉持在心胸之間。堅守而不復失矣。蓋顏子惟知之眞。所以守之固。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學顏子之學者。宜留意焉。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此一章書。是承上言中庸擇守之難。以起下

章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天下國家至難治。然有明敏之才者。可以使之均平。爵祿人所爭慕。然有廉潔之操者。可以辭之而不顧。白刃人所畏犯。然負勇敢之質者。可以蹈之而勿避。此皆不爲難事。惟是中庸之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於日用常行之事。而有至當不易之理。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者。未易幾此。此所以中庸不可能也。然則有志於斯道者。豈可不純其擇守之功哉。

右第九章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一章書。言必得君子之強。而後中庸可能

也。子思曰。昔者子路求所以操持堅定。足以任道者。故問於孔子曰。如何乃爲剛強。孔子曰。強亦不一。今汝之所問。其囿於南方之風氣。而爲南方之強與。其囿於北方之風氣。而爲北方之強與。抑根於義理。不囿於南北。而爲汝學者之強與。何言乎南方之強也。如人有不合於理。則寬容柔順以教之。或有以橫逆相加者。亦直受之而不報。是爲南方之強。蓋南方風氣柔弱。故其人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而以含容之力勝人。其長厚之風。猶近於

君子之道君子居之何言乎北方之強也彼戈兵甲冑之屬凶器也乃視若衽席而安之雖至戰鬭而死亦無厭悔之意是爲北方之強蓋北方風氣剛勁故其人能爲人之所不敢爲而以果敢之力勝人其武勇之習一純乎強者之事強者居之若汝之所當強者非君子之強乎君子之處人藹然可親而又志節凜凜不肎隨波逐流違理從衆是爲和而不流其強也不亦矯乎君子之處己卓然守正而始終極其堅定不至有所傾撓依附是爲中立而不倚其強也不亦矯乎當國家有道之時君子則以行道濟時爲念不肎變未達時之志行其強也不亦矯乎當國家無道之時君子則以守義安命爲主卽至於死地而不肎變平生之節操其強也不亦矯乎蓋南北之強在以氣質勝人君子之強則惟以義理自勝有君子之強而後中庸可能矣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此一章書是以中庸之道歸諸聖人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今有人焉深求隱僻之理以知人之所不必知過爲詭異之行以行人之所不必行其意蓋欲求名也而人情又厭常喜新故傳之後世容或有稱述之者此失之太過而爲所不當爲者也我則止求吾所當爲者而此隱怪之事斷然弗爲之矣又有求道之君子亦知道之當爲勉力遵行乃不能實用其力至於半塗而廢焉此失之不及不當已而已者也吾則行之於始必要其終而自弗能已矣至於備道之君子所知所行無過不及依乎中庸之理是與道爲一者也雖其闇然自脩或不見知於當世而絕無怨悔之心是與道相終始者也非至誠無息純亦不已之聖人其孰能之有志於中庸之道者

其亦當知所取法矣。

右第十一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此一章書是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而極言道之無所不在也子思曰道命於天率於

性人人具足而盡之者惟君子則道屬之君子矣夫君子之道有體有用其用廣大而無窮其體微密而不可見者也以知而言雖夫婦中之愚者亦有本然之良知於凡日用常行之理亦有能知之者及其全體之至雖生知之聖人見聞所限亦有不盡知者焉以行而言雖夫婦中之不肖者亦有本然之良能於凡日用常行之理亦有能行之者及其全體之至雖安行之聖人時勢所阻亦有不盡能者焉不但聖人雖天地如此其大也而或覆載生成之有偏或寒暑災祥之失正亦不能盡如人意而人猶有怨憾之者是道不遺於常人而亦不盡於聖人天地可見道無不在矣故就君子之道而語其大則無遠不包天下安得更有大於道者而能載之乎語其小則無微不入天下安得更有小於道者而能破之乎君子之道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以然者則隱而莫之見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二節書是引詩以證道之費而隱而又結言之也子思曰道之費而隱如此不可觀詩而悟乎大雅旱麓之篇有云鳶之飛則至於天魚之躍則在於淵詩果何言乎蓋鳶之飛有所以飛者是言道之昭著於上也魚之躍有所以躍者是言道之昭著於下也夫天地

間無非物卽無非道舉一鳶而凡在上者可知舉一魚而凡在下者可知道之費於此益見矣而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豈不隱乎總而論之君子之道由其一節而論則托始於夫婦居室之間而知能有所不遺及推而極之以求其全體則天高地下莫非此理之昭著又何知能之可遽盡乎道之不可離如此此君子戒懼愼獨之功所以不可已也與

右第十二章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此一章書是言道不離人而因示人以體道之實功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道率於性不外人倫日用之間何嘗遠人故爲道者爲人而已若人之爲道必欲離人而求諸高遠便非所謂率性之道矣何以見之豳風伐柯之詩有云人之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其長短法則卽在所執之柯而不遠矣自我言之所執者一柯而所伐者又一柯邪目視之猶有彼此之別而以爲遠也若道則與人爲一非若柯之有兩故君子治人不過就人身原有之理責成於人苟人而能改則亦已矣更不多求於人之外也豈欲其遠人以爲道哉夫道不遠人亦以不遠於人之心爾若能盡己之

心而忠推己之心而恕則私去而理見去道自不遠矣忠恕之事何如如人以非理施諸己此己心所不願者則以己心度人心知其與我無異亦勿以施於人以此求道何遠之有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

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此一節書是孔子自言其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也曰君子之道其大端有四反之於丘則未能一焉如所求乎爲人子之理欲盡孝以事父乃我之所以事父未能盡孝也所求乎爲人臣之理欲盡忠以事君乃我之所以事君未能盡忠也所求乎爲人弟之理欲盡弟道以事兄乃我之所以事兄未能盡弟也所求乎朋友之理欲盡友道以交友乃我之所

以先施於友者未能也然必如何以求其能哉蓋以子臣弟友之道體之於身庸德也則行之而踐其實以子臣弟友之道發之爲言庸言也則謹之而擇其可然行易至於不足不敢不脩德而益勉其行言易至於有餘不敢有盡言而益求其謹惟謹之至則所言者皆與所行相顧而無言過其行之慮所行者亦與所言相顧而無言不逮行之患君子之於言行如此豈不爲慥慥篤實者乎此我之所當取法以自脩者也敢遠人以爲道哉世之求道者每舍人倫物則之常而騖於高淡渺茫之域不知人外無道道外無人既失其所以爲人又安問其所以爲道乎亦惑之甚也

右第十三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隨在盡道之意子思曰凡人所處之位不同各有當行之道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盡其所當行之道未嘗於位之外別有所願慕蓋求盡於本分之內自不暇及於本分之外也所謂素位而行者何也人之所遇惟順逆兩境而皆有可安之處如見在富貴則行富貴所當行之道而不至於淫見在貧賤則行貧賤所當行之道而不至於濫見在夷狄則行夷狄所當行之道

而不改其行見在患難則行患難所當行之道而不變其守道隨在而盡則心亦隨寓而安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其本心之理焉所謂素位而行者如此。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此三節書是言君子之學正己反求而不願

乎外也子思曰大凡人居上位則好作威以陵下居下位則好附勢以援上君子則不然在上位則不侵陵乎下在下位則不攀援乎上惟知正己求完己之分內而無邀求於人之心夫有求而不得則怨生今無求則自無怨但見中心泰然雖上而不得於天亦順受其正而無所怨憾於天下而不合於人亦安於所遇而無所罪尤於人又何願於外乎惟其素位而不願外故君子一身之所履雖有順逆之境而宅心平易隨寓而安至於窮通得喪一聽諸天命之自然而無一毫慕外之心豈若小人逞其私智於傾險之途以妄求幸得之福哉是道也夫子蓋嘗言之矣夫子有曰射雖一技之微而其心則有似乎君子何以見之蓋君子凡事皆正己而不求於人即如射者失諸正鵠之的而不中但反求諸己以爲技藝之未精更不怨勝己者故曰射有似乎君子觀此而君子之素位而行不願

乎外益可見矣。

右第十四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此一章書是示人入道之序也子思曰君子之道雖無所不在而求道之功則必以漸而進謹於彝倫日用之常而後可造夫聖神功化之極審於隱微幽獨之際而後可底於中

和位育之全譬如人欲行遠必自邇始邇即所以爲遠也譬如人欲登高必自卑始卑即所以爲高也君子之道正與行遠登高相似小雅棠棣之詩有曰人能於閨門之內妻子情好契合如鼓瑟琴無有不和之處兄弟之閒翕然友愛旣極其和樂且又久而不變則能宜爾之室家樂爾之妻孥矣詩言如此孔子讀此詩而賛之曰人能和妻子宜兄弟如此則父母之心其亦安樂矣乎夫即一家言

之父母在上是高遠者也妻子兄弟在下是卑邇者也由妻子兄弟之和而遂致父母之順豈非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驗乎求道者可以知其序矣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此一章書是即鬼神以明道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而二氣之良能爲鬼神其爲德也流行不窮殆至盛矣乎何以見其盛也天下惟有形者可見鬼神無形雖視之而弗見惟有聲者可聽鬼神無聲雖聽之而弗聞然鬼神雖無形無聲而凡有形有聲之物皆鬼神爲之體不可得而遺也至無而至有至虛而至實何其盛耶即以祭

祀一端驗之鬼神之靈能使天下之人皆齊明以肅其心盛服以肅其身於以奉承乎祭祀斯時也但覺鬼神之精爽洋洋乎流動充滿恰如在上一般而在上皆鬼神也恰如在左右一般而左右皆鬼神也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於斯驗矣試觀大雅抑之詩曰神之來也不可測度則雖極其誠敬尚恐有愧況可厭射而不敬乎觀於此言益可以見鬼神體物而不遺矣夫不見不聞鬼神微矣而體

物不遺又極其顯何哉蓋鬼神之屈伸往來總一實理爲之所謂誠也惟其誠則有是理必有是氣自發見昭著而不可揜如此夫此鬼神之德所以爲盛也人之體道者焉可不以存誠爲要務哉

右第十六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一章書見舜能盡庸德之量也子思曰孔

子之言曰人子事親皆當盡孝然惟古帝舜其爲大孝也與夫爲人子者非德不足以顯親舜則生知安行德爲聖人其顯親之孝爲何如非貴不足以尊親舜則受堯之禪尊爲天子其尊親之孝爲何如非富不足以養親舜之富奄有四海以天下養其養親之孝爲何如且上而使宗廟饗天子之祭所以爲親光前者至矣下而使子孫保諸侯之封所以爲親裕後者至矣舜之德福兼隆如此誠有非常人可及者此其所以爲大孝與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此四節書是言聖人有大德而後能備大福也子曰夫舜之德福兼隆固所以爲大孝然德又福之本也故有聖人之大德而德中自

有尊榮必得天子之位德中自有福厚必得四海之祿德中自有令聞必得顯著之名德中自有久道必得永遠之壽皆理之自然不求而自應者也此豈天之有私乎哉嘗觀於天之生萬物必因其材質之可厚而加厚焉如物之栽植者本有生意便從而培養之至物之傾仆者本無生理便從而覆敗之或培或覆皆物之自取而天未嘗有意於其間也嘉樂之詩有云可嘉可樂之君子有是顯然

昭著之美德既宜於在下之民又宜於在位之人以是爲天所眷顧而受天之祿天旣保愛之佑助之而命爲天子又從而申重之保佑之不已使之獲福於無窮此天之眷德又有可徵者也由此觀之可見有大德者必然受天之命而爲天子今舜旣有是大德則其受上天篤厚申重之命而享祿位名壽之全固理之必然者爾尚何疑哉夫舜之德爲大德斯孝爲大孝舜聖人也而實孝子也舜之聖聖之孝者也舜之孝孝之聖者也故爲天下萬世法

右第十七章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一章書是子思引孔子所言文武周公之事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自古帝王於父子創述之際多有不足於心之處卽不能無憂若全無所憂者其惟我周文王乎何以見之文王以王季之賢爲之父以武王之聖爲之子王季積功累仁造周家之基業是賢父作之於前也武王繼志述事集周家之大統是聖子述之於後也父作子述前後皆有令德文王之心更無不足之處此其所以無憂也文王之事如此至於武王述之之事更有光大前人者周自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勤勞王

家文王三分天下有二是時人心天意無不順應王業之端緒始基之矣武王能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應乎人心順乎天命誅紂無道壹著戎衣遂克商而有天下是時諸侯率從萬姓悅服東西南北無不稱功頌德身不失天下之顯名於是易侯而王而尊爲天子化國爲天下而富有四海之內上而祖宗則隆以王者之稱祀以天子之禮自文王以前皆奉於宗廟而饗之下而子孫則傳世三十

歷年八百。自成康以後皆守其基業而保之。無非承祖考之烈順天人之心而合乎理之所當然也。武王之事如此。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一節書是言周公制禮。以全武王子述之事也。子曰。武王受命爲天子時已末年矣。凡所以述文王之事。尚有欲爲而未暇及者。周公乃身任其責。因時制禮。展其欲展之孝思廣其未廣之恩意。以成文武之德。近而追崇古公爲大王。季歷爲王季。不王其身而王其號。蓋推文武之意而及乎王迹之所起也。遠而自祖紺以至后稷。皆祀以天子之禮。不王其封而王其饗。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斯祀禮也。皆本乎天理之安人情之至。豈獨自盡其孝已哉。又推之以及天下。達乎諸侯與大夫及士與庶人。使皆得隨分以盡其孝。如父爲大夫。子爲士。葬則以大夫之禮。祭則以士之禮。如父爲士。子爲大夫。葬則以士之禮。祭則以大夫之禮。蓋葬用死者之爵。貽之以安也。祭用生者之祿。俾盡其情也。又制爲喪服之禮。期年之喪。自庶人上達乎大夫而止。天子諸侯無伯叔昆弟之喪。親不

敵貴也。三年之喪。自庶人上達乎天子。皆通行之。此乃父母之喪。子於父母罔極之恩無分貴賤。貴不敢親也。追王上祀之禮。致孝於祖先。葬祭喪服之禮。推及於天下。皆緣情制禮。周詳曲當。以成文武之德也。周公之事如此。子思引此以見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是亦費之大者也。帝王體中庸之道。當以文武周公爲法。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此一章書是引孔子稱武王周公之達孝而言其所以盡孝者在繼述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凡人之孝止於一身一家未必達之天下惟武王周公能推其孝親之心盡倫盡制使人人皆得以盡其孝所以天下之人通謂之孝而無異詞其達孝矣乎夫武周所謂達孝者何哉凡前人有志未逮而成就之爲繼

不必前人有此志而吾之所存合天則隔世相感是爲善繼人之志前人有事可法而遵行之爲述不必前人有此事而吾之所爲當可則易地皆然是爲善述人之事此所以因時隨分一酌乎理而推四海傳萬世而爲達孝也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此二節書是舉武周所制祭禮以明達孝也子曰武王周公之所以善繼述者即其所制祭祀之禮可見也自春徂秋四時皆有祭臨祭之時於祖廟中門堂寢室必加灑掃整飭以致其嚴潔於先世所藏之重器必陳而列之以示能守於先王所遺之裳衣必設之以授尸使神有所依而致其如在之誠於四時之食各以時物薦之以奉人者薦神而將其

生事之敬其於時祭之致孝者有如此再以祫祭之禮言之宗廟之次在左者爲昭左陽也昭取陽明之義在右者爲穆右陰也穆取陰幽之義此建立宗廟之位置也當祫祭於太廟則羣廟之子孫皆來與祭其宗廟中序立之禮亦依祖宗世系以次相序乃所以序其孰爲昭孰爲穆親親使不紊也至於異姓助祭外服有公侯伯子男內朝有卿大夫士皆序之以爵尊者在前卑者在後乃所以辨

其孰爲貴孰爲賤。貴貴使不越也。其同姓異姓與祭俱有職事。如宗掌祠祭。祝讀祝文。至於司尊司爵之類皆事也。序其執事。惟賢是任。乃所以辨其德行之優劣。威儀之美與趨事之嫺熟。賢賢使不掩也。祭畢而飲福。則同姓兄弟與異姓之賓衆人互相勸飲。謂之旅酬。必使各家在下之子弟舉觶於其在上之父兄。以相酬酢。乃所以逮及賤者亦得以有事爲榮。幼幼使伸敬也。至異姓賓退。獨燕同姓則以毛髮黑白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乃所以就尊卑中各序年齒。不論貴賤。老老以加敬也。其廟中恩義之周悉又如此。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此二節書是結言繼述之善。而又悉舉禮制之通於治道也。子曰。武周所制祭祀之禮既

詳且備如此。皆善體先王而爲之者也。先王對越祖考有位焉。今所踐者即其位也。先王升降周旋有禮焉。今所行者即其禮也。先王聲容感格有樂焉。今所奏者即其樂也。祖考是先王之所尊者也。今春秋祭祀。用致誠恪於上。以敬其所尊。子孫臣庶是先王之所親也。今周列在廟。廣推恩義於下。以愛其所親。以此觀之。武周之奉事先王。事死猶夫事生。事亡猶夫事存。眞善繼善述。無所不至。孝之極至者也。稱曰達孝。不亦宜乎。然祭祀之禮。又不止此也。有郊社之禮焉。郊以祭天。冬至祀天於圜丘。社以祭地。夏至祀地於方澤。蓋所以奉事上帝與后土。答其覆載生成之德也。有宗廟之禮焉。或五年一禘而合饗於太廟。或四時有祭而分薦於羣廟。蓋所以祀其祖先。盡吾報本追遠之誠也。夫郊社之所以享帝。禘嘗之所以享親。其禮至大。其義至精。惟聖人能制之。亦惟聖人能明之。苟能明乎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仁孝之理推之萬事萬物無所往而不當治國之道卽此而在其如視諸手掌甚明而易見者乎武周制禮不惟善體先王而且通於治道有如此子思引此以見武周之孝盡倫盡制皆有合乎中庸之道是亦費之大者也帝王以孝治天下於制禮作樂理明治幽之間宜加之意焉

右第十九章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三

中庸下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此一章書是子思引孔子論政以明中庸之道也通章以人存政舉爲主而其大要不外乎脩身昔哀公問政孔子對曰爲政之道無他法祖而已昔我文王武王以聖人爲君又有周召諸臣爲之輔佐當時所行政事酌古準今萬世無弊今猶布列於方策之中若周官周禮諸書昭昭乎如揭日月循而行之固不難也但有治法必有治人使當今之時上有勵精圖治若文武之君下有實心任事若周召之臣則紀綱法度燦然具舉文武之治可再見也不然者無治人則無治法其人既亡其政亦遂滅息方策所載徒文具爾所以然者蓋人之爲道能敏速於政元首股肱一

心一德興利除弊以收明作之功易易也猶夫地之爲道最能敏速於樹土脉時動萬物資生百果草木勾萌甲坼無留待也人政之相因如此而况文武之政也者顯謨承烈盡善盡美朝發夕效尤爲敏之至極者如草中蒲葦比之他物其生爲尤易也可見政舉非難人存爲難君與臣奮志求治而謂文武之政不可復未之有也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此二節書是以行政責於君身而指仁義禮爲脩身之要也子曰人君欲行文武之政止在遴建賢才而任用之賢才進用則百度振舉故爲政在乎得人然人君一身乃臣下之標準如欲取人必先脩治其身然後好惡取舍皆得其宜而賢才無不望風樂附故取人莫若以身若脩身又必於五倫之理各盡其

當然之實然後綱常彝紀反身而備故脩身莫若以道若脩道又必全乎本心之德慈愛惻怛周流無閒則倫理之間一皆眞意貫徹故脩道莫若以仁脩道以脩身脩身以取人人存政舉一以貫之矣夫脩道而必以仁者何也蓋所謂仁者乃人生之初所具惻怛慈愛之性人之所以爲人也雖日用彝倫仁無不至而其始必由一本以爲推廣故惟親親爲大有仁則有義義者乃吾心分別事物化裁之本所以爲權衡庶務之宜也然經權常變神運無方惟尊崇有德之賢始能講明此理施爲各當故惟尊賢爲大若親親之中如父子則當孝慈兄弟則當友恭宗族則當惇敘又有隆殺之不同尊賢之中德之大者則師事焉德之小者則友事焉又有差等之各異其閒輕重高下皆由天理節文之自然不可過不可不及乃禮之所生也脩身脩道者可不於是而審求之乎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此一節書是承上文言脩身之要尤在知天也子曰夫爲政在人取人以身則君子一身實取人立政之本苟身之不脩則無以取人即無以立政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而仁莫大乎親親苟不能善事其親則無以爲擴充推準之本身不可得而脩矣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

仁又必尊禮賢人集思廣益然後於親親之道講究精微是非辨白繼志述事無施不宜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至若親親尊賢各有等殺皆天敘天秩自然之理知之不明則親疎混淆賢愚倒置所尊所親皆失其當矣故思知人又不可以不知天知天則親賢之等殺明而所爲脩道以脩身者不外是矣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此二節書是詳言脩道之事而勉人以知行也子曰試舉脩身脩道者詳言之天下古今所共由之道有五所以行此達道者有三何謂五達道一曰君臣主於義二曰父子主於親三曰夫婦主於別四曰昆弟主於序五曰

朋友之交主於信此五者人之大倫天下古今所共由之達道也何謂三達德一曰智所以知此道者二曰仁所以體此道者三曰勇所以强此道者此三者天命之性天下古今所同具之達德也然其所以行之者又只在一誠而已誠則眞實無妄知仁勇之德皆爲實德而達道自無不行不然則僞妄得而入之德非其德矣又何以行達道哉達德固所以行達道然人之資稟容有不齊以知而言

或有天性清明義理昭著生而知之者或有反覆討論待於學習然後知之者或有學而未達必至困心衡慮然後知之者此三等人聞道雖有早暮及旣知之後其所至無異同一知也以行而言或有德性純粹安於義理自然能行之者或有眞知篤好亹亹不已若有所利而行之者或有力未能至勉强奮發而後能行之者此三等人行道雖有難易及成功之後其所至亦無異同一行也人能勉

强學問自强不息豈氣稟之所得限哉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此二節書是言下學入德之功以爲脩身立政之本也子曰人之資稟雖有不同而變化氣質未嘗無術如智以明道固非愚者之所及然能篤信好學討論古今事物之理則聞見多而聰明日益於以明理而近乎智不難矣仁以體道固非自私者之所及然能自强不息實用其省察克治之功則人欲盡而天理復還於以進道而近乎仁不難矣勇以任道固非懦者之所及然能恥不若人常存其憤發愧厲之心則志一動而氣隨之於以立志而近乎勇不難矣夫脩身以道而知仁勇三德則所以行此道者人苟知夫好學力行知恥三者足以近之則有以入乎達德即有以行乎達道所以脩治其身之事皆知之矣

在我之理即在人之理旣知所以脩身則所以治人而使之各盡其道者無不知之無間於物我矣一人之理即千萬人之理旣知所以治人則所以治天下國家而使之各盡其道者亦無不知之無分於邇遐矣夫以天下國家之治而要不外乎脩身如此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

遠人也懷諸侯也。

此一節書是舉九經以明爲政之次序也子曰由脩身以推之至於治人治天下國家則人存政舉施之有要是故人君治天下國家其經常之道萬世不可易者其目有九焉首曰脩身皇建有極所以端本清源爲天下國家之準也次曰尊賢師臣賓臣所以收啓心沃心之助也次曰親親敦睦九族所以篤本支百世之誼也由家以及朝廷曰敬大臣公

孤六卿論道率屬體統不可不優曰體羣臣庶僚百職疏附後先君恩不可不渥由朝廷以及國曰子庶民元后作民父母撫字之仁所當弘也曰來百工制器所以利用庀材治事所當裕也由朝廷以及天下曰柔遠人所以加恩賓旅使不至有窮途之嘆曰懷諸侯所以奠安六服使不至啓窺伺之心此數者其道有常其序不紊故謂之九經昔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大要總不出此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一節書是言九經之效也子曰九經具在患人主不能力行爾誠能脩治其身則達道達德渾然全備可以爲天下國家之倡道立而人皆知所則傚矣能尊禮賢人則啓沃有資於凡脩己治人之理貫徹通曉無所蔽惑

矣能親其親則諸父昆弟和協輯睦無所怨嘆矣能敬大臣則信任既專才猷得以展布雖遺大投艱皆有所憑藉而於事不眩矣能體羣臣則君以臣爲手足臣即以君爲腹心爲士者感激思奮常恐無以報君上之禮遇矣能子庶民則百姓蒙其恩澤皆歡欣愛戴勸於尊上矣能來百工則有無相易農末相資貨財生聚而器用贍足矣能柔遠人則四方慕義皆傾心歸往而願出於其路矣能懷

諸侯則感德者畏威咸翼戴王室夾輔天子而天下安如磐石不可動搖矣此九經之效也。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此一節書是言九經之事也子曰君身之所以不脩者惟其憚於檢束安於逸豫爾是必齋戒明潔以正其心盛服儼然以正其容凡一切非禮之事不敢妄動若是則內外交養動靜不違於道乃所以脩身也賢之所以不勸者以讒言貨色足以奪吾好德之慕爾惟是屏絕讒邪疎遠美色賤惡貨財而專心一

意以貴重有德之人如是則賢者彈冠相慶莫不樂為之用乃所以勸賢也同姓之親惟恐義衰薄所以怨望易起是必尊其位而使之貴重其祿而使之富好與同好惡與同惡而不至於拂逆其情如是則諸父兄弟自然感悅乃所以勸親親也至於腹心大臣若使親理細事非惟體統有虧抑恐職務多曠必須廣置官屬足任指使之勞如此則為大臣者得以坐論從容留意於社稷之長計矣乃所以勸大臣也至於羣臣之衆待之不以誠則疑畏猜阻而任事之心衰養之不能厚則身家念切而徇國之意薄必須開誠布公待之以忠信賜予豐腆養之以重祿如此則感恩圖報樂赴事功乃所以勸士也至於民為邦本苟使之不時則民力竭斂之太重則民財匱是必農務既畢役以公旬三日之制藏富於民遵守什一而稅之經則百姓財力有餘無不歡欣愛戴視之如父母乃所以勸百

姓也至於百工技藝勤惰不一若功薄而賞
厚勞重而報輕則相率而爲偷惰矣是必日
加省視月加考較務使餼廩之賜與工作相
稱如此則勤者益勤而惰者亦皆勸於勤矣
乃所以勸百工也至於四方賓旅於其往時
則授之旌節以送之使關津之間不至阻滯
於其來時則豊其委積以迎之使道路之際
有所資給若其願留者有善則嘉美之而因
能授之以任不能則矜恕之而無强其所不

欲如此則恩義款接賓至如歸乃所以柔遠
人也至於六服羣辟有子孫絶嗣者訪求支
庶使得繼其本宗有失國播遷者錫以茅土
使得復其爵秩亂者治之使上下相安危者
持之使大小相恤比年而大夫小聘三年而
卿大聘五年而君一朝不疏不數各有其時
恐其力之難繼也且其朝聘之時朝廷之燕
賜則厚而禮節有加羣后之貢獻則薄而方
物有常恐其財之困絀也如此則諸侯皆將

竭忠王室歸命恐後乃所以懷諸侯也此九
經之事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
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
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此二節書是言行政必本於誠而誠又貴乎
豫立也子曰人君爲天下國家其九經之道
廢一不可然所以行此九經者亦不外一誠
而已矣蓋天下必有此實心乃有此實事若

有不誠則紀綱法度皆是陳迹虛文緣飾將
何以治天下國家哉且不獨九經而已但凡
天下之事如達道達德九經之類能先立乎
誠則凡事皆有實意自能成立苟非先立乎
誠則事皆虛僞必至廢壞如人之言語能先
立乎誠不肎妄發則言爲德言自然順理不
至室礙人之行事能先立乎誠不肎妄動則
事皆有主迎機導竅不至窮困身之所行者
能先立乎誠則中倫中理光明正大何疚之

有道之當然者能先立乎誠則左右逢原泛應曲當何窮之有苟其不誠則言事行道無施而可是以凡事必須先立乎誠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一節書是言凡事皆本誠身而誠身之要尤在明善也子曰達道達德九經之屬皆欲前定乎誠即如在下位者若欲治民必得上之信任而後可苟上之信任不專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雖欲施設政教而人不從民不可得而治矣故治民必先獲上也然欲獲乎上非遠求之上必視其處朋友如何若平日為人不見信於朋友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欲獲乎上難矣故獲上必先信友也然欲信乎朋友非遠求之朋友必視其事親如何若平日居家不能承順父母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欲信乎友難矣故信友必先順親也然欲順乎親亦非遠求之親必視其身之誠不誠如何若反求諸身未能眞實無妄則大本已虧雖有事親之虛文無愛親之實意欲順乎親難矣故順親必先誠身也是則一誠其身而順親信友獲上治民無施不可誠身之所繫何重哉而誠身之道安在在於

明善而已善者何即人心中所具天命之性也誠能格物致知察之念慮之微驗之事為之著考之詩書之內講之師友之間以先明乎善之所在知之既眞行之自力身自無有不誠苟其不然以妄為眞以欲為理雖欲勉強矯飾而誠中形外自不可掩欲求誠身豈不難哉蓋天地間萬事萬物徹上徹下不外一誠在下位者凡有所為尚且不可不明善以誠身況人君一身為天下瞻仰所以孜孜豫圖為制心制事之本舍誠何以哉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此一節書是承上文誠身而言以見誠身雖有天人之異而自然與勉强總歸於誠身而不可偏誘也子曰臣言誠身在明善而誠之所以爲誠者原是天所賦畀於人眞實無妄不假脩爲此繼善成性自然而然之道也其所稱爲誠之者則因氣稟物欲所累必由功

力克治以至於眞實無妄之地此人事所當自盡之道也誠者之事何如其行則安行不待勉强而於道無不中其知則生知不待思索而於道無不得此乃從容合道之聖人全乎天而無假於人者也誠之者之事何如其知未能不思而得必擇善而不爲疑似所惑然後可以明善其行未能不勉而中必固執而不爲物感所移然後可以誠身此乃用力脩爲而盡人以合天者也夫誠身之道固有天人安勉之殊然自古聖人雖神靈天亶未有不加省治而坐臻純備者所以堯舜相傳必致嚴人心道心之辨文王致頌惟克盡緝熙敬止之脩其要在乎存天理遏人欲不敢恃其徇齊之質而孜孜黽勉自同下學人主誠不可不知也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

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此三節書是詳言擇善固執之目而欲困知勉行者實用其功以進德也子曰誠之者之道在擇善固執而擇善固執之條目如何蓋天下之理無窮非學不知而學必博然後聞見無遺則在博學之學之中有未知者非問不詳而問必審然後是非不惑則在審問之

卽問之已明者非思索不能親切而思必愼然後切實不浮則在愼思之卽思之已得者非辨別不能窮微而辨必明然後精粗無間則在明辨之擇善至此旣極其精矣由是體諸日用之間由內達外舉凡學問思辨之所得一一皆求踐其實而不徒爲虛見則在篤行之擇善固執二者之條目如此有如依此條目實用其功弗學則已學則一理弗能體備不止弗問則已問則一事弗能理會不止

弗思則已思則一節弗能貫通不止弗辨則已辨則一端弗能剖晰不止及其驗諸當身弗行則已行則一事弗能踐履篤實底於有成不止他人以一而能已寧加百倍之功他人以十而能已寧加千倍之功但恐天下有志者少畏難苟安或至半塗而廢爾果能用此工夫則義理自然融會氣質自然變化雖愚昧者亦將貫通而日進於明雖柔弱者亦將剛毅而日進於強斷斷必然無可疑者可見人君奮發有爲以達德行達道苟能用勉強之力雖在中主無不可致道德治功之盛况天錫智勇超出尋常萬萬者乎聖人勸勉之意切矣

右第二十章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此一章書是子思承上章天道人道之意欲人由教返性盡人以合天也子思曰吾因夫

子言誠者誠之者之分而知等級雖殊成功則一自其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盡由誠而明者此從天命而來不勉不思自優於中道之域者也謂之性自其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由明而誠者此從人生以後以擇以執克盡乎脩道之功者也謂之教性教雖有天人之異然德之實者無一毫私欲之蔽固然清明在躬無所不照誠卽是明而先明乎善者用力旣至不爲僞妄所乘自能實有其善明

亦必至於誠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蓋與性同歸於一誠孰謂人道之有異於天道乎。是在乎人之自勉而已。

右第二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此一章書是言自誠明之事乃天道也子思

曰天命流行物與無妄性之本體原無一毫虛僞。一分欠缺。天地人物無不該具於內惟天下至誠其知生知其行安行察之極其精。由之極其至。將天賦之理全體具足是爲能盡其性既能盡其性由是推之人。即能設立政教抑其過而引其不及則能盡人之性。既能盡人之性由是推之物。即能脩立法制因其宜而制其用則能盡物之性。夫人物皆天地所化育者也。但天地能與人物以性。不能使人物皆不失其性則化育亦有不及之處。至誠既能裁成輔相以盡人物之性。而補助天地之所不及豈不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乎。然則天以化育行乎上地以化育行乎下。至誠於其中贊之是覆之者天載之者地。位乎中而成覆載之功者至誠。至誠豈不與天地並立爲三乎此爲盡性之全功其體備如此。夫聖人以一身立天下之上。凡天地人物之理無一非吾分內之事必使三光明四維奠

一民一物各得其所然後此性方無虧欠此古帝王所以終身猶病兢兢業業而不敢一刻稍自寬其責也。

右第二十二章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此一章書是言自明誠之事乃人道也子思曰至誠盡性全體皆誠其大賢以下次於至誠者未免爲氣稟所拘然其本然一念善端

緣觸而萌無時不在則謂之曲就其曲處一一推致如因惻隱之端推之至仁之極因羞惡之端推之至義之極以及禮之恭敬智之是非莫不皆然曲既無不致則德無不實為能有其全體之誠而曲者全矣夫莫難於有誠既能有誠則充足於內自然形露於外非有意於形而誠則必形既形則日新月盛無處非誠之著見非有意於著而形則必著既著則光輝發越無處非誠之昭明非有意於

明而著則必明然不但見於一身而已既明則人之望其德容者皆觀感而興羣起為善之念非有意於動而明則必動既動則人皆回心向道遷善去惡而改其舊習非有意於變而動則必變既變則人皆相喻不言渾忘於善而并無形迹非有意於化而變則必化夫至於化則由內及外由己及物過化存神妙用莫測惟天下至誠為能若是而致曲之效至此無少異則儼然一至誠矣總之由誠而形而著而明即是能盡其性由動而變而化即是能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但一以自然而能一以致曲而至一則堯舜之性一則湯武之反語其歸宿則同乎聖人而已矣

右第二十三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此一章書是言至誠先覺之體以明天道也子思曰天地間萬變酬酢總不出一實理吉凶悔吝原自昭然燦列人惟本性障蔽往往當幾不能覺悟獨有自誠而明之至誠性體具足於凡天下之事無不前知如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之事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之事或著見乎蓍龜或發動乎四體豈待禍福之至而始知哉蓋天下禍福之分只爭於善不善之介方其最初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惟至

誠能察其然。當善未著而有善之幾。即知其福之將至。當不善未著而有不善之幾。即知其禍之將至。非此心無一毫私僞。與鬼神合其德。安能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如此。故曰至誠如神。夫人主在上。內而一身休咎之徵。外而民生治亂之兆。近而奸邪忠佞之隱。遠而向背從違之幾。全在知之於蚤。然知初非有異術。惟是全體無私。至虛至公。自然如鑑之明。如衡之平。事物當前。舉莫能遁。此理最爲

眞實確有可以自信。若欲以推測億逆之私。禨祥讖緯之數。用鉤距以誇才智。借左右以作耳目。未有不反爲外物所中者。適與至誠相反而已矣。

右第二十四章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此一章書。是言誠之者己物兼成之功。以明人道也。子思曰。凡人有生之初。其實理具於心者。謂之誠。人有此誠。方自成其爲人。蓋必心無虛假。然後身無虧欠。是誠者固所以自成也。而體此誠於人倫日用之間。則謂之道。乃人人所當自行。是道固所以自道也。何以見誠爲自成。而道當自道哉。凡盈天地間皆物。物終則復始。始則必終。無一非誠之所爲。即無一息非誠之所在。人之心若不誠。則一舉

一動。皆爲虛假。無實心安能成實事。雖有所作爲。猶之無物而已。是故君子探誠之原。又鑒不誠之弊。而擇善固執。以求至於眞實之地。誠之至此。眞有以自成。而自道亦無歉矣。夫君子誠之之始。固求成就一己。及誠之之後。又非但成己而已。天下人同此心。即同此理。旣有以自成。自然有以成物。何則。成己非他。克己復禮。無一毫私僞。所謂仁也。成物非他。知明處當。使各得其所。所謂知也。仁知二

者本吾性中固有之德命之於天有何外內之分乎既無外內之分將見其措諸施爲已立立人己達達人一以貫之無不得其當矣可見仁知之道得則俱得物我一理成不獨成總在盡自道之功以完自成之理一人皇建有極則天下之人自然遵道遵路經綸參贊孰有外於此哉

右第二十五章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此一章書是舉天地形容至誠以明天道而先言至誠無息之功用以見同乎天地者皆出自然也子思曰天理具在人心但因私欲間斷常有止息之時而其功用遂不能臻自然之妙至誠之心渾然天理無不誠時安有

止息之時既無止息則自終始如一常久而不變矣存諸中既久則自徵驗於外而不可遏抑矣既由久而徵則凡所設施自悠裕而綿遠矣惟其悠遠則積累之至自廣博而深厚矣惟其博厚則發越之極自高大而光明矣由是觀其功用所積既博厚自能舉萬物而負荷奠安之固所以載物也所發既高明自能舉萬物而怙冒照臨之固所以覆物也博厚高明而又悠久則常載常覆自能舉萬物而曲成不遺固所以成物也夫能載物莫如地至誠亦能載物則其博厚不與地配合無間乎能覆物莫如天至誠亦能覆物則其高明不與天配合無間乎天地博厚高明萬禩無有更易故能成物至誠亦能成物則其悠久不與天地之無疆通一無二乎至誠之功用如此信乎燦然其章煥然其變且章變之極事業備而底於成矣然章也初無待表見而然變也初無待運動而然即成也初

無待作爲而然假令其博厚高明悠久稍有矯強而不本於誠之自然亦烏能窮神入化與天地合撰而同其無疆也哉然則欲體備至誠之理必令此心人欲淨盡一切溺志玩物變倖狎昵之私毫髮不雜存諸中者既貞一發諸外者自弘大漢唐以來非無有爲之君而本體不無虧缺終不能與唐虞三代絜功較德故曰有純心乃有純政治天下斷自君心始。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此二節書是卽天地之道以明至誠之道也子思曰至誠同乎天地如此然天地之道亦止一言可包括而盡無他誠而已矣蓋天地之氣化流行皆是實理運用未始有一毫參雜其間其爲物蓋不貳而已所以分爲二氣又分爲萬象種種生物之功用誰得而測之夫天地之道既可以不貳盡之則其見乎功能而各極其盛者又豈外於至誠之所徵者乎彼其含弘無外而靜深難測此地道之博厚也太虛上凝而光明下濟此天道之高明也推行有漸而渾闊無窮此天地之道之悠久也可見天地之不貳卽至誠之無息天地之生物不測卽至誠之徵於功業之盛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此至誠之謂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此一節書是極言天地生物之不測以見其皆本於不貳也子思曰天地之道惟誠一不

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生物不測之功用何以見之今夫天積氣也實有是理斯有是氣指其一處而言不過昭昭然罅隙之明而天在焉若論其全體高大光明無有窮盡日月運行於天星辰布列於天萬物怙冒於天此天之生物不測也今夫地積形也實有是理斯有是形指其一處而言不過一撮之土而地在焉若論其全體則廣博深厚無有限量華嶽載於地河海振於地萬物負安於地此地之生物不測也至於天地所生之物惟山水最大而山水中所生亦莫非天地之所生今夫山指其一處而言不過卷石而山在焉若論其全體廣濶高大之處草木生於山禽獸居於山寶藏興於山此山之生物不測即天地之生物不測也今夫水指其一處而言不過一勺而水在焉若論其全體深廣不測之處則黿鼉蛟龍魚鼈皆生於水貨財殖於水此水之生物不測即天地之生物不測也

可見天地之生物不測總一不貳之所為與至誠所徵之功用總一無息之所為其道一而已矣設使天地不立其資始之原將物物勞其化育何以成變蕃之用聖人不宅其神明之宰將事事勤其設施何以成浩博之功是以聖人不治其多而治其少不求之於萬殊而求之於一原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此一節書是引詩以證至誠天地同一無息也子思曰至誠之與天地為一於何證之周頌之稱文王者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言天道運行其帝命所存之處無聲無臭幽深遠遠而無一時之止息蓋詩人之意以天之所以為天正以其無止息也又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言文王之德豈不顯著哉由其德純一而不雜天理完固全體渾然而無一

毫人欲之私間之。蓋詩人之意。以文王之所以爲文。正以其純一無間也。夫天道無有止息。固是不已。文王之德之純。亦無有止息。純卽是不已。文王與天。初無二也。夫自古聖帝明王。德盛化神。不獨文王爲然。但就文王觀之。可見人主一身。苟能存誠去私。自強不息以純乎道德之實。則皆可以爲文王。皆可以爲至誠。卽皆可以同乎天地之不已矣。其於治功民物之間。又奚患其不臻上理哉。

右第二十六章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此一章書是言脩德凝道之功。以明人道而先贊美聖道之大。必待人而行。而深有望於脩凝之人也。子思曰。率性之道。唯天下之聖人能體備之。大矣哉。廣濶周徧。無所不際。其聖人之道乎。何以見聖道之大。以其全體言之。則洋洋乎流動充滿。無有限量。萬類雖多皆此道發生長育。無一物非道。天雖高峻。皆此道充塞貫注。無一處非道。其包乎無外有然。以其散殊言之。則優優然充足有餘。巨細悉備。如人倫日用經常不易之禮儀數有三百。而禮儀中品節限制。周到完密之處數有三千。其入於無間又有然。聖道之大如此。是道也。何可一日不行。而又豈可以虛行哉。必待其人而後行爾。若非至德之人。則局量淺

隘。既不足以彙其全。識見粗疎。又不足以窮其細。欲將此道凝聚於身心。豈可得乎。夫道在天地間。其見於造化。則萬物所以變蕃兩儀所以定位。其見乎人事。則君臣上下之大經。制度文爲之盛節。惟繼天立極之聖人出而宰世。其道乃有專屬。天明地察。萬物得所禮樂興而教化成。脩凝之功。豈可一日緩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此一節書是言脩德凝道之功專其責於君子也子思曰至道非至德不凝可見欲凝道者當脩德矣是故脩凝之君子知其道至大其功至難吾所受於天之理曰德性則必恭敬奉持戒愼恐懼以極其尊之之功而所以輔成其德性者曰問學又必格物致知精察體驗以盡其道之之事然是尊與道非可以一端盡也蓋德性本自廣大有以蔽之斯狹小矣惟袪其私意以推致夫本原而廣大之

中原非空疎無物必由問學以晰其事理之精微而勿使有毫髮之謬焉德性本自高明有以累之斯昬暗矣惟去其私欲以上達昭融而高明之內原非詭僻不經必由問學以率乎日用之中庸勿使有過不及之弊焉德性之已知本我故物則勿忘勿助涵泳以溫之而又由問學以充拓理義俾見其日新之諸焉德性之已能本極醇厚則不雕不琢培養以敦之而又由問學以體尚節文俾底於日臻之域焉夫如是尊德性以植問學之本又道問學以滿德性之量則脩德之功既至而至道有不凝者乎所以君子知脩凝之功全在存心致知二者心不存則私欲錮蔽大本已失固無一而可心存而知不致則天下事事物物皆得扞格我聰明眩惑我耳目是非顚倒黑白混淆此心雖存安能擴充其功用而建無窮之盛德大業哉聖賢示人入德之方莫切要於此矣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此一節書是言君子脩德凝道之後無所處而不當也子思曰君子既脩德以凝道則聖人之道全備於一身自然所處皆當蓋人之一身所歷不外上下治亂之間使君子在天子之位則能以位育經曲之道爲設施其挾勢而矜驕者必無有也使君子在臣民之位

自能以位育經曲之道爲憲章其越分而倍慢者必無有也若處國有道之時則闡位育經曲之道於其言自足以鼓舞天下風動四方而其言足以興如處國無道之時則斂位育經曲之道於其心自足以獨善其身見幾遠害而其默足以容是爲上爲下處治處亂無所不宜如此大雅烝民之詩云周之賢臣仲山甫既明於理又察於事故能保全其身無即於殆此詩之意其即此脩凝君子上下

治亂無往不宜之謂與然則聖人之道包含極大而該洽極周人主誠以脩凝之身建配天立極之業則其爲章程語默之間足以垂世作範而協應休祥何可量哉此聖德之所以不可不脩與

右第二十七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一章書是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以明人道而先引夫子之言見德位時之在天子也子思曰君子爲下之不倍蓋實有不可倍者在也孔子嘗曰愚而無德者宜守己乃好作聰明以自用賤而無位者宜安分乃好竊權勢以自專生乎今之世自宜遵守當代之法乃欲復行往古之道如此者越理犯分必獲罪於上而禍及其身者也由孔子之言而反覆所以取禍之由蓋一代之大權出於天子

如親疎貴賤自有相接之禮體惟天子可以議之非聖人而爲天子者不可議也宮室車服器用自有一定之尺度惟天子可以制之非聖人而爲天子者不可制也至於文之形像及聲音惟天子可以釐正而考之非聖人而爲天子者不可考也則夫自用自專與生今反古者其不爲禍之階也得乎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

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三節書是言天下一統非愚賤所敢自用自專也子思曰議禮制度考文一歸於天子則今天下非昔周天子所立法以垂之後人者乎文武成康之盛遠矣而典章世守莫敢不遵以車而言其轍迹之廣狹無弗同是天子所制之度猶在也以書而言其形像與聲音無弗同是天子所考之文猶在也以行而

言親疏貴賤相接之次第無弗同是天子所議之禮猶在也惟天子之法制未泯所以有位無德者不得以愚而自用固不敢作禮樂焉有德無位者更不得以賤而自專亦不敢作禮樂焉故雖孔子之聖而終其身以布衣老尚然循守舊章况他人乎孔子嘗曰夏時天子所制之禮吾能言之然夏之後杞也求禮於杞不足證矣殷時天子所制之禮吾嘗學之然殷之後宋也從禮於宋非時制矣若夫周禮吾嘗學之講畫本於文武制作本於周公此固今日所率由者也言之不憂無據守之不患非時吾舍周其安從哉觀孔子之言而凡爲下者之不可倍明矣然則生今者其亦審於從王之義矣

右第二十八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

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此一章書是承上章居上不驕以明人道而推君子三重之善由於通天人之理也子思曰君子之居上不驕何與凡受命爲天子而王天下者有議禮制度考文三者至重之事以之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思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乎夫此王天

下者乃德積於身而乘時以在位者也若使時王以上其禮雖善而世遠人亡無可徵考則將駭而不信不信民弗從聖人居下雖善於禮而身屈道窮不在尊位則將玩而不信不信民弗從是故王天下之君子其議禮制度考文之道必本之於身凡所制作悉從躬行實踐中發出非有位無德者比也於以徵驗乎庶民則皆遵守成法不敢放逸又非不信不從者比也自是而考諸三王則與其已

然之迹無有差謬建諸天地則與其自然之理無有違悖而且以鬼神之難知可質之而無疑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之難料可俟之而不惑遠有以驗乎近也然其所以無疑於鬼神者豈有他哉鬼神天理之至也惟知天理之至故制作合於天尚何疑乎無疑於鬼神而天地可見矣所以不惑於後聖者又豈有他哉聖人人道之至也惟知人道之至故制作合於人尚何疑乎不惑於後聖而三王可見矣庶民益可見矣此君子三重之道所由盡善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此二節書是承上文言民之所以寡過而君子之所由以永譽也子思曰君子知天知人而三重之道盡善如此則人未有不信從而

寡過者是故君子凡有動作則世世爲天下道而莫不率由焉其動而見於行則三重之盡於吾身而施諸政事者世世爲天下法度其動而見於言則三重之發於議論而布諸號令者世世爲天下準則在遠者悅其德之廣被則有企望之心在近者習其行之有常則無厭斁之意過之寡也不亦宜乎周頌振鷺之詩有曰在彼本國無有憎惡之者在此我周無有厭射之者彼此咸宜則庶幾夙夜

之間得以永終其實譽矣由詩言觀之可見譽非無因而致也是以有三重之君子未有不本身徵民符於三王後聖通於天地鬼神而能垂法則服遠近蚤有聲譽於天下者也然則爲上者可不務盡其道而徒驕以自恣哉子思爲萬世王天下者告至深遠也

右第二十九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

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竝育而不相害道竝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此一章書是言聖人與天地合德以明天道也子思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備其全道莫盛於堯舜仲尼則奉以爲祖而紹述之遠有宗也法莫詳於文武仲尼則奉以爲憲而表章之近有守也天時之春夏秋冬各有其運仲尼上律之以法其自然之運水土之東西南北各有其理仲尼下襲之以因其一定之理仲尼體備之功通乎古今該乎穹壤則於天下道理一切負荷一切包舉譬如天地之博厚無不持載高明無不覆幬且出之以時運之不息譬如天地之四時交錯而行天地之日月更代而明試以天地觀之天覆地載萬物竝育於其間各止其所而不相侵害四時日月竝行於天地之中寒暑推遷晝夜往來而不相違悖所以不害不悖者是其散殊

之小德如川之流燦然各出也所以竝育竝行者是其全體之大德敦厚其化渾然具足也天地之所以爲大其在此與天地之大見而仲尼之大無不可見矣乃知聖人一天地也學聖人者其求端於天地可乎然天地之道備於吾身正非泛求馳騖於高遠之域也

右第三十章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

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
此一章書是承上章小德川流以明天道而先言聖德積中之盛也子思曰居上臨下自古難之唯天下至聖神靈天授爲能聰無不聞明無不見睿無不通知無不知於以臨御天下豈猶有未足乎由其生知之質而以仁之德言之則能寬而廣大裕而優厚溫而和易柔而巽順凡天下之衆無一不在含覆之內足以有容也以義之德言之則能發而奮

揚强而有力剛而不屈毅而不息凡天下之事無一不有堅忍之操足以有執也以禮之德言之則能齊而心之肅莊而氣之嚴中而無過不及正而不偏不倚凡事神臨民無少褻慢足以有敬也以智之德言之則能文而燦然有章理而秩然有條密而備致其周詳察而曲盡其明辨凡是非得失無不畢照足以有别也以聰明睿知之資而兼仁義禮智之德非天下至聖其孰能之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此二節書是言至聖之德完具於心而發當其可也子思曰至聖五者之德充積於中其周徧無遺弘廣無外可謂溥博矣其靜深難測原本不竭可謂淵泉矣而正非寂守無爲者也時當有臨則以聰明睿知之德出之時當容執敬别則以仁義禮知之德出之隨時運行夫豈有窮極哉蓋其所以致此者由至

聖之溥博淵泉非尋常比也凡物之溥博莫過於天至聖之溥博一如乎天凡物之淵泉莫過於淵至聖之淵泉一如乎淵惟其如天如淵也見諸動容而民莫不敬畏其敬也見當乎時也發諸言語而民莫不信從其信也言當乎時也措諸行事而民莫不誠服其說也行當乎時也充積既極其盛而發見各當其可自是而民情不大可驗乎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

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此一節書是極言聖德之所被也子思曰至聖之見言行而民之莫不敬信說有如此是以聖德之休聲美名內而充滿乎中國外而播傳乎蠻貊極舟車所可至人力所可通天之所覆冒地之所持載日月所照臨霜露所隕墜之處凡有血氣而爲人類者莫不尊之爲君親之如父母焉民之敬信說而至於舉

世皆尊親則德之所及其廣大豈不同於天乎故曰配天蓋惟五德皆備而且時出之妙如此所以能配天而君臨天下也然則法至聖者安可不道全德備而上同乎天哉

右第三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此一章書是承上章大德敦化而極形至誠之功用亦以明天道也子思曰天下之理散於倫物本於性命無一非誠爲之唯天下至誠眞實無妄爲能於五品之人倫而爲天下之大經者分別其義使不相淆聯合其情使不相悖則經綸之者至矣於所性之全體而爲天下之大本者當其未形使不雜於欲當其既形使各歸於道則立之者至矣若夫往者過來者續乃天地之化育也至誠運行不

息外而操輔相天地之權內而秉會合天地之德其與天地之化育有黙契焉則知之者至矣凡此皆至誠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吾即至誠之用以思至誠之體由經綸而言範圍斯道而不過肫肫乎其仁之懇至也由立本而言曲成至性而不遺淵淵乎其淵之靜深也由知化育而言冥符帝命而無間浩浩乎其天之廣大也夫然而至誠之德之盛殆有未易知者苟不實有

是聰明聖知之資而通達夫仁義禮知之天德者何足以知之蓋至誠至聖本無二理以發於外者觀至聖故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以存於中者觀至誠故非至聖不能知也

右第三十二章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此一章書是終言入德成德之序見聖人之至德淵微皆由於下學立心之始也子思曰衛風碩人之詩有曰衣錦而尚之以絅詩之意蓋以錦繡之衣文采外露故加之以單衣乃是惡其文之太著也古人用心卽一衣而不事文飾如此故君子爲學之要專務爲己不求人知外則闇然韜晦而積實在中自日見其章顯小人反是其道專務爲人止求人知外則的然表暴而實德不繼自日見其消亡所謂闇然而日章者何如凡淡素則易厭簡略則無文溫厚渾淪則無條理君子之道其見於外者淡矣而其中旨趣却自不厭簡矣而其中文采却燦然可觀溫矣而其中條理却井然不亂然使有爲己之心而知之不明則亦何以實致其功乎誠知見於遠者由近始必於近而謹之著於風化者由身始必於自而謹之有諸內者甚微而形諸外者甚顯必於微而謹之於此三者而各致其謹則可與入德而漸進於聖人之域矣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此二節書是言君子入德之功在於靜存動察也子思曰君子之可與入德無疑矣而其入德之事更有進焉者小雅正月之詩云潛處雖伏矣而其理甚昭明其言潛伏也卽隱

也微也其言孔昭也即見也顯也獨固可不慎乎故君子內自省察於幽獨之中必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心是能於人所不見之地而獨致其謹者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惟在斯乎然此特其省察之功而未及乎存養之功也大雅抑之詩云相在爾居室莫謂室西北隅未與物接遂可怠忽當常存敬畏使此心不愧於屋漏詩人之言如此信乎不睹不聞所當戒慎恐懼矣故君子不待有所動

作而始敬謹也蓋於不動之前而已無弗敬不待言語既發而始信實也蓋於不言之前而已無弗信君子爲己之功至是益密而其效不又可得而言哉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此二節書是言君子爲己之學成而效亦愈遠也子思曰君子爲己之功既密則其及人之效自神商頌烈祖之詩曰主祭者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不待言說在廟之人化之靡有爭競失禮者可見有是德即有是化矣是故君子由省察存養以來不必賞以示勸而民自有所景仰而勸於善不必怒以示威而民自威於鈇鉞而不敢爲惡德盛而民化如此然猶非中庸之極功也周頌烈文之詩曰天子有不顯之德百辟其刑而法之此固不僅民勸民威矣是故有德之君子

由省察存養以造其極雖不見不聞之地無一念之不恭無一時之不恭是篤厚其恭也而天下之被其化者咸翕然治平焉夫篤恭即詩所謂不顯之德也天下平即詩所謂百辟之刑也效之遠無非本於德之深吾何以測其德量之所至哉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此一節書是極形容不顯篤恭之妙以見下學立心之始皆可造其極也子思曰君子不顯篤恭之德誠未易形容也大雅皇矣之詩云上帝自言予眷懷文王之明德不張大其聲音與顏色似可形容不顯之德矣然孔子嘗曰為政者以聲色化民特末務也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之輕微如毛則庶乎其有當矣而以為如毛則猶有

倫類之可比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可聽無臭可聞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至微而并亦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其妙也然非由立心為己以造其極安能至是哉中庸一書章首即言天原其所自也見道之本於天也章末復言天要其所成也見德之成則能不失其道之本乎天者也子思前此既極贊至誠至聖之德恐學者求之高遠而反失之故復自下學立心至近者言之以示入德之方至於慎獨戒懼而馴致篤恭天下平此盛德自然之效中庸之極功也然則王天下之君子安可不敬德脩道以臻於聖神功化之極哉

右第三十三章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三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四

論語上之一

論語一書皆孔子與及門弟子及當時君臣論學論政之辭門人記之凡二十篇其言不外乎人倫日用之常而其義則該乎天德王道之大學者反復尋繹乎此而聖人之氣象可得而見矣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

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此一章書是孔子敎人勤學之意孔子曰窮理盡性期臻聖賢其功在學已所未知效聖賢之所已知已所未能效聖賢之所已能學之事也而或以此事爲苦者不克時習之故耳若既學矣又能時時習之無有間斷則所知益精所能益熟中心亹亹然不厭不亦說乎學既有得人自信從同類之朋自遠方而來以求教誨一人之學廣爲衆人之學一人之說廣爲衆人之說中心油油然不倦不亦樂乎然朋知我者也朋之外豈無不知我者苟以人不知我而稍有不樂焉學猶未純也惟人不知而無一毫含怒之意中心曠曠然無累不亦君子乎夫學由說而樂至於不慍而爲君子則臻乎聖賢之域矣總而論之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成德豈難事哉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

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此一章書是有子重本之意有子名若孔子弟子有子曰孝弟之心良心也乃失其良心者有父母而不能孝有兄長而不能弟由是犯上作亂所必至矣苟其爲人也善事父母兄長而爲孝弟之人則其和順之心必無乖戾敢於干犯上人之事斷然少矣犯上是乖戾之小者且不敢爲悖禮亂常乖戾之大者反敢爲之豈有是理哉孝弟之當務也如此

所以君子凡事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道自生因思孝弟也者愛其親因而及人之親敬其長因而及人之長至於撫民育物皆從此而推之其行仁之本與爲人上者務此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德敎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觀人之法孔子曰養德

惟在存心務學莫重爲己卽言色之間而理欲辨焉言貴乎誠也法與巽未嘗不善乃有巧其言者逢人之意以爲順欲人喜其順訐人之私以爲直欲人誇其直色貴乎正也儼與溫未嘗不善乃有令其色者曲爲柔色以媚人欲人悅其可親故爲厲色以欺人欲人悅其可敬此等人純是私意私意勝則天理亡鮮矣仁此孔子言其自壞心德如此但此等人交人而人近之卽足以損人之心德損友也事君而君悅之卽足以累君之心德邪臣也書云知人則哲何畏乎巧言令色用人者不可不知人哉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此一章書曾子毋自欺之學也曾子名參孔子弟子曾子曰吾每日間常以三事省察吾身三者維何凡人謀己之事必盡其心若爲他人謀便不與謀己之事一般是不忠也吾

每日自省爲人謀事倘有不盡其心者乎與朋友交當於理無違於情無僞所謂信也吾每日自省與朋友交倘有面交而不以心交者乎師之所傳當細細理會實實力行所謂習也吾每日自省受之於師者倘有苟明焉而卽止苟能焉而卽怠者乎此三者如其有之是欺人也欺友也欺師也自欺而已不可不改如其無之一念無欺當求念念無欺一事無欺當求事事無欺不可不勉是以不敢

一日少懈耳曾子毋自欺之學如此書云兢兢業業又云無怠無荒又云君子所其無逸言省身也皆此意也夫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治國之要實千古治天下之本務也孔子曰千乘之國事繁人衆治要有五凡事無論大小動於一念便思及治亂所關則不敢忽施於一時便慮及安危所

係則不敢輕兢兢業業無有不敬而信者又上下感通之要也政令一使人有所遵守賞罰明使人有所激勸布一綸誥使四方亮其不欺定一制度雖百年守而不變一言一動無有不信國家理財量入爲出先王之世三年餘一年之蓄九年餘三年之蓄雖或興軍旅而縻費恤水旱而蠲租而不憂用詘者只是平日用所當用而不敢妄用故常有餘也烏可不節人者國之本古之王者一夫失所

引爲己辜愛之至也故當視百姓有無食者猶己饑之視百姓有無衣者猶己寒之必使之得所而後已國家有事不免使民但不妨農務之時方可使耳此五者治國之要也治天下之道亦不外此然孔子首言敬五者又以敬爲主堯舜以來治道皆兢兢業業之心爲之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弟子之法孔子曰凡爲弟子者入處家庭之內須善事父母以盡其孝出在宗族鄉黨之間須善事兄長以盡其弟凡遇一事必慎始慎終而行之惟謹凡出一言必由中達外而發之惟信其與人接也於衆人皆一體愛之而不憎不忌於仁人則益加親厚而是則是效此皆倫常日用之要務須一一力行隨在自勉不可少懈而燕閒之頃又不可使之暇逸則以其餘力學夫詩

書六藝之文。蓋詩書所載。皆教人爲人之道。而禮樂射御書數。亦日用之不可缺者。必博求廣覽。以爲修德之助。如此德行文藝。內外交養。則愛敬日生。醇厚日積。聰明日廣。雖小學之功。實爲大學之基矣。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此一章書。是子夏勉人以躬行實踐之學。子

夏姓卜。名商。孔子弟子。子夏曰。人之爲學。於經常倫理上見得明白。方是根本切要工夫。如見人之賢。眞知篤信。凡嗜好不足以移之。直以易其好色之心。而好善極其誠矣。如事父母委曲承順。凡分所當爲。情所當盡者。俱竭其力。而無遺。而事親極其誠矣。如事君實心任事。無虞必儆。艱大不辭。直以己身委置於君。而事君極其誠矣。如與朋友交。言語之間。極其誠信。內不欺己。外不欺人。雖久要而不忘。而交友極其誠矣。此四事。皆經常日用之大者。而行之各盡其誠。此卽見道分明。踐履篤實所在。雖或言其未嘗爲學。而躬行之外。有何講究。綱常之外。有何名理。我必謂之已學矣。子夏此言。以敦行爲實學。自是探本之論。但學者於人倫日用。事事求造其極。則又不可恃德性。而不加學問之功。故聖人教人文行不偏廢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

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以進德修業之功也。孔子曰。君子爲學。氣質必須厚重。若使輕浮淺露。則見於外者。無威之可畏。而所知所行之學。必不堅固。故立身以厚重爲貴。而存心又以忠信爲主。忠以不貳。信以不欺。止而思動而爲。無往而不在是焉。則德立矣。至於友以輔德。必勝己者。方爲有益。若友不如己者雖非便佞善柔。而學業未深。切磋難藉。愼勿

與之爲友。人有過每苦於不及覺。旣覺矣。猶因循不改。則德日損矣。故或聞人諫諍。或自己省悟。須持之以剛斷。隨覺隨改。不可稍存畏難之念。如此則治氣以莊。治心以實。取友以明。克己以勇。內外人己交相存養。而後學固而德成。學者可不勉哉。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此一章書是曾子勉爲人上者敎本以起化之意。曾子曰。人倫莫重於事親。而事親者每

能盡孝於生前。易忽畧於身後。故於親之終也。凡喪葬之事。不能盡禮者多矣。居喪之初或能思念其親。至於歲時旣遠。而祭祀之頃不能竭誠思慕者多矣。此皆民德之薄。由上之人無以倡導之耳。若能致謹於親終之時非徒哭泣之哀而已。凡事詳密盡禮。不遺後日之悔。又能於祭之時。追思旣遠。愾乎如聞僾乎如見。極其孝敬愛慕之情。則己之德厚矣。凡此皆上之人。自致其情以厚其德。初非

以此作則於民也。而民油然觀感。咸生仁孝之心。以至居喪皆能盡禮。致祭皆能盡誠。各念所生。咸敦天性。而其德亦歸於厚矣。可見德爲人之所同。而表率自上。爲人君者豈可不知敎化之本哉。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此一章書是明孔子盛德感人。自然聞政之

驗。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俱孔子弟子。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每至一邦。必然與聞國政。此是夫子訪求而聞之與。抑是列國之君自以其政事告於夫子而聞之與。爲求爲與。俱未可以測夫子。此子禽之所以疑而問也。子貢答曰。夫子之聞政。豈是有心。然亦非無故。其平日德盛化神。積中形外。故與列國之君相接。或著於儀容。或發於辭氣。見其藹然和厚者爲溫。坦然易直者爲良。肅然

莊敬者爲恭。斂抑而不自縱。謙退而不自高者爲儉與讓。備此德容。人人感動。旣敬信之兼至。亦疑忌之皆忘。凡國中政事應因應革者。咸來訪問於夫子。其得聞也。葢有故矣。卽就子之所謂求者而論之。而夫子之求。豈不異乎他人之求之與。此子貢深知孔子而信其能得之也。子禽子貢一問一答。聖人過化存神之德。萬世而下可想見焉。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可謂孝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爲人子者不可須臾有忘親之心也。孔子曰。事親乃終身之事。而觀人子者。亦不在旦夕之間。是故父在之時。子不得自專。僅可觀其志向何如。父沒之後。子之行事昭然。乃觀其實行何如。至於三年之久。猶不忍有亡其親之心。而無改於父之道。則終始不渝。存沒無間。方可謂之孝矣。可見父子之間原屬一體。其父已善之規。當恪遵之。未竟之業。當纘承之。卽使偶有缺陷。勢須葢愆。亦止可有變化之方。不可彰一改革之迹。如此則善繼善述。丕顯丕承。而後可傳矣於無窮。爲人子者不可不知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此一章書是有子言用禮者當探其原而不可直任其情也。有子曰。禮者所以範圍天下

使人不敢過不敢不及。何其嚴也。然正於秩然不紊之中。尊卑上下各盡其道。則心安理得。自有藹然浹洽之意。所謂和也。是其用葢以和爲貴焉。此先王治天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事大事莫不由之。所以行之久而無弊也。和旣可貴如此。宜無不可行矣。乃又有所不行者何哉。葢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意於和。任情恣意。全不以禮節制之。則心如何安。理如何得。是求和而反不和。亦不可行也。葢當

時周末文勝流於虛僞於是有一等任眞之人脫畧簡易以爲可以矯當世之弊而不知其蕩檢踰閑愈失先生制禮之原矣有子所以深警之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此一章書是有子教人以謹始之學也有子曰天下之事必謹之於始而後可善其後即如與人言語相約謂之信後日踐之於行謂

之復倘約信而不合於義理之正則雖欲踐行而有所不能矣惟是約信之初即不以非道相期而近於義則今日所言者他日皆可行不待旣復而已知其言固可復也敬以待人謂之恭內慚於己則爲恥招尤於人則爲辱倘恭敬而不合於當然之節則雖欲自立而有所不能矣惟是致恭於人之時即不以足恭取悅而近於禮則內不失己外不失人自不至於卑賤而知恥辱之已遠也與人相倚謂之因終身依歸謂之宗倘相因而不擇夫有德之人則雖欲不乖離而有所不能矣惟是偶然因依之頃即愼審於賢否而不失其可親則一時定交者生平可託不待旣宗而已知其可宗也可見人之言行交際惟能善始者自能善終與其悔之於後不若慮之於前不然則因循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失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

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君子篤學之心也孔子曰凡人學之不能有成者嗜慾勝之也即如食與居二者人所不能免但有一妄求之心則其害於義理妨於學業者不小惟君子非不食而無求飽非不居而無求安其不爲俗情所搖惑者如此至於躬行之事人所易忽也君子則汲汲皇皇敏以圖之有餘之言人所易發也君子則訥訥收斂愼以持之其審

於緩急之宜者又如此然則君子其遂可以自足乎猶未也又必就有道之人或考証其所已得或借資其所未至而取正焉其虛心以廣益者復如此此其自治之功每進而不止正其篤好之心愈精而愈深也信可謂之好學也已蓋不學不可以為君子而不好不可以為真學人能好學則人欲自淨天理自純聰明聞見將有日進而不自覺者雖希聖希天何難之有哉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此一章書見聖賢教學相長之益也子貢曰夫人所遇之境皆學力見端之地即如貧人之常也每有自歉於貧者於是諂心生焉富亦人之常也每有自恃其富者於是驕心生焉若處貧而能無諂處富而能無驕此其得力為何如孔子曰此其人固能制勝於貧富之際者殆亦可也然猶有進焉未若貧矣而欣然自樂富矣而秩然好禮者又超於貧富之外也子貢有悟而言曰無諂無驕賜蓋自以為至矣而不知又有所謂樂與好禮者可見道理無窮不可自足彼淇澳之詩言君子之好學如治骨角者切矣而又磋精而益求其精如治玉石者琢矣而又磨密而益求其密其斯不可自足之謂與於是孔子稱許之曰切磋琢磨之詩非為貧富言也而賜忽見

及此非深於詩而若是乎賜也如此穎悟始可與言詩已矣吾方告之以往而賜已知我所未言之來者蓋詩雖三百理無不通以此言詩安往而不得全詩哉此可見賢者得力之處聖人不欲其自足賢者穎悟之處聖人更欲其推廣其教學相長之益寧有限量哉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責於知人之意孔子

曰學求在己不求人知但人多好名不肎務實或我有品行我有學問不見知於人便以爲患其於人之賢否不能分辨正是可憂患之事而每貿貿然處之君子則以爲立身惟貴內脩不在浮譽人不己知此其責在人何患之有若我不知人或其人而賢者不能與之相親其人而不賢者偏自以爲可信心體不明邪正莫辨是則可患也已夫知人之明自古帝王皆以爲難有正直之人有邪曲之人又有似賢非賢似忠非忠之人倘不審擇勢必是非顛倒舉措乖宜然則所以清心明理以爲鑑別之地者又何可已哉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人君尚德之化也孔子曰國家之政有科條有禁令無非欲驅率萬民咸歸於正但天下之本在身身正然後可以正人誠能端本澄原自正其身去嗜慾存

天理凡其立綱陳紀皆根諸躬行心得方是以德爲政由是至德所熏被至誠所感動不待賞而民自勸不待怒而民自威遐邇率俾傾心向化譬諸北極之辰爲天之樞在天之中居於其所凝然不動而衆星分布四面環繞盡皆拱向人君德脩於己而化及於天下感應之神擬諸其象固有如此所以從古帝王雖天縱聰明亦不敢自恃常懷兢業之心守精一之傳務脩其德以爲天下先爲君者可不以脩德爲要務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讀詩之要孔子曰凡學者誦讀必務知要即如詩之風雅頌其篇數有三百之多或托物比興或隨事成賦體則不同類則不一然就其大旨而約論之實一言可括全義這一言就是詩經上魯頌駉篇有曰思無邪凡人念慮一動便不能無邪正詩之立教善者美之惡者刺之無非欲人

去其邪而歸於正學者誠知詩之敎在於使人無邪而於念慮之間省察謹愼求自慊毋自欺庶體貼躬行開卷有益矣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治效之淺深見任法不如任道之爲得也孔子曰人君之治天下有法術道術之不同法術爲致治之具而道術爲致治之本若不知本原所在止用法制禁

令以開導之如事親則禁民不孝事長則禁民不弟有違犯者便加以刑罰俾盡歸約束以此治民雖能使民不敢爲惡然只是畏刑懼法苟且倖免而其中全無愧恥之心政刑之效如此若君之導民不徒以其法而必躬行實踐以爲天下先如欲民興孝先自盡孝道欲民興弟先自盡弟道如此民既有所觀感矣而其間或有厚薄淺深之不同則又有品秩節文以齊一之以此治民自然感發興起不但恥爲不善亦且勉至於善矣德禮之效如此總而論之政刑德禮四者相爲表裏豈可偏廢但措注有本末設施有先後人主誠不可不致審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此一章書是孔子自敘其生平心學以漸而進之功也孔子曰凡人爲學當先定志向繼

加體驗終歸純熟不可躐等而進亦不可半途而廢吾自十有五時則志於學學者所以學乎所當由之道也如何而致知如何而力行念念在此必求其成然此時僅向乎道猶未得乎道也由十五而進至於三十覺道得諸己有以自立私意不能侵外物不能奪守之固矣然知未至於融通而守猶假於勉強由三十而進至於四十覺於道之所當然者皆無所惑即事之粗而見其精即物之顯而

得其微。知之明矣。然猶但知其所當然。而未能知其所以然。由四十而進至於五十。凡天命之賦於物而爲事物所以當然之故者。皆無不知契。二氣之大原。會萬殊於一本。知極其精矣。然知之雖精。而猶假於思也。由五十而進至於六十。覺心與理融。理與心會。人之言方入於耳。而言之理。卽契於心。知之之至不思而得矣。然所知雖出於自然。而所行或猶未出於自然。由六十而進至於七十。覺涵

養者純熟。矜持者渾化。隨心之所欲。於大中至正。確然不易之矩。自無踰越。夫豈待於勉而後中哉。吾自十五至七十。所進之次第。大約如此。夫孔子爲生知安行之聖。而其工夫絕無間斷。其效驗亦以漸臻。然則人欲希聖希賢。可不先立其志。以漸期於有成哉。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此一章書見人子事親有當然之理。卽有一定之分也。孟懿子。是魯大夫。樊遲。是孔子弟子。孟懿子問孝。孔子曰。人子事親。有至當不易之理。所當遵守不失。不可有一毫違背。蓋孝親之道。惟在無違而已。彼時孔子尚未說明。懿子不能再問。孔子恐其誤以無違爲從親之命。故因樊遲御車之時。復以孟孫問答之語告之。樊遲問曰。何謂之無違。孔子曰。所謂無違。止是不違乎禮。禮卽天理之節文也。

尊卑上下。各有一定之禮。如父母在生之時定省奉養。俱依於禮。及其沒也。殯葬祭享。必誠必信。亦俱依於禮。自始至終。禮之所當爲者。不敢不爲。不至苟且簡陋。而不敬其親。禮之所不當爲者。卽不敢爲。亦不至僭越非分。而陷親於有過。此之謂無違。此之謂孝。可見人道以孝行爲先。孝行以禮法爲重。在一人爲維持百行之端。在天下卽爲紀綱萬世之法。孔子此言。所以警僭越者深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此一章書見人子當以守身爲孝也。孟武伯是孟懿子之子。孟武伯問孝。孔子曰。凡人欲盡事親之心。必先體父母之心以爲心。何也。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唯愛之也切。故憂之也深。如服食起居寒暑燥濕之類。皋足以致疾病者。無不切切焉以爲憂。不但憂於有疾之時。卽無疾之日亦常憂其愛護之不謹。若爲子者體此心以敬守其身。時時謹飭。處處

隄防。不敢有一毫縱肆。自然淸明強固。保身無失。可不謂之孝乎。凡處富貴逸樂之地。紛華靡麗。一有不愼最易致疾。尤當屛卻護持。以培養身心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此一章書見人子當以敬親爲孝也。子游姓言名偃。孔子弟子。子游問孝。孔子曰。人子於親飲食供養固不可缺。然必內有尊敬之心。外有恭敬之禮。方可謂孝。古之仁人事親如事天。豈非至敬之道。若今世俗之人。謂能以飲食供養父母。卽謂之孝。不知徒以飲食供養而已。豈特父母爲然。雖至微賤如犬馬之類。待食於人。人亦有以養之。若事親者狎恩恃愛。少有不敬之心。而徒以供養爲事。其後驕慢成習。無所忌憚。窮極其不敬之罪。便與那養犬馬者何所分別乎。此孔子深究人情之失。而甚言其流弊至此。以警天下之人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此一章書見人子以深愛爲孝也。子夏問孝。孔子曰。人子事親之際。凡事可以勉強。獨是和婉愉悅之色。發於中心。毫不可以僞爲。故爲最難。蓋眞有此深愛篤孝之心。方能見此和婉愉悅之色。誠於中。形於外。全要內求之心。不在容色上做工夫也。若夫父兄有事。爲子弟者代任其勞。子弟有酒食。進奉於父兄

以供飲饌此則力之所可勉而事之無難爲者曾是可以爲孝乎此言孝之末節不足重輕正見深愛之當重愉色之難至爲人子者不可不深長思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此一章書是孔子深贊顏回悟道之妙也顏回是孔子弟子孔門高弟唯顏子已具聖人體段故孔子稱贊之曰我與顏回講論道理

至於終日之久所言不止一端在他人必有所疑而有待於問難回則默默聽受絕無一語問難有類於愚人者然及回既退我省察其閒居獨處時見其動靜語默之間以我所言之理躬行實踐一一有以發明乃知回之不違正其深潛純粹默識心融之處功力既到一經指點便觸處洞然無不心領神會可見回本無所疑而不必問非有可疑而不知問也回也豈真愚者哉孔子知之切信之深

矣顏子雖氣稟清粹畢竟由博約克復上來故能盡發聖人之蘊此見有天縱之資者尤不可無希聖之學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觀人之法也孔子曰觀人之法據迹考心由顯極微方是徹底窮源學問凡人行事善惡昭然處謂之以意所從來謂之由心安意樂絕無勉強謂之安觀人

者當先視其所爲之事爲善則爲君子爲惡則爲小人若爲善之人又須觀其意所從來果能毫無假飾方是爲善之誠意所從來既善又須察其平日心之所存果能毫無矯強方是爲善之純夫自以而由而安在人者既從外而探其內自視而觀而察在我者又因畧而致其詳考驗至此人何得而藏匿之哉人何得而藏匿之哉重言之者以見其必不能隱也人主以此衡鑒天下其行事之淑慝

心術之邪正。百不爽一。若視觀察之本。則程子所謂知言窮理。不可不加之意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君子之學貴乎理明心得。不徒以聞見爲事也。孔子曰。天下之義理無窮。吾人之見聞有限。若專在記問上做工夫。雖日積月累。究非心得。如能將舊日所聞反覆玩味。久而心領神會。日知所無。不但已知者義理融洽。即未知者。無不觸類旁通。於

常聞習見之中。自有油然獨得之益。如此則智慮日新。學問日益充足。如有相質問者。便能應答不竭。剖晰無遺。豈不可以爲人之師乎。孔子恐學者馳騖於口耳文字之末。故示之以心得之妙。溫故即時習之意。人可不自勉乎哉。

子曰。君子不器。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有成德者。自有全才。欲人以德備才之意。孔子曰。人之可以器言者。必拘於才之有限。譬如器皿一般。雖各有用處。終不能相通。惟成德之君子。其心虛能具衆理。其心靈能應萬事。大之任經綸匡濟之業。小之理兵刑錢穀之事。件件周到。無往不宜。不可以一材一藝擬之。所以說君子不器。然此以君子學問而言。若論用人。則全才不可多得。即一材一藝。亦必因人器使。無求備於一人。則天下之寸長足錄者。皆得效用於聖世矣。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以躬行踐履之實也。子貢問君子。孔子曰。聖賢垂世立教。言之功居多。六經皆言也。須從躬行心得上出來。方可以傳世。如子臣弟友之道。仁義禮智之德。一一身體力行。凡欲言之理。無不先行之。然後議論所發。皆實有諸己。而不徒託諸空言。是行常在先。而言常在後。此乃爲篤實之君子。易曰。脩辭立誠。所以居業。即是此意。學者

脩身固當敏行而愼言。人主用人。亦宜聽言而觀行矣。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君子小人之待人。有公私大小之别也。孔子曰。君子小人。迥然不同。而迹實相近。以待人言之。君子從天下起見。其心常公。公則自有民胞物與之度。凡理所當愛恩所當施。不必人來附和。自然親疎遐邇均令得所。所以周徧廣濶。不爲偏黨之私。

小人止從一身起見。其心常私。私則因勢附利。伐異黨同。或任情以爲好。或交結以爲援。所以偏黨私暱。而無普徧之公。周則不比。比則不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人臣以身許國。若無一念營私。自可告天地質鬼神。稍有偏向。不能見諒於天下後世矣。存心可不愼哉。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學思不可偏廢也。孔子曰。學之爲言效也。取聖賢言行而效法之。一一習之於事。謂之學。就聖賢言行之中。有所以然之理。細細體會於心。謂之思。二者闕一不可。若但學其事。而不思索其義。則所學者不過在外之粗迹。其道理精微處。未能理會於心。心體上不得洞達分曉。常昏而無所得。是謂罔。若但在心上空空思索。而不身體力行實踐其事。則所思者不過意中之虛見。終無安穩著實處。是謂殆。惟學而思則知益精。思而學則守益固。知之精守之固。作聖之功。不外乎此。商書曰。念終始典於學。周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思學兼進。帝王不可不加意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人正學術以維持世道人心之意。孔子曰。自古聖人。繼往開來。止是一平正通達之理。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其德則仁義禮智信。其事則禮樂刑政。可以脩己。可以治人。世道所以蕩平。人心所以正直。皆由於此。舍此以外。有與聖人之

道相悖。而別爲一端者便是異端。邪說誣民。左道惑衆。爲害不小。若使惑於其說專治而欲精之。如工人之攻金玉者然。則以之治己則汨沒一己之性情。以之治人。則敗壞天下之風俗。世道不得太平。人心不能歸正。害莫大焉。異端指楊氏墨氏及仙家佛家。一切妖妄術數之類。後世邪教橫行。左道日盛。奸詭邪僻之徒。方爲之標榜附會其說。以蠱惑天下。棄人倫而滅天理。放肆猖狂。斯文掃地。其

爲害不可勝言。惟正道昌明。則邪道自熄。敎人倫明敎化。漸仁摩義。使綱常名敎。昭然斯世。則幾堯舜之治無難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示子路以本體之知也。子路姓仲名由。孔子弟子。孔子敎之曰。人之入道。全在乎知。眞知之本體。須從自知自覺處體驗。不必無所不知。方謂之知。我今敎汝以知之之道。汝於義理事物之閒。有所知。必有所不知。必虛心體認。凡義理事物。體之於心果能眞知確見。已知之者。則以爲知之。若未能眞知確見。尚有所不知。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不能盡知天下之理。而本心之靈。毫無自欺之蔽。卽是眞知之本體。是知也。若以此自知之明。從事於學問思辨。則格致誠正之功。可以次第漸進。而知之爲用。亦無窮矣。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子張以脩身用世之實學也。子張姓顓孫名師。孔子弟子。子張爲學常求人知。有繫戀利祿之意。孔子敎之曰。凡人處己接物。莫大於言行。出言非是容易。必多聞古今人之善言。以爲所言之資。多聞之中。有疑而未信者。必闕而不敢言。其餘已信者。又愼言之。不敢輕忽。則所言當理。自不取

咎於人豈不寡尤行事非是容易必多見古今人之善行以為所行之資多見之中有殆而未安者必闕而不敢行其餘已安者又慎行之不敢怠肆則所行當理自無內疚於心豈不寡悔言既寡尤行既寡悔則為有道有德之士朝廷言揚行舉必用此等人未嘗求祿而得祿之理自在其中矣可見學者不襲虛聲國家務崇實學庶幾真儒出而奔競之風亦息耳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此一章書是言人君服民之道也哀公是魯國之君問於孔子曰人君以一身居羣臣百姓之上不知何所作為方能使衆人悅服孔子對曰民服者服其心也人心之公惟好賢惡不肖為生人之正情人主之權惟進賢退不肖為治國之大本凡臣下有心術光明行事端慎者即是正直之君子必然人人敬愛

有心地奸昧行事乖方者即是邪枉之小人必然人人憎惡此好惡之公心人所同有也人君誠能將直者舉而授之以位枉者舍置之而不用則用舍各當合乎人心之公民自悅服若將枉者舉而使之在位直者舍置之而不用則用舍顛倒拂乎人心之公雖欲服民而民不服民之服與不服只在用舍之公與不公可不慎哉推而言之舉錯之道貴其能公又貴其能明能斷惟明則能知邪正之

辨惟斷則能伸黜陟之權而其本全在讀書窮理理明則是非賢否不至混淆人主加意於此天下之福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以身化民之意季康子是魯大夫問於孔子謂使百姓敬於我而不敢慢忠於我而不敢欺相勸於為善而不敢怠何道可以致此孔子曰民原無不敬其上

者但上示以可慢則民慢心生焉誠能臨民之時容貌端莊衣冠瞻視不敢少忽安有上不敢忽而民反敢忽其上者則不期敬而自敬矣民原無不忠於上者但上示以可欺則民欺心生焉誠能盡其心以事親而孝盡其心以愛衆而慈安有上盡其心而民反不盡其心於上者則不期忠而自忠矣民原無不可勸者但上示以可怠則民怠心生焉誠能善者舉用之使知善之當爲不能者教誨之

使知善之可爲安有知善而不相勉於善者則不期勸而自勸矣使民敬忠以勸其道如此蓋季康子之意專在責民孔子之言專在責己責民者民未必應責己者不求應而民自應之是故身者化民之本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此一章書是孔子明爲政之理定公初年孔子不仕蓋爲季氏擅權陽貨作亂非可有爲之時也或人不知謂孔子曰夫子懷才抱道正宜致君澤民何故不肯出仕而理國政乎孔子曰古來言政莫備於書豈不聞書之言孝乎周書君陳篇言君陳能孝於親因而友愛于兄弟又能推此孝友之心施爲一家之政使一家之人有恩有禮無有不正書之所言如此由此觀之政之事不同政之理則一家庭之間帥人以正是亦爲政何必居官任職方謂之爲政乎蓋孔子不仕之意難以明

言故託辭以答之但大學言脩身齊家而治國平天下之道卽不外是則孔子託辭實爲政不易之至理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人立心誠實之意孔子曰信者人之根本人而無信則所言欺妄所行虛僞彼且自以爲機詐過人何所不可吾不知其可也譬之車然平地任載之車大車

也必有輗端之輗乃可以駕牛而行田車兵車乘車小車也必有軏端之軏乃可以駕馬而行若大車無輗小車無軏雖具輪轅不能運動其何以行之哉蓋無信之人言行不顧人皆賤惡之聞其言即以爲欺妄見其行即以爲虛僞居家不可行於父母妻子而况於疎焉者乎處世不可行於宗族鄉黨而况於遠焉者乎甚矣人之立心不可不誠實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明禮爲百世不易之經也子張問孔子謂自今以後易姓受命至於十世之遠其間一世必有一世之事可得而前知乎孔子曰欲識將來當觀已往繼夏之世者殷也殷所行之禮止是因襲夏所行之禮若夫制度文爲或以太過而損或以不及而益其所損益亦止扶植此禮其事可考而知也繼殷之世者周也周所行之禮只是因襲殷所行之禮若夫制度文爲或以太過而損或以不及而益其所損益亦止扶植此禮其事可考而知也由此觀之三綱五常立國之本三代不易是誠不可易也損益者隨時變通正是寓於因襲之處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其或繼周而興者雖百世之遠可以前知豈但十世而已哉然孔子所謂前知第據理而論雖聖人弗易非若後世讖緯占候及術家射覆之言求之杳冥不可知之域爲荒誕而難信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人專心務義之意孔子曰凡人有當爲之事不可不爲有不當爲之事必不可爲夫不當爲之事非一端即以祭言之非其所當祭之鬼而祭之非致敬也乃媚神以邀福諂也當爲之事不一端總以義名之苟見義所當爲而不爲非不明也乃畏

難而偸安無勇也蓋此二者一則不當爲而爲一則當爲而不爲然而未有不相因者諂者其中甚餒其態甚柔安得有浩然之勇氣勇於義者內直而外方至剛而至大安得有無恥之諂心孔子並舉言之欲人去諂心而養義勇也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誅權臣僭竊之心也季氏是魯大夫佾是祭祀時樂舞行列古者樂舞各有定數天子用八行每行八人名爲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不可紊亂當時周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特賜天子禮樂以祭周公其後魯之羣公俱因循僭用已是失禮乃季氏於家廟中祭祀亦用八佾之舞於庭故孔子因其事而罪其心曰凡人於天理上行不去之事未有不惕然動心者此即所謂不忍之心也今季氏大夫也於家廟中祭祀時僭用天子八佾之舞儼然行之毫無顧忌是忍爲人所不忍爲者則其蔑理亂常自無所不至矣又何事不忍爲乎此孔子罪之深故言之切如此可見人臣越禮犯分起於一念之敢忍而其後肆行無忌遂至橫決而不可制而爲之君者又不能防微杜漸始於一事之容忍而其後優柔不斷遂至威福下移而不悟所當取孔子責季氏之言而深思之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此一章書是孔子譏權臣自取僭妄之罪也三家是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天子祭畢則歌雍詩以徹俎告成禮也魯三家者亦歌雍以徹是大夫而僭用天子之樂章矣故孔子譏之曰彼三家之不顧禮義忍心僭越者蓋由率意妄爲絕無顧名思義之念耳抑知義有一定名無可假即如雍詩中所云相

維辟公天子穆穆是言祭文王於廟中於時駿奔走執豆籩藊雝以相者諸侯也秉瓚鬯儼對越穆穆然誠敬以將者天子也今三家之堂助祭者不過陪臣主祭者不過大夫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哉不惟僭越抑且甚無謂矣孔子此言詞婉而意嚴不特警當時僭竊者之心即以立萬世人臣之大防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禮樂本乎人心也孔子曰天所賦之德而具於人之心者所謂仁也仁存於心敬而將之以儀文謂之禮和而達之於聲容謂之樂故人必先有恭敬之心存於中而後玉帛升降不爲虛文有和平之心蘊於內而後鐘鼓干戚不爲虛器若人而不仁則其心放佚已失禮之本矣縱使三揖百拜心與禮相背而馳禮其爲我用乎人而不仁則其心乖戾已失樂之本矣縱有五音六律心與樂不相聯貫樂其爲我用乎可見仁

者禮樂之本禮樂不可斯須或去人心不可頃刻不仁用禮樂者求之心焉可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此一章書是孔子救禮之失而爲反本之論也林放是魯國人當春秋時人俱逐於禮之末節乃林放以禮之本問於孔子孔子曰時方逐末而子獨有反本復古之思大哉子之問也原夫制禮之始有樸素之質而後有周旋之文有惻怛之心而後有衰麻之節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今行禮則專事繁縟失於奢矣居喪則專治儀文失於易矣是皆不知本也然則今之爲禮者與其敬不足而文有餘流而爲奢寧使文不足而敬有餘失之於儉居喪者與其哀不足而文有餘流而爲易寧使文不足而哀有餘不失爲戚夫儉與戚雖未得乎禮之中然樸素者萬物之質惻怛者天性之誠以是求之可識禮之本矣此孔

子以復古之論爲補偏救弊之方移風易俗之意深已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傷春秋之世臣下僭亂而重嘆之也孔子曰分莫嚴於君臣有君則禮樂以定征伐以一尊卑上下以辨自周室衰微王綱不振或以諸侯而凌天子或以大夫而分公室或以陪臣而執國命君臣定分蕩然無存矣彼外國猶且上統其下下奉其上

俱知有君長反不似諸夏之君弱臣強絕無上下之分也此孔子甚言之以見體統不可一日不正名分不可一日不嚴君臣上下各安其位自然四海永清萬方効順中外禔福君道不萬世永存哉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此一章書是孔子明僭禮者之無益也古者祭祀之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山川泰山者魯之鎮也惟魯侯得而祭之季氏乃不安於大夫之分而欲行旅祭之禮於泰山其僭妄爲已甚矣冉有名求孔子弟子時爲季氏家臣於是孔子謂之曰爾季氏欲旅泰山甚爲非禮汝爲家臣自有盡言匡救之責乃竟坐視其失而不一救正之與冉求對曰季氏之意已定實非求所能挽回也孔子乃嘆曰嗚呼季氏之越禮而諂求者吾不知其何心彼林放一魯人耳尚悼流俗之弊而問禮

之本何况泰山五嶽之尊其神必聰明不可欺必正直不可諂豈反不如林放之知禮而享季氏非禮之祭乎蓋神人一理也干名犯分之事既不合於人自無當於神孔子此言其所以維持世道者至矣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君子止天下之爭也孔子曰凡人之不能無爭者正以德器未成彼

我之心未化耳。惟成德之君子。心氣和平。儀容恭遜。未常有所爭競無已。其必行射禮之時乎。蓋射勝負相形。正爭之所也。然觀將射之初則三揖三讓而後升堂。旣射之後。同射者俱下堂。勝者乃揖不勝者使之升堂取觶立飮罰酒。射禮之行如此。是雖有勝負之相形而終不失雍容之雅。其爭也。仍然君子之爭而非小人血氣之爭矣。夫惟射之必爭而究竟不見其爭則君子眞無所爭哉。是知天

下有君子自能使太和滿宇宙而天下享和平之福。鄕曲遵禮讓之化。風俗人心。日進於淳古。豈獨一人之美哉。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此一章書見經義無窮。善悟者可以相通也。

子夏問曰。逸詩有云。人皆有笑。而笑之巧者。則倩兮而口輔端好。人皆有目。而目之美者則盼兮而黑白分明。此商之所知也。乃又云素以爲絢兮。夫素則無文。絢乃華飾。未有以無文而謂之爲華飾者。此非商之所知也。何謂也。孔子曰。詩言素以爲絢。非卽以素爲絢是言因素而爲絢耳。譬如繪畫之事。必先有其質地。而後加以文彩。則是素常在先。繪常在後。人之美好華飾。理無不然。素與絢。正相須而不可少也。子夏遂有悟而言曰。觀夫子之言。可見素不得不先。繪不得不後。然後知

先王制禮。緣人情而爲之節文。蓋必有處乎其先者。而大經小曲。因事制宜。殆亦繪事之後矣乎。不然何以文質相扶。歷世而無弊也。孔子急稱之曰。吾以繪明詩。而商卽繪以通禮。是起發予者商也。夫詩之意無盡。卽素絢而可知。詩之所包者廣。卽於禮而無不可推也。商之穎悟。豈易得哉。始可與言詩已矣。卽一問荅間。而聖人之敎。賢人之學。俱有會悟於意言之表者。令人可深長思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考古禮而嘆其無徵也孔子曰禮莫備於我周而周禮皆取法於二代者也昔禹有天下其制度文章為有夏一代之禮者吾尚能言之乃夏之後為杞杞國雖存然不足取以為證矣湯有天下其制度文章為有殷一代之禮者吾尚能言之乃殷

之後為宋宋國雖存然亦不足取以為證矣所以然者禮非書籍不能記載非賢人不能誦習今杞宋二國世祚衰微簡編既已殘缺老成亦復彫謝文獻不足故也使文獻果足則吾能取之以為證以可據之典型合吾一人之聞見斟酌進退定為世法將我周文武監視二代郁郁彬彬之盛不亦萬世昭然也哉惜乎其未之逮也聖人以禮維世之意如此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譏僭禮之非也古者天子既祭其始祖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祭於太廟而以始祖配之五年一行此禮謂之曰禘魯諸侯也乃以周公有大勳勞遂得用天子之禘祭雖係報功之典然而非周公之意也故孔子譏之曰古先王制祭自始至終是以起敬起慕無有不可觀者我魯之行禘祭也我亦嘗入太廟而觀之矣乃自灌地降神而

往禮未嘗不九獻也樂未嘗不八佾也然而虛文徒具誠意未孚吾殆不欲觀之矣蓋禮莫大於禘而禘非徒貴乎其名孔子之所不欲觀又豈周公之所樂享哉何魯人之不悟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此一章書是孔子為魯諱禘之意或人以禘為祭禮之大者問其說於孔子孔子不欲顯

言魯禘之非。因答曰。祭禮有可知者。有不易知者。若禘之禮儀重大。意義深遠。吾所不知。有能於禘之說。而知其所以然之故。則通之於天下。何以正典禮。何以定名分。何以聚天下人之懽心。以祀其祖宗。凡治天下之理。俱昭示於禘禮之中。其如示諸斯乎。門人記孔子言及此。而卽自指其掌。蓋禘爲天子大祭。魯以諸侯僭用。孔子有人臣之誼。不欲顯言其非。而禘之義則通諸天下。實明白易曉。旣

對或人以不知。而復指掌以示之。孔子之寓意深矣。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此一章書。是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也。門人曰。祭以誠爲主。吾夫子之於祭。有獨極其誠者。其祭先祖。則孝心純篤。儼如先靈之在上焉。其祭外神。則敬心專一。儼如神明之在上焉。夫鬼神無形無聲。非眞有在。但其誠敬所至。則僾聞僾見。固有若此。故夫子平日亦嘗有言。謂祭必盡其誠。惟親行享獻。乃慊於心。倘或有故。不得與祭。至使他人代之。雖行享獻之文。而誠意終不能伸。卽與不曾致祭者無異。觀孔子所言。則知身在卽心在。心在卽神在。總不外一誠。所以古來帝王。每於祭祀必親致虔恭。以致天神感。地祇格。百靈効順。豈非本諸一誠以致之哉。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稱天以折權臣之心也。王孫賈是衛國大夫之有權者。時孔子在衛。王孫賈疑其有求仕之心。欲其附己。又不便直言。因借俗言以諷曰。俗語云。祭有竈有奧。竈是竈神。位雖卑而有專祀。奧是室西南隅之神。位雖尊而非專祀。凡人祀神以祈福者。與其媚於奧以仰其徒尊之位。不如媚於竈。以希其默助之力。時俗所言。自有深意。果何謂乎。此王孫賈明以竈自喩。以奧比君。謂自結

於君不如阿附於己孔子知其意亦不明斥其非但答曰媚奧媚竈吾皆以爲不然奧竈之上至尊無對莫過於天順理而行則天降之祥逆理而行則天降之災倘所行不能安分不能循理即爲得罪於天天之所罪將何所禱以求免哉從來國家權臣每欲借天子威福使人才予奪盡出私門惟光明正大之人方能以道自持即如王孫賈欲孔子附己諷以媚竈孔子則對以獲罪於天他日彌子

瑕欲其附己告以主我衛卿可得孔子則辭以有命誠以行止非人能爲進退俱各有數倘一失足權門則天譴有歸清議難逃爲君子者可不進以禮退以義而效法聖人以自愛其身哉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此一章書是孔子追思周初之禮以挽當時文勝之弊也孔子曰夏之天下尚忠商之天下尚質二代法度俱有可觀至我周初以武王爲君周公爲相監視二代之禮因革損益以成一代典章品式儀文俱本忠質之遺意所以其文郁郁然特盛吾生周之世爲周之民舍周其何從哉孔子當日見周末文勝務華鮮實因追思周初制禮之意見其非專事浮靡徒尚繁華然則國家制禮誠不可不取法往古斟酌時宜以定世守之規模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明禮意於魯之廟也魯有大廟以祀周公孔子時入而助祭於廟中陳設之禮器享獻之禮儀一一詳問蓋其敬慎獨至故其詢問必詳或人不知乃從而議曰鄹人之子人俱稱爲知禮由今以觀孰謂其知禮乎知者不待問問者必不知觀其每事必問其爲不知禮明矣孔子聞之乃曰禮有不可不考究者不考究則無以明吾入大廟每事必問是乃所以爲禮也或人顧謂我不

知禮。抑獨何哉。孔子之學。致知格物。無表裏精粗。俱必詳究。而況於祭祀之大乎。審問之心。正其敬事之心。非或人之所能識也。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思古道以救當時之失也。孔子曰。先王之教射也。貴其容比於禮。節比於樂。原以觀人之德。故但主於中的。不必穿貫皮革。方見勝負。所以鄉射禮文有云。射不主皮。其所以然之故。蓋爲人之氣力。有強有

弱。科等不同。但主乎中。則強弱俱可以習學而能。若必貫革。則氣力不可以勉強而至。此所以不主皮也。然此乃古者盛王偃武修文。尚德不尚力。其道如此。代至春秋。禮衰化息。列國兵爭。尚德之風。不可見矣。故孔子嘆之。蓋帝王創制立教。莫不以尚德脩禮。潛消其強悍之氣。興起其協和之風。由是推之。凡事皆然。天下之治。所以日進於古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此一章書。見聖賢維禮之心也。古者天子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遇月朔。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魯自文公不行告朔之禮。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亦有激而爲此言也。孔子曰。賜也。爾之欲去餼羊者。豈非以告朔之禮不行。餼羊之供無益。愛惜此羊。而并欲去之乎。若我之所愛。則更有重於此者。蓋正朔須於天

子。所以示天下尊君之禮。告朔行於祖廟。所以示天下尊祖之禮。今此禮雖廢。而餼羊尚存。則因羊求禮。猶可冀其復行。若并去此羊。則禮隨羊亡。是禮終不可復見矣。豈不尤可惜乎。可見持世之權在乎禮。而維禮之實寓乎名。存名正所以存實也。孔子正名之意。大抵如此。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此一章書。見人臣事君有當然之禮也。孔子

曰臣之於君旣有一定之分卽有一定之禮尊卑上下爲維繫綱常之大法恪恭敬愼爲臣子畏罪之小心此萬世通行而無敝者也今我之事君一事不敢苟且無時不存敬畏不過分之當然心之本然止求盡乎禮之中初未嘗有加於禮之外也乃時人不知以爲事君之禮不必如是反以爲求媚取悅可見禮法之不明於天下甚矣孔子欲挽回世道故其言如此若夫君子之事君責難以爲恭

陳善以爲敬以禮自持其心跡斷不容一毫諂媚小人之事君阿順以求容逢迎以求悅一意諂媚其外貌卻似乎盡禮此又爲人臣者心術之邪正不同所當熟察而明辨之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此一章書見君臣各有當盡之道也定公是魯國之君問於孔子曰爲君上者使令臣下爲臣下者奉事君上各有當盡之道不知如何孔子對曰君之於臣以尊臨卑易至於簡慢道在以禮如大而股肱心膂之寄待以優崇之體小而奔走禦侮之人加以周恤之情外則隆以體貌內則達以至誠情文備而不失此所謂禮也使臣之道如是臣之於君以下奉上易至於欺罔道在以忠如近而贊襄補袞之職必不敢沽名干譽以自欺遠而屛藩保障之司亦不敢罔上行私以自利上之可以格帝天下之可以信寤寐心力交盡而

無遺此所謂忠也事君之道如是君臣各盡其道易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豈非明良之極盛哉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此一章書是孔子表詩人性情之正以風世也孔子曰哀與樂二者皆人之性情所發也然樂過於淫則流於邪僻哀過於傷則病在憂思俱失其性情之正矣惟關雎之詩宮人爲周文王求后妃太姒而作也當其求之旣

得則有琴瑟鐘鼓之樂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不至於淫放當其求之未得不無寤寐轉側之憂憂雖深而不害其和故不至於悲傷至今聽其聲音中正和平足使慾心消躁心釋此豈無所本而能然乎蓋詩本性情樂以觀德唯文王有刑于之化后妃有貞靜之德故能感格宮人使各得其性情之正發為音節之和可見王化始於閨門周家八百年之基業皆起於此故孔子以關雎列三百篇之

首讀者所當玩其辭審其音以為養德之助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此一章書見告君當慎言不可以妄發也宰我名予孔子弟子魯哀公問宰我曰國家立社以祭地其義何居宰我對曰古者立社俱種樹木使神依焉夏人則用松樹殷人則用栢樹周人則用栗樹松柏之義已不可攷惟用栗則取於戰栗之義若曰使民望而恐懼戰栗也夫先王立社原以祭地報功所樹之木不過因方土所宜非有取義宰我此論既非立社之本意又將啓時君以嚴猛之心可謂失言矣所以孔子聞之曰如予之言本當救正但天下事已成者不須辨說已遂者不須諫諍已往者不須追咎今使民戰栗之言已出諸口是事之已成已遂已往者也吾又

何責哉孔子之不責宰我正深責之也可見立言不可妄發況人臣告君尤當引經斷義豈可穿鑿附會以一偏之說進哉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此一章書是以器之大小定王霸之分也管仲齊國大夫名夷吾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一

臣九合功亦大矣但出於權謀功利之私不本於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狹隘其器不亦小哉或人問曰管仲器小得非過於儉約乎孔子曰儉約之人必遵制度管仲築三歸之臺爲遊觀地其興作之煩費可知又設官屬各治一事不使兼攝其廩祿之冗濫可知焉得爲儉或人又問曰建臺備官或因禮不可缺意者管仲知禮乎孔子曰知禮之人必守名分邦君爲樹屏塞門障蔽內外

管氏以大夫而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好會有獻酬反爵之坫管氏以大夫而亦有反坫二者皆屬僭越若謂管氏知禮天下孰爲不知禮者孔子見管仲一生止用私意小智爲功利富強之計即其奢僭所形正見其器量狹小若能擴而充之自可致君王道不徒以霸業終此孔子所以深惜之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此一章書見正樂必先審音也大師魯國掌樂之官孔子語之曰先王本人心之太和以傳之於樂就聲音節奏之中有始終條理之妙可得而知也蓋樂有六律五聲八音一有不備不可言樂故始作時衆音齊舉而翕然以合及其從之淸濁高下調適中節而純然以和就純之中又宮自爲宮商自爲商一一分曉皦然明白皦則易於間斷卻又宮商相續終始相生絡繹不絕自始至終曲盡條理

節奏此乃樂之一成也蓋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既可養性情又可移風俗王者昭德象功成一代之樂和上下而格神人關係最重故聖人諄諄告戒之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此一章書是封人信孔子有先知先覺垂敎萬世之任也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孔子

周流列國。偶至衛邑。封人請見曰。凡君子至止。必嘗接納。未有拒而不見者。夫子或亦不我拒乎。從者因其求見之誠。爲之引見。既見而出。對門人曰。夫子失位去國。亦一時之不遇耳。二三子何必以此爲患乎。今天下風敎陵替。人心不古。亦已久矣。然亂極當治。剝後有復。以夫子之德盛化神。自有以斯道覺斯民之實用。天生非常之人。必不終困。殆將使之得位施敎。以開生民之耳目。啓天下之愚

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以警衆也。從來聖人一身關乎氣運。封人能獨見孔子憂世覺民之意。可謂知聖。且知天矣。奈列國諸君。不能推心委任。竟以轍環終老。惜哉。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評論聖樂之不同也。記者謂帝王昭德象功。必宜之於樂。觀樂之情文。可以知功德之不同矣。夫子嘗謂舜樂名韶

取繼堯致治之義。其聲音節度。極盛美而可觀。然美之中。更覺雍容廣大。德意悠長。又盡善也。武樂名武。以象武功之成。其聲容節度。亦盛美而可觀。但美之中。猶覺發揚蹈厲。比於韶樂。未盡善也。蓋舜以生知安行之聖。際雍熙揖讓之時。自然心氣和平。神人協應。武以反身脩德之聖。值取殘伐暴之時。未免舉動猛厲。聲音激亢。孔子神遊兩朝。就樂而贊論之。以見帝王之分。皆時與德爲之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此一章書。見凡事當得其本也。孔子曰。凡有一事。必有一本。如居上者有政敎號令之施。要之以寬爲本。爲禮者有進退周旋之節。要之以敬爲本。臨喪者有哭泣擗踊之文。要之以哀爲本。有其本。則所行之得失可見。如寬有過不及。敬有至不至。哀有淺深。皆可從其本而觀之。若使居上苛細而不寬。爲禮慢忽

而不敬臨喪虛飾而不哀是其本既已無矣雖有政教號令之施進退周旋之節哭泣擗踊之文而大本既失其餘皆無從置論將何所依據以觀之哉可見凡事當得其本之所在而居上用寬尤帝王之要道書曰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克寬克仁孔子又云寬則得衆寬者千古不弊之道非縱弛之謂也綱舉目張皆以寬大之意行之此居上之大體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四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五

論語 上之二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此一章書見擇居亦必處仁也孔子曰凡人居處必擇其里二十五家為一里里之中習俗仁厚孝友睦婣任恤之風行於鄉里間是為里之至美者有識者擇居於此熏陶漸染可以成其德賙恤保愛可以全其生若擇之

而不處於仁里則美惡不辨昧其是非之本心矣焉得為知乎甚矣人之不可不居仁也夫仁道至大一里為然天下亦皆然誠能廣仁之化使天下處處皆仁里則道德一而風俗同太和之氣在宇宙間豈不更美乎哉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此一章書是欲人存其本心之仁而不為外境所奪也孔子曰仁為本心之德純然天理

非外物所能奪若不仁之人私欲錮蔽失其本心中無所主而外物得以移之使處貧賤窮困之境或一時猶能強制久之則爲窮困所廹必至苟且放蕩而不能自守不可以久處約使處富貴安逸之地或一時猶能矯持久之則爲富貴所溺必至驕奢淫縱而不能自守不可以長處樂惟仁者心與仁爲一純乎天理不待勉強安其仁而無適不然不以約樂繫於心也知者心未能即與仁爲一而

中有定見深知篤好孳孳求得利於仁而不易所守不以約樂移其念也此其所存皆天理物欲不以累其心雖處約樂之久亦豈爲之動哉蓋聖賢爲仁必先在境遇上持守得定彼不仁者可以爲戒若夫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惟知者之利仁爲自明而誠之學從此用功由利而得安庶幾本心無失而窮通不以爲累矣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此一章書言仁人之心公而情正也孔子曰好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稍有私心則所發便不能當理好非所好惡非所惡不可謂之能好能惡也惟仁者之心渾然天理廓然大公絕無一毫私意見人之善則好之好其所當好也好得其正乃爲能好人見人之惡則惡之惡其所當惡也惡得其正乃爲能惡人好人惡人惟仁者能之蓋由其心公所以其情正也夫好惡之爲用甚大親賢遠奸信賞必

罰皆由好惡一念措之施爲惟純其心於仁則喜怒無偏而好惡自當無私好無私惡王道之所以大中至正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志仁也孔子曰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人心亦無兩用志於此必遺於彼故人特患無志耳誠能使心之所向專在於仁其思慮所至孳孳存天理遏人欲則趨向堅定惟有天理之公而必不入於人欲

之私矣方志仁時便無爲惡之事也可見求仁必先立志所志既定則一念無惡至於念念無惡省察愈精存養愈熟雖天行之健安土之敦皆從立志時始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君子爲仁無時無處而

不用其力也孔子曰順逆之數在天而取舍之分在我且如富與貴是人人之所願欲者欲之則思處之矣然而有義存焉不可不審苟道理不當得富貴而偶得之非義也見利思義者決然辭之而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人之所厭惡者惡之則思去之矣然而有命存焉不可不安苟道理不當得貧賤而偶得之是命也樂天知命者決然受之而不去也此非君子其孰能之蓋君子之所以名爲君子者以其體仁耳若貪富貴厭貧賤是徇欲喪理舍去此仁矣何以成其爲君子之名乎故君子必不去仁者也其不去仁也不但富貴貧賤之間也即終食之間須臾耳念念在仁無有違背雖當造次之時急遽苟且其心必在於是雖當顛沛之際傾覆流離其心必在於是君子之不去仁如此然則爲仁者取舍之分當明存養之功當密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乃可以爲君子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望人用力於仁之意孔子曰仁之當好不仁之當惡誰不知之然我未嘗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我所謂好仁者非泛泛然好之也真知仁之可好而好之極其篤舉天下可好之物無可以加之方是好仁

我所謂惡不仁者非泛泛然惡之也其爲仁也惟恐不仁之爲害而惡之極其深不使一毫不仁之事及於其身方是惡不仁此成德之事難得而見之也然爲仁在我欲之即至若有人焉一旦奮然用其力於仁精以察理而守之以剛嚴以辨私而遏之以斷則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我未見有心欲進而力不足以副之者蓋人氣稟不同或亦有此昏弱之甚者旣用其力矣而力有不足中道而廢但

我未之見耳夫成德旣難其人而學者復甘於自棄聖人反覆歎息其責人也深而望人也切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觀人心術之法孔子曰凡人心術之邪正難知而行事之差失易見即差失之中而邪正自分焉君子存心寬厚倘有過失必是過於寬厚小人存心刻薄其爲過失必是過於刻薄其黨類各自不同觀人者不可以爲過而槩視之也觀其過於寬厚知爲忠恕之君子觀其過於刻薄知爲殘忍之小人忠恕仁也殘忍不仁也觀忠恕之過異於殘忍不即此可以知仁哉此可見觀人之法無過者不可苟求有過者不可輕棄當察其心術何如耳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甚言道之不可不聞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皆有日用常行之道如爲人

子即有孝之道爲人臣即有忠之道所宜講求體認者也若不聞此道則生也有愧死亦有憾故平日間用心講求竭力體認一旦豁然貫通雖夕死亦可以無遺憾矣甚矣道之不可不聞也然不學不知道欲聞道者當以務學爲急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士之識趣不可不高也孔子曰爲學之士有志於斯道宜其斯道以

外之物皆不足以動其心矣。而乃以衣服飲食之不美爲愧恥。則是羞貧賤慕富貴。其識趣之卑陋甚矣。與之論道。其於性分可樂之事。必且茫然。豈足與議哉。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子路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此眞能志於道者也。士當如是矣。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精義之學也。孔子曰。天下有至當之理。處天下事者。必不可任一己之私。是故有意主於必爲。雖或不可爲而猶爲之者。謂之適。意主於必不爲。雖或可以爲而猶不爲者。謂之莫。二者但偏執己見。於以處天下事。必有害矣。惟君子之於天下也。未嘗主於必爲。而無適也。未嘗主於必不爲。而無莫也。是非可否。一斷之以當然之義。義之所在。坦然無私。確然無疑。旣不至於輕率而敗事。亦不至於拘滯而不通。是謂義之與比。天下所以賴有君子也。然精義之學。若非講究於平日。焉能汎應於臨時。有天下之責者所宜自審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小人心術之別也。孔子曰。人各有所懷。而人品之不同。即於此見之。君子之所懷者。在固有之德。本體惟恐其或昧。分量惟恐其或虧。蓋有戒愼恐懼而不自寛者矣。至於小人之所懷者。在乎土。不知德

之可行。而沾沾於自適之處。何其圖安而不能遷也。君子之所懷者。在朝廷之刑。閑居惟恐其縱肆。舉動惟恐其隕越。蓋有淡泊寧靜而不妄營者矣。至於小人之所懷者。在於惠。不知刑之可畏。而孳孳於自利之謀。何其貪營而不知厭也。是知懷德。則無所爲而爲善。懷刑。則有所憚而不爲惡。此君子之所以日進於高明也。若懷土。則已得而吝於己。懷惠則未得而求諸人。此小人之所以日入於卑

陋也。思念之間。可不愼哉。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此一章書是醒趨利者之甚無益也。孔子曰。人能好義。居心淡泊。處事公平。則人皆悅服。而身自安榮。乃有人焉。念念事事。惟利是循。夫我之所愛。亦人之所惜。利既專之於己。害必歸之於人。將見與爭利者。必不能怡然以受。卽不與同利者。亦莫不聞聲而共忿矣。寧不多怨也乎。然則放利者。本爲身謀爲家計。非以招怨也。而怨實自此生。於身家何益哉。故善言利者。亦惟求之義而已矣。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此一章書是言爲國者當敦禮教之實也。孔子曰。禮也者。治天下之具也。而儀文節目之中。實出於恭敬謙遜之意。謂之讓。爲人君者。能以禮讓爲國。或脩之一身。以示之標準。或昭之制度。以防其僭慢。則禮教既足以訓俗。誠意又足以感人。將見綱紀可正。而風俗可淳。其於治國乎何難之有。若不能以禮讓爲國。外雖極其文飾。而中則鮮有實心。卽日行禮。已失禮之實矣。如禮何哉。禮既不可行。而欲其治國。不亦難乎。可見禮之原出於讓。而讓之儀卽爲禮。先王所以緣情而制宜。天下所以一道而同風。皆在乎此。爲國者當急務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此一章書是示人以反求諸己之學也。孔子曰。人不能無所患。然舍己而求人。則失之矣。如位者。人之所欲也。不得其位而患之者。常人之情也。殊不知朝廷之位。取之有道。得之有命。雖患豈能必得哉。故不患無位。而當患所以立乎其位者。致君澤民之事。一一皆講求於身心。庶無尸位之誚也。名者。人之所慕也。人不知我而患之者。常人之情也。殊不知令

聞之著發之有原致之有漸雖患豈能必至哉故不患莫己知而當求爲可知之實也明善誠身之要一皆無忝於幽獨庶無虛譽之恥也夫患所以立非以覬位求爲可知非以沽名君子爲己之學重此而輕彼者正以尸位之誚與虛譽之恥有百倍於無位無名也不然有爲而爲亦奚足貴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聖賢心學之傳也曾子平日學問主於誠身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功力既已深矣故孔子直呼其名而告之曰參乎爾亦知吾道乎吾道統乎天地萬物雖精粗大小本末內外條理各殊其實總是一理貫通萬事自然施之各當應之不窮曾子聞孔子此語不待辨問直應之曰唯蓋其學力獨到爲能深契其旨其餘門人俱未能解故孔子既出門人私問於曾子曰所謂一貫者何謂也曾子答曰夫子之道無他忠恕而已矣至誠无妄無一毫不自盡之心所謂忠也推己心以及人曲當周詳各從其願所謂恕也蓋忠爲體具於一心恕爲用通乎萬理一以貫之之實不過如是豈更有他說哉夫虞帝傳心以精一爲旨孔門傳道以一貫爲宗聖功王道其致一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一章書是以心術辨人品也孔子曰人之

心術各有專向大約不過義利二者而已君子小人實於此辨焉君子循乎天理其生平見識只在義上看得精微透徹故其立身行己大而進退行藏小而取與辭受總是向義上行去以至從權達變亦無非委曲以成其是蓋君子之心惟知有義舍義之外一切不足動其心矣小人徇乎人欲其朝夕圖維只在利上見得纖悉分明故其處心積慮上而貪爵戀位下而全軀肥家無非爲利上起見

甚至沽名干譽亦不過假托以營其私。蓋小人之心惟知有利。舍利之外。一切不足動其心矣。君子小人所喻不同如此。先儒謂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誠以義利者在一人爲公私邪正之關。在天下爲世道人心之繫。不可不愼擇而深辨之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此一章書是示人以反身之學也。孔子曰。人心之明於人之賢不賢。未有不較然者。至於

己之賢不賢。反不加檢點。豈是爲己之學。今有人於此。如爲有德之賢人。我一見之。豈不中心羨之。然徒羨之而不反求之身。究於己身何益。必皇皇焉思所以齊之。我如何砥礪而後可比彼之學問。如何操持而後可比彼之品行。黽勉奮發。有刻刻不能自已者。是之謂見賢思齊焉。有人於此。如爲不賢之人。我一見之。豈不中心惡之。然徒惡之而不反問之心。則於己身何補。必切切焉省之於內。我之所爲萬一如彼。改之不可不速。即我之所爲未必如彼。戒之不可不嚴。提撕警覺。有時時不能自安者。是之謂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脩己用人之法。俱當於此留意焉。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一章書是言人子成親之孝也。孔子曰。人子事親。凡事固以承順爲孝。然當父母有過

失之時。若惟事順從。不行諫諍。是陷親於有過。若直言面諍。又恐傷親之心。故有一進諫之道。不但容色必當婉順。或微詞以諷。或乘間而導。委曲轉移。不令人知。務使父母樂從而後已。是謂之幾諫。惟其幾諫。刻刻從隱微之處體貼親心。不待形於聲色。但窺其志意未肯聽從。便有跼蹐不自安之意。更加敬謹依舊幾諫。冀親悔悟。而不敢微有違拂。萬一親心蔽錮。或加之責備勞苦之事。只自念己

之誠意不能感動父母。豈敢憚勞有一毫怨咎之心。總是人子深愛其親曲折懇摯。始終幾諫如此。稽古帝王。唯大舜能之。萬世所當取法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此一章書是欲人子體親心以爲孝也。孔子曰。凡人父母念子之心。刻刻不忘。爲人子者亦當時時體貼親心。方可爲孝。父母在堂之時。冬溫夏凊。昏定晨省。此是人子之常職。不可不盡。若離親左右。出外遠遊。定省曠缺。音問稀疎。無論子心依戀罣念不安。且使父母倚門倚閭。欲見無從。豈不傷親之心。有虧子職乎。所以不可遠遊。即使男子生而有事四方。亦有不得已出遊之時。然必有一定之方所。使父母知己所在。而無憂。設有緩急。一聞親命。便可應期即至。所以此身雖在遠方。此心仍在父母。其委曲深愛之情。即一出遊。不敢輕易如此。由此推之。古之孝子。不登高。不臨深。無非欲安親心而全子道也。爲人子者可不常存此念乎。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此一章書是孔子醒人及時盡孝之意。孔子曰。一往而不留者。父母之年。常存而不懈者人子之心。凡爲子者。日侍親側。毎至習而忘爲。必以父母年歲。時時記憶於心。微察其精神氣血之盛衰。周旋調護。則瞻依奉養。自不能已。蓋父母壽考康寧。得以承歡膝下。固是可喜。然父母年近衰邁。安能保其遐齡。則又可懼。誠知一端可喜。又一端可懼。則愛日之誠。刻刻在念。而所以奉事之者。焉敢有一毫之不盡哉。昔人一日之養。不以易三公。正是此意。人子誠不可不知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發古人愼言之心也。孔子曰。人之言行。貴乎相顧。若言而不行。固爲夸

誕無實之人行不及言亦爲浮華無用之學所以古人沉靜簡默不肎輕易出諸口者誠恐一言既出不能實踐躬行便貽終身之玷可恥孰甚故言忠盡忠言孝盡孝言言俱歸實踐此心方可自安古人之慎言如此試觀唐虞三代兢業萬幾惟日不足其垂諸謨誥者不過數篇而已可見古人唯尚實行故多淳厚之風後世徒事空談故入虛浮之習世道人心日趨於下孔子所以有懷古之思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務實之意孔子曰凡人立身行己務期無失然無失之道全在小心收斂不敢侈然自放庶可納於規矩之中從來廣心浩大之人細行不謹便多過差約則近裏務實事事收拾此心何失之有蓋人情稍放縱則日就曠蕩能斂戢則日就準繩所以成湯制事制心只是一懋敬太甲敗禮敗度只是一縱欲聖愚之介遂於此分可不慎哉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以篤實自脩之意孔子曰吾人最易出者言也故言常失之有餘最難踐者行也故行常失之不足唯成德之君子於言行之間時存一矯輕警惰之意故言語務欲其訥不唯謹所不當言亦慎其所當言行事務欲其敏不唯勇於所能行亦勉於所難行斯言能顧行行能顧言允稱篤實

之君子也古來見爲文章者即存諸德行播爲訓詞者即措諸事業人臣事君不僅敷奏颺言必克修厥職以圖實效則可以見其存心之誠與立品之正矣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脩德也孔子曰德者人所同得亦人所同好所謂此心同此理同也人而無德便獨立無與不相親附若有德之人自無孤立之事聲應氣求聞風斯起眞

有一念克復天下歸仁氣象故曰有鄰此天理自然之合不待招致而然人亦務爲脩德而已昔舜之成聚成都湯武之天人協應實德足以洽衆心故翕然信從耳豈待有意招徠而後羣心悅附哉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此一章書是子游論事君交友之道也子游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人臣事君以匡救爲忠君子交友以切磋爲正其間當言則言不可則止唯義所在而已如君有過必當極諫冀君之必聽也倘或不聽則當審於進退之義而去非避咎也無負而已苟不知去而徒事煩數黷激瑣瀆則君必厭聞未免加之斥辱矣徒取辱而無補於君義所不取也朋友有過必當規正欲友之必從也倘或不從則當審於可否之義而止非曲意也無疚而已苟不知止而徒事煩數盡言取尤則友必厭聽勢將日見疏遠矣徒見疏而無益於友義

所不必也子游論事君交友之道如此要之諫諍之本在於立誠苟能明善誠身自能獲上信友至於納諫以作敢言之氣則在乎君納善以取直諒之益則在乎友使君有諍臣而士有諍友其爲社稷之福道德之助者豈淺鮮哉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此一章書見孔子擇賢而配於公冶長取其素履之無咎於南容取其言行之能謹總無愧保身刑家之道也公冶長孔子弟子姓公冶名長字子長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因以爲姓名縚又名适字子容古者以黑索拘攣罪人謂之縲絏孔子謂公冶長之爲人平日束身脩行素履無咎可以女配之爲之妻也雖曾有在縲絏之中一事然實是無妄之災

非其自致之罪也。遂以所生之女妻之。蓋人之有罪無罪。惟信其在我。不以自外至者爲榮辱也。孔子之於公冶長。所信者深矣。南容嘗三復白圭。能謹於言行者。孔子謂南容之爲人。是有德之君子。若遇邦有道。乃君子道長之時。其嘉言善行。必能見信於僚友。見用於朝廷。不至廢棄。若遇邦無道。乃小人道長之時。其謹言慎行。必能全身以遠害。不至盡言以招尤。自免於刑罰戮辱。遂以兄所生之女妻之。蓋人之立身處世。至於治亂皆宜。則

其賢可知。孔子之於南容。所取者大矣。總之明哲保身。乃君子脩德凝道之事。聖人所取莫要於此。若夫盛治之世。不使賢者誤罹於罪。而積行之君子。必見用於朝。不棄於野。則帝王慎刑舉賢之道得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此一章書。是孔子嘉子賤之成德。而又幸魯之多賢。有以成其德也。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嘗謂子賤。其成德之君子哉若人乎。夫其所以能爲君子者。豈無所取益而然與。良以魯國多君子。師者有人。友者有人。故能取衆君子之益。以成其君子之德耳。若使魯無君子。則熏陶切磋。無所取資。斯人其焉所取以成斯德乎。此孔子言美質係乎師友之助。非特嘆魯之多賢也。由此觀之。學務資師友以取益。國家務崇教化以作人。教化興於上。而人材盛於下。自一鄉一國至於天下。皆崇儒尚德。漸摩陶淑。賢人君子

有不日盛乎哉。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因子貢之自考。而深許其才之美也。瑚璉。宗廟中盛黍稷之器。以玉爲之。夏曰瑚。商曰璉。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曰。賜也學問之所至。分量爲何如。孔子曰。女是有用之成材。猶夫器之適

於用者女乃已成之器也子貢又問曰器之爲類不同如賜果何器也孔子曰器中有瑚璉者陳之於廟至貴重也飾之以玉至華美也以女之才見之於用既達於政事而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其爲廟堂之用邦家之光者非女而誰乃器中之瑚璉也孔子之許子貢如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君子之不器而於器之中亦其至貴者矣惜當時明王不作未能盡其用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此一章書孔子極言佞之不可用也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當時以口才便利爲尚故或人語於孔子曰雍也稟性醇厚固可謂優於德者矣而惜乎其短於口才也或人之言徇外而不務內求名而不務實謬之甚矣孔子曰焉用佞爲哉佞者恃口以禦人其應答人處全以便利取給似乎可聽而中心絕無情實心口既不相副終是邪佞小人不足以取重徒多爲人所憎惡耳女以雍爲仁其仁與否我不知之但焉用佞爲哉雍之不佞正雍之所以爲賢也孔子深曉或人如此蓋有德有言原相爲表裏而仁佞之分正是相反仁是本心之德佞則亡其本心之德察於仁佞即知君子小人之分所以端學術正人心維世道者其在此夫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此一章書見聖門貴眞信之學也當日孔子以治安天下爲心使弟子漆雕開仕而從政蓋因其才可用世非姑試之也乃漆雕開對曰人之爲學必於此理眞知確見返諸心而無毫髮之疑然後出而在位推己治人始能知之明處之當而萬物各得其所今吾於此理尚未能眞知確見實信不疑此時正宜黎求體勘以求自信之不遑而豈敢出而治人乎開爲此言蓋其求道甚誠而已見大意所

期甚遠而不安小成其將來成就有未可量故孔子說之乃說其不務人知而止求自信其篤志於學殆無難造道之極也是知用世者必求有自信之處而不可躁競於功名用人者必知其有自信之處而不可不慎重夫名器庶於聖賢之學爲無媿而收得人之實效與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此一章書見孔子濟世之心甚殷未嘗果於忘世也昔孔子之心在於得時行道致君澤民乃所如不合而信用無期故偶然有感而嘆曰吾之所以周流列國不遑安處者本欲吾道之行而使世道人心咸登上理也迺人莫我知而世莫我用是吾之道已不行矣雖復棲棲道路何爲乎亦惟乘彼木筏浮於海中以爲避世之計而已然能從我者弟子之中其惟由乎蓋彼臨難不避當不以浮海爲懼也孔子此言惟歎夫道之不行而實非果有浮海之意迺子路聞之以爲不許人而獨許己必避世之心有合於師也遂以爲喜其亦勇於自信而於事理之宜未嘗揆度矣故孔子曰人之怯者一聞浮海則無有不懼今由不以爲懼而反以爲喜是其好勇豈非過於我者乎然吾之所云浮海者不過因世不我用而爲此不得已之言以冀望吾道之行耳試思海豈可居之處吾豈浮海之人由也

惟知好勇亦未取義理而裁之耳可無思所以自進乎觀孔子之言雖以之敎子路而亦自明其未嘗忘天下之心但聖如孔子而世莫能用此春秋之所以不復治與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此一章書見治世之才易見而本心之德難全也曾大夫孟武伯見孔子教人必以仁爲本則及門之中必有能全其心德者乃首以子路爲問意以如子路者其人果則求道必決其力勇則用功必專是果能全其心德而爲仁乎孔子曰仁道至大固未可以輕許而仁具於心又難必其有無由之於仁所不知也孟武伯以弟子之造詣師所必知豈以子路之仁而有不知之理故又以爲問子曰由

也仁固不可知而才則有可見若夫千乘之大國其兵賦之事甚爲難理如使由而治之必能時其簡練作其忠義不但有勇而且可知方此才之可見者如是耳而其心之仁則不知也孟武伯以從敎者多子路之外必有能全其仁者故復以求爲問孔子曰求也多才者也如千室之大邑百乘之大家邑長家臣最難勝任若使求爲宰而在邑則治其人在家則治其事必能人民又安而庶務脩舉此才之可見者如是耳而其心之仁則不知也孟武伯又以赤爲問孔子曰赤也知禮者也如國之有擯所以昭國威通隣好未易得人若使赤而束帶立朝以應對來朝之賓與來聘之客其威儀辭令必能通兩國之情而達賓主之意此才之可見者如是耳而其心之仁則不知也總之仁蘊於心人不能知而才見於外人所易見所以兵農禮樂可以隨才而器使之而求仁之功則惟在獨知之地

而已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心學覺子貢而且進之也昔子貢好方人孔子恐其騖於知人而暗於知己故謂之曰女與回同學吾門彼此造詣知之必確女試自思果與回孰勝乎孔子之言蓋欲觀其自知何如也子貢對曰人之

資質高下不齊而悟道亦淺深不一如賜也其何敢輒以望回乎回也以生知之亞而功力又純其明睿所照能即始見終而周遍無遺蓋聞一以知十也賜也學而知之而功力又淺僅因此識彼而無所泥執但聞一以知二而已是回之勝賜者甚遠夫豈賜之所敢望乎此子貢以己方回而見爲不可企及故孔子因而進之曰女以爲弗如誠弗如也凡人己較量之際莫難於自知而更莫難於自屈觀女之言是能自知而且能自屈矣旣自知則必不以己知自足旣自屈則必不以未至自安女以爲弗如吾之所與者正此弗如也而可無由是以自勉乎後子貢因此弗如一念遂得聞性與天道不止聞一知二可見爲堯爲舜惟在乎見賢思齊之心而已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不倦愛人無已之心也凡人從事於學必志氣清明工夫勤奮而後有受教之地可以入道昔宰予在孔子之門一日當晝而寢則其昏昧怠惰不能好學可知雖有善教亦將無可施矣故孔子責之曰人欲施工於木使成器用必其質之堅者然後可雕若夫腐朽之木雖加雕刻必然壞爛豈可雕乎人欲施工於墻使之完整必其基之固者然後可杇若夫糞土之牆雖欲杇鏝必然剝落豈可杇乎如人之向學必自加黽勉然後可教今予也寢非其時昏惰如是其與腐朽之木糞土之牆何異乎是彼已無受教之地而吾亦無所用其責備矣蓋言不足責者正欲使其猛然警醒也夫宰予以一寢之失而孔子責之如此則爲學之事豈不以怠荒爲戒而有貴乎自強不息與又宰予夙在言語之科每自言其能學而乃不自勉

厲行不掩言。故孔子復警之曰。凡人言行相符。則聽言者乃無疑慮。始吾於人也。以其言如是。則其行亦必如是。故既聽之。即信之。而不復有所疑。今吾之於人也。見其言如是。則恐其行未必如是。故雖聽之。必再觀之。而不能不有所慮。如此初終頓易。非我之薄待斯人也。因宰予能言而行不逮。乃知聽言信行未可槩施於人。亦於予而改之耳。蓋言於予改者。正使其愓然悔悟也。統觀孔子之言。豈

非深責之。正所以厚望之與。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此一章書。是孔子思剛之真。辨剛之似也。孔子曰。人立身天地間。須堅強不屈。卓然自立。有此剛德。乃為可貴。然其人吾未之見也。孔子之所謂剛。乃浩然之氣。平日義理養成。凡富貴貧賤。禍福榮辱。皆不為之動。然後能剖決大疑。擔當大事。此大丈夫之真剛。非血氣強勇之謂也。或人不知其義。見申棖血氣強勇。疑其為剛。對曰。夫子之弟子申棖。豈非剛乎。孔子曰。剛者不屈於物慾者也。棖也多慾。世間可欲之事。皆足以動其心。其心一動。便為物掩。焉能光明磊落。不愧不怍。常伸於萬物之上乎。可見血氣之強。物欲得以屈之。義理之剛。外物不得而奪之。剛與慾。正相反而不相似。有慾則不能剛。剛則自能制慾耳。抑剛者天德。惟無慾者乃能之。人君法天行健。

自強不息。則剛之一言。實為君德之要與。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子貢以由恕及仁之意。子貢自言其志於孔子曰。人之未能無我者。以人己之見猶未化也。大凡非禮之事。人加於我。我心固所不欲。度量他人之心。亦所不欲。若以此加人。是止見有我。不見有人矣。賜則視人猶己。凡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

亦欲無加於人。子貢此言是本體明淨物我渾忘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彼未能臻此。視爲太易。故孔子呼其名而抑之曰。最難克者己私。未易全者仁德。依汝所言則是視天下爲一人。合萬物爲一體。非己私克盡心德純全者不能。汝今日豈遽能及此乎。要之不欲無加者自然之仁也。不欲勿施者勉然之恕也。賢人之學必由恕以及仁。不得言仁而舍恕。孔子非言仁之難以阻賜之志。正欲使知

其難以勉進於仁爾。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此一章書是子貢得聞性道之後而深歎聖人之教人有序也。子貢曰。千聖百王之道屬之夫子。學者固欲盡其所有而聞之矣。然而功候未至不可強也。如吾夫子平日之著爲威儀。發爲文辭。粲然有條理者文章是也。文章之中原寓至理。然無行不與。夫子未嘗隱

祕。故不待真積力久方能有得。即淺學之士皆可得聞。至若仁義禮智稟於生初之謂性。元亨利貞運於於穆之謂天道。性天之理亦有流行發見之端。然淵微精奧。夫子非其人不傳。非其時不授。故不但淺學之士不得而聞。即聰明深造者亦不可得而聞也。夫文章性道理本一貫。然爲顯爲微。聖人之施教固有後先。見淺見深。學者之聞道亦有難易。此以見聖門之教不躐等。子貢進德之後始得

聞之而歎其實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此一章書是門人記子路急於勇行之意。子路有兼人之才。每聞善言即時行之。人但見其聞無不行。行無不力。然不觀其未行之時。則其勇行之心不見。當其既有所聞。若或未之能行。則其心惕然。唯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及。汲汲皇皇。必力行其所聞而後已焉。何其勇也。蓋子路爲己之實。不急於所聞而急

於所行。故惟恐有聞者。非不欲聞之至也。乃其惟日不足之心。欲急行其所已聞。而預待其所未聞耳。觀未行而惟恐有聞。則其既行而惟恐不聞可知矣。商傅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王忱不艱。此即勇行之意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此一章書。是因論謚而發。見聖人節取人善之意。孔文子是衛大夫。姓孔。名圉。謚文。子。謚者。行之迹。人有賢否。則謚有善惡。文乃美謚。孔圉素行多疵。得謚為文。子貢疑其未必相稱。故問曰。孔文子何以得謚為文也。孔子曰。凡人資性明敏。便恃聰明。不肯向學。孔圉雖有明敏之資。不敢自恃。凡詩書六藝講習討論。無有厭心。其好學也如此。爵位尊顯。便自視過高。恥於下問。孔圉雖居大夫之位。不敢自亢。事有未知。必一一訪問。雖卑賤之人。虛

懷諮詢。不以為恥。其下問也又如此。考其生平。雖無經天緯地之才。道德博聞之實。然一善足稱。君子不沒。謚法亦有云。勤學好問為文者。孔圉之行。正與相合。此其所以得謚為文也。蓋聖人鼓人為善。其心甚平。其量甚寬。以孔圉之為人。而猶節取之。其即大舜隱惡揚善之心與。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此一章書。是孔子贊美子產。以明人臣之道也。子產是鄭大夫公孫僑。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四者維何。恭以行己。君子之道也。子產之行己也。不矜其能。不伐其功。謙謙自牧。何其恭也。是有君子之道一。敬以事上。君子之道也。子產之事上也。公爾忘私。國爾忘家。翼翼匪懈。何其敬也。是有君子之道二。惠以養民。君子之道也。子產之養民也。利則必興。害則必去。有撫字之深恩。何其惠也。是有

君子之道三。義以使民。君子之道也。子產之使民也。田疇有經。衣冠有制。無姑息之弊。政何其義也。故曰有君子之道四。然則子產備此四美。誠賢大夫也。而鄭能用之。是以國安而政理。可見爲臣者不可不知君子之道。而用人者不可不用君子之人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贊晏平仲。以明交道也。晏

平仲名嬰。齊大夫。孔子曰。朋友之交。五倫之一。不可忽也。但交友者多。善交者少。惟晏平仲善與人交。凡人初交。未有不相敬者也。久之則習狎矣。因習狎而生怠玩。因怠玩而生嫌隙。敬心漸衰。久要遂廢。比比皆然。平仲之與人交也。始固相敬。久亦不替。豈不善哉。蓋君子交友。上而協恭以事君。下而同心以謀道。一有不敬。將起乖異之端。關係誠非小也。故孔子贊晏平仲。以爲交友者法。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此一章書。言諂瀆鬼神之不得爲知也。臧文仲名辰。魯大夫。蔡是大龜。出蔡地。故名蔡。孔子曰。臧文仲人皆以爲知。夫知者明理。當無諂瀆鬼神之事。乃臧文仲之於蔡也。爲室以居之。又將柱頭斗栱。刻爲山形。梁上短柱。畫以水草。文仲之意。以爲敬蔡如此。必能降福不知蔡爲占卜之用。止可決吉凶之幾。不能操禍福之柄。文仲理既不明。心且大惑。何如謂之知乎。孔子答樊遲問知。曰務民之義。敬

鬼神而遠之。蓋知者明理。必無諂瀆鬼神之事。從事於知者。可以醒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此一章書是言論人者不可據事而信心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楚之上卿官名令尹崔子名杼陳文子名須無皆齊大夫子張問曰楚國令尹子文曾三次進用爲令尹人未有不喜形於色者彼却無喜悅之色三次罷官人未有不慍形於色者彼却無慍怒之色其喜怒不形如此當其罷官時是一舊令尹矣以舊令尹見新令尹嫌忌之心人或不免彼以舊日所行之政一一告之新令尹畧無猜

嫌妬忌之心其物我無間如此夫子以爲何如孔子曰貪位戀祿妬賢嫉能知爲己而不知爲國謂之不忠子文如此是實心爲國者也可以爲忠矣子張曰亦可謂之仁人矣乎孔子曰子文之行雖忠但未知其心若何倘有一毫立名爲人之意便是人欲之私而非純乎天理之公矣焉得遽信其爲仁子張又問齊大夫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惡其爲逆不肎隱忍與之同列雖以大夫之富有馬十乘

一旦棄而去之毫無顧惜之意及至他國見其臣不忠則曰與吾國大夫崔子無異豈可與之共事遂去之又往一國見其臣亦不忠則又曰與吾國大夫崔子無異豈可與之共事又去之其審於去就如此夫子以爲何如孔子曰人與惡人居或至汙壞名節陳文子潔身如此可以爲清矣子張曰亦可謂之仁人矣乎孔子曰文子之行雖清但未知其心若何倘有一毫怵於利害之意後來不免怨

悔便是人欲之私而非純乎天理之公矣焉得輕許其爲仁大抵人之行事易見心術難知行事之美者宜節取之而心術之隱者則宜深察之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敎人以義制事之意季文子名行父魯大夫昔季文子每事思之數次然後施行其用心周密如此孔子聞之曰凡事固不可不思而亦不可過思思之已得其

理猶恐未確。再平心易氣以思之。則是非已明。從違已審。行之自無不當。斯亦可矣。何必三思爲哉。蓋天下之事。斷以大義。再思可決。攙以私意。愈思愈疑。故貴乎以義制事也。然格物窮理之功。在乎平日。而不在臨事致思之際。格物窮理。學問之道。愈思愈精。思之不厭其多。此云再斯可者。但爲應事言之耳。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贊甯武子之大知若愚也。甯武子。是衛大夫。名俞。謚武子。當時衛國有難。上下交訟。惟甯武子周旋其間。卒能免君於危。故夫子稱之曰。甯武子之爲大夫也。當邦家有道之時。則任其才識。知無不爲。何其知。及至無道之時。則不計利害。不露聲色。而卒以濟其艱難。殆又甚愚。就平常論之。必以爲愚不如知。自我觀之。時勢可以有爲。凡有才識者。皆可以見長。惟是事關重大。時值危

急。必至性純篤。寵辱不驚者。乃能善藏其用。而曲成其功。平日所稱爲知者。反有疑畏遜謝。而不能措手者矣。所以謂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然謂之曰愚。必奉公而不徇於勢利。必恬退而不樂於競爭。必樸拙而不長於粉飾。必戇直而不善於委順。必特立而不喜於結納。必盡瘁而不習於規避。然究其終天下之大知無以加焉。用人者可不知哉。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因道不行。而思傳道於後也。孔子周流列國。而淹留於陳。一旦興嘆曰。吾之初心。本欲行道於天下。乃至今而竟不一遇。是道之不行可知矣。我其歸於魯國與。我其歸於魯國與。蓋我之道雖不行於天下。然不可不傳於後世。今吾黨之小子。有識見高明。志趣遠大。而言行不甚相掩者。蓋狂而簡也。其規模體段。已自斐然有文理之可觀。

但不知以中正之道自裁而時出於規矩之外。我若歸而裁之，使抑其所有餘，勉其所不逮，皆可以任斯道之重，而於吾行道之心，不少慰哉。可見天生聖人，原爲天下萬世。然聖人得志則道行於天下，不得志則道傳於萬世。繼往聖，開來學，斯文一綫，亙古今而不息者，其在於歸與之一嘆乎。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此一章書是孔子推言古聖人之量，以示人

存心不可過刻也。孔子曰：伯夷叔齊，古之至清介者也。人之論二子者，必以爲度量淺狹，主於記人之過耳。不知二子持身雖介，而處心甚平。律人雖嚴，而推情甚恕。殆不念人之舊惡者。故人皆服其惡惡之公，而又不絕其自新之路。怨恨之端，自然鮮矣。不然，以伯夷叔齊之操行如此其隘也，而何以當時有義士之稱，後世有聞風之感哉。推而言之，一人不能求備，觀過可以知仁。人主寬以御衆，恕

以待下，宥其小失而錄其大節，略其形迹而原其情素，則才者見長，不肖者更化，而天下無棄人矣。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人謹名實之辨也。孔子曰：魯人有微生高者，人皆以爲直人。由今觀之，孰謂其爲直也。夫所謂直者，有即爲有，無即爲無，絕無一毫委曲，斯可謂之直。而高有

不然者。或有人乞醯於高，於時高本無也，乃乞諸其鄰而與之，即此一事觀之，飾己之無以徇物，掠人之有以市恩，其爲不直孰甚。則他端之虛僞，又不問可知矣。可見務矯飾以要虛名者，一事敗露，生平都喪，亦何益哉。然孔子此言，非是於盛名之下爲刻責之論，正欲於眞僞之閒，立亂德之防。用人者惟致謹於名實之辨，於衆好惡而必察，則眞人品出矣。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警人以知恥之學也孔子曰習俗之漸漓也蓋有極可羞愧之事而不自知者矣即如人之相接詞色體貌自有不易之禮乃巧好其言務悅人之聽令善其色務悅人之觀足過其恭務悅人之意此其人或自以爲善於周旋矣然左丘明固恥之而不爲丘亦恥之而不爲焉蓋恥其甘心於諂

媚也人之相交恩怨親疏自有直行之道若匿怨於心而佯友其人旣不能懲小忿以示寬大又不能執義槩以正朋此此其人方自以爲巧於報施矣然左丘明固恥之而不爲丘亦恥之而不爲焉蓋恥其設心於奸險也大抵人情樂於順從故諂媚者易入人情忽於面交故奸險者得計有國家者寧取樸誠坦易之士遠屛從諛飾僞之人則廉恥以立風俗以正而奸僞之徒亦少矣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此一章書見聖賢大道爲公之心也昔顏淵季路嘗侍於孔子一堂之上正考德問業之時孔子因問二子曰爲學莫先於立志爾二人何不各言爾之志乎於是子路對曰人不可以自私凡天下之所有者皆吾身外物也

惟願以所乘之車馬所衣之輕裘與朋友共乘而共衣之雖至敝壞亦無憾焉子路性地高明勇於爲義不屑爲鄙吝之事故其言如此顏淵對曰人不可以自足凡一身之所爲者皆吾分內事也惟願善有諸己而不矜誇勞及於人而不張大秪以全其固有盡所當爲而無伐無施焉顏淵克己功深資質純粹無一毫滿假之心故其言如此二子之言志已畢子路因進而請曰願聞夫子之志何如

孔子曰。我之志無他。惟願天下之人。各得其所而已。天下之人。有老者。有朋友。有少者。老者當安。吾願安之。而使各得其養。朋友當信。吾願信之。而使各全其交。少者當懷。吾願懷之。而使各適其性。因吾身之所接。而盡其性之所本然。隨物之自來。而予以理之所各足。我之志如此而已。合而觀之。子路志在公物。而猶知有物。顏淵志在公善。而猶知有善。至孔子。則利濟天下。而仁育羣生。眞與天地萬

物爲一體也。本是志而行之。則時雍風動之化。當與堯舜比隆。惜乎不得其位。徒有志而未遂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望人改過。而激其自新之意也。孔子曰。凡人不能無過。而有過貴乎能改。若人時時克治。念念省察。偶有過失。即深加悔責。自訟於心。則必能改而無復有過。我嘗以此致望於人。而今則已矣。凡人自見其過。或掩飾以自文。或委靡以自安。求其自悔自責而能訟之於心者。則未之見也。如是而望其改過還善。豈可得乎。蓋一念無悔過之機。則終身無自新之路。此吾之所以致嘆也。然此特爲中人以下者言。若聖人居敬窮理。預養此心。邪念不萌。自無過失。豈待有過而後悔耶。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好學以全其生質之美也。孔子曰。凡求道者。固貴有天資之美。而尤貴有學問之功。如我之從事於道也。不敢恃乎天資。而惟恃乎學力。終身黽勉。故底於有成。如但以生質之美而已。即彼十室之邑。地甚狹而人無多。亦必有忠誠信實可以進道如我者焉。放而天下之廣。又不勝其多矣。如彼以粹美之姿。而加以勤敏之力。豈不皆得成就。而顧成就者鮮。乃彼恃其美質。不如

我之孜孜於學而好之也。人可無以學自勉乎。蓋從古無不學之聖人，亦未有聖人而不好學者。聖如堯舜，猶必精一執中，孳孳不倦。法堯舜者，又安可不務學乎哉。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此一章書是言臨民之貴於居敬也。雍是孔

子弟子冉雍。昔冉雍寬洪簡重，故孔子稱許之曰，臨民之道貴乎有容，而馭下之方尤當不擾。我觀雍之爲人，度量寬弘，器宇凝靜，即使之居於南面之上，以理庶政而統庶民，亦無不可。維時仲弓知孔子許己之意在於簡重，於是以子桑伯子爲問。蓋因伯子爲人亦有與己近似者，故問之以探孔子之評品何如耳。孔子曰凡人立身行事，多有自爲煩擾過於瑣屑者，如伯子爲人，有可取者其簡易而不煩乎。孔子此言，因伯子超乎流俗簡畧率眞而取之，非即以其簡爲可也。仲弓見孔子之許伯子而益不能無疑於心，遂進而質之曰，居上臨下，固貴於簡，然簡亦不可槩論不可以不辨也。如居心於敬，兢兢業業，惕厲於中，而無敢肆慢，如此則心有主而自治嚴，以此行簡以臨其民，雖幾務紛乘，皆能得其大體之所在，靜而不紛，動而不擾，執要御煩，無爲而治，不亦簡所當簡而可乎。若先自處

於簡，恣意任情，無復收斂謹飭之意，則中無主而自治踈矣。而所行又槩從簡畧，厭事之心一生，百度之矩盡廢，是則爲苟簡之簡，無乃失之過甚而爲太簡乎。仲弓此言至當不易，故孔子深與之曰雍也以居敬之簡爲可，以居簡之簡爲過，其言豈不誠然乎。此見敬者乃從古帝王心法，詳味仲弓之言，而所謂篤恭而天下平者在是矣。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

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此一章書。是稱顏回之心學以勉天下也。昔孔子以學誨人。於是哀公問之曰。夫子之門學者甚衆。然弟子之中。果孰爲好學者乎。孔子對曰。人之爲學。必體之身心。時加克治。而後謂之能好。非徒事呫嗶。可以謂之好學也。吾弟子之中。有顏回者。乃眞好學之人。蓋人當拂意之時。不能無怒。但血氣用事者。一有

觸發。即不能禁止。或有怒於此而移於彼者。回則不然。未怒之先。心和氣平。既怒之後。氷消霧散。蓋不以稍有沾滯而遷其怒也。抑人有秉質之偏。不能無過。但志氣委靡者。一有過失。每不知改悔。多有過於前而復於後者。回則不然。方過之時。覺察精明。知過之後。克治勇猛。亦不以稍存繫吝而貳其過也。惟回克己之功。無有間斷。故謂之好學。惜其豐於德而嗇於年。不復存矣。今弟子之中。求如回者。已不可得。未聞更有好學者也。大抵聖門之學。不在辭章記誦之末。而在身心性命之微。誠能居敬窮理。涵養此心。自然如衡常平。如鑑常明。而得無怒無過之本體。又何有不遷不貳之足云哉。故聖學以正心爲要。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

里鄉黨乎。

此一章書。見聖人用財。必準之以義也。子華。是孔子弟子公西赤。字子華。冉子。即冉求。釜。是六斗四升。庾。是十六斗。秉。是十六斛。子華一日奉師命出使於齊。時有母在堂。冉求篤於友誼。恐其無以爲養。乃爲請粟於孔子。孔子與之釜。甚少者。示不當與也。請益與之庾。亦不多者。示不當益也。冉求未達。遂自與粟五秉。則過多而傷惠矣。孔子因而曉之曰。赤

之爲我適齊也所乘者肥馬所衣者輕裘富見於外知其不約於內矣富形於身知其不缺於親矣我聞之君子周濟人之窘急而不繼續人之富足汝之與粟是繼富非周急也是不當與而與者孔子教之以義如此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字子思時孔子爲魯司寇有采邑故以思爲邑宰與粟九百乃其常祿所當得者也思素性狷介以爲多而不受則過於廉而非理之中矣孔子因而教之曰官有

常祿乃國家養廉之典安得以私意而辭之即俸祿有餘爾之鄰里鄉黨有貧乏者推以與之亦足廣君惠也何以辭爲是不當辭而辭者孔子教之以義如此大抵取與辭受必有當然不易之理冉求務多與以爲惠則失之濫原思辭常祿以爲廉則失之矯聖人於赤非吝於思非奢斟酌乎義理之中而化裁其過當之失故惠非私惠廉非矯廉善用財者以聖人爲準可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此一章書見用人者不當拘以世類也仲弓爲聖門高弟以德行著名其父賤而行惡當時有以此病之者故孔子譬之曰天之生才何常而世之用才無定如雜文之牛固不足貴而生子純赤合乎昭代之尚角且周正中乎犧牲之選正祭祀之所須而不可棄者世人雖以其所生可議欲置之而不用然山川

之神豈能舍而不享乎然則仲弓之德自當見用於世不當以父而見廢也可見賢哲之生克肖象賢者固多邁跡自身者亦復不少故易稱幹蠱書貴蓋愆果其才德出衆聖主不遺古之明揚側陋立賢無方者固有超乎尋常庸俗之見而不拘乎世類之跡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此一章書言求仁者貴純其心許回以勵羣

弟子也。孔子曰。仁者。心之全德。降衷之初。渾然一體。原無彼此之分。自爲私欲所隔。心便違仁。卻與爲二。不無久暫之異矣。吾門弟子如顏回者。平日克己之功。無少間斷。至於三月之久。純乎天理。毫無人欲。心與仁常不相離。庶幾與時俱永者矣。其餘之羣弟子。非不從事於仁。但已得而復失。暫明而復蔽。或一日之內能至於仁。過此則私欲間之矣。或一月之內能至於仁。過此則嗜好乘之矣。心之

於仁。不過有時而存耳。欲如三月之久。不棄見也。蓋仁道至精。不容一念之或雜。不容一息之或疎。故純亦不已者。聖人之仁也。終食無間者。君子之仁也。三月不違者。大賢之仁也。求仁者亦在持守之久。操存之力。勉勉循循。忘其至焉之名。並化其不違之跡。以幾於中心安仁焉可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此一章書見人才有各當之用。國家不可無器使之道也。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夫子之門人若仲由者。可使爲大夫而從政也與。孔子答曰。從政必須果斷之人。方能決大疑定大計。由也賦性剛決。遇事能斷。使之從政。有振作而無廢弛矣。何難之有。康子又問曰。如端木賜者。可使爲大夫而從政也與。孔子答曰。

從政必須通達之人。方能審事幾曉物理。賜也知識高明。料事多中。使之從政。有變通而無執滯矣。何難之有。康子又問曰。如冉求者。可使爲大夫而從政也與。孔子答曰。從政必須多才多藝之人。方能理繁治劇。區處周詳。求也長於政事。才堪肆應。使之從政。有餘裕而無竭蹷矣。何難之有。蓋三子之才。分之可以各奏一能。合之卽以共成至理。國家量能授職。辨材定官。有知人善任之明。自有明作

有功之效孔子此言實萬世用人之良法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
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此一章書見閔子出處之守甚正公私之辨甚嚴也閔子騫是孔子弟子名損字子騫季氏爲魯大夫專執國政費乃季氏私邑據以抗魯孔子爲司寇時常欲墮之者一日季氏使人召閔子爲宰其意無非欲收人望然閔子是聖門德行之賢豈肯私附權臣之黨對

使者曰大夫雖欲用我然榮祿非我所願汝其爲我從容委曲達我不仕之心而止其用我之意若再來召我則我必出境而避於汶水之上矣豈能強我出仕乎蓋辭之之意雖婉而絕之之意甚決非德行素優審於進退者不能也他如仲由冉求輩未能早見豫決遂致失身於權臣獨閔子守正不阿卓然自立觀其辭宰數語眞足明大義於千古矣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深惜德行之人而致嘆於天命也冉伯牛名耕孔子弟子昔伯牛有疾孔子往問之伯牛乃自北牖下遷於南牖使孔子得南面視己蓋以尊君之禮尊師也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但自牖中執其手而嘆曰疾勢至此殆將不起矣然此乃天之所命一定不易非人之故也凡人平日檢身或有不謹以至災咎此人所自取不可委之於

命今以如此之賢人而乃有如此之疾病也豈非莫之致而至者耶孔子重言而深惜之如此可見聖賢平日守身愼疾時時儆惕務求盡其在我所謂居易俟命修身立命其道不越乎此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贊顏回造道之深不以境遇累其心也孔子曰吾人學道工夫純熟實

有所得。如顏回者方是有道之賢人。如何見之。凡人見道未深。動為外物所移。故人情每莫難於處貧。回也不過一簞之食。一瓢之飲。所居在陋巷之中。其貧困如此。使他人處之。有不勝其憂愁者。回也心中自有樂處。不以貧困而少改其樂。蓋回克去己私。無非天理。舉一切外至之物。毫不足以累其本體。是何等涵養。何等造詣。賢哉回。眞有道之人也。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困而能亨。窮居不損。顏

氏之子。其庶幾乎。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學者以自強之功也。冉求見孔子曰。夫子之道高矣美矣。自受教以來。非不中心欣慕。求至於道。但氣稟昏弱。力不足以從心。故不能至耳。孔子教之曰。女所謂力不足者。當用其力以求前。至於中道。欲進不能。譬如負重行遠之人。行至中途。氣匱

力竭。不得已而廢。方謂之力不足。今女自安於怠惰。不加懋勉。如畫地自限者然。乃力能進而心有所不欲。非心欲進而力有所不及也。女奈何自棄也哉。可見聖人之道。只在日用常行。盡人可以用力。誠能眞知篤好。自然日新月異。欲罷不能。豈患力有不足哉。董子曰。事在勉強而已。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薛瑄曰。為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然則求道者。其亦可以知所務矣。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以眞儒之學也。孔子謂子夏曰。今之學者。皆謂之儒。然所以為儒之實不同。不可以不辨也。有所謂君子儒者。其用心專在為己。不求人知。凡理有未明。行有未修。無不切實講求。絕無干名求譽之心。此君子儒也。有所謂小人儒者。其用心專在騖名。不肯務實。若知得一理。行得一事。便欲沽取聲譽。絕無近裏著己之意。此小人儒也。

吾願女學爲君子之儒。無學爲小人之儒。庶幾心術正。人品端。可日進於成德矣。夫此君子小人之分。在一人爲學術之辨。在天下卽爲世道之關。誠用君子儒。以實心行實事。則天下咸被其澤。倘用小人儒。以僞學竊虛名。則天下胥受其患。用人者亦何可不審其微而愼其選也哉。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此一章書。是見聖賢取人之法也。昔子游爲武城邑宰。孔子問曰。爲政之道。以人才爲先。武城一邑之中。豈無道高德重。表見於時者。女亦曾得其人。以之維人心而正風俗否乎。子游對曰。人才不可多得。有澹臺滅明者。其存心制行。正大光明。卽如尋常行路。必由正途。而不由邪曲之小徑。歲時進見。必因公事。公事之外。未嘗輕至邑宰之室。以此二事觀之。動必以正。無見小欲速之心。守必甚嚴。無枉己徇人之事。如斯人者。豈不可以表式多士乎。由此推之。用人之法。立心必取其至正。正則可以杜巧利之門。而邪士無所容矣。行事必取其大公。公則可以塞奔競之路。而宵人不能進矣。雖以之宰天下。道豈外是乎。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稱魯大夫有功不伐。以風世也。孟之反。名側。魯大夫。魯哀公十一年。齊

師師伐魯北鄙。魯師及齊師戰於郊。魯師奔。孟之反後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其事如此。孔子特稱揚之曰。凡人有功。多易於誇伐。若孟之反。可謂不伐其功者也。凡戰敗而還。以居後爲功。孟之反當我師奔北。獨居軍後。以爲殿。卻敵以全衆。可謂有功矣。乃於將入國門之時。正衆人屬目之地。鞭策其馬而言曰。非我敢於居後也。乃馬不能前進也。非惟不自有其功。而且自揜其

功其不伐也如此蓋之反之意以爲不能立功於戰陣而反論績於敗奔深可羞愧故托言馬不前以揜之可謂賢大夫矣凡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彼自矜自衒者皆斗筲之器也故孔子特稱之反以爲天下後世法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嘆好諛悅色之非也祝鮀是衛大夫治宗廟者有口才朝是宋公子有

美色此二人蓋春秋時最著者孔子嘆之曰方今人心不古不好直而好諛不好德而好色必佞口如祝鮀美色如宋朝方能取悅於世不爲人所憎疾若不有祝鮀之佞口與宋朝之美色則無以投時俗之好難免於今世之憎疾矣孔子蓋傷之深也夫世教明則人知善之可好而不好諛知德之可悅而不悅色書云何畏乎巧言令色蓋佞口蛇蝎也美色鴆毒也人主防之不早去之不速一爲所

惑爲害不小孔子對哀公問政曰去讒遠色答顏淵問爲邦曰放鄭聲遠佞人其爲後世誠至深遠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醒人由道也孔子曰道之在人如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以至一作止一語默之間莫不各有當然之道在所必由無時可忽無地可離若出必由戶者然試問人誰能出不由戶何故不肎由斯道也此

怪而嘆之之辭欲人知道之必當行而亦以見道之本不難行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人去文質之偏勝以進於成德也孔子曰人之一身內有忠信誠慤之本然者爲質外有威儀文詞之燦然者爲文質以生文文與質稱相爲表裏不可偏勝若專尚質實勝過乎文則徑遂鄙陋與野人

相似若專尚文采勝過乎質則粉飾華美與掌文書之史相似是豈君子之所貴乎必也內有其質外有其文無或有餘無或不足彬彬然適相勻稱然後爲成德之君子矣此孔子爲人之治身而言由此推之凡人心風俗禮樂教化皆行以實意而濟之以文斯上下通行萬世無弊也已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此一章書是孔子深儆人之不直也孔子曰

天理本直而人得此理以生者也故人之生於天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凡是是非非善善惡惡推而至於應事接物之間無不有大中至正之理無所矯強無所造作所謂直也夫人之所以生者皆此直理則人當順此理以生於天地之間乃爲無愧若使不直而罔存心虛僞行事邪曲則生理既滅而猶然生於世間者不過僥倖而得免於死耳豈尚可以爲人哉可見人性皆善能率其性即所以全其生踐形盡性聖賢修身立命之道不外是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此一章書是孔子鼓舞學者以進境也孔子曰理道固有淺深造詣亦有漸次人之於道明於心而知嚮往者知也體於心而知愛慕者好也融於心而知會通者樂也彼不知者無論已若知爲不易之理未能尋繹討論道猶不與我相屬好則愛慕之誠操持之力不

使物欲之蔽偶間於中以視知者則有間矣故知不如好然好固勝於知只是黽勉進修未能實有諸己道猶不與我浹樂則融會於中充然自得天地萬物之理皆具於身以視好者又有間矣故好不如樂學者誠能馴致其功而又深造不已學問豈易量哉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此一章書是言因材施敎之意也孔子曰凡

人資質有高下學問有淺深教人者當觀其力量如何不可以槩施也若是中等以上之人稟資既異學力已深自可超乘而上一經指示便能領會則言者適當其可而聽者不苦其難故可以語上也若中等以下之人稟質既庸學力未粹尚須積累之功遽語精微卒難解悟則言者徒覺其勞而聽者未悉其奥故不可以語上也然上下豈有定哉奮志圖功下學亦可以上達因循玩忽中人亦等

於下愚總在人之自勵何如耳學者其勉諸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此一章書是言知仁之實理也樊遲問知於孔子孔子曰是非之心知也見理既明則是非不惑蓋人生日用自有常行之則如倫理所當盡職分所當爲者勉力是務至於鬼神誠敬以事無諂瀆之心則禍福不足以擾其胸矣可不謂之知乎又問仁孔子曰心無私欲仁也存心既公則私欲不眩蓋爲人之道本有自然之理如身心之所屬性分之所關者不辭其難至於後效俟其自至絕無覬覦之念則功利不足以撼其中矣可不謂之仁乎總之知者敏於見事而心不淆仁者純以居心而事不擾仁知雖有殊名而其理則一而已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此一章書是累言以形仁知之妙也孔子曰天下人品不同性情亦異然由内而想其外俱不相沿各有根心之驗如知者本心虛明毫無窒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本性端凝不可搖撼有似於山故樂山此以其性情而言也知者聰明四達盡事物之靈通殆極其動仁者天理自然無人欲之紛擾殆極其靜此以其體段而言也人惟心有拘繫偏境多憂知者志氣清明不爲境累豈不樂乎人惟

嗜慾無節。敗度損壽。仁者精神強固。不爲物侵。豈不壽乎。此以其效驗而言也。仁知之理。歷歷可見如此。人可不務反身脩德以自勉乎。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此一章書是孔子尊王賤霸之意也。孔子曰。國家求治。必遵先王之道。庶可垂爲久大之模。然廢其法而衰替者易復。更其法而富強者難變。我周初有天下。封太公於齊。封周公

於魯。其時政教風俗。依然文武之遺。繼而齊尚功利。喜夸詐。太公之治蕩然無存矣。若齊之君臣。能變功利而爲禮教。變夸詐而爲信義。則僅可如今日之魯。魯雖式微。而紀綱制度不改先王之舊。若能修舉廢墜。煥然維新。即可一變而如王道之盛也。二國俱宜更變。而變有難易之不同如此。可見孔子經綸自有次第。朞月而可。三年有成。一變再變之餘。治功自臻醇茂。奈二國俱不能用。惜哉。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人顧名思義之意。觚或曰酒器。或曰木簡。以其有稜。故名爲觚。孔子曰。天下事物有其名。必具其實。有其實。方稱其名。如器之名爲觚者。以其有稜角也。若去其稜角。是失觚之實矣。而人猶以觚名之。按其名觚也。按其實不觚也。名雖存而實已亡。尚得謂之觚哉。尚得謂之觚哉。孔子見世之有名無實者多。故因觚而感嘆如此。蓋子必

孝而後可以爲子。臣必忠而後可以爲臣。禮必敬而後可謂之禮。樂必和而後可謂之樂。推之凡事凡物。莫不皆然。所當顧名而思義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此一章書是言爲仁者當明理也。宰我不知爲仁之道。憂其濟人而害己。故問曰。仁者以

愛人爲心。聞人有難。卽當往救。雖或告之曰。有人溺在井中。亦將入井而救之乎。不救則無濟於人。爲不仁。救之則有害於己。爲不智。甚矣。爲仁之難也。孔子曰。仁者雖切於救人。然救之必有其道。未聞從井可以救人者。仁者何爲其愚若此乎。大凡仁人君子。聞人有難。必生惻隱之心。使之往救則可。若使之自陷其身。如從井以救人則不可。蓋凡事有理。君子明理者也。井中有人。理之所有。人以此欺誑君子則可。若從井救人。理之所無。而欲以此誣罔君子則不可。爾欲爲仁。亦權於緩急輕重之間而已。夫濟人利物者。仁之心。揆事度理者。智之事。天下無不仁之君子。亦無不智之仁人。是以好仁必好學。而後不失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此一章書是孔子敎人以知行兼盡之功也。孔子曰。凡人求道。不旁通夫事物。則理不明。不實體諸身心。則守不要。或與道相違背者有之。所以君子以爲天地民物之理。載在詩書六藝之文。旁搜遠覽。講習討論。凡可以廣聞見益聰明者。無不究心焉。然又不徒務博已也。學愈弘通。心愈收斂。凡視聽言動。一一持守天理之節文。無敢縱逸。如此。既不病於孤陋。又不涉於支離。雖未必卽能與道爲一。然由此進之。亦可以至於道矣。何違背之有。蓋爲學之方。貴乎知行兼盡。博文是致知之事。約禮是力行之事。誠能讀書窮理。卽以此體驗於踐履之間。用功不已。入聖非難。豈但弗畔而已哉。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所爲。必合乎天也。孔子至衛。衛靈公之夫人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

禮原非一時之權變已也。子路不知。以見此不正之人爲辱。故不說。孔子不明言其意。但出誓言以告之曰。凡人立身行己。務期不愧於天。若使我之所爲不合於理。不由其道。是獲罪於天也。天必棄絕之。天必棄絕之。此孔子欲子路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蓋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故於南子有可見之禮。不必峻拒之。至於靈公問陳。明日遂行。孔子豈屈己以徇人者哉。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中庸之德望人。所以維世教而興民行也。孔子曰。本乎天命人心之正。而不離乎人倫日用之常者。中庸之德也。其爲德也。不偏於太過。無可減損。不偏於不及。無可增益。非有新奇之足喜。自然經久而可行。豈非盡善盡美。至極而無以加者乎。是德也。民之所同得也。但或拘於氣稟之偏。或安於習俗之敝。少有此德亦已久矣。蓋民不興行。由於世教之衰。苟主持世教者。修其身而明其道。仁義禮智之性。生而同然。君臣父子之經。人所易曉。中庸之德。何難率天下而行之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此一章書是孔子敎子貢以求仁之方也。子

貢曰。凡仁主乎愛。必盡愛之事。而後成仁之用。如有人加惠於民。其施甚博。無一夫之不被。而又能於所施之衆。莫不有濟。此其人何如。可謂仁乎。孔子曰。仁之量固無窮。而仁之力則有限。若云博施濟衆。豈但止於仁而已。必也聖人體乎仁以造其極者。庶足以當此。聖如堯舜。宜其於博施濟衆。無有不慊矣。然而勢實有所不能。雖堯舜猶歉然有不足也。必欲以此求仁。則愈求而愈遠矣。何不觀仁

者之心乎。夫所謂仁者不必事功之廣潤而在心體之周流。己欲成立便思扶植人使之皆得以自立。己欲通達便不沮塞人使之皆得以自達。如此立心全然天理之公毫無私欲之間。不必徧物而愛之。凡天下之大。己無不在吾胞與之內。其體量固如此也。然則求仁者亦但求諸心而已。誠能近取諸身。以己譬人。己欲立。知人亦欲立。卽推以立人。己欲達。知人亦欲達。卽推以達人。始雖由於勉強

後必進於自然。未可謂臻乎仁之至。而實可謂造乎仁之方也已。子貢欲於功用求仁。則難而愈遠。孔子敎以心體求仁。則約而可成。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無非見得人己相通。故到得一體地位。法堯舜者務存仁者之心則得矣。何事博施濟衆爲哉。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五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六

論語上之三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此一章書是孔子自敘其立言之有本也。孔子曰。凡前人所已言已行。而於我傳之謂之述。前人所未言未行。而自我創之謂之作。作者爲聖。豈所易幾哉。我但述前人之舊。或攷諸典籍而爲之闡揚。或問諸故老而加以裁訂。實未嘗有所作也。所以然者。蓋天下之理。

不出古人論說之中。我深信不疑。而篤好不厭。是以惟知其當述。而無容復作也。然豈由我一人之見如是哉。竊時有賢大夫老彭者信古而傳述。已先我而作則於前矣。我私自做法。以庶幾得比於我老彭耳。夫孔子刪定贊脩發明古聖王之道。以垂敎萬世。雖爲述之事。實勝作之功。乃不特不自居於作。并不遽任爲述。聖人德愈盛。而心愈下。固如此夫。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此一章書是聖人德有餘而心愈不足也孔子曰人於性命事物之理言時則存諸心不言時卽去諸心由心與理未洽耳若乃沉潛淵默而此心常能體會舉平時所閱歷而有得者皆識之不忘非見之深習之熟豈易至此凡學者久則易厭若乃學焉而已知者益求其知已能者益求其能深信義理之無窮

而孜孜向進未嘗有厭棄之意此成己而不息者也凡誨人者視人與己不相涉則易倦若乃誨人而未知者導之使知未能者導之使能深見物我之無間而循循善誘未嘗有倦怠之心此成物而不息者也三者皆我所從事焉以期其必然者以我自考遂敢謂體備而無歉耶何者能有於我哉夫聖人總羣聖而會其全合萬物而歸於極人見其義精仁熟而聖人不自以爲能蓋惟造道之極者乃望道而未見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憂勤不已之意孔子曰凡理得於心謂之德德者人所固有惟脩以蓄之則德日進於高明矣乃不從事於省察克治以自全其本體將德何由而成乎凡效法聖賢之所爲謂之學學者人所當勉惟講以明之則學日至於純熟矣乃不從事於講習

討論以深究其精微將學何自而明乎事之宜爲義若已聞之是明知其益便當奮發有爲而遷徙以從之也乃聞義而不能卽用其力以求合乎當然則善無由而積矣人之心本善其有不善是私欲之累便當深自愧悔而勿憚於改也乃不善而不能內疚於心以絕遠乎非僻則過無由而去矣此四者其功不可不全其責無可他諉是吾所深憂而不能自已者也夫脩德講學徙義改過皆日新

之要。聖人豈真有所不能。而猶以此爲憂。蓋其進脩無已之心。固惟日不足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此一章書是形容聖人閒居氣象。記者謂。凡人當閒暇之時。怠肆者易流於褻。斂束者或過於嚴。蓋由積於中者未極其純。故見於外者未協乎節也。惟夫子周旋中禮。隨在各當。如當燕居無事。自不同於在朝在廟應務接物之時。則見其舒徐自若。而無迫遽之意。其

容申申如也。溫潤可親。而無震厲之氣。其色夭夭如也。自其德性之純粹。發爲氣體之和平。誠有擬議之所難窮者爾。夫聖人舉止動靜。無不適合乎當然。而其見於燕居者如此。非善觀聖人者。其孰能知之。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此一章書是孔子爲道不行而嘆也。孔子曰。凡人之氣。壯而盛。老而衰。方其盛也。習焉而不覺。及其衰也。隨感而可知。甚矣吾氣之衰也。何以驗之。吾向也年當少壯。常夢見周公。不能以身接。而猶得以神遇。至於今久矣。不復夢見周公矣。即此而觀。不可以見吾衰之甚乎。蓋孔子志在行周公之道。原不因年而有異。雖自歎其不夢周公。終何嘗一日忘周公哉。夫孔子之不忘周公。乃孔子之不忘天下萬世也。而僅托之夢想。發諸浩歎。豈不深可惜耶。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以心學之全功也。孔子曰。學莫先於立志。若非所當志而志。則志失其正矣。夫人倫日用之間。各有當然之理。所謂道也。必志於此。而致知以究其原。力行以盡其事。務使心神專一。以期漸進於高明。則所適者正。而不惑於他途矣。行此道而有得於心。謂之德。德而不據。則持循不密。將心之所得。能保其永存乎。必也操以強忍之力。務使此德恒守而不失。德愈積而守愈堅。則

始終允執而衆善備矣行此道而德全於心謂之仁仁而不依則物欲時引將心之所全能保其不虧乎必也盡其存養之功務使此仁日習而不違仁愈至而習愈熟則常變悉協而天理純矣自志道而據德依仁本之在內者既無不盡而末之在外者又安可遺乎如詩書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所謂藝也誠能游心於此朝夕涵泳以陶養其性情則有以通乎物理周乎世用而心

亦無所放矣蓋道德仁藝所以會乎理之全志據依游所以盡其心之用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而不失乎先後輕重之序焉聖學之所以有成也與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此一章書是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孔子曰人性本無不善而不能使之同歸於善是亦教者之過也人不知來學而必欲往教固無是禮苟其求教之誠執贄而來雖自行一束之脩以上厚薄不同而向道之心則同皆可與爲學者也吾未嘗不惓惓以盡其誨焉夫聖人設教不輕授人教之義也亦不輕棄人教之仁也教澤所以無窮也與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施教之有方也孔子曰教人者豈不欲盡言而無隱但必俟受教者有地而後設教者可施人有心求通而未得通

其意憤然不能自已者在彼先有可通之勢而我爲之開其意則不難釋彼之疑是啓之有益於憤也若不憤則彼原無志於求通而何以啓之是以不啓人有口欲言而未能言其貌悱然不克自伸者在彼先有可言之機而我爲之達其辭則不難暢彼之隱是發之有益於悱也若不悱則彼原未有所欲言而何從發之是以不發至於人有爲我所面命者如舉一隅以告之必能觸類引伸以三隅

反證然後復告則彼之悟無窮而我之言亦易入若舉一隅而不更即三隅還以相質則是執一而寡所旁通絕不能自用其力者即復之何益是以不復也蓋教者固有欲盡之心學者尤必有自致之力然後教學相長可與有成否則雖諄諄告語無庸也孔子之不輕於教正其不倦於教之意也夫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性情之正也記者謂吾夫子德性純粹哀樂適當乎中如人當有喪夫子推見至隱而哀之時而食於其側則不能甘味而未嘗飽也如於是日弔人而哭餘哀未忘則終是日哀樂不相襲而自不能歌也夫聖人之不飽不歌豈有心行乎其間乃隨所遇而各中其節聖人自然之忠厚也學者能識聖人用情之忠厚其亦足以進於道矣夫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此一章書是見聖賢出處之必有其具也孔子謂顏淵曰吾人出處之道所遇者係乎時而所操者存乎己有如用之是時可以有為也則出而行道以成弘濟之功其或舍之是時不可以有為也則卷而藏之以全獨善之志仕止久速既聽其遇之自然又不失其理之宜然當吾世孰能有此哉惟我與爾有是夫固有獨喻而不可以告人者矣子路聞是言而請曰用舍行藏夫子固與回共之矣若夫子一旦行三軍而有戰伐之事則將誰與乎子路蓋自負其勇而以為非己莫與也孔子曰兵凶器也戰危事也而可以血氣逞乎如暴虎徒搏馮河徒涉輕生妄動死而無悔者既不知一己之利害又焉能措大事於萬

全吾所不與也。必也平日之涵養裕乎一心。臨事之際。不但不肯妄動。且有戰兢危懼之意。又好深謀遠慮。斟酌至當。而後果決以成之。如此之人。以敬愼養其義氣。以詳密保其全功。可謂智勇兼備者。是乃吾之所與也。由前觀之則知可以退者。乃可以進。彼尸位戀祿。與干時躁進之徒。皆非用世之具也。由後觀之則知有謀者。乃能有勇。彼鹵莽剽銳。與輕浮喜事之子。皆非成功之人也。人主論相擇將。其必取法乎此哉。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此一章書。是聖人破人妄求之心也。孔子曰。天下之物。未嘗不有求而得之者。至於富則何如哉。若富而可以人力強求也。則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矣。蓋執鞭雖賤役。而屈己足以致富。又何辭焉。但人之貧富。亦非偶然。在天有一定之數。在己有一定之理。如不可強求而得。則何不從吾中心之所好。爲安於命而合於理也乎。夫求富則乞諸人而不得。從好則反諸己而有餘。人亦何必營營取辱哉。然則士之所以立身。君子之所以取人。必先觀其所守。而後可知其所爲矣。

子之所愼。齊。戰。疾。

此一章書。是門人記夫子謹身之大節也。吾夫子何事不愼。何時不愼。而又有所更愼焉者。蓋有三也。其一曰齊。夫齊以交神。神之所以享格者。在誠意。不在虛文。一有不愼。則備

禮備樂。無益也。若夫淸明其志。儼恪其體。所謂祭如在者。惟夫子有焉。一曰戰。夫戰以衞國。國之所以靈長者。在勝算。不在黷武。一有不愼。則堅甲利兵。無益也。若夫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所謂神武不殺者。惟夫子有焉。一曰疾。夫疾爲身累。身之所以保攝者。在平日。尤在一時。一有不愼。則補救怨尤。無益也。若夫養其天和。擇其醫藥。所謂守身爲大者。惟夫

子有焉。可見聖人無所不慎。而三者關係非輕。故謹之又謹。要非淺窺聖人者焉能知其如此哉。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之神遊古帝也。昔帝舜之作樂也名曰韶。以至聖之德當極治之時。其聲容美善。雖得之傳聞。而未易親見也。舜之後有陳敬仲者奔齊。故齊有韶樂。夫子至

齊而得聞焉。於是三月之久。一心向往。至於飲食俱忘。不知肉味。且贊嘆曰。古樂之入人也淺矣。而韶之入人也。更有出於意想之外者。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非甚盛德。烏能若此乎。蓋治之象徵乎樂。而樂之原係乎德。孔子之所以極贊舜樂者。其亦與舜合德而後知其深也。豈僅在聲音節奏之際哉。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此一章書是見聖賢正名之心也。昔衛世子蒯聵得罪出奔。國人立其子輒爲君。以繼靈公之後。及晉人送蒯聵歸國。輒遂拒之不受。當時之人。莫不以蒯聵爲罪人。而輒拒之爲是也。冉有有疑而問子貢曰。衛君之立。人皆爲之矣。不知夫子亦以爲然而爲之乎。子貢曰。諾。吾將入見夫子而問之。子貢不敢直言衛君。而取古之尊父命讓國祚者以爲問曰。

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二子遜國而逃。制行高潔。古之賢人也。子貢曰。二子固是賢人。但不知讓國之後。亦有後悔而怨焉否乎。子貢之意。以爲賢如二子。苟尚不免於怨。則衛君又何責焉。孔子曰。凡人有所求而不得則怨。若伯夷以尊父命爲正。叔齊以不遵亂命爲安。各行其志。皆合乎理。是求仁而得仁矣。又何怨乎。於是子貢出謂冉有曰。夫子不爲衛君也。蓋國之得失。孰如父子之大倫。觀夷

齊之遵父命爲孔子之所深取則衛君之拒父又豈待再問而知之乎惜也聖賢正名之心徒存之空談而已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自得之樂不以境遇而移也孔子曰人之常情莫不厭貧賤而慕富貴至於我則不然即如疏食可飯也則飯之水可飲也則飲之肱可曲也則枕之其爲淡

泊不亦甚乎然我之眞樂初不因此而減蓋亦在其中矣其或不義而富且貴似亦勝於疏水曲肱然自我視之殆如浮雲之於太空任其往來而不足以動其淸虛也其樂何如哉可見聖人之心原有眞樂故一切境遇不足爲累豈僅矯當世而薄富貴者比與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此一章書是聖人明易理之當學也孔子曰古聖人之制易也天道於是乎昭焉人事於是乎備焉廣大精微前民利用之書也我留心用力久矣若天再假我數年使得竟其學易之功或觀其象而玩其辭或觀其變而玩其占則吉凶消長之理明進退存亡之道得一動一靜雖未必全然無過其亦可以無大過矣可見聖如孔子尚以讀易寡過自勉況有裁成輔相之責者其可不務於窮理盡性以幾參贊位育之能事哉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此一章書是門人記聖教之有常也夫子設教因人而施固亦無所不言矣而更有所雅言者一曰詩詩之爲教有美有刺而溫厚和平足以養性情一曰書書之爲教有治有亂而典則詳明足以考政事一曰執禮禮之爲教有情有文而斟酌損益足以定法守是三者皆日用切身之具故夫子皆雅言之有時言詩書禮固是雅言即有時不言詩書禮亦無非雅言也學者尚可舍此而別求異聞與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此一章書是聖人自明其好學之篤也昔葉公問孔子之爲人於子路子路不對蓋以聖人之德難以名言耳孔子聞而教之曰葉公欲知我而後問而爾復不對不愈令彼疑我耶女奚不曰其爲人也好學無厭者也當其發憤之時遂至於忘食及其自得而樂也遂

至於忘憂或憤而愈樂或樂而益憤學以忘年惟日不足又焉知老冉冉其將至乎我之爲人不過云爾有何深遠而不以對也要之孔子不過自言其平常而功夫至此已極純粹學聖人者其亦知所向往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揭己以示人也孔子曰人皆以我爲無不知矣抑知我所以知之之故乎大凡人有聰明睿智出於天然者是謂生知又有遜志時敏期於有獲者是謂學知我亦不可謂非知者也然非生而知之者乃篤信好古不自暇逸敏以求之者也我何敢自欺以欺人乎蓋生知學知成功皆一生知而不加之以學亦未能盡知之量至於孔子生知之聖猶加之以學問之功所以集千古之大成人豈可自恃質稟而廢勉強之功哉

子不語怪力亂神

此一章書是門人記夫子謹言以立世防也

吾夫子教人曷嘗有所隱哉而亦有所不語者其一曰怪怪則詭異不經惑人聽聞其一曰力力則恃強好勝不顧義理其一曰亂亂者干名犯分爲人倫之大變其一曰神神者幽遠難測爲日用之所不切此四者或非理之正或非理之常在言之者或足以快一時之聽聞而信之者必至於壞生人之心術夫子之絕口不語者其防世之心豈不遠哉大抵怪誕不經者必尚恃詐力以濟邪謀犯上

作亂者多托言鬼神以惑愚衆。此聖人首嚴異端之防。而明王必申左道之禁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此一章書是欲學者隨在取益也。孔子曰。人之不能精進者。往往以得師爲難。不知師亦何地不有哉。即如三人同行。言其數則甚寡。論其時則甚暫。然亦必有我師焉。彼其一言一動有合於理而爲善者。亦有悖於理而爲

不善者。若我不能存心爲己。則彼之善不善於我何與。好學者擇其善者而從之。惟恐己之善不如彼也。其不善者而改之。唯恐己之不善如彼也。是一時之觀感興起。善者固我之師。而一念之警省懲創。不善者亦我之師也。安往而非我得力之處哉。可見聖德以日新爲大。學問以交脩而成。因人見道。隨處求益。書經所謂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職此意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此一章書是聖人援天以自信也。昔孔子周流至於宋國。有司馬桓魋者忌孔子而欲害之。是時從者皆懼其不免也。孔子曉之曰。人之禍福皆繫於天。天雖曠遠而難知。然返觀於予。而有可以自信者。思予何以有是德哉。乃天生是德於予。非偶然也。天意既如此。則予之命天自主之。桓魋其如予何。要之聖人有知天之明。有先天後天之學。故能見之確決之定。有廸吉而無凶咎也。不然。寧不爲妄

人所借口哉。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身教示門人也。孔門弟子每以言語求聖人。故以無言爲吝教。孔子示之曰。二三子之來學久矣。抑知丘之爲丘乎。其無乃以爲隱諱而不言乎。不知吾之於爾。初未嘗有所隱也。蓋道之在人。不過日用尋常之際。吾之立教。原不離動靜云爲之間。

不但吾不欲隱即道本無可隱者不但吾無所隱即二三子誰是可隱者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之爲丘固如是也尚何疑於丘哉總之聖人與化工合德而凡人亦原與聖人同體苟能反諸身心之間以求契乎無隱之旨雖聖人可學而至也何聖教之難窺耶。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此一章書是門人記聖教之全功也孔子之

教人蓋亦多術矣而其大端有四四者唯何文行忠信是也蓋天下之義理無窮而詩書六藝已備載之學而可以不文乎平日之聞見皆虛而躬行實踐乃有獲焉學而可以無行乎至於居心之間偶涉於虛僞應物之際或近於欺詐則文行雖優而根本已失不但自愧而且以愧人矣學而可以不忠可以不信乎此夫子所以諄諄垂示恐人不留意於四者之中亦恐人復妄求於四者之外其爲教也不亦嚴且切與學者究心於此則知行并茂表裏如一其以幾於成德也無難矣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存恆心以爲作聖之基也孔子曰天下之人品不同然有其根基則皆可上進如神明不測謂之聖人吾未始

不欲見其人也然聖人不世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才德兼優之君子斯可矣蓋君子雖未至於聖人然學已有成去聖不遠不亦慰吾見聖之思乎若君子而外天資粹美謂之善人吾未始不欲見其人也然善人亦不常有得見立心純常之有恆者斯可矣蓋有恆者雖未即爲善人然存心樸實立志堅貞不亦慰吾見善之思乎夫有恆之與聖人高下固甚懸絕然其姿質極醇無所虛僞使充

之以學未始不可作聖若夫人之虛僞者本無也而作爲實有之狀本虛也而作爲盈滿之狀本約也而作爲侈泰之狀其人如此雖一時僞以欺人久之自不能繼難望其有恆矣有恆既不可得又何以爲作聖之基哉大抵聖人君子善人總不外此有恆之一心在聖人則爲至誠無息之心在君子則爲自強不息之心在善人則爲純一不二之心人能常守此心即是作聖根本此孔子思見有恆

即所以思見聖人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此一章書是記聖人愛物之仁也釣是以餌取魚綱是用大綱絕流而取弋是以絲繫矢而射宿是鳥之棲者記者曰孔子貧賤之時常親取魚鳥爲祭祀奉養之用但常人處此每多貪得之念而孔子行之則彌見好生之心其取魚也但用鉤以釣任其自至而已未嘗以繩繫綱絕流而盡取之也其取鳥也但以絲繫矢射其飛者而已未嘗伺其棲宿用射以掩取之也由此觀之不得不取者有必盡之理不忍盡取者寓愛物之仁蓋聖人渾然仁體心同造化故於取物之中見生物之意如此本此意而推之豈不人人咸遂其生而萬物各得其所與惜乎不得其位老安少懷之志僅託之夢寐東周而已。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自敘求知之功以示人也。孔子曰天下之事莫不有理必先知之明而後行之當今天下之人有不知其理而妄有所作爲者我則無是也蓋天下之義理無窮聞見不博非所以求知於人擇識不精非所以求知於己我惟是多聞天下之理擇其善者而從之務使有得多見天下之事無分善惡而識之以備參攷此由學問以廣聰明雖未爲生知而亦可爲知之次也夫生知安行

如孔子而謙沖自勉如此則知聞見擇識乃求知之法而講學窮理之功誠不可以或廢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與人爲善不爲已甚之心也昔孔子之時有地名互鄉者一鄉皆習爲不善人皆以其難與言善而絕之一日有童

子者慕道請見孔子不加拒絕進而見之時門人不能無疑以爲設教固不可不寬而疾惡則不可不嚴如互鄉之人君子之所絕而童子之來夫子顧見之殊不能不惑也孔子曉之曰君子之處己原貴於嚴而加惠後學則不可執成見而阻其自新之路今互鄉俗雖不善而童子則有向善之心我特取其進而求見之誠耳非取其退而爲不善也何得因其習俗遂絕之已甚耶且凡天下之人特患不能潔己耳若一旦洗心滌慮潔己以求見此卽好善之機可與入德吾但取其今日之能潔耳至往日之或善或惡安能保耶今童子之見二三子亦可無惑矣總之立教貴於公而待人則本於恕孔子欲化導愚頑以移易其風俗故不爲已甚如此若在君師之位則無論賢愚不肖皆在其陶鑄之中書曰敬敷五教在寬此帝王教人之法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求仁也孔子曰世之憚於求仁者皆以仁爲遠而難求自吾觀之仁果遠乎哉蓋天下無無心之人亦無無仁之心是仁乃本來之良人所固有但人蔽於私欲而不知求遂流於不仁而以爲遠耳若能以一念之覺反而求吾固有之仁卽此有覺之中天理來復是欲之斯至無俟他求也而又何遠之有哉要之仁具於心得之易失之亦易人能時時提醒在在操存則一念欲

之一念之仁也。念念欲之。念念之仁也。由此而進於天德之純。亦惟存乎一心而已。可不勉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此一章書。是見孔子爲君受過也。陳國名。司敗官名。昭公是魯國之君。昔魯昭公素稱知禮而不免娶同姓爲婚。故陳國有司敗者。不能無疑於心。因問於孔子曰。人皆以昭公爲知禮。果知禮乎。是時司敗之問有心。而孔子之答無意。故直以知禮答之。及孔子既退。司敗適遇孔子弟子巫馬期。乃揖而進之曰。吾聞君子爲人。平心直道。有事關名義者。必公是公非。而無所私黨。由今觀之。君子亦阿黨於人乎。何以見之。如同姓不爲婚。周道也。今

魯與吳皆姬姓。而魯君乃娶吳國之女爲夫人。乃自爲之而自諱之。不謂之吳孟姬。而謂之吳孟子。既已干越於前。而又復掩飾於後。悖禮甚矣。使魯君而猶爲知禮。則人孰不可爲知禮乎。夫魯君不知禮如此。而夫子猶以知禮與之。非黨而何。司敗之議昭公固是。然以孔子爲黨。彼豈知聖人用意之厚哉。於是巫馬期述司敗之言以告孔子。孔子竟不辨其禮之知與不知。己之黨與不黨。但自引咎曰。人之所不幸者。莫甚於不聞過。今丘也幸矣。苟有過失。人必知之。既知於人。即得聞於己。由是改圖歸於無過。豈非我之所甚幸者乎。蓋無容昧者。天下是非之公。而曲爲諱者。臣子忠厚之誼。如孔子善則歸君。過則歸己。豈非萬世人臣之法乎。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樂於取人之善也。記者曰。夫子好善無窮。誠意懇至。每遇人有一善。則

相爲契合。如與人歌也。若人之音律節奏有相和而善者。此時夫子之心。不知有己。止知有善。好善之心。遂油然而不能自已。必使其人反覆歌之。凡其音律節奏之美。皆黙會而詳味焉。然後自歌以和之。同聲相應。音節克諧。是不但取人之善爲己之善。而且以己之善助人之善。其好善之誠爲何如哉。觀孔子於一歌之善而好之懇至如此。其與大舜之舍己從人。樂取人善。何以異乎。蓋聖心渾然

至善。隨在具足。故於一歌而全體皆見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以實行也。孔子曰。吾人終身爲學。不徒貴可見之英華。而貴有克敦之踐履。如敷陳理道煥然成章者。謂之文。此不過語言之工。文采可觀而已。我雖未能過人。而猶可以及人。若夫有才而不見其才。有德而不矜其德。事事皆求實踐。不事空言。此乃躬行之君子也。吾非不欲企而及之。而反心自思。則全未有得。吾朝夕之間。亦惟以此自勉而已。觀孔子此言。可見文易而行難。行急而文緩。故君子之進德。必以忠信而脩辭立誠。乃所以居業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無已之學。示求聖求仁之實也。昔孔子道全德備。當時有稱爲聖與

仁者。故孔子辭之曰。人之品量不齊。而學之造詣不一。如神化不測之聖人。與萬物一體之仁人。則吾豈敢當乎。抑惟以聖仁之道。斂勉力行。爲之於己。不敢自止而生厭足之心。卽以聖仁之道。鼓舞誘掖。教誨於人。不敢言勞而萌倦怠之意。此乃我之所能者。亦但可云如此而已矣。敢云聖仁哉。維時弟子有公西華者。聞斯言而嘆曰。爲可能而不厭。則不可能。誨可能而不倦。則不可能。自非至誠無

息。善與人同者未易幾此。在弟子雖欲學之。
而正有所不能也。是夫子雖不居聖仁之名。
而愈以徵聖仁之實矣。要之聖人之心常虛。
如大禹不自滿假。文王望道未見。其存心皆
無異也。觀於孔子之言而從事聖仁者。惟常
存不自足之心而已。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
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此一章書是言聖人脩身立命之學無事所

禱以求福也。昔孔子曾有疾病。門人皆以爲
憂。子路請行禱祀之禮。蓋雖出於至情。而實
昧於正道。故孔子不直斥其非。而先問之曰。
果有禱祀之理乎。蓋欲子路自省也。子路未
達。對曰。有之。古誄詞云。禱爾於上之天神下
之地祇。蓋言人有疾病。當禱祀以祈福佑也。
於是孔子曉之曰。夫所謂禱者。乃悔前非以
禳災患耳。若丘平日敬畏天命。一言一動皆
不敢得罪於鬼神。原無所爲禱也。即以禱言

而丘之自禱於心者亦已久矣。豈待有疾而
後禱耶。蓋聖人與天地合德。鬼神亦不能違。
自無事於禱。凡人但宜脩德行善。以盡人道
之常。至鬼神之不可知者。敬而遠之可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此一章書是孔子甚言奢之爲害。而爲維世
之論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自有中道。無過不
及。所以一時之人心相安。而百年之風俗無
弊。如專尚侈靡。而過乎中者。謂之奢。奢則意

氣驕盈。雖理之所不當爲者。亦僭越爲之。其
弊將干犯名分而不孫。若專務省約。而不及
乎中者。謂之儉。儉則力行節省。雖理之所當
爲者。亦吝嗇而不爲。其弊將規模鄙陋而固。
此二者皆非中道也。然就二者較之。與其驕
盈僭越。敗壞風俗。其爲害也大。寧可狹小鄙
吝。貽譏固陋。終是世道人心無甚流弊也。昔
帝堯茅茨土階。大禹惡衣菲食。古帝王躬行
節儉。遂成淳龐之治。後世人心不古。日趨靡

濫所賴在上者辨等威定制度塞其源而遏
其流庶幾返淳還樸不至成極重難反之勢
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此一章書是卽心術以嚴君子小人之辨也
孔子曰天下有君子有小人然欲知君子小
人之分當內察其心術而外觀其氣象蓋君
子循理而行心無所累但見其隨遇而安不
愧不怍無適而不寬舒自得也蓋坦蕩蕩焉

小人行險僥倖心役於私但見其憂勞不寧
患得患失無時而不思慮愁苦也蓋長戚戚
焉由此觀之卽氣象可以知心術卽心術可
以定人品君子小人之分原不可掩欲觀人
者可不致辨哉。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之容以見盛德之徵也
記者曰容貌者德性之符人惟氣質有偏涵
養未粹故見於容貌者不能得其中和吾夫
子全體渾然陰陽合德雖見乎容者隨時不
同然未有不出於中且和者如近仁者其容
溫而仁勝者鮮剛方之槩則厲爲難若夫子
和厚可親見爲溫矣而和厚之中自然嚴肅
蓋可親而不可犯也又何其厲乎此溫之得
乎中也如近義者其容威而義勝者鮮柔嘉
之則則不猛難若夫子尊嚴可畏見爲威矣
而尊嚴之下自無暴戾蓋可畏而亦可近也
何至於猛乎此威之得乎中也如近禮者其

容恭而致恭者多矜持之迹則安爲難若夫
子顒然莊敬見爲恭矣而莊敬之內自然舒
泰蓋不慢而亦不拘也又何其安乎此恭之
得乎中也蓋孔子躬秉盛德故內外有時措
之宜動靜協中和之極其見於容貌者有如
此學聖人者惟在涵養德性至於純全則容
貌之閒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

無得而稱焉。

此一章書是孔子闡揚潛德之意。昔周太王古公生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季歷生子昌是爲文王。太王知文王有聖德欲傳位季歷以及文王。泰伯知之。卽與弟仲雍託名採藥逃之荆蠻。太王於是傳位季歷。至武王而有天下焉。孔子稱之曰。我周肇基王迹。始於太王。其後世世相承。皆賢聖之君也。而太王之長子泰伯。其德之盛。眞可謂至極而無

以復加矣。何也。泰伯以長當立。是後之天下。乃泰伯所宜有也。泰伯知太王之意。於是逃之荆蠻。示不可復用。故太王傳位季歷。至武王而遂有天下。自當日觀之。不過讓國。而自今思之。實則以天下之大。固讓於弟姪而不居也。但其讓隱微。無迹可見。故民莫得而稱頌之也。蓋泰伯之心。無一毫私欲之累。而曲全乎父子兄弟之間。至使身與名俱隱。而世與我兩忘。此所以謂之至德也。孔子特爲表章之。其讓德之美。豈不昭著於萬世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偸。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以禮成其德也。孔子曰。人之立身。必一稟於禮。而後動靜之間。皆合乎自然之秩序。而無太過不及之弊。如待人固貴於恭。使不有禮以節文之。則儀文煩多。周旋過當。自檢而反以自苦矣。不免乎勞。

處事固貴於愼。使不有禮以權度之。則逡巡惶懼。謹畏太過。敬事而反以廢事矣。不免乎葸。至於勇者美德也。使不以禮自守。則一往之氣。遂逞其血氣之剛。必將至於犯分而亂矣。直亦善行也。使不以禮自閑。則徑遂之情。遂無復含容之意。必將至於急切而絞矣。夫恭愼勇直。皆人之美德。但無禮以爲之節制。遂各有其弊。而反爲美德之累。信乎禮不可以斯須去身。而動容周旋中禮者。乃盛德之

至乎。孔子又曰。化民成俗。必有所本。在上之舉動。即下民之則效也。如有位之君子。於一本九族。因情誼之當然。而敦篤之。此上之自盡其仁也。彼下民貴賤雖殊。要莫不有其親。亦必孝於父母。推於宗族。各親其親。而興起於仁矣。於故交耆舊。不以跡疎年遠而遺棄之。此上之自居於厚也。彼下民尊卑雖異。亦莫不有故舊。必將信於朋友。和於鄉鄰。各厚其故舊。而不爲偸薄矣。夫上行下效。其感應如此其速。可見時雍風動。致之無難。唯在爲上者之躬行率導焉而已。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此一章書。是曾子守身之孝也。曾子在聖門。素以孝稱。其於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迨夫有疾將終。追思生平守身之道。至此可以無愧。故呼其及門弟子而教之曰。父母

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體。不辱其親。方謂之孝。汝等試啓而視吾之足。啓而視吾之手。有不全焉者乎。然吾身體之所以得全者。以吾有以保守之也。詩經小旻之篇有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戒慎恐懼。常憂隕墜。無時無處不存此心。所以得保此身。而今而後。吾方知得免於毁傷矣。汝小子其念之哉。蓋語畢而呼之。以致叮嚀之意。亦欲使及門弟子。如己之戒愼恐懼。一舉足而不敢忘親也。曾子守身之孝如此。蓋立身行道。顯親揚名。固爲孝之大節。然不虧其體者。自能不虧其行。體且不虧。而況於行乎。皆由曾子平日見道明。信道篤。故能始終不息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此一章書。是曾子以省身之學。告臨民者。知

所重也。孟敬子是魯大夫仲孫氏。名捷。曾子有疾。敬子往問之。曾子言曰。大凡鳥之將死。其鳴必哀。人之將死。其言必善。蓋曾子將告以爲政之道。恐敬子忽畧而不加之意。故先言此以起其聽也。因告之曰。凡在位之君子。不宜瑣屑於細務。惟當崇尚乎大體。其餘臨民之道。所最重者有三。容貌彰之於身。一有不謹。易至粗厲怠肆。君子不動容貌則已。動容貌便當雅飭恭謹。而遠於暴慢。道之可貴

者此其一。顏色形之於面。一有不察。易至色取行違。君子不正顏色則已。正顏色便當表裏如一。而近於信實。道之可貴者此其一。辭氣宣之於口。一有不敬。易至凡鄙背理。君子不出辭氣則已。出辭氣便當成章順理。而遠於鄙倍。道之可貴者此又其一。蓋有諸中。必形諸外。制乎外。必養乎中。操存於平日。省察於臨時。故能內外交盡。動靜兼該。此誠修身之要。爲政之本。君子所貴之道。惟此而已。若

夫用籩豆以供祭祀之事。不過器數儀文之末節耳。自有執事者司之。曾儼然人上。而屑屑留心於此哉。至於帝王之學。與士庶異。凡正心誠意。建極綏猷。以君臨天下之上。固操之有其要。出之有其本。而不在區區度數之末也。當知所先務矣。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此一章書是明顏子無我之學也。曾子曰。凡

人志意盈滿。少有所得。便見己之有餘。人之不足。其能下問者誰乎。若乃己之學力精到。既已能矣。卻不自恃其能。而以問於不能之人。己之學問充足。既已多矣。卻不自恃其多。而以問於寡少之人。此其心體謙虛。絕無滿假。雖有而自視若無。雖實而自視若虛。其真知義理之無窮有如此。凡人度量淺狹。少有觸犯。便謂在己爲是。在人爲非。其能容忍者誰乎。若乃人有觸犯於我。我能情恕理遣。置

之度外全無計較不惟不發露於顏色而直不藏蓄於胸臆其不見物我之有間又如此此何人哉惟昔日吾友顏淵潛心好學有善不伐故能謙以受人有怒不遷故能恕以容人嘗拳拳服膺用力於此如此之人誠不可多見也總之聖賢無我之心嘗如太虛能容天下之理而不見己之有餘能容天下之物而不見人之不足然非眞積力久以幾於大而化之之境則亦未足以語此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此一章書是曾子以全德望人之意曾子曰天下言成德者必歸於君子然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才節二者不全均不可謂之成德若有人焉其才不但可輔長君而已即將六尺幼冲之君付託於其身可以承受而輔佐之既能保衛其國家又能養成其令德而不負所託焉不但可共國政而已即將一國之政令專寄於其身可以擔荷而總攝之既能安定其社稷復能綏輯其民人而不負所寄焉其才之過人如此至若國勢艱難之會人心離合之幾從違趨避正大節之所繫苟非見理精明持志堅定鮮有不爲其所奪者其人當此之際卻能卓然自立利害不以移其心死生不以易其守保輔幼孤維持百里始終不渝其節之過人又如此既有其才又有其節果可謂之君子人乎反覆思之信乎

其爲君子人也夫是人也言其品行則爲成德之君子任以官守即爲社稷之純臣使當太平無事之時自能敢言犯諍一德同心致吾君於堯舜垂芳名於百世此曾子所以嘆賞之不置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此一章書是曾子責士以體仁之意曾子曰士立身天地間以聖賢自期必須度量寬廣

不以一善自足。是之謂弘。持守堅忍。不以半途自廢。是之謂毅。但心體本自剛大。一有私欲。便狹隘而不弘。柔懦而不毅矣。緣平日無省察克治之功。所以無至大至剛之體。曾是異於凡民。儼然爲士。而可以不弘毅哉。所以然者爲何。蓋以士所負之任甚重。而其所行之路又甚遠也。惟任重。非弘不能勝。惟道遠。非毅不克荷也。然果何以見其重且遠哉。凡以爲此仁也。仁者。心之全德。原與天地同其

廣大。士以爲一己之任。不但知之而已。必欲身體而力行之。則是舉天下之善。盡萬物之理。皆在士之一身。其任不亦重乎。且仁之理原與天地同其悠久。士任此仁。無有間斷。終食於是。造次顚沛亦於是。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直至沒焉而後已。其道不亦遠乎。士之所以貴弘毅者以此。總之仁道至大。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可間。此

聖門爲學。莫大於求仁。而曾子卒得道統之傳。有以也夫。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此一章書。是明經學之有益於人也。孔子曰。性情之理。中和之德。固人心之所同具。不待外求。然古人立教。皆已先我爲之。使非始終有資。何以淺深各得。當其始也。欲爲善而去惡。必先有以感發其好善惡惡之心。所謂興也。然興非無自。必於詩乎。蓋詩本性情。有美

刺諷諭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嘆之間。所以感動於人者。又爲易入。故學者之初。必於此而有以起發其仁義之良心也。及其中也。善念既起。又必卓然有以自持。方能有善而無惡。所謂立也。然立非無自。必於禮乎。蓋禮有恭敬辭遜之意。節文度數之詳。服習既久。則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酬酢之際。得以貞固而不亂。故學者之中。必於此而不爲事物所搖奪也。及其終也。既能自立。又

必造於純粹至善之域所謂成也然成非無自必於樂乎蓋樂有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蕩滌邪穢消融渣滓故學者之終必於此而有以至於義精仁熟也由此觀之詩禮樂其可以不學耶要之人止一心興立成乃學者因心之獲詩禮樂即學者治心之資言其序雖有後先究其歸總無內外孰謂經學非即心學哉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示爲上者以範民之道也孔子曰聖人在上其知先知其覺先覺豈不欲家喻戶曉以斯道覺斯民哉然必盡人而覺之其勢有所不能故但可使之由於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蓋所當然者如父當慈子當孝之類皆民生之秉彝日用即尋常至愚之人俱可遵道遵路率循而無難故可使之由也若其所以然之故皆出於天命之自然人性之固有其理精微奧妙自非中人以上未易得聞況蚩蚩之氓如何遍喻故不可使之知也雖知之理不外行習之事由之久自有領悟之機若必使知之則力行之心反不勝其求知之心惟由之而聽其自知則知者不失之過不知者亦不爲不及要在因民以治民不必強民以從己此聖人率天下以中庸之道而無索隱行怪之弊也與有化民之責者可勿致審於其間哉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示人以弭亂之道也孔子曰天下剛勇之人恃其血氣之強而又疾惡貧窮不肯安守義命則有勇無義適爲亂資此等之人固爲天下之首惡矣至於不仁之人本心已失當其罪惡未著尚可容忍而化之以善若其罪惡貫盈即當屛棄而懲之以威不然而徒疾惡太過使之無地可容則事勢窮迫彼將以不肖之心肆其不仁之毒未有不激而生亂者是惡不仁之人本爲好惡

之正特以處之過當反足致變則君子之待小人豈可輕發而不善處之乎是以古之聖王保治於已安制亂於未萌使夫材能効用奸宄回心則御之之道得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此一章書是孔子戒人恃才之意孔子曰凡人不可無才尤不可不善居其才自古材能技藝之美者莫如周公然周公之所以見重

於天下者以公遜碩膚握髮吐哺有才而不自恃故可貴耳若有周公之才之美乃驕焉而誇人所無不肎畀以自牧吝焉而挾己所有不肎善與人同則無其德量而大本失矣縱使多才多藝特其緒餘而已何足觀哉夫有周公之才之美而一涉驕吝尚不足觀况無周公之才者乎甚矣驕吝之不可也蓋有才者必當居之以德德極其盛則才自極其全故聖如帝舜而舍己從人功如大禹而聞

言則拜滿招損謙受益誠聖賢居心之要道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此一章書是明純心之學也孔子曰吾人爲學原以明善誠身求其在我而已利祿之來奚暇外慕雖學成名立亦有用世之時然一心以爲學又一心以求祿則持志不專必其見道不切也有人於此從事於學至於三年之久而不志於穀祿則是正誼而不謀利明

道而不計功操守堅定工夫純篤凡榮辱得失之故毫無足以動其中使非專心爲學何以歷久不遷如此此其人豈易得哉可見儒者惟在純脩國家務求實學下無干名求利之人則上有舉賢任才之慶聖人之言其維持世教不淺矣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立身處世之道也孔子曰君子立身處世必學問操守兼造其極方爲全德未可苟也凡人志向不專不能爲學故信之必須誠篤然見理不明所信者或不得其正反足爲累又須格物致知窮理盡性以求其是非之眞盡其精微之奧則講究明而辨別審所信者一出於正而爲有學之人矣凡人持守不定不能入道故守之必須堅固然膠執不化所守者或不得其當死亦

徒然又須事必由理行必合宜不徇匹夫之小信而乖中庸之大道則植綱常而扶倫紀所守者允得其當而爲有守之人矣有學有守則知之明而行之決出處去就焉往而不善哉故其於危邦也則避之而不入於亂邦也則去之而不居去就如是其審也當天下之有道也正君明臣良之會則出仕而盡展其蘊當天下之無道也正潛身養晦之時則隱居而獨善其身出處如是其正也使非有

學有守何以能咸宜如是至若邦國有道正君子向用之時也乃避世絕俗而困處貧賤之中上之不足以致君堯舜下之不足以澤被蒼生豈不可愧恥乎邦國無道正君子高蹈之時也乃希世取容致身富貴之地旣取貪位之譏復無待時之節豈不可愧恥乎惟其學守未能兼善故其進退徒足貽羞甚矣士之不可以無養也蓋學者須見之明守之定用有可行舍有可藏然後平時則能尊主

庇民建功立業有事則能砥礪名節匡扶世運若碌碌庸人何足取哉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此一章書是孔子戒人侵越職分之意孔子曰凡人有是職位始有是謀爲如處公卿大夫之位則當謀公卿大夫之政其謀爲者正以盡其分內之責而非有所加於位之外也若無官守之責而爲有位之謀則爲越分非職掌所及而爲他位之謀則爲侵職故凡不

在其位則當介然自守雖才識過人智畧有餘而不敢預議者所以遠出位之嫌而盡自處之道也蓋君子素位而行循分自盡分內事不敢推諉分外事不敢妄營故無越職之謀者乃無曠官之失孔子戒之之意深哉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此一章書是孔子有志王化而追念正樂之時也孔子曰昔吾自衛反魯旣嘗正樂適當師摯在官之始又能審音其時樂之殘缺者

已爲之補失次者已爲之序無論其始作從之之時固能協律和聲無不美盛即至關雎之亂而爲樂之卒章一皆清濁相濟高下相宜洋洋盈耳可想見夫王化之隆魯樂之正惜乎今不得而聞也蓋正樂有孔子之聖掌樂有師摯之賢故一時聲音美備如此且關雎爲王化之始當日化行江漢澤及士女實由文王后妃盛德所傳孔子緬懷盛治寤寐聖主聞韶之嘆思摯之心有同情也夫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此一章書是欲人不失其本然之眞也孔子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中才以上之人有德而無病若中才以下雖有是病不掩是德如好高者多直率無知者多謹厚無能者多信實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若賦性疎狂之人宜乎行事直率不爲邪曲今卻借公行私而又存心不直是以罔濟妄矣賦性昏昧之人宜

乎厚重簡默不作聰明今卻輕躁妄動而又存心不愿是藏詭於愚矣賦性愚拙之人宜乎眞誠无妄不爲欺詐今卻二三其德而又存心不信是隱詐於拙矣此等之人出於常理之外眞難識其本體吾不知之矣蓋狂侗悾悾是氣稟之偏直愿信是本體之眞本心未漓猶可以陶鎔教化而返其固有之良本心旣失則習染錮蔽而不可以化誨之矣故孔子絕之然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使其

知爲聖人所絕而改焉則不屑之敎誨是亦敎誨之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此一章書是勉人進學之詞。孔子曰人之爲學將以求進乎道也然使無勤敏之功則其心徒勞而無益使無警省之心則其功終怠而不前所以君子之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孜孜焉惟日不足常如有所追而不及者然其用功之勤如此然其心猶

悚然不敢自怠也當日進之時常懷日退之懼惟恐失其所學而果有所不及也其操心之危又如此蓋學貴日新無中立之境不日進者則必日退如商宗之遜志時敏周成之日就月將乃爲人主好學之芳規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此一章書是贊舜禹心境之大也孔子曰凡人平時雖窺其器量臨境易見其襟懷蓋本自然非由強勉巍巍乎崇高富貴不入其心者其惟舜禹乎舜禹皆以匹夫受禪天下原非素有然一旦尊爲天子而溫恭允塞不伐不矜與未有天下之時毫無損益舜禹心體超然不爲物役又何有天下入其意中哉蓋聖人氣象度越千古洵乎其不可及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此一章書是極贊帝堯君德之大也孔子曰

吾嘗論列帝王求其度量超越德業兼隆者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高大而無不覆冒者莫如天唯堯之德格於上下與準則之蕩蕩乎廣遠無涯形迹俱泯當時康衢之歌帝力何有民亦涵泳其中莫得指而名焉與天之不可言語形容無以異其大而難名者若此然以觀其治功之成就則平成協和巍巍乎功業之隆盛莫得而尚也又觀其治功之顯爍則格被昭垂煥乎文章之光顯莫得而

掩也。其大而可見者又若此。大哉帝堯。涵千古𥳑絕者矣。後世人主。舍堯其奚法哉。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此一章書是贊美周才比隆唐虞。因思至德以推原所自也。記者曰。自古治天下者。莫盛於虞舜。當時聖哲之臣有禹稷契臯陶伯益

各盡厥職。以成四方風動之休。繼夏商而王者。莫盛於我周武王。武王嘗曰。予有撥亂之臣十人。外則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內則賢妃邑姜。夾輔贊襄。以臻四海永清之化。虞周得人之盛如此。孔子因而嘆曰。古云人才之生。最爲難得。豈不信然。惟在唐虞交會之際。故賢哲挺生。過此以往。獨周爲盛。然其間尚有婦人焉。奔走禦侮。不過九人而已。我因是有感於文王也。以天下之大勢言之。三分已有其二。文王乃確守臣節。以服事殷。初不以盛衰強弱二其心。非盛德之極。能如是乎。可見周之媲美唐虞者。實以德而不止於才也。夫人才不擇地而生。亦不擇時而生。帝師王佐。何代無之。顧上之人所以鼓舞任用之何如爾。亦何至有無才之嘆哉。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

吾無間然矣。

此一章書是極贊大禹。以見王道之純也。孔子曰。自古治天下者。事無巨細。各有當然之則。況承帝之終。開王之始。最易有間可乘。吾觀禹無間然矣。禹之時。九州作貢。所不足者非玉食也。乃御珍羞而甘淡薄。至於奉祀鬼神。則犧牲粢盛。極其豐潔。玉帛萬方。所不足者。非文繡也。乃舍華靡而敦朴素。至於臨朝承祭。則服物采章。務求盡制。四海爲家。所不

足者非宮室也。乃安卑隘而飛崇隆。至於田間水道。則胼胝經營力爲禦備。此皆儉所當儉。豐所當豐。適合天則無可訾議。禹吾無間然矣。書稱克勤克儉。惟儉而後能勤。洵足爲萬世人君法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六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七

論語上之四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此一章書是記聖教之所謹也。記者曰。夫子教人有常言者詩書執禮是也。有不言者怪力亂神是也。若言之時甚少謂之罕言。一曰利。利是人情所欲。然與義相背。學者若有計功謀利之心則害義甚矣。故罕言之。欲人知所戒也。一曰命。命兼理氣。其故甚微而難測。若專以命言。則將怠棄人事而生怨尤之心。故罕言之。欲人知自脩也。一曰仁。仁包四德。其道甚大而難盡。若強以示人。則學者有躐等之心。故罕言之。欲人漸次以進也。於此見聖人教人至意有在言語之外者。學者宜深體之。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

[seal]

矣。

此一章書是聖人貴約不貴博之意。達巷黨人稱贊孔子曰。凡人才識常患狹小。唯有孔子大哉。其不可量乎。大而道德性命之奧。細而禮樂名物之微。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可云博矣。惜乎汎兼衆藝。不能以一藝名之也。夫孔子之大。在道全德備。不在博學多能。黨人雖稱贊聖人。而非能深知聖人者。孔子恐門弟子誤聽其言。將以務博爲事。故進門弟子

而謂之曰。黨人言我無所成名。以我不能專守一藝耳。我將何所執乎。夫六藝之中。隨執一藝。皆足成名。有所謂御與射者。我將執御乎。亦執射乎。就二者較之。御爲易執。將執御以成名矣。可見隨在是道。不必泛求。學聖人者可以悟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此一章書是聖人維禮之意。孔子曰。凡事無害於義者。或可隨俗。有害於義者。不可苟從。即如冕之制。績麻成布。而緇之以爲冕者。古禮也。今也以其細密難成。改用爲絲。較爲省儉。儉雖非禮。然於大義無碍。我固不必立異。從衆亦可。若夫臣之拜君。必在堂下。亦古禮也。今則竟拜堂上。是驕慢而爲泰也。害義甚矣。雖違背衆人。吾寧從下而不顧焉。蓋制度節文之細。猶可隨時。三綱五常之禮。萬世不易。孔子維持世教之意深矣哉。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此一章書是記聖人心體之虛也。記者曰。吾觀夫子應事接物之間。所絕無者。凡有四焉。人當事之未來。先爲億度。謂之意。先有專主。謂之必。既事之後。尚多留滯。謂之固。但顧己私。謂之我。四者人情所不免。夫子渾然天理。不任私意。則毋意。隨事順理。不設期必。則毋必。過而不留。無有偏執。則毋固。大同於物。不私一身。則毋我。可見聖人之心。如鑑空水止。

本無繫累。不待禁止而自絕之。學者惟力以去私靜以觀理。則亦無四者之累矣。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此一章書是聖人事天立命之學也。魯有亂臣陽虎。曾為暴虐於匡。匡人恨之。孔子貌似陽虎。經過其地。匡人舉兵圍之。孔子戒心於匡。其時從者皆懼。孔子慰之曰。道之顯著者

謂之文。文必得人而傳。堯舜禹湯之統傳於文王。文王既沒。其所傳之文。不在於茲乎。夫斯文之得喪。天意存焉。若天將喪斯文。則所賦於我者。必有所靳。我為後文王而死者。將不得考述其禮樂。脩明其制度。以與於斯文也。今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此。是天未欲喪斯文也。予之一身。有命在天。匡人其如予何。竊有以自信矣。於此知聖人見理之明。臨變不懼。非達天知命烏能幾此。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此一章書是聖人不貴多能之意。大宰。官名。問於子貢曰。吾觀夫子。殆生知之聖乎。何其無所不通。多能若此。是大宰以多能為聖。而知聖也淺矣。子貢曰。大宰抑知聖之所以為聖乎。凡天生聖人。皆有節制分限。獨吾夫子

不為限量。縱其才德。使造於至聖之域。德既造於至聖。才自無所不通。故又多能也。子貢以多能為聖之餘事。可云知聖。孔子聞大宰與子貢問答之語。不敢以聖自居。又恐人以多能為重。因即大宰之言以明之曰。大宰許我多能。其知我者乎。但我之多能。亦自有故。吾少時未為世用而微賤。故能講習眾藝。此亦鄙末之事耳。豈君子所重哉。君子學問。自有遠且大者。不以多能為貴也。門人因記琴

牢之言曰夫子平日曾云吾不爲世人所試用故得習於衆藝卽少賤多能之謂也可見脩己之道自有大本大原治人之道自有大經大法博學多能非所急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此一章書是見聖心之虛敎人之誠也當時皆稱孔子爲無所不知故孔子謙而不自居曰我果有知乎哉我實無所知也但是平日

告人不敢不盡無論賢智來問必盡抒其蘊卽有鄙陋之夫來問於我彼固空空然一無所能我不敢以鄙夫而忽之必叩擊發動其兩端凡事之始終物之本末道器之上下事理之精粗無不盡我之知以相告焉人見我告人必盡其誠遂謂我無所不知而我則實無所知也此是孔子不執己見因人啓發正敎人不倦之意學者所當深思而自得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此一章書是聖人自嘆其道之不行也孔子曰大道將行則天兆文明必有祥瑞以應之虞舜時鳳儀於庭文王時鳳鳴於岐山伏羲時龍馬負圖而出雖聖王不重祥瑞而文明之兆於此可徵至於今鳳鳥不至已非虞舜文王之時矣河不出圖已非伏羲之時矣世莫有用我者道其不行矣夫蓋孔子非思鳳鳥河圖也思大道之行也聖王在上文治興起則鳳至圖出自然可期豈若後世侈言祥瑞爲附會誇大之辭哉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仁敬之心隨感而應也聖人之心寂感自然內外如一方其未感如止水明鏡一有所感則油然而生故記者曰孔子見有喪服而齊衰者有尊爵而冕衣裳者無目而瞽者遇此三種人雖年少於我必作而起或行過其前必急而趨所爲哀有喪

尊有爵矜不成人也哀矜是仁所發見處尊禮是敬所發見處仁敬之心充積於中故隨感隨應不待勉強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此一章書是顏子希聖之學也顏淵遊於聖

門學既有得喟然歎曰甚矣夫子之道之難形也嘗專力以進多方以求見其高也仰之庶幾可及乃仰之彌高見其堅也鑽之庶幾可入乃鑽之彌堅又嘗瞻之若在吾前恍惚之間卻又在後蓋仰彌高鑽彌堅是道之無窮盡也瞻在前忽在後是道之無方體也使不有善教之施學者何自而入幸夫子循循有序善於誘人而使之自進焉蓋道之散於萬殊者謂之文就萬殊中有天理節文處謂之禮夫子先博我以文使包舉融會後約我以禮使操持約束回奉夫子之教百倍加功趣味日出雖欲罷而有所不能凡吾才力可用既已竭盡無餘矣義理昭明本心純熟向之高堅前後卓然如立於我前當此之時則自大以趨於化自思勉而至於不思不勉介乎二者之境非人力所能爲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回惟有黽勉於文禮之中而已噫非深知聖道者胡能形容親切如此哉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守禮以正也昔孔子有疾子路慮及身後之事以爲古時爲大夫者皆有家臣治喪夫子曾爲大夫乃使門人爲臣是尊師意也不知夫子時已去位不當復有家臣是未知所以尊之之道矣夫子病少

間乃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事詐而不實也昔我爲大夫則有家臣今已去位則無臣矣無臣而爲有臣我將誰人之欺乎無乃欺天乎且由之用家臣也欲以尊予也然尊之必以禮與其死於家臣之手而非禮自處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而自安其禮之爲愈乎且使我無家臣不得行大葬之禮然有二三子在予豈死於道路而不得葬乎由前言之見家臣之不當有由後言之見家臣之不必有可見愛人者當愛以德敬人者當敬以禮庶乎理順心安而無踰越之失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有用世之心而不苟用於世也古人比德於玉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借美玉以爲比而問之曰物之貴者莫如玉而美玉則尤貴者也今既有之於此將韞於匵中而終藏諸與抑將求賈直之善者而沽之與子貢之意蓋以美玉之沽藏探孔子之行藏也孔子曰美玉本爲世用以理言之斷斷當沽而不當藏者其沽之哉其沽之哉然天下之寶原自貴重豈可自輕若使求賈而沽於人則本然之美先失之矣我必待夫善賈之自來者也此可見孔子用舍行藏之心矣蓋藏則抱道忘世聖人不忍求則枉道徇人聖人不爲惟待則循乎天理而安於義命之正聖人之出處誠時中之道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之化無分中外也當時孔子因道不行欲去中國而之外國偶發欲居九夷之嘆亦猶乘桴浮海之意云耳或人未之喻以爲眞欲居之乃問曰外國習俗鄙陋恐不可居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自能信其在我忠信篤敬無入而不自得且天地間人性皆善道德仁義之氣禮樂教化之習

安在行於中國者不可行於外國乎何陋之有哉蓋上下古今東西南朔此心此理莫不相同聖人之化原無分於中外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此一章書是孔子自敘正樂之事也雅是大雅小雅頌是周頌魯頌商頌雅頌之詩詞即朝廟所用之樂章必詩得其所而後樂得其正故孔子追敘之曰詩樂在魯久矣但歷年既遠頗多殘缺失次吾自衛反魯之年考訂

旣詳徵驗足信一一釐定之然後樂之聲音節奏得歸於正其二雅三頌之詩被諸管絃者篇章次序各得其所而雅用於朝廷頌用於宗廟亦無有紊亂者矣蓋詩樂所傳皆聖王之制作治道之精微孔子述往聖以傳後世正樂之功豈淺鮮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此一章書是聖人於庸德之行常見不足也孔子曰人於倫理日用之間雖甚卑近甚微小之事視之若易能而其實每多欠缺即如出而在邦國則事公卿必有所以事之者當盡其忠順而不失上交之道也入而在家庭則事父兄必有所以事之者當盡其孝弟而克脩子弟之職也若有喪事不特三年之喪即期功緦麻皆不可忽必於情所當致禮所當盡者不敢不勉力以從也至於飲酒原以合歡若飲之過節易於亂性而為所困必操

存有主勿使多飲至神昏氣亂也此四者雖若近易然身體而力行之工夫卻極細密道理卻極廣大非仁熟義精涵養純粹者不能也以我自審何者有於我哉可見為學當不忽於卑近不遺於微小誠能於天理之當然者求盡其量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希聖希賢不外是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此一章書是孔子就川流以指道妙也天地

間大化流行無時少息隨處可見然目前可以指示者莫如川流故孔子偶在川上有會於心而言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往而復來來者復往相續不已無非逝者有如此水夫徹晝徹夜流而不已晝固如是夜亦如是未嘗有一息之停止也人心體此時時存省使私欲淨盡天理常存無有毫髮之間斷則庶乎不虧其本體矣推而言之天理流行觸處皆是天運而不已物生而不窮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大而造化之開闔小而口鼻之呼吸無在不有無時不然總是一無息之體論本體則自然不息論工夫則自強不息勉強之久至於自然而純亦不已焉則天德在是王道亦在是所謂中和位育無非此理惟在天縱之聖人察識其本體而擴充之存誠主敬無少間斷以造乎其極而已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此一章書是言好德之貴誠也孔子曰天所賦於人之正理而人得之於心者德也人之大欲最易溺情亂性者色也德色二者理欲之分判然乃吾觀人情理念常衰欲念常勝德雖人所本有而氣稟拘之物欲蔽之脩己之德則不能亹亹焉惟日不足見人之德則不能孜孜焉樂取於人欲如好色之出於誠然至眞且切者未之見也蓋好德則脩身親賢其益無窮好色則傷生伐性其害不小誠能易好色之心以好德將賢人君子日至於前而脩齊治平自收其效其爲樂不更多乎哉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此一章書是見爲學進止之機皆由於己也孔子曰人之爲學必求有成倘日積月累已實用工夫而一旦厭怠心生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究歸無成譬如積土爲山勢已垂成其未成者但少一簣之土耳於此成山豈不

甚易。乃忽然中止。不肯加功。則前功俱置無用。而山終不成矣。此其止也。誰止之乎。只一己因循怠惰而止耳。為學而至自棄。亦猶是也。可不戒哉。人之為學。勿可畏難。雖為聖為賢。未曾全用工夫。而一日發憤精進。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不可限量。譬如平地。未曾積土。其所覆者僅有一簣之土耳。冀望成山。豈不甚難。乃銳然奮進。不肯少停。則功力積久高大。山亦有時而成矣。此其進也。誰進之乎。

只一己奮發精勤以往耳。為學而能自強。亦猶是也。可不勉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見為學在銳志。尤在有恆。誠使工夫無有間斷。則盛德大業。豈難致哉。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此一章書。是孔子深贊顏子之能受教也。孔子教門弟子。發明道理。常以言語相傳。但諸弟子聞孔子之言。未能會之於心。體之於身。便有怠惰之意。惟顏子能明睿。故聞孔子之言而心解。能健決。故聞孔子之言而力行。欲罷不能。拳拳弗失。所以孔子贊之曰。凡人聽言。半疑半信。若在若亡。罕有不惰者。若夫語之以道。而心知力行。自不能已。絕無怠惰之意者。其惟回也與。孔子稱贊顏子。亦所以勵羣弟子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追思顏子之好學也。凡人

為學。智愚賢不肖之分。所爭惟在進止之間耳。進而不止。雖至聖人而無難。止而不進。則終於庸人而已。孔門惟顏子好學。有日進而未已之勢。使得永年。必至聖人地位。故孔子當顏子既逝。猶追思而謂之曰。惜乎。吾但見其奮往精勤。方進而不已也。未見其逡巡退縮。欲止而不前也。以其勤學如此。由此日進不已。其造詣所到。豈可限量。而不意其早逝也。豈不深可惜哉。孔子之惜顏子如此。學顏

子之學者亦惟精進不已則庶幾矣。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學者以有成也凡學者始有其質猶穀之始生有苗繼加以學問發達其聰明猶穀之吐花爲秀終焉實有諸己至於成就猶穀之成穀爲實學必至於成猶穀必至於實方爲有用故孔子借喩而言曰穀之生也自苗而秀自秀而實乃爲有成苟或失其耕耘逆其生理培植滋養一有不到

則但生苗而不吐花秀發者有矣夫即吐花秀發而不結實者亦有矣夫美而不成其何用哉可見講學脩德亦當有始有卒勿致一暴十寒則日進無疆而底於大成矣。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及時勉學也孔子曰君子進德脩業貴於及時若人之後生者實是可畏其年富進學有餘日其力強進學有餘功誠能不虛此年力乘時勉學日進不已則其造詣所到殆未可量焉知將來不如今日之可畏乎倘若因循悠忽歲月蹉跎轉盼間至於四十五十之年而不以善聞則衰老無成後來更無可望斯亦不足畏也已孔子先言可畏是期望以勉勵人後言不足畏是絕望以警戒人總是教人及時勉學也可見作聖之功全在春秋方富之年日新不已日進無疆則功崇業廣豈有不造其極者乎。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聽言者貴有受言之實也孔子曰凡人聽言必當虛己以受求其實益如見人有過以正言直論明白規諫之是謂法語之言此等言語詞嚴義正人聽之自然敬憚不得不允服其能無從乎然非貴面從而已必因所言者一一反求既有過愆隨

即改正乃爲可貴見人有過以婉詞微意委曲與之言是爲巽與之言此等言語婉轉和平人聽之無所乖忤不得不欣喜其能無說乎然非貴一時喜悅而已必以所言者一一尋繹深得其微意之所在乃爲可貴若一時喜悅而不能繹思其理外貌順從而不能自改其過則雖正直規諫之論日陳於前委曲開導之詞日聞於耳究不足以醒其昏惰救其過失吾終無如之何也已矣孔子深絕以

警之如此凡聽言納諫虛己以受務求實用勿事虛文則講學脩德治國平天下均有裨益矣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立志也孔子曰凡士君子必先立志志於道志於仁皆志也所志一定方能爲聖爲賢至於有始有卒終不可得而奪且以勢之難奪者言之如以三軍之衆而衛一主帥宜若不可奪者然三軍雖衆

心有時不齊力有時不合則其帥可奪而取之也若以匹夫而守其志宜若可奪者然匹夫雖微在己能守其志則始終不變生死不渝必不可得而奪也可見士君子只在立志所志既定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謂大丈夫者如是而已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此一章書是言進道不可自足也凡人不以貧富動其心方能進道子路識趣高明能於貧富之際毫無繫累故孔子稱之曰人情戚戚於處貧而汲汲於求富每於貧富相形之際未有不動心者若夫身衣敝壞之縕袍與衣狐貉貴服之人並立而恬然淡然無動於中不以爲恥者其惟由也與夫由能不恥其無忮求之心可知矣凡人情嫉人之有而欲害之則必忮恥己之無而欲取之則必求忮

求心生無所不至皆恥貧之念爲之也今由獨能不恥衞詩有云無所嫉而不忮無所貪而不求於外物一無繫累用是以往何所爲而不善乎此言惟由足以當之矣孔子引此以美之如此子路聞孔子許之遂將此詩詞時時諷咏若將終身者是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孔子警之曰義理無窮必有日新不已之功以求至於盡善之地是不忮不求之道特進道之階耳若止於此何足以盡

善哉蓋爲學不以境遇動心方可與進道然須由此而進至於中心安仁終食無違乃爲盡善故孔子警子路以勉其進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託物以比君子之節行也孔子曰春夏和煖之時草木無不暢茂雖有堅剛柔脆之不齊然未可辨也及歲暮寒凝草木零落而松柏猶蒼然不變然後知其後彫也蓋治平無事之時小人或與君子無異至於遇事變臨利害改節易操甘與草木同腐者多矣惟君子處之彌艱守之彌固威武不能挫其志死生不能動其心卽如後彫之松柏然夫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惟至時變而後知君子之不同於庸衆也然必待有事而後思得君子而用之豈不晩哉此聖王所以貴百年之計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此一章書是孔子指成德者之心體以示人

也孔子曰知仁勇三者人心之本體也蓋人之心體本無障蔽而不惑本無牽繫而不憂本無委靡退怯而不懼自人心一有所蔽卽有疑惑惟夫有知之德者格物致知不昧虛靈之體則事物之交凡是非可否無不坐照無遺何惑之有自人心一有所累卽有憂患惟夫有仁之德者涵養純熟渾然天理之公則境遇之來凡窮通得失無不順理安行何憂之有自人心一有所怯卽有恐懼惟夫有

勇之德者主大至剛直養浩然之氣雖當大節重任險阻艱難皆毅然處之無逡巡退縮之意何懼之有此皆成德之事學者以之脩己帝王以之治天下國家皆不外此故知至於不惑則足以照臨四海仁至於不憂則足以并包九有勇至於不懼則足以裁決萬幾帝王之學尤所當加意者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全學望人也孔子曰人之造詣不同學貴循途而進如人志氣邁往銳然以典學自命是可與共學矣然學必專心致志向道而行而後不爲他岐所惑初學之人或識見未定未能實見吾道之美而勇往以從之是可與共學者未可遽與之適道也既勇往以從之矣必躬行實踐有所執持而後不爲外誘所奪適道之人或操守不堅未能固執而不變是可與適道者未可遽與之立也學至於固執而不變亦可矣然守而未化也惟聖人一理渾然汎應曲當於事變之來各適其輕重之宜如權之稱物者然彼能立之人或不能通權達變以幾夫時措咸宜之妙是可與立者未可遽與之權也學至於可權然後爲學之功全矣蓋爲學之道不容躐等而進當循序以致其功亦不容得半而足尤貴層累而造其極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此一章書是孔子借詩以勉人用思之意昔逸詩有云唐棣物之無情者也其花尚翩翩然搖曳若有感而動矣況我與爾人之有情者也豈無所感動而不爾懷思乎但以所居之室相去隔遠而不能相及耳夫詩人之所思者固未知其所指何在孔子遂借其言而反之曰思之爲妙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詩所謂室遠畢竟是未之思耳若果思之則此

心之靈明雖千萬里之外千百年之上一思即至初無障隔壅蔽夫何遠之有夫道在於心思乃盡心求道之功人之於道只徒事口耳而不求之於心故以為遠若求諸心則欲仁斯至何遠之有是以君子貴近思之學也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鄉黨一篇皆是記孔子容貌威儀起居動靜

之詳蓋聖人盛德積中動容周旋有自然中禮之妙也此一章書是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也門人記曰吾夫子之居鄉黨也則見其言貌之間恂恂然信實而已謙卑遜順不敢以賢智先人有似乎不能言者蓋鄉黨乃父兄宗族之所在故禮恭而辭簡如此至於與祭而在宗廟居官而在朝廷則便便然與人議論制度儀節之精微問之必審紀綱法令之詳悉辨之必明但言所當

言常敬謹而不放爾蓋宗廟乃禮法之所在朝廷乃政事之所出又與處鄉黨之時不同故言之不容不盡而辨之不容不明如此此聖人盛德之至故隨所處而皆合乎禮之中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門人記曰吾夫子之入朝也方君未視

朝之時正臣工議政之際如與下大夫言其勢分猶卑言或可以直遂則當言即言正辭斷義無所委曲但見其侃侃然剛而直也若與上大夫言其體貌尊重言不可以徑情雖理之所在持正不阿然必顏色和婉辭氣從容但見其誾誾然和悅而諍也至君既出而視朝夫子極其敬謹不敢一毫怠忽則踧踖如而恭敬不寧也但常人過於矜持未免失之拘迫夫子卻又從容和緩動容周旋不過

其則與與如而威儀中適也。聖人之事上接
下各中其節如此。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
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
賓不顧矣。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也。古者
列國諸侯朝聘往來主賓相見之時有爲之
擯相者主謂之擯言其接待賓客也客謂之
相言其輔相行禮也。門人記曰吾夫子當君

命有召使之爲擯迎接賓客此乃兩君交好
大禮所繫故夫子一聞君命敬慎之至頓改
常容觀其顏色則勃然變動不類平時之安
和自適觀其步履則盤桓不安屏營不寧。有
似欲前進而不能之狀此是承命之初其敬
有如此及賓至而君迎之時賓主有命爲擯
者遞傳賓主之命以相達夫子此時適爲次
擯有上擯居於身之右有末擯居於身之左
故拱揖所與同爲擯者或揖左人傳命而出

則以手向左或揖右人傳命而入則以手向
右然手雖有左右而身則端整自如未嘗隨
之而動但見其衣之前後襜如其整齊也及
賓主相見之後主君延賓而入爲擯者當從
其後而趨入以有事夫子於疾趨而進之時
足容雖疾手容自恭張拱端好如鳥之舒翼
然此是行禮之時其敬有如此行禮既畢主
君送賓以出賓方退出之際主君之敬未解
夫子必復命於君曰賓已出不復回顧矣所

以舒君之敬不使勞於瞻望也此是禮畢之
後其敬有如此夫以爲擯一事自始至終無
不中禮如此此所以爲盛德之至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
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
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在朝之容也。門人記曰
吾夫子趨朝之時方入宮門去君雖遠敬心

已切但見其曲身而行鞠躬如也雖公門高大卻似不能容其身者然其立也必不敢當門之正中避所尊也其行也必不敢踐履門限恐不恪也敬於入門之始如此由此而進則爲君所宁立聽治之虛位夫子過之見位如見君其顏色則勃然而變動其行步則躩然而盤旋其言語則訥訥然謹愼收斂似氣不足以出聲者敬於過位如此蓋去君漸近故其敬漸加與入門之初不同矣當升堂之

時則兩手摳衣下縫使之離地以防傾跌之患歷階升堂曲身而行鞠躬如也其心敬氣肅深自屛藏似不息者蓋愈近君則愈敬愼視過位之時又不同矣夫子見君已畢由是下堂而出降階級一等始稍舒其顏色有怡怡然和悅之意然其敬君之心有終不能忘者但見其下盡階級趨走以就於下則端拱如翼手容之恭如故也復其朝班之位而立依舊踧踖而恭敬不寧身容之肅如故也蓋自始至終一於禮如此可以爲人臣法矣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容也門人記曰夫子承君命以聘問鄰國執持國君之命圭以通其信則敬謹之至鞠躬如也有如至重而力不能舉者身容何肅也執之平衡心與手齊有時舉手向上則如與人相揖者未嘗失之太高有時俯手向下則如

以物與人者未嘗失之太卑手容何恭也其色之見於面者勃然變動如臨戰陣之時色容何莊也其容之形於足者舉足促狹曳地而行若緣物然足容何重也及聘問之後以君命獻禮物於鄰國之君所以達君之情但見夫子有和悅之色視聘時漸舒也享畢又以私禮見鄰國之君所以伸己之敬則愉愉如而又加和也蓋敬以盡聘問之禮和以達聘問之情惟夫子其能不辱君命乎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衣服之制也門人記曰聖人持身節一衣服亦不苟如常服則不用紺緅二色以爲衣之領緣蓋紺乃深青揚赤色爲齋服之飾緅乃絳色爲練服之飾故不以之飾常服也私居之服不用紅紫二色合赤白而成紅合赤黑而成紫皆色之不正者也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故不以服之私居也其致謹於服色之辨如此時當乎暑則服單葛之衣或取夫絺而精者或取夫綌而麤者然必先着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蓋暑服宜於輕淺而不宜見體也時當乎冬則隨所服之裘裼以所宜之衣如黑羊之裘服以朝覲則裼以緇衣欲黑色相稱白麑之裘服

於聘享則裼以素衣欲白色相稱黃狐之裘服於蜡祭則裼以黃衣欲黃色相稱此公服之制也若私居之裘其制則長取其溫暖而短其右邊之袖蓋作事常用右手取其便於舉動也私居之裘則用狐貉爲之以其毛深溫厚可以禦寒而適體也其致謹於裘葛之制如此服必有佩也居喪之時去文就簡非所宜佩若已免喪乃去凶即吉之時也必玉以象德器以備用無所不佩焉衣必有裳也朝祭之服取其方正其下裳則用正幅如帷幔然謂之帷裳然人身之腰爲小故於兩傍爲襞積有衣褶而無殺縫也若非正服之帷裳則不用襞積而旁有斜裁倒合之殺縫矣以其殺於下齊者一半故謂之殺縫其制上窄下寬取其省約而不妄費也其豐儉各有所宜如此如弔服所以哀死也若羔裘之朝服元冠之祭服則不用之以弔蓋不以吉服而用之於凶服也朝服所以覲君也孔子時

雖致仕每月之朔。必服其朝服而北面以朝。蓋不以致仕而忘乎君也。其謹於吉凶之禮又如此。蓋衣服所以文身。亦聖人之所必謹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謹齊之事也。門人記曰。夫子將祭祀而齊戒。沐浴既畢。必更明衣。而衣以布爲之。不但內志之淸明。而且外體之純潔也。齊戒之時。旣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

著明衣而寢。故必別有寢衣。以防其褻。而寢衣之制。周身之外。仍長有一半。使其可以覆足也。其致潔以盡敬如此。至於平居之食。有常品矣。齊則必變其所食。不飲酒。不茹葷。恐以臭味之故。昏吾精明之德也。平居之坐。有常處矣。齊則必遷其所坐。不安常。不襲故。恐以便安之習。奪吾愼重之心也。其變常以盡敬如此。此可以得聖人謹齊之心矣。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飲食之節也。門人記曰。聖人之飲食。不特爲養生計。蓋亦有道存焉。飯食雖不求其精。而亦不厭其精。牛羊與魚

之腥。聶而切之之膾。雖不求其細。而亦不厭其細。蓋食精膾細。有益於人者。聖人所不去也。夫食之有益於人者。固不厭。而傷人者。豈食之乎。故食取其精也。苟飯傷熱濕而饐。或味變而餲。則不食。膾取其細也。苟魚爛而餒。與肉腐而敗。則不食。若未敗而色已變。此色惡也。則不食。未敗而氣已變。此臭惡也。則不食。人事之烹飪。或失其節者。不食。天時之成熟。未至其期者。不食。蓋以上數者。食之皆足

傷生。故夫子謹之。夫物之有害者固不食。而無害者亦豈苟食之乎。割肉以正爲貴。不正則與心體違。不苟食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致用不備。不苟食焉。且不徒不苟食。而所常食者亦自有節。蓋人資穀氣以養生。若肉味過多。反勝五穀之氣。致失養生之道。故必節之。雖不辭其多。而不使其太過也。飲酒以合歡。若崇飲不已。旣能昏性而喪德。又能致疾而傷生。故必節之。雖不限其量。而不及於

醉亂也。至若酒出於沽。脯出於市。恐不精潔或至傷人。故皆不食。若夫薑可以通神明。去穢惡。故每食常設。而不撤去。凡飲食之道。惟適可而止。不太多而過飽。恐傷生也。其養生不旣周乎。夫日用之飲食。固愼而須。於人者亦有節。夫子當助祭於公庭。而有胙肉之得也。歸卽頒賜。不待經宿。蓋重神惠而尊君賜故不敢遲也。至於家廟之祭肉。雖可少緩。未能當日分賜。然亦不過三日。皆以頒之於人。

若過三日。則肉敗而人不食之。是褻神之餘矣。故不久留也。其須食有當可之節如此。夫子當食之時。則心安於食。雖人有問。及亦不輕於答也。當寢之時。心安於寢。亦不輕於言也。其食也。雖蔬食菜羹。亦必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其祭雖小。亦必齋如。其誠敬焉。此皆聖人飲食之節。無不中禮如此。蓋不止於養身。而亦所以養德。學者能隨事而體察焉。何莫非道之

所在也。

席不正不坐。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所處必以正也。門人記曰。夫子心安於正。事事皆整齊嚴肅。故於席位或偏向不正。自不苟於坐焉。蓋東西南北各有正位。在聖人心安於正。席不正。則與心不合。心便不安。故雖小不苟也。則其出入起居之無不正可知矣。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

阼階。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居鄉之事也。門人記曰。夫子之居鄉也。或與鄉人宴會飲酒時。則少長咸集矣。其中有六十以上執杖而行之老人。夫子必加尊敬。宴畢之後。杖者出。夫子即隨之而出。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也。其敬長如此。周禮方相氏主索疫鬼而驅逐之。季冬之月。則命有司大儺以驅除鬼祟而迎納吉祥也。蓋此禮雖古而近於戲。夫子家居遇

鄉人行大儺之禮。則敬君命而服朝服以立於東階焉。以鄉人儺於我家。我有主道也。其敬古禮如此。此居鄉之道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與人交之誠也。門人記曰。夫子之與人交也。一出於至誠而不欺。如所交之人在於他邦。夫子遣使候問。使者臨行。則必從後再拜而送之。有如親見其人。不

以其在遠而廢敬也。季康子曾饋以藥。夫子拜而受之。以答彼之殷勤也。且直告使者曰。丘尚未知此藥所用何品。所療何病。不敢嘗也。蓋藥有未達。自不可嘗。然受而不飲。則又虛人之賜。故直以不敢嘗告之。其受餽之誠又如此。夫子誠善與人交者哉。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仁民先於愛物也。門人記曰。一日夫子養馬之廐被火焚燒。夫廐爲

火焚。傷馬必矣。夫子自君之朝退而來歸。聞之即問曰。火得毋傷人乎。未嘗問及馬也。蓋惟恐人之傷。故不暇及於馬耳。夫天地之生物。於人爲重。當倉卒發問之時。意不在馬。而常在人。聖人其體天地之心爲心者乎。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事君之禮也。門人記曰。

凡臣之於君務期盡禮。毋論事之大小悉當以謹敬持之。若夫子則無一事之越於禮者。君或賜以熟食。必正席致敬而先嘗之。然後頒之於人。尊君賜也。君或賜以生肉。必烹調使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君或賜以生牲。必畜之於家。無故不殺。仁君賜也。其盡禮於受賜有然。夫子或侍於君而食於君之側。其時君祭而置品物於豆間則已不祭而先飯。蓋禮君賜之食而客之。則命之祭。夫子不敢

當君之客。己故先飯以示爲君嘗食之意。其盡禮於侍食有然。夫子或以疾寢而君視之。倘得扶疾而以臣禮接君。固其心矣。勢必不能。則首居東以受生氣。加朝服於身。又拖大帶於上。不忘恭也。其不以疾而廢禮又有然。君或有事而以命來召。倘可即升車而行。所不辭矣。若猶未駕則追不容待。徒步以往。不俟駕而遂行。急君命也。其不以勞而廢禮又有然。蓋分義之必循。斯禮文之必謹。夫子於

纖悉委曲無所不竭其誠敬。是不獨持一身之小節。而正以立萬世人臣之大常也與。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交朋友之義也。門人記曰。朋友爲五倫之一。原以義合者也。夫子之於朋友。莫不以義爲斷。如朋友不幸而死。無親屬以主之。是無所歸者。於義爲當殯者也。夫子即曰。於我殯。蓋揆乎事理之宜。遂直任

而不辭也。如朋友之饋。或輕或重。皆交際之常。於義所不當拜者也。是以雖重如車馬。非饋祭肉者。比則直受之而不拜。蓋祭肉之所以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車馬豈其倫乎。此夫子所爲悉合乎當然也。蓋義受裁於心。夫子不以存歿易其心。不以貨利動其心。惟心能有主。故義無不盡也。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

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容貌之變也。門人記曰。容貌乃德之符。夫子隨事順應適當乎理。其形諸身而見於色者各有不同。凡人寢處恆易流於肆。夫子雖舒布其四體。而不至偃臥以如尸。私居不必過於拘。夫子雖慎持於平日而不事矜莊以爲度。其容貌之見於處己者如此。若夫有喪之人。所當哀也。夫子見齊衰者雖所親狎。必變色以待之。有爵與無目之人。所當致其尊與矜之誠也。夫子見冕者

與瞽者雖當燕見。必禮貌加之。至夫子當在車之時。見有服凶服者則惻然不寧而爲之式。見有負版籍者則肅然起敬而爲之式。此一以哀有喪。一以重民數也。至夫子當燕享之時。主人設盛饌以相待。必變色而起。以致其敬。所以重主人之禮也。其容貌之見於接人者如此。至迅雷風烈。乃天變之大者。夫子當此。必變其常色。惕然恐懼。蓋敬天之怒而不敢逸豫以自安也。其容貌之見於敬天者又如此。夫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其出之也非有心。而觀之者則各異。至如見負版而式。遇風雷而變。則尤所以重邦本而畏天威也哉。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升車之容也。門人記曰。我夫子正直存於中。而肅恭著於外。隨其所在。莫不見其有敬容。無肆容。人當升車。自無不立而執綏者。然或未免於偏倚也。惟夫子

則必正立執綏。而一無偏倚焉。及既在車中。則瞻視有常。未嘗回首而顧也。言語必慎。未嘗急遽而言也。手容必恭。未嘗妄有所指也。蓋敬容之見於乘車者如此。夫禮大夫得乘車。苟或稍縱。即不足以見盛德之容。而且惑人之視聽。夫子之不待謹而自謹也。此其所以爲聖人也與。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

路共之三嗅而作。

此一章書是見孔子時中之聖其所會心者無非時也門人記曰鳥之爲物雖微見人之顏色不善斯舉翮而他往又必迴翔審視擇可止之地而後集焉何其能見幾而舉擇地而集如此昔者孔子見雌雉存於山梁之上因感而嘆曰彼山梁之雌雉當飛則飛其飛也以時當下則下其下也以時時哉時哉子路不悟以爲時物而共向之有執之之意焉

遂三嗅而作其在山梁也非翔而集於山梁者乎其嗅而作也非見子路之色而舉者乎是可以知鳥矣更可以知夫子之有取乎時矣蓋孔子於君臣朋友父兄宗族之間一言一動莫不各盡其道非屑屑以求其合時當然自無不然耳此所以深有取乎時也記者記此以終鄉黨正以明聖人之悉因乎時云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七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八

論語 下之一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此一章書是孔子思復古以維世也孔子曰先王緣人情而制禮宣至和而作樂是二者誠不可斯須去身也但世運不同習尚亦異至今日而寖非矣如先進之於禮樂文質適

中今但見其簡朴而以爲野人也後進之於禮樂文過乎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也以俗尚觀之孰不喜爲君子以求觀美哉吾則不然如用禮樂以治身則思斂華而就實如用禮樂以治人則思去靡以還淳寧從先進而冒野人之名耳是知移風易俗繫乎一人庸衆雖安於習俗君子貴求其當然觀孔子從先進之意其卽帝王議道自己之法與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此一章書見聖門之多才也昔孔子應楚昭王之聘陳蔡二國忌楚國之大因阻孔子之行於是受厄於陳蔡之間其後孔子歸魯追思往事而嘆曰吾門之弟子從我者多矣當陳蔡之厄猶濟濟也至於今或隱或顯或存或沒皆不及吾門也夫患難適得相隨而閼

居反致離索聚散不常寧不關情耶門人因孔子之思而記之曰夫子之所謂從於陳蔡者何人也哉其姓字猶可識也其造詣更可觀也有得於己而謹於身者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是有能立言而善答述者曰言語宰我子貢是有通國政而練庶務者曰政事冉有季路是有風雅可觀而聞見博洽者曰文學子游子夏是此皆從夫子於陳蔡者其人其品各擅其長宜夫子之不忍忘也觀門人四科之言而孔子造就人才之法可見矣即朝廷因材器使之道亦從可知矣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此一章書是孔子深喜斯道之得人也孔子曰學者於論辨之際探求不已不但自益而更足以益人而回則不然蓋人必疑而後有所問問而後有所發疑問相長而後有所助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所言無不默契於心怡然神解蓋無所不說而又安得有所助哉雖然此可爲顏淵言也至於學者宜日事於

博學切問聖賢之旨非辨晰不精天下之務非考究不明默識心通豈易言哉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此一章書是孔子贊閔子之純孝也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而孝行以取信於人者爲真以今觀之孝哉閔子騫乎天下之以孝名者或易得之於父母昆弟而不能得之於人又或易必之於人而反不能必之於父母昆

弟處順處逆非純孝者不能盡也今閔子之孝父母昆弟稱之人亦稱之內外之間無間言者其孝友之實積於中而著於外也如此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孝爲大宜孔子深贊閔子以風世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此一章書見孔子謹言之敎也詩經大雅抑之篇有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此深於謹言之旨也南容每常三復

白圭念茲不忘其用心加於人矣孔子於是以兄之女妻之夫愛其女而擇謹厚之士則言之當謹爲何如耶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此一章書見好學之人不易得也魯大夫季康子問弟子之中孰爲眞好學者孔子對曰吾門有顏回者眞好學人也使天假之年其所優入當不可量而不幸其命之不永也今

則亡是人矣夫人之爲學當世既不可及身後不復再見寧不動人深長思哉宜孔子之致慨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此一章書見孔子之愛回以義也昔顏淵死其父顏路以家貧不能具葬乃請孔子所乘之車賣以爲椁意欲從厚以安賢子也孔子

曰人之子雖有才不才之分而以父視之未嘗有異亦各言其子也昔吾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賣車而徒行以爲之椁此故何也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今豈可爲回而舍車乎蓋顏淵一生安貧樂道死生一致雖無椁何傷惟孔子知之深故不以薄葬爲嫌非吝於一車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此一章書是孔子悼道之無傳也昔顏淵死

孔子傷悼之曰天之生回斯道有賴亦予之大幸也而不意其遽死也噫天喪予天喪予天豈獨喪回也哉予誠不能釋然於天道矣孔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天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此一章書見孔子哀之發而中節也昔顏淵

死孔子傷悼之極於是哭之慟從者勸止之曰哀傷有節子之哭回可謂慟矣孔子曰予之哭回有慟乎予不自覺也雖然哀可節也至於回而有不能自已者矣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哉慟者一時而傷者無窮孔子之爲道惜人如此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循理責門人正所以愛回之深也昔顏淵死門人以其爲大賢也而欲厚葬之孔子止之曰回之爲人正無須於厚葬也於理不可門人終以爲不厚不足以寵異顏回於是厚葬之孔子嘆曰回之平日視予猶父也予乃今不得視回猶子也使回不安於身後予亦何以自安哉然此非我也夫二三子也二三子之心大異於回之心如此愈令人思回矣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此一章書是孔子戒人務遠之心也季路問鬼神者人之所當事其道當何如孔子曰可見者人不可見者鬼神未能事人而得其歡心焉能事鬼而冀其來格乎季路又問死者人之所必有其道爲何如孔子曰難窮者生不必究者死未能原始而知所以生焉能反終而知所以死乎可見人鬼總是一道死生

原屬一理。惟務力於平實之處。則知明卽以通幽。而全生卽以全歸。豈可舍近求遠。而騖於幽杳難知之域哉。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此一章書。是門人記諸賢之氣象也。門人謂昔夫子在坐。而閔子侍側則見其外和內剛。誾誾如也。至於子路。則見其果敢發越。行行如也。冉有子貢。則見其端嚴正直。侃侃如也。

觀四子之氣象。卽以知四子之造詣。斯道有人。斯世有賴。維時夫子若有欣欣然不自禁其樂者。然四子之中。唯子路過於剛強。非終吉之道。故夫子亦嘗警之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此不過據理而論。欲子路之損過以就中也。而不意子路之終不能也。可惜矣夫。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此一章書。見聖賢維魯之心也。昔魯有長府。其來舊矣。一旦欲改作而更新之。此乃變制之漸。亦聚利之萌也。閔子騫婉言以止之曰。天下事。創作者難爲功。完舊者易爲力。彼長府雖久。未至大壞。因其舊制。稍加脩葺。何爲不可。何必改作。而爲勞費之事乎。孔子聞而贊之曰。夫人不輕於言者也。惟其不輕於言。故一言而關生民之大計。動當事之深思。言必有中。可謂仁人之言哉。大抵勞民傷財之事。所損雖在一時。而變歷代之規模。啓聚斂之苛法。關繫正自不小。閔子不極言其弊。所

以婉而易入。孔子復稱說其美。愈令聞者知愧。聖賢之愛魯民。正其深於愛魯君臣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此一章書。見孔子作人之法也。孔子曰。聲音之道。通於性情。瑟雖一藝也。而平日所養。皆可立見。由之鼓瑟。若直任氣質。無一涵養者然。奚爲於丘之門乎。此蓋欲由自警省。而進

於沉潛也乃門人不知遂不敬子路孔子曉之曰二三子何遽輕由耶據今日之由可謂升堂而登高明之地矣特未入室而造於精微之域耳使由能自勉寧有限量而二三子之輕由何耶可見學問無窮自足者固非而輕人者更非孔子此言不但造由亦所以造門人矣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此一章書見孔子以中道約人也聖門弟子有顓孫師與卜商二人者雖俱稱爲賢而所造各有不同故子貢偶舉以問曰師與商也孰爲勝乎孔子曰師也才高意廣往往至於太過商也篤信謹守往往失於不及二人所造如此觀其所造而賢不賢可知也子貢不達其義乃問曰天下之事未有不以過爲勝以不及爲不勝者商既不及然則師已愈於商與孔子曰學問之道貴適乎中不及者固失之卑陋而太過者亦失之夸張其非中道正自等耳安見其爲愈哉蓋無過不及之謂中使學者各省其所有餘勉其所不足庶幾斯道之有賴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正黨惡之罪以警權臣也昔周公以叔父之尊兼安定之功分封魯國其富宜也季氏魯大夫耳而乃富於周公其

攘公害民之事可忍言哉冉有以聖門之高弟而爲季氏之家臣自宜救正其過上全國體下安民命斯爲盡忠之道也乃不能以道事主而爲之聚斂而增益其富其不義甚矣孔子絕之曰吾之門以致君澤民爲教而求乃以黨惡害民爲悅殆非吾徒也此而不聲其罪則不肖之徒亦何所不至哉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可見聖人惡惡必先絕其黨在冉有不過欲邀季氏之歡心而不知難逃於

聖門之公論。使小子傳之而共懼。卽季氏亦聞之而知警。眞仁人之心哉。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此一章書是示人宜進學以化氣質之偏也。孔子嘗評論及門之才質。謂凡人氣質不能無偏。而皆不妨於進道。特患不能自知其偏。則無以施轉移之功耳。卽如柴也謹厚有餘。而明智不足。可謂曰愚。參也資稟遲鈍。而警敏不逮。可謂曰魯。師也容止可觀。而少誠實

惻怛之意。是之謂辟。由也粗直自遂。而少溫潤和雅之文。是之謂喭。使此四子者各率其性。與庸俗人何以異。而不知能進之以學。則皆任道之器也。蓋四子得聖人而師之。知其偏之所在。或充之以學問。或文之以禮樂。俱不失爲大賢。然則人亦貴自勉耳。豈可以資氣之偏駁自諉哉。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此一章書是孔子稱人所長。以進其所不足也。孔子曰。吾門之有回賜。其聰識未嘗不相近也。而中實有不同者焉。回也以明睿之姿。務深潛之學。其於道也。殆庶幾乎。但見其陋巷食貧。屢至空匱。而處之泰然。何其澹忘若此也。若夫賜。則不聽受貧富之命。而務生財以致富焉。較之安貧樂道者。爲何如乎。然其才識明敏。凡所億度。每每切中。實有過於人者。倘由此而充之。其進於回何難乎。此可見

氣質偏雜者不可以自畫。而賦資明達者尤不可以自炫。使子貢而不聞聖人之教。則安知不終以貨利遺識。而小慧自誤耶。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生質之美。而進之以學也。子張問於孔子曰。天下之人品不一。而獨有所謂善人者。其道爲何如。孔子曰。凡人之囿於氣質者多矣。卽或有志向上。亦必循途守轍。而後可以合道。惟善人不拘聖賢之成

法而自無偏雜之患殆不踐迹者然每自任其性情之本然未嘗加以浚遣之功而亦不入於室合而觀之而善人之爲善人可知矣蓋生質之美不可易得亦不可盡恃况有聖人之基而能不以學問自限其優入也不更易乎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此一章書是孔子示人考行之法也孔子曰人之情僞不可見所可見者容貌詞氣之間

而已然容貌詞氣有一見而即決者更有屢見而未易測者若專以論之篤實似乎有德而即許與之則安知其爲表裏如一之君子者乎亦安知其爲外篤而內不篤之色莊者乎以君子待人雖忠厚之道而倘爲色莊所欺則迎合之弊自我開之矣甚矣容貌詞氣不可以定人品也所以古帝王取人之法既觀敷奏之言尤詳明試之功然後賜之車服申之考績不遽以知人自任所以無失人之譏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因人施教之意也昔孔門弟子有子路者嘗有聞而患未之能行因問曰人之於道以能行爲貴自今一有所聞即

當勇往行之乎孔子曰聞善固當勇爲然父兄在上必須酌於義理審於時勢有不敢不稟命者柰何可率意而行之也又弟子有冉有者嘗悅道而患力之不足因問曰人之求道力行甚難自今若有所聞即宜黽勉行之乎孔子曰行善不宜推諉一有所聞即宜去其因循鼓其志氣有不可不勤敏者豈可不篤實行之也此孔子因人施教妙於裁成在人或未之知也維時弟子公西華者見二子

問同而答異不能無惑因問曰爲學者皆有定向施敎者自無異同由之問聞斯行諸無異於求之問也而夫子則告以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無異於由之問也而夫子則告以聞斯行之所問同而所答異此赤之不能無惑也孔子曰予知二子之問同亦知二子之材異乎求之資稟過於柔柔則凡事畏縮不肯前進故告以聞斯行之蓋使勇往力行以變其怯懦之習乃因其不及而進之也

由之資稟過於剛剛則凡事銳進無所取裁故告以有父兄在蓋使安分循理不流於妄動之失乃因其過而退之也或進或退總因其人而成就之而又何疑乎總之聖人敎人不欲其過不欲其不及惟使之合乎中道而止故無人不在其陶鑄之中此所以爲萬世之師也與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此一章書見聖賢遇變而惟以道自信也昔孔子爲匡人所圍倉卒遇難顏淵偶失在後其時匡人肆惡在孔子自不能無慮焉及其遇也乃不勝其喜而謂之曰吾與汝相失以汝被圍而死矣今幸在耶顏淵對曰回於夫子身雖二而道則一今也道未墜地文旣在茲匡人自不得害夫子是夫子在也夫子旣在則回亦以道爲重豈敢輕於赴鬭以死乎可見聖賢以道義自重雖死生在前審處不

苟而況區區進退得失之故耶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此一章書見孔子沮僭竊扶綱常之深心也季子然是季氏子弟昔仲由冉求爲季氏家臣季子然問於孔子曰夫子之門人若仲由冉求者其人品才識可謂大臣與以陪臣而

擬大臣。其僭甚矣。孔子答之曰。吾以子之問我。必有非常之人。與非常之事。今乃以由求爲問。亦非我之所望於子者矣。且子以由求爲大臣。豈知大臣者耶。蓋所謂大臣者。大以道耳。凡事皆以道佐其君。與百職事之承順奔走者。逈乎不同。如君之行合於道。則爲之贊助以成其美。如君之行不合於道。則爲之匡救以補其闕。務期引君於道而後已。如是人而信用之。則上而成就君德。下而利濟斯

民。一德一心。可以復唐虞三代之盛。使不加信用。而見有不可也。亦惟抱道而退。必不枉道以爲身辱也。大臣之爲大臣固如此。今由與求也。同爲家臣。止可謂從政之具臣而已。豈大臣之比乎。此孔子抑二子。正所以折季氏也。乃子然又問曰。二子既非大臣。則凡行事之際。亦唯唯聽命。而無所可否與。孔子答曰。由求雖不知大臣之道。然名分所在。則彼皆知之。使安常處順。彼從之可也。若不顧義

理。而犯天下之首惡。吾見其灼有定見。確有定守。必不黨同以從人也。蓋季氏素有不臣之心。欲二子從己以助亂。故孔子陰折之。此僭竊之萌。所以潛消。而綱常之大。昭然而不可掩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此一章書見學乃爲政之本也。子羔姓高名

柴。孔子弟子。昔費邑屢叛難治。子路曾爲季氏家臣。因薦子羔爲費邑之宰。以子羔爲人質朴。可鎭服以弭其亂也。不知子羔質雖美而未嘗學問。將內則妨於脩己。外則妨於治人。愛之適所以害之也。故孔子曰。賊夫人之子。是深責子路之妄舉也。而子路不悟。乃強辭以應曰。費之中有民人焉。可以治。有社稷焉。可以事。治之而求所以治之理。事之而盡所以事之道。此即學之大者。何必拘拘焉從

事誦讀然後謂之學哉子路此言蓋與孔子之意左矣故孔子責之曰凡人不論理之是非情之當否但以口辨取勝是我素所深惡而痛絕者也今由也不揆義理而惟以口禦人可無從而自省乎古者學古入官必先從事於學而後於脩齊治平之理持之有本而施之有漸有天下國家之責者誠不可不以典學為要務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

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此一章書是見聖賢用世必先考志也曾晳名點是曾參之父昔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於孔子之側孔子欲觀其志乃謂之曰人或拘於少長之分而不罄其所懷故欲內考其心不可得也今我與爾雖有一日之長但有懷必吐毋以我長而不言也且爾等平居自念則曰吾之才識可為世用但人莫知

耳如或有人知爾而用之其將何所挾持以副其知耶此孔子欲觀諸賢之志而裁成之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此一節書是子路之言志也時子路一聞孔子之言遂不復退讓輕遽而對曰今有千乘之國兵賦繁多且管攝乎大國之間動多掣

肘加之以師旅而調發不寧因之以饑饉而荒歉不足此固時勢之難為者也使由也當此而為之外禦強鄰內養百姓脩政教勤訓練比及三年之久可以使民有勇而且知親上死長之方焉是則由之志也孔子聞而哂之非哂其志之小乃哂其言之輕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此一節書是冉有之言志也當子路既對之

後。於是問求爾之志何如。冉求對曰。以求之志。不敢任千乘之國也。但方六七十里之小國。或五六十里之尤小者。使求也處此而爲之。制田里。教樹畜。輕徭薄賦。開源節流。比及三年之久。則仰事俯育有其資。水旱凶荒有其備。可使家給人足。無凍餒之虞焉。如此者亦但能使民不匱耳。至若民性易侈。有禮以節之。民心易漓。有樂以和之。則俟夫才德兼全之君子。非求之所能也。其言詞謙退有如此。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此一節書是公西華之言志也。當冉有既對之後。於是又問赤爾之志何如。赤對曰。禮樂之事。非敢曰我即能之也。但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惟願於此而學之。如彼宗廟有祭祀之事。隣邦有會同之事。皆禮之所在也。赤則服禮服。冠禮冠。願爲贊禮之小相焉。於時序其儀節。使君無失禮於宗廟。審其應對。使君無失禮於諸侯。是赤之志也。其言詞謙退又如此。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此一節書是曾皙之言志也。三子之言既畢。於是問點爾之志何如。蓋三子言志之時。點正在鼓瑟。至是方闋。而餘音猶鏗爾可聽也。迨承孔子之問。乃舍瑟而作。進而對曰。點之爲志與三子之所具不同也。孔子曰。志雖不同。庸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之所在。正不必同也。點乃曰。點之所志。原無需於異日。而正不外乎目前。即如今莫春者。天地之氣甚和。足以適懷。單袷之服既成。足以適體。因而偕我同志冠者五六人焉。童子六七人焉。少長咸集。薄言出遊。或相浴於沂水之溫泉。或乘風

於舞雩之高爽乘興而往適興而止此唱彼和相與歌詠而歸焉是則點之志如此而已他何慕焉孔子乃有契於心喟然而嘆曰吾與點也蓋喜其有民胞物與之象果不同於三子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

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此五節書是曾皙質三子之言志也時三子既罄所懷於是皆出而唯曾皙獨後乃問於孔子曰適三子之所言者其是非得失何如乎孔子曰三子之言雖有不同要不過各言其志之所存固非誇大而無實也點又問曰三子既各言志而夫子之獨哂由何與孔子曰凡爲國者必以禮爲先而後上下不爭各安其分而國可治今由之言辭急遽有失遜讓是以哂之耳點又問曰冉求志在足民其所治者亦必一國之民也豈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小而即謂非邦也與孔子曰國有大小其爲邦則一也安見百里者即爲邦而六七十五六十者遂非先王分茅胙土之邦也者點又問曰赤之志雖在禮樂而所願者則不過小相豈赤之所爲者亦非邦也與孔子曰宗廟以享親會同以睦鄰皆諸侯之事赤

之志既在此謂非諸侯而何且赤之所云小相者特自謙耳倘以赤之嫻於禮樂而爲之小亦孰能出於其右而爲之大乎觀求與赤之所志同是爲邦則孔子之哂由者可無再問而自明矣要之聖賢之學務因時處中隨在各足雖功蓋天壤總無加於性分之外原無所容其矜張也所以才具雖足以用世而尤必涵育於中和觀聖人許點哂由其造就之方不更悠然可見與。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此一章書是孔門治心之實學也。爲學莫切於求仁。故顏淵以仁爲問。蓋欲得仁之本體而從事也。孔子曰。仁者。心之全德。莫可名言。存乎人者。天理當然之則。謂之禮。人心私欲

之累。謂之己。爲仁者。但能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即此是仁。原無俟乎他求也。此理人所同具。但多習而不覺耳。果能於一日之間。克己以復禮。則天下雖大。遂莫不翕然稱許其仁焉。其效之大而速者。蓋如此。夫事之由己者易。由人者難。今之爲克爲復。止盡其在我者而已。豈借資於外。而由人乎哉。於時顏淵聞克復之訓。有會於心。而直問克復之目。蓋欲實用其力。而不復疑也。孔子曰。凡人欲心勝

者。應物之際。多不合於禮。必也制於未發之初。謹於將動之始。視必以禮。非禮則勿視。聽必以禮。非禮則勿聽。言必以禮。非禮則勿言。動必以禮。非禮則勿動。蓋視聽言動之非禮者。己也。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者。克己也。己克則禮復。而仁不在是乎。此所謂克己復禮爲仁也。顏淵一聞此言。自覺求仁之功。實有可據。乃直任之曰。回雖不敏。而夫子之教。則確可循也。請從事於心。務於視聽言動之間。自

克而自復焉。豈敢自諉以負夫子之教哉。要之。爲己爲禮。即人心道心之說也。苟隨時省察。則人心自去。道心自全。於以仁覆天下。亦何難之有哉。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此一章書是以省心爲仁也。昔仲弓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存於心。不外敬恕二者而已。

凡人見大賓時無不肅然起敬至出門之頃則易忽也若心不敢肆即一出門而儼然尊貴在前如大賓之是見焉則無一時之敢忽可知也人承大祭時無不恪恭致敬至使民之時則易慢也若心不敢放即一使民而宛然天祖式臨如大祭之是承焉則無一事之敢慢可知也此敬之至也又以見賓承祭之心而體勘於人己之間凡人以非理加諸我是己所不欲也己所不欲而即不以施於人

此恕之至也如是存心敬恕則凡身之所處或內或外皆吾考証之地矣若能外而上下相安在邦無怨內而宗族相悅在家無怨是無在非敬恕之徵驗即無在非敬恕之流通也而寧不謂之仁乎故仲弓直任之曰雍雖不敏而夫子之語則確有所據也請自盡其敬恕之功以考無怨之效敢不黽勉以副明訓哉要之仁存於心有物蔽之而即昏惟是時時體認敬以立其體而恕以達其用此天

德之所以常存而身世之所以咸善也與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此一章書見為仁在於存心也司馬牛名犂孔子弟子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之道在於存心心之存與不存可於其言見之惟仁者涵養既純隨在緘默凡啓口之際若有所隱忍而不敢輕發者焉子欲為仁亦惟在乎謹言而已矣乃司馬牛未達其故復問曰仁道

至大當非緘默足以盡之其言也訒即此便可為仁矣乎孔子曰訒言非易事也人惟心之不存故凡事率意而妄為而言則輕出而無忌若仁者心存不放凡事皆熟思審處而不敢苟且慮始圖終必敬必慎是為之如此其難也彼為之既難則雖欲輕出一言而不暇多置一言而不敢雖欲不訒可得乎蓋司馬牛多言而躁雖因其人而教誨之而要之言之訒者則心必存心之存者則理可得此

巧言者鮮仁。而吉人之辭寡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此一章書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也。昔司馬牛問君子於孔子。彼以君子爲成德之人。意必有所奇特而不同於人者在也。孔子曰。君子心常舒泰。絕無繫累之私。縱憂懼之來。亦不能免。而君子之心。亟不見有可憂可懼者焉。欲爲君子。亦不憂不懼而可矣。司馬牛復問曰。君子之道。人所難能。豈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孔子曰。不憂不懼。未易言也。凡人涵養未純。識見未定。則禍福利害皆足以累其心。故事未至而多慮。事既至而若驚。此憂懼之所以不能免也。若君子之心。光明正大。無愧無怍。省於內者無一毫之疚病。足以累其心。縱有意外之事。皆以理自信。而以命自安。夫何憂懼之有哉。此蓋脩己功深。造於

成德之域者。乃能如是。誠未可以易視也。按司馬牛之兄桓魋作亂。牛嘗憂懼。故孔子從而慰釋之。要之內省不疚。誠君子切實之學也。蓋君子常存敬畏。則其心皆天理。而無繫吝之私。然則兢兢業業。夫亦內省之實際與。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此一章書見人當脩己以聽天也。昔司馬牛之兄桓魋爲亂於宋。而其弟子頎子車者。又與之同惡。司馬牛憂其爲亂而將死也。曰。兄弟有手足之誼。若能相安相保。眞天倫至樂之事也。乃人皆有兄弟之樂。而我獨無之。不亦大可憂者乎。子夏乃從而解慰之曰。商也嘗聞諸夫子之言矣。謂人之死生。皆有所稟之命。不可移易。富貴各有所主之天。不可強邀。凡人於所處之境。但當順受之而已。觀夫

子此言可見兄弟之有無皆天命也憂何益焉且吾人處世亦當以君子爲法耳君子知天命之所在而順受之惟盡其在我而不爲外物之所搖故其持身以敬而無始終之或渝待人以恭而親疎厚薄之間皆合於理而得其當以此恭敬於人則人亦恭敬於我由是而感化所及即四海之廣皆我同胞之兄弟也而又何患乎無兄弟耶然則人之處世特患不能自脩耳憂何益哉蓋子夏寬牛之

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言而要之恭敬有禮乃處己待人不易之道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此一章書見人心自有真明不必騖乎高遠也子張問曰人情多變物類甚紛難於鑒別非至明之人不能窺其隱微也必何如方謂之明乎孔子恐其馳於遠而失之近乃告之曰人之蔽於遠者由其蔽於近也如譖人而直言人過猶易窺測惟譖而浸潤焉者旁引曲喻日積月累一如水之浸物者然則聽之者必爲所惑而不覺其入矣如愬冤而其詞稍緩猶可揆度惟愬而膚受焉者形容痛楚情詞迫切殆如身受其禍者然則聽之者必爲所動而不及致詳矣夫用機如是之深設心如是之狡皆人所不能察識者若能燭其僞辨其奸而能不行焉則是聰明獨湛洞見

隱微是可謂之明也已矣且不但謂之明而已也有如是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而能不行焉者自非鑒識精明超然萬物之上者未易至此豈非明之至而爲遠者乎蓋人心本無不明而惟至應物之際則往往爲其所蔽而不及覺或恐爲其所蔽而以意揣度疑慮紛紜是求明而愈不明矣此致知格物居敬窮理爲求明切要之旨也與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

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此一章書見爲政者有經有權而總以信爲立國之要也昔子貢問政於孔子孔子曰爲政者凡以爲此民也民以食爲天必制其田里薄其稅斂則食足而民生以遂矣民以兵爲衛必爲充其行伍肄其訓練則兵足而民生以安矣然兵食既足而民心未孚則民豈

可恃乎必勤施敎化彰明禮義使民皆尊君親上而無詐無虞則民信之矣此乃政之大經缺一不可也子貢又問曰三者兼全誠美矣倘不得已於三者之中姑去其一將以何者爲先乎孔子曰去兵蓋民既足食而且有信以固結之則家自爲衛人自爲守雖無兵而國可保也子貢又問曰去兵已屬權宜設不得已於二者之中又去其一將以何者爲先乎孔子曰去食夫民無食則死原不可去但自古以來人皆有死必不能免若信者乃本心之德而人之所以立於天地之間者也使民而無信則形雖存而心已死無以自立民不立而國誰與立耶可見爲政者不可徒求之富強而要必以信爲本蓋爲上者以實心敎養其民則爲民者亦必以實心愛戴乎上情誼聯屬衆志成城即不言富強而富強在其中矣三代以上建國長久者用此道也不然至強如秦至富如隋而國運如彼其促

區區富強亦安足恃耶此仲尼之門三尺之童亦羞稱五霸之事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

此一章書一是救文勝之弊一是救質勝之弊皆維世之深心也昔衛大夫名棘子成者見周末以靡文相尚而無忠實之心乃立論曰移風易俗之責惟君子是賴君子誠欲轉

移風化但朴素誠實不失本來之質足矣何必虛文以相尚哉子貢聞而正之曰人皆逐末而夫子之意獨在崇本其所立論誠君子維世之心也但惜乎意雖美而言未善雖駟馬之速亦不能追及其舌矣蓋人之爲道無質不立無文不行有文不可無質有質亦不可無文文與質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若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即如虎豹之鞟不猶夫犬羊之鞟耶此夫子之

言爲未善也夫文非質無以立而質非文無以行內外輕重原自較然由棘子成之言固已矯枉過正而子貢之論亦渾然而無所別必如孔子文質彬彬之說而後爲大中至正萬世無弊之道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此一章書見足國莫先於足民也哀公問於孔子弟子有若曰今者年歲饑荒國用匱乏將何策以濟其困乎蓋哀公之意欲加賦以足用耳有若對曰國家之用原取足於民若取之有制用之有經則國用常足而無凶年之患君欲足用盍行我周徹法乎公曰徹者什一取民之制也我魯自宣公稅畝以來已十分取二至今用猶不足如何更行徹法乎有若對曰君民原屬一體徹田之制正通乎上下而爲之計也如徹法行則井地均而穀

祿平取民有制而民無暴征之虞是百姓足矣百姓既足則輸將恐後凡軍國之需自無匱乏是藏之田野者非即藏之府庫者乎與君不足者無有也若徹法不行井地不均穀祿不平取民無度而民有貧窶之苦是百姓不足矣百姓不足則正供維艱豈有賦稅不前而經費不缺者乎是孰與君以足者乎可見國用之足與不足惟百姓與之有國者不當以足用爲念而當以愛民爲心蓋民猶子

也。君猶父也。豈有子富而父獨貧者。誠知君民之一體。而後信藏富於民。損上益下之說之非迂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旣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此一章書。是言治心之學。貴於誠與明也。子張問於孔子曰。得於心之謂德。而德何以崇。蔽於心之謂惑。而惑何以辨。此蓋欲求進於

高明也。孔子告以切己之功曰。德之欲崇也。必須先立其本。而加以培益之功。夫吾心之誠實真切者。忠信是也。要當常存於內。使爲主宰。而無一毫之虛僞。則其本立矣。然忠信而或有拘牽。則不合於義。而亦爲德之累也。故於義之所在。又須隨時遷徙。使合乎宜。則內外兼資。表裏交養。而德有不崇者乎。至於欲惑之辨。亦當知其所爲惑者。而惑自辨矣。如人之生死。皆有一定之命。非因乎人之愛惡爲轉移也。有如愛是人也。則欲其生。究之徒有是欲。不能使之生也。惡是人也。則欲其死。究之徒有是欲。不能使之死也。况止此一人耳。忽而愛之。旣欲其生。忽而惡之。又欲其死。總此一念愛惡之私。變遷無常。直欲使造化生死之權。隨我轉移。豈非惑耶。誠一返心自思。則惑自辨矣。總而言之。君子脩德。必本於存誠。而去蔽莫先於窮理。誠立則德日隆。理明則知自至。有志者亦惟加之意而已。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此一章書。見爲政在於盡倫也。齊景公一日問爲政之道於孔子。孔子曰。爲政固自多端。而其要則在於盡倫。必爲君者主治於上。而止於仁。爲臣者承事於下。而止於敬。爲父者作則於前。而止於慈。爲子者祗載於後。而止於孝。斯大倫既敘。而治理可由此而舉。君臣

父子豈非人道之大綱而爲政之根本與景公聞而嘆曰善哉此言真切要之論也信如君不盡君道則不成其爲君臣不盡臣道則不成其爲臣父不盡父道則不成其爲父子不盡子道則不成其爲子君臣父子彝倫既斁則紀綱法度亦文具耳欲其長治久安必不可得即使倉廪充實米粟豐盈吾亦安得而享之耶蓋景公失政綱常倒置啟亂召變非一日矣迨善孔子之言而又不能用卒之

亂之生也果不出於君臣父子之間信乎爲政者必以敦倫爲要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此一章書見服人貴於素養也孔子曰凡人各懷求勝之心而訟成焉訟則情僞多端變詐百出聽訟者雖極力訊鞫多不能得其情而使之服若不事察詞推問而止於片言之下剖斷曲直各得其宜無不爽然輸服者其惟仲由也與蓋仲由爲人忠信明決故足以服人如此是蓋非以言折直以心折之也門人因孔子之言遂記之曰子路平日未嘗以一言負人有所應諾即急踐之而不留宿蓋有言必踐是其忠信也無宿諾是其明決也彼服人有素故言出而人自服之夫子之所以許由者乃在平日固不必於折獄之時而亦不必有折獄之事也然則觀人者亦唯覘其素行考其生平而後可乎否則漫然而許之漫然而信之鮮不失之輕忽矣一字褒貶

嚴於袞鉞唯聖人能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此一章書是言治貴崇本也孔子曰爲治者當圖其本若徒治其末非上理也如民有爭訟而爲上者審其是非斷其情僞吾亦可以及人也必也正本清源有所以感格於先使民知恥向化相率而歸於無訟乎然此非有法以驅之也蓋平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潛消默奪若或使之耳可見爲治者不貴有聽

訟之才。而貴乎無訟之可聽。此本之所以當崇。而不必徒治其末也。記曰。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尚書曰。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其斯之謂與。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此一章書是言為政本於誠也。子張問為政之道於孔子。孔子曰。為政之道。非可以苟且取效。而亦非可以虛偽成功。必所存所發。各盡其誠。而後治可成。蓋政之存於心者謂之居。然求治非不甚切。而不能始終如一者有之。故居之必欲無倦。如養民則必思何以遂其生。教民則必思何以復其性。一日百年。無有間斷。自然經營圖度。用心精詳。而成效可期矣。政之發於事者謂之行。然科條非不甚備。而不能內外如一者有之。故行之必期以忠。如養民則必實使得所。教民則必實使成俗。良法美意。不事虛文。自然設施措注。實意流通。而上理可臻矣。要之政本於心。總不外

乎一誠而已。惟誠則始終無改。內外相符。而政寧有不善者乎。先儒謂有純王之心。而後有純王之政。此即無倦以忠之說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也。曰。世之賴有君子。而不樂有小人者。以其所存不同。因而所好亦異。其關於世道人心者非小也。如君子渾然成德。有美無惡。乃其所存也。故見人之美。是與己相合。自然不忍棄置。故誘掖之由一事而推及事事。獎勸之由已能而勉其未能。務成其美而後已。至見人之惡。是與己相背。自然不容滋蔓。故規戒之。不使其或萌。沮抑之。不令其或長。即人之惡或不能無。而君子則決不成之也。至於小人則不然。見人之惡。喜其與己相合。則迎合容養以成之。見人之美。惡其與己相背。則忌刻詆毀而不成之。此正與君子相反也。可見用一君子。衆君子皆因之而成。豈有君子盈

朝而天下弗治者乎。若用一小人。衆小人亦因之而成。豈有小人盈朝而天下弗亂者乎。拔茅連茹。則上下蒙休。黨惡濟凶。斯朝野受害。觀大易否泰剝復。陰陽消長之間。而後知君子小人之進退。實治亂休戚所攸關。用人者如之何不慎之又慎哉。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此一章書。是言正己爲正人之本也。季康子

問爲政之道於孔子。孔子對曰。子欲知爲政之方。先須識政字之義。蓋政之爲言。紀綱整理。名分齊肅。所以正人之不正。而使之各歸於正也。然正人者。必先自正其身。子今爲政。不當責之於人。惟當求之於己。如欲人以正事君。則先自盡忠誠。以示爲臣之則。欲人以正守官。則先自盡職業。以立居官之準。作事可法。進退可度。言則守經據理。不涉詭隨。行則持廉秉公。毫無私曲。如是則標準既立。模範克端。凡在子之下者。孰不畏而愛之。則而象之。相率而歸於正哉。苟不置身於規矩準繩之中。則所以自治猶疎。雖驅之以法。迫之以威。不能強之使從。子欲爲政。亦惟本諸身焉可也。蓋康子之意。專在正人。孔子之意。務先正己。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則影正。上行則下效。孟子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董仲舒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孔子此言。不獨告魯

大夫。實治天下之要道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此一章書。是言弭盜者貴清其源也。季康子患國中多盜。問於孔子。思所以止盜之方。孔子對曰。民之爲盜。起於一念之欲。貪財好利。而盜竊生焉。此不在乎嚴緝盜之法。而在乎清出政之原。蓋上者下之倡也。誠使子能清心厲節。不事貪欲。則廉恥風行。人知自守。雖

賞以誘之使爲盜竊而愧恥之心發於中誠自不肯爲矣尚何盜之爲患哉蓋羞惡之心人所同具未有上以不貪爲寶而下猶以冦攘爲事者苟上之人誠能存此不欲之心則誅求不擾蠲恤有加使民仰足以事俯足以畜安居樂業永爲盛世太平之民將見衣食足而禮義自興豈但不爲盜而已乎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此一章書是言爲政者當用德而不用刑也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世俗澆薄人多無道若不加之刑威無所畏懼吾意欲剪除無道之人庶幾懲一儆百使人皆趨就於有道何如孔子對曰操轉移化導之權者子也子今爲政民所視傚志存於殺固已失長人之本矣烏能禁止其惡乎且民性本善爲上者以善導之未有不趨於善者特患子不欲善耳使子欲善之心果能躬行實踐眞篤懇至發見於政教之間則民自然率從丕變而羣歸於善矣所以然者蓋君子之德主於感人猶之風也小人之德主於從人猶之草也草上加之以風無不偃仆小人而被君子之化無不順從此必然之理耳何以殺爲蓋康子之意專在以刑齊民孔子之意專在以善率民以刑齊民者日求民善而民未必善以善率民者不求民善而民自無不善下之應上如

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人主可不以躬行德教爲化民之本哉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此一章書是辨聞與達有誠僞之分也子張平日專於務外而無切實爲己之功一日問

於孔子曰。人旣謂之士。當必有與天下感通之處。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逆知其未識達字之意。故先詰之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將以發其謬而正之也。子張對曰。人之名譽不彰。其行必多窒礙。吾之所謂達者。聲稱無間。譽望獨隆。在邦在家。所至必聞。此子張忽於近裏著己之功。未免有才高意廣之失。而誤以聞爲達矣。孔子曰。如爾之言。是聞也。非達也。夫虛譽傳聞。使彼知我之謂聞。實德昭宣

自我達彼之謂達。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其間誠僞之分。不可不辨也。夫達也者。以言其內則質樸而無巧僞。正直而無私曲。以言其外則秉經合乎義之常。達權盡乎義之變。其立心行己之實如此。然猶未敢自是。而察人言語之從違。觀人顏色之向背。以驗在己之得失焉。人之顏色。俱與我矣。又不敢以賢知先人。常思謙抑退讓。居人之下。以爲受善之地焉。其接物持躬之謹又如此。此皆切實爲己

初無爲名之心。然誠中形外。隨處感孚。其在邦也。則上得乎君。下得乎民。其在家也。則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見於行者。自通達而無所窒礙焉。蓋所謂達者如此。若夫聞也者。不思務實。而專務求名。其於仁也。本非實有。卻於聲音笑貌間。矯情飾之。及簡點其平日所行則蹈履多愆。而行與仁違。此與質直而好義者異矣。且又自以爲是。無所忌憚。泰然居之。如實有此仁者然。此與觀察下人者

異矣。此其人事事反乎闇脩。種種向外粉飾。欺世盜名。眞僞莫辨。故其在邦也。動輒見稱於朝廷州里焉。其在家也。動輒見稱於父兄宗族焉。究之虛譽日隆。實德日損。欺掩之情必至敗露。其可與達同日語哉。要之聞達二者。其迹雖若相似。其行判然相反。一則作僞而從虛。一則存誠而務實。微之在學術趨向之間。顯之即關世道人心之大。衡量人才者尤宜致愼於斯。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此一章書。是言治心之學也。昔者孔子閒遊於舞雩之下。樊遲從焉。忽有觸於心而問曰。德者心之理。如何可以崇之。慝者心之惡。如何可以脩之。惑者心之蔽。如何可以辨之。孔子曰。爾於遊息之時。而不忘治心之功。善哉

爾之問乎。夫崇德固有德分中當爲之事。若事未爲而先計其功。事方爲而遽圖其效。心之不專。德何由積。必也先其當爲。不計所得。純乎天理之正。毋閒以人欲之私。則心志專一。德日積而不自知矣。非崇德而何。惡之形於外者易見。而匿於心者難知。若責人也重以周。而責己也輕以約。則吾心之惡。其爲藏匿也多矣。必也攻去在己之惡。痛加克治。不使少有寬假。而專於責己。無暇攻人之惡。則

自治誠切。毫髮無遺憾矣。非脩慝而何。人之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一朝之忿。不過起於細微。乃不能自制。遂至與人爭鬭。不知有身。并不知有親。其禍大矣。以小忿而致大禍。豈非惑之甚者。誠能辨之於早。則心無所蔽。既能懲忿。惑於何生。非辨惑而何。要之。吾心之天理。必涵養操存。以培其源。吾心之人欲。必省察克治。以去其累。故德日起而大有功。疵累消而智益明。分之雖有三事。合之不外一

心。善學者體驗而無閒焉可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此一章書。是言仁知有相成之用也。樊遲一日以仁爲問。孔子曰。仁主於愛。必也親疎厚

薄昔在怙冒之中斯可謂仁矣又以知問孔子曰智主於知必也邪正賢否無逃洞鑒之下斯可謂智矣樊遲一聞孔子之言以爲仁無不愛而智有分別似乎知有妨於愛故尚未達其旨孔子曰仁智雖有二用其實只是一理知立心正大行事端方此人之直者也吾眞知其爲直則舉而用之若立心邪曲行事偏僻此人之枉者也吾眞知其枉則舍而錯之將見甄別方行而感化立效平日邪枉

之人亦莫不翻然愧恥去惡從善而俱變爲直矣是鼓舞之妙卽在黜陟之中道固有並行而不悖者樊遲尚未曉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故問之於師又質之於友遂退而見子夏曰鄉者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夫子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此言果何謂也子夏聞其說而歎曰富矣哉夫子之言所包者廣蓋卽古帝王有天下者選舉之事也昔者舜有天下選於衆人之中得一皐陶舉爲士師

由是天下之人感發興起咸化爲仁不仁者若遠去而無迹矣湯有天下選於衆人之中得一伊尹舉爲阿衡由是天下之人鼓舞踴躍咸化爲仁不仁者若遠去而無迹矣蓋選於衆而舉皐陶伊尹此知人之智所謂舉直錯諸枉也不仁者皆化爲仁卽愛人之仁所謂能使枉者直也分之若有異用合之適以相成子夏之言發明孔子之旨詳矣要之仁乃天地之量智如日月之明日月徧照萬物

而不出覆載之大天地並育羣生而必須照臨之功仁智二者信人君之全德王道之大端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此一章書是言交友貴始終相成也子貢問交友之道孔子告之曰友以輔德凡有過相規非徒博夫責善之名必須發乎至誠盡心告誡然使過於激烈則受之者難堪又須心

平氣和委曲開導。或從容淺遠而有餘味。或精切簡當而可深思。使吾之言婉而易入。則己意伸。而聞之者無忤矣。若其蔽錮執迷。猶不見省。則當見幾知止。無徒以數見疏而自取辱焉。非棄之也。所以全交道也。蓋友以義合。既盡其心。又全其義。交友之道。不過如此。雖然。天下忠直之言。往往逆耳而難聽。諛悅之詞。往往遜志而易入。聽言者亦當開誠求諫。和顏虛受。庶規誨切磋。相與有成。諍友之為益豈不大哉。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此一章書是曾子示人以取友之益也。曾子曰。凡人為學。必先致知。致知之後。必須力行。二者皆於良友是賴。君子之於友。不徒會之也。或考詩書於古。而識聖賢之成法。或稽事物於今。而知理道之當然。以文會友。則疑義析而道益明矣。君子之會友。亦不徒為虛文已也。有過則相規。有善則相勸。黽勉乎身心之要。砥礪乎倫常之大。以友輔仁。則取益深而德日進矣。君子得友之助如此。至若人主居天下之上。講學脩德。尤為要務。商宗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周成云。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其求助於臣下之心。先後一揆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八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九

論語下之二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此一章書是言政貴有恒也子路問爲政之道孔子曰爲政有本不宜徒責乎人惟當反求諸己凡孝弟之行民之日用所當然者然上之人非可徒以言語戒飭之也必也視民行爲己行欲民孝則示以親親之道欲民弟

則示以長長之道先從一己躬行實踐以倡率之則民有所觀感而教無不行矣農桑之事民之本業所應爲者然上之人非可徒以政令驅使之也必也視民事爲己事時當播種則勸課其樹藝時當收穫則廵省其田疇日與小民親歷艱難以區處之則民有所勸勉而事無不舉矣爲政之道不過如此子路負兼人之才以爲先勞二者己所優爲復請增益孔子告之曰興行勸事者政之全體而始勤終怠者人之常情子但行此二者持之永久勿生厭怠則萬化貞乎一心百年猶之一日政之能事畢矣先勞之外復何益哉從來致治之道惟躬行足以率衆故明作者有功惟持久足以成化故體乾者不息孔子之言不獨爲子路告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此一章書是言爲政宜敦大體也仲弓爲季氏屬邑之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宰兼衆職若不分任於先何以責成於後必先委任屬吏使之分猷專理而後覈實課功則己不勞而政務畢舉矣人有大罪固國法之所不貸惟過誤則出於無心況又過之小者若一槩苛責則法網太密而人無所容必矜全而赦宥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服矣至於賢而有德才而有能之人皆可以輔我爲政者也若

遺棄田野則衆務廢弛誰與共理必也旁求俊彥使懷才抱德者悉任之以事權則有司得人而庶績咸熙矣政之大體如此仲弓又問曰賢才必知之眞而後擧之當亦必知之悉而後擧之偏焉能以一人之智盡天下賢才而擧之孔子曰賢才不患不知特患不擧爾雖不能盡知豈無一人爲爾所知者爾但於已知者擧而用之則爾所不知者自有以感與好德之念悉化媢嫉之心人亦各擧所知豈肯以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哉誠以一己之聰明有限而天下之耳目無窮不必求其盡知自無往而不知也聖人識見之大如此合而論之細瑣不親總攬之體也煩苛不事惇大之體也俊乂不遺延攬之體也操此道也雖宰天下可也一邑云乎哉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言明倫爲出治之本也昔衛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出奔晉國靈公旣卒立蒯聵子輒爲君其後蒯聵欲返國輒拒而不納不以蒯聵爲父是綱常倒置名實乖亂矣此時孔子自楚返衛子路方仕於衛因問於孔子曰衛君慕夫子之道德久矣今將待子而爲政子之設施當以何者爲先孔子曰政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君臣父子人之大倫國所以立政所以行今衛君不父其父而以祖爲父彝倫斁而名實爽矣若使我爲政於衛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分俾倫理昭然名實不紊此今日之急務也子路未曉此義遂率爾而對曰有是哉夫子之迂闊而不近於事情也今日事勢何得以正名爲先其言粗野

甚矣故孔子直責之曰野哉由也大凡君子於事理有所疑而不知者必闕之以俟考問何得率爾妄對如此且我之欲先正名者夫豈迂哉名者言事禮樂刑罰之所自出也若使名不當其實則發號施令稱謂之間必有礙而言不順矣言既不順則名實相違言行不符政務之施如何得成夫惟事得其序物得其和而後禮樂乃興若事既不成則動皆苟且本末舛逆又安得有禮樂禮樂不興則

倒行逆施法度乖張小人得以倖免君子反罹於罪刑罰如何得中刑罰不中則凡民趨避無從將安所置其手足乎名之不正其弊一至於此故君子爲政無所名則已其名也必可以上告祖宗下示臣民見之稱謂而無愧斯名之若不可言者則不敢名也無所言則已其言也必可以正綱常昭倫紀見之行事而可法斯言之若不可行者則不敢言也君子於其言務求名當其實無所苟而已矣

從來政非分不彰分非名不著故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假馬細故也而孔子嚴之况事關人道之大天倫之重而可以掩天下之耳目欺萬世之公論哉然則春秋之作即孔子正名之意也夫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

子而至矣焉用稼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樊遲以經世之學也樊遲所見不廣一日請於孔子學治耕稼之事孔子曰惟老於農者精於稼吾不如老農遲又以園圃之事比稼尤易請學爲圃孔子曰亦惟老於圃者精於圃吾不如老圃樊遲再問而孔子再拒此其意自有在矣乃樊遲不能復問而出孔子懼其終不悟也故責之曰小人哉識趣卑陋樊遲之所爲也夫學能自

治而治人者謂之上學不能自治而受治於人者謂之民吾儒所學脩己治人之道爲上者事也上誠好禮而莊以自持舉動一秉乎軌物則觀瞻之下自生其儼恪之心民之敢不敬者誰乎上誠好義而所行合宜張弛悉協乎經權則感應之間自淡其效順之心民之敢不服者誰乎上誠好信而至誠接物始終皆示以不欺則實意所孚自動其忠愛之心民之敢不用情者誰乎上好禮義信而民

之類應如是則四方之民將見襁負其子而至共歸而爲之耕稼如遲所請不但不屑亦不必矣躬親稼穡奚爲乎抑禮運曰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又曰講信脩睦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則禮義信三者實帝王經世之大學與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此一章書是言窮經貴有實用也孔子曰詩之爲經本乎人情該乎物理上自朝廟設施之典下及閭巷鄙俚之事政治之得失驗焉且其言多溫厚而不激烈多諷諭而不直率立言之意旨見焉學者若能驗之於心體之於身則施之政而政宜見之言而言善有肆應咸宜之用矣乃有人焉誦詩至於三百篇之多授之以政務而漫無所設施出使於四方而不能自爲應對則是徒爲記誦之末毫

無心得之益讀詩雖多亦有何用哉大凡詩書所載皆經世之大典脩身之實學不徒託之空言原欲見之行事故讀書必明其理明理必達諸用不明其理口耳之習也不達諸用章句之功也况帝王之學尤與儒生異豈可不審所要務乎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此一章書是示人君以端本之教也孔子曰從來君之令民未有不欲其速應者然民之

應上視乎上之自治身者民之所則傚者也果能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而其身正矣則民之感化不待敎令而自然遷善敏德矣若使其身不正倫禮不能盡言動不能謹聲色亂其聰明便佞惑其心志則民心不服雖有文告之繁號令之施曰敎天下以爲善而民亦有不從者矣可見以身敎者從以言敎者訟民之從與不從不係乎上之令與不令而視乎身之正與不正有天

下國家之責者可不務脩身以爲出治之本哉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慨魯衛之衰而惜其無人振與之也孔子曰自周公始封於魯康叔始封於衛兩國封建之初同爲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原是兄弟之國當其盛也一則尊尊而親親一則明德而愼罰開國規模其政事相類如兄弟也至於今日魯有僭竊之臣而公

室日卑衛有禰祖之君而人倫乖置綱紀同一陵替法度同一廢弛何其仍然相類如兄弟也亦可慨也夫蓋二國之政雖衰然典章未泯遺風猶在如得孔子而用之則轉亂爲治勢同反掌周公康叔之政何難再見惜乎不用而徒付之浩嘆也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此一章書是舉公子荊以風當世之有位也

凡世祿之家怙侈滅義鮮克由禮其勢然也荊爲衛之公子能安分知足淡於營求故孔子嘗謂衛公子荊之居室可謂善矣當其器物用度草草粗具之時未遂至於足用也彼則曰今已苟且聚合矣推其心若將安於始有而不復進望者焉旣而漸漸少有未遂至於盡備也彼則曰今已苟且完備矣推其心若又將安於少有而不復進求者焉及其貲用充裕至於富有之時未必至於精美也彼

則曰今已苟且華美矣推其心若處盡美極豐之境而無以復加者焉由始有少有而進於富有既見其循序有節而無欲速之心自苟合苟完而至於苟美又見其隨分自安而無貪得之意公子荊之居室眞善矣哉蓋推居室之善以居心自能淡泊以明志由居室之善以居國自能廉靜而寡欲故孔子賢之所以風有位者深矣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

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此一章書是因衛民而發王道之全也昔孔子適衛冉有御車而行見其人民衆多因慨然而歎曰庶矣哉何其生齒之衆也孔子此言一是惜其徒庶而不知所以經理之方一是幸其已庶而可施以教養之道冉有問曰有國者固欲民之蕃庶不知既庶之後又何道以加之孔子曰庶而不富則民無以遂其生必也制田里使之不饑不寒薄稅斂使之豐衣足食而後庶者可常保其庶也冉有又問曰有國者固欲民之富足不知既富之後又何道以加之孔子曰富而不教則民無以復其性必也立學校使之愛親敬長明禮義使之型仁講讓而後富者可常保其富也蓋庶而富既厚其生富而教又正其德王道之大端盡於此矣要之富教二者爲治世不易之常經聖賢一問答間施爲次第規模畢具可見聖賢無念不存乎天下無事不切於民

生有君師之責者尚其留意哉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此一章書是孔子自擬用世之效望世之終其用也昔孔子懷濟世安民之志而不得見用於時故有感而言曰當今之世無用我者耳誠使有人焉能委我以國政而用我將見一年之內大綱小紀次第舉行興利除弊撥亂起衰政治粗立而可觀矣若至三年之久則治定功成化行俗美教養兼至禮樂事興

治道大備而有成矣。然其如無用我者何哉。蓋聖人過化存神。與天地合德。用之朞月即有朞月之效。用之三年即有三年之功。惜乎不得少試。而徒托諸空言也。豈非春秋之不幸哉。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此一章書是言善人久道之化也。孔子曰。古語有云。善人治國。累世相繼。至於百年之久。

則盛德所積。和氣所蒸。亦可以勝其殘暴。使民皆歸於善。而不用刑殺矣。自今思之。人主一念醇厚之心。積之又久。其民自化。夫豈嚴刑峻法之所致哉。誠哉。是言信有此理也。蓋善人天資純粹。存心忠厚。故積累之久。乃能如此。若夫聖人。則綏來動和。無俟百年之久。而禮明樂備。徧爲爾德。豈特刑措不用而已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此一章書是言王道無近功也。孔子曰。治天下者。必使教化浹洽。德意周流。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善。方謂之仁。顧非王道不足以成至治。非悠久亦不足以成王道。如有聖人受命而興。欲納天下於同仁之域。必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其涵養熏陶之深。至於三十年之久。而後深仁厚澤。浹於肌膚。淪於骨髓。天下之人皆沐浴於道德之內。而有雍和不變之風。固非求效旦夕所能致也。蓋立綱

陳紀之權。操之在上。故三年有成。而不可謂速。漸仁摩義之化。之在下。故必世後仁。而不可謂遲。以王道治天下者。無欲速之心而可哉。蓋欲速之病。與惰弛等。均難語於久道之化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此一章書是孔子示端本之化也。孔子曰。爲政所以正人也。而其本在於正身。苟居必制

行動遵禮法不悖綱常不乖憲度先自正其
身矣則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其於從政而正
人也何難之有若立身行己一有未善不能
自正其身則表儀不端焉能率下未有己不
正而能正人者也其如正人何哉從政者唯
反求諸身而可矣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
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諷弟子以警權臣也冉有

爲季氏家臣一日自季氏之私朝而退來見
孔子孔子曰今日何退之晚也冉有對曰適
有國政相與議之故退之晏耳孔子諷之曰
此必是季氏私家之事耳非國政也若是國
政則吾昔日曾爲大夫今雖致仕不用於禮
猶得與聞之玆既不與聞則非魯國之政明
矣是時季氏專權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
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孔子
陽爲不知而言所以正名分抑權奸之意深
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
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
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
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
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此一章書見國家之興亡由於君心之敬肆

也魯定公問於孔子曰爲治有要不在多言
如一言所繫遂可以興起國家者果有之乎
孔子對曰一言至微未可若是而必期其興
邦之大效也然亦有之時人之言曰爲君難
爲臣不易蓋人君勢分崇高威福由己若無
難爲者不知君之一身上則天命去留所繫
下則人心向背所關一念不謹或貽四海之
憂一事不愼或致無窮之患爲君豈不難乎
人臣職守有常隨分自盡若可易爲者不知

臣之事君上焉輔之以燮承天命下焉輔之以固結人心致君之道少虧則有曠官之咎澤民之方未備則有溺職之愆爲臣亦豈易乎時人之言如此人君惟不知其難固無望於興邦耳如使眞知爲君之難而兢業以圖之慮己不敢有一念之或肆治民不敢有一事之或忽由是以倡率臣工皆務勤脩職業以共盡克艱之責將見君德日以淸明政事日以脩治天命於是乎眷佑人心於是乎愛

戴國家之興蓋可必矣然則爲君難一言不幾乎爲興邦之明訓乎定公又問曰一言興邦既聞之矣若一言所繫遂可以喪亡其國者亦有之乎孔子對曰一言甚小未可若是而必期其喪邦之大禍也然亦有之時人之言曰予不以爲君爲樂也惟予凡有所言臣下即遵奉而行無敢違背此乃其所樂也時人之言如此夫言亦辨其善不善何如耳如爲君者出其言善臣下皆遵奉而行不敢違

背則都俞一堂明良喜起豈不甚善如爲君者出其言不善臣下亦皆遵奉而行不敢違背則生民必受其禍社稷必爲之危而國不可以國矣然則唯言莫違之一言不可期於喪邦乎夫邦之興也取必於心之難邦之喪也在恃其心之樂敬肆之間興亡之介也人君審其所以興鑒其所以亡則可以永保天命而長守無疆之業矣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此一章書見爲政在得民心也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得民心而已若能使民之近者被吾之澤歡欣鼓舞而說民之遠者聞吾之風傾心趨附而來則爲政之道得矣蓋無實心實政是以感人僅以驩虞小補違道干譽則四境之內且不能服況其遠者乎爲人上者寧邇柔遠之道誠不可不亟講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此一章書見治道貴以遠大爲期也。子夏爲魯國莒父邑宰。問爲政之道。孔子示之曰。爲政之弊有二。方爲其事而遽責其效。是爲欲速之弊。爾之爲政。必推行有漸。不可欲速以求目前之效。徂於淺近而昧於遠大。是爲見小之弊。爾之爲政。必志量廣大。不可見淺近事功便以爲得。蓋欲速。則求治太急而無次第。未得乎先而欲計乎後。未得乎此而欲行乎彼。將求治愈急。而行之愈礙。反不能達矣。

見小利。則其心已足而無遠圖。謀及一身而不及天下。謀及一時而不及萬世。將至所就小而所遺大。大事必不成矣。從來久道而後化成。無欲乃可言至治。所貴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此一章書是明直道以示人也。葉公自言於孔子曰。吾鄉黨之中。有躬行直道無所私曲者。其父盜人之羊。而己爲之子。乃從而證明其事。夫父子至親。尚且不隱。則其直可知矣。

孔子答之曰。直者人之生理。所謂本心之自然。吾黨之直者。卻異於爾黨之直。如子或有過也。父但盡義方之訓。以冀其改圖。外則隱之而不使揚於人。父或有過也。子但盡幾諫之道。以望其遷善。外則隱之而不使彰於衆。蓋父自當愛子。子自當愛父。互相容隱。乃順

其本心之自然而發之。於天理爲順。於人情爲安。不求爲直而直即在相隱中也。奚必證父攘羊而後爲直哉。可見道不遠於人情事。必求夫當理。凡矯情以沽譽立異以爲高者。皆聖人之所不取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此一章書見仁不外於存心之純也。樊遲問求仁之方。孔子告之曰。所謂仁者存其心而

己。時乎居處。無動無靜。衣冠瞻視。無敢惰慢。此心儼然恭莊。而心存於居處。時乎執事。無小無大。無敢怠忽。此心肅然敬謹。而心存於執事。時乎與人交接。無衆無寡。無敢欺僞。此心愨然忠實。而心存乎與人。蓋心無時而不存。在居處則見爲嚴肅而恭。在執事則見爲謹畏而敬。在與人則見爲懇至而忠。雖之夷狄。亦必確然固守。不可棄失也。可見仁者心之全德。誠能常存此心。不雜不間。將至於全

體不息。渾然天理之周流矣。豈非爲仁之極功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此一章書見士貴有實行也。子貢問曰。五爵士居其列。四民士爲之先。士之名亦難稱矣。必何如然後可以謂之士乎。孔子曰。士必自重而後爲國家重。必其行之於己者。以道義爲大閑。凡非義之事。皆恥而不爲。是大本既立矣。及其奉君命出使於四方。或以政事。或以應對。皆能奉職無忝。不辱簡命。是有高世之節。兼有濟世之才。可謂之天下士矣。子貢又問曰。全材不易多得。取人不可求備。有次於此而可稱爲士者乎。孔子曰。士固以才行相兼爲貴。然與其行之不足。寧可才之不足。

今有人焉。善事其親。而宗族稱其孝焉。善事其長。而鄉黨稱其弟焉。此其人。才或不及。而大節無虧。可以爲士之次矣。子貢又問曰。人之品類不同。一節非無可取。又有次於此而可稱爲士者乎。孔子曰。人之言行本不可以意必。然與其失之恣肆。寧可失之固執。今有人焉。知言貴信。卽未必合理而亦必信。知行貴果。卽未必合理而亦必果。硜硜然如小石之堅確。蓋拘泥固守小人之見哉。然而非惡

也與誕謾苟賤之人不可同日而語抑亦可以爲士之次矣子貢又問曰今之從政而爲大夫者何如亦可以爲士否孔子乃嘆息而鄙之曰噫此鄙細猥瑣之人譬如斗筲小器所容無幾何足算而數之也此可見論士以才行爲準而取人以實行爲先苟有其行雖硜硜之小人猶爲聖門之所不棄不然者市井無行之徒雖有小才不過爲攫取勢利貪戀祿位之具而已孔子之所謂鄙夫孟子之

所謂賤丈夫皆此類也國家亦何賴有此人而用之哉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此一章書見聖人傳道之深心也孔子曰維
皇降錫厥有一中蓋不偏不倚純粹以精人所受以生者凡人氣拘物蔽不能脩復此中若中行之士率其資質之近無過不及中道而行乃傳道之器也今既不得中行之士以心印心與相授受矣求其下此而可教者必也狂與狷乎蓋流俗之人識趣凡近而無向上之志行履卑陋而鮮特立之操未可以進於道也惟夫狂者進而取法於上動以遠大自期雖其行有所不逮而嚮往之志則有駸駸乎不可以限量者狷者自愛其身非禮之事斷然不爲雖其知有所未及而能守之節則有皎皎乎不可以少汚者吾於是因其志節而激勵裁抑之狂者使之踐履篤實以充

其進取之志狷者使之恢弘通達以擴其不爲之節則今日之狂狷固他日之中行也傳道庶幾其有望乎以是知同流合汚之鄉愿最足以害道有志有守之狂狷可進於中行聖賢之教人帝王之用人其道一而已有君師治教之責者宜留意焉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致思有恆也孔子曰學者

進德脩業貴有恆久不變之心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作聖之功自強不息是恆者乃天地不貳之眞而生人立命之原也南國之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久之心即巫醫賤技亦不可爲蓋巫者爲人祈禱無恆則誠意不聚不可以交鬼神醫者爲人療病無恆則術業不精不可以寄生死南人之言如此此雖常言實有至理不亦善乎然不獨南人有此言易恆卦九三爻辭有云人而不恆久其德則內

省多疚外悔將至人皆得以羞辱進之矣孔子既引此辭又曰大易之戒明顯如此人但不曾玩其占卜之辭而已矣苟玩其占豈不惕然省悟哉此可見天下無難爲之事唯貴有純一之心君子恆其德則可以爲聖賢聖人久其道則可以化天下若朝爲夕輟有初鮮終其於天下之事務蔑克有濟也可不戒哉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此一章書是孔子嚴和同之辨也孔子曰君子小人心術不同故其處人亦異君子之心公其與人也同寅協恭絕無乖戾之心既不挾勢以相傾亦不爭利以相害何其和也然雖與人和而不與人同事當持正則執朝廷之法不可屈撓理有未當則守聖賢之道不肯遷就固未嘗不問是非而雷同無別也小人之心私其與人也曲意徇物每懷阿比之意屈法以合己之黨背道以順人之情何其

同也然外若相同而內實不和勢之所在則挾勢以相傾利之所在則爭利以相害固未嘗一德一心而和衷相與也此君子小人之攸分而世道汙隆之所繫進退人才者所宜愼辨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此一章書見觀人不以衆而以類也子貢問

曰公道每出於衆論今有人焉一鄉之人皆愛敬之果可以爲賢乎孔子曰負至德者固雅重於時然何至一鄉之人皆好之恐是同流合汚者未可以衆好而信其爲賢也子貢又問曰正人多忤於流俗今有人焉一鄉之人皆憎惡之抑可以爲賢乎孔子曰抱獨知者固不諧於俗然何至一鄉之人皆惡之恐是詭世戾俗者未可以衆惡而信其爲賢也蓋好惡之公不在於同而善惡之分各以其

類與其以鄉人皆好爲賢不如以鄉人之善者好之之爲得也與其以鄉人皆惡爲賢不如以鄉人之不善者惡之之爲得也蓋善者徇乎天理必喜其與己同也不善者狃於私欲必嫉其與己異也旣能取信於君子又不苟同於小人其爲賢也復何疑哉可見觀人之法徒取其同則羣情或有所蔽各稽其類則實行自不能掩辨官論才者當以聖言爲準可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此一章書見君子小人存心待物之不同也孔子曰爲人上者操喜怒用舍之權人有求副其任使者有求得其歡心者惟君子之人易於服事而難於取說何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公則好尚必以其正人或以非禮之事說之如聲色貨利之物阿徇逢迎之事彼必拒

之而不爲之說是說之不亦難乎恕則用舍各適其宜故雖持己方嚴而及其使人之際則又隨才任能惟器是適雖一才一藝者皆得進而効用於其前其事之也不亦易乎若夫小人則難於服事而反易以取說何也小人之心私而刻私則好尚不以其正惟諂諛之是甘慢遊之是好人以聲色貨利之物阿徇逢迎之事一投其心彼必欣然而從之矣是說之不亦易乎刻則用舍不適其宜故雖

易與親狎而及其使人之際則又責望無已。取必太深不錄其所長而惟攻其所短必求其全備而後已。其事之不亦難乎。要之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說人之順己。君子愛惜人才故賢才日衆。小人輕棄人才故士氣日沮。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也。而其所關係則甚鉅焉。用人者可不辨哉。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此一章書見君子小人處己之不同也。孔子

曰。君子小人存心不同故其氣象亦自有辨。君子戒慎恐懼性分之事。已盡無歉。故道德潤身心廣體胖但見其安舒自得而已。何嘗矜己傲物而或涉於驕乎。小人縱欲滅理非禮之事無所不爲。惟才勢自恃志得意滿但見其矜誇自足而已。何嘗從容不迫而有所謂泰乎。蓋君子坦蕩蕩何驕之有。小人長戚戚何泰之有。欲知君子小人之分觀諸此而已矣。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人就心體以求仁也。孔子曰。仁爲心德本人人所固有者。但委靡柔懦則不勝其物欲之私。巧言令色則自喪其本心之正。其去仁也遠矣。若夫剛者強勇而不撓。毅者堅定而有守。木者質朴而無華。訥者遲鈍而不佞。此皆眞心之未漓者。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欲之分數少則理之分數多矣。木訥則不至於外馳。心不馳於外則能存於

內矣。豈不與仁相近乎。蓋凡人氣稟不齊。或有未至於此者則當加以變化氣質之功。其有已至於此者則當加以自強不息之學。必使人欲盡絕天理純全且將與仁爲一矣。豈止於近仁而已哉。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此一章書見士貴陶鎔其氣質而運之以中和也。子路問曰。士者人之美稱。必如何斯可

謂之士矣。孔子示之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柔和厚之氣。若於行己接人之時。或徑情直行。或率意妄言。或過於嚴厲而使人難親。皆非所以爲士也。必也切切焉情意懇到。而竭誠以相與。偲偲焉告誡詳勉。而盡言以相正。又且怡怡焉容貌溫和而謙然其可親。則恩義兼篤。剛柔不偏。非涵養之有素者不能也。可謂士矣。然此三者皆不可闕。而其所施則不可混。朋友以義合者

則當切切偲偲焉規過勸善。侃然振直諒之風。兄弟以恩合者。則當怡怡焉式好無尤。藹然篤天親之愛。所養既善。而所施合宜。益徵士品之優矣。可見天下有一定之道。尤貴有各當之用。知其道而不善用之。猶爲德之累也。唯兼體而時出之。乃爲善與。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此一章書是思善人教民之功也。孔子曰。善人之道篤實無僞。存之內者皆實心。而能使

其情意之流通。發之外者皆實政。而能使其綱紀之振舉。故其於民也。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使之知尊君親上之義。教之以務農講武之法。使之知攻守擊刺之方。至於七年之久。亦可以即戎而敵愾禦侮矣。蓋善人之教民。不專爲兵戎之計。惟是訓養有素。則禮義既明。人心自固。即此休養生息之民。可得其有勇知方之用。然必待七年而僅可即戎。則兵可易言哉。乃知輕談兵者。非知兵者也。孔子對衛靈公曰。軍旅之事未之學。可知聖人

之用意良深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此一章書見用兵不可不慎也。孔子曰。民必教而後可用。如或嚴刑峻法。不教以孝弟忠信之行。或居安忘危。不教以務農講武之方。而徒然好大喜功。先爲兵端。以素不教之民。行戰陣之事。是民既不知有尊君親上之義又不知有坐作擊刺之方。徒驅其民於鋒鏑

之間而無益於勝負之數。是乃以卒子敵也。非棄民而何。所以古之帝王常於太平之日時勤不虞之防。練而不弛。備而不用。井田軍政合爲一事。藏戰於守。寓兵於農。易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誠久安長治萬世不易之道也。唐之府兵。明之衛所。庶幾近之。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此一章書見人貴有守有爲也。原憲問於孔

子曰。天下事何者最可愧恥。孔子告之曰。士君子立身天地間。進必有爲。退必有守。如邦家有道。聖君在上。言聽計從。可以有爲之時也。乃不能有所建明。而但知食祿。至若邦家無道。上無聖主。言不聽而計不從。則卷而懷之。獨善其身可也。乃猶靦顏居位。而但知食祿。此二者皆可恥也。蓋君子居其位則思盡其職。稱其職乃可食其祿。若世治而不能有爲。世亂而不能引退。乃徒竊位素餐。貪得無饜。則其志行之卑陋甚矣。人之可恥。孰大於是。雖然。上有明聖之君。下必有廉隅之士。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苟至於士習頹靡。廉恥掃地。則世道之不幸。而主持風教者。焉能辭其責耶。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此一章書見無私方爲仁。制私未卽爲仁也。原憲問於孔子曰。夫人一有自私之心。於是

有盛氣好勝爲克。負能自矜爲伐。忿恨不平爲怨。貪得無厭爲欲。四者皆心之累也。逐念制之。使不得行。則出乎私。必入乎理。竊意可以爲仁矣。孔子告之曰。聖學工夫。易簡直截。不尚苟難也。人以道心爲主。人心自然退聽。今於克伐怨欲。逐念而制之。使不得行。則終日營營。百發百制。如捍橫流。如馭奔馬。可以爲難矣。若遂以爲仁。則吾不知也。蓋仁者純乎天理。自無四者之累。今但曰不行。則不過

強制其情。暫時不發而已。倘操持少懈。寧無潛滋暗長而不自覺者乎。所以未可卽謂之仁也。要之原憲之問。徒知制其流。孔子之答。是欲澄其源。惟能致力於本原。則天理漸以渾全。私欲自然消滅矣。此求仁者所當知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因心以儆士品也。孔子曰。士人立身天地間。任大責重。自有一種經天緯地學問。原無苟安自便之私。故心境異乎

常人。而品格超乎庶類。若有懷居一念。非惑於去就取舍之際。卽溺於聲色貨利之間。則志以物移。心爲形役。惡足以爲士乎。可見聖賢安土樂天。只是隨其身之所安。無所執着。其樂也大。凡人營私利己。唯狃其身之所便。有所繫戀。其累也淺。一起念間。便爲品行所關。人可不勵志以自立乎。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此一章書。是論君子持身處世之法也。孔子曰。君子言行。一出於正。固不可違俗徇人。而尤須審時度勢。如邦有道之時。君臣一德同心。絕無顧忌。則是非邪正之間。持論不阿。去就取與之際。秉正不屈。言人之所不敢言。行人之所不敢行。危言危行。而直道以彰。若邦無道之時。君臣猜疑。攜貳未免。瞻徇過於直遂。謗尤隨起。故持己以正。不可少屈以失己之常。至於議論。可否不妨從容巽順。倍加檢點。所謂清其質而濁其文。弱其志而強其骨。

危行言孫。方見明哲之學也。吾人立躬行己。不因世運爲遷移。而善世守身。自有經權之妙用。然爲人君者。至使臣下作危行言孫之計。則時事已不可問矣。豈國家之福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此一章書。是合存發以觀人也。孔子曰。凡人立品。蘊藉必期其淺。渣滓必期其盡。不徒以文章氣節爭勝也。故理得於心謂之德。敷之

議論謂之言。心體純全謂之仁。忼慨激昂謂之勇。四者卽其所存。固可以知其所發。據其所發。未必可以信其所存。是在觀人者知所尚耳。如有德者內含冲美。雖不藉夫言。而英華表著。自然順理成章。故必有言。若有言者斐亹可聽。或出於便給。亦未可知。豈可遽信其爲有德。如仁者。心懷中正。原無藉乎勇。而當幾明決。自然見義必爲。故必有勇。若勇者秉志不回。或出於血氣。亦未可知。安可遽信其爲有仁。可見德可以兼言。言不可以兼德。華不勝實也。仁可以兼勇。勇不可以兼仁。氣不勝理也。聖賢觀人。朝廷用人。辨之不可以不嚴。不然。鮮不有毫釐千里之失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此一章書見聖賢尚德不尚力也。南宮适問於孔子曰。從來有天下者。孰得孰失。確有可憑。如有窮之君名羿。最善射。寒浞之子名奡。能陸地行舟。可謂勇力過人。何難陵壓一世。卻俱不得善終。若夏禹之盡力溝洫。后稷之教民稼穡。不過務民本業。絕無奇異可矜。而禹則及其身。稷則及其子孫。卻皆有天下。夫以羿奡之強。其亡也如彼。以禹稷之弱。其興也如此。得失果安在哉。此時夫子黙然不答。可否已在意中。南宮适會意而出。領悟已在言外。孔子復贊美之曰。今觀适之所言。進禹稷而退羿奡。蓋尚德不尚力。可知已。其人品之高。誠爲君子之人。心術之正。誠爲尚德之人也。古今尚力者亡。尚德者昌。觀周家卜年八百之久。而嬴秦氏不過二世而滅。得失昭然。可見聖賢之評論。不大彰明較著哉。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指心術之邪正以衡品也。孔子曰。凡人有心。卽有仁。心有邪正。遂有仁

不仁之分。心有誠僞。遂有君子小人之別。則是仁者爲君子。不仁者爲小人也。君子以天下爲念。然或氣習未除。私心難化。間有不仁處。卻無傷於品。故君子而不仁者容或有之。若小人止知有身。物欲久蔽。天理全無。非侈肆以縱其好。卽矯飾以逞其僞。間有一念之仁。亦乍明而乍滅耳。豈有小人而仁者哉。總之仁者直行其心。立心於仁。則在在皆仁。雖明見其不仁。其仁自在。不仁者曲護其迹。迹或似仁。卻事事非仁。縱然依傍名理。自附於仁。適所以濟其不仁。君子小人之辨如此。人主不可不致辨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此一章書是孔子立忠愛之準以示人也。孔子曰。天下情之所在。卽爲理之當然。如不合理便非至情。如父之於子。自襁褓以及成人。惟恐撫鞠勿周。然以姑息爲愛。則志佚而驕愛之適以害之也。惟眞能愛子者。必使去其驕佚。而勉以爲聖爲賢。是勞之者正所以成其愛。愛之能勿勞乎。臣之於君。自公孤以及百僚。分當隨事開納。然以諂諛爲忠。則志卑而順。忠之適以誤之也。惟眞能忠君者。務使去其卑順。而勉以爲堯爲舜。是誨之者正所以全其忠。忠焉能勿誨乎。然則愛之必至於勞。爲子者不可憚勞。有一憚勞之念。卽非所以自愛。忠焉必至於誨。爲君者不可拒誨。有一拒誨之心。卽非所以勸忠。是在爲父與臣者各盡其道。而爲子與君者亦當各體其情也。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此一章書是言辭命得人之效也。裨諶世叔子羽子產。皆鄭大夫。孔子曰。朝廷量能授官。務期當任。人臣以身許國。要在和衷。鄭以小國介強大之間。而能撫綏和睦者。以用賢各得其當耳。卽如辭命所以交鄰。其爲命也。以

裨諶善謀使之規模大意而草創之然恐意無斷據以世叔博聞使之考究典故而討論之又恐詞未合節以行人之官子羽善於筆削使之刪繁就簡而脩飾之又恐文采未華以東里子產善於辭藻使之推陳致新而潤色之此辭命之所以獨稱美善也蓋鄭小國也而諸賢羣集各盡其材此不形其所短彼不矜其所長同心共濟彷彿虞廷師濟之風洵人臣事君之善則哉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此一章書是孔子就人論品以昭萬世之公也春秋時如鄭之子產楚之子西齊之管仲皆賢大夫也子產聽鄭國之政寬猛相濟嘗鑄刑書以禁民之非其迹似乎寡恩其心實本慈愛一日或人問子產爲何如人孔子曰子產之德澤廣被國人歌頌不衰蓋惠愛之人也子西爲楚平王之子名申能遜國於昭王又能改脩國政以定楚行事雖有可採然不能革楚之僭號稱王亦其短處故或人又問子西爲何如人孔子不置可否曰彼哉彼哉外之也因又問管仲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有功於齊甚多孔子曰只舉一事便可見其爲人昔桓公奪大夫伯氏所食之駢邑三百戶以封管仲後來伯氏窮約所飯不過疏食至沒齒終無怨恨非心服管仲之功豈能如此三子一時並著賢名而優劣則非一律孔子以一字之褒貶盡其生平萬世之公論由此而定然則方人豈易易哉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此一章書是就常情事勢論處境之難易也孔子曰凡人境遇之來最易搖撼非有澈心大力未免境與情遷如處貧者困頓拂抑易起怨尤非真能樂道悠然自得者即安義命難免怨嗟可見處逆境爲最難若處富者只

謙虛收斂。不存驕肆之念。便能以禮自持。可見處順境爲最易。夫人能處逆境者。或能處順境。能處順境者。未必盡能處逆境。所貴操守有素。外遇不累其心。恬淡自安。物欲不移其志。斯可以貧。亦可以富。人何可不勉其所難。而又何可忽其所易哉。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此一章書。是論用人者當因材器使也。孟公綽是魯大夫。趙魏是晉之世卿。孔子曰。人之材器各有所宜。用人者尤當量能授職。如孟公綽爲人。可云廉靜寡欲。是宜簡而不宜繁者。使爲家臣之長。端謹率屬。卽趙魏大家。亦爲之而有餘。若夫大夫。則必任一國之政。非有理繁治劇之才者。難以勝任。卽如滕薛小國。征伐朝聘。其政亦繁。恐非公綽之所長也。然則人各有能有不能。用得其當。皆可隨事以奏功。用不得其當。必致因循而叢脞。知人

善任。是在圖治者加之意而已。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告子路以人道之全。與人道之難也。子路問孔子曰。人生天地。兼體三才。必如何可以爲成人。孔子曰。成人亦難言矣。蓋人之氣稟不同。全在優於學問。或有一技之材。而不能兼。或有各足之材。而不能化。皆不可以爲成人。必如臧武仲之智。足以窮理。公綽之廉。足以養心。卞莊子之勇。足以力行。冉求之藝。足以應事。四者既已兼備。而又各就所長。節之禮以得其中正。和之樂以去其駁雜。則氣質陶鎔。化其才智技倆。而歸於德性。雖不可以爲聖。而亦可以爲成人矣。若夫今之成人。何必如此。果能見利思義。而臨財毋苟得。見危授命。而臨難毋苟免。平日期

許之言始終踐之不踰有是忠信之實雖未能得人道之全而本性無虧亦可進於成人之域也蓋聖人立教止論學問不論質地質地存乎天而學問存乎人子路忠信勇敢有兼人之才所少者學問之功耳故孔子以此勉之然則變化氣質尤學者之急務哉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

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此一章書見隨時處中之不易也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公明賈亦衛人孔子問公明賈曰天下過情之名固不可以居躬而矯情之事亦非所以垂訓涵養造詣貴核其真評論品題務期於當當時之人以不言不笑不取稱文子信有之乎公明賈曰言笑取予吾人處己接物之常豈有全然不言不笑不取者是亦言者之過也吾夫子非不言不過言不妄發發必以時故人不厭其言而遂稱為不言夫子非不笑不過一嚬一笑樂得其正故人不厭其笑而遂稱為不笑夫子非不取不過凡所當取必揆於義故人不厭其取而遂稱為不取耳孔子疑而詰之曰時言樂笑義取果其然乎此非義理充溢於中舉動合宜於外者不能隨時合節汝夫子其信然乎孔子不正言其非而姑為疑信之詞以折之聖人勉人為善之懷不大可見哉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此一章書是誅魯臣無君之心也臧武仲魯大夫名紇防是魯封武仲所食之邑武仲得罪於魯出奔邾既而自邾歸防使人卑辭於魯君請立臧氏之後而後去似乎不忘先祀又請命於君後世之人將必以仲為賢矣孔子欲為後世人臣戒而為誅心之論曰武仲求後之時身居防邑則以防而請後矣竊其

隱衷。不過以君不遂其請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以不得不從之勢耳。在武仲以爲父兄之故欲自諱其要君而要君之迹昭然誰能寛其罪而信之哉。觀孔子斷武仲之罪如是之嚴。誅武仲之隱如是之確。春秋一字之貶爲萬世不易之經。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可不懼哉。可不戒哉。不然。一有無君之心縱或倖逭國法漏脫一時然得罪於名教得罪於神明。天下萬世人人得而誅之矣。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此一章書是孔子因事徵心以發霸者之隱也。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孔子曰。吾觀世運自帝降而王。王降而霸。風愈下則人心愈衰。然於短中取長。亦自有別。故五霸之盛莫如桓文。論其心術均非王道之正。而觀其行事亦有優劣之分。文公爲人不由正道每以詐謀取勝。殆詭譎而不正。若桓公行事仗義執言不由詭道。較之晉文則善矣。可謂正而不譎者乎。春秋時文公欲解宋圍。必伐曹衛以致楚。欲與楚戰。又復曹衛以攜楚。何等詭祕陰險。桓公聲罪伐楚。責包茅之不貢。退師服楚。惟禮律之是遵。何等正大光明。兩人行事大槩如此。聖人一言可爲千古定論矣。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此一章書是聖人就人論仁也。子路曰。昔齊桓公小白出奔莒。其弟子糾奔魯。爭立爲君。桓公歸國。殺其弟公子糾。縛召忽管仲。召忽爲子糾而死。獨管仲不死。臣事桓公。所謂忘君事讐忍心害理。得毋心術之未仁乎。孔子曰。稽古者當論其世。論人者難求其全。昔桓公糾合諸侯。不假兵車之力。而用衣裳之會。以大義率之。以大信一之。而諸侯服從。此管仲之力也。濟人利物功莫大焉。以此觀之孰

得而如管仲之仁。孰得而如管仲之仁。正不得以不死之故害其爲仁也。蓋孔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仲之功不可沒。固非與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聖人權衡折衷之論大率如此。不然宋儒程子謂寧可無魏徵之事業。而不可無萬世君臣之義。抑又何耶。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衡品不以小過而泯大功也。子貢復繼子路而問曰。如管仲者。其爲人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仲既不能爲子糾死。反又爲桓公相。心竊疑之。孔子曰。賜疑管仲之不死。而又相桓。不知管仲既能相桓。亦可不死。試即其相桓而言。桓爲諸侯長。以定霸。天下由此而正。不獨當世賴之。至今之民猶享太平之福。皆仲之賜也。則是管仲之功甚大。爲利甚溥。即謂管仲至今存可也。使當日無管仲。吾必被髮左衽。不能有今日之衣冠文物矣。若不能立功。徒然一死。猶如匹夫匹婦之見有小信而無遠圖。即自縊於溝瀆之中。將令天下後世泯然無聞。管仲豈若是哉。可見豪傑之士。欲建不世之大功。不惜一身之小節。而衡人者尤當畧其所短。錄其所長。未可以常情恆理臆斷而淺測之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此一章書是取人忘分以薦賢也。公叔文子是衛大夫。其後謚爲貞惠文子。大夫僎先爲文子家臣。後因文子薦其賢於衛君。始得與文子同爲公朝之大夫。故記者特記之曰。公叔文子之臣。不沒文子忘分之善也。曰大夫僎。明乎既薦之後所稱也。曰與文子同升諸公。見僎之得升公朝而爲大夫。皆因文子之薦。故得與文子同也。然則文子惟有知人之

明故能薦賢。有大公之懷。故能忘己。且忠於事君。故能忘己以薦賢。孔子闡而深嘉之曰。文者美謚也。今文子之爲文。即薦賢之一事觀之。其胸襟何等光明正大。斯可以無愧矣。可見薦賢爲國。人臣盛事。倘畧存妬嫉。稍有嫌疑。便不能大道爲公。休休有容。如文子者。庶幾有大臣之風乎。孔子刪書。以秦誓終篇。拳拳於一个臣之有容。其所以爲後世人臣勸。至深遠也。而三代以後。媢嫉者益多。不亦

重負聖人立教之意哉。故人君欲擇羣臣。必自擇大臣始。

子言衞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此一章書。見用材貴得其當也。衞靈公。是周時諸侯。孔子以其彝倫不叙。綱紀不張。故嘗言其無道。季康子因問曰。諸侯無道。必至喪失其位。今靈公失德如是。何故能保其位而

不喪乎。孔子曰。靈公雖云無道。其用人一節。尚有可觀。如仲叔圉善於言語。即用之接待賓客。應對諸侯。則凡朝聘往來。不至失禮。而無啓釁召禍之事。如祝鮀熟於禮文。即用之專管宗廟。料理祭祀。則凡祀事精虔。神人胥悅。而得繫屬人心之原。如王孫賈長於武事。即用之任爲將帥。練習軍士。則凡守禦豫備。臨事無患。而免敵國窺伺之虞。假使此數人者。不能各用其材。此數事者。不能各得其理。

又何能保守此位哉。夫有人而不用。與無人同。用人而棄其所長。繩其所短。與不用同。今簡任協宜。相濟成美。其不喪宜也。夫以靈公知人善任。尚可以保國。況有道之主。得天下賢才而善用之。有不享太平而樂萬年者哉。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此一章書。是孔子激人勇行也。孔子曰。士君子斡旋宇宙。必有一種深沉含蓄之氣。方能實心圖事。不徒以誇衆眩聽自矜也。凡人之

出言最易力行最難然行能踐言者惟此羞愧之心可以自勵既知羞愧惟恐名不稱實便能勇於力行若一意誇張全不知恥是不自揣其能否言之既出而欲踐之蓋亦難矣所以言之未出當先勉其所爲爲之既力猶必踐其所言不然而高自稱許徒作欺人之詞其爲之也不亦難乎孔子非欲人緘口結舌正欲人竭力有爲故以愧悔之心發其勇行之氣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即此意也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此一章書見孔子以討罪正君臣之義也陳成子齊大夫名恆弑其君簡公孔子嘗爲魯司寇時已致仕家居聞之鄭重其事沐浴齋戒而朝於魯哀公曰君臣爲人倫之大節弑逆實天理所難容陳恆不道上弑其君請興兵討之時魯有三家之臣專權擅政哀公不能自主對孔子曰可往告夫三子即三家之孟孫叔孫季孫也孔子退而言曰弑君之賊法所當誅我雖致仕義難緘默君乃不自命三子而使我往告其感嘆之意實有不能出諸口者因奉君命而往告三子以爲不可孔子曰齊有弑君之臣魯有討罪之義君臣大

倫所繫甚重我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亦吾盡吾心而已蓋魯之三家猶齊之陳恆也孔子之告哀公固知哀公之不能自主孔子之告三子亦知三子之必不允從其始也不過披瀝以陳其繼也不過奉命而往終亦托諸空言而不得見諸行事然而未誅不臣之身已誅不臣之心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子路以純臣之道也子路問人臣事君當何如孔子曰事君之道無他惟誠與直而已而欲行其直必先盡其誠凡進言宜力務使實意懇到內可質諸己外可質諸人勿用詐用術而此中有所欺也自是而上有明聖之君下無煩匡救之事豈非厚幸乎然或未能無過則本此勿欺之一念無諂諛無畏避侃侃然盡言諫諍引以向道而塞其違心雖犯君之怒不恤也事君之道

盡於此矣夫未能無欺而欲犯則犯由於矯飾既能弗欺而不犯則欺中於周全二者實相須而亦相成孔子豈獨告子路正以立萬世事君之極則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君子小人心術之各殊也孔子曰君子之所以爲君子小人之所以爲小人其初秖爭一念之公私而其後遂各底其極有大相懸者蓋天理本自高明君子凡事必循天理而不雜於人欲之私由是志氣清明知日求其精行日求其備勢不至爲賢爲聖不止其閱歷於高明之途而愈積愈上蓋上達者也人欲本自汚下小人凡事必徇人欲而不念夫天理之公由是志氣昏昧天良日益損邪行日益多勢不至爲狂爲愚不止其沉溺於汚下之途而愈流愈下蓋下達者也夫人惟一心心入於正則達向上心入於邪則達向下人品之不同秖視乎此故

治心之功誠不可不嚴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學者用心之不同也孔子曰古今同此道即同此學而學者之心則各有別古之學者專務求於內致知以窮乎理之原力行以蓄乎德之實所勉者皆真實切近工夫未能有得於己不已也既能有得於己尤不已也此其心惟爲己者然今之學者專務求於外不必知之至而止期足以見

其知。不必行之盡。而止期足以見其行。所尚者。皆脩飾名譽之事。苟可以邀人之知。無弗為也。即不可以邀人之知。亦無弗為也。此其心惟為人者然。蓋為己者。終必有以及於人。體全斯用備也。為人者。究未能有所得於己。騖末必喪本也。豈古今人之不相及與。其用心各殊。而得力亦相反。此孔子所以深勉學者夫。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此一章書見聖賢相契。不在離合之迹。而在學問之心也。昔衛國有賢大夫蘧瑗。字伯玉。孔子至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伯玉使人來候問孔子。孔子敬其主以及其使。與之坐而問曰。進脩之事無窮。夫子今日之所為。當不同於昔日也。不識夫子何為。使者對曰。凡人孰能無過。貴有以省察克治之耳。夫子戰兢惕厲。此中未嘗一日敢弛。一念之失。必謹。一事之非。必飭。誠欲寡其過耳。而人欲難於盡消。天理難於來復。日期寡過焉。而嘗若未能也。夫欲寡過。則不自為無過。而克治嚴。欲寡過而未能。則不自為已能。而功脩密。非伯玉之賢。不能有此心。非使者之賢。不能知伯玉之有此心。是以孔子於使者既出。而深贊之曰。其眞可謂使乎。其眞可謂使乎。嘉使者。愈懷伯玉矣。蓋聖賢為己之學。原無可自足之時。寡過未能。乃伯玉日厲而不容自已之心也。孔子之素所深信於伯玉者。以此使者能委曲道之。故不禁重與乎使也。然則聖賢之相契。無非學問之眞。豈猶夫世俗往來之末哉。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一章書是曾子述艮卦之象辭以示人也。曾子曰。凡人心所用為思。身所處為位。思適安乎其位。天理之公也。思苟越乎其位。人欲

之私也。是以君子即其見在所居之地。求其日用常行之道。如為君臣則思仁敬。為父子則思慈孝。為兄弟則思友恭。貌言視聽則思肅乂哲謀。君子之心。惟安於所遇如此。蓋艮者止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知物各有其分。故思亦止於其分。世之憧憧往來。邪妄膠擾。而莫能自制者。其亦未審於慎思之義耳。故宋儒程子曰。人心不可有所繫。又曰。心要在腔子裏。正所以教人慎用其思。善用其心。以

全此虛靈不昧之本體耳。乃若二氏之說。非馳於幻妄而溺於有。則淪於空寂而墮於無。豈聖賢操持存養之正道哉。甚矣心學之不明。聖賢之憂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此一章書見君子黜浮崇實之心也。孔子曰。言易放則當恥。行難盡則當過。若使不懼其言之勝於行。而好為浮誇。不欲其行之勝於言。而怠於踐履。是言之數多。而行之數少。求其有所成就難矣。惟君子心存於慎言。以言為恥。而不使有餘。心存於敏行。於行必過。而不使不足。又安患言不日損而行不日積也。此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與。蓋言行原未嘗不相因而見。始也斂言而行益篤。究也行至而言自從。人能以君子之心為心。斯行可舉。而言亦無不可揚矣。虞廷敷奏以言。必明試以功。孔子聽其言必觀其行。職此意也夫。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

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此一章書見聖人道愈高而心愈歉也。孔子曰。道體無窮。非身歷之。不知其事之有難盡也。君子之所以為道者三。而我則無能焉。三者維何。一在於仁。仁者理勝而私欲盡去。凡窮通得失。舉不足以動其心。未嘗無可憂也。而不憂。一在於知。知者識勝而事幾能晰。凡是非邪正。舉不足以蔽其心。未嘗無可惑也。而不惑。一在於勇。勇者氣勝而剛直常伸。雖

當大任赴大難舉不足以屈其心未嘗無可懼也而不懼夫不憂不惑不懼君子仁知勇之道然也而我皆無能其敢不自勉哉究之道造其極斯能者益忘其能維時子貢曰此特夫子之自謙如此也以賜觀之夫子於仁知勇之道豈真有未能者乎蓋道至聖人而自視彌歉學至賢者而所見甚親學爲君子者惟常存此歉然不足之心則其於道也庶幾矣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此一章書見學者當以自治爲先也子貢平日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不可謂非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疎於內矣故夫子婉以警之曰賜也爾能方人其亦賢乎哉蓋惟自治有餘而後得以暇及於人耳若以我自審方處義理無窮雖日孜孜焉而有未逮又何暇較量他人乎凡人之爲學終其身無可已時卽終其身無有暇時以孔子之聖而猶自謂不暇則凡有志於學者其孰有暇時耶於此知學至聖人而其功愈專希聖者可以勉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爲學者當反己以自脩也孔子曰凡人往往急於求人而緩於求己常患名譽之不著而不患德業之無成不知知存於人非己所得而主其或不知不足爲患也若夫學焉而不能窮其理行焉而不能踐其實我所見知之處反之於心而莫可自

信是則所當患爾蓋知與不知存乎人於己何與能與不能存乎己於人何與孔子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易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聖賢眞切爲己之學固如此彼汲汲於聞達者重外而輕內也其能事亦可槩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此一章書是孔子戒人之用察爲明也孔子曰人之於己未見其事之欺我也而設一意

以迎之是謂逆詐。未見其心之疑我也。而設一意以度之是謂億不信。有人於此其居心也以正。其接物也以誠。於凡人之詐者不逆料其詐。人之不信者不億度其不信。然或不逆不億而受人之詐與不信以致墮人之奸。卽非眞能鑑物而物無遁情者矣。乃其視詐與不信無不有以見其隱不煩推測之方。而自有洞鑒之識抑亦誠能先覺者是非心體清明而燭事幾晰義理未易臻此。可不謂賢

乎。蓋不斷生於不明明自無所不斷不明生於不誠誠自無所不明。然非有誠正格致之功亦何能本體光瑩先知先覺如此乎。故曰至誠如神。又曰。聖人齊戒以神明其德。蓋萬事一理萬人一心。表裏始終自然通貫。豈術家射覆恍惚揣摩之說耶。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此一章書見聖人以道易天下之心也。昔孔子欲行其道周流列國。當時隱士有姓微生名畝者謂孔子曰。行藏各有其時。人不我知亦聽之已耳。丘於列國何爲如是栖栖然依戀而不舍與。世之有心干寵者往往專事口給以希遇合。今無乃習爲便佞而取悅乎。孔子曰。君子立身行己期合於道。必欲以佞爲逢時之計丘則何敢。獨是守拘滯之見以隱遯爲高而果於忘世。此則固執不通而我之所深疾也。其何忍置斯世於度外耶。蓋凡事

以中道爲歸佞以悅人與固以守己皆非中也。若使盡如微生畝者雖不至於佞而未免於固。天下亦安賴有聖人哉。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尚德之論也。人之重君子者以才而其所以稱君子者以德。猶馬之爲驥者以力而其所以稱驥者以德。是以孔子曰馬而以驥名亦知其所由得名之故乎。驥之能存乎任重而致遠則力安可少也。然使

僅有其力而難於控御更不免於蹄齧是無其德矣何足爲驥乎故稱驥者不稱其有馳驟之力而稱其有調良之德也即一驥而其重在德有如斯矣天下之必有賴乎德者獨一驥乎哉蓋君子之才與德原缺一不可而德爲尤要有德者無才不如有才無德者有才不如無才無才之德不可爲德無德之才不可爲才所以元凱不失才子之名而共兜不在俊乂之列分合輕重之間用人者不可不審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報施之道也或人問於孔子曰人情仇怨相尋亦安有極哉若能於人之有怨於我者竟忘焉而以德報毋亦忠厚之道耶夫子以爲何如孔子曰畧怨而報以德非不厚也但於我所怨者而既以德報之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宜若更無可以報德者矣夫有怨有德人情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自各有道必也於我所怨者去其平日之怨而惟處之以直當報則報無過責焉不當報則不報無逞忿焉一準乎理之自然而不以私意行乎其間是則雖曰報怨而未嘗害其爲公也至人之有德於我者則必以德報之彼之施於我者固重而我之子乎彼者亦不輕此報德之道則然也而豈可漫以報怨哉蓋凡事在不失其中或人矯枉之過聖人持理之平必如孔子之言然後德怨之報各得其當而無太過不及之差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心知發子貢也孔子道德高厚其用心得力之處原不求人知而人亦不易知故發歎曰今之人其莫我知也夫子貢問曰以夫子之聖宜無有不知者何爲

而人皆莫知予也。孔子曰。欲人之知者。必先有以異於人。而後可以知於人。若我之所爲其何有異焉。窮通出於天也。用舍出於人也。我無不順而受之。遭時之窮而不得於天。則責之於己而不怨天。値時之舍而不得於人。則反之於己而不尤人。但知黽勉於天理之常。致力於人事之近。凡所當知者。必求其無不知。所當行者。必求其無不行。祇日從事於下學而已。乃積累既湊。自然知日精而行日進。漸達於理之上者焉。初何嘗甚異於人哉。惟是心存爲己。仰不愧天。或者上天於冥冥之中。能知我耳。人之所以莫我知者。正在此也。蓋子貢平日求知於外。未嘗從心體切實用功。孔子故爲此言。以啓其心悟之學。學者誠能反己自脩。循序漸進。則自有與天相合之原。雖人不我知。奚足患哉。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此一章書見人當安命而不必尤人也。昔子路仕於魯。爲季氏宰。魯人有公伯寮讒愬子路於季孫。季孫聽讒言而疑子路。魯大夫子服景伯懷不平之心。以其事告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路。固將因伯寮之愬。而不無惑志矣。讒邪安可聽。其害正。以吾之力。猶能誅伯寮而陳其尸於市朝。以正其罪而明其誣也。孔子聞而曉之曰。君子豈不欲行其道於天下。而道之或行或廢。莫不有天焉。其爲道之將行也與。則動與世合。是命之通也。其爲道之將廢也與。則動與世違。是命之窮也。行與廢。皆由於命。則由今日何獨非命。使命而得行。寮必不能使之廢。其因寮而廢者。即命之當廢耳。公伯寮其如命何哉。子大夫其聽之可也。審乎孔子之言。見君子進退。上關天意。凡得失毀譽。俱當置之度外。但孔子不言命。

而於彌子瑕則曰有命於公伯寮則曰命也蓋不欲以行廢之權歸之讒諂之人爾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此一章書是孔子嘆世道之衰也孔子曰天生賢者本爲世用而賢者亦無不欲行其道於天下豈樂於辟哉無如時不可爲則不得不潔身引去而以辟全其身矣大約時之所遇不同而所以爲辟之由各異有見舉世無道則隱居不仕終其身辟而不出者其次有

見此地無道則辟而適於他邦者其次有見其君禮貌既衰而辟色者其次有與其君議論不合而辟言者凡此皆因乎時之當然而然者也夫辟豈賢者之心哉易曰天地閉賢人隱辟蓋有大不得已者也孔子之在春秋轍環幾遍而道終不行宜其海濱老矣然辟地辟色辟言而卒未嘗辟世蓋聖人之於世固有不忍漠視者爾

子曰作者七人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憂時之意也孔子曰君子之出處視乎其時時而盛則在野者常聚而升之於朝時而衰則在朝者常散而歸之於野我觀今日其作而隱去者蓋已七人矣夫七人豈其無用世之思哉而何以高蹈遠舉如是其不少也夫國家之用人惟其賢而已故嘗得一二賢士遂足以成天下之治舉七人而羣隱焉則世道之降可知是以有國家者能使賢士効忠於朝而不至荒遯於野則以幾於上治不難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此一章書見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昔子路從孔子遊偶宿於石門之地時有賢人隱於下位而掌晨啓門者問曰汝從何來子路曰從孔氏而來晨門曰君子相時而動可爲則爲不可爲即止彼孔氏者既知時事之不可爲則藏焉已耳而猶周流不倦未嘗

一日忘情於天下。是非知其不可而必勉強以爲之者與。子之從之其勢甚矣。蓋賢者視天下有不可爲之時。才力有定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晨門賢而隱於抱關。知世之不可爲而遂已。未知道之無不可爲而不容已。乃以是譏孔子。聖賢之相越豈不甚遠哉。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

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此一章書是聖人不忘天下之心也。昔孔子思以道濟天下。故周流四方。時而在衛。偶然擊磬。其憂世之心已寓於磬矣。適有隱士荷草器而過孔氏之門者。聞磬聲而知之。曰。有心於世哉。斯人之擊磬乎。蓋人心之感往往托之樂音。隱士乃賢者。自能審音而喻其微也。既而譏之曰。何其鄙哉。譏之不達而硜硜然堅確以守乎。君子進退。各因乎時。世莫己知。則道與時違。斯潔身引去而已矣。凡徒步涉水者。見水之深。則衣下體之衣而涉之。見水之淺。則攝上體之衣而涉之。當厲而厲。當揭而揭。誠知深淺之宜也。用世者乃不自度量。人不己知而不止。毋乃不如涉水者之隨遇而能通乎。孔子聞其言而嘆曰。斯人之言其果於忘世哉。君子欲行其道於天下。無非爲救時之計也。若但獨善其身。置天下於度外。則亦無所難矣。而謂我能已乎。天下雖當

不可爲治之時。而聖人不忍聽其不治。蓋聖人與天地合德。視萬物爲一體。天地之生物無不欲物之遂其生也。苟視斯民之饑寒沉溺而不急於遂其生。則非天地生物之心。即非聖人之心矣。故聖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之心不能一日忘萬物。彼荷蕢者何足以知之。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

冢宰三年。

此一章書見古人居喪既不廢禮復不廢政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子張問於孔子曰商書說命篇有云商王高宗武丁當商王小乙薨居喪於諒陰三年不親政事不發語言夫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安所稟令乎書所云何謂也孔子曰父母之喪不分貴賤三年不言何必高宗爲然古之爲君者無不皆然禮君薨嗣君居廬守喪庶務難以親理而又不

容坐廢百官各總攝己職以聽命於冢宰如是者三年既有冢宰以爲君裁決事幾則輔相得人命令可守嗣君雖不言何憂國之生亂哉夫凡人君以孝治天下者也誠如古居喪之禮則百官盡臣道以成相道而嗣君亦得委君道以伸子道矣後世賢如漢文而猶有短喪之舉其遺譏史冊不亦宜乎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此一章書是言爲國當以禮也孔子曰居上者常患民之難使然民之難使由於不知禮耳誠使上之於禮心誠好之脩之於身而視聽言動之必謹達之於政而教訓號令之咸當如此則禮義以明等威以辨爲民者莫不安分循理不待我之驅逼而自樂於使令矣此所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者也然必爲上之人真心實意以好之而後可不然則因循儀節不過虛文未足以化民而成俗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

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此一章書是言脩己治人之要也子路問爲君子之道當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以敬脩其身而已蓋無事則收斂身心使天理常存有事則點檢言行使人欲不作如此則身脩而德成矣豈不可爲君子乎子路又問君子之道甚大豈但如此而已乎孔子曰敬者人己合一之理誠能脩己以敬則

此感而彼通可以推之而安人矣又問君子之道甚大豈但如此而已乎孔子曰敬者天下爲公之理誠能脩己以敬則正己而物正可以推之而安百姓矣夫脩己以安百姓其學問至精其功用至大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歉然不敢自以爲足也而謂未足以盡君子乎蓋敬爲脩己治人之要而亦學問徹始徹終之道千聖相傳不外乎此近而公私邪正遠而廢興存亡皆於一念敬肆之幾決之君天下者誠不可以不審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此一章書是聖人惡人無禮也原壤是孔子故人素放蕩於禮法之外嘗蹲踞以待孔子孔子責之曰汝自卑幼之時則不知孫弟之道及至長大則無一善之可稱述今又老而不死徒足以傷風敗俗爲民之賊而已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蓋使之勿蹲踞也聖人於敗壞禮教之人深惡而痛責之亦維持世道之一端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教小子之道也昔闕黨之中有童子者來學於孔子孔子使之答應賓客而傳往來之命或人問曰此童子殆學有進益故夫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與孔子曰童子之禮當隅坐隨行吾見此童子嘗居於長者之位也又見其嘗與先生並行也夫爲童子而不守禮安分如此則非能求益者但躐等凌節而欲速進於成人之列耳故我使之傳賓客之命覩少長之序所以裁抑之而非所以寵異之也蓋聖門之教固貴敏求尤忌凌躐學者宜知所從事矣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九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

論語 下之三

衛靈公第十五

[seal]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此一章書見聖人不貶道以苟容。不因窮而失志也。昔孔子在衛。衛靈公以戰陣之道問

於孔子。孔子對曰。吾自少學禮。其於陳設俎豆之事。則嘗聞其說矣。若夫軍旅之事。則固未之學也。夫以孔子之聖。文事武備。宜無所不知。蓋以衛靈公不留心於治國之道。而汲汲以兵戎之事為問。則其不足與有為可知。是以孔子不對。而明日遂行焉。此聖人之見幾而作也。既去衛而適陳。在陳國時。糧食斷絕。從者皆饑餓而病。莫能興起。子路慍怒見於孔子曰。君子之人。亦有時而窮困若此乎。

孔子曰。窮通得喪。繫於所遇。君子蓋亦有窮時也。但君子則能以義命自安。而固守其窮。小人一遇困窮。則不能堅忍順受。而無所不至矣。此聖人之處困而亨也。孔子大聖人也。乃時君既不能行其道。又不能接以禮。致使一去於衛。一厄於陳。遭遇之窮困如此。則春秋之世運。尚可問耶。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此一章書言學貴乎知要也。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而於道之本原。尚未能悟。故孔子呼而問之曰。賜也。汝見我於天下事物之理。無所不知。將謂我是多學而一一記識之。故能如此乎。子貢對曰。以賜觀於夫子。誠多學而識之者也。抑別有切要所在。而無事於此者與。觀子貢方信忽疑之間。可見其力學已久。進道有機。故孔子因而告之曰。我非多學而識之者也。蓋天下事物雖多。其理則一。惟明

乎理之原。則自能盡乎事物之變。我於天下事物之理。無不周知者。惟一以貫之而已。可見學問之道。以明理為要。而後世學者率皆用力於記誦辭章。以誇多鬪靡。故以聖學論之則不精。以王道論之則無用。此皆逐末務外而不知本實之過也。所以為學圖治必在知本。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此一章書是聖人欲學者求自得也。孔子呼

子路而告之曰。義理之得於心者謂之德。非實有是德者。不能知其意味之真也。今之人。知德者鮮矣。然則欲知德者。其惟躬行實體而求其自得於心矣乎。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贊帝治之盛也。孔子曰。自古人君致治者多矣。然皆不能無所作為而治也。若無所作為。而天下自治者。其舜也與。蓋舜承堯之後。禮樂法度。皆已具備。在廷諸臣。如九官十二牧。又皆有賢聖之才。以分任之。所以為舜者。但見其率由而不改其舊。分命而不尸其功。夫何所作為哉。不過垂衣拱手。端居南面。穆穆然著其敬德之容而已。蓋舜之德盛。故其化神。然其所以能然者。以其紹堯得人也。可見為人君者。必有法祖之心。而後可以遵先王之法。必有求賢之勞。而後可以享任人之逸。試取所謂兢兢業業。一日

二日萬幾。與所謂恭己無為云者。合而觀之。而後知古帝之以君道立人極者。誠度越乎千古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此一章書見立誠為制行之本也。子張問人必如何然後在在皆可通行而無礙乎。孔子

曰人唯至誠乃能感物誠使所言者皆發於衷符於事而忠信焉所行者皆無浮薄無放肆而篤敬焉則雖蠻貊之邦素不相知者一誠之孚無所不格亦可以行之而無礙矣若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則虛僞輕薄之人也雖州里之近其可以行乎哉然此忠信篤敬非他乃吾心之誠也吾心之誠本有烱然不容自欺昭然不可自昧者必也時時刻刻警覺提撕如立在此處則見此忠信篤敬參於吾

之前或在車上則見此忠信篤敬倚於車之衡蓋惟其存之也密故心目之間如或見之若此則誠積於心發於言行之際以之動天地格鬼神無所不可又何不行之有哉子張聞孔子之言即書於大帶之上蓋欲時時接於目而省於心也其佩教誠切矣夫制行以存誠爲要而存誠以省察爲先念慮之間乃言行之本省察其念慮之微以達於言行之際則眞意感孚表裏通貫雖豚魚可格而況

於人乎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贊衛大夫以風有位也史魚蘧伯玉皆衛大夫孔子曰直哉史魚之爲人也蓋人固有自守以正而時異勢殊或不能不委曲以隨俗者惟史魚當邦家有道之時危言危行如矢之直即當邦家無道之時

亦危言危行如矢之直是乃忠鯁性成有死無二者也豈不可爲直乎君子哉蘧伯玉之爲人也蓋人德有未成則其出處進退之際必有不能盡當於理者惟蘧伯玉則當邦家有道正君子道長之時也彼則出而仕焉以行其志當邦家無道是君子道消之時也彼即卷而懷之以善其身卷舒行藏因時合理豈不可爲君子乎夫人品不同故臣節有此二者爲國家者上之當求出處合義之人其

次則骨鯁直行之士亦不可少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此一章書見言語當因人而發也孔子曰人之品詣不能盡同而我之語默貴當其可有如其人造詣精深事理通達是可與言之人也而我乃不與之言則是無知人之明豈非失人乎若其人昏愚無識或造詣未到是不可與言之人也而我乃強與之言則是輕於發言豈非失言乎惟智者窮理知人權衡素定故可與言則言不至失人不可與言則不言亦不至失言也夫言者君子所賴以開導乎人者也必以誠而能動亦必以明而能審明以審之則發皆中節誠以動之則聞者格心即至於臣子之感悟君父亦莫不由乎此故不可不謹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此一章書是言仁爲固有之良不可以生死利害而變也孔子曰好生惡死人之常情然事有適遭其變者貪生畏死則失其本心之安故有志之士與夫成德之人當義理與軀命不可兩全之際斷不肯偷生苟免以害吾之仁寧可致命遂志以成吾之仁蓋仁爲人立命之根全之則雖死猶生失之則雖生猶死也然求仁必先於去欲無欲則身命猶可舍而況於富貴功名之末乎彼蓋自求其心之安故利有所不計而患有所不避也國家欲得臨大節而不可奪之人必於淡泊寧靜之中求之。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此一章書是言爲仁在於親師取友也子貢問爲仁之道當如何孔子曰爲仁固是一己之事亦必有所資助而後成譬如百工技藝之人將欲精善其所爲之事必先磨利其所用之器是則百工亦有所資況於爲仁者乎。

是以君子居是邦也於大夫之賢者則必執弟子之禮以事之則此心有所嚴憚而不敢放肆矣於士之仁者則必以交游之禮而友之則此心有所觀感而不至怠惰矣仁不於是成乎夫成仁之道不獨學者有資於師友而已也人主一日之間親賢士大夫之時多相與講磨道義熏陶氣質則聖心日純聖德日進矣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此一章書是論王道而歸之慎獨也顏淵問爲邦之道孔子曰治道必斟酌盡善然後無弊故以正朔論之則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三代不同也然欽昊天所以授民時建寅則於民事爲切故必行夏之時焉車輅之制不同然輅宜質也殷之木輅則質而得中故必乘殷之輅焉冠冕之制不同然冕宜華也周之冕旒則文而得中故必服周之冕焉樂之音容代各不同然樂以象德有虞之德最盛大韶之樂最隆故樂必用韶舞焉此皆禮樂法度斟酌盡善之道也然而心術之間尤不可以不謹如鄭國之聲則宜放棄之邪佞之人則宜遠絕之蓋鄭國之聲淫聲也不放則蕩人心矣邪佞之人傾側危殆不遠則覆人邦家矣可見王道之要歸在於謹獨必使主志清明君德純粹不邇聲色不變邪佞然後可以損益百王而立無弊之道孔子告顏淵之言誠萬世帝王之法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此一章書言人當思患預防也孔子曰天下之事變無常事機無定人不可安於其近而忽乎其遠如几席之間目前之事近也四海之隔萬世之遙遠也然人慮不周於四海則患即伏於几席之間計不及於萬年則禍即藏於目前之地何則事雖未形幾則已動見幾而預爲之謀則永永無患不然則憂至無

日也。古之帝王不下堂階而周知天下。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皆能爲遠慮者也。然所以能爲遠慮。必由於見幾之明。欲其見幾之明。又必由於窮理致知。淸心寡欲。察乎天命去留之靡常。人心向背之難保。是以朝乾夕惕。戰戰兢兢。雖欲不思患預防而不可得也。聖人之言。垂戒遠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切望人之好德也。孔子每

以好德望人。至此復歎曰。今人於己之德。或始作而終輟。於人之德。或外慕而內疎。好之極其誠。而如好色者。已矣乎。吾終不得見其人矣。孔子言此。蓋深有望於天下。而反爲絕望之辭。以儆之也。先儒有云。惟其深喩。是以篤好。故大學言誠意。欲其好善如好好色。而必先之以格物致知。苟能於德之在己者。究其當然。而進脩不懈。於德之在人者。察其本末。而向慕無已。知之旣深。則好之自篤。故世之好德者少。以知德者鮮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深責臧文仲之蔽賢也。臧文仲。魯國執政之卿。柳下惠。魯國賢人。爲士師者。孔子曰。爵位以待賢才。乃朝廷之公器。非一人所得私也。故唐虞之臣。更相汲引。不爲比周。成周之廷。互相推讓。不爲標榜。即至春秋時。齊鮑叔薦管仲。鄭子皮薦子產。庶德

量才。甘居人下。皆從國家起見。不私其身。若我魯臧文仲。其盜竊爵位。而陰據之者與。何也。君子居位。不但自求稱職。又當與天下之賢才。共襄國事。乃文仲明知柳下惠是有德賢人。不肯擧之共立於公朝。蓋恐柳下惠進用。形己之短。而奪其位也。揆諸以人事君之義。豈是如此。非竊位而何。蓋孔子此言。所以深警後世人臣。當以薦賢爲務。蔽賢爲戒。而爲人君者。亦宜知古之帝王。使進賢者蒙上

賞蔽賢者受顯罰則才俊充庭而國家乂安矣孔子贊公叔文子而譏臧文仲誠以薦賢爲國大臣之道當然乃後世娼嫉者多而休容者絕少此治道之所以不古與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遠怨之道也孔子曰世人怠於自脩而又畏人好脩故其責己也常輕其責人也常重此所以致人之怨惡也誠能於己身之過痛自咎責不肯輕恕於他人

之過雖亦竭誠規正卻不失之太苛厚於責己則身無不脩之行薄於責人則人有樂從之意雖非有意遠怨而人自然無怨矣古之成湯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人主誠欲聖德日新人情悅服曷可不以此爲法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愼思也孔子曰天下凡事皆有義理必熟思之而其義始精必審處之而其理始當使於臨事之時不能反覆裁度心口相語曰於義理當如之何當如之何是不能熟思而審處之矣此等人率意妄行是非利害有所不顧雖與之言必不見信吾且奈之何哉是以古之君子窮其理於無事之先察其幾於有事之際虞書所謂惟幾惟康商書所謂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者此也謀國者其念之哉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此一章書是言損友之爲害也孔子曰君子講學以會友取善以輔仁然後道明德立有規過長善之功無善柔便佞之患若與衆人羣聚而居至於終日之久口不道詩書而惟以游談諧浪爲相親語不及道義而惟以挾數任術爲能事如此則放僻邪侈之心滋長於中行險僥倖之機習熟於外欲求入德而免於患害豈不難矣哉古之聖王處士於庠序而董以師儒之官斥去憸邪不使見惡行

故其教不肅而成其學不勞而能而無士習不端之患也。不然子衿佻達言偽行堅日中於士習而莫之救風俗日漓人才日壞其所關繫寧淺鮮耶。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此一章書見成德之人乃可以成天下之務也。孔子曰天下之務有當然之理有自然之勢苟識見不定涵養不深未能期於盡善也。

所以君子事無論大小惟要諸義以為質幹一人而具天下之謀一日而存百世之慮其擇善定見為何如者而正非徑情而直行也。義之中自有不可紊之節文焉禮以行之文未可自是而輕物也。義之中自有不可少之謙讓焉孫以出之。且未可矯於始而怠於終也。義之中自有真實而堅忍之志焉信以成之。夫既義以為質原未嘗有輕於圖功之心而又衆美兼備并非徒存好義之名。以此處事何事不宜以此濟人何人不賴非成德之君子烏能如此哉。有經世宰物之責者當以是為法矣。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此一章書見君子為己之學也。孔子曰今之學者每以人不己知為病君子則不然其所病者惟是道德無所成才器無所取庸碌無能斯為切身之患耳至於人不己知於己何與於人何尤君子不以為病也。蓋自脩之道

原貴實不貴名有能而求知於人其心術已壞无無能而求人之知其為虛偽可勝道哉。君子反求諸己唯務闇脩而誠中形外則終有不可掩者故學問以求實為要。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名為教也。孔子曰君子為己之學初非有意於名也然名者實之賓未有道明德立而名譽不彰於天下者若自少至老盡一生而不見稱於人則其無為善

之實可知。此君子之所疾也。君子非疾其無名也。乃疾其無致名之實耳。蓋三代而前。唯恐好名。三代而後。惟恐不好名。好名而後自脩。人之常情也。聖賢維世之意。帝王御世之權。豈外乎此哉。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此一章書見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也。孔子曰。人必有所用其心。而人品即於此分焉。君子凡事皆反求諸己。如學問闇脩之功。惟求

自慊於心。即獲上信友之事。必不由他途而進。蓋兢兢然恐闕失在己。而未嘗自寬也。若小人凡事妄求諸人。德不加脩。而違道以干譽。情偶有拂。而任私以推怨。蓋戚戚焉責備於人。而未嘗自反也。夫求諸己則可以成物。求諸人。適足以喪己。均一求也。而君子小人懸殊如此。衡品者其不可以不致辨也與。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持己處衆之得宜也。孔子曰。人之立品尚嚴毅者。最不易得。然或自視太高。責人太詳。每至於乖戾而不覺也。君子則但以禮法自持。惟恐一言一動之偶詭於正。可謂矜矣。而未嘗以氣陵人。何爭之有。人之度量能休容者。最不易得。然或包荒是務。瞻徇爲心。每至於阿私而不覺也。君子則但以寬厚待人。惟期天下國家之共偕於道。可謂羣矣。而未嘗以情徇物。何黨之有。蓋矜易鄰於爭。羣易流於黨。唯君子性情學問交

底於至。所以各得其正而無弊。天下所以賴有君子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此一章書見君子之聽言審而取善弘也。孔子曰。任天下事者係乎人。議天下事者存乎言。使人與言兼善。豈非君子之至願哉。而不能盡然也。其言雖有可采。而其人尚未可信。若以敷奏之工。即加以車服之庸。則天下之飾言以求進者多矣。君子則但取其言而已。

不以言舉人。其人雖無足錄。而其言則確有可聽。若以狂瞽之名。槩任其嘉言之伏。則天下之飾貌以求容者多矣。君子則姑置其人而已。不以人廢言。總之君子操用舍進退之權。全無私意存乎其間。爲天下得人。不妨詳於責實。爲天下求言。不妨寬於論過。所以師濟在位。而蹇諤成風也與。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此一章書是示人以守約之學也。子貢問曰。天下之理雖無窮。必擇其要而後可守。有一言之微。爲衆理所不能外。而可以終身奉行者乎。孔子曰。理莫備於一心。執要者亦在乎推心而已。欲求終身可行。其必恕之一言乎。恕者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己所不欲之事。即勿以施之於人。不求人心之合。而祇求自心之安。此即所謂約而可守者。寧不可以終身行之乎。可見聖賢學問先戒偏私。帝王功用首重絜矩。誠以恕之一言。而推行之。則大道爲公之世也。豈僅勉賜而已哉。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此一章書見聖人無私好惡也。孔子曰。是非者天下之公也。毀譽者一人之私也。吾之於人也。非不稱人之惡。然人之惡如是。而吾之稱之也亦如是。未嘗過其實也。於誰而毀乎。非不揚人之善。然人之善如是。而吾之揚之

也亦如是。未嘗浮於真也。於誰而譽乎。夫毀固不免於刻薄。而譽或不失爲忠厚。然即有所譽者。亦必有所試驗。而非妄爲誇許。務使當之者無愧。聞之者見信。爾譽且不敢輕易。又何況於毀乎。凡此者非吾之私心也。正以斯民也既稟天理之公。又被先王教化之澤。是則公是非則公非。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吾焉能枉其是非之實。而容私意於其間哉。蓋天下有善惡。自不能無好惡。然好惡之過

反不足以爲懲爲勸不若因物付物者乃爲大公至正也以此而操賞罰之權何古道之不可復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此一章書見聖人革薄從忠之思也孔子曰世道之汚隆人心爲之也乃人心之變有日異而歲不同者試舉一二事觀之方我生之初古道猶存爲史官者或聞見未眞考據未

確即闕之而傳疑焉未嘗任私意爲筆削也有馬者或彼此相假有無相通即借人而共乘焉未嘗挾所有以驕吝也乃今則不然果於自用者不求是非之眞專於自私者畧無公溥之意吾不意人心風俗之遷至於是也蓋運會之日降由於教化之不明有世道之責者可不思所以挽救之哉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此一章書是聖人示人以聽言處事之法也孔子曰凡言之有理者不過平正切實而已乃有巧言焉或爲輭美以取悅或爲新奇以驚世若誤聽之必至是非顛倒眞僞混淆適足以亂德而已至於謀大事者必有忍其乃有濟乃或以小利而輕動以小害而輒阻而不少忍焉則不世之功或敗於一朝之忿非常之患致牽於姑息之私適足以亂大謀而已然則有天下國家者衆言當前取舍動關主術萬幾在御嚬笑即繫國謀苟非至明至

斷烏能肆應咸宜哉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此一章書是孔子示人以好惡之眞也孔子曰好善惡惡者人之情也而偏私附會者正復不少乃有人焉衆人皆惡之矣夫何惡之之多也苟非大奸巨慝之人即或高世遺俗之累必進而深察焉見其眞有可惡方可同惡不然何敢從衆而蔽善也有人焉衆人皆好之矣夫何好之之多也苟非眞才實學之

士卽或沽名釣譽之流必進而深察焉見其確有可好方可同好不然何嫌違衆而市恩也蓋衆論偶然相符惟公論久而後定於此加察則孤立者不患乎無助而朋比者難逃於洞觀人才之消長悉關於此可不慎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任道也孔子曰道之大原雖出於天而道之實理則備乎人人之求道者往往謂我能是是亦足矣不知人力

不至而道體亦狹由窮理盡性以至於參贊位育雖道之量固然而實人之功爲之也人能弘道豈道之自能弘人哉總之私欲未盡則本體不完功用未全則德量有缺有斯道之任者甚不可自諉以負上天賦畀之意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此一章書是聖人望人改過也孔子曰凡人日用之間不能無一言之差一事之失若覺而卽悔悔而卽改尚安得謂之過耶惟夫過

而不改或跡未顯而倖人之可欺或事已彰而遂非以自飾因循畏憚究不自新則無心之差反成怙終之失偶爾之誤遂貽生平之尤是乃謂之過矣豈不可惜哉所以古之聖人不貴無過之名而貴改過之實舜聖帝也而有予違汝弼之戒湯明王也而有改過不吝之勇豈非後世人主所當取法者耶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警人徒思之弊也孔子曰精微之理非深思不能入而徒思亦未可據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一意於思矣此時之鑽研不可謂不苦也然畢竟徒索於空虛而於道終無所得蓋甚無益耳不如好古敏求致力於實學者爲足以啓聞見而益脩來也夫思原不可廢但思而不學則用其心於無用之地矣此愼思篤行之功所以兼貫而不可偏倚也與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此一章書見求道之不可以已也。孔子曰。人不能無所謀。而知要者必推君子。君子之所謀者惟在乎道。朝夕敏求。祗期有得於身心。至於食之有無。則不暇計也。蓋嘗觀農夫之耕也本爲求食。而或年歲不登。則無所得食。不求餒而餒在其中矣。君子爲學本爲謀道。而至道明德立。則見用於時。不求祿而祿在

其中矣。可見皇皇求利者。小人之事。皇皇求仁義者。君子之務。君子所以憂道之不得。恐無以成己而成物。豈憂貧之難安。而僅干祿以速富哉。然則朝廷詔祿養賢。原以寓激勸之典。君子程功受祿。方可免尸素之譏。若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斷非載道之器也。國家亦何賴有此人而用之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全德望人也。孔子曰。天下之理。固自無窮。而君子之學。務求其備。今有人資質明敏。學識淵通。於身心性命之理。修己治人之道。智足以知之矣。由此而服膺勿失。念茲在茲。亦何至有初鮮終。既得而復失之哉。乃持循不力。遂爾私欲間隔。是始而得之者。終必失之。亦何益乎。所以見道既真。體道尤貴力也。若夫知及之。而仁又能守之。

德之修於內者既全矣。乃於臨民之際。或容不莊。而失之慢。貌不莊。而失之佻。是在己已無居尊之體。民將誰敬乎。所以在內者既純。在外者更當謹也。至若知及之。仁能守之。又莊以涖之。是內外之間。其德交底於純矣。然所以鼓舞作興乎民者。猶未合乎義理之節文。則民徒有作肅之心。而不能臻夫風動之美。亦豈得爲盡善乎。所以學無止境。必至於盡善而後已也。可見道合內外。兼本末。一有

未純即爲全德之累。此體道者貴乎日進。豈可以苟有所得而自足耶。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一章書是言任人之法也。孔子曰。天下有君子即有小人。其人品原自不同。而材器之異更有迥然不侔者。如君子所務者遠大。而不屑於細微。若止以一才一藝試之則將無以見其長。不可也。惟夫大艱難大利害。則君

子之德器足以勝之。材識足以理之。此乃其可任者也。至小人所圖者卑近。而不知夫高遠。若竟以天下國家任之則必不能勝其任。不可也。惟夫效一官辦一事則彼之智計足以籌之。奔走足以副之。此乃其可取者也。君子小人之不同蓋如此。要之大受之器多厚重。而小知之才多便捷。若厚重者而以爲庸碌之流。便捷者而以爲俊傑之士。將恐用違其材。而所關者非小也。此正心窮理斯爲鑒別之良法與。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此一章書是言人不可須臾離仁也。孔子曰。仁之理與人相親。水火之功與人甚切。故凡具此生而爲民者。但知水火爲養生之具。有甚於仁。抑知仁爲人之本心。乃人之所以爲人者。更有甚於水火哉。蓋水火雖足以養人之生。而亦有時傷人之命。如蹈水而溺。蹈火

而焚。吾嘗見有死者矣。若仁則統四端兼萬善。終食之間可蹈也。造次顛沛亦可蹈也。仁者恆安。仁者必壽。亦安有蹈仁而死者哉。夫離而獨於仁則違之者何居。仁。人之安宅也。曠安宅而弗居。豈不重可惜哉。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此一章書是勉人勇於爲仁也。孔子曰。仁乃心之全德。存諸己而無假於人。所以擔當是

仁者全在一心勇往無所退避則仁始爲我有而無摇奪之患故以常人之情言之凡弟子於師宜無所不讓若仁爲己任乃吾所自有者而自爲之原未嘗爭於師又何必讓於師耶師且不讓他人可知矣蓋仁者人所同具之理苟能用其力焉則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又何所容其退避耶故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一心任理而無所私也孔子曰人之爲學固貴能守然亦不可不辨焉有見理明而守之不易者貞也乃天下之公也亦有執己見而必不可移者諒也是一己之私也人惟察理不明體道未眞故以諒爲貞者往往有之君子則以精一之學爲不拔之操上而立業建功下而出言制行雖萬變紛然要皆合乎時措之宜而歸於至當之則未嘗偏執意見之私而不達夫權變之理

硜硜然守之而不易也君子之爲君子者蓋如此故欲爲君子者必當於其貞者求之若以諒爲貞則執一己之小信而害義理之大公如王安石之徒非明鑒與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此一章書是言爲臣者當以純心事君而不可有冀望之私也孔子曰人臣事君尊卑雖有不同而分内當盡之職則爲事朝廷分給之祿則爲食事之與食原相因而至者但人

多以食爲重而反以事爲輕於是利祿之念動於中而朝夕營謀皆其身家之計其於職分之所當爲竟付之不問甚而患得患失皆由此而起若純臣之心則不然於職任之事惟一心敬謹以辨理之如上而論道經邦下而分猷宣力或官守或言責但思脩其職而効其忠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一念寅清無所繫戀即國家詔祿有典直以爲後而不遑計矣蓋所敬在事則其心專所後在食則其心

一。惟專惟一。則事君之外皆無所用其心。以之亮天工而凝庶績亦何難之有哉。此誠可以爲萬世人臣法矣。不然溺職曠官素餐竊祿。卽幸免譴斥。如淸夜何。如淸議何。爲臣不易所當取而深思之也。

子曰。有敎無類。

此一章書是見聖賢立敎之公心也。孔子曰。人性本無不同而氣質不無或異。故有智卽不能無愚。有賢卽不能無不肖。然存乎人者

雖有智愚賢不肖之殊。而君子敎人惟知大道爲公。無一人不在栽成之內。初何嘗因其等類而有所分別耶。易曰君子以敎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故堯舜師天下以仁而於變時雍。遂咸歸於甄陶之內。此作君作師誠無二道也與。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此一章書是辨道術以正人心之意也。孔子曰。人之存心制行紛然不一。有善則必有惡。

有正則必有邪。是其所由之道不同也。如人之欲謀議者。或籌畫國事。或講明學術。必得同道之人而始有濟。若夫道不同者。心術異尚。意見參差。此以爲是者彼必以爲非。此以爲可者彼必以爲否。卽終日議論。訖無成功。甚矣不可與之相謀也。要之大道著則異端自消。正學明斯邪說自熄。上無異敎。下無異學與斯爲一道同風之盛與。

子曰。辭達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示人脩辭之則也。孔子曰。凡人存之於心者則爲意。而宣之於言者則有辭。蓋辭以達意。非求多於意之外也。自夫以富麗爲工。浮靡相尚者。或極力鋪揚而眞意反晦。或過求華藻而本指不明。殊無益也。抑知辭也者止取達意而已。無餘事耶。蓋周末文勝。辭命特其一耳。孔子質切言之。其爲世道人心計至深遠哉。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

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此一章書見聖人心無往而非仁也。師是掌樂之官。冕是樂師之名。古者樂師多用瞽者。以其耳能審音也。昔有師冕來見孔子。孔子迎之進。方其及階。遂告之曰階也。蓋恐其不知升也。迨至席。又告之曰席也。恐其不知坐也。及與衆皆坐。復告之曰某人在斯。某人在斯。抑恐其不知某某之所在。問答失所向也。

當時及門之人。凡於孔子言動之間。無弗留心體察。於是師冕出。而子張問於孔子曰。一師耳。夫子乃周旋詳悉如此。凡與言者。豈亦道固如是與。孔子告之曰。然。古者瞽必有相。隨事告之。使不迷於所從。我之所與言者。固此道也。可見聖人之心。無往非仁。况不成人之在前。而有不動其矜恤之意耶。推之而老安少懷。俾萬物各得其所。亦猶是而已矣。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此一章書見聖人正名分以維魯也。顓臾伏羲之後。魯附庸也。季氏貪其土地。欲舉兵伐之。以魯臣而取魯君之屬國。以大夫而操天子之重權。無魯實無周矣。時冉有季路皆爲季氏家臣。因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征伐之

事於顓臾。蓋與謀而心有不安。欲探孔子意之可否。以爲行止也。是時二子同仕季氏。而冉有則嘗爲聚斂。能得季氏之心。故孔子獨呼其名而責之曰。求。凡當無事之時而忽起兵端。則與謀之人。不能無罪。今顓臾之事。得非爾協贊之過與。况欲加兵顓臾。夫亦未知顓臾耳。昔周先王懷柔百神。乃封彼於東蒙山下。以爲祭祀主。非盜竊名器者比。不可伐也。且在我魯封疆之內。非敵國外患。不必伐

也。况附庸於魯為公家之臣。不在季氏管轄之內。不當伐也。夫伐人者。須有隙可乘。而師出者必有言可執。今顓臾之伐。將以何者為名乎。此孔子欲正名分。故言之嚴正如此。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此三節書。是冉有欲諉己過。而孔子切責之也。冉有因孔子責己知伐顓臾之非。乃因而自解之曰。顓臾之伐。乃出於我夫子季氏之意。吾二臣者皆不願有此舉也。孔子又呼而責之曰。求。爾既身與其事。豈得歸咎於人。昔良史周任有言曰。為人臣者。能布其力而無稍靳。則可就其列而無所忝。若既無以贊成其美。而又無以匡救其過。是不能陳力矣。即當止而不仕。避而去之可也。豈仍可靦顏就列乎。如瞽者有相。以其能為扶持。得無傾危

顛仆之患耳。若危而不能持。顛而不能扶。則有相而與無相同。亦將焉用彼為哉。今汝為季氏之臣。而不能匡救其失。與彼相又何異耶。且爾以顓臾之伐。非爾所欲者。此言過矣。譬之虎兕猛獸也。羈之於柙。而不令出。龜玉重寶也。藏之於櫝。而無使毀。此典守者之責也。若虎兕出於柙之外。龜玉毀於櫝之中。則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今汝為季氏用事。猶典物者之不容諉也。既不能諫止其失。而反以不欲為解。其罪將欲誰諉乎。孔子之切責又如此。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

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此六節書是孔子因冉有之飾辭旣喩之以理又曉之以禍福也時冉有不能置辨乃又强辭以對曰季氏之欲伐顓臾非有他故以其城郭完固與己之費邑相近耳夫彼固則難於攻克而地近則易受侵凌倘失今不取則滋蔓難圖後世必爲子孫害蓋彼爲子孫計是以欲伐也冉有此言是不惟自解其責而且飾季氏之過故孔子又呼而責之曰求

凡人貪得無厭皆欲心爲之今季氏之伐顓臾是其欲之也今卻舍其貪得之情而以子孫爲辭豈非君子所疾哉夫季氏之患亦特患寡與貧耳丘聞之諸侯之有國大夫之有家者不患人民寡少而患上下之分僭亂而不均不患財用貧乏而患上下之心乖離而不安蓋所謂貧者乃起於不均耳若上下之間皆得均平則各收其所入各享其所有何貧之有所謂寡者亦由於不和耳若上下均

平共相和睦則在此不求有所增在彼不知有所損何寡之有惟均與和則未有不安者名分旣定而無所疑嫌隙不起情誼相屬而恆相保禍亂潛消又何傾之有哉夫爲國而至無貧無寡無傾則內治旣脩外患自息近者悅而遠者自服矣設有不服亦不必勞師動衆用武力以追之也但當脩其文德廣布敎化以懷來之及其來而歸也亦惟不拂其情不易其俗使之相安則已耳亦何嘗利其

所有耶丘之所聞者蓋如此今由求輔相季氏吾意平日之所規諫者必在力求均安臨事之所匡救者必在增脩文德乃外而遠人不服旣不能來內而邦家分崩又不能守舍此不謀而與之謀伐顓臾是動干戈於邦內也夫季氏以固而近費豈非以顓臾爲憂耶不知貪遠利而忽近防上下離心亂將作矣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可不醒哉按是時四分魯國季氏之不臣甚

矣故孔子責由求之長惡反覆篤切如此其所以正君臣之分而杜僭竊之萌者嚴矣哉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此一章書乃統論天下之勢而見大權宜歸於一也孔子曰天下之治亂視乎天下之大

權權在上則治權在下則亂蓋不爽也我思天下有道之時世際昌明體統不紊君主治於上臣奉行於下故禮樂以敎天下征伐以威天下皆操於朝廷自天子出焉雖諸侯不得僭也若夫天下無道乃時當昏暗名分不明政柄皆移於下而威福不由乎上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焉雖天子莫能主也夫禮樂征伐而自諸侯出則於理逆矣大抵不過十世少有不失其柄者蓋諸侯既可以僭天子則大夫亦可以僭諸侯勢必起而奪之而權在大夫矣至自大夫出則逆理甚矣大約不越五世鮮有不失其柄者蓋大夫既可以效諸侯則陪臣亦可以效大夫勢必起而奪之而權在陪臣矣夫禮樂征伐乃天子之命也迨自諸侯與大夫出則竟成侯國之命矣至是而陪臣執之其逆理愈甚不過三世鮮有不失其柄者蓋奸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勢必爲他人所奪而權又不在陪臣矣總之天

下無道則僭亂紛起權勢不歸於一耳若天下有道則乾綱獨攬凡政之行於天下者皆出自天子彼諸侯且不得與寧有下而在大夫者乎然大權在上非徒以勢服人也蓋天下有道則朝政清明張弛各當在大小臣工固無弗遵守成憲卽彼庶人亦惟有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無有從而非議之者議且不敢僭亂者又何自而起乎蓋人主大權不可以一日不尊名分不可以一日不正積漸

陵夷太阿倒置爲患何可勝言故當時君弱臣強下陵上替孔子目擊時事遂穆然興有道之思雖以致慨亦以致望也後世若漢之閹宦唐之藩鎭宋之權奸明之婦寺皆始於人主優柔姑息遂養成積重難返之勢乾綱解紐國祚隨之良可爲之浩嘆大易之指謂君德貴剛噫剛之時義大矣哉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此一章書是專論魯事以見大夫專政五世希不失之意孔子曰從來盛衰之理相爲倚伏故國賦不可以久侵而國柄亦不可以久竊以下陵上終非長久之道也如我魯自文公薨公子殺子赤而立宣公於時三家始盛國之賦稅皆不入公室而入於私家歷成襄昭定凡五世矣當公室既衰政遂下逮於大夫自季武子專政以來歷悼平桓文四世矣夫彼擁賦稅操政權豈不以爲世世可以安享乃及今觀之陽貨已執桓子而公山弗擾又以費畔可見僭竊之事斷無不敗之理宜乎三桓子之子孫微弱而不振也所謂自大夫出而五世希不失者不信然哉蓋孔子雖論魯事亦以見權臣之僭亂終歸無益後世亂臣賊子敢不旋踵前後一轍然則聖人之言誠萬世之龜鑑哉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此一章書見取友之當愼也孔子曰人之成德雖存於己而亦資於人故友道不可不重也然友之而益我者有三友之而損我者亦有三所謂益我者一曰直乃言語直切不事回護者於此友之則可以攻吾之過而遷於善一曰諒乃誠實無僞表裏如一者於此友之則可以消吾之僞而進於誠一曰多聞乃博聞廣覽多學多識者於此友之則可以廣吾之知識而進於明凡此皆益於我者也知

其益我則當於三者而兼收之矣。所謂損者一曰便辟。乃習熟儀節。全無直切者。於此友之。則不得聞過。而習於浮蕩。一曰善柔。乃工於悅媚。畧無誠實者。於此友之。則與之褻狎。而流於虛僞。一曰便佞。乃口實捷給。而中鮮知識者。於此友之。則知識日昏。而流於寡陋。凡此皆損我者也。知其損我。則當悉去此三者矣。蓋人無貴賤。皆須友以成其德。惟詳審而慎擇之。斯可以有益而無損。況人主前後左右輔弼疑丞。皆有規勸匡繩交脩一德之任。是烏可不慎選其人也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此一章書言人之好尚宜端也。孔子曰。凡人意之所好。則爲樂。然樂不同。而損益亦異。蓋益者有三。而損者亦有三焉。所謂益者。一是好在禮樂。於制度聲容。樂爲節制。而合乎中和之則。一是好在人善。於嘉言懿行。樂於稱道。而致其景仰之誠。一是好在賢友。於直諒多聞。樂於衆多。而廣其進脩之助。夫樂節禮樂。則身心胥進於中和。樂道人善。則善量無閒於人己。樂多賢友。則隨在皆切於觀型。若此者豈非有益於我者乎。故曰益矣。所謂損者。一是好在驕樂。而恣情縱欲。侈蕩忘返。一是好在佚遊。而偷安流蕩。怠棄自安。一是好在宴樂。而宴飲嬉戲。流連無度。夫樂驕樂。則

侈肆而不知節。流於狂放。樂佚遊。則昏惰而惡聞善。入於怠荒。樂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習於汚下。若此者豈非有損於我者乎。故曰損矣。夫人有好樂。而損益分。甚矣。樂之不可不慎也。惟時時省察。閑邪存誠。則所樂自皆天理之正。而無人欲之私。斯可以有益而無損。然心之存放。只爭幾微之介。而後遂有霄壤之分。故存遏之功。不可以不加密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

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以時然後言也。孔子曰。人之立言。貴於當可。語默應對。務因乎時。凡卑幼侍立於尊長之前。其過有三。不可不知也。當君子之言問未及於我。此非可言之時也。而乃率爾便言。則謂之躁妄。是一失也。如言問已及於我。此正可言之時也。乃緘默不言。則謂之淺隱。是二失也。至若時雖可言

又須觀其顏色。察其意向。然後應對不差。乃不候君子之顏色。而任意肆言。則與無目之人何異。謂之瞽。是三失也。蓋躁者先時。隱者後時。瞽者不知所謂時。皆由涵養未到。所以語默皆愆。學者必須講求於平日。審察於臨時。庶合乎時中之妙。而動無不宜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以理御氣之功也。孔子曰。君子一生無所不致其戒謹。而其加意防閑者有三。人方年少之時。血氣未定。易動於欲。所當戒者在於女色。蓋好色乃迷心之鴆毒。伐性之斧斤。此而不謹。或以敗德。或以傷生。故君子當此。不敢有縱欲亂性之事。此一戒也。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易動於氣。所當戒者在於爭鬭。蓋好剛使氣。無非一朝之忿。匹夫之勇。此而不謹。或以釀禍。或以輕生。君子

當此不敢有好勇鬭狠之失。此二戒也。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易生貪心。所當戒者在於苟得。蓋取予辭受。自有禮義以為之防。廉恥以為之制。此而不謹。或以喪守。或以取怨。故君子當此不敢有晚節不終之事。此三戒也。此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聖人各指其最甚者以示人。當隨時致警。去其嗜欲。養以理義。不使血氣之變。得以勝其志氣之常。常者為主。而變者恆聽命焉。所以心無日而不惕。德

與年而俱進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小人敬肆之不同也孔子曰君子檢心脩己觀乎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其所畏有三天以仁義禮智之性賦畀於人是謂天命若不能戒愼恐懼則性體有虧是曰褻天君子靜存動察不敢一念稍

弛日用之間常如上帝鑒臨者然此其所畏者一至若大人正體備天命之理而行爲世法者也君子惟恐有悖於大人即有悖於天命故尊崇其德位不敢少有怠慢之意此其所畏者二至若聖人之言正闡揚天命之理而言爲世則者也君子惟恐有違於聖言即有違於天命故佩服其謨訓不敢少有違背之失此其所畏者三君子之三畏其切於脩身誠己如此者皆由識得天命流行無在不

有故小心敬愼無時不然耳若小人智識昏迷不知天命之所存視以爲虛渺而莫之畏也惟其不畏天命故於德位之大人本當尊敬也而反褻狎之於典謨之聖言本當信從也而反侮慢之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一念敬肆之間而已蓋帝王之學莫要於主敬主敬之功莫先於致知故知天者自能敬天敬天者自能見天人之一理幽明之無間而無之敢忽焉此受天命者不可不知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此一章書是勉人學問以變化氣質也孔子曰人之氣質各不相同槩而言之畧有四等有氣稟清明天資純粹不待學問自能知此義理是爲生而知之者此等之人所謂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之聖人乃品之最上者也然天下上智能有幾人亦有生來未能便知必待講求習學而後能通曉義理是爲學而知

之者。此等之人。雖得於天者清明純粹之中。不無少有渣滓。然其間易達。其疑易通。一經學問。卽生知之次也。亦有資稟愚鈍。濁多清少。駁多粹少。卻能困心衡慮。發憤向學。是爲困而學之。此等之人。人一己百。人十己千。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又生知之次也。若資質既錮蔽而不通。又自安於蒙昧而不覺。則甘於自棄。是爲困而不學。如此之民。斯爲下矣。使其能學。又安在不可進於知哉。可見賦質雖

有高下之分。成功終無彼此之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學之爲益大矣哉。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思誠之學也。孔子曰。凡人持己接物。各有當然之則。使未能從容中道。不可不隨時隨處。而各致其思也。君子兢兢業業。存天理。遏人欲。其思大要有九。如目之於視。則思視遠惟明。不爲物蔽於外。而視

誠矣。耳之於聽。則思聽德惟聰。不爲物壅於內。而聽誠矣。顏色則思溫和。暴厲之色不見於面。而色誠矣。容貌則思恭謹。惰慢之氣不設於身。而貌誠矣。發言則思忠實。而無一念之或欺。行事則思敬慎。而無一毫之或苟。而言與行誠矣。心中有疑。則思問於師友。以解其惑。與人忿爭。則思難及身親。而懲其怒。至於臨財之際。又必思其義之當得與否。如義所不當得。斷不苟取。而無不誠矣。君子各致

其思如此。此九者皆存心治身之要。君子養之於未發之先。持之於方發之際。其存之也精。故其應之也當。其慮之也密。故其處之也周。要不外一心之用而已。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此一章書。是見人品不以潔己爲高。而以經世爲大也。孔子曰。成己成物。原儒者體用合

一之學。吾豈不欲盡得若人與之相遇哉。然正未可一槩論也。如見有善事。則欣慕之。如有所追而不及。眞知可好。而好之極其誠如此。見有不善。則痛絕之。如以手探熱湯。眞知可惡。而惡之極其誠又如此。此等篤信自脩之人。吾見今有此人矣。吾聞古有此語矣。至若士方困窮未遇。隱居伏處之時。則立志卓然。不苟凡致君澤民之事。一一預爲講求。而備其道於一身。及其遭逢知遇。出仕行義之日。則取平日經綸位育之懷。一一見之設施

而達其道於天下。此等出處合宜。體用全備之人。吾但聞古有此語矣。未見當世有此人也。雖欲聞見之相符。豈可得哉。蓋脩齊治平。理本一貫。用舍行藏。道有兼該。聖人原欲以獨善其身者。兼善天下。不徒以避世爲賢。而以濟世爲貴。故有懷夫三代之英。而慨然長思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此一章書。是言尚德而不尚富也。孔子嘗言人之足以享大名垂後世者。視其生平自立何如耳。至於富貴貧賤。初無與也。昔者齊景公以諸侯之貴。畜馬至千駟之多。富貴極矣。然功業不著於時。德澤不加於衆。身死之日。民無可稱之德焉。其易忘之速如此。伯夷叔齊僅商之遺老。而以武王伐紂爲非義。恥食周粟。至餓死首陽山下。貧困極矣。然而風節

著於當時。名聞施於後世。民到於今猶稱述不衰。其思慕之久如此。可見無善可稱。身沒而名隨滅。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不稱。初不繫於富貴貧賤也。小雅我行其野之詩有云。人之所稱。誠不以其財之富。而祇以其行事之異。其即景公夷齊之謂與。由孔子之言推之。布衣韋帶之士。克自樹立。其道德行誼。猶足傳諸無窮。聲施不朽。若居帝

王之位兼聖賢之德光前烈而裕後昆其鴻名休譽有不垂諸天下萬世者哉。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大道爲公之心也陳亢

受學有年未識聖人立教之公妄以私意窺度聖人疑必陰厚其子一日問於伯魚曰最親莫如父子最近莫如家庭子亦嘗有獨得夫子之教而異於羣弟子之所聞者乎伯魚對曰我未嘗有所異聞也夫子嘗一日閒居獨立鯉趨走而過庭此正可以有聞之時也夫子但問曰曾學詩否乎鯉以實對曰未曾學也夫子因教之曰詩本人情該物理學之者事理通達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無躁急之失必然長於言語若不學詩欲言語應對之皆善不可得也鯉於是受教退而學詩凡風雅三頌因而究其旨矣他日夫子又嘗閒居獨立鯉復趨走而過於庭前此未授此日可以聞之矣夫子但問曰曾學禮否乎鯉以實對曰未曾學也夫子因教之曰禮有三千三百之儀恭儉莊敬之體學之者品節詳明義精而不惑德性堅定守固而不搖必卓然有以自立若不學禮欲規矩準繩之悉合不

可得也鯉於是受教退而學禮凡禮儀威儀因而習其事矣當獨立之時聞於夫子不過如此而已亦何嘗有異聞哉陳亢聞之退而喜曰吾問伯魚者一耳而所得有三聞學詩之可以言一也聞學禮之可以立二也又聞君子之教推其子而遠之全無偏私之意三也不亦深可幸哉要之聖人固不私其子亦何嘗遠其子當其可而教之教子與教門人一耳詩禮雅言教子如此教門人如此教天

下後世亦不過如此。此聖人之教。所以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與。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此一章書是定名正分之意也。孔子嘗引古禮曰。夫婦爲人倫之始。閨門乃萬化之原。况邦君之妻。內有理陰助陽之責。外有母儀四國之尊。其稱謂之際。非可苟也。故邦君稱之

曰夫人。言其與己敵體也。夫人自稱於君前曰小童。此謙言年幼無知。不敢與君敵體之意。而國中之人不敢輕也。稱之曰君夫人。言其相君以主內治者也。稱之於鄰國曰寡小君。此謙言寡德忝爲小君。以治內之意。而鄰國之人不敢輕也。稱之亦曰君夫人。以其爲一國之主母。尊稱之詞與本國同也。夫以邦君之妻。一稱謂之間。而有定分如此。然則名實之際。可不謹哉。蓋詩始關雎。禮本婚姻。福之興。莫不由乎室家。治之隆。莫不原於閫內。妃匹之名正。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故孔子及之。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一

論語下之四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此一章書見聖人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也陽

貨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因孔子爲魯國人望欲其來見己孔子以貨亂臣義不往見貨遂托大夫賜士之禮瞰孔子之亡而歸以烝豚欲致孔子往拜而見之也孔子亦時貨之亡也而往拜之是恐墮小人之計而處之以權仍遂其不見之初心耳不意與貨相遇於塗中貨乃迎而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道德治世之實也懷寶者必當弘濟時艱措置國家於有道苟懷藏其寶而不用坐視國之迷亂可謂之仁乎孔子曰仁者心存救世使懷寶迷邦不可謂仁也貨又曰時者有爲之資也有爲者必當乘時而出始能展布其措施之畧苟平日好從濟世之事而數失事機之會可謂之智乎孔子曰智者審乎事機使從事失時不可謂智也貨又曰往而不返者日月之逝不可復追來而日積者年歲之增不復爲我少留及今不仕更待何時孔子應之曰諾君子未嘗不欲仕吾將出而仕矣貨

自爲有心之譏孔子自爲無心之答其不激不隨如此蓋聖人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也據理以待之繼也據理以答之雖倨傲狡黠機警百出而終無所施其姦是貨雖見孔子猶之乎未見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教人以復性也孔子曰人之善惡相懸不知實由於習而往往歸咎於性無怪乎言性之紛紛也蓋有生之初雖氣

有清濁質有厚薄之不同然同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其清而厚者固可以爲善即有濁而薄者未必純乎爲惡善惡分數相去原不太遠蓋相近也及乎德性以情欲而遷氣質以漸染而變習爲善者日進乎高明習爲惡者愈流於汚下於是賢不肖之相去或相什伯或相千萬非性之咎習使然也人之善惡係乎習而不係乎性如此則克其氣稟之偏以復其天命之本非學問不爲功矣夫孔子

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其辭雖若各異其意乃實相成孟子之言性指其不雜乎氣質者言之也本然之性也孔子之言性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氣質之性也知有本然之性則盡性至命者當無異道矣知有氣質之性則盡人合天者當無異教矣宋儒程子氣質之說盡淺得孔子性習之意且可發明孟氏性善之說有功於斯道不小不然幾何不惑於告子荀卿楊雄輩之紛紛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一章書亦教人變化氣質之意也孔子曰人之氣質固相近矣然就其中有一等氣極其清質極其粹而爲上智者有一等氣極其濁質極其駁而爲下愚者上智之人雖與不善人居自不肯爲惡然唯上智爲然耳人不皆上智未有習於惡而不移於惡者也下愚之人雖與善人居自不肯爲善然唯下愚爲然耳人不皆下愚未有習於善而不移於善者也可見天下之人習而不移者少爲習所移者多美惡固非一定而轉移之權誠在乎

習不得諉夫性也傳曰習與性成又曰習成自然然則習顧可不慎哉古之人主每致誠於狎習而加嚴於近習也職是故矣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此一章書是言爲治者當以道化民也子游爲武城宰孔子觀風問俗至於其邑聞弦歌之聲遍於下里其以禮樂爲敎可知矣夫上有善治則下有善俗孔子一生不得行其道於天下子游一旦得行其道於武城故孔子聞之不覺喜見顏色遂莞爾而笑曰小邑而治以禮樂之大道猶割雞而用牛刀也割雞之小焉用此牛刀之大爲子游對曰偃之治武城蓋尊所聞行所知耳昔者偃也嘗聞諸

夫子曰在上之君子而學道則豈弟之心油然自生而推以愛人在下之小人而學道則尊卑之分肅然知敬而易於驅使是禮樂詩書所以養其中和之德而化其乖戾之氣在上在下爲大爲小斯須不可或離今武城雖小亦有君子小人焉安敢不以大道治之乎孔子遂呼門弟子而告之曰二三子言偃之言誠爲當理我前焉用割雞之言特戲之以觀其自信何如耳豈眞爲邑小而不必以大道治之哉蓋孔子之心無非欲以道化天下故喜子游之以道治武城又堅二三子之信而望其共尊所聞共行所知以登斯世於上理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此一章書是見孔子有振魯興周之意也公山弗擾是魯大夫季氏家臣曾與陽貨共執

季桓子遂據費邑以叛因使人召孔子孔子憤公室之不振思欲墮費久矣今幸其家臣內叛釁起私門撥亂反正在此一舉欲往之心是亦振魯興周之機會也子路不達孔子之意艴然不悅曰道既不行無所往也斯可已矣何必又往應公山氏之召也孔子曉之曰公山弗擾特來召我豈徒然哉必將有以用我也當今之時如有用我而委以國政必將正名分討僭竊使文武周公之道燦然復

興而後愉快乎奈何末之而遂已也孔子表其用世之志如此蓋公山弗擾之叛叛季氏也非叛魯也孔子之欲往爲魯也非爲公山弗擾也使孔子得行其志必以政在大夫者還於諸侯政在諸侯者歸於天子聖人轉移之妙用有非子路所能窺者故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不忘世亦不貶道非聖人其孰能之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此一章書是言爲仁之實功也子張問仁道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心之理心存則理得不可有一刻間斷一毫虧缺必於五者推行運用無適不然而至於天下之大則其心公平其理周徧內外合一體用全備而爲仁矣子張請問五者之目孔子告之曰心不慢而恭心不褊而寬心不僞而信心不怠而敏心不刻而惠凡此皆理之所在特患不能行耳誠能恭以持己則有可畏之威人自不敢侮慢矣寬以待物則有容人之量人自然心悅誠服矣一於誠信則人皆倚賴於我而不我疑矣勤敏作事則無因循苟且之病而事無不濟矣恩澤及人則人之蒙我惠者皆有感戴之心而無不樂爲我用矣信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仁豈外是哉蓋仁人心也理具於心本非寂滅無刻不與天下相應接無處不與

天下相感通必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而後心存理得體全用備自然邦家無怨天下歸仁蓋由其心體周流所以物我無間神聖之理該而帝王之道備矣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此一章書是孔子自明其用世之意也。佛肸是晉大夫趙簡子之家臣。爲中牟宰。時簡子與范中行相攻。佛肸因據中牟以畔。一日佛肸使人來召孔子。孔子欲往。蓋亦猶應公山弗擾之意也。子路不達而阻之曰。昔者由聞夫子有言。凡人有悖理亂常。親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其黨。恐其浼己也。今佛肸據中牟以畔。而夫子乃欲往應其召。何自背於昔日之言乎。孔子曰。汝謂身爲不善。君子不入。此

言誠然。我曾有此言也。然人固有可浼者。有不可浼者。譬之於物。有至堅厚者。雖磨之不能使損而爲薄。有至潔白者。雖染之不能使變而爲黑。我之志操。堅白彼雖不善。焉能浼我哉。且君子之學。貴適於用。我豈若匏瓜然徒然懸繫。而不見食於人。則亦棄物而已。何益於世哉。蓋聖人道大德弘。能化物而不爲物所化。若使堅白不足。而自試於磨涅。則已且不免於辱。何能轉移一世。君子處世。審己而動可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子路好學以成其德也。孔子呼子路而告之曰。凡人意所趨向。有一善行。即有蔽於一偏之處。由也。女曾聞六言之美。而其中有六蔽矣乎。是時子路方侍坐。

因起而對曰。六言中有六蔽。由未之聞也。孔子曰。女復坐。而居。吾當一一告女。蓋天下事。莫不有至當不易之理。人必孜孜好學。以窮究乎理。然後所行無弊。而德可成。如仁主於愛。固美德也。然徒慕愛人爲美。而不好學以明仁之理。則心爲愛所蔽。將必有從井救人之事。而人己俱喪矣。豈不爲愚。智主於知。亦美德也。然徒慕多知爲美。而不好學以明知

之理則心爲知所蔽將必入於異學之流而放誕無歸矣豈不爲蕩言而有信亦美德也然徒慕信實爲美而不好學以明信之理則心爲信所蔽將執己之信而於人之利害有所不恤矣豈不爲賊直而無隱亦美德也然徒慕直道爲美而不好學以明直之理則心爲直所蔽將攻發人之陰私而急切無所容矣豈不爲絞遇事勇敢亦美德也然徒慕勇敢爲美而不好學以明勇之理則心爲勇所

蔽將逞其血氣之強而肆行無忌矣豈不爲亂剛強不屈亦美德也然徒慕剛強爲美而不好學以明剛之理則心爲剛所蔽將多所輕躁而無沉靜之度矣豈不爲狂蓋仁智信直勇剛六言雖美而不從事於學遂有愚蕩賊絞亂狂之蔽將美者亦變而爲惡矣此可見學問之功必不可已古帝王所以不恃其絕世之資而必勤勤念典以求合於中正之道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此一章書見詩之爲益甚備人不可以不學也孔子告門弟子曰自予刪詩以來詩教之尊尚矣爾小子何不於詩學之乎蓋詩之中善惡具陳善者可以爲勸惡者可以爲懲吾心感發之機於此有勃然不能自已者故可以興詩之中美刺并列美者可以考其得刺

者可以考其失吾身行事之實於此有惕然感動者故可以觀其敘述情好每於和樂之中寓莊敬之節故可以處羣而不至於流其發舒悲憤猶於責望之中存忠厚之意故可以處怨而不傷於激至於近而家庭則事父之道備焉所以教人孝者至矣遠而朝廷則事君之道備焉所以教人忠者至矣且其間因物起興比類托情或指鳥獸或指草木稱名不一無不具載於中可以供我所識者多

矣詩之有益於人如此誠能學之則性情於是得正焉倫紀於是得脩焉聞見於是得廣焉爾小子可不學乎哉蓋溫柔敦厚詩教也古者太史採風上自郊廟下及里巷政事之得失性情之邪正風化之美惡習俗之貞淫皆於此覘之非若後世比詞屬句鬬靡誇多侈揚乎風雲月露之盛徒以娛耳目而蕩心志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伯魚重脩齊以端化源也孔子呼伯魚而告之曰女嘗學夫周南召南之詩矣乎蓋周南自關雎以下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行於南國者也召南自鵲巢以下言南國諸侯夫人與大夫之妻皆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其德也是兩篇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於人倫日用最為切要學者不但誦說必身體力行之方為有益人若不學周南召南則無以正性情篤倫理身且不知脩家且不知齊矣又安望其推而遠之以移易風俗哉譬如面牆而立寸步之外尚不可行無論其遠已洵乎二南不可以不學也凡人君為萬邦之儀型未有不脩身齊家而可以治國平天下者則二南之當習又不獨學者為然矣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此一章書是欲人深思禮樂之本也孔子曰先王制禮未有不用玉帛者然必先有恭敬之意存於中而後假玉帛以將之非特虛文而已然則所謂禮云禮云者豈徒玉帛云乎哉先王制樂未有不用鐘鼓者然必先有和樂之意蘊於心而後假鐘鼓以宣之非特虛器而已然則所謂樂云樂云者豈徒鐘鼓云乎哉蓋禮以敬為本使不得所為敬雖玉帛交錯而禮之本失矣樂以和為本使不得所

爲和雖鐘鼓鏗鏘而樂之本失矣。中者無體之禮。和者無聲之樂。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百年而後興者亦斯須不可去。然則有制作之任者何可不亟求其原而考究其實哉。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此一章書是孔子爲飾貌者警也。孔子曰有一等人。觀其外貌嚴厲。似有作爲之人。而內

實柔弱。全無執持。此其色可令人見。而心不可令人知。譬諸小人中。如竊盜穿壁踰牆取人財物而外飾良善之狀。惟恐人知。眞可恥之甚也。凡外陽而內陰。外健而內順者。皆穿窬類也。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而吮癰舐痔。無所不爲。昏夜乞哀。白日驕人。孔子所謂難事而易悅者。其斯人之徒與。若夫外貌和易近人。不以色待物。而其中則有確乎其不可奪者。非君子其孰能之。然則君子小人。可望而知。亦自不難辨也。如呂公著生平無疾言厲色。而大節所在。則萬夫莫當其勇。司馬光諸事可對人說。開誠布公。畧無城府。其正毅之操。忠直之氣。可以貫日月而格鬼神。彼小人傀儡面孔。魑魅肺肝。視此何啻天壤哉。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嚴亂德之防也。孔子曰德之患莫甚於似是而非。鄉人之中。有以愿稱者。貌爲忠信廉潔。以取悅於世。人遂信之稱

其爲善。若此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非德之害而何。蓋德者人心中正之理。自有其眞。今鄉愿外貌塗飾。與世逢迎。人以爲德在是。而終不知正理所在。以此惑人心。壞風俗。深可惡也。鄉愿似近於德。而其實相遠。狂狷似遠於德。而其實相近。聖賢取狂狷而惡鄉愿。有以也夫。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此一章書是見人當蓄德也孔子曰凡人聞一善言必存之於心體之於身方有實得而德爲我蓄若有所聞不能體驗力行徒事修口談論此入耳出口之學譬在道路偶有所聞卽於塗間與人論說雖善言日聞何能有諸己哉是自棄其德也蓋學問之道以默識爲功以主靜爲要心存則氣靜氣靜斯言寡然則謹言爲蓄德之方而存心又謹言之本與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嚴鄙夫之戒以立臣道之防也孔子曰爲人臣者必忘身盡忠而後可以事君有一等鄙夫不知道義不顧名節是可使之立朝而與同事君也與哉蓋鄙夫之心止知有勢位利祿而已當祿位未得則百計營求皇皇然惟以不得爲患及祿位既得則又多方爲持祿戀位之計惟恐失之夫至有患失之心則凡阿意求容行私罔上者將何事不可爲乎小則爲卑汚之行大則陷悖逆之惡皆生於此患失之一念而已以此人事君其害可勝言哉蓋鄙夫但知富貴不顧名節但知身家不顧君父一念貪位竊祿之私擴而充之至有禽獸之不若者可見人臣事君當以此爲戒而人君用人之際亦不可以不加察倘鄙夫在前急宜去之以清有位勵廉恥其有關於社稷蒼生之計人心世道之防匪淺鮮也自古以來鄙夫不可枚舉卽如唐之李林甫宋之秦檜元之王文統明之嚴嵩嫉賢誤國無所不至而皆始於自私自利之一念遂成騎虎難下之勢是可不爲之鑒哉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卽氣質以驗風俗之薄也孔子

曰人之氣稟不皆中和往往有出於偏駁者即如身有疾病者然亦謂之疾然古之時風氣淳厚其間雖有過中失正之人要皆質任自然本眞猶未失也今則習俗之染日趨於甚即此三疾或亦無之矣蓋人有志願太高者是狂之疾然古之狂也不過濶畧自處不拘小節肆焉而已乃今之狂則恣情自放并踰大閑而流於蕩矣人有持守過嚴者是矜之疾然古之矜也不過崖岸峻絕示人難親

廉焉而已乃今之矜則任意使氣輒與人忤而流於忿戾矣人有質識不足者是愚之疾然古之愚也不過徑情自遂率其本來直焉而已乃今之愚則挾私妄作反用機巧而流於詐矣夫狂而肆矜而廉愚而直雖氣質之偏若加以學問其疾痛猶可砭治至於肆變而蕩廉變而忿戾直變而詐則本眞盡喪并其質之偏而失之譬之沉痾已入膏肓雖扁盧亦無所用之矣人可不思勉強學問以變化氣質乎哉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此一章書是嚴邪正之防也孔子曰天下之理有邪有正而邪每足以勝正如色以朱爲正自紫色一出其冶艷足以眩目而朱反爲所奪是故惡紫以其能奪朱也樂以雅爲正自鄭聲一出其淫哇足以悅耳而雅樂反爲所亂是故惡鄭聲以其能亂雅樂也至若事

理之是非人才之賢否本有定論乃有一種利口之人變亂是非顚倒賢否便佞足以惑聽人主不察而誤信之必至舉動乖方用舍倒置而邦家之傾覆不難矣是則尤可惡之甚者也孔子此言其意專惡利口借紫與鄭聲爲喻耳蓋讒佞之徒日習於側則君子退小人進國事不可爲矣自古皆然關係匪細人君不可以不審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

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此一章書是見學貴心悟也。孔子示弟子曰。將欲無言矣。聖門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疑而問曰。夫子之道至大。門弟子得以傳述者。賴有言也。今夫子若不言。則小子更何所傳而述之乎。孔子曉之曰。予之無言。非有所祕而不言也。亦以天下之道。有不待言而顯

者。試觀夫天。高高在上。何嘗有言哉。但見運爲四時。則春夏秋冬。往來遞禪。而未嘗或息也。發爲百物。則飛潛動植。蕃育日盛。而未有或止也。是天雖不言。而所以行。所以生。皆有默爲之宰者。天又何俟於言哉。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至理之發見。就如時行物生。莫非天道之流行。何待言而始明。學者但當隨處體認。自能領悟於言外。若徒以言語求之。則雖至理當前。而終不能察。故孔子發爲無言之論。欲學者實求諸心得躬行之際。而無徒騖於口耳誦述之末也。不善求之。或舍其中正之理。棲心於虛無幻杳之域。以爲無言之妙在是也。則又謬以萬里矣。故學者不可不愼思焉。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此一章書見聖人不屑之教誨也。昔魯人有孺悲者。一日來求見孔子。孔子不與相見。托

言有疾以辭之。想其時必有得罪處也。然猶恐其未悟。乃俟傳命者出戶。遂取瑟鼓之而歌。使孺悲聞而知其非疾焉。夫始以疾辭。既絕之矣。而又使之知其非疾。則警之也。苟孺悲自反所以見拒之由。而能改其過。則聖人之所以教之者實深矣。聖人之教思無窮。於此可見一端云。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

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此一章書見短喪之甚不可也。宰我問於孔子曰。古制人子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以予觀之。即短爲一年。亦已久矣。不可變通其制

乎。蓋禮樂斯須不可去身者也。乃君子之居喪。三年不習禮。則儀節多疎。而禮必壞矣。三年不習樂。則音律皆廢。而樂必崩矣。且以期年言之。穀之舊者既盡。新者又登。而物候變矣。鑽木之燧以取火者。閱歷四時。四改其火。而氣候變矣。則期年之久。亦足盡人子之情。而喪至此可以止矣。孔子因詰之曰。三年之喪。食必疏食。衣必衰麻。今女欲改爲期年。則期年之後。即食夫稻。衣夫錦。於女之心安乎。

宰我不察而直應曰安。孔子遂責之曰。凡人有所不爲。止爲心有不安。女既安於食稻衣錦。則任女爲之矣。夫君子之居喪也。其哀痛之情最爲迫切。雖食美味而不以爲甘。聞美音而不以爲樂。至寢苫枕塊。身之居處不能即安。惟其心有不忍。故不爲食稻衣錦之事也。今女既以爲安。則期年之喪。又何不可爲乎。宰我既出。孔子恐其眞以爲可安而行之。又爲探其本以斥之。而使之聞之曰。人子之

愛其親。固自天性。何予愛親之薄而不仁也。夫父母之喪所以必三年者。正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抱。故喪亦以三年爲期。以稍盡報親之情耳。自天子達於庶人。皆有父母之恩。皆當有三年之服。乃天下通行者也。予亦人子也。寧獨無三年懷抱之恩於其父母乎。而乃欲短爲期年。何其心之忍也。夫論父母罔極之恩。雖三年之喪。猶未能遂盡其情。何況期年。宰我亦甚昧其本心之良矣。

故孔子責之弁以教天下萬世也。以此立教後世尚有以日易月如漢之文景者悲夫。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此一章書是示人當收放心也。孔子曰凡人生各有當爲之事則各有當用之心若終日之間惟知飽食悠游曠放一無所用其心則神志昏惰百事俱廢欲以進德而成人豈不難哉不有博與弈者乎。蓋局戲爲博圍棊爲

弈爲此事者雖非得其正然其心亦有所用猶勝於悠忽度日一無所用者也。夫孔子非教人博弈特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况乎人君一心關係四海之大萬民之衆一日二日萬幾其兢兢業業有不容稍假者尤當深省於斯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此一章書是教人以理制氣之學也。昔子路好勇問於孔子曰天下事惟勇足以任之君子爲人亦尚勇乎。孔子教之曰君子之人惟義爲上而已。蓋義者制事之宜立身之宰君子於義所當爲則奮迅直前毫無退避知有義不知有勇也若有位之君子徒知有勇而無義以制之則妄逞其勢以逆理犯分而爲亂若無位之小人徒知有勇而無義以制之則自恃其力以肆欲妄行而爲盜徒勇之害如此故君子不上也。此可見凡人作事惟準

乎天理之宜自反而縮則可以常伸萬物之上此乃勇之大者若夫血氣用事乃匹夫之徒勇非聖賢之大勇也。孔子曰勇者不懼又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其此意也夫。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此一章書是見聖賢用惡以維世之意也子

貢爲世風民俗起見而問曰君子心氣和平與人接物聲色不形然亦有所惡者乎孔子曰好善惡惡人心之公君子豈無所惡如人之有惡自當容隱有專喜稱人之過惡而揚之者惡其心之不仁上下之間自有定分有身居汚下而謗訕尊長者惡其心之不敬好剛使氣當節之以禮文徒勇者惡其心暴無禮必至犯上作亂矣臨事果敢當加之以學問窒塞者惡其執迷任性未免率意妄爲矣

此人心之公也故君子惡之因問子貢曰賜也汝亦有惡乎子貢對曰明覺自然者知也若無照物之識專務伺察動靜以爲能則惡其託於知見義必爲者勇也若無兼人之氣悻然傲世凌物以爲強則惡其託於勇順理無私者直也若無正大之心專好攻訐陰私而不諱則惡其託於直賜之所惡如此由此以觀孔子惡心體之不明者恐其非理而妄作也子貢惡心術之不正者恐其以似而害

眞也聖賢以忠厚長者之道望天下其意豈有岐哉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此一章書見畜臣妾者當御之有道也孔子曰從來御人之法貴乎寬嚴互濟而寬嚴之用又在因人而施若寬以待之而不見恩嚴以待之而易叢怨者其唯女子與小人乎蓋女子小人最易狎暱以其情可親也亦最難

畜養以其心不測也故親近之則狎恩恃愛全無恭孫之禮如疎遠之則失其所望便生怨恨之心此其所以爲難養也果能莊以涖之則有以消其狎習之念而侮慢之端以息恩以結之則有以彌其觖望之心而僭越之事不生又何難養之足慮乎古來英君誼辟明足以決幾敏足以斷事至於左右贄御之間往往處之不當易於僨事蓋女子每藉小人以攬外權小人必藉女子以希內寵人主

防閑不審多以無意而中之稽之前代如客魏之類爲患甚烈有國家者其可不審察於幾微之際乎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此一章書是勉人及時進脩也孔子曰吾人勵志躬行須在乘時建業蓋日月易邁神志易衰若少壯未能加勉便貽老大之悲人年至四十正道明德立之時也前此年力富強何難勇於精進有善者可益進於善有過者

可幾於無過若至此時猶有過惡見惡於人則是善之未遷者終於不遷過之未改者終於不改矣豈不可惜哉蓋日月易邁時不再來學者當時時自警以日新其德孔子此言正如淸夜晨鐘令人發深省也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此一章書是孔子原情之論也微子是紂庶兄箕子比干是紂諸父當時紂惡不悛其國將危臣下雖有進諫之忠君上絕無納諫之美故微子隨事箴規然諫而不聽則引身而去之箕子矢心報主逢紂之怒囚繫爲奴因佯狂而受辱比干直言極諫不憚批鱗遂至剖心而死三人或去或奴或死各就一己分量隨地自盡審度一時事勢盡力而行均之無愧於心者矣孔子從而斷之曰殷有三仁焉夫論人者當畧迹而原其心評古者又考

時而哀其志三人之行雖有不同而其救過圖存出於忠愛之誠則一也蓋去以存祀非忘君也奴以俟時非懼禍也死以悟主非沽名也三子之心可以無愧得孔子一言之斷而臣節益昭然於天下後世矣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此一章書見守道不違之意也柳下惠曾國

之賢人士師掌刑獄之官昔柳下惠爲魯之士師三被退黜而不去或諷之曰吾人抱道匡時合則留不合則去子屢擯若此尚未可他去以行其志乎柳下惠曰立身行己以道自持若操不避黜之念則吾道常伸有一避黜之心則吾道必屈我之所以被黜者只是直道而行不肯自屈耳近日人情大抵喜枉而惡直我但守直道事人到處落落難容安往而不三黜苟能阿意順從枉道而事自然到處和同又何必去父母之邦以求合乎然吾道必不可枉宗國必不可去惟有持公秉正自矢靡他其黜與否則聽之人而已於道何損益哉可見世衰則羣邪得志世治則衆正彈冠今古一轍柳下惠寧守道而不從時可謂和而介者矣誠可以爲後世人臣法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此一章書見聖人以道自重也當時列國禮

賢虛文日勝孔子志期行道難以虛拘一日適齊景公素知孔子之賢思有以尊禮之因與臣下議曰國家待賢之禮要在豐約得宜如魯君之待季氏禮極其隆我則有所不能魯君之待孟氏於禮過簡我又以爲不可今斟酌於可否之間審度於豐約之際當於季孟二者之間待之則庶乎其可耳既而又曰孔子在齊雖宜禮接但吾年已老恐不能用而竟其施行也孔子聞之知景之不可與有爲也遂去齊焉夫孔子至齊思欲移風易俗轉霸爲王以殫其尊周之志乃忌之者衆嫉之者讒景公已無進用之實意而徒擬議於禮節之虛文是豈孔子之心哉孔子行而齊終不復變矣豈不甚可惜耶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見幾明決之意也季桓子名斯是魯大夫魯定公時孔子曾爲司寇三月而國大治齊人聞而懼之乃送女子八

十人彩衣文馬舞康樂而陳於南門之外。是時桓子擅權於上。定公徒擁虛名。因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卒受女樂。是魯已中齊人之計矣。溺聲色而娛耳目。怠政事而慢賢才。三日不復視朝。使君不臨臣不會。簡賢棄禮。孔子雖欲諫而無由。於是遂行。夫列國之君。大約有好賢之名而不能用。定公能用矣。而又不能終。孔子抱經綸匡濟之學。使得時而駕。信任勿疑。唐虞三代之治。可以復見。惜乎所遇多艱。莫克大展其志。此誠斯道之厄而時會之不偶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此一章書見用世之難。當守道以自重也。接輿。是楚之狂士。昔周室寖衰。賢人遯跡。孔子周流至楚。有狂士接輿者。唱歌而過孔子之車前曰。鳳凰爲希有之瑞。能審時知勢。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德甚盛也。今際何時。猶不藏身斂翼。而有高岡翔噦之思。何德之衰而不自重耶。然往者之日。棲身塵埃。不可諫止。來者之日。功名不遂。尚可改圖。及時而隱。止在此時。可以已矣。可以已矣。試觀今之從政者。非惟不能建功立業。亦且危殆而不可保。鳳何不自愛。而甘蹈此殆乎。孔子聞其歌詞。知爲隱君子也。欲下車與言出處之大義。以明不得已之心。乃楚狂既絕用世之念。不欲聞用世之言。遂趨而避之。孔子終不得與之言。蓋避世之意堅。故避言之意更果也。然孔子周流列國。不能一日忘天下之深衷。夫豈忘世之徒所得而窺其意量哉。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此一章書見聖賢救世之深仁也長沮桀溺二人皆隱者並耕於野其避世之心已見於力稼間矣孔子經過其地不知渡口使子路問津亦是汲引共濟之意長沮問曰在輿執轡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欲以聖人之名動

之也沮問曰卽是魯國孔丘與子路對曰誠是也長沮曰彼遊遍天下無處不到是知津矣又問桀溺溺曰子爲誰子路曰爲仲由知同心濟世之人也因問曰是魯國孔丘之徒與子路對曰然桀溺曰人貴識時如今世道滔滔然日流於下不可復返若欲易亂爲治將誰與轉移乎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今日之齊明日之楚終無一遇豈若從避世之士離羣遠俗長與之辭爲樂哉遂自治其田耰

而不輟子路以二人之言告孔子孔子憮然嘆曰高飛遠舉遺棄世人止有鳥獸勢不可與同羣若斯人者同一氣類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乎彼謂天下無道誰與易之我正爲無道耳若使民安物阜天下有道亦願與擊壤之民共觀德化之盛豈樂於多事哉二人何不諒我也從來聖賢己饑己溺原有憫時憂世之心若置理亂於不聞生民何所託命乎是殆與石隱者

流不可同日而語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此一章書見聖賢出處之大義也。昔孔子周流列國。子路隨行偶失在後。遇丈人以杖挑竹器而行。因問曰。曾見吾夫子否。丈人遂責之曰。人皆力耕自食。子於四體則不勤勞。於五穀則不分辨。徒然從師遠遊。何濟於世。孰知爲爾夫子乎。遂植其杖而芸田。不復更答。子路默然自失。拱手而立。敬以動之。丈人見子路改容而禮。亦起敬心。遂止宿於其家。且殺雞爲黍而食。以致酬酢之情。呼其二子出

見。以致慇勤之誼。觀丈人之爲。固與草野倨侮者不同矣。明日子路前行。追及孔子。具以其事告。孔子曰。此賢而隱者也。使子路往見之。將告以出處之大道。丈人已先行而不得見矣。子路述孔子之意。語其二子曰。天地之間。人倫爲大。五倫之內。君臣爲先。若不仕則無君臣之義矣。昨使二子出見。亦知長幼之節。夫長幼既不可廢。何獨於君臣之大義而廢之。若以隱遁爲高。惟知自潔。不幾亂君臣

之大倫乎。君子之所以仕者。豈爲貪圖利祿。只爲君令臣共。昭揭於天地間。以行此義耳。至於道之不行。非待今日。我蚤已知之矣。何丈人所見之不廣哉。當時隱士相習成風。皆明於保身而昧於行義。賴有孔子以扶世教正人心爲任。其惓惓援引若輩也。意綦深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此一章書見聖人時中之用也。逸民是自遂其高。自行其志。不爲世法所拘之人。可考見者有七人焉。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是也。然七人隱遯雖同。而制行各異。孔子從而斷之曰。立志高尚。不降志以屈人。持身峻潔。不辱身以徇世。其伯夷叔齊與。是清而逸者。若夫柳下惠少連。遯於濁世。而

不錚錚以立異。雖降屈其志卑辱其身。乃所言者必合乎倫理。所行者必當乎人心。但生不逢時。於卑論儕俗中。默寓挽回之意。與他人之降辱不同。其可取者在此而已矣。是和而逸者。至於虞仲夷逸。則隱居自適。放浪語言。未必中慮中倫。然其身合於清潔。其廢棄合於權宜。蓋與害義傷教者不同。此放而逸者。七人可謂志高行潔矣。而我則異是。世既不能離我。我亦不能離世。在天下或有可不

可之遇。而我不設一可不可之心。不過隨時制宜。無有偏執。此我之所以異於逸民耳。可見七人自成其一節之高。孔子則合乎大成之聖。他日孟子清任和時之論。亦此意與。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此一章書記孔子正樂之功也。大師是樂官之長。少師是樂官之佐。古之國君。必作樂以侑食。故有亞飯三飯四飯之名。魯自三家僭越。歌雍舞佾。私家盛而公室衰。音樂已廢缺矣。自孔子正樂之後。羣公知先君之樂。不可下移於僭妄之門。於是大師名摯者去而適齊。掌亞飯之樂名干者去而適楚。掌三飯之樂名繚者去而適蔡。掌四飯之樂名缺者去而適秦。雖所適之國不同。而其潔身之志則一也。掌鼓名方叔者。入居河內。掌播鼗名武者。入於漢中。為樂官之佐名陽者。與掌擊磬

名襄者。入於海島。雖所適之地各異。而其避亂之心則一也。蓋伶官去而魯事日非。使非孔子正樂之功。則上替下陵。其何以為國乎。以其人去魯而樂存。殆猶愈於人在魯而樂亡也。敘述之間。感慨係之矣。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此一章書是周公訓子以忠厚開國之道也。魯公是周公之子伯禽。昔伯禽受封於魯。周

公訓誡之曰。立國之道。忠厚為先。而忠厚之道。不過親親任賢。錄舊用人數者而已。蓋親乃國家之本。恩義不篤。則親親之道以乖。君子於一本九族之誼。肫摯周詳。不使其有遺棄焉。大臣為吾之股肱。信任不專。便生疑貳。必須推心委任。俾之各展其長。不使大臣怨我之不信用也。故舊為吾之世臣。休戚與共。若念舊之意衰。則先世之功德俱泯。必也賢者世官。不賢者亦得世祿。非有惡逆大故。不忍輕於廢棄。至於人之才具。各有短長。若欲求全責備。則用才之途既狹。亦非因材器使之意。必也量能授職。使人各盡其能。不可求備於一人。周公之訓辭如此。此數者皆忠厚之基。培植國家之本。其後周祚八百。魯亦與周並傳。享祚獨久。皆德澤殷流之所致。然則開國承家。可不佩古訓而思永圖哉。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此一章書。是追思周初人才之盛而紀之也。

記者曰。賢才之生。關乎氣運。周昔盛時。太和之元氣既萃。而涵濡之德澤尤隆。於時山川鍾秀。賢哲篤生。即一家之中。有八士焉。曰伯達。明於義理。曰伯适。弘於度量。曰仲突。有禦侮之材。曰仲忽。有總理之能。曰叔夜。柔順不迫。得夜之道。曰叔夏。剛明不屈。得夏之義。曰季隨。才能順應。曰季騧。德比良驥。雖以伯仲叔季為次第。均之為宅俊之彥也。此八士者。

毓於一母。萃於一門。而又皆有邁軼羣倫之德。斯真邦家之光矣。從來天開聖王有道之長。必有英賢應運而起。以贊襄盛治。然天能生之。而不能用之。是在人主敬賢禮士。羅而致之殿廷。則師濟滿朝。庶務就理。於以奏昇平康泰之治。不亦休哉。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一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二

論語下之五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此一章書見論人者當觀其大節也。子張曰。士之爲士貴在立身。果於死生利害之關。幽明始終之際。實心勘透。不但可以驗學問之純。亦可以徵品行之篤。今之爲士者。若能見危難。則委命以赴公家之急。絕無瞻顧之心。見財利。則思義之當得與否。絕無苟且之念。至於祭祀。則思敬以追遠。而恪將其如在之誠。居喪。則思哀以慎終。而極致其思慕之篤。光明俊偉。外行既極其剛方。仁孝敬誠。內行復極其愷摯。其可謂之士也矣。茲數者爲士脩己之大閑。可以對明廷而質寤寐。亦國家取士之大法。將以敦氣節而勵脩能。若不務立乎其大。徒拘拘於小廉曲謹之行。是豈可

以衡量天下之士哉。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此一章書見爲學者存乎量之廣。而志之堅也。子張曰。理得乎心。謂之德。德必執而後有守。執必弘而後有成。若使既執持其德。而輕喜易足。不復加以擴充之功。是能執而不能弘也。理所當然。謂之道。道必信而後無惑。信必篤而後不移。若使既信從乎道。而銳始怠終。不復操以堅忍之志。是能信而不能篤也。夫不弘。則所執者小。而德無由以新。不篤則所信者虛。而道無由以進。是人也。將終無所成就。有是人。不足爲當世重。焉能爲有。無是人。不足爲當世輕。又焉能爲無乎。蓋爲學之道。知與行而已。有所得而執之太狹。則行未盡。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知未深。故學者能始事善於信。終事善於執。則知之真。行之力。卓然爲斯世可有不可無之人。而吾道庶幾

其有托也。否則泛泛悠悠，迄無成就，亦何關於得失之數哉。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此一章書見兩賢論交之異也。昔子夏篤信謹守，而於擇交也嚴；子張才高意廣，而於納

交也泛。是以兩賢論交，所見遂各不同。子夏之門人問交道於子張，子張曰：汝師子夏云何？門人對曰：子夏曰：其人有益於己，是可者也，則與之交；其人無益於己，是不可者也，則拒絕之。子夏之說如此。子張曰：子夏此言，異乎吾平日之所聞。吾聞君子之交，於人之才德出衆者，則尊禮之；至於庸衆之人，亦含容而不棄。於人之有善可取者，則嘉奬之；至於不能之人，亦矜憫而不絕。此不特可者為君

子之所與，即不可者亦未嘗為君子之所拒也。且吾反己而觀拒之之說，無論我之賢與不賢，皆非可施之於交也。我果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而何必拒人？我果不賢與，則人將先拒乎我，而如之何其能拒人也。蓋拒則隣於太迫，容則幾於太濫。得拒之意而善用之，使不至於刻；得容之意而善用之，使不至於流。交道庶其無弊哉。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此一章書見君子擇術之嚴也。子夏曰：道之散著於天下者無窮。正心脩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而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雖偏曲之小道，其始皆由聖人之創造，而各有一事一物之理，以之濟民生而資世用，未必無可觀者焉。獨是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在百家衆技，猶未可以相兼，而况聖賢治平之大畧乎？苟推而極之天下國家之遠，恐

有窒而難通者矣。是以君子以正心脩身爲務使愈遠而愈通。而於此小道有不爲也。蓋惟有所不爲斯無不可爲。君子一身內而性命之微外而經綸之業。體全用備。徹始徹終。雖至技能之末未嘗不可偶一試之。然用心於其大者則大者舉而小者亦可不廢也。故凡爲君子者存乎其所用心爾。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此一章書是子夏示人以心學之功也。子夏曰。凡人之爲學始患其因循而不求所未至。繼患其怠棄而不守所已然。若此者始鶩乎學而未能好者也。有能於每日之中審乎己所從事而未有得者切切焉汲以爲念而知其所亡。更於每月之中審乎己所從事而既有得者兢兢焉承以自持而無忘其所能。夫知所亡。則功愈進而日益。無忘所能則德愈積而日新。此非篤於向進者能之乎。可謂好學也已。蓋人有生之時皆學時也。誠知日有所進。月有所守。以期無負此時。則心常存而不放。業日廣而有功。古人所以務時敏惜寸陰不敢有一毫之間怠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此一章書是子夏示人以求仁之實功也。子夏曰。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遂放逸而不存耳。誠能於理之散著乎事物者博以學之。使廣其聞見。而且志之必篤。不徒泛騖以求焉。理之著乎日用者切以問之。使得其周詳。

而又思之自近。不爲曠遠之謀焉。之四者乃爲學之事。非求仁之事。然仁人心也。心存於內則爲仁。馳於外則非仁。今既用心於學問志思。則心不馳於外矣。不馳於外。則存於內者自熟矣。雖未及乎力行。而仁自在其中矣。可見聖賢求仁之道。不越乎心。學者從事於仁。亦純其心以求之可耳。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此一章書是見君子非學無以造道之極也。

子夏曰。吾人凡有所爲。必志向有定。功力克純。而後可以獲效。如百工各執一技。若遷於異物。而不專務其業。則事何以成。惟居於官府造作之肆。耳目之所接。在是。心思之所營在是。故得盡巧盡力以成其事焉。君子以道自命。若奪於外誘。而不專用其心。則道何以致。惟習乎窮理盡性之學。一事之未知。期於必知。一事之未行。期於必行。故得日積月累

以致其道焉。蓋道不遠人。原聽人之自致。而天下不皆致道之人。有學有不學故也。苟欲求盡乎道之全體。非實從事於學何由哉。甚矣。人之不可不務學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此一章書是子夏爲文過者戒也。子夏曰。人非上聖。孰能無過。知其過而改之。則不至終於過矣。若小人之於過也。明知有悖於理。而徇於私欲。不能遷善以自新。復恐人之知其過。則必曲爲文飾。以著其善。而匿其非。以爲可掩人之耳目。孰知其欲蓋而彌彰也。可不以是爲戒哉。蓋君子有過。幸人知之。而不敢自欺以欺人。故卒改而爲善。小人之過。惟恐人知。而徒欺人以欺己。故卒流而爲惡。信乎過之宜改。不宜文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此一章書是形容君子中和氣象也。子夏曰。

君子盛德在躬。容貌辭氣。各當其可。故相接之時。其形於身者。頃刻變異。計之約畧有三。方遠而望之。手恭而足重。儼然有威之可畏焉。以貌若此。宜不可得而親矣。及近而卽之。心平而氣和。則又見其溫焉。以色若此。宜可得而親矣。及聽其言也。義正而詞嚴。是是非非。確乎其不可易。則又見其厲焉。不滯於聲色。不偏於剛柔。此其所以爲君子乎。夫君子豈有心於變哉。自望之卽之聽之者則以爲

儼然而又溫溫而又厲。在君子實不知其然而然也。蓋君子道全德備。履中蹈和。故其著爲形容。徵諸詞氣。俱有以協陰陽之極。而備四氣之宜。誠中形外。又何疑焉。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此一章書是子夏示人以事上使下之道也。子夏曰。君子於君民之際。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如勞民之事。本非民所樂爲。惟平

日愛民之意。實可質之於民。而民無不信我之愛。然後不得已而勞其民。則民原其平日之愛。皆知其出於不得已。而無所怨矣。若使未信於民而勞之。雖事之當勞。而民不喻其心。則以爲病己也。諫君之言。本非君所樂聞。惟平日愛君之意。實可通之於君。而君亦以是信我之愛。然後不得已而諫其君。則君鑒其平日之愛。深知其出於不得已。而無所嫌矣。若使未信於君而諫之。雖事之當諫。而君

莫察其隱。則以爲謗己也。夫必信而後勞。信而後諫。將未信而終不可勞。終不可諫乎。非也。其有待於信者。理也。其無待於信者。勢也。爲勞民諫君者計。則無不當以信爲歸。若爲所勞爲所諫者。趨事赴功。乃其常分。聽言納諫。乃其正理。又何容計及於信與未信之間也。倘以民情未孚。而公家急迫之役。亦寢而不舉。君志未格。而藎臣披瀝之言。俱匿焉莫告。自古迄今有是理耶。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此一章書言人當先立其大者也。子夏曰。吾人一身。毋論大與小。而莫不盡善者。上也。然

或不能。必於大德所在。如君臣父子之倫。進退出處之節。咸各得其正。而於當然之規矩。無少踰焉。則本原立矣。其他動靜語默。及凡事物細微。皆小德耳。雖偶有出入。未盡合理。亦無害也。若拘拘於小廉小節。而於大者不無遺憾。斯亦不足觀也已。蓋觀人與治身之

道不同觀人者務得其大治身者不遺乎小。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正未可謹於大而忽於細也魏徵諫懷鷂程頤規折柳皆是此意蓋脩身克己貴乎嚴密雖須臾之頃毫髮之微俱有不容放過處一或放過便虧欠本體缺陷工夫先儒曰克勤小物最難信哉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

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此一章書見施敎當有序也昔子夏以篤實自守故其敎人先從下學切近處用工子游不知其意而譏之曰學有本有末務末而失本者非爲學之要也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及應對與進退之間儀節詳習則誠有可觀矣抑此特小學之末節也其於大學正心誠意之本務則無有如之何其可哉子夏聞之而歎曰噫言游過矣君子敎人之道孰以爲先而傳焉孰以爲後而倦焉在敎者之心固無不欲徧物而示之也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譬如草木之有大小其區類判然各別是以因材而授不能無分先後耳苟不量其造詣之淺深不問其功夫之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敎人之道焉可誣也彼灑掃應對小學之始事也正心誠意大學之終事也合始終而一貫不

俟積漸而遂極其至者惟聖人爲然若以此責之門人小子不失其序乎蓋事有大小理無大小無大小則學不可馳騖而進有大小則敎不可凌躐而施故灑掃應對毋論理之所難忽而亦事之所當先者與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此一章書見仕與學當先盡其事而後及其餘也子夏曰仕要於稱職學主於進脩二者理實相資而事期各盡當仕之時大君責其

報政。小民望其有爲。仕則有仕所應盡之職。故凡仕者必先夙夜匪懈。求不負乎君民之意。自是而有餘力。則益勵乃學。以益其聞見。而迪其才能。庶幾更有裨於仕也。若仕未優而學。則於仕爲曠官矣。雖學亦何爲乎。當學之時。致知以窮其原。力行以踐其實。學則有學所務盡之功。故凡學者必先黽勉不遑。務深造乎知行之極。自是而有餘力。則始出而仕。以措其經綸。而廣其利濟。庶幾得以展所

學也。若學未優而仕。則於學爲廢業矣。雖仕亦奚益乎。蓋學而後仕。盡人知之。既仕而猶不忘乎學。則人所易忽也。故子夏首爲仕者告以仕而優則學。夫已仕者尚不可不學。則未仕者必學優而後可仕明矣。人主任官授職。必得夫學而後仕。仕不廢學之人而用之。則道德之眞儒。經濟之實效。庶幾兩得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此一章書是子游示人以崇本之意也。子游曰。凡事文質相須。而居喪尤人子之大節。徒尚文而畧質。失其實矣。以吾觀之。人子執親之喪。但能於哀痛之誠。致之以至乎其極。如是而止。安事文飾爲哉。蓋哀既有餘。則禮雖不足。無傷也。要之喪固貴於哀。而禮之節文。亦不可廢。子游特爲專事乎文者言耳。豈眞欲廢文也與。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此一章書見子游規朋友之義也。子游曰。心

馳於外者踈於內。吾友張也。有過高之才。人所不能爲者。而張獨爲之。是爲難能也。然而少誠實。則無以全乎心之德。少惻怛。則無以全乎愛之理。其於仁則猶未也。曷不反而圖乎切近者耶。由此知求仁之道。惟專事乎內者乃可有成。若不事乎內。而徒騖乎外。雖功名甚盛。文采可觀。亦君子之所不許也。故學者以鞭辟近裏爲喫緊工夫。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此一章書是曾子救子張之失也曾子曰友所以輔仁然必以篤實爲務者乃可相助有成若堂堂乎張也徒用心於威儀容貌之文而於己無體認密察之功於人無切偲觀感之助蓋難與之共爲仁矣夫仁本於心惟求之至近而脩其在內者爲足以幾之故從事於仁者寧內有餘而外不足勿外有餘而內不足也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則聖人之論仁亦可知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此一章書是曾子使人自識其良心之意曾子曰吾嘗聞之夫子人之一心本自眞純惻怛苟能隨事盡心則心之所至力亦隨赴自有不容已者然人往往情遷物誘失其本心未有能自推致者也必也父母之喪乎蓋父母天性之戚而又當不幸大故居喪之時哀痛迫切發乎至情乃能內盡其誠外備其禮不待勉强無少遺憾此良心發見至眞至切固非情遷物誘所能奪也誠能即此心而推廣之人倫物理之間無一念之不實無一事之不盡親親仁民愛物隨處觸發隨處充滿雖仁育天下無難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此一章書是曾子引言孟莊子繼述之孝也莊子魯世卿名速其父孟獻子相魯有賢德

曾子曰有家雖與有國不同然其培養人材建立法度以爲子孫之計其道則一吾嘗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生事死葬致愛致慤人猶可能也惟是獻子所用之臣皆賢臣所行之政皆善政莊子於父沒之後繼志述事畧無更改不敢適己自便樹私人以間老成作聰明以亂舊法世濟其美不忝前人是爲難能也莊子之能立身行道顯親揚名光續先業者以此書曰人惟求舊詩曰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曾子之言豈但爲有家訓哉。推而廣之。治國平天下。不外乎此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此一章書是曾子教人恤刑之意。陽膚曾子弟子。士師。治獄官名。孟氏使陽膚爲士師。來問曾子。蓋欲得明愼之要。以求情法之平也。曾子教之曰。先王之世。下之生業厚。上之教化脩。民既足於仰事俯育。而又當仁漸義摩之後。親遜成風。錐刀不競。此所以犯法者寡。漸至刑措不用也。今也上失其致養之道。一則饑寒所迫。救死而不贍。一則禮義消亡。捍網而不知。始也以上之失道。至於民心離散。不相顧恤。繼也以民心離散。至於忿爭傾奪。告訐無已。獄訟繁多。因之而起。爲士師者苟得其犯法之情實。則當原其所以致此之由。縱不可曲法以庇民。能勿惕然深省。哀矜庶獄之不幸乎。若以發奸擿伏。沾沾自喜。非仁

人長者之用心也。曾子之告陽膚如此。雖然。陽膚一士師耳。民之生死。科條具在。不得意爲出入也。獨計爲民上者。何以使百姓有迫於不得已。陷於不自知之事。且使治獄之吏。雖疾痛慘怛。而束於文法。莫可奈何。何如使百姓豐衣足食。向風從善。自不犯法之爲愈乎。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此一章書是子貢借紂以警戒後人之意。子貢曰。古今言淫虐無道者。莫過於紂。以予觀之。紂之不善。殆不如言者之甚也。蓋因紂當日爲惡彰著。故天下不善之名。悉歸之。譬如地形卑下之處。衆水於此鍾聚。雖欲卻之。其道無由。是以君子知上達之難。下流之易。時時省察。在在制防。誠恐忽不及持。一陷身於下流。則凡天下敗名失檢。棄理畔義之事。盡以歸之。至於獨蒙惡聲。不可解免。亦其所處

污下有以致之使然也。可見天下善惡兩途如氷炭之不相入。苟以善小而弗爲。以惡小而爲之。積而不返。遂成不可復回之勢。惟知之明。斷之勇。謹小愼微。塞源拔本。以入於堯舜之道不難矣。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此一章書是子貢勸人改過遷善之意。子貢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常人憚於改過。一有乖違。便多方掩飾。惟恐人知。是重其過也。君子有過。不妨昭示於人。絕不隱諱。如日月之食焉。分杪虧缺。人皆得而見之。及其知過卽改。亦如日月虧而復圓。貞明之體。容光必照。人皆得而仰之也。是以君子平時反身克己。常求無過。倘檢攝不到而有過。未嘗不知。知則必改。以省察刻厲爲先。以因循隱蔽爲戒。如成湯之改過不吝。子路之聞過則喜。聖賢進德脩業。未有不由此也。

衞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此一章書是子貢言孔子憲章文武之學。公孫朝衞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於天下事事物物。博聞廣見。無所不知。果焉從受學而能然乎。子貢曉之曰。帝王之道。備於文武。其一

代謨烈。文章禮樂政教之類。雖去今已遠。猶未至墜落於地。不可講求。固在人也。世有識見宏遠之賢者。則能佩服考訂。而識其大綱。其識見淺近而不賢者。亦以傳聞習見。而識其節目。人之賢不賢雖不同。而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存焉。吾夫子憲章文武。故文武之道所在。卽夫子之學所在。賢者識大。卽從而學其大者。是謂夫子師賢可也。不賢者識小。則從而學其小者。是謂夫子幷師不賢

亦可也。而亦何常師之有哉。此不獨紹文武之謨烈。且接堯舜以來之心傳。較之他人之學有定在。師有常主者。其大小遠近不侔矣。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以孔子生知之聖。尚且問禮老聃。問官郯子。徵文考獻。好古敏求。無非博求義理之無窮。以爲折衷反約之本。信乎爲萬世聖學之模範也與。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一章書。是子貢尊聖人之意。叔孫武叔。子服景伯。皆魯大夫。昔孔子道大德全。魯人莫或窺其底蘊。一日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人皆稱仲尼爲聖人。以我觀之。子貢之才辯博達。殆更過於仲尼。子服景伯聞此。以告子貢。子貢曰。人之淺深。固不可以懸望而決。叔孫之言。非但不知夫子。並不知賜矣。試以人所易曉者喻之。其譬諸宮之有牆乎。賜也造詣未深。才識有限。牆之高不過及肩。凡室中所有。一器一物。有目者皆能循覽而得之。若夫子之牆。高至於數仞。體勢崇峻。莫究莫殫。苟非得其門而入焉。則亦徒爲面牆而已。其中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禮樂制度。損益乎百王。政事文章。黼黻乎萬世。又孰從而見之哉。是則得夫子之門者或寡矣。見賜易而見夫

子難。則必至輕視夫子而重視賜。叔孫所云。不亦宜乎。子貢深折其儗人之失倫。而更惜其所見之不遠也。從來唯聖知聖。若武叔者。又烏足怪哉。

叔孫武叔毁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此一章書。是子貢深責武叔之毁聖也。叔孫

武叔前言仲尼不及子貢至是又復毀之子貢曰彼無用此爲也人之分量不同或以流俗之謗毀而輕或更以流俗之謗毀而重仲尼則非流俗之可得而輕重者彼其道德高深冠絕千古固不可得而毀也蓋他人之賢者如丘陵然自平地觀之雖有差殊然其所至尚未峻絕更有高乎此者則得而踰之矣至於仲尼如日月然萬物皆在其照臨之下孰得加於其上而踰越之乎縱有庸陋無識

之人欲自棄絕於聖人之教然聖人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日月高明之體必不能抑之使卑則於聖人曾何虧損祇見其不知分量於聖凡高下惛然莫辨徒爲庸妄人耳子貢言此非徒戒其不當毀正明其毀之無益可謂曉之深而責之切矣夫道益高則謗益重聖人尚不能免况其他乎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此一章書亦子貢知聖之深尊聖之至也昔孔子道大難名及門之士如陳子禽者雖親炙聖教尚未能升堂入室一日謂子貢曰子於平日每尊崇仲尼以爲不可及此特推遜其師爲恭敬耳仲尼豈果賢於子乎子貢斥

之曰子何言之過也夫君子一言而當卽成其爲知一言不當卽成其爲不知知與不知關係於一言之間言不可以不慎也子爲此言亦不知之甚矣子之意豈以夫子爲可及乎吾夫子聖由天縱道冠百王大而化聖而神有非思勉所能至者殆猶天之輕清成象不可以階梯之具攀躋而升也惟夫子窮而在下故有非常之道德而不見其非常之事功使或得邦家而治之其過化存神之妙豈

可意量哉是即所謂立之斯立愛養方施而民生已遂也道之斯行教化未遍而民性已復也綏之斯來一爲撫循而遠至邇安也動之斯和一爲鼓厲而時雍於變也其生也榮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其死也哀遏密八音如喪考妣也其德化感人之速入人之深如此正如天之顯仁藏用萬物自生自成於其中而不知所以然也如之何其可及乎子之言亦不知之甚矣子貢之語子禽者雖未然之

事然當時孔子相魯三月大治亦小試行道之端退而刪定六經脩明先聖之道法凡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莫不備具後代帝王從之則治逆之則亂立道綏動之效傳之千萬世而無窮有天下者誠欲體堯蹈舜駕三代而軼漢唐舍論法孔子其何道之從哉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此一章書是記者歷敘帝王相傳之道以見孔子與門人相授受者亦不外乎此也記者曰昔唐堯將禪位於虞舜其戒命之詞曰咨爾舜自古天位相傳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是謂曆數今爾德當天心天之曆數已屬爾身矣然天位維艱命不易保必有道以安天下之民而後克永享祿位爾宜廓然大公心無偏倚凡萬幾之來因時順應皆以中道處之自始至終信能執守而不失焉則民

心悅安而天祿可常保矣苟不能執中而凡事徇一己之偏則政乖民亂四海困窮而怨叛將作爾所受於天之祿位亦永終而不可復享矣可不戒哉其後虞舜禪位於夏禹亦以允執厥中命之其間雖有人心道心惟精惟一之訓無稽勿聽弗詢勿庸之詞無非所以發明堯之一言非有異也夫以堯舜禹三大聖人其授受之際叮嚀告戒不過如此則執中也者豈非萬世人君之標準哉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一節書是述湯告諸侯之辭也記者曰繼禹而膺曆數者商湯也湯既伐桀而作誥以告諸侯先述其初請命於帝而伐桀之詞曰予小子履敢用黑色之牡牲敢昭告於皇天后土之神今夏桀有罪已必討之而不敢赦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必用之而不蔽蓋

其罪其賢皆簡閱在上帝之心已安敢違之而自任其私意乎予之初請命者如此今既為天子矣其責任尤有重焉者蓋天以萬方臣庶付之於我則朕躬若有過舉而得罪是已不能奉若天道而致之萬方小民何預焉若萬方臣庶得罪犯法是已所以表率撫馭者未得其道其罪無可諉矣爾諸侯其共體之此湯告諸侯之詞也觀其請命之詞則伐桀之舉出於天觀其告諸侯之詞見天下之責在於己承天子民慄慄危懼視三聖之執中殆異世而同符也與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

此五節書皆述武王之事也記者曰繼湯而膺曆數者周武王也武王初克商時即反紂之所為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

海而萬姓悅服然非人人而富之也惟有功德之善人則加厚而是富焉以示激勸其賞善之公如此當其伐紂之初誓師之詞有曰紂雖有至親億萬之多然皆離心離德不如我周家臣子皆仁厚有德之人同心同德而可恃也是伐紂有必克之理矣今我既獲仁人若不往正其罪則百姓嗟怨歸罪於我之一身蓋謂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拯己於水火之中也其以除暴為己任

如此。又紂之時。權量無準。法度咸隳。百官不職。武王既定天下。於是取權之輕重。量之大小。皆謹而較之。使歸中正之則。而官府不得以侵漁。民間不得以欺詐。若禮樂制度。凡可損可益。可因可革者。皆審而定之。使合義理之當然。有官職廢墜不舉者。則重新脩理。使在官百職。一時盡舉。無復向日頹廢之患。由是王章所布。在在遵守。而四方之政。無有壅遏而不行者焉。武王之以義正天下如此。紂之時。滅人之國。絕人之世。遺民播棄而不用。武王方有天下。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於其國土已滅者。則裂茅土以興之。使享有國邑。世系已絕者。則取支庶以繼之。使綿其宗祀。又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賢人隱逸在下者。則舉用焉。使野無遺俊。三者皆人心所欲也。武王行之。由是德意所被。人人欣戴。而天下之民。無不傾心而歸向焉。武王之以仁感天下如此。至於加意民事。非獨一端。而所尤

重者。則惟在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之三者。故制田里以厚民生。定爲喪祭之禮以教民孝。所以維人心而厚風俗也。由武王之事觀之。德澤周徧。政教脩明。無非表建中德而無負上天寵綏之命也。其接堯舜禹湯之中統。良有以夫。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一節書是統論帝王之道也。記者既歷敘堯舜禹湯文武之事。因總論之曰。二帝三王因時立政。設施雖不同。而爲治之道。不外寬信敏公四者。人君以天下爲量。惟寬以有容而包涵無外。則四海度內。萬物一體。衆莫不歸附之矣。出治以至誠爲本。惟信以行政。而內外如一。則上以誠感。下以誠應。而民莫不倚仗之矣。庶事所以叢脞者。不能勵精圖治也。惟勤敏而宵旰不遑。則百度振舉。所爲有功矣。人心所以乖違者。不能虛衷順應也。惟大公而好惡不作。則舉措合宜。莫不悅服矣。

此四者帝王所以成唐虞三代之盛治也。夫分言之。曰寬信敏公。約言之。不過一中而已。有天下者。執此中而不失。以比隆於二帝三王也。何難之有。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答子張問政之言。以繼

帝王之統也。子張問於孔子曰。君子出而用世。當何所作為。斯可以居位而從政矣。孔子曰。治道不一端。惟在審所取舍而已。政有美而致治者五事。誠能尊而行之。則百姓蒙其福。有惡而害治者四事。誠能屏而絕之。則百姓去其害。斯可以從政矣。子張又問曰。何謂五美。孔子曰。凡施惠於人者。未免有所費。君子則惠而不費。有益於下。而無損於上。其為美一也。勞民之力者。多致民之怨。君子則勞而不怨。既已勞民之力。而又不拂民之心。其為美二也。人心有所欲。易至於貪。君子未嘗無欲也。而於己有所得。於人無所求。欲而不貪。其為美三也。人志意舒泰。易至於驕。君子雖泰然自得也。而無一毫驕傲之意。其為美四也。人以威臨民。易至於猛。君子雖有威可畏也。而不至於猛厲而難堪。其為美五也。凡此五美。皆為政者所當尊也。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

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此一節書是詳五美之事也。子張聞五美之目。而未知其實。因問曰。何謂惠而不費。孔子備舉而告之曰。凡施惠而損己之財。則費矣。又安得人人而給之。君子因天下之利。以利天下之民。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但就百姓本

然之生理爲之區畫而已。非分吾所有以予民也。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勞民而不量其力。則民必怨。君子用民之力。不奪民之時。不興不急之務。佚道使民。又何得而怨之。欲非其所當然。則貪矣。若仁覆天下之念。不至兼濟萬物。其欲不止。則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欲者仁而得者卽仁。又焉貪。君子無論人之衆寡。事之小大。一惟臨之以敬。謹而不敢有慢易之心。則應務皆當。而此心自安舒矣。然

本之兢業自持之內。非侈然自放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端正其衣冠。尊肅其瞻視。儼然於上。人自望而畏之。非作威以加人也。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夫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己者也。爲政內外始終之道備矣。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此一節書是詳四惡之事也。子張又問曰。何以謂之四惡。孔子曰。爲政欲民不爲惡。則當素教之。教而不從。乃可加刑。苟不教而遽殺其民。則殘酷不仁。而謂之虐。凡有所興作。則當先期告戒之。使知奉行。漸次整理。乃可責其成功。苟不戒而遽考其成功。則急遽無漸。而謂之暴。凡有所徵求。如賦稅興工聚衆之類。必誥戒諄切。而後民知奉公。若故意慢其令於前。而刻期以急之於後。是誤民而必刑

之。以罔害其民也。則謂之賊。至若有功當賞則斷然賞之。而後足以勸。若均之以物與人也。而於出此納彼之時。遲回顧惜。慳吝而不卽予。則是有司爲人守財。不敢自專之事。而非爲政之體。人不競奮圖功矣。四惡之實如此。皆爲政者所當屛也。記者敘此。以上繼帝王執中之治統。孔子之爲政。從可知矣。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聖學之始事也孔子曰脩身處世之道固自多端然其要有三知命知禮知言而已蓋人之有生吉凶禍福皆有定命必知命而信之盡人事以聽天乃能爲君子若不知命則不顧義理而見害必避見利必趨徒喪其守而陷於小人之歸矣何以爲君子此命之不可不知也至於禮者可以消非僻之心振惰慢之氣知之則德性堅定威儀檢攝而有以自立若不知禮則耳目手

足惶惑失措無以持身而自立矣此禮之不可不知也至於人之邪正己之取舍係焉不可不知而其要在知言蓋人心之動因言以宣即其言語之當否可以知其心術之邪正若不知言則邪正何由而辨無以知人而定取舍也此言之不可不知也論語以是終篇誠示人以脩己處世之要道必自知入矣蓋惟精之功先於惟一格致之學先於誠正故朱子曰論輕重行爲重論先後知爲先譬如

行路自先見而後足履之庶無冥行傾跌之患否則倀倀其何之矣奈何後之儒者混知行爲一途而不以講學明理爲急務哉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二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三

孟子 上之一

孟子當戰國時憫教化衰微人心陷溺於是發明孔子之學以性善闢異端以王道黜功利進則告於列國諸侯退則與及門萬章公孫丑之徒反復論辨總不離乎仁義者是其道雖未大行而其教已被於天下後世故韓愈曰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書凡七篇。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此一章書是言為人君者當躬行仁義也梁惠王名罃本魏侯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因稱之曰梁惠王昔孟子抱道自重不見諸侯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人孟子因而見之蓋為行道計也惠王一見孟子因問之曰叟自鄒至梁遙遙千里乃不憚其遠而來者亦將有奇謀善策可以利寡人之國乎惠王此言但知有利乃為己之私也孟子對曰王誠

有意治國何必以利為言哉亦有仁義而已矣仁以愛人則可以懷保四境義以制事則可以總理萬幾此乃求治之要道也奈何舍此而言利耶且王亦未知利之為害耳今王為一國之主乃大夫士庶人所則效也如王所重在利自籌曰何以利吾國此端一開人皆效尤彼大夫之有家者必籌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之有身者亦必籌曰何以利吾身為上者為利而謀取乎下為下者為利而謀

取乎上是上下交征也危亡之禍不從此而起乎將見萬乘之國或有弒其君者應非他人必是千乘之家以彼所利在萬故不得不弒也千乘之國或有弒其君者應非他人必是百乘之家以彼所利在千亦不得不弒也夫君有萬乘而臣取千焉君有千乘而臣取百焉以義揆之不爲不多亦可以相安無事矣苟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知分誼之可安而惟貪肆之無已不至於弒其君而盡

奪之其心固未肎饜足也利之爲害一至於此豈不甚可畏哉若所謂仁義似乎無益於國而其實未始不利也嘗見不仁之人存心刻薄因而遺棄其親者有之若所好在仁則愛親之誠出乎天性未有仁而遺棄其親者也不義之人存心僭忒因而背慢其君者有之若所好在義則敬君之念盡其當然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人皆愛親人皆敬君則其利於國者莫大於此寧可舍此而言利耶今

王誠欲爲國亦惟曰仁義以使人愛親敬君而已矣何必曰利徒啓人弒奪之心哉蓋戰國之時王道衰息由孔子旣歿聖學不明故也一時遊說之徒皆以功利干進而當時之君亦習而好之自孟子願學孔子獨以仁義勉惠王而內聖外王之學遂大明於天下後世誠因此言而繹思之則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矣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此一章書是欲爲君者與民同樂之意。孟子在梁時往見惠王，適遇王立於沼上，乃顧鴻鴈麋鹿問於孟子曰：賢德之君，必勤於正務，宵旦不遑。如此臺池鳥獸，亦以之爲樂乎。蓋惠王有慚愧之心，謂賢者當不樂乎此也。孟子對曰：臺池鳥獸之樂，人有同心。必賢德之君，使民安物阜，愁息不聞，而後可以常有此樂。若不賢之君，國亂民愁，危亡將至，雖有此必不能樂也。所謂賢者，如古之文王非乎。大

雅靈臺之詩曰：文王始作靈臺之時，方經之以審其位，次營之以正其方向，而庶民即相與攻治，不日之間，遂以告成。文王恐其勞民，雖戒曰勿亟，而庶民之踴躍而來者，則如子之趨父事焉。當臺之既成，而其下則有囿。文王時在靈囿，則見麀鹿攸伏而不驚，且濯濯而肥澤焉；復見白鳥鶴鶴而鮮潔焉。囿中有沼，文王時在靈沼，則見魚之跳躍充滿於沼之中焉。詩言如此。夫文王用民之力爲臺爲

沼，宜乎民勞而怨矣，乃不以爲勞，而反歡樂之至，稱其臺曰靈臺，稱其沼曰靈沼，若喜其速成而有神靈之助。且樂其臺之下有麋鹿，池之中有魚鼈。又若悅其美備而歎羨之。溯者其故何哉。蓋由文王平日能愛養斯民，使之飽食煖衣，與民同樂，故民皆愛戴，乃得有此臺池鳥獸之樂也。故曰賢者而後樂此。若夫不賢者，則觀於夏桀可知矣。湯誓曰：桀自言吾有天下，如天有日。日亡吾乃亡。至是暴

虐之甚，民皆怨之，曰：此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是蓋欲其速亡也。夫民而至欲與之速亡，必平日不恤其民，使之饑寒愁苦而無以自遂，故民皆怨之，而欲其速亡也。如此則雖有臺池鳥獸，豈能晏然獨樂哉。故曰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王誠與民同樂，則臺池鳥獸之樂，亦何損於王哉。古聖王遊觀之事，凡以爲民，故文王視民如傷，惠鮮懷保，而臺池鳥獸，愈可以徵盛德焉。若桀之瓊

宮瑤臺亦惟築愁築怨耳樂雖同而公私仁暴不同治亂興亡亦因之各異可勿辨與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

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此一章書見人君當盡心王道不宜以小惠自矜也梁惠王語於孟子曰人君治國以民食爲先尤以救荒爲急若寡人之治國於救荒之策可謂竭盡其心而無餘矣如河內凶荒則移其少壯者於河東使之就食其老弱不能移者則移河東之粟於河內以養之或河東凶荒其移民移粟亦如河內之事焉我之盡心固如此徧察鄰國之政如寡人之委曲周摯而用心者皆無之宜乎鄰國之民盡歸於寡人矣乃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其故何哉蓋惠王以移民移粟遂自矜盡心而不知非至善之策也孟子乃設喻以曉之曰戰鬪之事王所素好請以戰爲喻可乎夫戰之時兩軍對壘填然鼓之而進勝負固未分也及兵刃既接勝者固勝而敗者則棄其甲冑曳其兵器而走焉方其既敗而走固未嘗自計其遠近也或有百步而止者

或有五十步而止者此時五十步者遂笑百步者而以爲怯彼笑者王以爲宜乎否乎惠王曰不可五十步而止者亦但不至於百步耳遠近雖有不同其爲走一也何得以近而笑遠哉孟子乃因其明而通之曰王既知此則小惠及民當無望其加多於鄰國矣蓋治國貴乎足民移粟移民皆非足民之計王之盡心亦猶五十步之走耳欲民之多於鄰國不其難哉苟求其多惟力行王政而已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二節書言治國當以王道為急也。孟子又曰。治國以王政為本。而王政以養民為先。養民之物。惟食與用而已。如農時者。五穀所自出也。苟不奪其時。耕耘得以盡力。則穀不可勝食也。洿池者。魚鱉所聚之處也。如寬為滋息。數罟不入其中。則魚鱉不可勝食也。山林者。材木所生之地也。如養其萌櫱。斧斤以時而入。則材木不可勝用也。夫穀與魚鱉材木。乃食用之物。以為飲食宮室。則可以養生。以為祭祀棺槨。則可以送死。不勝食。不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不足之憾也。夫民至養生喪死皆無所憾。則民心已得。此王道之始事也。而凡所以養之教之者。可以次第而舉矣。每夫有五畝之宅。而牆下則樹之以桑。用以供蠶事而出絲帛。則五十之非帛不煖者。可以衣之而煖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孕字之時。用以蕃生育而裕烹飪。則七十之非肉不飽者。可以食之而飽矣。至所授百畝之田。

勿奪其耕耘收穫之時。則穀有所出。而一家數口之衆。可以贍養而無饑矣。凡此皆養民之事。而教民之事。亦由是舉焉。彼鄉學名為庠序。所以教也。而於此益謹飭焉。務使入於正而弗納於邪。教之中特重孝弟。各有義也。而於此益申明焉。務令本乎誠而不出於僞。於是相觀而化。無弗愛親敬長。樂於代勞。頒白之老者。必不負戴於道路中矣。此教民之

事也夫教養兼行至於七十之老者衣帛食肉少壯之黎民不饑不寒則熙皡之風無弗歸向有不大一統而王者未之有也王道之成蓋如此權移小惠豈可即以爲盡心耶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此一節書言弊政害民欲其力行王政以得民也孟子又曰王不盡心於王道而徒移民

移粟遂咎夫民之不加多亦未思平日之所爲何如耳蓋王不行王政則民已無常產乃反畜養狗彘使食人之食而不愛惜檢制之是視民輕於物有以致民之死也迨既死而塗有餓莩又不知發倉廩而賑救之是視倉廩重於民無以救民之死也至於人死則曰非我不盡心也歲凶害之也夫如是則與以兵刺人而殺之乃曰非我殺之而兵刃殺之也何以異耶蓋兵雖殺人而其罪原不在兵

民不加多而其罪亦不在歲王誠力行王道而無歸罪於歲則天下之民方且來歸之不遑豈但加多而已哉夫堯水湯旱天災流行古帝王未嘗無之但平日力行王政有備無患耳若彼權移小惠不過驩虞之術而况弗能徧耶此王霸之所由分不可不辨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

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此一章書言虐政宜急去仁政宜急行也梁惠王因孟子之言有感於心曰小惠原屬無益而王道在所當行夫子之教我誠至矣然而善政多端惟夫子盡言無隱寡人願安心受教焉孟子因其誠而設喻以問之曰殺人

者或用梃杖或用兵刃二者有以異乎王曰器雖不同而致人之死則一無以異也孟子又曰殺人者或以兵刃或以虐政二者有以異乎王曰事雖不同而致人之死亦一無以異也惠王之明蓋已有可教矣孟子遂直言之曰與一利不如除一害虐政除然後仁政可舉今王厚斂於民而使庖有肥肉廐有肥馬在民則有饑餓之色在野則有餓死之人此何異於率獸而食人乎是虐政之害民正

無異於梃刃之殺人也王亦知君國子民即爲民之父母耶夫獸與獸相食人且見而惡之況人君爲民父母而不免於率獸食人是有子民之責而爲殘民之事惡在其爲民父母乎昔仲尼有言曰始作木偶以從葬者其人不仁之甚殆無後乎仲尼之惡之也爲其象生人之形用之殉葬而涉於忍也夫象人未至於殺人仲尼猶且惡之况實以虐政殘民使之饑餓而死如之何其可哉蓋戰國之君奢侈無度凡厚斂於民者止供其庖肉廐馬之用而民因以饑餓而死故孟子以率獸食人爲言正以侈心一啓而遂不免乎此也書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夫非恤民保邦之本務與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此一章書言王業有可圖私怨不必報也梁惠王本魏斯之後三分晉地故曰晉後遷於梁故曰梁因喪敗之後志圖報復乃問於孟子曰我晉國當先王之時地廣兵衆天下稱强叟之所素知也及傳至寡人之身東與齊戰敗績長子死焉西爲秦人所侵喪失河內外之地七百里南又爲楚所辱是皆寡人不競以爲我先人羞寡人竊恥之今欲爲先人一洗其辱不知如何經畫而後可考惠王敗

於三國皆其過舉乃猶不能自反而徒懷忿恨豈大勇所爲哉孟子因對曰王以敗績之後國勢已促難於雪恥乎誠發奮爲雄雖百里之地亦足致王於天下況以晉國之大獨不能一圖雪恥耶是在王加之意而已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

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此四節書是言仁政足以無敵也孟子又曰臣言百里可王者乃以仁政決之也王如施仁愛之政於民刑罰則省之用法常寬而不戕民命稅斂則薄之取民有制而不朘民生務令春而深耕不妨其耕夏而易耨不妨其耨又使民之壯者於閒暇之日講明孝悌忠信之理使入而在家以此理事其父兄出而在外以此理事其長上夫民衣食既足皆知禮義一旦有事必能親上死長有勇當先雖秦楚之大堅甲利兵之莫與敵者亦可使持梃而撻之況其他乎夫秦楚之堅甲利兵而謂可使制梃以撻之者蓋以彼有可乘之隙也彼煩刑重斂行不仁之政則民務農之時彼奪之矣欲深耕易耨盡力農事以養其父母豈可得哉至於父母凍餓而衣食不能給兄弟妻子離散而室家不相保是在彼之民

殆無異陷於井而溺於水也如是而王帥其師徒往正其罪彼積怨之民必樂歸於我又誰肯出力用命以與王師相敵哉故古語有云仁者無敵正言一行仁政則天下歸心而莫與之抗不在強弱大小也所謂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者蓋以此王請勿疑於心斷然行之即以梁王可也何雪恥之足云戰國時兵戈相尋率皆復讐搆怨而民不勝其苦故以愛民爲念而教養兼施者則天下無敵焉以

其仁也。觀周以積德累仁而遂有國祚靈長之慶。則創之與守。總在乎仁而已矣。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此一章書言一統之業在於仁也。昔梁惠王之子襄王。孟子嘗往見之。以爲行道計。因其非有爲之君。乃出而語人曰。凡有爲之主。必表見於容貌詞氣之間。可以一見而決。當吾之見嗣王也。始望之。旣不似人君之度。及近而就之。又不見有可畏者焉。且卒然問曰。今諸侯爭戰。天下紛然。將何所定。吾對曰。天下分爲列國。是以不定。必歸於一統。則干戈息而天下可定矣。王又問今諸侯各爲雄長。孰能一統。吾對曰。列國攻伐相尋。皆以嗜殺爲事。是以不能相一。惟有以不忍爲心而不嗜殺人者。則天下歸誠。自能一之矣。是知好生者天地之德。則不嗜殺人。非居中建極統一萬方之要道與。

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此二節書言人君以好生爲心。則天下無不悅而歸之也。王又問曰。今列國之民。各統於其君。受其禁制。孰能舍彼歸此乎。吾對曰。天下雖大。蓋莫不歸於不嗜殺人之主也。王知夫田間之苗乎。至七八月之間。時當亢旱。則苗皆枯槁。此正待雨以潤之也。天乃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將見苗之枯槁者。無不浡然興起矣。苗之興也如是。其孰得而止之乎。夫民情猶物理也。今夫天下之君。職在牧民。乃皆以爭鬬爲事。驅民於鋒鏑而不顧。蓋未有以仁愛爲心而不嗜殺人者也。斯時也有一不

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願以爲君亦如大旱之望雨矣望之誠切如是則來歸之勢自不容已殆猶水之就下沛然奔赴又孰能從而禦之哉所謂天下莫不與者蓋以此要之殺人之事不特戰鬭爲然凡足以害民生者皆是也故古帝王仁昭德博而猶有饑寒由我之思夫亦善推此不嗜殺人之心而已矣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此一章書是言爲人君者當黜霸功而行王道也齊宣王姓田氏名辟彊一日問於孟子曰在昔五霸迭興惟齊桓晉文名爲特盛心竊慕之其所行之事亦可得而聞之乎孟子對曰臣所學者仲尼也仲尼之徒以稱五霸爲羞無有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所傳焉因無所傳故臣亦未之聞此乃無可言者若必欲言之不已其惟有王天下之道乎此孟子欲以王道進齊王也王曰王天下者必有其德德何如則可以王天下矣孟子曰天爲民而立之君舍民而求王不能也有能以仁心仁政保安其民則天下之民莫不愛戴以之致王自莫之能禦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

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此二節書言保民不外於一心也王曰保民者非大德不能若寡人者亦可以保民乎哉孟子對曰可王曰何由而知吾可以保民也孟子乃引事以証之曰王之臣有胡齕者臣

嘗聞其言曰王一日坐於堂上適有人牽牛而行過於堂之下王一見而遂問之曰牛將何所往牽牛者對曰新鑄之鐘必用牛血以塗其釁今有新鐘將殺此牛以釁之故牽以往也王曰其舍之吾不忍其恐懼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者然牽牛者曰王既不忍此牛則無從取血然則廢寢釁鐘之事乎王曰釁鐘亦國之正典何可廢也但以羊易之則鐘可釁而牛亦全矣臣聞胡齕之言如此不知

果有此事乎王見孟子述胡齕之言皆一一相合因直認之曰以羊易牛之事誠有之孟子見王有善心遂從而開導之曰王天下之道不必遠求止此不忍殺牛之心即可以惠懷萬民覆冒四海以之致王而無不足矣但百姓愚昧見王以羊易牛之事皆以王惜費而愛財惟臣則知王之心乃因牛觳觫之狀觸於目而感於心有所不忍而然也苟能因是心而擴充之則保民而王何難哉蓋不忍之心仁之端也因而充之則全體大用自然及於天下者廣入於天下者深而天下歸仁矣故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

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此三節書是孟子以仁術導齊王也維時齊王一聞百姓皆以為愛之言乃曰然以羊易牛形迹之間似乎吝惜誠有如百姓之議我者但我之心初不如是齊雖褊小之國然一牛之費吾何愛焉止為牛觳觫之狀若無罪而就死地甚為不忍故以羊易之耳此豈百

姓之所知哉。孟子從而詰之曰。百姓以王爲愛。王無足怪異也。以羊之小而易牛之大。其迹涉有可疑。王之心彼惡得而知之。王果隱痛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無罪。羊亦無罪。其何所分別乎。蓋孟子欲王察識而自得其本心也。而王不能自解。但笑曰。當日以羊易牛之時。誠何心哉。及今思之。我非愛惜其財而易之以羊者。果何謂也。自爲之而且不能解。況百姓乎。宜乎百姓之議我爲愛也。

孟子乃從而解之曰。以小易大。雖無解於百姓。而實則無傷也。當王之不忍觳觫者。乃王之仁也。而釁鐘之典。又不可廢。於是不得已而以羊易之。是乃仁之術也。何也。牛已見而羊未見也。既見牛。則不忍之心已發。未見羊。則不忍之心未形。於難處之中。而爲兩全之法。此所以謂之仁術也。若君子者。豈非善於行仁者哉。其於禽獸也。見其平日之生。卽不忍見其死。聞其哀死之聲。卽不忍食其肉。是

其仁也。至禮不可廢。而有不得不用者。則身遠庖廚。而不使接於見聞。乃以養此不忍之心也。王以羊易牛。正是仁術。卽百姓以王爲愛。何傷乎。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此三節書是勉齊王奮發爲仁之意。宣王聞

孟子之言而說曰詩小雅巧言之篇有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正夫子今日之謂也蓋以羊易牛之事乃我所行也及反而求之而所以易之之心竟不可得幸夫子以見牛未見羊之故言之於我始覺恍然及今我心猶有戚戚然不忍之意焉但此心甚微王道甚大夫子謂有合於王者果何在也此宜王雖有得於心而尚昧夫擴充之義孟子乃設喩以難之曰今有白於王者曰以我之力百

鈞足以舉之而一羽則不能舉以我之明秋毫之末足以察之而輿薪則不能見在王亦信而許之乎王曰否夫人既能舉重豈不能舉輕既能見小豈不能見大此不可許也孟子因而曉之曰王如知此又何民之不能保耶蓋人與物逈乎不同而加恩則有難易之別今王以羊易牛恩已足以及禽獸是能舉百鈞察秋毫也而保安之功獨不至於百姓是不舉一羽不見輿薪也其故何與然則一

羽之不舉者但不用力耳一用力則不難也輿薪之不見但不用明耳一用明則不難也百姓之不見保亦但不用恩耳一用恩則亦不難也夫既不用恩以保民何以致王而不知苟一用恩初非難事也故王之不王乃能爲而不爲非欲爲而不能也倘欲爲之亦止此愛牛之心推廣之而已所謂是心足王者蓋以此也王又問曰夫子言不爲與不能似有分別然其形狀果何以異乎孟子曰不爲

與不能之形可易見也如挾泰山之重以超北海之廣此乃天下必無之事苟以此而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非能爲而不爲也至於奉長者之命而折取草木之枝此乃天下最易之事若以此而語人曰我不能是其不爲之也非爲之而不能也不爲與不能之形有如此今王有不忍於牛之心即此推之自可保民而王然而不王者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實有不能是乃折枝之類亦但不

為耳。王可不因而自勉乎。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此二節書。言恩當推而心當度也。孟子曰。臣謂王之不王。猶如折枝。正以為之甚易耳。如吾有父兄。乃吾之老也。於此盡其孝弟。是老吾老。而即推老老之心以及於人。使人皆得老其老。吾有子弟。是吾之幼也。於此盡其慈愛。是幼吾幼。而即推幼幼之心以及於人。使人皆得幼其幼。舉天下之老老幼幼。不過吾一人之心以推廣之。則措諸一世者。止如運於手掌之上。有何難哉。詩大雅思齊之篇云。文王之德。能刑法于寡妻。因及于兄弟。以御治于家邦。蓋言文王齊家治國。雖若甚難。然不過舉斯不忍之心。以加彼寡妻兄弟。以及家邦而已。夫存諸己者。謂之心。而施諸人者。則謂之恩。故為人君者。誠能推此心以施恩於人。則雖四海之大。皆為吾所覆冒。足以保之。而無難。苟不推此心以施恩於人。則雖妻子至近。彼必不能得所。亦不足以保之矣。而況四海乎。是故古帝王之豐功偉業。所以大過於人者。無他道也。亦但親親而及於仁民。

仁民而及於愛物。由此心而善推之。其施為之間。得其先後之序而已矣。今恩足及禽獸。而功乃不至於百姓。則是先後無序。與古人之善推所為者。大相反矣。獨何故與。蓋王亦未嘗取其心而度之耳。從來物質不同。莫能懸揣。必用權而後知其輕重。用度而後知其長短。凡物皆然。未有任其差謬。而不用權度者。至於心。則應事接物。酬酢萬端。其所關為尤甚焉。蓋心無權度。則是非利害之際顛倒

錯亂非止一物之差謬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則不至於百姓。王請度之。不幾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反輕且短乎。試於輕重長短之間。一爲較量。則施恩必有序。而百姓自當亟保矣。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

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此三節書是孟子欲王自度其心而先代爲之度也。孟子曰。以王愛物之心甚於愛民。而失其輕重長短者。抑王欲興甲兵以示威。置戰士武臣於危地。因而結讐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苟以是爲快。是不忍於一牛者。而獨忍於萬命。何不取而度之也。王曰否。吾何快此三者。特吾有大欲。故不得不以此求之耳。孟子聞齊王大欲之言。因探之曰。王之所謂大欲者。可使臣得而聞之與。時齊王之大欲有難以語人者。但笑而不言。孟子乃試之曰。王之大欲豈爲肥甘之美味不足適於口與。輕煖之美衣不足適於體與。抑爲華采之美色不足於目之視與。鼓吹之聲音不足於

耳之聽與。近習便嬖之人不足以使令於前與。若止此數者。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王之欲而不乏。而王之所求者豈爲是哉。王曰否。吾不爲是而求也。孟子曰。王不爲此而求。則所謂大欲者可得而知矣。殆欲土地。令之開辟。秦楚使之來朝。臨莅中國。安撫四夷。成一統之盛。而始遂所欲耳。然有大過人之欲。須有大過人之爲。若止以興兵構怨之爲。而求一統無外之欲。是猶緣林木而求水中之魚

也豈可得哉王亦可以自審矣。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此一節書是孟子欲王反本也王曰興兵以

求大欲雖未遽得豈至如緣木求魚之甚乎。孟子曰是豈爲甚殆有甚於是者焉緣木求魚不過不得魚而已後日尚無災悔若以興兵之爲求一統之欲雖盡心竭力而爲之不惟無功而且召禍有必不可免者王曰所謂後必有災者可得聞之與孟子曰後災之說亦以天下之勢必之耳今如鄒人與楚人交戰以王揆之則以爲孰勝乎王曰楚人勝孟子曰鄒楚之不相敵者勢也王既知之則凡勝敗之形夫亦可以預定矣然則國土之小者固不可以敵國土之大人民之寡者固不可以敵人民之衆兵力之弱者固不可以敵兵力之強豈非昭然可見者哉今計海內之地爲方千里者有九區焉齊國集合其地止有九區之一以九區之一而欲服海內之八以大小衆寡強弱之勢論之何異於鄒之敵楚耶此臣所謂後必有災也王若求遂所欲愼不可以興兵搆怨爲也蓋亦反其本乎反

本則不論勢而論理不以力而以德所欲者不求而自遂矣。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

此一節書言反本在於行仁也孟子曰所謂反本者亦唯此不忍之仁而已今王發之於政者皆以施吾不忍之仁則仁恩所感皆歸

心向化非有以使之而若或使之矣將見天下之仕者知王之朝可以行道皆欲立於王之朝天下之耕者知王之野可以安業皆欲耕於王之野爲商賈者知王之關市無征皆欲藏於王之市凡行旅者知王之道途不滯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有苦其君之虐政而望王之救之者皆欲來赴王所而愬其苦是歸仁之誠出於心之同然也其如是殆猶水之就下亦孰得而禁止之乎至此則大欲可遂而無事與兵搆怨爲矣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此三節書言恆產之不可不制也齊王感於發政施仁之言請教於孟子曰致王之道誠不外於仁政但我智識昏昧不能遠進於此願夫子輔導吾志凡政之何以發仁之何以施明以教我我雖不敏未能行之盡善然請嘗試而爲之以副夫子之教焉孟子乃指實之曰仁政先於保民保民先於制產蓋產制而禮義自出此一定之理也若不假恆產而自有禮義之恆心者惟勤學問知禮義之士

人爲能然若無知之民一無恆產無所依藉則未免爲饑寒所迫而因無禮義之恆心矣苟無恆心則將不顧廉恥出於禮義之外凡放蕩偏辟邪枉淫侈之事無不爲之矣及以此而陷於罪戾爲人君者然後加以刑辟焉是欺民愚而以法罔之也焉有保民之仁人旣在位而操得爲之勢忍爲此罔民之事乎是故仁人而在位卽明君也知夫民無恆心由無恆產而以制民之產爲急焉度民分地

計口授田。必使仰足以事其父母而不憂貧。俯足以畜其妻子而不苦乏。歲之豐而樂也。用度有餘。可以終身飽煖。年之凶歉也有備無患。可以免於死亡。此可謂有恆產矣。然後驅策之以歸於善。則心無苦累。禮義自生。其從善也自輕易而不難矣。此所謂有恆產而有恆心。故明君以制產爲急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三節書。言制民之產當有法。乃可以保民而王也。孟子又曰。明君制產。其盡善既若此。而今也則不然。產非不制也。而古法不存。追呼日迫。爲之民者。上既不足以事其父母。下又不足以畜其妻子。雖豐樂之歲。亦終身困苦。一遇凶歉之年。則輾轉流離。不免死亡。若此者。雖皇皇救死。尚恐不足。安有暇日以講習禮義哉。無恆產而無恆心。所必然也。王若惻然於心。欲行仁政。則何不反求其本而以制民恆產爲急耶。而制產則固有法矣。一夫百畝之外。又授地五畝。以爲之宅。使樹桑牆

下。以供蠶事。則絲帛不缺。而五十者可以衣帛而煖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孕字之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而飽矣。百畝之田。勿奪其耕耨收穫之時。八口之家。可以食之而無饑餒矣。此制恆產之法也。於是設爲庠序而謹慎其教。又於教中特重孝弟。而申明其義焉。由是人知教化。恆心以生。愛敬之誠。皆出於心之不自已。將見尊長之勞。皆樂於代任。頒白之人。必無負且戴於道路者矣。夫制產

有法以至老者衣帛食肉無負戴之勞黎民不饑不寒知孝弟之義此即熙熙皡皡三代盛王之風也而謂不能王天下者未之或有臣所謂保民而王莫之能禦者蓋以此也區區桓文之事何足道哉戰國之君皆爭圖霸功而不言王道蓋以王道爲難行耳不知不忍之心人皆有之但即此一念之微而推恩於百姓初無難也孟子反覆開導在齊王雖迷而不悟然而立言切實確可施行非帝王治平之良法與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三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四

孟子　上之二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因齊王之好樂而勸其與民同樂亦引君當道之意也齊臣莊暴一日來見孟子曰暴向者進見於王王語暴以己之所好在於音樂暴以爲人君好尚貴慎所趨當時欲對未得其辭不知好樂何如果有害於治否孟子曰聲音之道與政相通特患王好之未甚耳誠能推廣此心大同於物則一念悅豫之情即爲一國和平之化而齊國其庶幾於治乎孟子雖與暴言然恐好樂之

旨暴未必能達之於王即能達之於王且未必能曲暢其說故他日見於王而問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是言乎王乃勃然變色曰樂固不同有先王之樂有世俗之樂寡人所好非能如咸英韶濩古先聖王之所作也不過新聲雜奏適一時之聽聞而已何足道哉此齊王自慙所好之不正也孟子遂迎其機而導之曰樂論公私不論今古誠使王好之之甚不徒嗜其聲音之靡曼而得其和氣之

充周則自上達下歡然交欣齊國其庶幾於治乎蓋樂備乎文實生於情古今之樂文不同而情同古樂固足以興化今樂亦足以致治吾王欲審其所好惟在甚與不甚之間耳豈今樂獨異於古耶孟子此言非謂雅頌之音與鄭衞等正以作樂之本無非生於人心之和故即齊王之所好而引之於正此亦格非心之一端也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此一節書是即人之常情以啓王與民同樂之意也齊王因孟子言聲音之道可通於治故遂問曰夫子所言好樂之甚齊國庶幾之說可得聞乎孟子欲進王以與民同樂之說乃先詰王以獨樂與人樂之喻曰常人之情獨自作樂以爲樂與人作樂以爲樂二者果孰樂王曰樂之私何如樂之公獨樂而人不與情未舒也不若與人孟子乃復詰王以與

少樂與衆樂之喻曰常人之情人少而與之作樂爲樂人衆而與之作樂爲樂二者又孰樂王曰樂之偏隘何如樂之大同與少而衆不與情未暢也不若與衆夫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此事理之至明人情所共曉爲人君者特患未能推廣此量耳誠能克去己私廓然大公則萬物一體之懷即爲宇宙太和之象甚矣同樂之爲貴也

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

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此四節書是孟子言與民同樂及不與民同樂之效欲齊王知所法戒而行仁政以及民也孟子曰王既知與人與衆之樂則作樂之理亦不外是矣臣請爲王一一陳之可乎今王爲鼓樂之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皆疾首蹙頞私相告語曰吾王之好鼓樂奈何使我等至此窮困之地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顛連已極而莫之省憂乎今王爲田獵之樂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王羽旄之美舉皆疾首蹙頞私相告語曰吾王之好田獵奈何使我等至此窮困之地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流離已極而莫之矜恤乎夫鼓樂田獵本王適情快意之舉乃百姓觸目傷心怨聲載道者何哉蓋由平日獨樂其身不能推此好樂之心以安養斯民故其愁苦之情有所感觸自不能已此不與民同樂之故也今王爲鼓樂之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皆欣欣然有喜悅之色共相告語曰吾王庶幾身其康強而無疾病與不然何以能爲此鼓樂之樂也今王爲田獵之樂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王羽旄之美舉皆欣欣然有喜悅之色共相告語曰吾王庶幾身其康強而無疾病與不然何以能爲此田獵之樂也夫同此鼓

樂同此田獵百姓欣幸之私喜見顏色者何哉蓋由平日能推好樂之心使民仰事俯育各得其所故其愛戴之情發於至誠自不可遏此與民同樂之故也夫民情之哀樂係於好樂之公私如此今王誠能推此好樂之心以及於民發政施仁養欲給求使民安居樂業愁苦不生則四海歸心王業可成矣臣所謂好樂之甚則齊國庶幾者如此樂記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唐臣魏徵之告太宗曰樂誠

在人和蓋人主撫臨兆庶不可使一夫之不獲一物之失所必也制田里教樹畜下寬仁之詔行賑恤之典使老安少懷家給人足熙熙然如登春臺如安衽席人心既和則天地之和亦無不應此帝王作樂之本與世同揆不專求之聲音節奏間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此一章書是孟子因齊王論囿而引之以同民也齊王當日欲廣其囿諛佞之徒必有假文王之事以逢之者故宣王問孟子曰嘗聞文王之囿周圍凡七十里之廣果有之乎孟

子對曰據傳記所載曾有此說王又問曰文王不過百里之國爲囿如是其大乎孟子曰當日之民猶以爲小也王曰寡人之囿周圍僅四十里比於文王之囿規制甚狹乃百姓猶以爲大何也孟子曰文王之囿雖有七十里之廣然未嘗以爲己私凡民之芻以牧養蕘以採薪者皆往其中以取焉民之雉以逐禽兔以逐獸者皆往其中以取焉囿中所有無一不與民共其利既與民共其利則用者

多而出者寡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若王之囿則與文王異矣臣初至於王之境上覊旅之臣必先問國之大禁知所避忌然後敢入因而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禁人出入若有百姓擅殺囿中之麋鹿即與殺人同罪夫麋鹿與人貴賤懸殊乃賤人而貴畜立令如此之嚴為法如此之峻雖為苑囿實同陷穽民以為大不亦宜乎夫同一囿耳在文王則為民利在王則為民害是不在規制之大小

而在與物之公私王當弛其禁令法文王同民之意可也按周書無逸有云文王不敢盤於游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推此志也其囿未必如是之大乃孟子不辨其事之必無而但言其心之利物則知古人設立苑囿不過農隙講武非為朝夕從禽故令寬而民不犯澤溥而君不私同民之治尚矣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此一章書是孟子欲齊王以仁智交鄰以大勇安天下而先言事大事小之道也齊宣王問孟子曰講信脩睦國之大事壤地相接之國與我為鄰交之果有其道乎孟子對曰有夫鄰國固有大小之殊交鄰亦有仁智之異大

凡為大國者每多稱雄爭長侵陵小國便為不仁惟仁者度量寬洪誠意惻怛為能忘己之大而事鄰之小古之人有行之者若成湯之於葛伯文王之於昆夷小國雖或不恭而所以撫字之心自不能已此成湯文王之所以為仁也為小國者多不度德量力啟釁大國便為不智惟智者通曉義理酌量時勢為能安己之小而事鄰之大古之人有行之者若太王之於獯鬻句踐之於夫差大國雖見

侵陵。而所以敬事之禮。尤不敢廢。此太王句踐之所以爲智也。然大國之當事小國之當恤。仁者智者豈有所勉强於其間哉。凡此莫非天理之當然也。仁者忘其勢之在己。而嘉人之善。矜人之惡。是有優容之大度。而自然合理。能樂天者也。智者順其勢之在人。而循理而行。相時而動。是有敬愼之小心。而不敢違理。能畏天者也。仁者惟其樂天。故能與天爲一。包含徧覆。無物不容。四海皆在怙冒之

中。其氣象足以容保天下。智者惟其畏天。故能聽天所命。而制節謹度。無時敢忽。强敵無一可乘之隙。其規模足以保守一國。詩經周頌我將之篇有云。人主能畏懼上天之威。不敢違逆。於是可保守天命而不失矣。此爲保天下者言也。而言畏天如此。可見畏天樂天。總不出一敬愼之念。保國保天下。究亦同此謹守之功。交鄰之道。誠莫善於此矣。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此二節書是齊王以小忿爲疾。而孟子進之以大勇也。齊王聞孟子之言。因嘆美之曰。夫子論仁智交鄰之道。能保國保天下。可謂大哉言矣。然欲行仁智。必有過人之量。能忍天下之所不能忍者。奈寡人有一疾病。偏好剛勇。遇小國無禮。不能包容。遇大國見侵。不能含忍。如何能成仁智之事。孟子對曰。王以爲

好勇有妨於仁智。臣正以爲仁智非勇無以濟耳。但勇有大小。王請勿好小勇。若激於一時之怒。撫劍疾視曰。何人敢與我爲敵哉。此乃憑恃血氣。匹夫之勇。僅可以敵一人。不足好也。王何不振其剛健之德。配乎道義之正。發憤爲雄。威加海內。則仁之所不能容。智之所不能忍。勇一振焉。乃克有濟。此眞帝王之大勇也。王何以爲病哉。可見不忍區區之小忿。便爲血氣之强。能伸安天下之大勇。便爲

義理之剛。人主不可不審所尚也。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此三節書是孟子引文武之大勇。欲齊王法

之以安天下也。孟子曰。臣謂王當以大勇為好。蓋嘗觀之於詩。而文王之事有足徵矣。大雅皇矣之篇有云。密國違拒王命。侵陵阮國。而往至於共地。王乃赫然奮怒。整頓師旅。以止遏密人往共之衆。使之不得至於阮國。抑強扶弱。於以篤厚周家之福。於以慰答天下仰望之心。詩之所言如此。是興兵伐密。文王之所以為勇也。文王赫然一怒而天下之民。俱賴之以安。其勇何如大哉。抑嘗觀之於書而武王之事更足徵矣。周書泰誓之篇有云。上天降生下民。立之君以主治。立之師以主教。其意但欲為君師者。代天宣化。輔助上帝之所不及。故使之享有天位。寵異之於四方也。今我既受天之命。而有君師之責。則凡有罪之當誅。無罪之當憫。惟我得以主之。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虐民者乎。書之所言如此。若有一人橫行作亂於天下。武王不勝忿恥。是以有伐商之舉。此武王之所以

為勇也。武王亦惟赫然一怒。而天下之民俱賴以安。其勇又何如其大哉。夫文武之所以稱大勇者。以其能除暴安民耳。王今者誠能法文武之所為。亦赫然一怒。剪除暴亂。救民水火。以安全天下元元之命。則民之想望。同於救焚拯溺。惟恐王之不好勇也。何以好勇為病哉。此臣所謂帝王之大勇。王之當好者也。要之。仁雖事小。非以養亂為仁。智雖事大。不以僅守為智。惟殄暴而天下無有阻吾之

仁。定亂而天下不能窮吾之智。故事小事大無不咸宜。豈非大勇之與仁智乃相成而不相背也哉。宋臣司馬光以仁明武爲君德之要信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欲齊王君民同樂也。齊宣王館孟子於雪宮。一日親往就見。王誇其禮遇之隆。因曰。賢者從田間來。亦有此安居之樂否。孟子對曰。君以此待賢。則賢者宜有此樂也。然此樂非特賢者所有。當與凡人共之。使爲人君者獨享其樂而不恤其民。則必有非怨其上之心矣。夫爲下者當安爲下之分。不得其樂而遂非怨其上。固非在下之所宜有。然爲君者當盡爲君之道。爲民上而獨享其樂。致使百姓怨望。亦君人者之過。所以人君當推此樂公之於民。不但當與賢者共之已也。且憂樂同民。民自無不感者。如安居粒食民之樂也。臺池鳥獸君之樂也。爲君者誠能所欲與聚。而樂民之樂。則民一見君有可樂之事。莫不欣然色喜。而亦樂君之樂矣。饑寒窮困民之憂也。宵衣旰食君之憂也。誠能所惡勿施。而憂民之憂。則民一見君有可憂之事。莫不戚然動念。而亦憂其憂矣。夫君以

民之憂樂爲念。則民亦以君之憂樂爲心。君民一體。上下同情。是憂樂不以一己而以天下。其懽忻愉怡。疾痛痾癢。無不相關如此。將見天下之民。親之如父。戴之如天。有不成王業者哉。宋臣范仲淹有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惟其先憂也。故閭閻無愁苦之聲。惟其後樂也。故朝廷享尊榮之奉。人主亦知所先後可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

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此二節書是孟子引晏子告君以法古之言而欲齊王知所以勤民也孟子曰臣謂同樂可以致王不必遠徵諸古即齊之先君有行

之者昔者景公問於其臣晏子曰吾意欲觀於轉附朝儛二山復遵海濱而南行至於琅邪之邑思昔先王遊觀當時稱頌後世傳述以為盛事吾當何所脩為而可以比隆往古也晏子對曰吾君當游幸之日而有志於法古善哉問也臣請以先王之觀言之天子十二年一適諸侯之國謂之巡狩蓋巡狩之義謂巡行諸侯所守之境而察其政事之治否也諸侯六年而朝於天子謂之述職蓋述職

之義謂陳述其所受之職而待王朝之黜陟也天子諸侯未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每年春秋巡行郊野時當春和正百姓播種之候也察其中有不足者發倉廩以補之時當秋成正百姓收穫之候也察其中有不給者發倉廩以助之天子行於畿內諸侯行於國中其勤民之心如此之切故當時之百姓頌聲交作流傳至今夏諺有云吾王若不行遊則誰知吾之不足而得蒙上之休吾王若不豫

樂則誰知吾之不給而得蒙上之助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為四方諸侯之法則焉觀夏諺所云則先王之補助足徵遊觀可法矣蓋上世之君雖有省方問俗之典然車徒不擾供應不煩故每親履田間進父老詢疾苦布德行惠賑貧恤困君民之情有如家人父子之相得者千載而下猶想見其熙皞之象焉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

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此三節書是晏子言後世遊觀之弊而欲景公取法先王也孟子引晏子之言曰今也諸侯之觀則不如先王矣人君一出則師旅從之旣有師旅便有糧食供億甚煩所至之地無不騷動於是民之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睊

睊然側目相視謗言交興不勝怨惡上違天子之命下虐無罪之民糜費飲食如水之流無有窮極是乃流連荒亡縱於逸樂而爲所屬小國諸侯之累矣蓋從流下而遊蕩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留戀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至於廢時謂之荒樂酒無厭至於失事謂之亡同一遊觀而恣情快意遂至於此可不戒哉若在先王則非巡狩述職卽省耕省斂何嘗有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乎夫先王如彼今時如此得失臧否判若蒼素惟在君所行何如耳誠能痛改今時之弊而不致慢游以病民則何先王之不可幾哉晏子之言如此周公之告成王曰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成王爲守成令主而周公猶惓惓告誡者誠以逸豫之不可長也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此一節書是孟子言景公能行晏子之言亦欲齊王行己之言也孟子曰景公聞晏子之言使置而不用究亦何補於治哉乃欣然悅從遂大申命令徧布於國出而次舍郊外訪問民之疾苦晏子未言之前從未舉行於是始興發倉廩以補民之不足而晏子之言一一見之行事諫行言聽膏澤下究旣乃召樂官太師而命之曰喜起同心自古爲難我今

悅晏大夫之進諫而晏大夫亦悅我之聽言君臣相悅如此爾其播之音樂以誌一時之盛當日所作之樂即今所傳徵招角招是也蓋五聲之中徵以爲事角以爲民惟君臣爲民事而相悅故即爲民事而作樂樂以招名其繼美都俞之意乎其樂章之辭有曰畜君何尤言晏子能止畜其君之欲而不至於招尤取罪也臣思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故畜止其欲跡雖似乎犯顔意實出於愛主

又何罪過之有哉景公能行晏子之言故遂有事治民安之效王能行臣之言自有民安物阜之休願王與民同樂以致王可也按孟子先勸王以君民同樂復証之以君臣相悅者何哉蓋民生之休戚田野之利病必明良交贊臣主一心而後政無不舉恩無不沛聖主養賢以及民職是故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毁明堂毁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毁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此一章書是孟子勸齊王當行王政先正言以導之復曲誘以進之也昔周天子建明堂於泰山之下朝見諸侯至齊宣王時周室既

衰人以爲天子既不復巡狩而齊爲侯國非所宜居理當拆毁故宣王問孟子曰人皆謂我明堂當毁果毁之乎抑且止而不毁乎孟子對曰明堂非諸侯之堂乃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王若欲行王政則當存而勿毁之矣王曰王政如何寡人可得聞與孟子對曰行王政者莫善於文王文王當日雖未嘗稱王而所行實皆王政其治岐也於耕者之田賦則行九一之法而斂從其薄於仕者之子

孫則有世祿之典。而報從其厚。於關市但稽察非類。而不征其私貨。於澤梁則任民取利而不嚴爲禁令。於犯罪之人。法止及其本身而不株連其妻子。文王養民之政。可謂厚矣乃其中則尤有加意者。人之老年無妻。謂之鰥夫。老年無夫。謂之寡婦。老年無子。謂之獨夫。幼年無父。謂之孤子。此四等人。乃最爲困苦。天下之窮民而無所告訴者。文王發政施仁。生全愛養。無所不周。而遇此等之人。尤加

矜恤。務使得所。詩經小雅正月之篇有云。富人猶可。惟煢獨之人。情實可憐。此文王所以尤加之意也。文王治岐。雖一國之政。實治天下之規模。亦不外是。王若欲行王政。以文王爲法可也。蓋帝王以天下爲家。士農工商。皆日固當有養之之政。而鰥寡孤獨之人。顛連無告。人生之最不幸者。若非加意惠鮮。多方養濟。勢必轉於溝壑。以傷天地之和。此王政之所以獨亟也。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此一節書。是孟子因齊王之好貨。而欲其推己以及民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孟子既述文王治岐之政。齊王遂嘆美之曰。善哉。夫子

之言。眞愛民之良法也。孟子曰。聞善貴於能行。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見之行事。王曰。寡人自揣有一疾病。寡人喜好貨財。不能行此王政耳。孟子對曰。好貨何傷。昔者公劉亦曾好貨。詩經大雅公劉之篇有云。公劉處西戎之時。乃野有露積。乃家有倉廩。乃裹其餱糧。于槖于囊之中。爲遷都計。思和戢其人民。而用以光大其國家。而張我弓矢。與干戈戚揚。於是方以啓行。而往遷於幽焉。詩之所言如是

由此觀之。公劉之民。必使之居者皆有積倉。行者皆有裹糧。富足如此。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立國興業焉。惟其能推好貨之心以及民也。王如好貨。亦倣公劉之意與百姓同之。則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蓋樂利之心人所同有。仁君在上。必先爲之分田制產。使百姓比屋可封。征斂不擾。則府庫之財皆爲君守。君民一體。公私各足。所以成豐亨豫大之休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此一節書是孟子因齊王之好色而欲其推己以及民也。太王是公劉九世之孫。名亶父。號古公。武王即位。始追尊爲太王。齊王又曰。寡人自揣不但好貨。更有一疾病。喜好女色。不能行此王政耳。孟子對曰。好色何傷。昔者太王亦曾好色。而鍾愛厥妃。詩大雅緜之篇有云。古公亶父。因狄人侵伐。乃來朝走馬。率循西水之涯。至於岐山之下。於是及其妃姜女同來擇宇而居。詩之所言如此。當是時也。百姓內無怨而無家之女。外無曠而無婦之夫。惟其能推好色之心以及民也。王如好色。亦倣太王之意與百姓同之。使室家相慶。婚姻以時。則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要之好貨好色。公劉太王非實有此事。孟子特據詩言所及。以見聖王舉動無不體念民情。所欲與

聚。所惡勿施。坐明堂而行王政。寧有舍此他求者哉。故曰王道本乎人情。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此一章書是孟子責難於君之意也。一日孟子設辭以問齊宣王曰。王之臣有寄託其妻

子於所厚之友。而自往遊楚國者。及其自楚反也。則其妻子凍餒。而此友未嘗周給。王之臣將如何以處其友耶。王曰。朋友有通財之義。受其託而負之。友誼已廢。不可交也。當棄絕之。齊王固明於友誼之當盡矣。孟子又設辭以問之曰。士師爲獄官之長。有鄉士遂士之屬。爲士師者。不能統理所屬之士。致使刑獄不當。王當如何以處之耶。王曰。人臣有官守之責。任其職而曠之。臣職已失。不可用也。

當罷黜之。齊王又明於臣職之當盡矣。孟子因問之曰。人君撫有一國。若政事廢弛。民生困苦。而四境之內不治。必有任其責者。將如何以處之耶。王乃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辭。若不聞其說者。是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矣。夫孟子以齊王可與有爲。故旁引曲喩。欲其反己自責。虛心下問。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惓惓入告。三致意焉。不意其恥於聞過。隱忍苟安如此。所以人君貴脩身立政。納諫求言。以爲久安長治之計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此一章書見國之所重在於人才。人君當敬慎於任用之時。以合民心而保國祚也。孟子進見於齊宣王曰。人君纘承丕基。累代相傳

者。謂之故國。其歷年既已久遠。凡高大之喬木。與累世之舊臣。皆所宜有。獨是世臣與國義同休戚。宗社生民。實憑藉之。則故國之所以見稱者。誠不在有喬木之謂。而惟在有世臣之謂也。然世臣皆由於親臣。今日之心膂股肱。即他年之老臣勳舊。乃王則已無親臣矣。昨日所進用而親信者。今日即亡去而不知。親臣且無。安望其將來有世臣得以稱故國乎。齊王自解之曰。前此亡去者。皆不才之

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我今將何術而豫識其不才遂舍置之使所用者皆可親信之賢才乎孟子對曰國君用人與其悔之於後何如致謹於初所以進賢之際遲回詳審其難其愼一若爲勢所迫欲已而不得者然蓋以用之而崇以爵位所謂尊也倘尊非其人勢必以賢而卑者易之是使卑踰尊矣用之而委以腹心所謂戚也倘戚非其人勢必以賢而疏者易之是使疏

踰戚矣夫尊卑有等疏戚有序乃國家大體攸關安可不愼之於始乎惟其始進能愼所以任用皆賢而無事後之悔也然則求賢若渴固人君之盛心而非愼重名器不能得眞才此辨才論官之典爲用人之要也夫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此三節書是言人君用舍刑罰皆當參之於衆而察之於獨也孟子曰進賢固所當愼而愼之必有其道設有人於此左右近侍皆稱其賢恐出於阿譽未敢遽信也舉朝大夫皆稱其賢恐出於黨同亦未敢遽信也至於通國之人皆稱其賢然後從而察之聽其言語

考其素履必眞見其才德之實然後進而用之其愼於用賢如此夫人君用人不用則舍舍之之道亦不可不愼也有人於此左右近侍皆謂之不賢恐出於偏毁未敢遽聽也舉朝大夫皆謂之不賢恐出於私惡亦未敢遽聽也至於通國之人皆謂之不賢然後從而察之核其生平究其心術必眞見有不賢之實然後從而去之其不敢輕去又如此一用一舍旣採公論又加灼見則不才無由倖進

而眞才不致遺棄。何至有誤用之悔耶。夫用舍刑罰。皆人君之大權。至於用刑。尤不得已之甚者。人主又安可不謹也。有人於此。左右近侍。皆謂之可殺。未敢遽聽也。擧朝大夫。皆謂之可殺。未敢遽聽也。至於通國之人。皆謂之可殺。然後從而察之。驗其罪狀。審其情跡。必眞見其有可殺之實。然後從而殺之。獄雖斷於朝廷。而論實孚於通國。故曰國人殺之也。夫用賢退不肖。以至於刑戮。人君必周詳愼重。以求合於輿情如此。此斯誠不私喜而加爵。以民之所好爲好。不私怒而用刑。以民之所惡爲惡。可以爲民之父母矣。人心既得。邦本斯固。此所以國祚久遠。等於苞桑磐石也。書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又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蓋人君承天意以從事。即在因人心以出政。惟賞不僭而刑不濫。始可下合百姓之心。上邀維皇之眷。誠保世滋大之要圖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此一章書見爲人君者當盡仁義之道也。齊宣王問孟子曰。自昔相傳湯放桀。武王伐紂。果有此事乎。孟子對曰。南巢之放。牧野之師。考之經傳。誠有其事。齊宣王又問曰。湯武以諸侯而放桀伐紂。是臣弑其君也。於理可乎。孟子對曰。人君爲天下共主。以其能盡仁義之道。立極綏猷也。若害仁之人。存心淫暴。滅絕天理。則謂之賊。害義之人。行事乖亂。傷敗彝倫。則謂之殘。殘賊之人。衆叛親離。天命已去。止可謂之一夫矣。書經有云。獨夫紂。蓋紂自絕於天。武王特奉天討。爲四海除殘賊。故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其爲弑君也。湯之放桀。亦猶是耳。蓋天生民而立之君。必履仁蹈義。斯足以祈天永命。長享祿位。故古之帝王兢

兢業業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此一章書見人君任賢當盡其才也孟子一日見齊宣王曰人君用賢以治國即如用木以治室欲爲巨室務需大木則必命工匠之師多方採取以充其用若工師果能得大木則王欣然喜慰謂有是美材斯能勝巨室之任也倘匠人誤加斲削以致短小則王艴然作怒謂其壞是美材不能勝巨室之任矣任木則欲其大如此若賢人者國家之楨幹也當幼時所講究服習皆內聖外王之大道待至壯年欲得君而事見諸施行庶不負其所

學乃王不能用其所長而謂之曰姑且舍置汝之所學以從我所好夫賢人所學者仁義王之所好者功利今欲其舍所學以從王之所好是不欲其大而欲其小之也爲室則必欲盡一木之材而治國則不能盡賢人之用是任賢不如任木矣王亦比類而思之否乎。且王不任賢是不愛才亦不愛國矣試更爲王進論之今有璞玉於此其價直雖萬鎰之多極其愛重然璞玉必待彫琢而彫琢必需良工則愛玉之甚未有不付玉人而能成器者也至於國家之重甚於璞玉之貴賢人之治國甚於玉人之治玉王當簡賢任能舉國以聽之可也乃欲其姑舍所學而從我所好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是愛國不如愛玉矣王亦比類而思之否乎。蓋聖主必待賢臣而成功俊士亦俟英主以顯用誠能驩然交洽相得益彰諫行言聽道合志同將見化臻上理垂拱萬年則任賢之道得也。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以合天

意也。昔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國人大亂。齊人乘釁而伐之。遂大勝燕。宣王乃問於孟子曰。寡人興兵伐暴。賴宗廟之靈。師徒奏凱。燕國既破。或有謂燕亂已除。利不可貪。而勸寡人勿取者。或有謂燕實無主。幾不可失。而勸寡人取之者。自寡人思之。齊與燕皆萬乘之國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勢均力敵。其勝負正未可決。乃不待曠日持久。以五旬之速而舉戰勝之功。夫豈強將勁兵人力之

所能及乎。天意固有在矣。天既以燕與我。若棄而不取。是違天也。違天者必受其殃。今欲從而取之。夫子以爲何如。孟子對曰。王欲知天意當觀民情。設使取之而燕民喜悅歸附於齊。則是人心已離。天命已絕。斯可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當時紂惡貫盈。人心皆已歸周。故伐商以有天下。設使取之而燕民不悅。思戀故主。則是人心未離。天命未絕。即當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當

時紂惡未稔。人心猶未忘商。故服事以終其身。今燕之可取與否。王亦惟決之於民心向背何如耳。且王若欲得民心。又莫先於施仁政矣。今以齊萬乘之國。伐燕萬乘之國。彼力固守。勢足相當。乃燕之民聞齊師入境。人無鬭志。以簞食壺漿迎犒王師。豈有他故哉。不過因燕用虐政。民不堪命。如在水火之中。故迎齊師而望救耳。王能發政施仁。以拯其困苦。則燕人喜慰。而中心愛戴矣。倘恃強力。吏

爲暴虐若水益加深火益加熱則燕民之望
救於齊者又將待救於他人特一轉移之間
耳。夫豈伐之旣勝。而遂可以取之無患哉。王
亦順民心以承天意可也。漢光武之勑馮異
曰。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
宋太祖之戒曹彬曰。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
信。使自歸順。可見帝王得國。必以民情爲本。
有天地父母之心。然後可以行伐暴救民之
事。其坐致太平。享國長久也宜哉。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
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
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
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
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
其蘇。

此一章書是孟子告齊王以弭兵之策也。齊
人前欲取燕。孟子告以當順民心。齊人不聽。
竟利其有而取之。於是諸侯將謀伐齊以救
燕。齊王聞之。問於孟子曰。自寡人取燕。諸侯
多謀伐寡人者。何計以預待之乎。孟子對曰。
臣聞古有以七十里之小國。能行政於天下
者。商王成湯是也。今齊國地方千里。乃懼諸
侯伐己。是以千里而畏人矣。臣未聞古有以
千里畏人者也。湯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於
書見之。書經仲虺之誥有云。湯初與葛國爲

鄰。葛伯無道。湯舉兵伐之。是湯之征伐。自葛
國始也。當時天下之人。皆信湯之伐葛。原爲
匹夫匹婦復讐。而無利天下之心。湯東面而
征。則西夷之人怨望。湯南面而征。則北狄之
人怨望。其言曰。王何不先來征我之國乎。書
言如此。其時天下之民。望王師之來。又恐其
不來。如大旱之時。望雲合而雨。又恐虹見而
止也。及王師旣至。商賈安於市。交易者不止。
農夫安於野。耕耘者不變。但誅戮其有罪之

君而撫慰其無罪之民如大旱之後甘雨應時而降民皆欣然大悅所以書經又載百姓之言曰待我君來我君一來庶幾各得蘇息矣此所謂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按此二節書孟子言雖未終而大義已見其要在天下信之四字信在天下所以致其信者在一人又不專在臨時而在於積久是故仲虺稱湯之德有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為人君者所當留意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此二節書是孟子申明上文千里畏人之說又正答何以待之之問也孟子對齊宣王曰湯以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而齊乃以千里畏人者何耶蓋燕國之暴虐其民譬如火焚水溺王興師往伐之時燕之百姓皆以為王將救我於水火之中故欣然各以簞食壺漿迎犒王師王必如湯之伐罪弔民發政施仁乃可以慰燕民之望若殘殺其父兄係縛其子弟拆毀其宗廟遷取其重器是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如之何其可也夫天下諸侯之心原畏忌齊國之彊欲併力以圖之特未有可乘之釁耳今齊併取燕國增地一倍而不舉行

仁政自示天下諸侯以可乘之釁是天下之兵王實有以鼓動之也能不以千里而畏人乎為今日計王須急發號令反其所掠之老少止其欲遷之重器謀於燕之羣臣百姓就燕公子公孫中擇一賢者立以為君而後引兵去之如是則燕亂已定齊不為暴諸侯無以為名尚可以及其未發而止之也王欲求所以待諸侯者亦惟如是而已夫即伐燕一事凡孟子所與齊王言者雖皆隨事匡救之

說然亦可以見聖賢之學術與王政之大端。惜乎齊王親見孟子而不能實用其言也。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此一章書見爲人君者當行仁政以恤民也。

昔鄒國與魯國戰。爲魯所敗。鄒君穆公問於孟子曰。是役也。吾有司對敵而死者三十三人。而民未有赴救有司而死者。今將誅之。則人衆不可勝誅。將不誅之。則民怨恨其長上。視其死而不救。法令何以得行乎。不知當如之何。使刑不濫而民亦知罪也。孟子對曰。民之疾視長上之死有由然也。蓋凶年饑歲。君之民其老弱者展轉死於溝壑之中。其少壯者離散而之四方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有餘粟。府庫有餘財。有司皆不肎陳告於君。使散財發粟以賑救之。是爲上者暴慢不仁。而殘虐下民也。曾子有言曰。人之立心制行。當戒之哉戒之哉。凡怨讐之出乎爾身者。卽反報爾身者也。由此言觀之。君與有司視民之死而不救。民怨久矣。至今日乃得反之。所以視有司之死而不救也。然則君無歸咎於民。亦反求諸己而可矣。若君能以愛民爲心。而舉行仁政。則有司不敢不體君之心。亦知愛民。有司既能愛民。爲之民者自然情義相關。居常則親其上。遇難則死其長。何至疾視而不救哉。大抵君民本同一體。民之財既當供之於君。君之財更當散之於民。豐凶散斂。上下相通。故雖水旱災荒。不能爲害。而國與民常相保也。雖然。又有說焉。散財發粟。不可廢也。不可恃也。未荒之時。別有先圖救災之方。

非專一道總又必以得人爲本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此一章書見立國之道貴自强也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介於齊楚二大國之間不能不事又不能兼事將事齊乎抑事楚乎孟子對

曰凡謀之出於事人者皆僥倖苟且之謀也事齊則見怒於楚事楚則見怒於齊必不能兩全而無害是謀或有人言之者然非吾所能及也君必欲吾言之而不已則別有一策爲惟是自守而已國有斯池也則鑿之而使濬國有斯城也則築之而使高然又非專恃此城池也必也爲人君者與斯民同守之其君自能效死而斯民亦感其君平時之恩惠難相從而弗去此爲有地利兼有人和是則可爲也按孟子他日之告文公也一則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再則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敎之此效死而民弗去之本也聖賢之謀人國勢有彊弱時有難易始終以帝王大道行之必不肎出於權謀苟且之說其道可彊可弱可常可變似迂遠而非迂遠後世有謂孟子窮於策滕者非善讀孟子者矣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

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此一章書見立國者當爲善也滕文公問曰滕薛相倚有如唇齒今齊人取薛地而將築城則滕益孤而齊益偪矣寡人甚恐當如之何而可免於吞併乎孟子對曰敵國外患從古有之昔者大王居邠狄人時來侵擾大王遂棄去邠地至於岐山之下居焉當是時非

擇岐山爲興王之地而取之也。蓋由迫於狄難不得已也。惟大王能爲善於不得已之時故周家王業由此而起。苟後之爲人君者能如大王之爲善。其後世子孫亦必有應運而王者矣。然君子創基業於前。垂統緒於後。但能爲所當爲。使後世子孫可繼續而行耳。若夫興起王業成一統之功。則天之所爲。非人力所可必。而君子初心。未嘗計及於是也。今齊疆滕弱。君將奈彼何哉。止宜勉彊爲善。盡

其在我。聽其在天而已矣。夫彊爲善一言。非止爲滕君目前之計。實有國家者經久之謀。漢儒董仲舒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可謂得孟子之意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此一章書見立國之道有二說。而滕當以守爲主也。滕文公問曰。滕褊小之國也。竭盡財力以事齊楚之大國。則不能免其侵凌之禍

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始居於邠。狄人時來侵犯。始事之以獸皮幣帛。則不得免焉。繼事之以走犬良馬。則不得免焉。終事之以明珠美玉。則不得免焉。大王乃會集邠民之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願欲者。非皮幣犬馬珠玉也。乃吾邠之土地也。吾嘗聞之君子以愛人爲心。不以土地之生物養人者。至於爭地以戰。反害乎人。爾二三子莫患我去之後。便無君長。但使有人撫安爾等。是

卽爾之君長也。我將舍此而遷於他方矣。遂棄去邠地。經過梁山。而作邑於岐山之下以居焉。當其初去之時。邠人相與言曰。吾君乃仁人也。我輩賴以爲安。何忍舍之。於是從之遷岐者。人衆爭先。有如歸市。以大王之事言之。此乃遷國以圖存。固一說也。或者又曰。國家土地。原祖宗貽與子孫。使世世守之。非我身之所得專主也。縱遭患難。但宜效死以守。不可舍而他去。以或人之論言之。此乃守正

以徇國。又一說也。爲君今日計。請於斯二者之中。擇取其一。勉強行之而已矣。總之立國以仁民爲本。爲人君者。必先能仁民。而後可以講隨宜處置之法。本末先後。萬世不能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此一章書見人主見賢不可不專。聽言不可不審也。魯平公因樂正子稱孟子之賢。將出而就見孟子。有嬖人臧倉者忌之。乃陽爲不知而請曰。他日君有所出。則必先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馬矣。有司尚未知君將何往。臣敢有請焉。平公曰。吾將往見孟子。臧倉曰。吾君乃千乘之尊。孟子一匹夫而已。何故吾君不自尊重。而輕身以先加禮於匹夫。無乃

以孟子爲賢者乎。夫賢者舉動必循乎禮。行事必合乎義。禮義原從賢者而出。而孟子之後喪其母。過於前喪其父。厚母薄父。是不知禮義。而不得爲賢者矣。君勿輕身而往見也。於是平公惑於其言。應之曰。諾。遂止而不往見焉。按小人之讒君子也。其詞近正。其術甚巧。故能轉移人主之意。而使之從。爲人主者亦惟謀於公朝。博採衆議。而無取信於小人之口。斯可矣。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此一節書見小人之毀易入而正人之說難行也魯平公既惑於臧倉之言不見孟子樂正子乃入見平公而問之曰君乘輿已駕矣奚爲不往見孟軻也平公曰向吾欲見者爲

其賢也今或有告寡人者曰孟子之後喪其母踰於前喪其父則失禮義之中正而不得爲賢矣是以不往見之也樂正子曰何哉君之所謂後喪踰前喪者豈謂其前葬父用士之禮後葬母用大夫之禮前祭父用三鼎後祭母用五鼎如此之厚薄不同與平公曰吾所謂踰者非謂此也謂其葬母之棺椁衣衾美過其父也樂正子曰若此者非所謂踰也蓋孟軻前爲士其家貧貧則力不能厚故不免於薄後爲大夫其家富富則力能從厚故不敢儉其親喪具厚薄稱家有無乃所謂禮非所謂踰也君以此爲非賢不亦過乎夫樂正子之言辯矣而不能回平公之聽何也洪範有言聽曰聰聰作謀聽之不聰亂是用長君人者其愼諸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此一節書見聖賢不怨不尤樂天知命之學也樂正子不能釋平公之疑退而見孟子曰克以夫子之賢告於君君以克之言爲然將欲就見也嬖人有臧倉者進後喪踰前喪之言以沮君是以中止而不果於來也此固君聽之不聰而讒人之言亦可畏矣孟子曉之曰君子之道其遇而行也或有人先容以使之其不遇而止也或有人中沮以尼之是行

止似係乎人矣。然所以行。所以止。非人之所能也。有天存焉。吾今日不遇魯侯。以行吾道是氣數之厄。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彼臧氏之子。一嬖人耳。安能以人力害我。而使我不遇於魯侯哉。但安之可也。夫樂天知命。聖賢之學也。敬天用賢。則帝王之事也。君子小人之消長。爲天命去留所由分。中庸去讒勸賢之說。人君可勿深思與。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四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五

孟子　上之三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此一章書見爲治當以王道。而不當以霸術也。公孫丑問於孟子曰。昔者齊國賢相。桓公時有管仲。景公時有晏子。二人功業顯著。後來未有能繼之者。設若夫子當路於齊。而居管晏之位。其取威定霸之功業。可使復見於

今日乎。孟子曰。齊人識見止囿於齊。今子誠齊人也。亦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外此而學術事功光明俊偉高出管晏之上者。皆所不知也。子獨不聞曾西之言乎。昔者或人問曾西曰。吾子自視人品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不安曰。子路在聖門。乃吾先祖曾子所敬畏者也。我何敢與之比方乎。或人又問曰。子既不敢比子路。然則吾子自視人品與管仲孰賢。曾西乃艴然不悅曰。爾何乃比我於管仲。

管仲相齊桓公。委心信任。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四十餘年。如彼其久也。其所立功業。皆以機權變詐得之。殊無有光明正大可言者。如彼其卑也。爾何乃比我於此人乎。由曾西與或人問答觀之。管仲者曾西之所不屑爲也。而子乃爲我願之乎。其待我亦淺矣。公孫丑曰。夫子薄管晏而不爲。胡不以其功觀之。管仲以其君桓公爲諸侯盟主。而稱霸於當時。晏子以其君景公行先王善政。而顯名於天下。人能爲二子。是亦足矣。夫子猶以爲不足爲與。孟子曰。設使我當路於齊。而得君行道。則將使天下之民舉安。以齊王於天下。如轉手之易耳。豈特以其君霸顯而已哉。此吾所以薄管晏不爲也。宋儒楊時有言。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一禽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其論確矣。是故學者必能以詭遇爲羞。始可以幾皐夔伊傅之爲臣。爲君者必能使詭遇者不得進。始可以幾禹

湯文武之爲君。亦在乎愼辨之而已矣。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

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此二節書見文王之難於大行由商多賢聖之君也公孫丑曰夫子以管晏爲不足爲弟子固已惑矣今言以齊王猶反手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惠鮮懷保之德其及於人者盛矣又享壽百年而後崩德之施者遠矣然而教化僅及於西土猶未浹洽於天下至武王繼之而纘緒克商周公繼之而制禮作

樂然後教化大行於天下文王王天下之難如此今言王齊猶反手之易然則非惟管晏不足爲即文王亦不足法與孟子曰文王盛德何可當也其所以致王之難者所值之時勢難耳蓋商之天下始於成湯之創業以至於武丁之中興其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賢聖之君凡六七作其深仁厚澤浸灌民心天下之歸殷久矣久則民心愛戴既深難變而之他也當武丁之時國運雖衰王業未改一

加振作遂能朝諸侯而有天下猶運掌之易也紂雖稔惡去武丁之世未久也其在下則舊臣老成之家與夫舊民仁厚之俗其在上則脩齊教化之流風與夫紀綱法度之善政猶有存而未亡者又貴戚之卿則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異姓之卿則有膠鬲此五人者皆賢人也相與後先而輔相之故紂雖無道必久而後失之也當是時無有尺地而非商之土也無有一民而非商之臣也然而

文王由地方百里之岐周而興起其大小固懸絕矣是以文王雖有莫當之盛德而致王若斯之難也豈可謂文王不足法哉歷考創業之主未有不出於艱難者至子孫棠業而安其知之者鮮矣周公大雅諸篇多歌咏王業艱難成王能知之遂爲周家一代令主後世人主法成王焉可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

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此二節書見齊之易王。以其時勢可乘也。孟子又告公孫丑曰。知文王當日王天下之所以難。則知今日王天下之所以易矣。齊人嘗有言曰。凡人之作事。雖有智慧之巧。不如乘其可爲之勢。乃可以濟其事。凡農之治田。雖有鎡基之備。不如待其可耕之時。乃可以利

其用。觀齊人之言。則知王天下者。必有資於時勢矣。吾之言以齊王猶反手者。正以齊有可乘之時勢。眞有至易而無難者也。昔夏后殷周之盛時。王畿之地。不過千里。今齊地亦方千里。固已有其地矣。且民居稠密。鷄鳴犬吠之聲。自國都以至四境。處處相聞。又已有其民矣。有其地。是地不待更爲開拓而已闢矣。有其民。是民不待更爲招集而已聚矣。土廣民稠如此。視彼尺地一民。莫非商家所有者。不亦異哉。乘此國勢。而行仁政。則人民之歸附益衆。土地之開闢益廣。其一統而王天下。誰得而禁止之哉。夫齊以土廣民稠。孟子遂許其易王。若夫四海一統。天下一家。無爲而治。不尤易易乎。雖然。知其易。尤當圖其難。必也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務使深仁厚澤。周浹天下。而不敢以已安已治爲心。然後國家全盛之勢。可以歷萬年而無替矣。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

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此三節書見齊當易爲之時。故能事半而功倍也。孟子又告公孫丑曰。齊之土廣民稠。固有可乘之勢矣。然不止此也。蓋自文武造周以來。至今七百餘年。無有能繼文武而興者。王者不作。未有稀濶於此時者也。與商之賢

聖繼作異矣干戈賦斂無時休息民之憔悴於暴虐之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與商之猶有善政異矣當此之時能行仁政如饑者但得食即以爲美而易爲食如渴者但得飲即以爲甘而易爲飲是恩不必深而感恩者自衆也孔子嘗有言曰德化之流行心相感通其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殆速於置郵而傳王命焉使當今日饑渴之時乘萬乘大國之勢而行悅民之仁政舉其憔悴而蘇之吾知

流行必速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之困苦也故所施仁政之事雖僅半於古人而不必百年不必繼世致王之功必反倍於古人正惟此時爲能然也所謂以齊王猶反手豈虛語哉夫事半功倍之說三代而下其得天下也往往如是然其取之也易故其失之也亦不難則是說也可以進於應運開創之時而不可進於繼世守成之日率作興事皐陶所以告大舜也所其無逸周公所以告成王也後世爲人君者法古人所爲而力行之勿憚其難亦勿狃於易焉可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此一章書見聖賢治心之學也公孫丑問於孟子曰夫子一旦加齊卿相之大位得行其所學之道焉雖由此爲管晏而成霸功爲伊

周而成王業固夫子之所優爲亦不足爲怪矣但任大責重如此不知亦有所搖動於心否乎孟子曰謂我當大任而於心有所動者否也我自四十之時心已不動矣況今日乎公孫丑曰吾聞古有勇士孟賁力能生拔牛角於世畧無畏懼今夫子當大任而能不動心若是則夫子之勇過孟賁遠矣孟子曰如但以無所畏懼爲不動心而不必深論其事此亦何足爲難求之世間往往有其人焉如

告子者。蓋能先我而不動心。不必至四十時矣。夫不動心之學。孟子四十始能。而告子反能先之者。何也。先也者。即所謂助長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是故善爲學者。必循序而漸進。善爲治者。必久道而化成。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

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此四節書見不動心各有其道也。公孫丑問曰。夫子言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敢問人之不動心者。亦必有所以不動之道乎。孟子曰。凡人之不動心者。真似淺深不可一槩而論。然皆各有所以不動之道也。古有勇士北宮黝。彼所以養其勇也。肌膚挺然而不撓。目睛凝然而不逃。推其必勝之心。思以一毫小挫於人。如撻之於市朝之中。必不肯以其小而受之。不惟不受於褐寬博之賤夫。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與刺褐寬博之賤夫相等。殊不見世間有可以畏憚之諸侯。如以惡聲加之。則必以惡聲報之。此其人。身可殺而志不可奪。蓋以必勝爲主者也。吾所謂不動心有道者。此其一也。古又有勇士孟

施舍。彼所以養其勇也。嘗自言曰。我當未戰之時。雖其勢難於取勝。而我視之與可以勝無殊。惟知勇往直前而已。若量敵之勢弱於我而後進兵。慮我之必勝於敵而後會戰。是無勇而畏懼三軍之事者也。我所不能爲也。觀舍此言。彼豈有百戰百克之勇。能爲必勝者哉。但胆氣素定。視不勝猶勝。能無畏懼而已矣。此其人。蓋以無懼爲主者也。吾所謂不動心有道者。又其一也。孟施舍以無懼爲主。

是專務守己者。於儒者中畧似曾子。曾子平日。凡事反求諸己者也。北宮黝以必勝爲主。是專務敵人者。於儒者中畧似子夏。子夏天性狷介。不輕下人者也。夫孟施舍北宮黝此二子者。皆匹夫血氣之勇。亦難定其孰賢。然而就中較量。則孟施舍之所守。爲得其要焉。蓋黝務敵人。是求在人者也。求在人。則有時而不可必。舍專守己。是求在己者也。求在己。則無往而不自由。此舍之所守爲得其要。而

非黝之所能及也。夫黝舍者。孟賁之類也。彼告子者。孟賁黝舍之類也。凡有志於學者。將以學爲聖賢也。而反流於匹夫之勇而不覺。可乎。聖賢之學。本無二道。而異端之說。乃有千岐。始於擇焉不精。終至勞而罔獲。可不慎與。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此二節書。見聖賢相傳不動心之正道也。孟子又告公孫丑曰。吾言孟施舍似曾子。而曾子不動心之道果何如。昔者曾子謂其弟子子襄曰。子好勇乎。夫勇有大小。彼血氣之小勇。不足好也。吾嘗聞義理之大勇於吾夫子仲尼矣。夫子以天下惟理爲可恃。苟反之於自。而理有不直。則其氣自餒。所敵者雖褐寬博之賤。吾安得而不惴焉。苟反之於自。而理

無不直。則其氣自壯。所敵者雖千萬人之衆。吾奮然而往。與之相抗而不懼矣。由曾子之言觀之。孟施舍之所守。雖視北宮黝爲約。然僅在於氣耳。又不如曾子反身循理。其所守者尤得其要也。吾言不動心有道。此則曾子不動心之道也。按孟子不動心之學。其原蓋出於此。所謂縮者。即以直養而無害也。所謂千萬人吾往者。即浩然之氣也。孟子願學孔子。以此求之。思過半矣。惜乎孔孟之言。炳如

日星而後世猶有好高之徒陰入於告子之流而不自知者。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此二節書見不動心之道當內外交相養也。公孫丑又問曰黝舍曾子之不動心吾知其各有道矣敢問夫子之四十不動心與告子之先夫子不動心其道可得聞與孟子曰欲知告子之不動心當觀其言告子之言曰言以明理為達所言而於理不達是不得於言也則當舍置其言而勿求其理於心恐以求心之故而動其心也心以順理為安所為而於心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勿求其助於氣。恐以求氣之故而動其心也此告子不動心之指也就其言而論之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似乎不以所重殉其所輕猶云可耳若夫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一身冥然無主其不可也必矣然所謂可者猶有說焉夫心之有志所以主宰乎身而役使乎氣是氣之將帥也。氣以充滿乎一身而聽命於志是志之卒徒也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我故曰人當持

其志使帥有常尊而又當無暴其氣使體有常充可也彼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但知強持其志豈能無暴其氣乎其為不可則一而已公孫丑未達志至氣次之義又問曰夫子既曰志為至極氣為次之則志重於氣人但當守其志可矣乃又曰無暴其氣而氣亦在所當養者何也孟子曰志氣本不相離持養不可偏廢如志之所在專一則四肢百骸皆隨其運用固足以動乎氣然使氣之所在

專一則心思意念或不及管攝而志亦反爲其所動矣今夫人之步履至於傾跌而蹶者奔走至於急遽而趨者是皆猝然之間氣失其平也而反能震動其心使之驚惕而不寧豈非氣壹動志之驗乎夫志壹能動氣可見志爲至極氣壹能動志可見氣卽次之此所以旣持其志又必無暴其氣也子何以此爲疑哉按持其志無暴其氣者內外交養之學也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又曰愼爾威儀

無暴其氣者愼威儀之謂也孟子蹶趨之說蓋本諸此由蹶趨推之凡盤於遊畋耽於聲色可以動志之類皆蹶趨也聖明之主可不以此爲戒與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閒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此五節書見不動心之學貴於知言養氣而養氣貴於集義也公孫丑問曰告子之不動心固出於強制矣敢問夫子之不動心何所長於告子而能然也孟子曰我之異於告子者有二端焉我於天下之言究極其理而知其是非得失之故則與告子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異矣我於吾所固有浩然之氣能善養之而全其盛大流行之本則與告子之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異矣此則吾所以不

動心之道也丑又問曰氣則一也而夫子曰浩然必有說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浩然之氣惟人自養之自知之未易言也試以其本體言之其爲氣也至大而不可限量至剛而不可屈撓但恐人不能善養之耳誠能自反常直順其自然以養之而不至有所害焉使其至大者猶夫初也至剛者猶夫初也則其氣自然充塞於天地之間矣又試以

其用言之。蓋天地間皆道義也。惟能養吾浩然之氣。則其爲氣也。配合乎吾心裁制之義義所當爲者。氣即助之以有爲。配合乎吾心自然之道。道所當行者。氣即助之以有行。是天地間不可一日無道義。則不可一日無浩然之氣。苟無是氣。即道義所當爲。而無氣爲助。亦委靡退縮而餒矣。然氣之養成也。固足配道義。而其始養也。實有資乎道義。必由平日工夫事事合義。久之則心無愧怍。此氣自

然發生。是乃集義所生者。非一事偶爾合義便可感激奮厲。掩襲於外而取之也。若無集義之功。則所行必有不合於義。而不能慊然快足於心者。心既不慊。則氣亦從此不振。而餒矣。夫心之慊與不慊。由於義之集與不集。則義本心中自有之理。而不在於外明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正以彼言義在於外。而不在於心故也。既以義爲外。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氣。其先我不動心者。不過悍然不顧。襲取之而已。豈眞能不動心者哉。夫孟子言氣必本於集義。言義必歸於慊心。此即大學誠意自慊之學也。能於此求之。脩齊治平之道。思過半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此一節書。見集義者貴於有事。而有事者貴於純全其功也。孟子告公孫丑曰。氣既由集義而生。非由義襲而取。欲集義者。必須有事於義。孜孜汲汲。使所行皆得其宜焉。而又不可預爲期必。使進脩之志。或雜於謀利之私也。常須存此有事之心。不可一時或忘。而又不可躁進欲速。有所作爲。以助其長也。慎無若宋人然。宋人有憂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

以助其長者芒芒然歸謂其家人曰今日吾疲甚矣苗之不長者吾助之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則苗已槁而死矣今天下養氣者始之以期必之心繼之以助長之念其不爲宋人之助苗長者蓋亦寡矣以養氣爲無益而舍之不事者不耘苗者也知氣當養而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於氣而又從而害之是故直養而無害之功則爲我所長耳按告子之學失在助長而後世學者失在不知

有事夫助長者知有事而誤焉者也使一無所事其失不尤甚乎是故學莫患於自棄而志不可以不立也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此一節書見不動心之學必貴於知言也公孫丑又問曰夫子之善養氣既得聞命矣而又曰我知言此謂何也孟子曰凡人言語皆本於心吾因其辭之頗此失彼一偏而詖則知其心見理未明爲私欲之所障蔽故也因其辭之高談闊論氾濫而淫則知其心蔽錮已深爲私欲之所迷陷故也因其辭之違背正論奇僻而邪則知其心惑於他岐與正理判然離異故也因其辭之支吾無定屢變而遁則知其心屈於正理自覺窮極而難通故也夫蔽陷離窮生於其心豈惟言受其病則將害於其政而大綱不舉矣發於其政則亦

害於其事而萬目不脩矣心術一謬綱紀皆差理固有必然者雖後有聖人復起能以一言定天下之是非亦必從吾害政害事之言而不可易矣吾所謂知言者如此若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何足以語此哉此我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也宋臣歐陽脩曰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納之際人主所難蓋左右之人朝夕出入其所譏諫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惟在抑左右陰薦之言採

縉紳公正之論。若脩者誠善發孟子知言之
蘊者與。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
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
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
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
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
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此二節書是公孫丑以聖人推尊孟子而孟

子不敢居也。公孫丑曰。昔孔門弟子宰我子
貢列言語之科。皆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
列德行之科。皆善言己身素有之德行。孔子
兼此二者。然猶不敢全任。曰。我於辭命則不
能也。今夫子既知言則洞晰乎辭命之理。又
善養氣則體備乎德行之實。兼衆賢之所不
能兼。任孔子之所不敢任。夫子豈不既聖矣
乎。孟子聞而驚嘆曰。惡。以我爲聖是何言也。
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
聖者極至之稱。此豈吾所能哉。我但以聖人
之道學諸己而不厭。以聖人之道教諸人
而不倦。如斯而已。子貢曰。學而不厭。必洞知
義理之無窮。故融會貫通。始終無斁。乃所謂
智也。教而不倦。必不見人我之有間。故涵育
熏陶。樂與同善。乃所謂仁也。仁而且智。則體
用兼備。夫子業已聖矣。雖欲辭其名。豈可得
乎。子貢孔子問答之言如此。由此觀之。聖之
名。孔子尚不敢居。子乃以我爲聖。是何言也。

總之聖賢爲學。當仁不讓者。任道之勇。日見
不足者。求道之心。孔子孟子雖造詣微有不
同。其於爲學。則一而已矣。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
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
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
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
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
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

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此三節書是孟子因公孫丑之問而明其志獨宗孔子也。公孫丑問曰。昔者竊聞之。聖人之道備諸己。雖大而無遺。傳之人則分而各得。如子夏子游子張或得聖人之文學。或得聖人之威儀。皆有其一體。如冉牛閔子顏淵。氣質不偏。理義完備。具有聖人之全體。但不能如聖人大而化之。不可限量耳。夫子既不敢比孔子。敢問於此數子何所處乎。孟子曰。

凡人立志須取法乎上。數子雖賢。且姑置之。吾未肯以之自處也。公孫丑又問曰。數子既非所處。若伯夷伊尹二人。夫子於此何如。孟子曰。伯夷伊尹之道與我不同。即以出處一節論之。非可事之君則不事。非可使之民則不使。世治則進而仕。世亂則退而隱。是以清為其道者也。伯夷是也。得君則事。何所事而非君。得民則使。何所使而非民。世治固進而仕。世亂亦進而仕。是以任為其道者也。伊尹是也。若夫可以仕則進而仕。可以止則退而止。可以久則久而留。可以速則速而去。在己無意必固我之私。於世合用行舍藏之妙。是得時中之道者也。孔子是也。此三等造詣各極其至。皆古之聖人。吾所行一未有能焉。但此心則惟願學孔子。因時制宜。揆義理之自然。審事幾之至當而已。我與孔子同道。而夷尹不同也。可見孟子不敢自居聖人。固存心之至虛。而必願學孔子。又立志之至確。凡人

立志必以最上者定其趨向。斯取法不偏。用力不懈。孟子事君則言稱堯舜。自任則願學孔子。誠不敢以次焉者自安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此二節書言聖人之道雖不同。而其根本節目之大者則無不同也。公孫丑問曰。伯夷伊

尹孔子夫子以爲皆古聖人是夷尹二人於孔子無可優劣若是其班乎孟子曰否不但伯夷伊尹自生民以來聖人非一求其道德事功之盛如孔子者未之有也公孫丑又問曰伯夷伊尹固不能與孔子並然既俱爲聖人亦有相同之處與孟子曰相同之處烏得無有假如得百里之地而爲之君土雖不廣彼三聖人之德皆足以慰四方悅服之心副兆庶尊親之望朝諸侯有天下坐致無難若

使行一不義之事殺一不辜之人在他人雖覺甚小彼三聖人之心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功利之念即可以得天下亦不爲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德極其盛心極其正根本節目之大惟在於此是則其所同也可見聖人作用雖有各別本體則無少異然三聖之中獨尊孔子者則以其本末一貫小大兼該聖人至此無有幾微之遺憾觀其同益知其所以異孟子之論聖精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此四節書是言孔子之不同羣聖人以明願學之意也公孫丑問曰夫子謂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敢問其異於夷尹者若何孟子曰此非獨吾言之孔門弟子已先言之矣聖人原不易知宰我子貢有若智識高明皆足以知聖人即使自處汙下欲推崇其師亦決不至阿私所好而空譽之則其言之可信明矣宰我之言曰自古聖人首稱堯舜然堯舜以道治天下勳業在一時夫子推堯舜之道以教

萬世之天下勲業在萬世以予觀之賢於堯舜遠矣子貢之言曰古來聖人不一要皆可考而知如禮所以飭政見其所制之禮或煩或簡則當日之政尚質尚文可知樂所以象德聞其所作之樂或善或美則當日之德性之反之可知由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鑒別者但見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吾夫子以一身備帝王之政以一心兼神聖之德者也有若之言曰我嘗擴觀天下豈

惟民哉即如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爲飛爲走爲山爲水不可謂之非類也聖人之於民有形有性俱受之於天亦同類而已但聖人能踐其形能復其性雖與衆共生而夐然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耳以我觀之自生民以來出類拔萃之聖人非一未有如孔子之盛者也三子之言如此則孔子之爲聖自古莫及豈獨伯夷伊尹乎此吾所以願學也按戰國時邪

說橫行人皆溺於功利孔子之道不明故孟子因公孫丑之問既自言知言養氣之功復言願學孔子以見其淵源有本後世始知孔子之道眞可以治天下國家無不尊王黜霸則皆孟子之言發之也其有功於聖道豈不大哉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

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此一章書是論王霸之公私不同而人心之感應亦異也孟子曰世之論治者率以王霸並稱而不知其公私之辨以土地甲兵之力假仁之名以濟其私則謂之霸霸者必有大國乃可以成一匡九合之業若以大公至正之德行救世安民之仁則謂之王王者不待有大國自可以朝諸侯王天下故湯之王以

七十里之亳。文王之王。以百里之岐周。此其明驗也。王與霸既不同。故人之應之者亦各異。彼霸者之以力假仁。亦足以服人矣。然非眞心愛戴。特迫於強大。力不能抗。不得已而服之耳。若王者之以德行仁。人之服者中心愛慕。喜悅發於至誠。無所勉強。卽如七十子之於孔子。初無勢力位號之聯屬。而周流窮困。相從不舍。無有異也。大雅文王之詩曰。王者之化。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所思而不服。

此正王者以德服人。而天下皆心悅誠服之謂也。彼霸者何足以語此哉。從來王霸之論。未有若孟子此章之明切者。可見得天下全在仁。不在力。三代而下。如漢唐宋之賢君。以寬代虐。務愛惜百姓。與天下休養生息。皆享國長久。彼行事之近於王者且然。況實以德行仁之王者乎。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此一章書。是言有國者。榮辱皆由於己。不可不自勉於仁。而此二節。先卽惡辱之情。勉以強仁之事也。孟子曰。好榮惡辱者。人之常情。不知榮辱無常。惟人自取。人君能奮發爲仁。則身尊國顯。不期榮而自榮矣。若安於不仁。則身危國亂。不期辱而自辱矣。夫不仁既足以致辱。今惡辱而反居不仁。是必不能免于

辱。猶惡濕而反居窪下之地。必不能免於濕也。人君如誠惡之。則莫如去不仁而爲仁。不自挾其貴。而貴者惟德。不自恃其尊。而尊者惟士。賢者使在輔弼之位。而匡君正俗。能者使在百司之職。而趨事赴功。幸而國家閒暇。無敵國外患之憂。及是時。君臣上下。益加兢惕。脩明其政。凡大綱小紀。秩然不亂。脩明其刑。凡五刑五罰。咸得其平。如此則用人行政。孜孜汲汲。惟務脩德以自強。根本既立。威命

自振。雖有強大之國。必且翕然畏服拱手而聽命矣。何榮如之。由此觀之。治天下國家。不可一日不從事於仁。賢能卽行仁之人。政刑卽行仁之具。閒暇卽行仁之時。然三者之中。時尤難得易失。人但欲坐享太平。偷安無事。不知在上者旣厭倦萬幾。在下者卽養交持祿。人才銷歇。紀綱隳壞。禍患無不從此而起。昔人以晏安比之鴆毒。豈虛語哉。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此四節書申言榮辱之所由致。無不本諸己也。孟子曰。人君欲強仁以求榮。則當及時以圖治。昔周公作鴟鴞之詩。託爲鳥言曰。及天未陰雨之時。往取彼桑根之皮。以補葺巢之

牖戶。使之堅固。以避陰雨之患。今此在下之民。其或有擊射而侮予者乎。孔子讀詩而讚之曰。爲此詩者。其知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之道乎。夫人君能及時而治其國家。如鳥之及時而爲巢。則無隙可乘。誰敢侮之。詩與孔子之言如此。仁則榮之說。不益信哉。今之爲國者。不知深謀遠慮。思患預防。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以縱欲。怠傲以偷安。君臣上下。政荒而不問。刑虐而不恤。其不仁如此。則國非其國。而侮之者至矣。是自求禍也。何辱如之乎。觀仁之榮。知福所由臻。觀不仁之辱。知禍所由集。仁不仁由己。則榮辱豈自外至。可見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大雅文王之詩曰。爲人君者。知天命不易承。而反身克己。長思與之配合。則天心丕佑。盛大之福。皆其所自致矣。商書太甲之篇曰。己無罪而天降之災。或猶可避。自爲不善而陷於禍。則決不可得生。詩之言。卽福自己求之謂。書之言。卽禍自

己求之謂也。好榮惡辱者可不醒哉。可見天命不常常於有德。降祥降殃皆人事所感召。斷斷不可委之氣數以自寬其責。昔唐臣李泌告君曰。天下人皆可言命。惟人君不可言命。若一言命。則政事皆無用矣。此誠千古至言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

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此一章書是以實行王政望時君。而先舉王政之當行者詳列之也。孟子曰。天下之大勢在人心。而人心之向背。則惟在其君之行政。如賢能之士君所賴以共治其國者也。於賢則尊禮之。使有德者盡其匡弼。於能則器使之。使有才者展其猷爲。如是則俊傑濟濟莫不在位。天下之士皆悅我用人有道。而願立於其朝矣。至於交易有無有市區焉。所以爲國通財貨。若逐末者多。則使各出市宅之租以抑之。而不更征其貨。若逐末者少。則但治以市官之法而已。並不稅其廛。則天下之商皆悅吾立法之便。而願藏於其市矣。道路出入有關焉。所以爲國備非常。不過設此以稽察往來之傳節。防杜奸宄而已。不征其貨稅。則天下之旅皆悅吾柔遠之義。而願出於其

路矣。農爲國之本。耕者終歲勤動。最宜軫念。但倣井田之法。使八家合作。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之入。則天下之農皆悅吾薄斂之政。而願耕於其野矣。居民所以實其國。其民旣有恒業。則非游民。其所居旣爲積貨之廛則非曠土。諸如夫家之征。一里之布。本以懲游民曠土者。槩不征之。則天下之民皆悅吾厚下之仁。而願爲之氓矣。王政行而人心附有如此者。總之天下雖大。不外此五者之人。

而五者之中士爲尤急。蓋佐人君創制立法使商賈行旅耕農居民各得其所者全在賢能俊傑。故行政乃得人心之本。而用人又行政之本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一節書是言行王政之必王也。孟子曰。王者之政。能使士農商賈居民行旅無不歸心如此。特患今之人君不肯實心舉行耳。果能行此五者則政事修明恩德旁浹。其所感被豈但本國之民歡忻愛戴尊之親之。凡鄰國之民無不懷樂土之思切來蘇之望皆仰之若父母矣。既仰之若父母則鄰國之民無異我之子弟。假如鄰國之君欲率其民以攻我是率其子弟以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無此悖逆之理。其斷乎無濟可知。如此則天下之大安有與我爲敵者。夫至無敵於天下則是膺天命而爲天吏。凡逆天害民之國皆得而征討之。兼弱攻昧取亂侮亡無非恭行天罰。東西朔南何向不服。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夫王天下在得人心。得人心在行王政。孟子既屢言之。此又決言行王政之必王。以見其必不可不行。然人心得之甚難。失之甚易。有一政不舉。即有一民不附。未有天下。當思人心得之之難。既有天下。當思人心失之之易

則久安長治千萬年丕基不拔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此一章書是勉人君法先王行不忍人之政也。孟子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爲形即稟天地

生物之理以爲心。凡見人不得其所。即有一不忍之心萌動於中。此固不分聖凡。無不同具。但人雖有是心。率爲物慾所蔽。不能推而達諸行事。惟先王則全體流通。觸處周徧。不忍人之失養。則制田里。教樹畜。即有政以厚其生。不忍人之失教。則設學校。明禮義。即有政以復其性。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隨感隨應。隨應隨足。天下雖大。其治之也。不猶運諸掌上之易乎。先王能全其皆有之心

如此。夫天下之人。至不齊矣。天下人之與先王。甚懸絕矣。而謂其皆有不忍人之心者。於何見之。是當於猝然發露之頃。觀其自然莫強之意。有如今之人。乍見一無知之孺子將入於井。無論賢愚。必爲之怵惕而驚懼不寧。惻隱而傷痛甚切。此其心。初非爲內交於孺子之父母而結好也。非爲要譽於鄉黨朋友而掠美也。并非惡居不仁之名。而懼人之訕議也。動於不容已。而發於不及覺。不知其然而然。亦不期其同然而無不然。此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人人有是心。先王亦不過有是心。先王有是心。遂成其爲先王。凡人有是心。僅成其爲凡人。但以先王能行。凡人不能行耳。然則人主欲法先王。苟非以實心行實政。使天下之民。無不實被其澤。雖有仁心仁聞。亦何益哉。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此四節書是推言四端之心。皆人性所固有。而見擴充之功。不容已也。孟子曰。由乍見孺

子入井一事觀之。可見無惻隱之心。天下必無是人。人皆有惻隱之心可知。推之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或有所感而卽動。或因所觸而卽形。無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天下亦必無是人。人皆有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可知矣。然是四者之心所以感卽動觸卽形者其故爲何。蓋惻隱非他。吾性中固有是慈愛之眞。肫然不容已。仁之端也。羞惡非他。吾性中固有是裁制之宜。截然不可紊。義之端也。辭讓非他。

吾性中固有是謙恭遜順自然之品節。禮之端也。是非非他。吾性中固有是分別去取不爽之衡鑒。智之端也。有是性。卽有是情。是四端爲人人之所共有。卽爲人人之所皆能。人心之有四端。猶人身之有四體也。乃或自謂不能而不反求諸己。是自賊而已。或謂其君不能而不責難於君。是賊其君而已。夫人而可自賊乎哉。事君而可賊其君乎哉。誠使凡有是四端者。果能自加察識。卽從一念之感動一時之發露。推而擴之。使其無念不然。無時不然。以充滿其全量。將見四者之心。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沛然勃然。有不可遏塞者矣。苟至於能充之。則仁義禮智之用。自然推行各當。暨訖無外。四海雖大。足以保之而無難。苟不充之。則性分既虧。彝倫日斁。雖至親若父母。且不足以事之。況四海乎。是知人君有是心。始則患在不能察識。旣察識。則又患在不能擴充。孟子告梁惠王。卽不忍民饑一

事。引之以王道。告齊宣王。卽不忍觳觫一念。引之以發政施仁。無非欲其察識此心。以盡擴充之功。而梁齊之君雖知之而不能行。故孟子至此。又痛切言之。其詞愈危。而其意愈切矣。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此一章書是勉人擇仁而處盡反求諸己之功。而先卽其不可不擇者言之也。孟子曰。天下之人同此心卽同此理。及其習尙一殊。而善惡遂至懸絕。卽以一技言之。彼矢人之心。豈不仁於函人之心哉。乃矢人以矢爲業則專精於矢。惟恐矢之不利而不傷人。函人以甲爲業則專精於甲。惟恐甲之不堅而傷人。巫利人生。匠利人死。亦復如是。可見術之於人所係甚大。習於仁則仁。習於不仁則不仁。

故不可不愼也。孔子有言曰。習俗移人。賢者不免。里有仁厚之俗。擇居者尙以爲美。人若擇術而不於仁。是不知美惡之別。焉得爲智乎。由孔子之言思之。仁之爲道。自天所與而言則天地生物之心。得之爲最先。所以統四德該萬善。而爲良貴之首。乃天之尊爵也。自其在人而言則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爲日用所當處而不可暫離者。人之安宅也。莫爲之禦而自不處仁。是有尊爵而棄之。有安宅而舍之。是非顚倒。不明已極。雖欲不謂之不智。豈可得哉。蓋性相近。習相遠。人若隨俗習非。不知其惡而自陷於惡。所以古之聖王兢兢業業。屛奇技淫巧。遠宦官宮妾。日求讜言。日親正士。惟恐稍一狎近不義。卽爲外物蠱惑。爲聖爲狂。所分在此而已。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此三節書是勉人之自力乎仁也。孟子曰。夫不智則不能擇仁而處。卽爲不仁之人矣。不仁之人。自然嗜慾錮蔽。私累蒙惑。益以不智。至於不智而禮之孰合孰違。義之孰當孰否。皆不能察。亦遂無禮無義。四者俱無。則人道已喪。自置其身於卑賤之地。天下之有德無德者。皆可以役使之。是爲人役而已。旣爲人役。雖有愧恥之心。終不能免。譬如弓人而恥

爲弓矢人而恥爲矢。即欲不爲弓矢。豈可得哉。如恥爲人役。而必求所以免之。亦無他術。莫如反其不仁而爲仁耳。蓋仁者之於仁。猶射者之於射。必內正己之志。外正己之體。極其審固而後發矢。發而不能中。則不怨人之能中而勝己者。惟反求諸己。內外之體有不正而已矣。爲仁由己而不由於人。何以異此。一爲仁而智與禮義無不畢具。天下方宗而仰之。又奚人役之足憂乎。蓋天下之道二。出

乎仁則入乎不仁。仁則有安富尊榮之樂。不仁則有敗亡僇辱之苦。然仁初不待外求。能發憤自強。反諸己而具足。特患人不肯立志耳。故孟子危言以激之。復正言以勉之。無非欲其立志以自強而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此一章書是言取善不可不極其量也。孟子曰。古昔聖賢不一。而好善之心則同。聖門子路。人告之以過則喜。得聞而改之。其樂於遷善如此。夏王大禹。聞人之善言。則屈己拜而受之。其樂於受善如此。若夫有虞大舜。規模氣象視由禹更有大焉。舜視此善本天下大共之理。故以天下之善。公之天下之人。而與同之。不存一己之見於心。而虛心以從人。不

知善之在己也。不存一人之見於心。而見人之善則樂取之。不知善之在人也。形迹俱泯。物我兩化。融融然同處一善之內。自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以至登庸而爲天子。無在非取於人以爲善。其樂善之至。窮達不移。終始無間又如此。由今思之。舜取人之善以爲己善。雖未暇代爲人計。然天下有善者以見取爲榮。益日進於善。未有善者以不見取爲辱。亦思共勉於善。是與人爲善者也。至

於與人爲善則是成已而即成物獨善而備兼善有如天覆地載無不生成長育君子之善莫大於此取善之量必如是而始盡哉蓋嘗論之人君如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日月雨露雷霆霜雪各司其職惟成一天之善人君之道淵默無爲然兵農禮樂工虞水火各效其能亦惟成一君之善若稍吝容納或疑其沽名市美則人皆消沮伏匿不敢自獻其善人君雖欲爲善從何取之故孟子從由

禹上溯大舜以見善不可不取取善又不可不極其量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處世貴乎中正無取一偏之行而此先言伯夷之偏於清也孟子曰商周之間有伯夷者其生平制行惟一於淸非可事之君則弗事非可交之友則弗友故其時國君有不善者必不肎立於其朝國人有不善者必不肎與之言使其立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則一息不能自安如衣朝衣冠朝冠坐塗炭之內其疾惡之嚴如此推其心非獨不與惡人言而已雖與鄉人並立其冠不正不過偶然之小失必望望然急去之若將

汚累及已又非獨不立惡人之朝而已雖諸侯卑躬折節善其辭命以交接之禮至亦必拒之不受其所以然者以就之即不潔必至降吾志而辱我身故斷斷然弗屑已吁觀夷之處世無一可與之人然則非黃農虞夏果無託足之地哉惟其若此所以爲伯夷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

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此一節書是言柳下惠之偏於和也孟子曰魯之大夫有柳下惠者其生平制行惟一於和有君則事之雖汙君不以爲羞有官則居之雖小官不以爲卑其進而仕也不自隱其賢而事人必以其道其不用而遺棄無怨尤之色甚至於阨窮亦無悲閔之意常自言曰凡人立身各有本末爾自爲爾我自爲我卽

使袒裼裸裎露其形體在於我側爾自無禮耳安能汙及我哉是以由由然不見一毫圭角日與衆人偕處惟期自不失其正而已雖當欲去之時有畱而止之者卽從之而止其所以然者視天下無一不可事之君無一不可居之官幷無一不可並處之衆何所區別較量於其間正不必以去爲潔而屑屑自明其是已吁觀惠之處世超然進退窮達之外主於和光同塵雖辱身降志不以爲屈惟其若此所以爲柳下惠與。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此一節書是論古人制行未免一偏不可爲處世中正之準也孟子曰吾由伯夷觀之其嚴潔難犯雖纖微細過不肯包容可謂清之至矣然以自律其躬則可若以槩責天下則失於太苛孰非斯人之徒而忍子孑焉槩擯絕之乎謂之爲隘所不免矣吾由柳下惠觀

之其平易諧俗無人不可交接可謂和之至矣然應世固貴通融而廉隅禮度豈可盡廢但云己不失正人之是非可否一槩聽其自然不幾以世爲玩乎謂之不恭所不免矣夫君子處世自有大中至正之道淸而不刻和而不流故人人皆可率循就夷惠所造非不自成獨至之詣然有意爲夷則欲效其清適得其隘不至矯世違俗不止有意爲惠則欲效其和適得其不恭不至同流合汙不止故

曰君子不爲也。孟子生平仕止久速。一以孔子爲準。此論夷惠之偏而願學之意隱然言外。觀其在當時宋薛之餽則受齊之餽則不受季任儲子之交則不廢。而與王驩同使則未嘗交一言。斯誠處之各得其道後世所當取法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五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六

孟子 上之四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此一章書是言有國者以得人心爲本。而先舉天時地利之不足恃者言之也。孟子曰。自古人君保邦制勝不可少者其術有三。一曰天時。干支時日占候吉凶是也。一曰地利。山川城隍設險守國是也。一曰人和。上下相親民人愛戴是也。自我論之。天時乃適值之會地利有可據之形。天時不如地利。地利猶虛設之形。人心乃固結之本。地利又不如人和。何以見天時不如地利。有如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地雖至小。然或敵人環向而攻。不能勝

者有之。夫以環而攻之之久。豈無值天時旺相之日。而卒不能勝者。則氣數難盡憑。而形勢爲有據也。是天時不如地利也。何以見地利不如人和。有如強敵來攻。我之城非不高。池非不深。且城池中之兵甲非不堅利。米粟非不饒足。然衆叛親離。一民不肯效死。舉此四者棄之而去。險固雖在。孰與君共守者。則民心既渙散。而地勢無常險也。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是知失人和。非獨天時無用。地利亦

無用。得人和。則天有時。人卽乘之。地有利。人卽據之。二者又俱與王之藉矣。况時不時在天。利不利在地。人之和不和則在我。奈何舍其可必。而反求其不可必者乎。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此二節書。是極言人和之效。以見得人心不可無道也。孟子曰。天時地利。不如人和。然則有國者所急。孰如人心哉。故曰。封疆所以域民。然域民實不在封疆之界。山谿所以固國。然固國實不在山谿之險。兵革所以威天下。然威天下實不在兵革之利。所視者人心去就何如耳。果能得其道。則羣情愛戴。自然親上死長。爭先效力。而助之者多矣。若一失其道。則衆志乖違。自然上下携貳。各不相顧。而

助之者寡矣。極寡助之所至。雖其親戚。無不離心離德。相率叛之。况其遠者乎。極多助之所至。雖天下至廣。無不聞風慕義。翕然順之。况其邇者乎。如此而有時用兵。以行攻討之事。則是以天下所順之君。攻親戚所叛之國。不戰則已。戰則安有不勝者。又何待乎天時地利哉。蓋民心之去就。國家之勝敗存亡。卽決於此。孟子此言。雖爲戰國時君發。實萬世有天下者之龜鑑。取天下固在得人心。守天

下尤在得人心然人心不可以美言市不可以小數結確有其得之之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用人行政總不出乎此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

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此一章書見孟子守禮自重之意而其門人子弟皆不喻也孟子在齊國居賓師之位未嘗食祿爲臣齊王待孟子與孟子自待其禮自與臣下不同一日將朝齊王齊王不知使人來曰寡人欲就見夫子偶有寒疾不可以風詰朝將視朝不識夫子惠然肯來使寡人一見乎齊王不肯就見孟子使人相召直欲以臣禮屈之矣孟子不欲應其召復不欲斥言其非故權辭應之曰不幸亦有疾不能造朝又恐齊王不悟以爲眞疾次日遂出弔於齊大夫東郭氏之家公孫丑疑而問曰夫子昨以疾辭今日出弔毋乃不可乎孟子曰昨日有疾故不能造朝今日疾愈故可以出弔如之何不往哉孟子出弔之後齊王使人問疾醫來診視孟子之弟仲子自以己意對曰

昨者王召夫子適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疾小愈恐違王命趨造於朝不審已至否乎孟仲子既以此言復使者乃使數人要孟子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夫孟子爲賓師禮不可召有難於自言者故借出弔一事微露其意庶幾齊王聞之翻然覺悟悔其來召之非乃一不喻於公孫丑再不喻於孟仲子及門子弟尚且如此何況齊王哉總之上之待下與下之事上皆不可不各盡其禮後世

有臣無賓師。君曰尊。臣曰卑。臣下之能如孟子守禮者益少。故必君以禮待其臣。然後臣能以禮自待。此孔子之告魯公。必君使臣以禮。而後臣事君以忠也。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

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此一節書是孟子自言敬王之大。以曉齊臣也。景丑氏。齊大夫。孟子辭疾出弔。正欲使齊王知其非眞疾耳。乃孟仲子不以實對。而要其必朝。則失孟子之本意矣。庶幾猶可藉景丑氏以達之齊王也。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不喩其意。而責孟子曰。內而家庭。則有父子。外而朝廷。則有君臣。人道之大倫也。父子情親。則以恩爲主。至於君臣分嚴。則以敬爲主。丑見王之致敬於子也。未見子之所以敬王也。孟子因曉之曰。惡。子以我爲不敬王。是何言也。敬不在趨承之小節。而在陳納之大端。今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非不知仁義之爲美。其心以爲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誠不敬之大者矣。夫所謂仁義者。卽堯舜之道也。我平日所進說於王者。皆堯舜脩己治人之道。一切權謀功利與堯舜之道相

戾者。不敢以陳於王前。蓋望王之爲堯爲舜。而不欲王苟且以圖治也。齊人孰有如我敬王者乎。而奈何以不敬加我哉。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

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此二節書是因齊臣疑不赴召之非。而言召見者之慢德也。孟子於齊處賓師之位。故不以趨命爲敬。而以陳善爲敬。景子不知。而終以臣禮責之曰。否。吾謂子之不敬王。非不與言仁義之謂也。謂於禮有未盡耳。禮曰。人子承父之召。則唯而無諾。人臣當君命來召。則不俟駕而行。今子固已將朝也。聞王命來召

而遂不果朝。宜與夫不俟駕之禮。若不相似然。以是爲不敬也。孟子曉之曰。我之意豈如子之爲是言與。曾子嘗曰。晉楚大國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當之。非有加於仁也。彼以其爵。我以吾義。當之。非有加於義也。吾於彼更何慊然未足乎哉。曾子之言如此。夫豈不合於義。而曾子言之。是或有一種道理也。蓋通天下之人。皆以爲尊者有三。爵位顯榮。其一也。年齒高大。其一也。道德隆盛

其一也。朝廷之上。以貴治賤。莫如爵。鄉黨之中。以少事長。莫如齒。至於輔理一世而致乂安。長率萬民以起教化。則莫如德。夫所謂德者。卽曾子所謂仁義也。所無慊於晉楚之君者也。惡得有其爵之一。以慢其齒德之二哉。王之召我。宜耶否耶。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

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此二節書是舉古君臣。以明不召見之義也。孟子曰。我謂王之不當召我者。豈自爲尊大乎。蓋審乎人臣以身輔主之原。非徒恃勢位者之可與圖治耳。故從來將大有作爲之君必虛己下士。而有所不召之臣。如於朝野大事。欲有所商確。則枉駕而就之。何古之人臣必欲其君之致敬盡禮如是哉。誠以其君尊奉其德。愛樂其道。如是而後求治之志切。任

賢之心誠乃可與有爲不如是尊德樂道則不足與有爲也自古大有爲之君成王業者莫如湯成霸業者莫如桓公而其所不召之臣則伊尹與管仲是也湯之於伊尹能尊尹之德樂尹之道從受學焉然後用以爲相而臣之故伐夏救民之事伊尹身任而與湯爲之遂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能尊仲之德樂仲之道從受學焉然後用以爲相而臣之故九合一匡之事管仲身任而與桓公爲之遂不勞而霸然則欲致王霸之業者舍尊德樂道其安從哉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此二節書是言時君不足有爲而處賓師之位者必不可召也孟子曰湯與桓公所由成王霸之業皆以尊德樂道之故今天下土地

相類德教相等莫有能創建非常而超出乎時君之上者此其故可知矣無他列國之君大都以富貴驕人而不能屈己下士彼奔走順承爲我所教誨者則好以爲臣焉彼道德自重爲我所受其敎誨者則不好以爲臣焉此所以無不召之臣而不得與王致霸以至終莫能相尚也然則君之於臣獨奈何以召爲其事耶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一皆學焉而臣不敢召之來見夫所以不敢召者以其不可召也伊尹爲元聖其不可召宜矣若夫管仲一霸者之佐耳且猶不可召而況其德其道更不屑爲管仲者乎可無惑乎不赴王之召也孟子在齊賓道也非臣道也齊王但可就見而不可以召見故孟子始而辭疾繼而出弔繼而宿景丑氏反復論辯無非明不可召之意信乎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

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

此一章書見君子之辭受各當於理也。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價兼倍於常者。鎰二十四兩。

陳臻問於孟子曰。大凡餽同則辭受宜無不同。前日夫子在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及在宋餽七十鎰而夫子受之。及在薛餽五

十鎰而夫子又受之。若以前日不受齊之餽爲是則今日受宋薛之餽非也。若以今日受宋薛之餽爲是則前日不受齊之餽非也。均之一餽也。而受不受旣殊。則是與非存焉。竊以爲夫子必居一非於此矣。孟子曰。辭受何常在審乎理而已。理所當辭是以辭齊之餽而不受。理所當受。是以受宋薛之餽而不辭。要之皆不失爲是者也。子何以異同爲疑耶。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此三節書言在齊宋薛所處不同故辭受各異也。孟子曰。我謂辭受皆是。何以言之。當在宋時予將有遠方之行。凡交際之禮。遠行者必有贐以資道途之費。宋君致餽之辭曰餽我以贐。則是餽爲遠行而設也。予何爲卻之而不受。當在薛時。予適有戒備之心。凡賢者

居人國。則國君保護而周給之。使無不虞之患。薛君致餽之辭曰。聞有戒心。故其時爲兵餽此金。則是餽又爲戒心而設也。予何爲卻之而不受。若於齊則於遠行戒心之事皆未有所處也。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財貨結之也。衆人動於利欲。不免爲貨所取致。焉有守義之君子。而可以爲貨所取致乎。然則受者固不可爲非。而不受者又安可爲非。是哉。孟子於辭受之間。一無所苟如此。則凡君子立身

之大節可槩見矣。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

此一章書見君臣當各盡其職也。孟子在齊。適往平陸邑中。見年歲饑荒。百姓多死亡流散。因謂其治邑之大夫孔距心曰。凡事各有

職守。假若子之執戟而出之士。當行師之時。一日間三次離失其行伍。則以兵法誅之否乎。距心曰。失伍之誅。法所不宥。何待於三。孟子直責之曰。官之有職。猶士之有伍。然則子之失職。一如士之失伍也。亦多矣。朝廷設官分治。必使民得遂其生。得安其業。而後可以告無罪於君焉。今凶年而水旱疾疫之交作。饑歲而稻粱黍稷之不登。子之民老羸展轉於溝壑而死。壯者散而之四方以謀食者。不知其幾千人矣。爲民牧者。不能恤民。而使一至於此。其曠廢職守。與失伍何以異乎。乃距心猶不知而自諉曰。夫身爲民牧。豈不以軫恤民艱爲事。無如欲發倉廩。有發之者。欲緩征輸。有緩之者。此其事非距心之所得專爲也。何獨以爲距心罪耶。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

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此二節書見孟子一言。能使齊君臣皆自知其罪也。孟子因孔距心之諉罪。而更責之曰。子以事由君上。不得自專。遂以此諉罪。豈受托之道乎。今設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人牧養者。則必向彼求畜牧之地。與餧飼之芻。然後可身任其事。其或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將以此牛羊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視其死而悍然

不顧與子之爲王牧民亦猶是也殆有不得辭其咎者矣由是距心曉然曰始而不求所以養之繼而不知以身去之此則距心之罪也孟子欲以警醒齊王故他日見於王曰凡人之失其職而不知者比比也王之爲治於都邑者臣素所識知有五人焉五人之中能知其失職之罪者惟孔距心一人而已於是卽所以責距心與距心所以自責者悉爲王誦述之亦庶幾冀王之覺悟耳王果自任其

罪曰人君能愛養斯民則臣下之奉行自力今百姓不得其所有司不得其職皆由寡人之罪也齊君臣聞孟子之言而無不知罪如此宜可以興道致治矣然終不能改惜哉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此一章書見君子之進退久速各有其道也蚳鼃齊大夫靈丘齊下邑士師掌刑之官孟子謂蚳鼃曰人臣處疎遠之地則嘉言難於上達子之辭靈丘而請爲士師實於理近似也爲其爲近臣而可以諫刑罰之不中也推是心也宜其卽有所建白而不待於遲久今在位既數月矣其於刑罰之得失當亦聞之

熟矣豈其一一皆中而未可以言與蚳鼃激於孟子之言乃進諫於王而王不能用遂致其爲臣之職事而去齊人有譏孟子者曰當言而使之言當去而決於去所以爲蚳鼃則善矣至於道既不行去又不決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何其明於爲人而闇於自爲乎孟子弟子有公都子者述齊人之言以告孟子曰進退之間自有當然之理吾聞之也人臣於兵刑禮樂各有專司是謂有官守者惟盡

其職乃可居其官若受制於君而不得盡其職則去人臣於利害得失皆許入告是謂有言責者惟行其言乃可任其責若見阻於君而不得行其言則去蚳鼃有官守言責者諫而不用其去宜矣我於齊既非以官爲守又非以言爲責者也可以進而進可以退而退豈不綽綽然寬舒而有餘裕哉安得以蚳鼃之去而遂議我之不去也孟子於齊居賓師之位而未嘗受祿故其言如此蓋於去就之

閒審之有素豈齊人所可妄議哉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此一章書見君子待小人之道也蓋齊下邑王驩齊之嬖臣孟子於齊雖不受祿而嘗受客卿之職適當滕國有喪齊王使孟子往弔又使蓋邑大夫王驩爲副使以輔其行宜於禮儀之事不能無兩相計議矣乃王驩朝暮進見由齊至滕之路去而復反終未嘗與言所行之事也其待之之嚴如此豈不以王驩非可與言之人而拒之哉公孫丑不知而問曰凡人勢分相懸或周旋未久則兩情未洽而言有難盡大夫而攝齊卿之位其位不爲小矣自齊以適於滕之路其路不爲近矣卒之從往以及於反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孟

子有難以顯言者乃婉辭答之曰使事有失不能不與之言夫彼從行之有司既或治之而得其宜矣予尚何復與言哉易曰君子遠小人不惡而嚴觀孟子所以待王驩者其卽孔子之所以待陽貨者與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

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此一章書見人子當自盡其心也。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孟子在齊。有母之喪。從齊歸葬於魯。仍反於齊。而止宿於齊之嬴邑。充虞問曰。前日夫子有母之喪。不知虞之不肖。使虞董治作棺之事。其時喪事嚴迫。虞有疑而不敢請問。今願竊有請也。所用之木。若似乎太美然。未知夫子何心。而如是其過厚也。孟子曰。喪葬之從厚。本之先王之制。非自今日

始也。上古法制未備。凡為棺槨無一定厚薄尺寸之度。中古時周公制禮。棺木以七寸為準。棺外之槨。亦與相稱。自天子至於庶人共之。非直為觀視之美也。必如是堅厚而可以歷久遠。然後於人子之心為稍盡耳。何疑於木之美也。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此三節書申言送終之禮宜從厚也。孟子曰。吾之所以美其木者何哉。人子於喪葬之禮。孰不欲厚於其親。使此心愉悅。而靡有遺恨。然有分所不得盡。則限於法制。而不可以為悅。力所不能強。則屈於財物。而不可以為悅。若使法制之所當得。而又財物之所優為。古之人皆用以厚葬其親。吾非人情乎。何為其獨不然。且為死者與土相接。求其附於身者

堅厚久遠。無使土得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無所憾乎。苟得盡其心。而不期自盡。是為天下愛惜物力。而薄於吾親也。吾聞之也。君子不為惜此天下之物。而儉於其親。然則吾之美於其木。蓋考之古制。度之人心。合之君子所以待親之道。而有不能自已者。而非為過舉也。可見人子於喪葬之際。設不能自盡其心。即有抱恨無窮者。而忍云儉與。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此一章書見人君當以義興師也燕王子噲讓國於其相子之燕國大亂齊君臣欲乘其亂而伐之於是沈同遂以其私意問於孟子曰以燕之亂可舉兵伐之與孟子據理斷之

曰可諸侯土地人民雖傳之先君實受之天子非奉天子之命子噲不得以燕擅與諸人子之亦不得遽受燕於子噲與者受者俱不爲無罪也譬如有仕宦者於此而子悅之不請命於王而私與以吾子所食之祿所居之爵夫彼從仕之士亦未膺王命而私受祿爵於子揆之於理其可乎燕君臣私相授受何以異於是以彼無道之國而興兵問罪誰曰不宜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此一節書見伐國者宜奉行天討也孟子答沈同之問亦就燕論燕而非勸齊伐燕也及齊人伐燕或人以討出孟子乃問曰齊之伐

燕聞夫子實勸之有諸孟子曰未也其謂我勸者亦有由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君臣私相授受亂常已甚伐之何疑彼遂以吾言爲然而伐之也彼如復問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奉行天討而爲天吏者則可以伐之譬如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殺人之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殺人者死殺之何疑彼如復問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奉行國法而爲士師者則可以殺之今燕有

可伐之罪而齊非伐燕之人以齊伐燕猶以燕伐燕也何爲勸之哉由此觀之征伐之道在順乎人心以合乎天意則正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

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此一章書見人臣當勉其君以遷善改過也齊取燕之後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由是乃畔齊王曰吾於燕人之畔始信昔日孟子之言果爲不謬今殊覺見之而有愧焉此固齊王悔悟之心正可與爲善之機也齊大夫有陳賈者乃爲逢迎之說曰王無以此爲患焉

請問王自以爲與古周公較孰仁且孰智齊王曰惡我安得與周公較是何言也陳賈曰王之重視乎周公重視乎其仁智耳武王克商立紂子武庚於殷周公使管叔監守殷國成王初年管叔與武庚同謀畔周假使知管叔之畔而使之是陷管叔於死而不仁也假使不知管叔之畔而使之是無先幾之哲而不智也仁智周公猶未之能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孟子而爲王解之王何慙之有陳賈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如人也孟子曰古之大聖人也陳賈曰周公使管叔監守殷國管叔與殷武庚畔周有是事否孟子曰然陳賈曰周公先知管叔之將畔而故使之與孟子曰以理斷之必不知也陳賈曰周公爲大聖人宜其於仁智兼盡而無有過矣乃猶不知而誤使管叔然則聖人且未盡善而有過與陳賈言此蓋特爲齊王解耳孟子曰聖人雖若有過不知其爲天理人情所自至而非猶夫

人之過也周公於管叔爲弟管叔於周公爲兄以愛兄之心爲任使之事詎忍逆探其兄之姦而棄之耶周公之過不亦所當得者乎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此一節書責陳賈導王文過之非也孟子責陳賈曰人孰能無過而所以處過者古今人不相若也古之君子設或有過則改之以即

於善今之君子設或有過則順之以遂其非古之君子當其有過不事掩飾如日月之方食而民無不見之及其改圖復於無過如日月之復明而民無不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而已又從而爲之說辭以著其有餘而掩其不及此古之君子所以雖有過而不害於過今之君子所以一有過而終溺於過也然則愛人者可不以古人期之而乃教以今人之所爲哉蓋人臣事君當以陳善閉邪爲心彼陳賈者爲君文過適陷君於有過耳豈愛其君者乎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

此一章書見君子不以利爲去就也孟子爲

齊卿久之而道不行乃致其卿位而歸齊王就見孟子曰前日夫子未至吾國之時願一見而不可得及既至吾國得侍高賢之側非特爲寡人所心喜凡同朝諸臣莫不甚喜今又以寡人不能有爲棄之而歸此別之後不識尚可繼此而來使得復見否乎孟子對曰繼見之期不敢請於王耳然固所願也孟子之去志已決王意以爲猶可復留故他日王謂齊臣時子曰孟子之決於去毋亦謂我恩

意之未至乎。我今欲於當國之中。而授孟子以居室。其從遊之弟子。養以萬鍾之祿。使上而在廷諸大夫。下而在國之民人。得親炙其輝。皆有所尊敬。而以爲法則。子盍爲我言於孟子。備悉予懷。未必不可以復留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此二節書以意不在祿養曉門人也。時子奉

齊王之命。乃因孟子弟子陳臻。以轉告孟子。陳臻遂述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以義不可留而又難於顯言。乃姑答陳臻曰。時子言王之所以留我者。誠有如是。然時子惡知我之不可以復留耶。王之留我以萬鍾。殆欲留之而因以富之也。如使予欲富。向者爲卿時辭十萬之祿。而今受此萬鍾之養。何其不權於多寡之數也。是爲欲富者之心乎。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此二節書喻言道不行而受餽者。近於趨利也。孟子曰。若使既辭其祿。復受其餽。是不得於彼。而又求得於此。誠有如季孫之所議矣。昔者季孫嘗曰。異哉子叔疑。使己居位爲政。

至不用於君。則亦退而已矣。又必多方使其子弟爲卿。此其心未嘗一日忘情於富貴也。人亦孰不欲富貴。而子叔疑獨於富貴之中。失諸己。復求得諸子弟。一若有獨擅之龍斷。而盡其營謀者焉。其譏子叔疑如此。我今不當以此爲鑒乎。所謂龍斷者何也。古之爲市者。百貨交集。彼此互市。以有易無。有司之官不過平其物價。息其爭訟。以法治之耳。有賤丈夫焉。貪得無厭。必求岡龍之高處而登之。

以左右顧盼。既欲得此又欲取彼。罔羅市中之財利。人皆惡其專利。而以爲賤。故從而征其稅。後世征取商人之制。自此賤丈夫始矣。此季孫龍斷之說也。我苟辭十萬之祿。而受萬鍾之養。幾與龍斷無異。其爲貽譏後世。當不獨一子叔疑矣。蓋君子之用世。爲行道計。非利之可誘也。齊王以萬鍾留孟子。豈所以留之之道乎。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此一章書見留賢在得其道也。孟子以道不行而去齊。止宿於齊西南之晝邑。其時有不奉王命。而自以其意爲王留孟子之行者。坐而言其留之之意。孟子不應其言。且憑几而臥。一若無所聽聞者。於是留行之客不悅曰。弟子齊戒越宿而後敢進言。夫子臥而不聽。拒人如此。請從此辭。勿復敢再見矣。孟子曰。坐。我明以告子。凡賢者之去就。視人君所以待之者若何耳。昔者魯君繆公。深知子思之賢。尊禮子思。常使人道達誠意於其側。此所以能安子思也。若使無人乎子思之側。將誠意無由而達。則何以安子思。至泄柳與申詳。皆賢者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常有推賢薦士之人。爲之維持調護於君側。此所以能安其身也。若使無人乎繆公之側。將禮意有時而衰。則何以安其身。今子之留我。果其出自王之命。無異繆公之所以待子思。我安敢不應。子乃自欲爲王留我。所以爲長者慮。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是子先絕長者乎。是長者先絕子乎。何其不一審於古來留賢之道耶。我之臥而不應。實子之使然耳。蓋孟子之德無愧子思。齊王之待孟子。既不能如繆公

之待子思而又無齊之賢臣維持調護於王之側則孟子豈能久於其國哉故好賢之思君臣所當各盡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此一章書見孟子欲行道以安天下之意其惓惓不忍去齊者非世人之所得知也孟子因道不行而去齊齊人有尹士者向人譏孟子曰士君子去就之間最宜明決今孟子之至齊若不識王之不能為湯武則是無知人之明也知其不可有為猶且至於齊國則是志在利祿干求恩澤也千里而來見王不遇而去則宜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矣乃遲遲其行三宿而後出晝是何依違於進退之間而濡滯不決也尹士誠有不悅於此者矣孟子弟子有高子者以尹士之言告孟子孟子曰人之去就各有深心夫尹士焉能知予之心哉千里而來見王志在行道若王能用我而咸濟世安民之業是予所深願也至不遇而去豈予之初心哉道既不行位不可苟不得已而後去耳蓋聖賢處世上而憂天下而憫人皆出於不得已之心雖明決乃去就之理而委曲實行道之心豈世人所易識者哉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四節書見孟子惓惓濟世之心也孟子曰夫尹士之譏予者以三宿而後出晝謂之濡

滯然。予之心猶以爲速。蓋予之望於王者猶庶幾其從容悔悟而改之也。王如悔悟則將以王道爲可行。以予言爲可信。必將追予而反之矣。至出晝而王不予追。是王之心終不悟矣。予然後歸志始決。浩然長往。然予雖決去。終豈能舍王哉。蓋由王之天資樸實。可以引而爲善。若能用我。使大行其道。豈徒齊國之民安。天下之民皆藉以治安。王庶幾其能改而悔過乎。予方日望之。而豈能終舍王也。

蓋我爲世道生民計。必圖其大者遠者。世有規模狹隘之小丈夫。一諫於其君而不聽。則怒。悻悻然不平之氣見於顏面。去必窮盡一日之力。而後止宿。此等之人。但知一己去就。全無愛君憂國之意。予豈肯以此自處哉。尹士聞孟子之言。始悟其失。曰。士誠小人。於君子用世之心。未之知也。蓋有爲之主不世出。孟子之所以惓惓於齊者。以王之天資高。可與爲善。齊國大。可藉以安天下之民。誠用孟子。則王道可行。王業可致。當日所以屬望之深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此一章書。是孟子欲乘時行道。以道不行而憂也。孟子不遇於齊而去。其憂世之心。有不覺見於顏面者。弟子充虞途間問於孟子曰。夫子之顏色若有不悅者然。昔日虞嘗聞夫子之言曰。君子處世。雖不得於天。亦不怨天。雖不合於人。亦不尤人。今何爲而不豫也。孟子曰。我今日之不豫。所以異於前日者。蓋彼乃講德論學之時。以樂天爲要。彼一時也。此乃憂天憫人之時。以濟世爲心。此一時也。嘗

歷覽前代。大約五百年。天運循環。必有繼天立極之聖人。受命而興。然大業不能獨成。必有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之人。爲之輔佐。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武。皆是如此。今由周文武以來。七百有餘歲。以五百年之期揆之。則已過矣。以亂極思治之時考之。撥亂返治。其亦可矣。此時而不能有爲。何能免於不豫哉。然世之治亂在天。我之不遇天。或者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懷

名世之具者。舍我其誰。不可知者。聽之於天。有可恃者。信其在我。亦何爲而不豫哉。蓋天爲斯民而生聖賢。其欲治安之念。不能一日而忘。然憂世之心雖深。而樂天之誠未嘗不自得也。終其身惟斯道斯民是念而已。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此一章書見孟子不受齊祿之意。孟子在齊雖居卿位。而未嘗受祿。蓋志在行道。而非利其祿也。去齊之日。至於休地。公孫丑問於孟子曰。君子居其位。則食其祿。今但仕而不受祿。古道爲然乎。孟子曰。仕不受祿。非古道也。我之所以不受祿者。蓋自有故。當日初見齊王於崇。言論之間。已知其不能行吾道。退時即有去志。不欲自變初心。故不受其祿。爲實不欲留也。然所以不能即去者。適遇齊國有

師旅之命。國方被兵。難於請去。不得已而久留於齊。非我之初心也。我之不受祿之故如此。蓋孟子志行王道。而齊王意在富強。故始見即不能合。後雖惓惓於齊。而去就之見。未嘗不早決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六

孟子 上之五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此一章書是孟子闡明性善以見堯舜人人可爲也。滕文公爲世子之時奉君命而使於楚時聞孟子在宋先過宋而見孟子。其急於見賢如此。孟子與之言論惟發明性善之旨。

蓋性者人所得於天之理至精至純本有善而無惡。在聖賢不加益。在凡庸不加損。當時性學不明。遂疑聖賢難至。故孟子從源頭上闡發特舉以告世子。以勵其希聖希賢之志。而又必舉堯舜以實之。堯舜雖千古至聖亦不過充極其性善之本然。非於性之外有所加也。知性善則堯舜人人可爲之說益信矣。知堯舜人人可爲。則性善之旨益明矣。門人不能詳記其言。而約畧其大旨如此。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此三節書是言道無二致。勉世子以有爲也。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者。蓋當時不明性善之旨。皆疑聖賢爲不可企及。世子聞孟子之

言。未能無疑。故反而求見也。孟子曰。世子疑吾性善之言乎。夫率於性而爲道。堯舜此道。凡人亦此道。無分於賢愚。無殊於今古。道一而已。豈外此而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乎。試以古人之言觀之。成覸謂齊景公曰。今人一言聖賢便以爲難及。不知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性本無殊。但能奮發則可以齊量。吾何畏於彼哉。顏淵曰。稱至聖者莫如舜。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同賦此性。但能孜孜有爲則帝舜亦

非難至公明儀曰周公有言吾事事取法文王文王即我師也蓋性分相同則師法不違周公之言豈欺我哉可見古今更無二道聖賢止在力行世子可無疑吾言矣勿謂滕小而不足爲也今滕國之土地絶長補短將五十里若能有爲尚可以爲治安之國但顧其勵精何如耳書經說命之篇有曰苦口之藥非瞑眩不可以攻疾喻人君非自強不足以圖治豈可以弱小自諉而不以聖賢爲法哉

孟子道性善遡聖賢之原也稱堯舜立聖賢之準也而求至於聖賢之域者則莫大於有爲蓋能有爲則堯舜可至不能有爲則不免於庸人總在力行與不力行之間而已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此一章書見親喪之貴於自盡也滕文公爲世子時聞孟子之言有所開悟一旦遭父定公之喪謂其傅然友曰昔者我於宋見孟子聞其性善堯舜之言至今不能忘於心不幸有親喪大故正人子至情所發人生大節所關吾欲使子問於孟子求其指示然後行事

庶免悖禮之失也是時孟子在鄒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今者喪禮久湮諸侯莫能復古世子獨以此爲問不亦善乎夫執親之喪乃人子之至情悲哀眞切非自外至但期竭盡己心無使虧欠而已曾子嘗有言曰人子之於父母生則服勞奉養事之盡其禮歿則棺衾含殮葬之盡其禮禴祀烝嘗祭之盡其禮可謂孝矣此泛論人子當盡之禮如此若諸侯居喪之禮吾未之學也然禮之大經

所在千古不易者亦嘗聞之矣子生三年然
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所行者三年之喪所服
者齊衰麤布之服所食者飦粥之食此自天
子以至於庶人皆所當行無貴賤之分也三
代共由無古今之異也世子亦遵此而行之
可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
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
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

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
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
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
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
冢宰歠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
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
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
子
此二節書是滕諸臣不能從古禮而孟子勉

世子以自盡也然友以孟子之言復命於世
子於是欲定行三年之喪是時古禮久湮難
於遽復滕之父兄百官皆不欲行曰滕與魯
皆爲姬姓魯滕之宗國也宗國先君未嘗行
此滕之先君亦未嘗行此至世子之身而復
行古禮毋乃不可乎且志書有云喪祭之禮
皆當遵從先祖其意以爲先祖所行之禮傳
受已久不可改也滕之父兄百官不能遠追
周公制禮之意而但舉後世失禮者以爲言

可見當時囿於習俗之深而不能復古如此
世子不以咎人而止以自責謂然友曰吾昔
者未嘗勤學好問但馳馬試劍平生不足取
信於人今也欲行古禮而父兄百官皆不以
我爲是衆志未孚恐不能盡送終之大事子
爲我復問孟子如何可以服人心而成大禮
也然友復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古禮驟復
人心未信是則誠然親喪大事惟在自盡其
心以感動乎人是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有

言曰君薨則爲嗣君者以百官政事聽命於冢宰自食飦粥哀戚之容見於顏面而其色深墨即喪次之位朝夕哭泣是時百官有司莫不感動而哀痛者人君先以至情動之也蓋在上之人意有所好而下人之效法必有甚於在上者君子之德譬之於風主乎倡者也小人之德譬之於草主乎應者也草上加之以風無不偃仆小人而被君子之化無不順從理固然也以孔子之言觀之亦在世子

之自盡其哀以感動乎國人而已豈以人言爲可否耶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此一節書見世子能盡禮以服人也然友復以孟子之言反命於世子世子聞之曰孟子之言誠然送終之禮惟在自盡其心而後能感發乎人於是斷然行三年之喪五月居廬於中門之外不發命令是時百官族人皆已感悟咸稱知禮及至葬時四方之人皆來觀聽世子顏色憂戚哭泣哀痛凡諸侯來弔問於滕者莫不悅其盡禮相與歎服焉世子之能自盡親喪如此可見天下無不可復行之古禮無不可感動之人心始疑之而終信之是即性善之一徵與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

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言民事乃國之根本宜法古井田之制以爲養民之善經也滕文公以禮聘孟子至滕因問以爲國之道孟子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小民農田耕種之事乃國家之本計所關不可視爲緩圖而不爲

之經理區畫也詩經豳風七月之篇有云田家勤苦常無暇日晝也則取覆屋之茅宵也則製繩索之具急升屋而治之來春則始事南畝播厥百穀無暇治屋矣可見小民終歲勤動無一時不念及於稼穡如此人君可不以百姓之心爲心乎以百姓之心爲心是莫先於制民之產蓋民之爲道也衣食足而後知禮義故有恆產則仰事俯育有所藉而善心以存無恆產則仰事俯育無所資而善心

以亡善心既亡則放蕩淫辟邪妄侈肆無所不至而不能免於爲非之罪矣及陷於罪而後加以刑罰既不予以爲善之資而又重之以爲非之罪是猶張設網羅驅之使入其中也非罔民而何焉有仁人在上作民父母以愛養斯民爲心而可以行罔民之事乎則制恆產以阜民生洵爲國之要務矣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此三節書見取民宜定制而因以三代制產之法告滕君也孟子曰爲國莫先於愛民愛民莫先於制產是以自古賢哲之君必恭以待人儉以制用能恭則接下有禮而以股肱心腹待其臣忠信重祿自不能已矣能儉則取民有制而以家人一體視其民橫征厚斂自不敢作矣蓋愛民則不得不寡取多取則

必至於傷民其勢有不兩立者昔者季氏家臣陽虎有言曰專心爲富則必重賦厲民而不能行仁專心爲仁則必損上益下而不能致富陽虎本不仁之人意在於爲富但就此言觀之而天理人欲之難並存斷然矣然則行仁之主其可不講制民之產與取民之規乎良法美意莫詳於三代夏后氏一夫受田五十畝而貢其五畝之租謂之貢法殷人始制井田畫爲九區各七十畝中爲公田八家

各分一區使之同治公田以給國用而不復稅其私田謂之助法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近郊鄉遂之地十夫共爲一溝行夏之貢法遠鄉都鄙之地八家同爲一井行殷之助法耕種之時則通八家十家之力而合作收穫之時則計一井一溝之入而均分謂之徹法名雖各異總是於十分中取一也貢乃以下貢上之義其名易曉所謂徹者當其合作則彼此通融及其收斂則公私均一故謂之徹所

謂助者借私家之力以耕公家之田故謂之助三代之田制如此古之取民無過於什一之征漢之文景力行恭儉而府藏充實時免天下田租之半至於三十而稅一厚澤深仁誌美史冊誠爲人主者所當師法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此一節書言貢法之有弊以見助法之當行也孟子曰三代什一之征雖同而取民之制則當從其尤善者古人龍子有言曰治地之法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何以言之蓋年歲有豐歉斯所入有多寡貢法較數歲豐歉之中而立一定額取之制如遇豐年所入甚多而粒米狼籍此時雖多取尚未病民乃但取

其常數一遇凶年所入甚寡雖供一歲壅田之資尚且不足而必取盈其常數粒米狼籍之時不足見恩半菽不飽之時病民實甚爲民父母之人以取盈之故致使小民怨恨愁苦將終歲水耕火耨胼手胝足之所得者不能養其父母盡入於公家而猶不足又加息稱貸以盈其數上迫於追呼下窮於債負老者幼者無以自給轉死於溝壑之中而莫之恤爲民父母之謂何哉可見貢法之病民而

助法宜急講也貢法之初非不善行之久而弊生漢唐以來井田久廢而貢法獨沿所貴爲民上者時其豐歉而斟酌損益於其間若必取盈於定額則民間之疾苦幾何不如龍子之所言哉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此二節書見世祿與井田宜並行也孟子曰助法之善公田以須世祿所以養君子私田

以分百姓所以惠野人是世祿井田原相表裏者也今滕於有功之臣子孫世世食祿是世祿之制滕固已行之矣助法其可不倣而行之乎勿謂助爲商之制而非我周之制也詩經小雅大田之篇有云田待澤於天天其先降雨於公田而遂及於我之私田乎小民之咏歌恩澤而先公後私者如此夫公田之名惟行助法始有之大田之詩周詩也而亦言公田由此觀之我周盛時實兼行助法而

遵乎商之舊制矣君其可不以昭代爲法哉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此三節書言教化繼養而興即可以成王業也孟子曰有國者能制民之產則民生遂而

教化可興蓋養民教民不可偏廢當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序學校之名義維何教莫先於敬老謂之庠者取養老於學之義也教以納民於善謂之校者取教民爲善之義也古者射以觀德謂之序者取習射於學之義也三代相繼各舉一事以爲名在夏則謂之校在殷則謂之序在周則謂之庠此皆鄉學之名也惟建於國中者謂之學王畿首善之地教育天下之人材三代無異名焉鄉學國

學之設皆所以講明人倫之理以化民成俗而已五常之理明於上則百姓自然恩義相維親遜成風而俗美於下矣養民則師商周之制教民則兼三代之規此皆王政也滕國苟能行此一旦有王者興欲脩王政必取滕之已試者倣而行之是爲王者師矣豈不澤被天下哉况乎王業亦可自此成矣詩經大雅文王之篇有曰周雖創基已久受上帝之命而有天下則維新也此謂文王能行王政

以新其國也可見國無大小行仁則昌子能強勉而力行之亦可以新子之國而成王業矣可不自勉乎哉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此一節書見行井田在正經界也滕文公聞孟子之言知助法之當行乃使其臣畢戰問井地之詳而欲行之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井田之仁政選擇於羣臣之中而使子董其事任亦重矣子必勉力而爲之夫井田之善以其疆界詳明不可混淆也故欲行仁政者必自經理其疆界始如田間之溝洫以通水道田畔之道塗以正阡陌又有所封之土所植之樹以定疆理此皆田之界限必先一一經畫之若經界不正則田之在民者無一定之分業豪強者得以兼併於下而井地不均矣

賦之出於田者無一定之額數貪暴者得以多取於上而穀祿不平矣是以暴虐之君貪墨之吏欲自便其私必慢其經界而不加整理賢君則必以此爲急務焉田之經界既正則分田以養野人無井地不均之患制祿以養君子無穀祿不平之憂可不勞而定矣但在君與子舉行之耳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

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此四節書是詳分田制祿之法也。孟子曰分田制祿之常法。乃安上全下之良模也。滕國壤地雖然褊小。必有仕而爲君子者焉。必有耕而爲野人者焉。施政教以治人者。君子之責也。使無君子。則誰爲勞心以治野人。力稼穡以奉上者。野人之分也。使無野人。則誰爲勞力以養君子。君子野人。不可相無。故分田

制祿。不可偏廢。今請於野外都鄙之地。土壤平衍可爲井田。則畫爲九區。以一爲公田。使八家耕之。而行殷之助法焉。於國中鄉遂之內。比閭相錯。難於爲井。則一夫受田百畝。使自貢其什分之一於上。而行夏之貢法。以濟助法之窮。分其田里以惠野人。收其賦入以養君子。良法行而上下各得其所矣。然分田制祿。國有常經。而加惠推恩。尤有當厚。仕於朝者自卿以下。則位漸卑。而祿愈薄。恐其不足以養廉也。必與以奉祭祀之圭田。以五十畝爲額。此世祿常制之外。所以厚君子者如此。耕於野者。一夫之外有未授室之餘夫。恐其不能相贍也。必與以餘夫之田。各二十五畝。此分田常制之外。所以厚野人者如此。經制以定其常。而恩澤以厚其下。是所望於行仁政者矣。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

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此三節書是推言行井田之善。而復詳其規制。以勉滕君臣也。孟子曰。井田之法立。不止於遂民生。而亦可以厚民俗。蓋井制旣定。則民之死而葬者與徙而居者。皆不出其鄉。一鄉之田。八家同井。習熟旣久。而恩義相孚。道路出入之間。相與友讓。可無行旅之憂。晝夜

防守之時。相與輔助。可無盜賊之患。有疾病則相與維持扶救。可無困乏之慮。閭閻之間有不雍然和睦者乎。至井田之形制。則又有約畧可言者。方正一里。而為一井。一井之田共九百畝。畫為九區。中一區百畝。謂之公田八家各私百畝。謂之私田。八家各出其力以治公田。凡耕耘收穫之時。必公田既畢。而後敢治其私田。於通力合作之中。亦寓先公後私之意。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使明於尊卑

上下之義也。然井法久湮。凡我所言分田制祿之規。特其大畧而已。若夫其中斟酌損益揆之人情而無不順。合之土俗而無不宜。使行於古者。復可行於今。無拘牽之迹。而仍不失乎先王立法之意。則在君與子之變通而已矣。此章論為國之本計。始言恆産之宜制。中言貢助之得失。定君子野人之分。詳養民教民之規。末復勉之以酌量時宜。潤澤古法。民情國計。無不畢具。誠君國子民者所當究

心哉。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此一章書是舉古帝王勞心之事。以闢異端並耕之說也。滕文公因孟子之言。欲行三代

井田之制。時有許行者。託為稱述神農之言。以欺世盜名。欲阻孟子之良法。而售其異端之學。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井田之仁政。願受一廛之地。而為滕國之民。文公因其慕化而來。使之處於其國。許行之徒。凡數十人。皆衣賤者之服。捆屨織席以自供其食。以為非其力則不食也。其衣服舉動之間。已異於聖賢之道矣。有楚之儒者陳良。其徒陳相與其弟辛。負田器而自宋

之滕告文公曰聞君行聖人井田之政是亦當今之聖人也願爲聖人之民而得沾王化焉陳相本誠心慕化非與許行等惜乎其終爲邪說所惑耳當日一行仁政而四方之歸往如此亦可見人情之悅服矣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此一節書見邪說之易於惑人也陳相學陳良之學慕化而來乃中無定見而惑於異端蓋由許行託爲神農之言足以欺世駭俗故陳相見而大悅盡棄其學於陳良者而從許行之學焉意欲阻孟子分田制祿之法因見孟子而述許行之言曰滕君在戰國之時能脩復古制誠賢君也然未聞古聖人之大道蓋賢哲之君不以人奉己不以貴役賤與民並耕而自食其力旣不廢耕自爲饔飧而治

百姓復不廢事如此始可謂之賢君今滕之倉廩府庫皆取給於百姓是病民以自養也安得謂之賢君哉許行旣不明於治天下之大道陳相又從而述之並耕而食亂貴賤上下之等蓋亦不自知其言之陋也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此一節書是詳詰異端之說以爲致辯之地也許行之言以爲人君當以耕而兼治此理之必不可行者孟子欲辯其非而先就許行詰之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陳相答曰然孟子又詰之曰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陳相答曰不然許子所衣者褐也孟子又詰之曰許子冠乎陳相答曰冠孟子問曰所服者何冠陳相答曰冠素孟子問曰所服之冠乃自

織之者與。陳相答曰。不然。許子不能自織。以所種之粟易之。觀陳相之對。則耕之不可兼織也明矣。孟子又詰之曰。許子何為不自織乎。陳相答曰。織則害耕。故不為也。觀陳相之對。則織之妨於耕也又明矣。此時孟子姑置勿辯。再窮之曰。許子之爨也。必用釜甑。耕也必資鐵器乎。陳相答曰。然。又問曰。器物皆自製者與。陳相答曰。許子不能自為。以所種之粟易之。觀以粟易之。及害於耕之言。則耕之不可兼治。陳相雖自諱而不能也。奈何欲舉以治天下國家哉。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此一節書。是就陳相之言復詰之也。孟子曰。許子以滕有倉廩府庫。為厲民自養。今就許子言之。則通工易事。許子尚不能免也。然則農夫與陶冶各治一事。有無相通。農夫以其所生之粟易陶冶之械器。正以濟陶冶之所無。而不為害陶冶。陶冶亦以其所成之械器易農夫之粟。又以濟農夫之所無。而豈為害農夫哉。倘以相易為厲。則許子於種粟之外。何不并為陶冶。如釜甑耒耜之類。止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技藝之人交相貿易。何許子之不憚煩若此耶。陳相對曰。許子既已種粟而食。則百工之事。皆有

妨於農務。固不可耕且為也。陳相至此。其詞已窮。許行並耕之說。固已不攻而自破矣。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此一節書。是舉大義以折異端也。孟子曰。子

既知農工之相濟。而不可相兼。然則治天下。獨可與民並耕。且以爲治與。此勢之必不可得兼者也。蓋天下大人則有大人之事。小人則有小人之事。名號既殊。職業亦異。且就一人之身計之。凡服食居處。必百工之所爲。無不備足。然後利用厚生。俯仰無憾。如必自爲而後用之。則爲農者必兼爲械器。爲工者必兼爲播植。是率天下之人。奔走道路。終無休息之期也。小人尚不能兼小人之事。況大人身任天下之重。一日萬幾。而謂能兼小人之事乎。所以古語有曰。天下人各不同。或在上而勞心。或在下而勞力。勞心者立綱陳紀以治人。勞力者則受治於上之人焉。受治於人者輸租納稅以食人。治人者則食於下之人焉。蓋大人不能自爲養。小人不能自爲治。上下相資。此自有天下以來通行之義。許子乃欲一旦而廢之乎。若知大人勞心之義。則滕君之有倉廩府庫。信乎不爲厲民矣。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此一節書。是舉聖人治水火之功。以見不可並耕也。孟子曰。自古聖君賢相。歷歷可數。從未有與民並耕者。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蓋以其時洪水方割。懷山襄陵。氾濫於天下。於是草木得水以滋長。而日益暢茂。禽獸得草木爲藪穴。而日益繁殖。因此五穀不登。而民艱於食。禽獸偪人。而民更艱於生。以至獸蹄鳥跡之道。交遍中國。天下之未平如此。當是時堯爲天子。謹天戒而悲人窮。心獨憂之。以爲天下之患。非可以一人理。於是勞心於擇相。舉舜而敷治焉。舜遂以堯之憂爲憂。而

勞心於任人。舜以爲欲施治水之功。必相度地勢高下。辨水之源流分合。而草木障蔽。禽獸縱橫。未可用力。乃先命益使掌火政。益於山林藪澤草木所生之處。烈而焚之。於是禽獸失其所依。皆逃匿而不爲人害。然後命大禹爲司空。使之治水。禹則以西北之水莫大於黃河。隄防障塞。皆非至計。乃於大河之下流疏爲九河。以分其勢。又疏通濟水漯水。與九河皆注諸海。而北條之水。始得所歸矣。於

東南則決汝水漢水。排淮水泗水。以注之江。而南條之水。始得所歸矣。南北之水。皆有所歸。然後不至於氾濫。而中國之地。可得耕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勤事於外者凡八年之中。三過其家門而不入。蓋無一暇日也。雖欲耕得乎。觀於禹。而堯舜之不暇耕。又可知矣。甚矣。許行之妄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此一節書。是舉聖人教養之功。以見不可並耕也。孟子復敘堯舜憂民之事曰。水土既平。地可耕矣。於是舜知民之患於阻饑也。又命棄爲后稷之官。使之教民稼穡。以種植五穀。由是民皆習知耕耘收穫之事。而五穀成熟。

天下之民。皆相生相養。而無復阻饑之患矣。然秉彝之性。人皆有之。若使衣食飽煖。居處安逸。而無以爲教。又將躭於佚樂。習爲淫侈。而其去禽獸不遠矣。聖人於是又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使天下之人。父止於慈。子止於孝。而有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而有義。夫正位乎外。婦正位乎內。而有別。長者念厥弟。幼者恭厥兄。而有序。至於朋友之交。則久要不忘而有信。此五者。人所共由之道。

敎之以此然後百姓親而五品遜也放勳又告戒之曰民之用力於人倫而勞者則當奬勸以勞之歸向於人倫而來者則當誘掖以來之若其立心背乎人倫而邪者則匡之使歸於正所行戾乎人倫而枉者則矯之使歸於直先之勞來以策其進繼之匡直以救其失正以人性雖同或不能自立不可不扶助而輔之或進脩不前不可不利導而翼之蓋將使優游厭飫皆自得其本然之性也猶恐

其勤於始者偶怠於終又必提撕警覺時時加以曲成之德焉此放勳戒契之言蓋聖人命官敷敎叮嚀煩悉憂民之切如此而暇於耕乎觀乎此益以知治天下之不可耕且為也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敎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此二節書見聖人之憂民以得人為重也孟子曰堯舜之憂民雖欲耕而有所不暇蓋其所以為民者正不必事事而憂之也在堯則以天下未平任相為要以不得舜為己憂耳在舜則以分猷課績任賢為急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耳故堯得舜則堯之憂舜代之矣舜得禹臯陶則舜之憂禹臯陶代之矣皆務乎其大而未嘗屑屑於其小也若夫以百畝之不治而閔閔然憂之者惟農夫則然耳豈

君相之事哉是故憂人之不足於財而分以與之止謂之惠憂人之不進於善而盡心以敎之止謂之忠此其與農夫之憂已大不同矣然止謂之惠謂之忠者蓋天下至大百姓至衆分財敎善不得人人而徧也惟為天下得人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厚生正德漸被無窮始謂之仁不止於小惠小忠而已是故後世之稱堯舜以為天下大器堯舜能推以與人其事極難而不知自聖人觀之正

復易易也。惟是爲天下得人，擇之當，選之公，可以付託天下，是爲難耳。惟得人之難，此堯舜所以獨勞心於是而以爲憂也。豈若許行之說哉。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此一節書是以堯舜用心之大。闢許行並耕之說也。孟子曰。孔子之言曰。大哉堯之爲君。以天道之至大，而堯能同之。天不言而成化，堯無爲而成治，若與之準則焉。且蕩蕩乎廣遠，當時之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相忘於帝力之何有，無得而名焉。又稱帝舜曰。君哉舜也。其德巍巍乎高大，雖富有天下而不以位爲樂，若與己不相關涉者然。孔子之言如此。夫堯舜之治天下也，蕩蕩巍巍，德業既極其盛，乃孔子一則稱其則天無名，一則稱其有

天下而不與，豈僅端居淵拱，無所用其心哉。蓋其時水土未平，教養未遂，皆必得人以任之。憂勤側席，惟日不遑。此則其用心之所在也。但不用心於耕，若農夫之以百畝不易爲憂耳。使堯舜亦用心於耕，孰與得人任職，成此平地成天、播穀敷教之事哉。觀此則許行之妄，不待闢而自明矣。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一節書是斥陳相之倍其師也。孟子既闢許行並耕之妄，至此乃責陳相曰。許行之學誕妄如此，而子乃棄其所學於陳良者而學焉，亦異乎吾所聞矣。夫中國之所以異於蠻夷者，以其有聖人禮義之教，辨名分，正體統，尊卑相承，貴賤有序耳。故吾聞之，蓋有用中國之教以變蠻夷，使之向風慕化者，未聞有

學於中國之人而反從蠻夷之教以變於夷者也。師就子之師陳良言之陳良楚產固生長蠻夷者也聞中國有周公仲尼之道心悅而好之乃北遊中國學聖人之道焉凡周公制作之精意孔子刪述之微言皆心傳而身受之即北方之學者素志周孔其造詣所至亦未有出於陳良之上而先之者也彼所謂能自振拔於流俗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既數十年矣周孔之道亦且與聞之矣乃於師死之後忽聞許行之邪說而遂倍焉棄前此師承之正而轉從荒誕不經之許行是變於夷也子其甘之乎孟子以此責陳相其詞切矣。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此一節書是述孔門弟子之尊師者以責陳相也孟子曰子忍於倍師殆非聖人之徒矣昔者孔子既沒門人從遊者皆服心喪三年三年之外整治行裝將散歸列國入揖於子貢與之辭別相嚮痛哭皆至於失聲然後歸其追慕不已如此子貢尚未忍遽去又反而築室墓傍壇場之上獨居三年然後歸子貢之追慕其師又如此他日子夏子張子游又以孔子既往想望其音容而不可復見以有若言行氣象有似乎孔子欲以前日之所以事孔子者事有若因曾子不從而彊之曾子曰不可師當論道德不當論言貌吾夫子道德純粹如濯之以江漢之水而一塵不染其昭融朗潔如暴之以秋陽之日而一毫無累皜皜乎瑩粹之至天下莫能尚已今乃欲以事夫子者事有若意在尊夫子而擬非其倫反以卑夫子矣曾子之尊信其師而不忍倍

又如此孟子述此而陳相之倍師畔道得罪於名教可知矣。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此三節書皆責陳相之倍正入邪也孟子曰有若似聖人曾子尚不肯以事孔子者事之

今許行以南蠻鴃舌之人假托神農誣民惑世本非先王垂敎萬世一脈相傳之道與陳良之誦法周孔者大相懸絕也子乃倍子之師而學之比之曾子之尊信孔子爲何如哉趨舍混淆人而不如鳥矣吾聞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夫以鳥之無知猶能出於幽谷之卑暗遷於喬木之高明人若舍高就卑舍明就暗是人之擇術反不如鳥之擇木也吾未之聞也今陳良誦法周孔許行溺於邪說其爲高明卑暗不辯可知倍陳良而從許行毋乃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耶魯頌有之曰周公輔相王室於戎狄則膺而逐之於荊舒則伐而懲之戎狄之人周公方且膺之今許行蠻夷鴃舌叛於聖道子是之學以中國而反變於蠻夷亦爲不善變矣孟子前闢許行並耕之謬後責陳相倍師之非詞嚴義正所以閑先聖之道者即此可見矣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此二節書是因陳相稱許行之治市而闢其背理亂治也陳相聞孟子之言既已無可置

辯乃又稱許行治市之說曰並耕而治固不可從矣然其言亦有可採者從許子之道則市無貳賈國中之人不相詐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買易莫或以其幼小而欺之蓋天下之物固有貴賤之分故價直可以增減而爭端易起今不論精粗美惡其價一定如布帛但論其丈尺苟長短同則價相若麻縷絲絮但論其斤兩苟輕重同則價相若五穀但論其斗斛苟多寡同則價相若屨但論其大小苟大小同則價相若物價定人情安此其善

可知矣孟子闢之曰許行欲市價不貳乃混精粗美惡而一之不知天下之物質有好醜工有難易其不可強而齊者固物之情理然也故其價之不同或相去一倍五倍或相去什倍伯倍或相去千倍萬倍子乃欲比合而同之是徒使天下紛紛擾亂而已何也彼物之有精粗美惡猶屨之有巨小也若巨屨與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巨者哉然則精者

與粗者同價則人豈肯爲其精者哉從許子之道是率天下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僞不可除而姦風大長何以治國家乎許子之道無一而可也蓋許行以神農始教稼穡日中爲市故假托其名以陰壞三代之法非孟子闢之其爲害於天下後世者將不可言矣後世治天下者惟取法唐虞三代而已其餘皆不足信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

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闢墨氏之學也戰國時楊朱墨翟之言滿天下異端害正故孟子距而闢之以開先聖之道彼時有爲墨氏之學者

曰夷之因孟子弟子徐辟介紹求見孟子。此其向慕正道有逃墨歸儒之機。孟子曰。吾固願見夷子。奈吾尚病。俟病愈吾且往見之。夷子不必來也。他日又因徐辟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病愈可以見矣。但吾儒之道與墨氏不同。若不直言以相規正。則吾儒之道不見。吾且直之。吾聞夷子乃爲墨氏之學者。墨氏之治喪其爲道貴薄而不貴厚。以天下之故而儉其親者也。夷子既爲墨氏之學。則思以

墨氏之道移易天下之風俗。豈以其道爲非是而不貴也。貴薄則當從其所貴賤厚則不宜從其所賤。然而夷子之葬其親於禮獨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若以墨道爲是。而夷子何以厚葬其親。若以厚其親爲是。而夷子又何以從墨翟之道。學其術而不用其教。是誠何心哉。蓋人子無不欲厚其親。夷子雖從墨氏。而不肎薄其親。是其心必有不安於薄者。故孟子因而詰之。以開發其本然之良心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此一節書是因夷子之遁辭而闢墨氏之忘本也。徐子以孟子之言告夷子。夷子尚未開悟。乃對徐子曰。墨氏之道雖主兼愛。其實與

儒道不相悖謬。蓋儒者之道未嘗不兼愛也。周書有之曰。若保赤子。夫古之人保民不啻若己之赤子。此非言兼愛而何謂哉。之之意。則以爲天下之人。皆所當愛。原無厚薄隆殺之差等。但施之有次第。由親而始耳。我之厚葬亦欲推厚其親者以厚天下。而非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夷子因康誥之語。遂欲援儒墨而一之。將信以爲人之親愛其兄之子。就如親愛鄰家之赤子而無有

差等乎。若周書之言彼固別有取意爾也。書蓋謂小民無知犯法。皆因上之人失於教養。猶赤子匍匐將入井。皆因父母失於顧恤。而非赤子之罪也。故謂保民當如保赤子。其或不幸而罹於法網。則當推原其所以然。而哀矜勿喜。夷子乃謂儒者之道無異於墨之兼愛。不已過乎。且天之生物也。受氣成形。俱本於父母。惟從一本發生。故愛親之心。得於天性。自有不可解者。如夷子之言。則視父母與

路人畧無差等。是有二本矣。以故溺於兼愛之說。而不自知其謬也。孟子以此曉夷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

此二節書是申明一本之義。以感悟夷子也。孟子復謂徐子曰。夷子知厚葬之爲是。而不知二本之爲非。豈亦未嘗反而求之耶。夫人惟一本。故愛其親。惟愛其親。故有死葬之禮。試以制禮之始言之。蓋時在上世。禮制未備。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棄之於溝壑。他日往過其處。見狐狸食親之肉。蠅蚋姑嘬其親之膚。於是額上泚然汗出。但睨視而不忍正視。夫此泚也。非爲他人見之而然

也。哀痛慘怛。本之中心。而達乎面目。有不能自已者也。於是悔前日委棄之非。而思後日保全之計。盡歸取虆梩。反土於其上而掩之。使不至爲物所殘。此後世葬禮所由起也。夫此掩覆其親者。若以爲在所當然。則孝子仁人之掩覆其親。必有從厚之道。而不以薄爲貴矣。若使當日所見者非其親之體膚。雖有不忍之念。亦不能若是之中心達於面目也。豈非以一本之故乎。夷子盍反而求之。徐子

以告夷子。夷子聞之憮然自失。有間曰。孟子教我矣。天性果無二本。葬親果當從厚。墨氏兼愛之說果不可以爲訓也。蓋夷子雖學於墨氏。而仍以厚葬其親。其衷必有不安於此者。故孟子從良心眞切處感悟而觸發之。宜其聞言而悔悟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七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八

孟子 上之六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無枉己見諸侯之義也。昔戰國游說之士。多干謁諸侯。而孟子抱道自重。落落不偶。弟子陳代疑而問曰。士君子進禮退義。固是守身常法。然行道濟時。乃其素志。今夫子不見諸侯。於守身則得矣。然似小節可無拘也。今若一往而見之。得行其道。大則撥亂反正。王道可興。小則講信脩睦。霸業可繼。功建名立。祇在一屈節之間。夫子獨

不能稍爲抑損乎且志有之曰枉尺而直尋蓋言所失者小而所得者大然則往見諸侯而成王霸之業舍小就大宜若可爲也孟子答之曰我非不欲行道濟時但揆之於義不當往耳昔者齊景公田獵虞人當有職事使人持旌以招之當時人君召見臣下各有其物以爲信若招虞人當以皮冠虞人因招之以旌非其職守不肎往見景公怒將殺之孔子贊美虞人曰志士固窮不忘死於溝壑之

中以完其節勇士徇義不忘捐軀而死喪其首領以全其氣正此虞人之謂也孔子何取於虞人而贊美之取招之不以其物而守死不往也如不待諸侯之招而往是義不及虞人矣謂之何哉是故君子出處進退有斷然不可苟者豈以霸王之業動其心哉且夫志所云枉尺而直尋者謂所失少而所得多以利而言也如其以利則紛營苟得無所不至雖敗名喪節至於枉尋直尺亦以爲利之所在將不顧而爲之與是大不可也信乎君子之出處較義之屈伸而未嘗較利之多寡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

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此二節書借射御之事以明道之必不可枉也孟子又曉陳代曰計利忘義不獨非士君子之道即一藝之士亦有所不屑者昔晉大夫趙簡子使其幸臣嬖奚出獵而王良爲之御車至終日之久不獲一禽嬖奚復命於簡子曰王良不善御車所以不獲乃天下之賤工也或以此言告王良良乃請復爲乘以試

其能嬖奚不可彊之而後往一朝而遂獲十禽嬖奚又復命於簡子曰王良善御所以多獲乃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吾使王良掌與汝乘遂命王良良不可曰御者之法度與射者之巧力原兩不相謀前日吾爲之範我馳驅之法嬖奚不能左右迎射至於終日不獲一禽今我不由正法禽所從來則詭道而遇之遂一朝而獲十禽是必御者不由法度而後射者始得用其技也車攻之詩有之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言御者範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必中也今必爲之詭遇而後獲禽乃小人之所爲耳我不慣與小人乘請辭夫王良不過御車末技即使與射者私相比合詭遇獲禽似無不可然且羞之而不肎爲其心謂屈意廢法以阿比而得禽獸雖積之若丘陵之多決不爲也御者尚能如此况士君子懷仁抱義乃欲枉己之道不待招而往以從彼何也不獨義不及虞人并御者之不若

矣且子之言枉尺直尋亦已過矣夫君子所以正天下者止此守道之己耳苟枉己從人則先失其所以正人之具更以何者正人哉故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由此觀之不見諸侯正士君子立身大節不可以爲小也夫天下無委曲逢時之君子亦無斂屐祿位之小人即進退難易之際人之賢不肖從此而分孟子言此其所以垂訓後世者深矣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此一章書是以正道闢縱橫之術也戰國游說之士往往以縱橫之術竊取權勢而公孫衍張儀尤其著稱者故景春有慕而問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方今列國兵爭天下多故操縱之權大抵出於二子之手彼

若一怒則連兵結援使相攻伐而諸侯之弱小者無不恐懼。若其安居無事則兵休禍解。天下寧息。以一人之喜怒爲一世之安危。大丈夫當如此矣。孟子曰。儀衍所爲如此。又安得謂之大丈夫乎。子豈未嘗學禮乎。禮經有云。丈夫行冠禮。其父訓戒而命之。女子出嫁。其母亦訓戒而命之。嫁時往而送之於門。其命戒之詞曰。此去往之女家。必敬愼。必戒謹。無違爾夫子之命。禮言如此。可見以順從爲

正者。乃妾婦之道所當然也。今衍儀雖權勢赫奕。其實以得地廣利之說。陰中諸侯之欲。徒其喜怒。原未嘗自主。不過阿合君意。乃妾婦順從之道耳。未得謂之大丈夫也。蓋二子揣摩情事。假竊諸侯之權力。以震耀一時。豈若聖賢懷道秉德。主持自我。不與時爲俯仰者乎。此聖賢之取舍所由與策士異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此一節書。是明大丈夫之實。以曉時人也。孟子又謂景春曰。衍儀碌碌。不足道矣。若所謂大丈夫者當何如。蓋仁者吾性之元善。統貫四端。乃天下之廣居也。彼則以仁存心。廓然大公。而無一毫之狹隘。是居天下之廣居矣。禮者吾性之節文。小大必由。乃天下之正位也。彼則以禮持身。守正不回。而無一毫之偏黨。是立天下之正位矣。義者吾性之裁制。知

宜知權。乃天下之大道也。彼則以義制事。正誼明道。而無一毫之邪曲。是行天下之大道矣。由是得志而用世。則出而推此仁禮義於民。而與之共由。不得志而隱居。則守此仁禮義於己。而獨行其道。時而處富貴。雖載高食厚。不以紛華靡麗而淫蕩其心。時而處貧賤。雖簞瓢蔬水。不以居窮守約而移易其節。時而遇威武。雖刀鋸鼎鑊。不以死生存亡而挫屈其志。此其人學術正大。不屑於一切之權

謀功利而舉動光明視彼伏軾結靷曳長裾而市恩寵者相去殆不可以數計矣所謂大丈夫者如此衍儀何人乃以此名歸之哉蓋孟子之所謂大丈夫者在乎道德返之己而自有餘景春之所謂大丈夫者在乎權力取之人而不可恃此義利之别君子小人之辨也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

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此一章書見君子仕以行道而不可枉道以求仕也昔孟子抱道自重不見諸侯魏人周霄意欲諷使出仕乃設問曰古之君子仕乎

孟子曰君子志在行道豈不欲得君而仕傳有之曰孔子當時若三月失位無君即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及出疆而之他國必載贄以往以為見君之禮又魯賢人公明儀有言曰古之人但三月無君則人皆來弔而慰安之即此以觀而君子之仕可見矣周霄又問曰三月無君歷時未久乃遂至於相弔是不已急乎孟子曰士之有位猶諸侯之有國家士之有位而失位猶諸侯之有國家而失國

家其所係甚重豈獨急於功名哉蓋古人最重祭祀而祭祀必有田祿之入方能盡禮禮有之曰諸侯親耕耤田庶人助之終畝以奉共黍稷粢盛諸侯之夫人親蠶受繭繅絲使世婦為黼黻文章以供祭祀之衣服禮言如此假使諸侯而失國家則不得行耕助親蠶之禮而犧牲不成肥腯粢盛無以致潔衣服又無以致備則不敢以祭矣禮又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蓋士既失位則無祭田無田則

牲不能特殺。與夫器皿之用。祭祀之服。皆不能全備。則亦不敢以祭。夫不敢以祭。則無以遂其孝親之心。爲人子者。必不能一息自安。故三月無君。一年四時之饗。已廢其一。於奉先之孝。大有虧矣。失位可無弔乎。失祭亦可無弔乎。由孟子此言觀之。可見得君行道。固士君子素志。而孟子之不見諸侯。蓋有甚不得已者矣。

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

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此三節書見君子之急仕與難仕。各有道也。

周霄又問曰。三月無君。是誠可弔矣。若出疆必載質。則又何也。孟子曰。仕以行道。猶夫耕以謀食。農夫雖離本土。亦不能不耕。豈爲出疆之故。舍其耒耜哉。士至他國。進退之際。亦必有禮。豈有不載贄以爲見君之地者乎。周霄設辭探問。已得君子欲仕之情。乃隱諷孟子曰。吾晉國游宦往來。亦士君子出仕之國也。未嘗聞無君則弔。出疆載贄。如此之急。仕既如此其急。君子宜易於仕矣。乃又不見諸侯。甘心高蹈。何也。孟子曰。君子豈不欲得位

而仕。但出處進退。不可苟且。即如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故丈夫生而願爲娶妻。使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擇配。使之有家。此是父母之心。人所皆有也。然婚姻之禮。又爲最重。必待父母有命。媒妁往來。六禮既備。而後始成室家。若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至於鑽穴隙以相窺。踰牆垣以相從。寡廉鮮恥。無賴苟合。則內而父母。外而國人。莫不賤而惡之。是以古之人未嘗不欲仕。猶之男有室。女有家。固

父母之心也又惡去就無義進退無禮而不由其道彼不由其道而往者是與鑽穴隙相窺同類也蓋君臣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出處大節又君子立品邪正所係苟以致君澤民之心而蒙鑽穴踰牆之誚君子所不屑所不忍也故君子之急仕與君子之難仕其迹似相悖要之同歸於道而已矣孟子以此曉周霄知懷寶迷邦與枉道求合皆有所不可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此一章書是言辭受皆準於道也孟子在當時歷聘諸邦車徒甚衆所至之國廩餼極豐弟子彭更者疑其太過問曰今以一介之士而後車多至數十乘從者多至數百人乘傳往來游食諸侯豈不過於侈泰乎孟子曰君

子於天下辭受取予皆有道焉如非其道之所當得則一簞之食似無關於生平大節然爲物雖至微而揆之於道則斷然有所不可受者况輿從稠遝傳食諸侯而敢以爲安乎如其道之所當得則雖虞舜以匹夫登庸受堯之禪而有天下當時四岳百揆九官十二牧以及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皆帖然從之舜亦處之若所固有不以爲泰子豈以舜爲泰乎夫堯舜之禪讓事出非常與士君子之辭受取與未可同日而論然以言乎事之大者當莫過乎此矣道之所在即與之以天下且不可卻况傳食諸侯特其小小者乎故君子亦觀乎道之當否而已矣若其他固非所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

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此四節書見士有任道之功非無事而食也彭更聞孟子之言因而對曰舜代堯之天下原是天與人歸乃所當受吾非以舜爲泰也

但以一介之士未仕諸侯於人之國一無所事而晏然食其食似非道之所宜爲不可耳孟子曉之曰子以士爲無功亦未知士之功爲何如耳試以農工之事觀之如農人種粟女子織布各有其事亦各有其功不能相兼使子不有無通融彼此交易以有餘者補夫不足則農有餘粟而不能有布女有餘布而不能有粟必皆積於無用矣子如通之使不能相兼者皆有以相濟豈但農得衣女得食

哉凡造室之梓人匠人造車之輪人輿人皆得以一藝之能而易食於子況士之功爲何功而事爲何事乎今有士人於此學先王仁義之道而以孝悌爲仁義之實入則盡孝於親出則盡弟於長遵守先王仁義之道使邪說不得作而異端不得亂以此待後世學者而爲所師其有功於世道人心誠爲不淺洵非曲藝之可比也乃反謂無功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之人而輕爲仁爲義之

士哉彭更復變其說以應曰梓匠輪輿吾未嘗尊仁義之士亦未敢輕也但梓匠輪輿之人不過以技藝求食其志則然耳若夫君子而爲道自重則居仁由義自負不輕而自命亦不苟豈其志亦將以求食於人哉孟子於是折之曰君子之志固不同於凡流然以食與人又何必以志爲言哉但當計其功之多寡理所當食則食之而已且子平日之食人也果因人之志而食之乎抑因人之功而食

之乎彭更又强爲之言曰食志而功非所論也孟子復詰之曰子固食志非食功矣設使有人於此覆屋之瓦彼則毁而敗之飾壁之墁彼又畫而壞之是無功而且有害也然其志亦將以此求食則子亦因其志而食之乎曰否無功有害不可食也孟子遂折之曰子既食志又不食無功之志然則子所云食志非食志也食功也既爲食功則有功於世道人心者正所當食乃反以爲無事而食子非

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乎蓋孟子抱道自處懷致君澤民之志有繼往開來之功宜當時之君尊禮而任用之矣乃道終不行而猶以傳食爲泰甚矣聖賢之窮也而世道亦從可知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隣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讐也

此三節書見王政本於實心也昔宋王偃有圖霸之志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是以諸侯惡而欲伐之萬章因問於孟子曰宋小

國也今將興師問罪伐暴安民欲行王政於天下此其志誠善矣奈齊楚之君惡其行王政不利於己而欲伐之是以王政致伐也但衆寡强弱之間實不得不爲宋慮必如之何而後可以免人之伐乎孟子曰子以宋爲小國而王政難行不知行王政不在國之大小也試以成湯之事觀之昔湯居於亳邑地僅七十里可謂小矣與葛國爲隣葛伯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使人問之曰國之大事惟祀

爾何爲而不祀也彼乃託辭以對曰祭必外備其物所以不祀者無以供犧牲也湯因使人遺之牛羊乃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犧牲既備何爲不祀又託辭以對曰祭以黍稷爲馨所以不祀者爲無以供粢盛也湯又使亳邑之衆往爲之耕以備粢盛又使其老弱者往爲耕者饋食可謂存心仁而交隣厚矣乃葛伯復率其民要於道路有饋酒食黍稻者則攘而奪之不與者則從而

殺之惟時亳衆有一童子以黍肉饋餉耕者葛伯殺而奪之此不仁甚矣故商書仲虺之誥曰葛伯仇餉卽此殺是童子之謂也夫湯待葛伯如此其厚乃反殺其童子則暴虐已極此弔伐之師所不能已於是爲此擧兵而征之時四海之內皆諒湯之心曰湯之擧兵非以天下爲利而欲富也惟因童子無辜見殺父母含冤莫伸其往征也乃爲匹夫匹婦復仇耳夫湯以不忍之心而行弔伐之擧非得已也故天下信之有如此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

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擧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此四節書言行王政則無敵於天下也孟子曰湯惟非富天下故初征無道則自葛伯始從此伐暴救民凡十一征而皆無敵於天下但見東面而征則西夷怨之南面而征則北狄怨之皆曰我與彼同苦虐政奚獨以我爲後乎蓋民之望湯如大旱望雨惟恐其不卽

至也。及其既至，則商安於市而歸市者不止。農安於野而芸者不變。民之所以慶幸其來而相安於無事者，蓋由湯止誅其有罪之君。而於無辜之民則弔之，如時雨降於大旱之後，皆舉其復蘇而大悅也。故商書仲虺之誥有曰。吾儕小人，徯待我之君后久矣。我后既來，其庶無虐政之罰乎。是湯之行王政而民心悅之如此。再以武王之事觀之，武王當紂殘暴之後，三分有二，八百來歸，王業盛矣。然

其中猶有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武王因其害及士女，於是東征以綏安之。但見士女皆以筐篚盛元黃之幣，以迎武王之師。曰，吾等向事紂王，苦其虐政久矣。今得繼事我周王，庶蒙恩澤而見休乎。遂皆心悅誠服而盡歸附於大邑周焉。於是有位之君子，實元黃於篚以迎王師之君子。無位之小人，則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之小人。從來軍旅所至，未有不避而遠之者。今商之臣庶，皆以類相迎，蓋

因武王惟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以誅之而已。於除殘之外，一無所利。故民之感恩懷德，一如湯耳。所以周書太誓之詞曰，我之威武奮揚，侵于暴紂之疆，則取于殘民者而誅之，雖罪止一人，而威加四海，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救民，其心同，其事一也，豈不于湯有光乎。此武王以不忍之心而行弔伐之舉，人心悅之又如此。夫湯武之君，皆行王政，遂皆天下無敵。未聞當時有惡

而伐之者。今宋惟不行王政，欲以霸術欺人，故見忌於大國云爾。苟能誠心爲民，以行王政，是即成湯弔民於大旱之後，武王救民於水火之中也。將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願奉爲君。彼齊楚雖大，何足畏乎。則宋之致伐不可歸咎於王政也明矣。總之，王政貴於力行，不在國之大小，苟以除殘去暴之心爲應天順人之舉，自然徯后迎師，而無敵於天下。何至有受制於人之事乎。故曰，王道以得民

心爲本。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

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此一章書見爲人臣者當廣進善類以成正君之功也。昔宋臣有戴不勝者。有志正君而不能廣進善類。故孟子謂之曰。人臣引君當道。乃分所宜然。然爲之非旦夕之功。而輔之亦非一人之力也。今子之心亦欲子之王之進於善與。我明告子以致君之道。有可譬而喻焉。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變楚之方言。而學齊國之正音。則使齊人傅之乎。使楚人傅之乎。不勝對曰。齊人乃能齊語。必使齊人傅之。孟子曰。欲學齊語。使齊人傅之誠是矣。設使一齊人傅之。而衆楚人於旁咻之。則聽聞不當。積習難變。雖日鞭撻求其子爲齊語也。不可得矣。若引其子置於齊地莊嶽之間。其地既當。且加以數年之久。所見所聞莫非齊人齊語。則熏陶漸染。久而自化。雖日加鞭撻求其子爲楚語也。亦不可得矣。夫學爲言語尚在精當。況正君之功。豈不在於多助乎。

今子謂薛居州宋之善士也。薦舉於王。使之居於左右。可謂心乎愛君而得事君之誼矣。然使在王所者。長而老成。幼而後進。卑而執事。尊而秉鈞者。皆如居州之賢。則善言善行日接於前。王雖欲爲不善。誰其與之乎。若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不能如居州之賢。則耳無善言可聽。目無善行可覩。王雖欲爲善。又誰其與之乎。今子所舉者止一薛居州耳。其餘左右之人。皆非居州之匹儔也。一君子終

不勝衆小人將見羣邪害正孤忠無與雖欲進君於善其如宋王何哉是以古大臣之欲正其君者集思廣益使端人正士布在班聯然後忠佞不致同朝賢姦不得共柄而君德乃日進於高明此以人事君人臣第一義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

門陽貨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此一章書是明不見之義以見君子之所養也昔孟子抱道自重不肯往見諸侯故公孫丑問曰君子一身出處必準乎義然有抱濟世安民之畧而不先往見諸侯者敢問果何義乎孟子曰古者君子處世已仕則以盡職爲恭未仕則以守身爲正若未委贄爲臣則君臣之分未定無先往見之禮故自重其身而不輕見也然所謂不見者非過於矯激而終不見也如昔魏文侯之往見段干木也彼以未嘗爲臣遂踰牆而避不與之見魯繆公之往見泄柳也亦以未嘗爲臣遂閉門而不納不與之見此二子者雖守不見之節然皆立己太峻而絕人過嚴未免已甚如君既有

下賢之心誠意迫切斯可出而見之不爲枉道何必踰垣閉門爲哉出處去就合乎義禮之中者必推孔子昔孔子道高德備陽貨亦嘗聞之然不肯折節下賢而欲召孔子來見又恐無下賢之禮惡人議己於是用術以致之禮大夫有賜於士士苟不得拜受於家則必往拜謝於大夫之門其時陽貨方以大夫自僭而孔子爲士因令人窺孔子之出於外也而饋以蒸豚其意欲使孔子往拜其門可

借此以相見也。然孔子因物付物自不墮其術中。遂亦窺陽貨之出於外也而往拜以謝之。旣已答人之禮而又不屈己之節。可謂情理兩全矣。當是時也使陽貨不用術以致孔子之見而以禮先之則貨雖非可見之人而亦有願見之意。孔子於此豈得如干木泄柳之已甚而終於不見耶。蓋孔子之合乎中道如此。而得孔子之家法者莫如曾子子路。曾子嘗曰。每見有求媚乎人者聳脅其肩而強

爲歡笑其勞苦不可勝言。比於夏月治畦之人爲更甚也。子路亦嘗曰。未與人合而強與之言其心慚而赤赧赧然若無所容。如此人品非由之所知也。由二子之言觀之。凡如是之人。乃其所淩鄙而痛惡也。則其平日之所養者必光明正大不激不隨而不枉道以求合也可知已矣。所謂不爲臣不見者豈非守身之正乎。要之儒者以行道爲心而必以枉道爲恥絕人太甚固不可也。强顏求合尤不可也。權衡義禮之中亦惟以孔子爲法而已矣。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此一章書見革弊之貴斷也。昔宋大夫戴盈之目擊時弊而慨然復古。然有其意而不能

決乃問於孟子曰。什一而賦關市不征古先王之仁政也。今則不然賦則厚斂使農困於野關市則并征其貨使商困於途先王之良法美意不存而斯民之困苦日甚。今欲復什一之制去關市之征使農有餘粟而商有餘財豈非吾之至願但相沿已久而更張不可不漸請先去其重且甚者而輕之以待來年然後盡革其弊而復古之制夫子以爲何如。孟子設喻以告之曰。爲政之道成於斷而敗

於需有意去弊亦在乎勇以決之而已試為罕譬而喻今有人於此日攘其鄰家之雞或告之曰攘雞之事非君子之道其意欲其立止也乃攘雞者不能即改但曰請減損其日攘者而月攘之以待來年然後已而不攘以視子之革弊而欲待來年者何以異乎攘雞與攘民小大不同同歸不義若未嘗知之猶可恕也既已知之不可緩也子今既知弊政當除即當瞬息難安刻不容緩斯速已之使

民蚤蒙休養之福可耳何必又為來年之待哉要之興利除弊乃為政之要務若明知其弊而猶苟且因循日復一日究之弊終不能除而害愈甚豈善治之道耶語云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諒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此一章書見聖賢維世之心皆出於不得已也昔戰國之時邪說橫行異端蠭起孟子為世道人心慮恆以言闢之而人皆不知其故遂有疑其好辯者故公都子問曰辭以達意原非多言但今在外之人皆稱夫子好為辯論以取勝於人敢問何也孟子曰處世之道豈可以言論勝人但有關於世道人心者故

不能嘿嘿而已。今外人謂我爲辯亦不能辭。但居今之世。處予之心。豈好爲辯論以取勝哉。蓋有所不得已者耳。而所爲不得已者非自予始也。自上古以至今日。天下之有生民。業已久矣。其間氣化固有盛衰。人事不無得失。一治一亂。相爲循環。故有治而不能無亂者。其勢然也。吾人生當其時。欲撥亂反正。安可緘嘿而已乎。從來治亂不一。試以其大者言之。當堯之時。洪荒初闢。水無常經。皆倒流

逆行。以致氾濫於中國之內。凡平陸之地。皆蛇龍所居。天下之民。俱無定止。於是地之卑下者。則架木爲巢。高上者。則掘地爲窟。生民之苦。至此已極。虞書有曰。洚水警余。言予不德。故天降災異以警之。所云洚水者。即此逆行氾濫之洪水也。是時氣化乖沴。生民罹害。非一亂乎。於是堯獨憂之。舉舜敷治。舜承堯命。遂使禹治之。禹順水之性。掘地之壅塞者而注之海。氾濫之水。有所歸矣。驅蛇龍而放

於菹澤之地。蛇龍之物。有所居矣。因而水循正道。由地中以行。即今之江淮河漢是也。夫水不爲災。則險阻既遠。不特無蛇龍之害。而凡鳥獸之害人者。咸已消除。然後中國之人。始得平土安居。以遂其樂生之願焉。豈非天下之一治乎。迨堯舜既沒。聖人仁民愛物之道寖以衰微。歷夏及商。暴虐之君。相繼而起。彼皆奢侈無度。不念民生。民有宮室。其所居之處也。乃壞之以爲己之池沼。使無所安息

焉。民有田地。其養生之資也。乃棄之以爲己之園囿。使不得衣食焉。虐政既行。而乘機以爲亂者。無所不至。於是邪僻之說。暴慢之行。又因之而作。是人害日滋矣。且棄田土以爲園囿。棄宮室以爲汙池。則沛澤愈以多。而禽獸自至。是物害愈甚矣。夫自堯舜以降。雖治亂不常。寖淫而及紂之身。愈爲不道。天下又復大亂。若非周公武王。孰能挽回氣運。而輯安天下乎。於是武王受命而起。周公輔之。隨

奉行天討以誅獨夫之紂又以奄國爲紂之外助因興師伐之至三年之久始討其君而誅之焉其倖臣飛廉乃紂之內助也則驅於海隅之地而戮之其他助紂爲虐者五十國悉皆殄滅而人害以息又驅虎豹犀象使之遠遁而物害以消當時天下之民被新王之化而蒙安養之澤莫不大悅而歡欣鼓舞以共享太平之福焉故周書君牙之篇有曰丕顯哉文王創業之謨丕承哉武王致治之烈

所以佑助啓廸我后人者無一事不光明正大美善兼盡而無缺蓋以周公爲相能制禮作樂以光文武之道也此又非世之一治乎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此四節書是明聖賢維世之深心皆以衛道自任也孟子曰周自文武周公以來天下固

已大治及歷世既久至平王東遷之後國運漸衰而文武經世之道遂微而不明矣於是三綱淪五倫壞邪說暴行又乘之而作其大逆無道者則以臣而弒君者有之以子而弒父者有之忍心害理倫常攸斁一至於此此又一亂也孔子生當其時覩風俗之陵夷惡人心之僭亂雖不得君相之位以施撥亂之權然深以爲懼遂因魯史而作春秋焉春秋所載褒貶賞罰乃天子之事也所以孔子嘗

曰世有知我者謂以片言而伸一王之大法使後世知所勸懲其惟此春秋乎。或有罪我者謂以匹夫而假天子之大權借空言以行彰癉其惟此春秋乎。孔子之言如此。然或知或罪雖有不同。而在孔子之心不過勉人為善戒人為惡以警當世而示來茲也。豈得已哉。孔子之作春秋是亦世之一治也。由孔子而至於今賢聖之君久不作矣。列國諸侯皆爭戰相尋放恣於法紀之外而不顧。其無德

無位而名為處士者復搖唇鼓舌而橫議於其間。至如楊朱墨翟更異端之尤也。各以邪辟之說布滿天下。天下之言學術者不歸楊則歸墨。而聖人之道不明矣。在彼信而從之者雖未之詳察。而不知楊氏之言但知為我。於一身之外。漠不相關。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是無君也。墨氏之言。惟知兼愛。視天下之人。更無差等。不復知有親親之仁。是無父也。夫人之一身惟此君父之倫為不可泯耳。今無

父無君。人道既已滅絕。其與禽獸何異耶。橫議之害。一至於此。昔公明儀有言曰。庖之中有肥肉。廄之中有肥馬。乃使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所謂率獸而食人也。今彼楊墨之害。實有甚於此者。蓋事親以仁。事君以義。由堯舜以來傳之孔子者也。彼為我兼愛之道流而不息。則孔子仁義之道蔽而不明。是邪說誣惑乎民心。而仁義之道遂為邪說蔽塞也。仁義既已蔽塞。則人皆無君父之倫。而與禽

獸無異。是楊墨之教使人皆為禽獸。即所謂率獸食人也。其勢一倡不能止遏。則人將相殘相食。而亂臣賊子不可勝誅。其為亂也。又甚於孔子時矣。吾生當斯際。蓋為此而懼焉。豈能坐視異端之倡熾使聖道不傳而嘿嘿已乎。故欲防閑先聖仁義之道使之昭明而不為所塞。則於楊墨之學。必深加距絕。於淫蕩之辭。必力為放斥。務使無父無君之邪說不得復起而惑民焉。凡此者皆以衛道也。蓋

彼邪說之作雖屬論說實本於人心既作於其心則必日用舉止俱悖乎理而害及於事既害於其事則必紀綱法度盡失其常而害及於政此理之必然也雖有聖人復起豈能易吾害事害政之言耶此吾所以距之嚴放之切以衞先聖之道於不墜也不然橫議日滋浸淫不已異端之害將何所底止乎此吾之所以不得已耳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此四節書是孟子總論諸聖之功以見己闢邪衞正之非得已也孟子曰古今之治亂雖有氣化人事之不同而主持維挽則存乎人者有不得辭也昔者洪水爲災惟禹排抑之

而天下平治至周公兼幷夷狄驅逐猛獸除民之害而百姓乃得安寧若孔子成春秋明大義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乃有所畏懼而不敢恣肆以行其惡是自古至今所以亂而復治皆諸聖維持之力也况今楊墨之害有甚於此者乎昔魯頌之詩有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蓋言周公於戎狄之國則膺擊之而不稍寬於荆舒之人則懲創之而不稍恕斯無弗畏服而莫敢有違拒者焉是中外之防固如是之嚴也今楊墨無父無君與戎狄無異正周公之所必膺也而豈得漫然視之乎故我處今日亦欲明仁義之道正人心於陷溺之後闢楊墨之非息邪說於方熾之時其偏僻之行則距絕之而無使猖狂其淫蕩之辭則放斥之而不令鼓惑正以仰承三聖之功欲由亂而返於治也然則予之諄諄反覆者豈好辯哉誠以繼三聖之後畏天命憫人窮憂之深遂不覺其言之切

乃有所不得已耳。況此楊墨之當距非獨孟一人之責也。使人能發爲言論以斥其爲我兼愛之非。是其學雖未及三聖然已得其道法。而紹其心傳。卽禹周孔子之徒也。是知闢邪衞正人人皆有其責。何疑於孟之好辯哉。甚矣。外人之不諒也。蓋異端之害聖道者楊墨爲甚。以其無父無君害人心術所關最大也。使非孟子深惡而痛絕之則爲禍於後世者尚可言耶。自有此辯。而邪正之分。遂不可

掩。以此主持世教則致治無難。而可以媲美於三聖矣。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此一章書見矯俗不可以爲廉也。齊人有匡章者問於孟子曰。論人之品以廉爲貴。然今世之人或飾其名而無其實。或勉强一時而不能持久。此皆不可謂之廉也。如我齊國之有陳仲子者豈不眞爲廉潔之士哉。夫仲子生於富貴之家。乃能以淡薄自守。其所居者。則於陵僻之地也。嘗至於三日不食。而耳不能聞。目不能見焉。其窮困如此。然未嘗求

食於人也。適井上有李。螬食其實者業已過半。在他人視之亦惟遺棄之耳。而仲子乃匍匐而往取而食之。彼當饑疲之後。凡三咽而後耳復有聞。目復有見。此其所居所食乃人之所不能堪也。而其心不爲稍易。非眞廉其孰能之哉。孟子因而曉之曰。當今齊國之士。大約皆富貴功利中人耳。仲子處汙濁之世而竟不爲流俗所染。如手小指之中有一大指。吾必以仲子爲齊國之巨擘焉。雖然。仲子

所處固人所難。然亦不必爲此不近人情之事。以失聖賢中正之道也。我思仲子亦惡能遂其廉哉。若充仲子之操。其矯情絕俗。亦必窒礙難行。必如蚯蚓之無求於人而後可。然仲子亦人耳。豈能如蚯蚓耶。夫蚓之上而食者。非猶夫人之食也。惟槁壤之土。下而飲者非猶夫人之飲也。惟黃泉之水。今仲子居必以室。而食必以粟。則不能不有資於人也。可知矣。此其所自來。亦安能計其義與否耶。從

來最廉者莫如伯夷。最貪者莫如盜跖。今仲子所居之室。果廉如伯夷之所築與。抑貪如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果廉如伯夷之所種與。抑貪如盜跖之所種與。是義與不義。總不可知也。今仲子既不能無居無食。而所居所食者。又不能必其所自來。若仲子者。亦惡能自成其廉哉。如欲成仲子之廉。殆必如蚓而後可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此三節書是言人不可以小節妨大倫也。臣

章曰。仲子之居與食。雖不必盡出於伯夷。然亦何傷其爲廉哉。今仲子之居食。乃親身織屨。其妻辟纑。以易之者。夫豈不義而取諸人者耶。孟子因曉之曰。吾謂仲子之惡能廉。正以仲子不必如此耳。蓋仲子非素貧賤。乃齊國之簪纓世家也。其兄名戴者。食采地於蓋邑。其祿萬鍾。即與其兄同居而食。非不義也。乃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因遠避其兄。以致

離失其母居於於陵彼亦謂以義自處而不知母子兄弟之大倫已失矣嘗聞其他日歸也偶有饋其兄生鵝者亦不過交際之常禮乃仲子則頻顣而不悅曰惡用是鶃鶃不義之物爲哉及他日又歸其母以愛子之心殺是鵝以食之適其兄自外至因與之言曰爾之所食者卽向所謂鶃鶃之肉也仲子聞兄之言竟出而哇之其矯情如此較之聖賢之道不違親不絕俗者爲何如乎且就其居與

食而言之以母食爲不義而不食是天下無復可食者乃於妻辟纑以易者則食之以兄之居爲不義而不居是天下無復可居者乃於於陵則居之一身而清濁互叅一家而棄取靡定是尚爲能充其不居不食之類乎不能充其類又焉能充其操殆必如蚓之無求自足而後能充滿其不居不食之操也彼仲子亦人耳豈能遂如蚓也哉吾之所謂惡能廉者蓋以此也可見君子處世自有中道惟義所在而已若欲成一己之小節而棄天下之大倫則凡滅理害義欺世盜名者將無所不至此主持風敎者不可不辨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八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九

孟子 下之一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此一章書見爲治當實行先王之仁政也孟子曰爲治必本於心而心之所運即爲法欲圖治者必不可以無法也猶之制器者欲爲方員必以規矩即以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苟舍此規矩則明巧無所施而方員不能成矣猶之審樂者欲定五音必以六律即以師曠之聰苟舍此六律則其聰亦無所用而五音不能正矣况治天下乎治天下必以仁政即堯舜亦有所不能外如精一執中堯舜之道也其所以治天下者必有百工庶績六府三事以其如天好生之仁而發之爲政焉苟不以仁政則紀綱不立制度未詳而天下亦不能平治矣觀於堯舜而求治者之不可無仁政也明矣如今之人君求其愛民之意發於中與夫愛民之聲聞於外者蓋亦有之然而在乎當日不見有德澤被於民而施於後世亦不可奉之以爲法豈其心未欲求治耶

蓋由不能以仁心而發爲仁政實行先王之道耳苟能行之則美意蘊於中良法溢於外治平有何難哉是知仁心仁政誠無一之可缺者故古語曰徒有仁心而不達之於政則慈祥之意無以推廣不足以爲政徒有仁政而不本之於心則條教之設祗屬虛文亦不能以自行其何以澤當時傳後世耶誠能效法先王則可以無患矣假樂之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蓋言爲政者無有差忒無有遺

忘皆由率行舊日之典章故也。以此觀之。不愈知先王之法之盡善。而遵之者之不可以或緩哉。蓋先王之法。本於一心。合諸庶務。在當時共被其澤。在後世實可遵行。使遵先王之法。而猶有愆過遺忘。不足以澤被當時。而爲法後世者。無是理也。信乎法者。政之所由傳。仁之所自溥。而先王所以平治天下者。斷斷必出於此。不是之遵。豈可漫言平治耶。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此二節書言聖人立法之善。要以能遵爲智也。孟子曰。吾所謂先王者。即古之聖人也。聖人之聰明智慮。原爲後人之所不可及。故創制立法。即有以利賴天下於不窮。如聖人制器以利天下之用。既竭其目力以爲方員平

直矣。然無法以繼之。則目力或有時而窮。於是又繼之以規矩。以爲方員。繼之以準繩。以爲平直。使後人皆有所據而取法焉。是制器之法。不可勝用也。如聖人作樂以宣天地之和。既竭其耳力以正五音矣。然無法以繼之。則耳力或有時而窮。於是又繼之以陰陽之六律。以正宮商角徵羽之五音。使後人皆有所據而考驗焉。是作樂之法。不可勝用也。至聖人之不忍於民。而欲使各得其所。亦既竭其心思。圖維區畫。凡所以仁民者。無弗至矣。然使不繼之以法。則心思亦有時而窮。於是以不忍人之政繼之。厚其生則爲之制田里。教樹畜。正其德則爲之設學校。明人倫。是其不忍之心。賴政以不匱。而仁覆於天下後世矣。然則聖人之治。以有仁政而然也。後之圖治者。豈可舍此而他求耶。故古語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蓋言丘陵川澤之勢。自高自下。因而爲之。甚易也。以仁心而行仁

政。卽先王之道也。盡善盡美。確有可遵。卽與為高下者之丘陵川澤無以異。苟為政者不因乎此。是猶舍丘陵以為高。舍川澤以為下。徒勞罔功。其亦不明之甚矣。曾可謂之智乎。要之為人君者。不可不行先王之道也。苟能行。則皆被其仁。而所及者廣。不能行。則並失其智。而所施者窮。以堯舜為法者。可以決計矣。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

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此三節書是言為人君者當行仁而戒不仁也。孟子曰。為政而不因先王之道。不可謂智。蓋以其不仁而然也。苟能因之。則必推仁者矣。是以惟仁者以仁心行仁政。則澤及生民。而法傳後世。所必然也。如是而在高位。則必以先王為不足法。以仁政為不足行。縱其情之所至。止以為禍於天下。是播惡於臣民之衆也。其貽患可勝言哉。蓋君之一身。臣民之表帥也。使自作聰明。任其私意。凡施於政事者。皆不以理道相揆度。則為之下者。阿諛順從。自無法度之可守。夫朝廷之上。旣無道揆。則政令惟事紛更。而規制不能畫一。是道不信於

朝廷矣。百官之衆。旣無法守。則智巧者欺罔以行私。愚鈍者偷惰以藏拙。是度不信於百官矣。朝不信道。則君子之在上者。必至肆意妄行。干犯名義而不知。工不信度。則小人之在下者。必至放辟邪侈。干犯典刑而不顧。蓋不仁在位。而臣與民之作奸作慝。以至於此。豈非播惡於衆乎。如是而國之不亡。特僥倖而已矣。豈不深可畏哉。是知國之治亂。止在仁與不仁。而其他非所計也。故古語曰。凡為

國者城郭雖不完固兵甲雖不衆多其國勢似乎不強然於根本無傷不足以爲災也田野雖不開闢貨財雖不積聚其國儲似乎不當然於元氣亦無損不足以爲害也惟上無道揆而不知禮則下無法守而不知學由是賊惡之民因之而起亂常敗紀相習成風斯國無以立而喪亡無日矣其爲禍豈小哉可見爲人君者當以不仁爲戒而惟行仁政之是亟也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此四節書是言仁政當行因人君之責而爲之臣者尤宜引君於道以盡其職也孟子曰不仁而致禍豈獨君之罪哉良由爲之臣者不乘機匡救有以釀之耳詩大雅板之篇云天之將蹶周室正宜上下交儆爾羣臣不可泄泄然怠緩悅從苟安旦夕不思所以救正也詩言如此可見爲臣者當以此自責克盡厥職庶天意可回苟當天譴之時而惟坐視不救正詩辭泄泄之謂也夫所謂泄泄者即時俗之所謂沓沓也豈人臣之所宜有哉蓋人臣有事君當盡之義有進退當守之禮今但以逢迎爲悅不輔其君以行仁是事君無義矣阿諛承順進不能陳力就列退不能潔己守身是進退無禮矣且人臣入告於君必

當以堯舜爲法今雖多所謀畫皆出於尋常功利之私至於先王之道則詆毀而非之以爲不足行有臣如此豈非沓沓之謂乎是亦未知人臣事君之道耳故古語曰人臣於君凡奔走承順特恭謹之小節而不可謂之恭也惟是竭誠匡贊不欲其主安於守文業業之君而責望以高遠難盡之事覺靖獻之間一如堯舜在上此尊君之至也始謂之恭抑唯諾悅從此敬畏之儀文而不可謂之敬也

惟是盡言規諫敷陳先王之善道而遏止非辟之邪心其夙夜所矢惟願君德之清明此忠愛之至也始謂之敬若謂先王之道非吾君所能也常以為難而不敢責雖知其善而不能陳玩愒苟安致君日趨於有過之地非賊害其君而何哉為臣者苟無恭敬之實則必至賊害其君其何以平治天下共成上理耶為人臣者誠不可不任其責矣要之此章之旨在以仁心行仁政而末乃歸重於君臣之各任其責蓋以君臣同心而後治可成也所以易之於泰彖慶其上下之交而堯舜之世都俞一堂斯以成勳華之治也與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此一章書是言為治者當法堯舜以仁民也

孟子曰凡天下事物皆有至當不易之則使後人遵而用之如制器者員取諸規方取諸矩規矩乃方員之至也若夫人之大倫皆有一定之理但衆人不能由而賢人亦不能盡惟聖人以生知之質安而行之察之極其精而處之極其當遂合乎天理人情之極聖人

乃人倫之至也惟聖人為人倫之至則凡在人倫之中宜以聖人為法矣而人倫則以君臣為大如欲為君而盡為君之道欲為臣而盡為臣之道斯二者豈俟乎他求哉亦皆法堯之為君舜之為臣而已矣蓋自古非無明君而惟堯為為君之至非無賢臣而惟舜為為臣之至也使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其君即他有所法皆趨承之末節耳止謂之不敬其君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其民即他

有所法。不過粉飾之虛文耳。亦止謂賊害其民。夫不法堯舜而慢君賊民若此。此皆牿於大道未聞孔子之言也。昔孔子曰。天下之道止仁不仁兩端盡之。蓋道心之外即人心。天理之外即人欲也。可見能法堯舜即為仁。而不法堯舜即為不仁。止此一念之微。而遂有天壤之別。可不慎耶。故為君者以堯為法。則身安而國家可保。以其仁也。若夫不仁者。橫征厚斂以窮民財。嚴刑峻罰以殘民命。舉凡

虐民之事無弗至。而禍患隨之矣。其虐之甚者則必身弒國亡。求存而不得。其不甚者則亦身危國削。自振而不能。且於身沒之後。加以惡謚。或以昏而不明名之曰幽。或以殘而無道名之曰厲。定於一時。傳之百世。雖孝子慈孫欲蓋其祖父之愆。而亦不能改也。不仁之禍。一至於此。則欲盡君道者可不知所鑒戒耶。詩大雅蕩之篇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蓋欲紂以桀為鑒耳。夫詩人之意欲紂以桀為鑒。即此當以幽厲為鑒之謂也。豈可忽哉。蓋幽厲之當鑒。以其不仁。而堯舜之當法以其仁也。幽厲之與堯舜。迥乎不同。而止以仁不仁別之。則出此入彼之幾。更宜為之凜凜矣。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

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此一章書是深儆當時之諸侯宜行仁以保其國也。孟子曰。前代之興亡。即後世之法戒。惟詳加考究。而所以保國者在是矣。試以夏商周三代觀之。當禹湯文武之得天下也。皆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於是人心悅而天命歸。蓋以仁也。及桀紂幽厲之失天下也。皆以殘忍之心。行暴虐之事。於是民心離而天命改。以其不仁也。夫仁不仁之關乎得失。豈

獨天下哉。卽以一國論之。如國君而仁。則國以興而存。國君不仁。則國以廢而亡。亦莫不然。然則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當以仁爲要矣。天子爲四海之主。倘或不仁。則播惡於衆。億兆離心。而四海不保矣。諸侯爲社稷之主。如其不仁。則陷溺其民。危亡立至。而社稷不保矣。卿大夫有宗廟。不仁。則干犯典刑。覆絕宗嗣。而宗廟不保矣。士庶人有四體。不仁。則悖理罔行。身被殺戮。而四體不保矣。夫自貴至

賤。皆以不仁之故。而死亡隨之。豈不甚可畏哉。今人之於死亡。未有不惡而思避者。乃旣惡死亡而樂爲不仁之事。是猶惡醉而強於飲酒也。蓋強酒者必醉。而樂不仁者必至死亡。此保治之道。斷斷必出於仁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此一章書。是勉人自脩之實學也。孟子曰。人之處世。但當盡其在己。不可責之於人。如仁者切於愛人。誰不親附。其或愛人而人不我親者。必我之仁仍未至也。卽當自反其仁。倘仁有弗純。不敢安也。智者明於治人。誰不順從。其或治人而人不我治者。必我之智仍未至也。卽當自反其智。倘智有弗周。難自已也。有禮者敬人。敬人者人恆敬之。其或不我答者。必我之禮仍未盡也。卽當自反其敬。倘敬有弗篤。不容懈也。且不特此也。凡有所行。或

不能適得其所欲。是乃自治之功疎。而有以致之也。惟皆反求諸己。務使歸於盡善而後已焉。如是則脩其身者。極其嚴密。而一身之中無有不正矣。身旣正。則當乎天理者。自合乎人心。卽以天下之大。當無不敬信而歸服矣。寧猶有不親不治不答者哉。大雅文王之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言人能常作思維務合天理。於是天心佑助。多福聿臻。是乃自求以致之耳。詳繹詩言。非卽其身正而天下

歸之之謂與要之反求之說非特與人爲然帝王之出身加民愼脩思永已治而益求其治已安而益求其安職此道也故書言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而必歸本於皇建其有極其即自求多福之旨哉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此一章書是示人知本之意也孟子曰凡淺近之言皆有至理苟參詳其義則切要之旨

可以引伸之而得焉如人之恆言皆曰天下國家人但不加研審亦以常言忽之耳試思言天下而繼以國者蓋以達由乎近四海同風必以邦畿爲起化之源也天下之本在國言國而繼以家者蓋以外由於內郊圻向化必以宮闈爲則傚之準也國之本在家至於家豈無所本乎治人者必先於治己刑于之化聿惟其儀之不忒也家之本在身若是者分而言之各有其本而合而計之則止有一本即謂天下國家惟本於身可也孰謂恆言可忽哉大學三綱爲八條之本明明德又三綱之本敬之一言又明明德之本然則敬者乃本中之本也誠知本中之本可以言學矣可以言治矣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此一章書是言爲政者當正身脩德以服人

也孟子曰今之爲政者恃其權力不務以德感人因而人心多不悅服乃謂爲政甚難而實不難也何也政不外於一身倘不能反身脩德舉動乖方即國人未必知而國中之勲舊世臣名爲巨室者已先知之而心懷怨怒矣夫彼秉政用事乃衆庶之所觀瞻彼既怨怒亦安望一國之傾服耶於是政教之行多有阻滯所必然者自我思之亦惟不得罪於巨室而已若爲政者自處以正凡一言一動

以及發令行政皆出於天理人情之至而無纖徼之可議此在國人未之知而巨室近在左右已無弗心悅誠服而欣欣向慕之矣夫巨室既慕乃一國之所趨向也其誠心愛戴必無異於巨室可知至一國既慕又天下之所依歸也其傾心向化亦無異於一國可知夫如是故德教大行即如水之沛然奔放充溢於四海而莫之禦豈復有阻其聲教者哉此所以謂爲政不難也蓋不得罪於巨室者

乃正身循理使之無可訾議也若曲法徇情使之慕悅在巨室則得矣如一國何如天下何況巨室之賢者悅之不以其道不悅也巨室之不賢者悅之不以其道悅也違道以得巨室之歡心天下事尚忍言哉此又不可不致辨者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此一章書是勉當時諸侯脩德自強以順天

也孟子曰世道之升降係乎天運乃理勢之自然也嘗觀天下有道之時人皆脩德德有大小而位之貴賤因之故小德者則見役於大德小賢者則見役於大賢此蓋服於德而無所勉強故爲有道至天下無道則人不脩德惟以力相尚力小者則見役於大力弱者則見役於強此乃屈於力而不敢抗衡故爲無道夫世道不同所尚各異斯二者乃理勢之自然皆天也人能審己量力聽其當然而

不悖便爲順天。順天者社稷人民可保長存。若不聽其當然。而般樂怠傲。便爲逆天。逆天則未有不亡者。一順一逆。存亡係焉。可不審哉。然尚德之風已不可見。而小役大。弱役強。庶幾能順天者。則齊景公有足取焉。昔齊國衰弱。而吳則強大。非齊所敵也。於是與羣臣謀曰。有國家者非發號出令。而使人從我。則卑身戢志。而以我從人。若既不能出令以使人。取威定霸。又不能事人以聽命屈己圖存。

是徒見絕於人。惟有挑釁致禍。自取滅亡而已。何益哉。於是涕出而以女嫁於吳。其能順天以保國有如此。若今之諸侯。國勢處於衰弱。不能脩德自強。乃般樂怠傲。皆效大國之所爲。而獨以受命大國爲恥。曾不屈己從之。是猶既爲弟子之職。而恥受教命於先師也。奚其可哉。如誠以受命爲恥。則莫若取法文王矣。昔文王以岐周百里之地。發政施仁。人心歸服。而創成周之業。若能以文王爲法。脩

德行仁。在大國因其可爲之基。即不出五年。在小國奮其自強之志。亦不出七年。必統一寰宇。而爲政於天下矣。即國之大者且爲吾役。亦安有受命之恥耶。此徒恥無益。而文王不可不師也。試以大雅文王之詩觀之。詩云。商之子孫。其數衆多。不止十萬。然上帝之命。既已歸周。奄有天下。則凡商之子孫。皆於我周臣服矣。然臣服於我周者。以天命靡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殷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

執祼獻之禮。以助祭周之京師焉。是言商雖強大。而易姓之後。則無不爲周所役也。故孔子讀之而嘆曰。商之子孫。其麗不億。亦不爲不衆矣。然以我周之仁。遂得天下。而莫與之抗。是衆而不可爲衆也。爲國君者誠能以仁爲好。施懷保之心。而除暴虐之政。則天下之民。自莫不尊親。亦如商之歸周。而無與爲敵也。欲無敵於天下者。不於詩與孔子之言而益信哉。乃今之欲無敵於天下者。則異是。徒

師大國之所爲而不師文王之仁政是蓋以見役爲恥而終無免恥之法殆猶執持熱物而不以水先自濯其手也其糜爛豈能免耶桑柔之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言執熱者必先以水自濯而後可以解熱則立國者必先行仁政而後可以無敵若不務行仁而欲無敵於天下亦惑之甚矣蓋戰國之君皆欲無敵者也而所行者乃皆不仁之事故孟子深警之要之積德行仁創與守皆不能外觀

文王以行仁肇統而遂以有卜世卜年之慶則所以長治久安者可思矣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後人毁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此一章書是戒諸侯之不仁以取禍也孟子曰人君欲享國長久必須聽納忠言若不仁之人私欲錮蔽喪其本心雖有讜論必拒而不從尚可與之言哉蓋彼當國勢旣危本不可安也而反安之災害將至本不可利也而反利之至荒淫暴虐皆所以致亡者本不可樂也而反樂之顚倒錯亂迷而不悟豈不終於敗亡耶不可與言者蓋以此設使彼雖不

仁而尚可與言則必翻然悔悟凡其安危利菑樂所以亡之事自能盡改卽瀕於敗亡而可以維挽又何亡國敗家之有哉可見不仁之人至於敗亡皆其自致觀孺子之歌與孔子之言可知矣昔有孺子遊於滄浪矢口而歌曰滄浪之水淸兮可以濯我之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之足言雖淺近卻有至理孔子聞之而呼弟子曰孺子之歌雖屬無心然其中有感應一定之理爾小子所當審聽

也蓋纓者人之首服惟水之清者乃可以致其潔足者身之下體即水之濁者亦可以去其汚因水有清濁之分而濯者始有纓足之别乃自取之也可見此感彼應斷無差爽凡天下之事寧有不由於自取者乎如人自處端莊則人不敢加侮惟出言行事輕佻褻狎以致敗名蕩檢是已自侮其身然後人得而侮慢之非自取其侮乎如一家中倫誼聯屬則人不敢加毀惟宗族至親相戕相害以致

滅倫傷化是已自毀其家而後人得而戕害之非自取其毀乎如一國中政教脩明則人不敢致伐惟用人行政不綱不紀以致衆叛親離是己自伐其國而後人得而侵伐之非自取其伐乎蓋禍患之來皆有以致之此孔子之所謂自取也嘗觀太甲之篇曰孽由天降尚可脩德以違避之若孽由自作則禍隨其身不可存活正此自侮自毀自伐之謂也敗亡之禍孰非不仁之自取乎蓋有國者以行仁爲本則嘉言罔伏而國祚其延此乃必致之理也惟明於自取之義而凜凜焉則庶乎其不悖矣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

此三節書見惟仁足以得民心也孟子曰民心之向背興亡係焉甚矣民心之不可失也昔夏桀商紂承禹湯之業原有天下其有而失之者無他故也由於衆叛親離而失其民也所以失其民者由於暴虐不仁人心怨怒而失其心也由此觀之可見得天下必有道非可以權勢控制也惟得其民則四海嚮風有人有土斯得天下矣得其民亦有道非可以智術籠絡也惟得其心則誠意歸附近悅

違來斯得民矣得其心亦有道非可以力取而勢迫也惟於民心之欲惡求之而已如飽煖安逸民之所欲而不能自致上之人則多方以致之凡其所欲務爲聚焉令獲生養安全之樂饑寒困苦民之所惡而不能自去上之人則竭力以去之凡其所惡斷勿施焉使無阽危凍餒之憂如此則上下同心君民一體所謂得心之有道者不過如是而已夫知其欲惡而與聚勿施是乃曲體民情而行其不忍即所謂仁也凡民之求遂所欲而免所惡者自然望仁以趨無所等待其歡欣鼓舞而不容已者即與水之就於卑下莫之能禦獸之走於曠野莫之能遏者無異乃必至之勢也夫民之歸仁原非歐之使然而况又有不仁者以爲之歐乎嘗觀魚之遊也必於淵因其畏爲獺所食故皆趨於淵是魚之必趨於淵者獺爲之歐也爵之棲也必於叢因其畏爲鸇所食故皆趨於叢是爵之必趨於叢

者鸇爲之歐也若夫湯武之時而民皆趨之者雖樂湯武之仁實畏桀紂之暴耳是民之必歸於湯武者桀與紂爲之歐也盖湯武之得民以其仁也桀紂之歐民以不仁也則知得天下者在乎得民而得其民者亦在仁以得其心而已矣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歐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此三節書言諸侯當及時以行仁也孟子曰湯武爲民之所歸而桀紂又歐之使歸是民之歸仁昭然可見矣但今天下之君特無好仁者耳誠所好在仁而以愛民爲念凡飽煖安逸務與之聚凡饑寒困苦勿之施焉在天下之苦其君者方無所逃避一聞好仁之主孰不來歸則是諸侯之暴虐皆爲好仁者歐

其民也。夫既得民。則得天下。雖欲不統一寰宇而王也。亦不可得已。好仁之效如此。欲王者可弗加之意乎。但今欲王者逞己之私。而拂民之性。積患已久。驟難挽回。須及早省改。行仁政以收人心。庶王業可致。是猶有七年沉痼之病。欲求三年乾久之艾以療治之也。若欲病愈。須自今畜艾。或猶可及。苟為不畜則遷延歲月。即至終身亦不能得艾。而其病弗能捄矣。今之諸侯不能立志行仁。即與受病而不畜艾者無異。因循苟且以至終身。則憂辱相尋。惟以陷於死亡而已。寧望其復得生存乎。詩大雅桑柔之篇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言人不能為善。則相引以及於沉溺。即不志於仁。以陷於死亡之謂也。苟鑒於此。亦何憚而不以志仁為亟耶。可見圖王者惟在乎行仁。誠以愛民為心。不自暇逸。則人心收而王業成無難矣。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此一章書是慨人自絕於道也。孟子曰。凡人皆可為善。而惟能信而能勉者。乃有受益之地。此蓋係乎己。而不係乎人也。而乃有不自愛而自暴者。執迷不悟。自以為是。雖喻以好言而弗之信。不可與有言也。又有不自重而自棄者。安於怠惰。甘為下流。雖勸以當為而弗加勉。不可與有為也。何謂自暴。蓋人性中原有禮義。所當湊嗜而篤好者。彼乃恃偏詖之見。以倡其謬誕之詞。蔑視理道。肆其非毀。是本性之懿美自加戕害。非自暴而何。所以謂之自暴也。何謂自棄。蓋人性中原有仁義。所當身體而力行者。彼乃以委靡之姿。而狃於因循之習。反非薄己身。謂為不能居由。是本性所固有自甘廢置。非自棄而何。所以謂之自棄也。自暴自棄亦未知仁義之切於人

爲何如耳。凡人一有私欲。則所以居心者。卽不能安舒。惟仁乃天理之公萬善之長。人若所處在此。則身心泰然。眞與安宅無異。豈有從欲之危乎。凡人一有邪曲。則所以處事者卽不能正直。惟義乃事理之宜裁制之準。人若所行在此。則舉動光明。眞與正路無異。豈有錯履之咎乎。夫此安宅正路本人所同具而宜居宜行者。乃自暴自棄之人。馳騖而失其本心。冒昧而違其懿則。非無安宅也。乃曠

之而弗居。非無正路也。乃舍之而不由。其顚倒錯亂。難以抹正。豈不眞可哀哉。甚矣人之不可暴棄也。蓋天下無不可爲之善。亦無不可化之人。孟子欲救陷溺之人心。而振衰頹之志氣。故諄切言之。人但一爲猛省。則知爲聖爲賢。亦由乎我而已。何以畏難苟安爲哉。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此一章書是明道之所在。欲人知所求也。孟子曰。治術之不明。乃道術之不明也。道術明。則治術亦在其中矣。如率性謂道。是人與己所共由者。本至爾也。乃有人以爲卑近。而反馳騖於遐渺。是以在爾者而求諸遠矣。行道謂事。是人與己所共能者。本至易也。乃有人以爲膚淺。而反攻治乎艱深。是以在易者而求諸難矣。夫彼以新奇詭異之術。誣惑人心。天下何由平治乎。是亦未知爾與易者爲何如耳。人各有親。人各有長。是爾莫爾於此也。

人親其親。人長其長。又易莫易於此也。一人行之。固爲家庭之聚順。人人行之。則爲四海之雍和。斯固兵革無所施。而刑法亦不必用。但見家皆孝弟。俗皆仁義。天下之大。己不期平而自無不平矣。豈非至爾至易之所致耶。然則欲端治術者。當先端道術而已。嘗觀時雍風動。止在於一家仁讓之中。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

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此一章書是言誠身貴於明善也孟子曰吾人處世與吾相接者在內則有親在外則有友在上則有君在下則有民酬酢其間必有感通之實非可舍身而求之也如居下位治

民則在乎獲上必上有忱恂而後下無疑貳焉若君不加信任則民必不悅從民不可得而治也獲上有道在乎信友必見諒於友始可受知於君焉若在友素無許可之心則在君必無付託之意弗獲乎上矣信友有道在乎悅親必承歡於親始可取信於友焉若事親不能豫悅則交友無以感孚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在於誠身必在身無所虛偽而後可以得親之歡焉苟反身未嘗真實則事親

安得恬愉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在乎明善必於善無所茫昧而後可以得身之誠焉若擇善無察識之功則反身豈得無妄之至不誠乎身矣可見身一誠則悅親信友獲上治民皆在於此人可不明善以誠身乎蓋誠雖具於人而實原於天所當盡人以合天矣是故誠者真實無妄性所同具乃天道之本然所謂天之道也但在天之理原無不實而在人之心不能無偽惟思誠者明善以復其初

使天之予我者無少虧欠此乃天道之當然所謂人之道也夫思誠而盡人道之當然則至誠矣誠既至則人之所同者皆備於己而己之所獨者自無間於人以誠感者以誠應凡悅親信友獲上治民曾有不動者乎若謂至誠而猶有不動者無是理也倘誠有未至則亦不誠而已一念之起即真偽相參一時之暫亦斷續不定無以成己何以感人以此

而施於內外上下之間欲有以動之未之能也即誠不誠之分而動與不動判焉人可不以思誠自勉乎按此章之旨本於中庸乃道統淵源之所在也而獨從倫物之間推其原本尤為切實雖盡人盡物以至參贊位育隱而未言而要之至誠能動則亦不外乎此矣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一章書是言行王道之效也孟子曰世皆以王道為迂多不肯行夫亦未知其效為何如耳試以文王觀之昔紂毒痛四海播棄老成有伯夷者遂辟其亂而居於北海之濱蓋已隱而不欲見矣及聞文王起為西伯乃奮然而興起曰何不歸來乎吾聞西伯發政施

仁善養老者吾可歸之以就其養矣於是自北海之遠而往焉又有太公者亦辟紂亂居於東海之濱及聞文王起為西伯乃奮然而興起曰何不歸來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吾可歸之以就其養矣於是自東海之遠而往焉夫文王一行仁政而伯夷太公遂接踵來歸不辭險遠是王道之效有如此況此二老者初非尋常之人齒德俱尊乃天下之大老也既曰大老則負重望而繫人心

天下皆仰之如父而天下之人皆其子矣今乃慕文王之政自海濱來歸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既歸其子焉有舍其父而他往者哉可見賢者之所趨向則天下隨之而文王之政誠不可不行也今之諸侯特患視為迂遠而不行耳有能法文王之政制田里教樹畜使民安居樂業至於煢獨者而皆蒙其養則仁風遠播老成耆碩之士必相率而來人心之所向即天命之所歸雖國有大小

不同大約不過七年之內得人望以收人心必統一海內而爲政於天下矣王道豈迂濶而難行耶此文王之政所以不可不行也要之爲政以得民心爲本而仁政乃所以得之也不特創業爲然凡所以久安長治者俱不外此然則力行王道豈非祈天永命之善策與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

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爲之强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此一章書言仁政當行而不可力圖富强也

孟子曰列國之君皆以富國强兵爲務而不知剝民之財殘民之命乃大聖人之所深責而王法之所不赦也昔孔子弟子有冉求者爲魯大夫季氏家臣時季氏專魯富過公家乃求不能匡捄以改其惡德而反爲之設法催科勤行聚斂其徵取之粟較之往昔者更加倍焉此蓋剝民以媚上負其所學多矣孔子於是對諸弟子責之曰求在吾門習聞吾教久矣乃不能以道事人而反損下益上豈吾之所以爲教耶非我徒也爾小子當鳴鼓而攻聲其罪而責之使之省而改焉可也孔子責求之言如此由此觀之爲人臣者惟當

贊助其君使以愛民爲心而力行仁政不宜以利導之也若君不行仁政而爲之臣者乃斂民以富之此乃背其師傅得罪名教見絕於孔子者也可不戒歟夫富國猶且不可而况於爲君强戰者當有更甚於此者矣蓋富國雖屬奪民之財而强戰則至戕民之命如爭地以戰則止欲疆宇開廣而不顧民命之死傷其殺人常至於盈野爭城以戰則惟圖戰勝攻取而必致生民之屠戮其殺人每至

於盈城夫爲土地之故而其慘至此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死猶不足以容之也但相習成風未嘗明正其罪耳所以上之求於下與下之効用於上者首惟善於戰陣再則連結諸侯再則墾田富國此三者雖若有功而以王法論之則皆有必誅之罪也故善戰者荼毒生靈殘傷民命此首惡也宜加誅戮以服極重之典刑若結連諸侯與兵搆怨身雖未膺攻戰之事而心則全屬智

巧之私比於善戰者罪其次也至開闢草萊變亂古制竭盡地力掊克小民是雖以生財爲名而實以剝民爲事比於善戰之罪又其次也三者之罪昭然若此乃列國之諸侯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宜其禍亂相尋無已時也要之財賦雖關國用然藏富於國不如藏富於民用兵原甚禍亂然止可示威而不可以嗜殺此王霸之辨也即治亂之所由分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此一章書是著觀人之法也孟子曰欲求知人之明必有觀人之法而法則有至簡而至易者焉蓋存乎人者形或可以假飾而神不可以僞爲一身之神存乎眸子蓋莫良於眸子焉何也以凡人之情言之莫不欲著其善而掩其惡而所謂眸子者非特不能著善亦不能掩惡此所以謂之至良也如人之善而胸中正者其所存光明正大則見乎眸子者

瞭然而精明若人之不善而胸中不正者其所存邪曲偏私則見乎眸子者必眊然而昏暗夫胸中之正與不正而眸子之明暗頓易則世之觀人者豈可止以言爲斷乎使既聽其言以得其心之所發復觀其眸子以審其心之所存如言善而眸子明者可無疑爲君子言不善而眸子暗者即不免爲小人合是二者人亦焉得而匿之哉此所謂莫良於眸

子也蓋觀人之法雖不一端必得其性情心術之微而後可稱知人之哲惟一觀其眸子而人之存於中者遂昭然莫掩豈非知人之良法與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此一章書見人主當盡恭儉之實也孟子曰恭儉者人主之美德然有眞僞之辨無容飾

也大凡恭敬之主必實心謙讓不肯侮慢臣下儉約之主必實心撙節不肯侵奪民財是侮奪者恭儉之反不侮不奪者正恭儉之實也若侮人奪人之君心驕志奢惟恐人不能曲意承順快所欲爲平日雖徒慕恭儉之名而已大違恭儉之實惡得謂之恭儉然則所謂恭儉者不過聲音笑貌僞爲於外而已恭儉美德豈容僞爲者哉蓋戰國之君有致飾於容儀度數之間自爲恭儉者故孟子警之如此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僞可見人主有是實德必以實心行之故恭爲允恭儉爲克儉三代而下漢之文帝號稱恭儉之主其庶幾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此一章書見濟世者必不可枉道也孟子嘗

日守道自重義不往見諸侯淳于髡齊之辯士因設辭以諷之曰吾聞男女有別授受之際不得親手相接果禮與孟子答曰授受不親正男女別嫌疑遵矩度乃禮之當然也淳于髡曰授受不親固爲禮矣設使變起倉卒嫂溺於水爲之叔者將引手以救之乎抑拘守常禮而不救乎孟子答曰嫂至溺水而袖手旁觀則忍心害理非人類矣蓋時有常變

事有經權授受不親者禮之常經固不可越嫂溺手援者權以處變正以相濟若但知有禮而不知有權則所全者小所失者大何以揆輕重緩急之宜合天理人心之正耶髡聞孟子從權之論因曰嫂溺則當從權而不必拘禮如此至若聖賢出處關乎國運之安危民生之休戚豈宜拘執小節方今天下紛爭等於陷溺夫子念切如傷何不從權應變出其身以爲天下乃守不見諸侯之義坐視莫

救何也孟子答曰天下之溺與嫂之溺雖同所以援天下與援嫂者自異吾儒撥亂反正濟世安民以有道也天下至大億兆至衆使出陷溺而登袵席必能以道自重乃可出而有爲不比嫂溺徒援以手也今子欲援天下而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援之具何以濟溺乎欲我以徒手援天下乎可見聖賢救世之具止有一道而識時達變不廢行權權者正所以善道之用也若謂枉道從權是戰國之士一切權宜苟且僥倖功名之習而非君子守正不阿行義達道之心然則離道又安得有權哉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此一章書見君子之善成其子也公孫丑問曰大凡父之於子愛之必當教之教之莫若躬親乃君子不親教其子何故孟子答曰父之於子心非不欲教也乃勢不得行也蓋爲父者必教其子以義方勿納於邪爲子者能一一聽從固大幸矣若教之以正而或不能聽從則必痛加督責而繼之以怒原其教子之心本爲愛子至於動怒則反傷其子矣爲父者旣傷其子子之心反責其父曰夫子徒

知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盡出於正旣不率教且有後言是子又傷其父矣父子主恩而至於相傷則賊恩甚矣烏得爲美所謂勢不行者以此夫親教則至於傷恩不教則至於廢業所以古人務求兩全之道易子而教旣全其恩又成其材有類彼此相易者然所以然者爲何蓋有過相規是處朋友之道惟父子之閒貴乎恩意浹洽和氣充周故父樂得有孝子子亦樂得有慈父切不可強

其所難而互相責望也若使至於責善則父怒其子子懟其父而情意乖離矣家庭之閒和則致祥苟或乖離其爲不祥孰大於是古人易子而教蓋爲此也要之孟子此言爲天下之中人而發非爲上智而言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使子有嚴父父有諍子則恩義交盡慈孝兩全其爲休祥又孰大焉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教人守身以事親也孟子曰凡分之所屬而我所當祗承者謂之事事

果以何爲大惟服勞奉養善事其親斯謂之大凡責之所歸而我所當謹持者謂之守守果以何爲大惟執玉捧盈善守其身斯謂之大然事親守身初無二理親者身之自身者親所生也誠能全受全歸不失其身則顯親揚名可傳於後如此而謂能事其親吾所聞也如或一失其身陷於不義則虧體辱親乃不孝之大者如此而謂能事其親吾未之聞也事親之當守身不綦重哉然事親守身何

以見其大也。事君事長孰不爲事。而敎孝爲百行之原。惟事親能孝則可以作忠可以聊順非事之本而何。守國守官孰爲不守。而躬脩爲萬化之原。惟守身不失。則以之齊治以之均平。非守之本而何。惟其爲本故事之大必歸事親。守之大必歸守身也。我觀古之能守身以事親者無如曾子。曾子奉養其親曾晳每次進食必有酒肉。及食畢將徹必請命所與。或父問尚有餘否。必以有爲對。恐親意

更欲與人。而曲爲承順如此。曾晳既沒。曾元奉養曾子每次進食亦有酒肉。至食畢將徹則不請所與。設父問有餘。則以亡爲對。其意將欲更進於親。恐物不繼也。此所謂甘旨爲供。特以養口體者也。若曾子迎親意於未形之前。而又承親意於已形之後。則可謂之養志者也。夫養父母之口體者其事淺。順父母之心者其意深。事親若曾子之養志乃可謂之盡事親之道也。觀曾子之事親。卽一飲食間尚體承親志惟恐一毫有拂如此。則凡立身行己間自能夙興夜寐無忝所生可知矣。古來忠如周召孝如曾閔不過克盡臣子當爲之事。而初非有加於本分之外。誠以君親之恩罔極。而臣子之分靡窮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此一章書見輔相之職在乎以道事君也。孟

子曰。今之論治者莫不以用人行政爲急。忠智之士見人君於此二者一有差失。卽犯顏諫諍。心非不善。然而不得其要。何補於治。用人不當豈其無過可指。然欲人人爲之辨論不勝其煩。是用人之悞不足與之過適也。行政未善豈其無隙可議。然欲事事爲之補救不勝其擾。是行政之失不足與之非間也。蓋人主用人行政其原皆由一心爲之。惟盛德之大人至誠足以感孚。大道足以匡救。爲能

格正其君心之非使之潛消於未萌默移於將發歸於仁義之正而不自知蓋君心仁則能好能惡用人行政皆出於無私而莫不仁君心義則無偏無黨用人行政皆行之得宜而莫不義君心既正則忠邪之鑒別自明是非之權衡不爽百凡舉動何往不出於正乃知一正其君而國自定操術甚簡取效甚大大人所以用力不勞而致君堯舜也宋儒眞德秀有曰朝廷者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

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則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賢不肖有別君子小人不相易位信乎君心爲萬化之原而格心爲致主之要古大臣納誨輔德繩愆糾繆良有見於此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毁

此一章書爲毁譽失眞而發見脩己者須自盡觀人者當責實也孟子曰是非者天下之公好惡者人心之私世間毁譽多有不足憑者如有善而人譽之此其常也然亦有立心制行本無可稱而濫叨美譽者此乃一時過情之譽於其人之本心初不料其有此是爲不虞之譽有不善而人毁之此其常也然亦有刻意厲行求爲完人而不免詆毁者此乃一時無根之謗於其人之素履實不足爲病是爲求全之毁毁譽之不足憑如此所以脩己者當盡其在我若遽以是爲憂喜則德業不進動思僥倖觀人者當覈其所由若輕以

是爲進退則衡鑒失眞遂致溷淆人亦求其毁譽之實而可哉從來公是公非如黑白較然而其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則常情之所易惑况人主照臨百官正邪忠佞雜然吾前若不原情於疑似之中考實於曖昧之際未有不因浮議而亂眞者故衆惡衆好人主不可以不察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此一章書是爲易言者警也孟子曰君子出

身加民感動天地皆在乎言安可忽也世有出言輕易之人或於人之善惡妄加褒貶事之得失率意論斷遂至僨事失人皆因未遭失言之責而無所懲創於前耳矣使前有所懲創則必後有所警戒翻然悔悟而不敢輕出諸口矣豈其易言如斯哉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書曰惟口出好興戎又曰惟口起羞可見言之善否僅出於一室之間

一念之細而人之從違遂見於千里之外事之榮辱遂應如影響之捷所以君子敬小慎微務涵養於平時審量於將發而不敢使有失言之過也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此一章書是戒人自足之意孟子曰凡人學問有餘聞見足以待問道德可以爲法無意爲師而人自師之何嘗不可若在己之學問未造於純粹至善之地而遂居之不疑好爲人之師範無論受教者未必心悅誠服即此一念自足安能謙以受益勤以脩業哉是以之自學猶且不足而況爲人師乎人之大患實在於此夫文王望道未見孔子聖仁不居然卒爲千古道法之宗者惟其心未嘗自足所以優入聖域而作君作師也與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

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此一章書見君子所與不可不謹也王驩齊之倖臣孟子所深鄙而不與言者樂正子孟門高弟乃從之至齊失身匪人其罪奚辭孟子因其初至故爲絕之之辭曰吾以子之至齊不我見也子今日亦來見我乎正子不知而驚問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孟子曰子至齊國今已幾日矣正子對曰前日方至自以

其來未久也孟子曰子前日已至今日始來見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正子自解曰克來自遠方舍館未定故來見稍遲耳孟子因責之曰子聞之也爲弟子者必待舍館既定然後求見師長乎是何急於舍館而緩於師長也正子爽然自失曰克誠有罪亦可謂勇於受責矣蓋正子從子敖而來既已因失其親即使是日至齊是日來見亦無解於失身之罪況又來見不早罪滋甚矣孟子姑先以

見遲責之者一則令其自警再則令其自悟耳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明責樂正子所從之非也樂正子雖知見師遲緩之罪然或未悟其所從之非孟子乃正言以責之曰君子立身處世自有法度豈可妄從匪類子敖品行是何等之人爾乃不擇所與從之而來想爲口腹之奉徒以餔啜計也以子平日學古之道宜識見高明志趣遠大我不意子徒事餔啜縱不惜身如古道何合二章之言觀之君子處己不可不嚴與人不可不謹惟於權倖姦佞之輩未嘗少假辭色畧通往來故出處交遊光明磊落風節凜然炳耀千古唐李德裕有云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信哉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此一章書見大舜曲以全孝權而得中也孟子曰古禮云子有不孝者三一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一不娶無子絕先祖祀然就三者之中爲人子而不能幾諫不能奉養其罪未爲大也至於無後則宗祀無主支派已絕其爲不孝孰大於是古之聖人處人倫之變酌輕重之宜而能從權以行之者其惟虞舜乎昔虞舜有鰥在下帝堯妻以二女舜不告於父母而娶之以常情而

論宜於禮有未合然原其用心恐告則不得娶爲無後也蓋告而娶所以稟命於父母不敢自專禮之經也孝也不告而娶所以繼承其宗祀不至於無後禮之權也亦同歸於孝也君子曰權不離正此亦猶夫告也既變通以成己之孝又委曲以成親之慈非猶告而何要之聖人體道之至乃能權而得中若未能然而欲引以藉口則誠得罪於天下萬世矣故守經者理道之常權非聖人不能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此一章書是孟子教人從孝弟識性也孟子曰世之言道者衆矣使徒騖乎華采繁縟而不求之良心眞切之處吾見其愈遠而無當也夫道莫大於仁濟人利物何莫非仁而仁之實不在是必也孝以事親乎吾有親而不愛何以言能愛誠以天性之愛自有歡然不可解之情一念眞愛何等切實即至澤被蒼生功施萬物不過從此擴充而出仁之實事親是也道莫大於義事君尊賢何莫非義而義之實不在是必也弟以事兄乎吾有兄而不敬何以言能敬誠以天倫之敬自有秩然不可踰之序一念眞敬何等切實即至因時達變善俗宜民不過從此推廣而出義之實從兄是也豈惟仁義即智禮樂莫不皆然蓋

智以明通爲用明物察倫何莫非智而智之實不在是惟於事親從兄處見之明守之固便是本然之良知極其眞切推之窮神知化亦不外是此所謂智之實也禮以秩叙爲體三百三千何莫非禮而禮之實不在是惟於事親從兄處品節相維儀文相洽便是自然之良能極其眞切推之安上治民亦不外是此所謂禮之實也樂以平情宣化功用甚博然究其實亦止在事親從兄處有從容安適

之意無勉強矯拂之私而樂以行之也既至於樂則愛親敬長之心油然自生既有生意便敷暢條達自然欲罷不能而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待安排不假言說隨處發見莫非性眞動容周旋莫非盛德手舞足蹈皆是孝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此吾心自然之和推之動天地感鬼神莫不由是此之謂樂之實也可見孝弟爲百行之原衆善之宗仁義之實皆根於此而智以知此禮以履此樂以和

此總不越此一念眞切之地求道者寧事高遠乎哉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此一章書是表虞帝錫類之孝以立子道之準也孟子曰世人從勢分上起見聖人從性分上立極如以天下之大皆欣然歸順於我載以爲君此富貴之極人情所深願而不可得者乃毫不動念視天下悅而歸己等於草芥之至輕自古以來惟舜爲然推舜之心但知有親而不以天下爲樂當日父頑母嚚處人倫之變舜但欲得親之歡諭親於道以爲人生而不能曲意承順得親歡心使於人道有虧人子而不能先意承志順親於道使於子道有缺汲汲焉惟負罪引慝之不暇故舉

天下無足以解其憂也舜事親之心如此所以承顏諭志無所不用其極凡職分當爲及用情委曲之處毫髮無憾而能盡事親之道既能得親又能順親而瞽瞍底豫矣夫以瞽瞍之頑而至底豫於是天下之爲子者知無不可事之親莫不勉而爲孝天下之爲父者因其子之孝亦底豫焉而莫不慈舉天下之人而皆化矣子孝父慈倫理本自一定子化於孝則子止其所而天下之爲子者定父化

爲慈則父止其所而天下之爲父者定是舜不以一身一家爲孝而合天下後世以爲孝此所以爲大孝乎。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又曰。孝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信乎千古帝王至德要道無踰於孝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九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

孟子　下之二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此一章書是見古今聖道之同。特舉舜文以類其餘也。孟子曰。世統於道。道統於聖。自古

聖人未易悉數。試以虞舜文王論之。舜始生之地則曰諸馮。其後遷居於負夏。而卒於鳴條。皆東方之地。是東夷之人也。文王始生之地則曰岐周。其後卒於畢郢。皆西方之地。是西夷之人也。以地世之異論之。一在極東。一在極西。地之相去千有餘里。疑若有風氣之不一矣。一在千餘年之前。一在千餘年之後。世之相後千有餘歲。疑若有今古之不一矣。然舜以匹夫而爲天子。文以諸侯而爲方伯

其得志行乎中國皆能澤被生民仁覆萬物彼此相較若合符節何其毫髮之不爽也由此推之可見千百世之先有聖人出焉其所揆度此心此理同也千百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其所揆度此心此理同也有不如舜文之相合者哉要之天生聖人任百王之道統開萬世之太平曠世一見皆非偶然而其精一危微之傳建中立極之本則異地同心異代同道故曰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此一章書是論爲政者當知大體而不在行小惠也子產是鄭大夫公孫僑當時子產輔佐鄭君旣聽理一國之政位尊任重則凡紀綱法度皆得設施乃一日出行溱洧之水瀕見人徒涉而以自己所乘之車載而渡之一時百姓感其恩澤稱爲盛事孟子從而斷之曰君子臨民出治自有大體子產乘輿濟人惠則惠矣然於爲政之道未之知也夫先王之政至周至備凡可以安全斯民者無不畢具卽以濟人一事言之亦必先事豫備每歲農事已畢民力有暇至十一月間凡可通行人之徒杠便已早成及十二月間凡可通車行之輿梁無不脩造蓋十一月卽夏正九月十二月卽夏正十月是當未寒之時而已念

徒行之苦在初寒之候而已憂車行之艱因時度事役力便民民未嘗至於病涉也何以乘輿爲哉然則爲政之君子但能正紀綱明法度一切興利除害補偏救弊之事均平周徧使人人各得其所則恩之所及者廣雖出入之際辟除行人亦尊卑之體宜然也焉得曲意行私使人人之衆咸以乘輿濟渡耶使

爲政者而必欲每人曲意求悅無論非大公至正之體。且恐以有限之力應無已之求自亦不足勢豈可久哉。從來帝王之政其體正大均平。其法精密詳盡。而利澤及人如天覆地載萬物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殺之不怨利之不庸熙熙皞皞不以煦濡姑息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此王政霸術大小公私之辨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此一章書是言爲人君者當待臣下以禮也。孟子告齊宣王曰。王亦知君臣相與之際乎。蓋君臣之義本同一體。如君之視臣推以至誠隆以禮貌與手足無異則臣之視君自然感恩圖報矢志竭忠。亦與腹心無異。所謂恩義兼隆明良一德其盛如此若人君輕賤其臣如犬馬徒加豢養而禮意不存則臣視其君如國人者或有之矣甚至人君賤惡其臣如土芥恣意踐踏而極其少恩則臣視其君

如寇讎者或有之矣下之報上亦視上之待下何如耳。齊王聞孟子寇讎之言疑其太甚因問曰。儀禮有云去國之臣恩禮未絕者尚爲舊君有服不知舊君何如視之斯可爲之服矣孟子對曰。舊君有服非無謂也方其在國服官之時凡弊所當革諫則必行利所當興言則必聽從此德化沛然膏澤下及於民。其平日得行其志如此及或有他故而去則君使人導引出疆以盡其防衛之道又先稱

揚於所往之國以爲祿仕之地既去之後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祿里居以示其拳拳屬望之深夫導出疆一也先於所往二也不遽收田里三也此之謂三有禮焉在國既行其道去國又隆以禮如此則手足之誼久而不衰故臣於舊君亦不忘腹心之誼而爲之服矣今之爲臣者其在國也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及其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不使脫然出疆則與導之出疆者異矣又窮極之於其所往使之不得仕進則與先所往者異矣去之日即收其田祿里居則與不遽收者異矣此等行事未免近於寇讎寇讎何服之有信乎君之於臣當一體視也要之孟子此言蓋欲爲人君者當待臣下以禮養臣下以恩故爲危言以警醒之若夫人臣之分視如手足固當盡惓惓忠愛之誼即至視如犬馬土芥益當致蹇蹇匪躬之節豈因所視之厚薄爲報施之輕重哉故孔子以禮以

忠之說乃爲千古不易之經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此一章書見君子當有見幾之哲有國者當存慎刑之心也孟子曰國家有士人君所當忠信重祿而視如一體者也即陷於罪猶有情可矜者若無罪而輕殺焉此淫刑之漸禍將及於大夫爲大夫者亦可見幾而先去矣國家有民人君所當生全愛養而如保赤子者也即罹於罪猶有法可宥者若無罪而輕殺焉此濫殺之漸禍將及於士爲士者亦可見幾而先徙矣可見爲人君者當尚德而緩刑慎法以行仁誠能體上帝好生之心法古聖欽恤之意則百官萬民戴之如天自有久安長治之效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此一章書見人君當正己以作則也孟子曰君身者萬化之源臣民之倡爲人君者誠能

慈祥愷悌所爲一出於仁則其下化之莫不同歸於仁矣誠能正大光明所爲一合於義則其下化之莫不同歸於義矣夫君身一仁義而百官萬民奉行德意遵守成式莫不與起不令而行不言而喻豈在文告之煩法令之嚴哉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皆端本澄源之論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此一章書是見大人察理之精也孟子曰禮義者固立身之大閑經世之正術然道以至當爲歸學以析非爲要疑似之間不可不辨也如禮本尚敬而足恭則涉於諂禮貴有文而文勝則疑於僞名雖爲禮其實非禮之正也以執持爲義而止其所不當止以奮激爲義而行其所不必行名雖爲義其實非義之正也惟其察理不精是以行之有蔽大人道全識周故其所審察既極精明體行又極純熟隨事順理禮之中正全乎當體因時處宜

義之變化從乎一心又何有似是而非之禮義足以惑亂其心而漫然以爲之哉故大人者禮義之所自出行之天下而可則垂之萬世而無弊者也然非窮理盡性之功不至此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此一章書是言父兄之教子弟當從容化誨之也孟子曰凡人父兄之於子弟未免望之極切而反責之過深不知善教子弟者亦在乎化之有方而已如父兄有中和之德而子弟或有不中者則當從容以養之抑其過引其不及使之自至於中父兄有幹濟之才而子弟或有不才者亦當從容以養之發其蒙警其惰使之自成其才此施教者不見有督責之勞而受教者相忘於變化之內熏陶涵養寬裕不迫故爲子弟者樂得有此賢父兄也若爲父兄者急欲其子弟之中而其不中

者卽棄之而不顧急欲其子弟之才而其不才者卽棄之而不惜則施教者既失其善誘之方而受教者不被其曲成之益父兄之賢與子弟之不肖其相去也能幾何哉甚矣爲子弟者固當體父兄之教而爲父兄者亦不可不盡所以善教之道也書曰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可見朝廷之教育人才與夫教養萬民亦不在嚴厲以責之而在優裕以化之也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此一章書是教人必先有守以爲有爲之本也孟子曰凡人任天下之重致天下之遠豈不貴乎有爲然見之不明則守之不確擇之不審則行之不果必須平日有主張有分辨不爲利誘不爲勢奪然後一遇當爲之事便奮發有爲凡重大艱難之任毅然行之而不顧禍福利害之關慨然赴之而不懼庸人之所畏懦觀望而不敢爲者獨能爲之是其能

有爲者乃先於不爲養之也若無所不爲則識見甚淺操術甚狹安能有所爲耶人亦先擇所守而可哉夫孔子論士則曰行己有恥在陳則思狂狷皆取其志趣高明有所不屑爲也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一章書是教人存心忠厚之意孟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揚人之惡如人有不善或規誨之而勉其改過或隱覆之而不使播揚此忠厚之心亦遠害之道也若人有過失輒肆妄言取快一時固非君子長者之所爲抑且攻發陰私招尤啓釁尤爲取禍之道如後患何哉甚矣人之不可輕毀也大舜隱惡而揚善孔門惡訐以爲直職此意夫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此一章書見聖人之依乎中庸可爲萬世法也孟子曰自古聖人至於仲尼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紹往聖開來學夫下後世

所仰望而不可及者然其所爲不過因乎天理之自然合乎人情之各當未嘗有驚世絕俗之言甚高難行之事而豈至爲已甚之舉哉使一有太甚則是求加於性分之外而不合乎中庸之大道矣後世學者或索隱行怪或馳騖高遠如楊墨佛老之徒舍大中至正之道而求之空虛窅渺之域所以叛道愈甚而爲聖人之罪人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此一章書是大人精義之學也孟子曰凡人言固貴信然先執一必信之念則拘泥而不通行固貴果然先存一必果之意則膠執而不化大人則不然言非不信而未嘗有心於信行非不果而未嘗有意於果惟視義之所在何如耳義所當信自然久要不忘豈不論是非而必期於信義所當果自然勇往直任豈不量可否而必期於果所以隨事順理因時制宜惟義是視而無所容心也可見一於信果者言行未必合義而或致硜諒之失一於義者信果原在義中而自有通變之宜故人之言行當以大人爲準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此一章書是欲人完其本然之心體也孟子曰世之稱大人者以其通達萬變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非人之所可及不知大人之所以爲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初心而已蓋赤子之心純一無僞其知良知其能良能純乎天

理毫無人欲常人自知誘物化以後便失其本然之體惟大人操持既密不雜乎形氣之私涵養益純克全乎義理之正最初一念始終不渝是以充其良知可以智周萬物充其良能可以道濟羣生豈有機變之巧術數之學加於心體之外乎不過無失其赤子之心而已蓋心具衆理應萬事不外一誠赤子全有此體大人兼有是用要之窮神達化參贊天地依然從孩提知能中擴充而出此即所

謂道心即所謂性體故曰誠者聖人之本。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此一章書是敎人子愼終之意孟子曰凡人子事親自始至終孰非所當自盡然養生者人道之常甘旨必備愛敬無虧隨其分量可以自致皆出於從容暇豫之時不足以當大事至於送終則人道之大變人子事親至此已畢一有不盡雖悔莫追此眞一生莫大之

事當必誠必信而不使少有遺恨者也孟子此言非謂養生可輕蓋見當時墨翟薄葬之非故以此警之孝經曰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眞可爲萬世爲人子者法。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此一章書是示人以心得之學也孟子曰理具於心本自各足然使責效於旦暮之間從事於虛無之域吾見其徒勞而罔得也君子於此循循勉勉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躐其等若是之深造而必以道者何也蓋欲眞積力久默識心通不待勉強自然而得之於己也夫學非自得則心與理不相融洽居之未必安也惟既已自得則見之明者守之自固萬變不可得而搖外物不可

得而奪居之不亦安乎居之不安者此理或有時而出入未可資之以爲用也惟居之既安則守之固者養之自裕處寂而全乎感之理處獨而充乎衆之用資之不亦深乎資之不深者中有不足隨所往而未必皆有所値也惟資之既深則養之裕者用之各足將見事感於外理應於中本原充滿隨處發見無往不値其所資之本也自得之妙至於如此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蓋未得以前精察力

行孜孜不已下學之事求之之功也自得以後豁然貫通萬殊一本上達之事得之之驗也有求之之功然後有得之之驗可見上達必由乎下學也商傅說之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斯言也可以爲自得之証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此一章書是教人爲學當知要也孟子曰凡人爲學徒博則汗漫而無歸徑約則空虛而

不實故君子於此必先之以博學凡古今事物之賾詩書六藝之文無不多聞多見旁搜遠攬極其博矣又即其所學之博者精研之而剖其原委明辨之而察其深淺說之又加詳焉此豈欲誇多而鬭靡哉蓋以天下之理原爲吾心之所固有至簡至要故必融會貫通討論其指歸窮究其本源就至博之中反而歸於至約之地耳豈徒口耳之末記誦之功哉從來理本無二自一而萬萬復合一如

詩之約在思無邪禮之約在無不敬至於易之時書之中春秋之義可一以貫之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此一章書見王政霸術公私之不同也孟子曰人君首出庶物固當爲善以先天下然其用心有公私之別則人心亦有嚮背之殊如己有一善便欲矜誇勝人使之服從於我是

有意服人本非誠心爲善未有能服人之心者也惟在己先盡其善而推以養人涵育熏陶曲成萬物而不遺兼善天下而無外則至誠感人人誰不動如是乃可使天下之人皆心悅誠服無不歸戴也若非以善養人之君天下不心悅誠服而能致王者寧有是理哉古聖王與人爲善欲天下舉在化育之中如春風被物物蒙其養太和元氣充塞宇宙未嘗有意於服人而人心之悅服不期而自應

故曰有純王之心然後可以行純王之政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此一章書是爲妬賢病國者發欲人主審於聽言也孟子曰凡人之言足以招尤召禍者槩謂之不祥然害止於一身無關於天下猶未可確然謂其不祥也若論確然不祥之言惟是娼嫉之人造讒說以誣君子肆莠言而謗正人上惑君志下違公論亂德覆邦流毒深遠言之不祥孰大於是蔽賢之害如此爲人君者誠能明以察之斷以除之則昌言入告野無遺賢而邦其永孚於休矣。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此一章書見實行之當務而虛名之難久也。徐子問曰昔仲尼觀水必數數稱之一則曰水哉再則曰水哉不知仲尼果何所取於水而亟稱之也孟子曰仲尼之取水非無謂也蓋水有初出之泉其湧出也常混混然由是晝夜之間未始少止足乎此逼乎彼盈一科復進一科而後沛然莫禦至乎四海以爲歸焉水惟以原泉爲本故能久而益大如是仲尼重本者也以水之本觸聖心之本故不覺數數稱之耳苟爲無本之水如七八月之間雨一集焉則溝澮之間倏然皆盈及雨一止而溝澮之涸可跂立而待也仲尼又何取哉。故知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主聲聞過乎情實不殊易涸之水君子必深以爲恥而不敢居之本其可不務哉按務本之學逼乎帝王中庸稱舜曰德爲聖人必得其名德者舜之本也大雅稱文王曰亹亹文王令聞不已亹亹者文王之本也欲爲舜文之君亦加意於本而已。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

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此一章書見人禽辨於一心而治統本於道統也孟子曰人與禽獸固迥然不同然其所以異者止在一念初動出此入彼隱微之間耳庶民悖而去之於是人而禽獸矣必君子之人始能存而勿失焉若夫為天下後世君子之法使人類不胥淪於禽獸者其惟聖人乎如舜是已舜當洪荒初闢庶物未得其所

如授時齊政敷土濬川亮采惠疇處之一一周詳何其明也且窮達異遇人倫悉遭其變如父頑母嚚弟傲釐帝女統百官處之一一安和何其察也凡其盡物盡倫之中藹然有恩者為仁秩然有制者為義皆根心而發由仁義而行非有心而行仁義也以聖人而為天子使人類常存君子小人皆蒙其澤舜之功大矣按孟子之言幾希即舜之危微曾子子思之獨也人心邪正世道汚隆皆從此出帝王之治聖賢之學此為大關宜致思焉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此一章書見治法道法無二而羣聖相傳如一也孟子曰舜以危微開心學之傳此道統所由肇也在夏商周之世其禹湯文武周公乎禹於旨酒則惡之恐其溺也而於善言則

好之取其資也湯承舜禹之後依然執中之傳其立賢也惟其賢不拘其類豈非用人之中哉若夫文王其愛民無已無傷也視之如有傷焉其求道無窮已見也望之如未見焉若夫武王敬先於所易狎不敢泄其近也念悉於所易疎不敢忘其遠也至於周公之相天下也思兼夏商周之三王以施禹湯文武之四事大本大原固無不合其中有幾微不合者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何其思之深也

幸而得之則坐以待旦。又何其行之勇也。由夏而周世歷三代。由禹湯而周公。人更五聖。然憂勤惕厲之心。合諸舜如一人也。後之繼數聖人而起者。其弗有同然者與。按孟子歷敘羣聖發明內聖外王之學。其功甚偉。而朱子以爲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大義愈顯。蓋憂勤惕厲者敬也。敬乃聖學始終之要。敬則爲聖人。不敬則爲凡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希聖者宜繹思

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此一章書見君父大義宜明。而春秋聖經當重也。孟子曰。道統之傳。禹湯文武周公。而後其孔子乎。孔子之功莫大於春秋。春秋何爲而作也。蓋自周室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王者之迹熄矣。王迹熄而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於是天保以上。采薇以下。諸詩俱亡。詩亡而邪說暴行熾然於天下。孔子懼。春秋乃作焉。其先晉之史曰乘。取載當時行事也。楚之史曰檮杌。取記惡懲戒也。魯之史曰春秋。春秋者史官記事。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未經聖筆。春秋亦乘與檮杌之類而已。其爲記事之書一也。蓋其事則齊桓晉文等會盟征伐之事。其文則當日史官記事之文。若夫因史官之文。加

以筆削。使君臣父子之大倫。昭如日月。而亂臣賊子。莫不懼而自返。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此則春秋之義也。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而裁定之矣。孔子非君非相。當禹湯文武周公之後。而續道統之傳。其勢尤難。其功尤偉。匹夫而爲萬世師。豈偶然哉。按孔子於六經。或刪或贊。皆述也。惟春秋言作。爲史外傳心之典。而後世乃有詆爲斷爛朝報。經筵不以進講者。其得罪聖門可知已。

傷人用禮射之法發四矢而後反則既不廢君上之命又得全師友之情矣是子濯孺子以取友而免禍如此向使羿之教射亦如孺子何至於殺身哉此羿之所以不能無罪也按孟子罪羿曰亦有曰薄此對逢蒙言之耳若但以羿論太康畋於有洛之表羿距於河遂簒其位彼固夏之亂賊人人得誅者也自古亂臣不死於他人而死於其黨比比皆然假手逢蒙尤天道之至巧者與太康既不得

反厥弟五人述大禹之戒作歌五章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又萬世為人君者之炯戒也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此一章書是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孟子曰西子美婦人也人莫不知其美矣使蒙被不潔之汚則人見惡臭之可惡不見好色之可好皆掩鼻而過之人其可自恃哉雖有醜惡之人本人情之所憎者苟齊戒沐浴以自潔亦可以祀上帝人其可自棄哉按此非獨孟子之言書與易亦言之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喪善之謂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自新之謂也自新者必不至喪善喪善者乃可以自新聖賢之教人切矣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

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此一章書見理有自然人當順其自然也孟子曰天下萬事皆由於性惟言性者未得其眞故往往多事以擾天下吾以為性具於心雖若無形難見而日用之間隨感輒應莫不

有已然之形迹。所謂故也。天下之言性者。能卽此而言之。因已發之端。倪求未發之精蘊而性之體可得而識矣。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非有所矯揉造作而後爲得之。一有矯揉造作。卽非其故矣。夫性徵於故。故本於利。可見天下之理。皆出自然。有明理之智者順自然以應萬事。不亦善哉。所惡於智者。正爲其自作聰明。務爲穿鑿。似智非智。而反有害於智耳。如智者之處事。能如禹之行

水。則智所以成事。而非以擾事。無所惡於智矣。蓋禹之行水也。不過因其就下自然之性。而施疏瀹決排之功。以水治水。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因物付物。我無容心。則其智亦如禹之大矣。又何惡焉。今夫天如是其高。似難窮也。星辰如是其遠。似難察也。然天之運行有常度。星辰之次舍有定位。此其故也。治曆者苟於其故而求之。則晦朔弦望分至啓閉。一一不爽。不特一歲爲然。推而上之。而十年。而百而千。至上古太初之時其冬至之日。歲月日時。皆會於甲子。無復盈縮餘分。而爲造曆之元者。亦可安坐而致。不苦於步算之難矣。況事物之近。能順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者哉。夫智雖貴於自然。而功實由於勉強。學禹之行所無事者。必先學禹之聞善言則拜。稽於衆。舍己從人。此堯之德而舜舉以告禹者也。孔子讚舜之大智。亦曰好問而好察邇言。不然。其有不出於鑿者亦

罕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此一章書。見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也。昔齊大夫公行子以人子而執親之喪。齊之卿

大夫皆以君命往弔。時右師王驩亦往弔焉。方右師入門之初未就位也。即有進右師使就己位而與右師言者。及右師已就位也。又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此皆示親昵以通慇懃諂媚之徒也。獨孟子初不進右師而與之言。亦不就右師之位而與之言。右師乃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而孟子獨不與驩言。是以驩爲不足敬。而簡畧驩也。孟子聞之曰。今日以君命往弔。君命所在。即朝廷所

在也。吾聞朝廷之禮。卿大夫所立。各有定位。不得歷位而相與言。班列各有定次。不得踰階而相揖也。我之不與右師言者。正行此不歷位不踰階之禮也。子敖以我爲簡。是以行禮者爲簡也。不亦可怪異乎。夫王驩嬖臣。衆人之所媚。而孟子之所淺鄙。未嘗顯示之絕而始終不與之言。其不惡而嚴如此。雖然當舉朝風靡之時。僅一挺然不屈之士。其能保全亦難矣。辨賢否遠讒佞保全孤忠端有望於聖明之主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此一章書見天下多難處之人。而君子惟盡己之道也。孟子曰。君子固異於衆人。而其所以異於人者果何在哉。蓋以其有所常存於心。惺惺不舍與人不同爾。人皆殘忍。而君子則以仁存於心。人皆侵侮而君子則以禮存於心。以仁存心而爲仁者。則必愛人。以禮存心而爲有禮者。則必敬人。我既愛人矣。則人亦恆愛之。我既敬人矣。則人亦恆敬之。至天

下之人有不可以常理論者君子於此寧遂懈其所存哉有人於此本我素所愛敬也乃待我以橫逆而不我愛不我敬君子必自反曰我必不仁而不愛人也我必無禮而不敬人也不然此橫逆之事胡爲乎來哉既自反而有仁以愛人矣自反而有禮以敬人矣其人之橫逆如故也君子必自反曰我必不忠必於仁禮猶有所未盡吾心也既自反而忠吾之愛敬無不盡矣其人之橫逆猶然如故

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人而至於悖妄如此則與禽獸何異哉人而同於禽獸此亦最可矜憫者也又何與之校是非論曲直焉

按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孟子前已言之矣此又言君子之三自反中庸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聖賢相傳心法如此推而言之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皆此理也舍此而言學其於學也遠矣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此一節書見君子自反之學當以大舜爲師也孟子曰君子自反無已雖至於禽獸之妄人尚不忍與較以是之故我知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其

心以爲舜此人也其具此仁禮猶之我我亦此人也其具此仁禮猶之舜顧舜處家庭之變能盡仁禮之極以化之近則可爲法於天下遠則即其爲法者可傳於後世誠天下萬世之一人也我則未能盡仁禮未能化橫逆猶未免爲鄉里之常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必至如舜斯可已矣不然一日不如舜爲一日之憂此君子所以有終身之憂也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以仁存心非仁之加於

人者不爲也以禮存心非禮之加於人者無行也此宜不至有患矣如有一朝之患則因横逆之來轉足爲反身之助君子不患矣人奈何不憂君子之憂而患君子之所不患乎夫人有數等有聖人有君子有鄉人有妄人惟聖人始可謂之大人以其願力與道力俱大能轉移萬物陶鑄一世也後世首出庶物之大人所當以舜爲法者與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

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此一章書孟子爲顏子闡幽而隱然以自任也昔禹稷當唐虞之世君明臣良平世也治

水播穀三過其門而不入急於救世如此孔子歎而賢之顏子當春秋之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貞於守己如此孔子嘆而賢之孟子闡明之曰禹稷顏子出處不同而同道何也禹思天下有溺者責在司空猶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責在后稷由己饑之也有其時則有其任有其任則有其思是以過門不入如此其急也使禹稷顏子兩相易地則禹稷能樂

顏子之樂而顏子亦能憂禹稷之憂何莫不同哉今有同室之人鬬者其情親雖當沐浴之時未及束髮便加冠結纓而救之可也此禹稷之喻也若鄉鄰有鬬者其情疏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此顏子之喻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當戰國時天下饑溺甚矣孟子有禹稷之才而卒不遇故自傷其身當亂世莫有能用之者而隱然以顏子自任焉夫天爲天下而生聖賢聖賢爲天下

而有學問。用人者愼勿使懷才抱德之士徒有生不逢時之嘆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

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屛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此一章書見聖賢衆惡必察。至公至仁之心也。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通國論之。公者也。不孝罪之大者也。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將匡章不孝之外。別有可取乎。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有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怠而忘親。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蕩而忘親。二不孝也。好貨財。以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貪而忘親。三不孝也。縱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肆而辱親。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忿而陷親。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合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乃傷恩之大者。此章子所以蒙不孝之名耳。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配。而子

有子母之屬哉。爲己得罪於父。不得相近。故出妻屛子。終身不受其奉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出妻屛子。則厚於己而薄於親。是則罪之尤大者。其故可原。其情可矜。是則章子之爲章子而已矣。何可輕絕之哉。夫父子至親也。以責善遂不相遇。況君臣乎。此世所以多孤臣孽子也。聽言納諫。保全臣子。仁君慈父。尙加意焉。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

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此一章書是孟子爲曾子闡幽而因以自寓

也昔曾子居魯之武城有越人來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曾子聞言遂行戒其守者曰無寄寓他人於我講學之室恐毀傷其薪木固不問所以禦寇者何如也及聞寇退則謂其守者曰爾其脩葺我之牆屋我將反而居之亦不問寇之所以退者何如也及寇既退曾子遂反左右竊議之曰武城大夫之待先生如此內盡其誠而忠且外盡其禮而敬也宜乎先生亦以厚報之矣而乃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而安居殆於不可弟子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先生舍於沈猶氏之家值其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非不可禦難也先生率而去之未有與其難者觀其處沈猶氏而武城可知矣必其義當去也昔者子思居於衛有齊人來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君方恃伋以共守如伋去是委孤城於君君誰與守伋義不可去也孟子斷之曰曾子之去子思之守事雖不同而道

同蓋曾子師也師則有父兄之尊未有父兄而殉子弟者子思臣也臣則有卑微之分未有微而不殉於尊者使曾子子思易所處之地則曾子必不去子思必不守矣何莫不同哉按與君共守之義豈但當責卑微之臣即子弟有事父兄遂可超然事外乎緣當時之國君非眞能尊師重道也不過隆之以虛名誚之以實用使國人矜式之類耳賢人君子雖欲爲效用不可得也有用人之責者其鑒

之哉。

儲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此一章書是孟子以堯舜望齊王也。齊人儲子問於孟子曰。夫子至齊。人皆以爲夫子有異於人。王近使人私窺夫子。察夫子動靜語默之閒。果有迥別於人。而不可幾及者乎。孟子曰。人生天地閒。其性同。其道同。我亦人也。不過爲人之所當爲者。大庭如是。幽獨如是。

將以何者異於人哉。毋論我也。卽堯舜大聖人。亦如是而南面。如是而濬宮。皆斯人與知與能之理。而與人相同耳。堯舜無異。而況於我乎。按人之不能爲堯舜。其患有二。一曰自暴。一曰自棄。孟子七篇之中。發明人皆可以爲堯舜之旨。不一而足。有志者可以奮然而興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

者。幾希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以羞惡之心。醒天下之求富貴利達者也。孟子曰。齊國之人。有娶一妻一妾而居其家者。其良人每出於外。則必饜足酒肉而後反於其家。其妻問其所與飲食者爲何如人。則云盡出於富貴也。其妻疑之。告其妾曰。良人每出。則必饜足酒肉而後反。吾問其所與飲食之人。則云盡出於富貴也。夫旣有富貴之顯者與之飲食。則必有富貴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一

孟子 下之三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此一章書見舜怨慕之大孝也萬章問曰嘗聞舜之事親往耕於歷山之田每號呼仁覆閔下之旻天而哀泣不知舜處父母之間何爲若是其號泣也孟子曰舜之號泣乃激於至情之不容已戚戚然若有所歉而怨且皇皇然若有所求而慕也萬章未喻怨慕之旨又問曰吾聞人子事親時得於親而父母愛之也固中心喜之而不敢有忘即不得於親而父母惡之也雖捶楚加之而不敢有怨今曰怨慕則舜亦怨其親乎孟子曰怨慕非怨親之謂也子以怨親疑舜其亦長息之見乎昔公明高之弟子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是躬耕以養親也則吾既得聞教命而知之矣若其號呼旻天又號呼父母而哀泣不已則吾不知其何心也公明高答之曰孝莫大於虞舜其號泣若是用心有獨苦者非

爾常情之所能知也吾推公明高之意蓋以舜之心孝子之心也孝子於親本有不可解之天性一當其變自有不容已之至情若恝然無愁薄亦甚矣孝子之心豈若是乎舜之心果何如其心以爲我竭力耕田不過子職中之一事而已矣孝聚百順其他虧缺甚多今父母之不愛我不知我之所以得罪者果何在哉求之而不得其故此所以呼旻天呼父母而哀泣也我所謂怨慕者怨己之不得

乎親而思慕耳。豈怨父母哉。按孟子所言怨
慕。即書經所言負罪引慝。夔夔齋慄也。終能
感格親心。而成萬世之大孝。至誠能動。豈不
信乎。君之事天。臣之事君。親子之事父母。其
貴乎誠一也。亦在能盡之而已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
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
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
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

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
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
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
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
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
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
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此三節書見大舜孝親無已之心也。孟子曰。
舜之怨慕。豈但躬耕歷山之日爲然。當四岳
咸薦之後。帝堯將歷試諸艱。使其子九男事
之。以觀其治外。二女事之。以觀其治內。凡百
官有司。牛羊倉廩。莫不具備。以事舜於田野
畎畝之中。奉養備矣。且天下之士。嚮慕德化。
多傾心就之者。人心附矣。帝堯見舜果有聖
德。將欲盡天下移以與之。使踐天子位焉。崇
高富貴極矣。舜雖得此。然自以不能喻親於
道。使之順而無違。戚戚皇皇。有如窮困之人
無所依歸者。何其憂之深也。夫天下之士悅

而就之。人情所同欲也。而不足以解舜之憂。
美好之色。人情所同欲也。舜以帝堯二女爲
妻。而不足以解憂。貨財之富。人情所同欲也。
舜有天下之大。而不足以解憂。爵位之貴。人
情所同欲也。舜居天子之位。而不足以解憂。
天下之人悅之。美色事之。至富至貴加之。皆
無足以解其憂者。必何如而後可以解其憂
乎。惟順於父母。喻之於道。而得其懽心。親於
我無所憾。我於親無所違。而後其憂始可以

解矣。今夫常人之情。當其少也。則率其知能之良。所慕者惟父母而已。及知好色。則移慕父母之心。以慕少年美艾之女。及有妻子。則移慕父母之心。以慕妻子。及仕而事君。則移慕父母之心。以慕君。或不得於君。而遭際不偶。則躁急心熱於中。豈復有餘心及於父母哉。常人之心。因物有遷如此。惟大孝之人。爲能不失其赤子之心。終身之所愛慕者。惟在父母。外物不得而移之。彼年至五十。而猶慕

親不忘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蓋五十則少艾妻子事君俱已經歷。此心猶然不變。則終身可知矣。舜其大孝也哉。安有大孝而怨其親者乎。按自古帝王之孝。無過乎舜。後世所當師法。況舜值人倫之變。其所爲有極難者。後之安常處順而不能盡事父母之道者。觀於此。亦可惕然自儆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此一章書見聖人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萬章問曰。齊風南山之詩有云。凡人娶妻。其道當如之何。必告於父母而後敢娶焉。斯得其道矣。信如此詩之言。能得其道者。宜莫如舜。今舜不告於父母而娶帝堯之二

女。何其所爲與詩相背也。孟子曉之曰。告而後娶者。禮之常也。舜父頑母嚚。告則必爲父母所阻而不得娶。夫男女居室。上承祭祀。下綿嗣續。乃人之大倫。不可廢也。如告於父母而不得娶。則廢人之大倫。而至於無後。且徒取懟怨於父母而已。與其告而廢倫以取懟。寧通之以權。不告而娶。庶父母可無懟。而大倫可全矣。此舜之所以不告而娶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固爲達權通變之道。則吾既

得聞夫子之教命矣乃帝堯以女妻舜亦當使其父母知之而亦不使舜告焉何也孟子曰帝亦知舜之父母不可告若告焉則彼不欲其娶必有違言舜則不忍逆親而已亦不得妻舜也故可妻則妻不問其告不告知不知此又帝堯善處人骨肉之變者也按天下事有常有變而道亦有經有權漢儒釋權曰反經合道若舜者孔子所謂可與權漢儒所謂反經合道者與雖然子之必聽乎父臣之

必聽乎君古今共由之常道非萬不得已慎毋輕言權可也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此二節書見聖人善處兄弟之變也萬章又問曰舜處父母之變固子道之所難乃其處兄弟之間亦有非常情可測者嘗聞舜之父

母聽象之謀使舜完治倉廩及舜既上廩遂捐去其階梯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以兩笠自捍而下得不死後又使舜浚治井水舜入井中從匿空亡出瞽瞍與象從而下土以揜之象不知舜已出乃自誇其功曰設謀以蓋都君於井而殺之者皆我之功今都君已死其所遺之物我將與父母分之牛羊則歸之父母倉廩則歸之父母若干盾戈戟則歸之朕五弦之琴琱弓之弤亦歸之朕二嫂則使

治朕所棲之牀。於是象往入舜所居之宮欲分取所有。見舜已歸而在牀彈琴。象遂飾辭以自文曰。吾鬱陶於心而不能伸者。正爲思君之甚。故來見耳。象雖僞爲其言。而終不免有忸怩之慙色。乃舜見象來而喜之曰。惟茲百官臣庶。帝所使事我者。汝其代我治之。吾不識舜之爲是言也。果不知象之將殺己而喜之與。孟子曰。象屢欲殺舜。其迹甚明。舜奚而不知也。但兄弟之情。出於天性。而聖人之

愛弟又異於常情。平日見象之憂也。則亦感之而俱憂。平日見象之喜也。則亦感之而俱喜。彼其臣庶予治之言。亦因其鬱陶思君之言而喜之耳。何暇計其殺己之謀哉。萬章又問曰。舜知象之將殺己而猶喜也。然則舜僞喜者與。孟子曰。舜非僞喜也。彼亦信以理耳。昔者有饋送生魚於鄭大夫子產者。子產使主池沼小吏之校人。畜養之於池。校人私烹其魚而食之。乃飾爲反命之辭曰。方魚之始

舍於池中也。但見其圉圉焉有困而未舒之狀。及少頃之間。則洋洋焉稍覺縱適。終則攸然而逝。自得而遠去矣。子產喜而歎曰。魚以得水爲天。自圉圉而洋洋。又攸然而遠逝。眞自得其所哉。自得其所哉。校人出而言曰。人皆謂子產智。以今觀之。孰謂子產智哉。夫魚予既烹而食之矣。乃信予言而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不善料事。安得爲智乎。由子產之事觀之。可見君子雖有先見之明。而亦可欺

以理之所有。雖無逆詐之心。而終難罔以理之所無。彼象曰鬱陶思君。是以愛兄之道來。正欺以其方。猶校人之欺子產也。故舜但見其愛。不見其欺。實心信而喜之。奚僞之有。如以舜爲僞喜。則將謂子產爲僞信校人耶。按聖人之道。誠信而已矣。舜之處父母兄弟與其爲天子而治天下。無往而不以誠行之。若夫僞則無所施而可。而况父子兄弟之間乎。以誠感者亦以誠應。以僞感者亦以僞應。周

易中孚之彖曰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豚魚可感而況於人乎學舜者亦愼所以感人者而可矣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

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此一章書見舜待弟盡親愛之仁也萬章問曰象之於舜焚廩未遂浚井繼之日日以殺舜爲事此誠舜之讐也及舜既立爲天子而操生殺之權卽誅之亦不爲過而僅放之何也孟子曰舜實以爵土封象而或者誤以爲放焉放且不爲况誅之乎萬章又問曰舜之爲君也以共工靜言庸違則流於北裔幽州之地以驩兜同惡相濟則放於南裔崇山之地負固不服者三苗也則殺於西裔三危治水無功者鯀也則殛於東裔羽山罪此四人而天下咸服其用刑之當以所誅者皆不仁

之人也象至不仁其罪豈在共工諸人之下迺不以誅四凶者誅之而反封之有庳有庳之人何罪而遭象不仁之人爲之君長也仁人之用心固如是其輕重不均在他人則誅之以安民在弟則封之以貽害乎孟子曰仁人之於弟與處他人不同本非有怒何怒之可藏匿焉本非有怨何怨之可畱宿焉但知篤同氣之親隆一體之愛而已矣親之則不忍己貴弟賤而勢分懸隔必欲其貴也愛之

則不忍己富弟貧而置之窮困。必欲其富也。今封象於有庳。正欲富貴之以致親愛之情也。苟舜身為天子而富且貴。弟為匹夫而貧且賤。情隔於位之疎。恩衰於祿之薄。可謂親愛之乎。不能親愛。可謂仁人乎。此舜之封象正為仁人也。萬章又問曰。封與放本異也。舜既封象。敢問或曰放者。果何謂也。孟子曰。象雖封為有庳之君。然不得有所施為於其國。天子使吏代治其國。但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其迹有似於放。故或者誤謂之放也。象既不得有為於其國。亦豈得暴有庳之民哉。然而舜之心。又不止為愛民也。蓋其親愛之心無已。欲常常見象。不令疎濶。故使吏代治者。使象無治事之煩。得以源源而來見也。古書之辭有云。舜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正此源源而來之謂也。是舜之封象。固所以為仁。而使吏代治。又孰非所以成其仁哉。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既

不以法傷恩。亦不以恩害法。後世待藩封者取法於此。周五霸漢七國之禍。庶幾免夫。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此一章書辯舜無臣父臣堯之事也。咸丘蒙問曰。古語有云。凡天下之常禮。止可以論天下之常人。若夫聖德非常之士。雖至尊如君。苟無其德。不得而以之為臣。至親如父。苟無其德。不得而以之為子。舜惟有聖人之德。一旦居天子之位。南面而立。堯雖為其君。不得不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雖為其父。亦不

得不北面而朝之爾時舜雖安於堯而不能不動心於父望見瞽瞍其容蹙然不能自安孔子有感於此事因歎息曰於斯時也君臣父子之倫皆亂天下將危殆哉岌岌乎其勢已不可支矣所聞古語者如此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舜之處君臣父子無是事也此非君子據實可信之言乃齊東野人鄙妄無稽之語也何以辨之蓋當堯在之時舜未嘗爲天子也特以堯老不治事舜代攝天

子之事耳天子之位固在堯也何由北面而朝之乎且吾言有所證也堯典曰舜攝位二十有八載於是放大功勳之堯乃魂升魄降而崩國中百姓慟堯之歿如自喪其考妣三年之間四海斷絕音樂靜密如一更不聞有金石絲竹等之八音其思慕之深如此據堯典所言舜之即位在堯崩之後不在其攝政之時明矣何從南面而受堯之朝乎孔子亦嘗有云運於天者無有二日統乎民者無有

二王若堯未崩時舜既爲天子矣及堯崩時舜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行三年之喪則是舜一天子堯又一天子而有二天子矣豈民無二王之理乎然則臣堯之說可不辯而自見其誣矣按堯典之文尚有二說一曰百姓者畿內之民也四海者畿外之民也此以遠邇而論者也一曰百姓者百官也經傳言百姓或爲百官或爲萬民其以百官爲百姓者古者民無姓其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黃

帝有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有四人是也百官如喪考妣三年而四海之民遏密八音此以貴賤而辨者也二說後說爲是唐臣張說嘗爲其君言之矣以其關於禮也故併及之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

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此一節書孟子辯舜無臣父之事。而兼示人讀詩之法也。咸丘蒙又問曰。舜無臣堯之事。則吾既得聞教矣。乃其不臣瞽瞍。則尚有可疑者。小雅北山之詩有云。普天之下。其地雖廣。無尺地而非王土。率土之濱。其人雖衆。無一民而非王臣。由此詩推之。舜既受堯之禪

而爲天子矣。則瞽瞍亦王臣中之一人耳。乃獨不謂之臣。此何說耶。孟子曰。詩人之旨。各有所寓。是詩所言。非天子可臣其父之謂也。乃當時大夫行役於外。爲王事所迫。而不得歸養其親。因不平而作是詩。其意若曰。今此之事。莫非王事。凡居王土而爲王臣者。皆當同服其勞。何爲彼皆安坐。獨我爲賢而可用。更不可以休息乎。此詩人之本意也。凡詩之所貴者意而已。不在文辭之間也。是以善說詩者。不可泥一字之文。而害一句之辭。不可泥一句之辭。而害設辭之志。惟當以我之意。探取詩人之志。是爲得說詩之法者矣。若但拘泥其辭。而不求其志。則大雅雲漢之詩有云。周遭饑饉。所餘黎民。無有孑然獨存者。信如此詩所言。是周之民。眞無遺種也。惟以意逆之。則知詩人之志。在於憂旱之甚。若天絕其生耳。非眞無遺民也。然則北山之詩。豈眞謂莫非王臣。而天子可臣其父哉。子乃以辭

而害其志。則亦不善說詩者矣。按學貴於博。辨貴於明。雖芻蕘可採。而杜撰無稽者勿聽。雖經學可尊。而注疏謬誤者亦多。聖經賢傳。昭如日星。而學者每各守一說。能必其盡合於聖賢之意。而不至如咸丘蒙之說詩乎。博蒐諸家。歸於一是。廣儒生之聞見。訂經傳之指歸。其亦右文之世。所當急講者與。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

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此二節書見舜之大孝能尊親而格親也。孟子又曉咸丘蒙曰。子以舜爲天子。則當臣其父。吾以舜爲天子。正所以孝其親耳。蓋爲人子者。苟能善事其親。皆可謂孝子。而非孝子之至。孝子之至。莫大乎能尊崇其親。爲人子者。苟有一命之榮。鍾釜之祿。皆可謂之尊親。

而非尊親之至。尊親之至。莫大乎能以天下爲養。瞽瞍爲天子之父。是尊之至而無以加也。以天下爲養。是養之至而無以加也。養之至乃爲尊之至。尊之至乃爲孝之至。大雅下武之詩曰。武王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其孝思可以爲事親之法則。卽此尊之至養之至。爲法於天下之謂也。豈有尊養可法者。乃至於以父爲臣乎。然而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亦有說也。書經大禹謨有曰。舜平時致敬。爲子之職事。及見於瞽瞍之時。又夔夔然敬謹恐懼之至。瞽瞍雖頑。亦爲其所化。允信而若順之。卽此書所言。可見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是所謂父不得而子也。豈有臣父之說乎。由孟子論父不得而子之說推而言之。如伊尹之格太甲。周公之感成王。是亦可謂君不得而臣也。夫父不得而子。而後始有底豫之慈父。君不得而臣。而後始有守成之賢君。始若相反。卒乃相成。凡爲君臣父子者。可不深長思與。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

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此一章書見堯之禪舜出於天與也萬章問曰事莫大於禪授人皆言古有帝堯嘗舉其所有之天下一旦授之於舜不知果有此事否乎孟子曰斯言殆不然也蓋天下者天下

之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堯雖為天子安能以天下與人若曰堯能與之則天下亦一人之私物可以有之自我與之自我豈理也哉萬章問曰堯既不能以天下與舜然則舜之有天下也果孰與之孟子曰帝王之興皆由天命舜有天下天實與之而堯特順天以從事耳萬章問曰所謂天與之者天果諄諄然教命之乎不然何所據以為天與也孟子曰天之體於穆無言其與舜也固非諄諄然教

命之也蓋身之所行曰行措諸事為曰事天之與舜但就舜之行與事默示其與之之意而已矣豈待諄諄然以言命之乎萬章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必有示之之迹敢問天果何如示之耶孟子曰凡事在人者可以力為而在天者不可取必人有才德可托以天下者天子能舉而薦之於天然天意之從違尚未可知不能使天必與之天下正如諸侯能薦人於天子許其可任一國之事而不能取必

於天子使與之諸侯蓋天子者諸侯之天也大夫能薦人於諸侯許其可任一家之事而不能取必於諸侯使與之大夫蓋諸侯者大夫之天也諸侯大夫且然而況天子之重乎昔者堯薦舜於天以稽天意之從違乃舜之行事當乎天心而天受之嘗顯舜之德於民以觀人心之向背乃舜之行事協乎民心而民受之卽此天人交與而天示之意卽在是吾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萬章

哉吾故曰實天使之固結於二十八載之前乃致此響應於二十八載之後也夫然後自南河之南往中國而踐天子位焉此雖以答天下之心實所以承上天之意耳向使舜不爲南河之避而遽居處乎堯之宮逼脅乎堯之子則是以臣而篡君之位也安所稱天與哉即舜爲民心之所歸便知爲天心之所與此非無徵之言也書經泰誓篇有曰天無視也而從民之視民視即是天視天無聽也而

從民之聽民聽即是天聽書之所言此即吾民歸舜即天與舜之說也然則舜之有天下不但堯不能容心於與而舜亦未嘗有心於得徒泥其禪授之迹者亦未明乎天道矣按孟子此章以天下歸之天以天與歸之民何其言之斷也不獨禪讓之天下爲然雖家天下之天下亦然不獨開創之天下爲然雖繼世之天下亦然彼不求天於民視民聽而求之於荒唐怪妄如宋世所謂天書者其亦不學之過與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

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此一章書見帝王傳賢傳子皆本天意而無私也萬章問曰人有言堯舜盛德之至故以天下爲公不傳於子而傳於賢及至於禹其

德遂衰。於是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敢問禹果有此私心乎。孟子曰。人以德衰議禹。此言非是。禹之心殆不然也。蓋與賢與子。顧天意何如耳。天所與者在賢。則與賢。不能強而與子也。天所與者在子。則與子。不能強而與賢也。昔者舜薦禹於天。任以爲相。十有七年。迨舜崩。三年之喪既畢。禹因舜有子商均在焉。乃違避於陽城之地。其心止欲讓位於商均耳。乃天下之民。皆歸心於禹。凡朝覲訟獄謳歌

者。皆不從商均而從禹。與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無以異也。人心如此。天意在禹可知。舜安得不舉天下而授之乎。若禹益之時則視此不同矣。禹亦嘗薦益於天。任以爲相者七年。迨禹崩。三年之喪既畢。益因禹有子啓在。亦違避啓於箕山之陰。以讓位焉。但見天下之臣民。朝覲訟獄者。不往歸益而來歸啓。皆曰。此吾君之子也。吾不歸吾君之子而誰歸乎。謳歌者亦不謳歌益而謳歌啓。皆

曰。此吾君之子也。吾不戴吾君之子而誰戴乎。人心如此。天意在啓可知。禹安得不舉天下而傳之也。舜禹益皆有聖人之德。而當時民心或歸或不歸。其故維何。蓋堯之子丹朱其德不類於堯。舜之子商均。其德亦不類於舜。而舜之相堯。二十有八年。禹之相舜。十有七年。其歷年既多。施恩澤於民最久。以相之賢。又遇子之不肖。此民所以不歸堯舜之子而歸舜禹也。若啓之賢。能以兢兢業業之心。

嗣守禹之典則。而益之相禹。僅僅七年。其德澤施於民者。未如舜禹之久。以子之賢。而又遇相之不久。此民所以不歸益而歸啓也。夫舜禹益均之爲相。而歷年多歷年少。其久近相去如此。丹朱商均與啓均之爲子。而或賢或不肖。又如此。皆天也。豈人力之所能預哉。蓋天下事。凡人力莫之作爲而自然爲者。是之謂天。主宰於冲漠之中。不可得而測也。凡人力莫之召致而自然至者。是之謂命。稟受

改不仁以處於仁。改不義以遷於義。三年之內。惟聽伊尹之教訓乎己也。伊尹見太甲之賢。於是以衮冕迎之。復歸於亳都。以纘湯緒焉。此伊尹所以不有天下也。若周公之終於冢宰。而不有周之天下者。以公遇成王繼世之賢。猶益之於夏。以啓賢之足以嗣禹也。猶伊尹之於殷。以太甲賢足以繼殷也。此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吾嘗聞孔子曰。唐虞禪位。而以天下傳之賢。三代繼統。而以天下傳之子。迹雖不同。然禪者以天命在賢。宜禪而禪。繼者以天命在子。宜繼而繼。其合於義則一而已。聖人何容私於其間哉。觀孔子之言。則禹之與子。孰謂其德衰哉。嘗又論之。繼世之君。雖曰中材。亦可保守天命。天意不肯輕於奪之。然未可恃也。如太甲者。不已岌岌乎。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伊尹於太甲歸亳之後。猶申誥焉。後之繼世者。尚三復於斯。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此一章書是辯伊尹無辱己之行也。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欲行道致君而無由。乃身爲庖人。因論割烹之事。而喻及王道。使湯知而用之。果有此事乎。孟子曰。人言不足信。伊尹所爲。不若是也。方伊尹未遇之時。嘗耕於有莘之野。而欣慕愛樂者。則在堯舜之道焉。道之至辨者爲義。非其義也。則非其道也。雖祿之以天下之大。亦弗顧也。繫馬千駟之多。亦弗視也。不特此也。非其義也。則非其道也。雖一介之微。不以與人也。一介之微。不以取諸人也。何者。其所樂有在也。湯聞伊尹之道。使

人以幣帛徵聘之伊尹知有堯舜而不知有湯也乃囂囂然自得而言曰我何用湯之聘幣爲哉一受其聘則當憂其憂而事其事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浩然自得之爲安哉此非覩湯意之誠否也內旣自樂於己外自無求於人視湯之聘幣誠爲外物耳夫湯以幣聘伊尹伊尹猶不肯輕出如此豈有割烹要湯之事哉按伊尹之在有莘諸葛亮之在隆中惟其處而無求所以出

而能任然非其君求之之勤則亦終老田間矣是以爲人臣者不可不以伊葛自待而爲人君者亦不可不以成湯昭烈爲法也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此三節書是言伊尹應湯之聘欲行堯舜之道於天下也孟子曰湯三次使人以幣聘伊尹其求賢之意甚誠有以動伊尹行道之心於是翻然改曰吾人出處關乎世運我終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秖獨善其身而已吾豈若以其道致君使是君欽明濬哲

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以其道澤民使是民時雍風動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上下君民之間即吾身今日親見堯舜之道得行哉吾之所以不敢辭其責者蓋以天之生此民也知覺雖然同具而先後固有難齊天欲使先知此事者覺悟後知之人使先覺此理者覺悟後覺之人予於天所生民之中幸爲先覺者也其可負天意哉予將以斯道之固有覺斯民之未覺也若使非予覺之則迷者益

滚誰爲予受其責哉此今日之不容以不出也伊尹之言如此卽其言以推其心伊尹眞見萬物同體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卽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情不能安其義不容諉以一人之身任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無道之夏而救無罪之民此其自待何如哉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先儒謂此卽大學之道旣明明德則必須新民非如此則在我之分量不完伊

尹未仕湯一匹夫耳猶不肎以此自寬况作君作師實有代天理物之責者乎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此三節書是明伊尹決無割烹要湯之事也

孟子曰伊尹之伐夏救民無非欲正天下吾未聞枉在己而能正他人者况於卑汚苟賤爲辱己之事更甚於枉己矣而能正天下乎大凡古來聖人之行不同未仕之先或遠而隱遁或近而仕君旣仕之後或不合而去或合而不去遠者非忘世而近者非慕祿去者非沽名而不去者非固寵因其時而裁以義要歸於潔其身而已矣身之不潔何以謂之聖人而謂伊尹有要湯之事乎必如人言謂之爲要吾但聞其耕莘時唯樂堯舜之道因而致湯之幣聘是以堯舜之道要湯者若割

烹誠未聞也伊訓曰湯奉天誅始攻桀於牧宮由我相湯始其事於亳都也觀伊尹之言益可証其伐夏救民自任天下之重之實曾謂辱己要君者而能爲此乎流俗之誣不辯而自明矣蓋出處人生之大閑始進不以正後未有能正者自古及今莫不皆然明主觀人須於此嚴辨之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此一章書是明孔子秉持禮義。即所主亦必

不苟以見人言之誣也。萬章問曰。或謂孔子在衛主衛君近狎之人爲癰疽者。在齊主齊君近狎之侍人名瘠環者。果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此言欲誣聖人以便己私也。嘗聞孔子於衛主於賢大夫顏讎由之家。彼時衛君近狎莫如彌子瑕。彌子瑕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因謂子路曰。孔子舍讎由而主我則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曰。衛卿之得有命存焉。非彼所能爲也。何必主之。夫孔子平日凡有進也必從容遜順而以禮不易進也。凡有退也必果斷剛決而以義不難退也。蓋禮義盡其在我至於爵位之得與不得則道之將行道之將廢曰有命耳。孔子之爲孔子如此。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則義之當退而不退。是無義矣。命之不得而思得。是無命矣。於平日之言行安在耶。且孔子不但無事之時不苟所主也。嘗不悅於魯與衛而去之宋。遭宋司馬桓魋將要

而殺之。遂微服而過宋。當是時也孔子正當阨難。猶不苟所主。去宋適陳。主司城貞子之家。蓋司城貞子乃宋之賢大夫。此時適爲陳侯周之臣者也。故孔子主之。總之邪正不同人各從類。吾聞觀近臣之爲人何如。但於其爲遠人之主觀之。或爲君子主。或爲小人主。而近臣可知矣。觀遠臣之爲人何如。但於其所主之人觀之。或主於君子。或主於小人。而遠臣可知矣。彼孔子何等人也。所主必其類。

若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好事者何容誣哉宋臣張栻言此雖辯孔子不苟主而泛言觀人之法實萬世爲人君者所不可不知從來小人之進君子之退無不因左右近侍播弄於其間人君欲察外廷之賢否而寄耳目於此輩則威福未有不爲所盜竊者非深鑒其弊烏能當此不惑哉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

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此一章書是明百里奚必無辱身干主之事以見人言之誣也萬章問曰或有人言百里奚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信有之乎孟子曰否不然乃好事者爲之以借口也嘗聞之百里奚本虞國人也仕於虞時晉人以垂棘所出之美玉與屈地所產之良馬求假道於虞以伐虢虞臣宮之奇諫虞公不聽百里奚因而不諫非不能諫也蓋知虞公之爲人不可以

諫而因去之秦也當其時奚年已七十矣是其歷練老成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爲汙辱之行尚可謂之智乎吾嘗反覆推之奚非不智者也天下唯智者能不失言於人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是當默而默可謂不智乎天下唯智者能知幾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是見幾而作不可謂不智也天下又唯智者能知與奚之至秦時有舉於秦者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輔相之是擇君而事可

謂不智乎。且奚之相秦取威定霸顯其君於天下。而芳聲令聞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若自鬻其身以成就君事。即鄉黨之間稍稍自愛者不爲。而謂賢如奚者肯爲此事乎。人言之誣。斷可識矣。大抵戰國時人人急於功利。遂謂古聖賢亦如此。故孟子力辨之。不獨伊尹孔子大聖。斷無此事。即百里奚霸國之佐。亦決不然。後世士大夫寡廉鮮恥。凡可以得富貴者。靡所不爲。而患得患失之禍。遂

延於世運。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從來未有人心不端。風俗不正。而可以致治者。其係豈一人一事已哉。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一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二

孟子　下之四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

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

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歷叙羣聖之行事。而極尊孔子以隱寓其願學之意也。曰學不宗至聖。則其統不一。然不敢羣聖折衷之則其道亦不著。嘗考伯夷目不視非禮之惡色。耳不聽非禮之惡聲。視聽如此其不苟也。非可事之君不事。非可使之民不使。事使如此其甚嚴也。世治則進而仕。世亂則退而隱。進退如此

其有擇也。不特是也。即橫暴之政之所出。橫暴之民之所止。亦不忍居也。不但橫暴不居。其心即思與鄉人蹔處。如以朝衣朝冠之貴。坐於塗炭之汙。而唯恐其浼己也。當殷紂濁亂之時。避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故後世聞伯夷之風者。雖頑而無知之夫。亦化而爲廉。雖懦而無守之夫。亦化而有特立之志。是伯夷之行事如此。又嘗稽之伊尹矣。伊尹嘗曰。君皆可事。何所事而非君。民皆可使。何所使而非民。其言如此。故其爲行也。治亦進而仕。亂亦進而仕。以求盡其事君使民之責焉。而因以自任曰。天之生斯民也。原欲使先知其事者覺後知之人。使先覺其理者覺後覺之人。予今幸爲天所生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先知先覺之道覺此後知後覺之民而不敢負天之託也。由其言以推其心。思天下之民。但有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即若己推而內之溝中。是其以一人之身。而

自任天下之重也。是伊尹之行事又如此。又嘗稽諸柳下惠矣。不以汙君爲羞而不事。不以小官爲卑而遂辭。其進而事汙君爲小官也。不隱其在己之賢能。而必行己之直道。至於爲人所遺佚。而無怨恨之意。即由是以阨窮其身。而亦無憂憫之情。不特是也。即與鄉里之人並處。而其中亦油然自得與之偕而不忍去也。嘗自言曰。爾自爲爾。我自爲我。雖袒裼裸裎失禮於我側。亦爾之無禮耳。焉能

有浼於我守禮之身哉故後世聞柳下惠之風者雖狹隘之夫亦化而爲寬大之量刻薄之夫亦化而爲敦厚之行是柳下惠之行事如此若夫孔子之行則獨有異焉者當其於齊也因晏嬰之沮而去焉則接淅而行不容頃刻而畱也及其於魯也因女樂之受而去焉然猶有待於膰肉之至曰遲遲吾行也夫其所以遲遲者爲去父母宗國之道而不忍恝然於此也即此觀之其或速也非失之急

迫可以速而速或久也非失之濡滯可以久而久或處也非以隱爲高可以處而處或仕也非以位爲榮可以仕而仕蓋其神妙莫測與元化同流而絕無意必固我之私是孔子之行事又如此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

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此三節書是言孔子時中之聖能兼三聖之事也孟子歷叙羣聖之後又從而斷之曰夷尹惠與孔子其行事如此皆古聖人也然自我觀之其聖亦有不同者伯夷以節高天下就其皭然粹白無少點汚殆聖之清者也伊尹以身肩天下就其毅然擔當無少退諉殆

聖之任者也柳下惠以量容天下就其油然樂易無少岸異殆聖之和者也至吾孔子則仕止久速不倚一偏變化推移無所不可清而未嘗不任任而未嘗不和如一元之運流行不息蓋聖之時者也豈三子之所能及哉夫孔子兼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譬之於樂其猶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者乎蓋樂有八音獨奏一音則一音自爲終始而爲小成若夫集大成也者當衆音未作則擊

鎛鐘以宣其聲。及衆音既闋。則擊特磬以收其韻。金聲而玉振之也。蓋金玉二者。衆音之綱紀。金不聲則衆音無由始。自鎛鐘一舉。則衆音隨之俱起。是金聲也。者所以開衆樂之端。而始乎條理也。玉不振則衆音無由終。自特磬一擊則衆音由是俱止。是玉振也。者所以收衆音之節。而終乎條理也。始終之間。脉絡貫通。此樂之所謂集大成也。然則樂之始條理者。其卽孔子於羣聖之理無不融會。而

爲智之事乎。蓋時中之智。其昭晰無所不開固有然也。樂之終條理者。其卽孔子於羣聖之理。無不全體。而爲聖之事乎。蓋時中之聖其凝成無所不收。固有然也。其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如此。此孔子所爲獨異於三子也。夫聖智兼備。固孔子之所以集大成。而智以成始。又以要終。則聖又由於智。不觀之射乎。智之事。可以合時。譬則射之巧。可以中的也。聖之事。可以詣極。譬則射之力。可以遠到也。

然必知之至。而後行之盡。有定見。乃有定力。猶自此至彼。以射於百步之外也。其引弓發矢以至於侯者。是爾之力也。其直貫於的。而不失諸正鵠者。非爾之力也。巧也。蓋巧以運力。而後爲善射。智以成聖。而後爲全德。若孔子之巧力俱全。聖智兼備。信乎兼三聖之所不能兼。而吾之所願學者在是也。可見聖人之行有偏全。皆因知有偏全。而致知之要。在於窮理格物。苟本原一毫未徹。爲仁卽不免

偏於仁。爲義卽不免偏於義。有志聖人者。豈可以生質之美。而不極學問之功哉。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

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此一章書是言周室班爵祿之大畧也。衛人北宮錡者有感於戰國時之爵祿皆非其舊。因而問曰。朝廷設官分職統理內外莫大於爵祿。而爵祿之制莫備於成周。周室之初其班爵祿之制如之何。孟子曰。周家爵祿之班。其初制甚詳。今皆不可得而聞也。蓋因後世諸侯兼幷僭竊。惡其所班之爵妨害己之越

分干名。惡其所班之祿妨害己之侵占土地。而皆去其載周制者之籍。是以無所考而知也。然而規模之建立。體統之昭垂。猶有幸存而未泯者。軻也嘗聞其畧也。先以班爵言之。天下之大統於一。其父天母地而爲天之子者天子也。天子之貴自爲一位。尊無二上矣。然天下非一人可獨理。於是衆建萬國。或爲同姓之親。或爲異姓之賢。與之共治焉。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與男同一位。自天子以

下。凡此五等。爵之通於天下。其截然而不可紊如此。一國之中統於尊。其出命正衆爲國人之擁戴者君也。天子君於畿內。諸侯君於列國。各自爲一位矣。然一國亦非一人可獨理。於是分命庶官。或爲賢者而在位。或爲能者而在職。與之共治焉。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自君以下。凡此六等。爵之施於國中。其秩然而不可奸如此。更以班祿言之。祿出於地。祿有厚薄。則地有

多寡。天子制地於畿內方千里。蓋其爵爲最尊。故其地爲最廣也。若夫公侯卑於天子。故制地皆方百里。伯又卑於公侯。故制地方七十里。子男又卑於伯。故制地方五十里。是祿之所班。凡有四等。四者之外。又有受地不足於五十里者。則祿于之入有限。而朝覲會同之貴不給。勢不能自達於天子。於是因大國之諸侯而以姓名通於天子。謂之附庸。此班祿之制之通於天下者也。更以班祿之施於

王國者言之其爲天子之卿受地所出之祿則視諸侯國之百里大夫受地所出之祿則視諸伯國之七十里元士受地所出之祿則視諸子男國之五十里以王官之祿比藩封之君蓋以重內臣而尊天室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

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此四節書言列國班祿之差等也孟子曰以班祿之施於侯國者言之公侯之國則爲大國其地方百里而其卿大夫士之祿皆準諸其君以漸及君十倍於卿祿卿祿四倍於大夫大夫倍於上士上士倍於中士中士倍於下士而下士與庶人之爲府史胥徒在官供事者同焉顧其祿之受於官者惟取其足以代耕而已蓋祿頒於上或加數倍之入而不嫌其豐祿給於下或準一夫之田而不病其嗇尊卑有序厚薄適宜如此其於次國亦然伯爲次國其地方七十里而其卿大夫士之祿亦準諸其君以漸及君十倍於卿祿卿祿則三倍於大夫大夫倍於上士上士倍於中

士中士倍於下士而下士之祿則又與庶人之爲府史胥徒在官供事者同焉顧其祿之受於官者亦惟取其足以代耕而已其於小國亦然子男爲小國其地方五十里而其君與卿大夫士之祿或隆或殺亦各有一定之制如君之祿固十倍於卿而卿之祿猶得二倍於大夫至於大夫則惟倍上士上士則惟

倍中士。中士則惟倍下士。下士則與庶人在官服役者同其所受之祿焉。要之受祿於官亦取其足以代耕而已。合而言之。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蓋祿寖厚而不殺。則地必不足以供。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蓋祿寖薄而復殺。則臣不能以自給。此周制所爲善也。然庶人代耕之義。豈盡同於下士而無其等哉。觀耕者所得之田。每夫各受百畝。百畝之田各宜加糞。糞多而力勤者。上農夫也。計其所獲

可食九人。降而上次。其所獲可食八人。降而中農。其所獲可食七人。降而中次。其所獲可食六人。又降而爲下農。其所獲可食五人。蓋力漸以惰。所獲漸以輕。所食亦漸以寡。若夫庶人在官者。事有繁簡。力有勞逸。故其受祿多寡。大約以農夫所獲之多寡爲差等焉。所謂祿足以代其耕者如此。夫列爵有尊卑。而內外殊其制。班祿有多寡。而上下異其規。周制之初如此。奈何諸侯惡其害己之兼幷僭竊。而去其籍哉。幸而孟子猶能述其大畧。所以後世得考王制之規模者。賴有此篇之存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

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

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此一章書是因論友道而見貴貴尊賢有交相爲重之理也。萬章問曰。朋友五倫之一。人未有不藉友以相成者。敢問其道爲何如。孟子曰。交友之道在忘勢分畧形迹去驕人矜己之念而已。如己雖長。不敢挾其長以加於少者而與之友。己雖貴。不敢挾其貴以加於賤者而與之友。己雖有兄弟之貴盛。不敢挾其有兄弟以加於寡弱者而與之友。蓋友也

者所以友其德以爲我進脩之助也。一有所挾則其心必不虛。而其意必不誠。有德者不爲我友。何以成我之德。故斷斷乎不可以有挾也。然三者之中。惟不挾貴最難。而求諸古人。則有可歷舉者。昔魯有世卿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一曰樂正裘。一曰牧仲。其餘三人之姓名。則予忘之矣。夫獻子之與此五人友者。爲何。良以此五人者皆自高其德而視獻子之家無一毫歆羨之心者也。是以獻子與之爲友。若此五人者或有獻子之家而不能忘其有位之勢。則獻子必輕之。不與之爲友矣。况肯自挾以友人乎。是獻子之不挾貴如此。進而觀之。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邑惠公嘗曰。吾於子思之大賢德可以儀型者。則以師禮事之矣。吾於顏般之次賢德可以切磋者。則以友道交之矣。若夫王順長息。則事我之人也。吾敢以事我者而置之師友之列哉。觀惠公之

言。其不挾貴又如此。更進而觀之。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嘗慕其德而造其廬。當入門之時。不遽入也。必唐云入。公則入。當坐之時不遽坐也。必唐云坐。公則坐。當食之時不遽食也。必唐云食。公則食。其所食者雖疏食菜羹之薄。未嘗不飽。蓋敬賢者之命。不敢不飽也。然惜乎終於此而已矣。至於天位之所以官賢者。公弗與之共也。天職之所以任賢者。公弗

與之治也天祿之所以養賢者公弗與之食也三者皆王公所有不能推以與之而但唯諾承順此爲士無爵士者之尊賢也非王公操爵賞者之尊賢也則亦止可謂之不挾貴而已更進而上之則又有堯之於舜昔者舜自側陋上見帝堯堯妻之以二女以舜爲甥而館之於貳室亦嘗就舜之館而饗舜之食其館甥也舜爲賓堯爲主其饗舜也堯爲賓舜爲主脫君臣之分更爲賓主之交是以天

子之貴友匹夫之微者也此其不挾爲何如是則友道之極也然所以如此者豈徒以貴下賤過自貶損而不顧義之可否哉天下有一定之名位即有獨隆之道德用下而敬上謂其名位之一定貴在彼而吾貴之是貴貴也用上而敬下謂其道德之獨隆賢在彼而吾尊之是尊賢也二者事雖不同而理各有當貴貴以尊君下敬上而非諂尊賢以尚德上敬下而非詘位非獨重德非獨輕皆義當

如是而已夫既同出於義而可挾貴以待天下之士哉按此章因論朋友而遂及君臣取友之益止乎一身用人之功及於天下則君臣爲尤重孟子見戰國之君繆爲恭敬而不肎行其道故言用賢之道當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不僅禮貌之末而已其實人君若待之非禮則賢者先自引避雖欲用之而無由聖帝明王未有不虛心折節樂道忘勢而可以得賢致治者故曰師臣者王賓臣者霸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

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此一章書是論交際有可受之義折衷之聖人而論定也萬章問曰吾人處世酬酢萬事皆本於心敢問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者此何心也孟子曰有所敬於內而後有所將於外交際之舉彼此相敬主於恭而已萬章曰交際固爲恭矣然辭受亦所以明禮乃或有卻之而不受者人遂以爲不恭何哉孟子曰凡處人之餽未有無故而卻者如尊者有賜

於我乃必竊計其從來曰彼其所取之物以餽我者果義乎抑不義乎必合於義而後受否則弗受是未免有刻薄之意鄙其物而輕其人非所以待尊者之道也以是卽爲不恭故直受而弗卻也萬章曰尊者之賜固不可卻而不義之物終不可受於此有善處之術當餽之來請無以言辭顯然卻之但以心測度之曰此乃不義而取諸民者無可受之理姑託他辭以無受則在我無不義之汚在彼無不恭之嫌不亦可乎孟子曰辭卻固失之徑直心卻尤失之詭譎亦顧其交接何如耳假使其交也以道而非出於無名其接也以禮而不失之苟簡雖孔子爲禮道之宗主亦受之矣何以卻爲萬章曰若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際之禮設有禦止人於國門之外而取其物者卽以禦得之物與人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亦可受與孟子曰烏乎可康誥之書有曰殺其人矣而復顚越

其人之尸於以奪其貨閔然罔顧不知畏死凡民罔不憝讟是不待教戒而卽誅者也國之有法殷受於夏周受於殷莫不皆然至今猶烈烈光顯是禦得之貨如此其有罪也亦安得以交道接禮而槩論哉如之何其受之乎苟非然者亦不必苛責其所從來而堅卻之矣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

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此三節書是因言交際而論孔子之出處。見聖人未嘗絕物也。萬章曰。禦得之貨。不可受明矣。然則今之諸侯虐取於民。其不義也。亦猶禦得者也。苟善其禮以交際矣。斯君子不問其可否而受之。敢問何說也。孟子曰。今之諸侯取民固多不義。然以法繩之。未即至於禦人之盜也。子以為有王者起。明罰勑法。將

盡今之諸侯而誅之乎。抑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必教之不改而後誅。則與禦人不待教而誅者。自不同矣。夫禦得之貨。與取非其有。雖同一不義。然必禦人乃為真盜。至謂取非其有為盜者。乃推其類以造於義之極至耳。非便以為真也。且天下固有不可過求。而不嫌從俗者。不觀諸孔子乎。當其仕於魯也。魯人田獵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亦姑從俗獵較。而不之禁。夫獵較亦取物之非禮者。尚可以從。而況諸侯之交接。何遂為不可受乎。萬章曰。君子之仕。將以道易俗。今孔子從魯之俗如此。則其仕於魯也。固非以行道為事與。孟子曰。孔子身任行道之責。行道之外。更有何事。乃事道也。萬章曰。既以行道為事。則獵較非道。宜有以禁之。而乃從其俗。何也。孟子曰。以道易俗。固自有漸。彼獵較供祭。所以不止者。由其器無常數。實無常品。故孔子但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器有定數。不以四方難

繼之物供其簿中之所正則實有常品徵較所得之物雖多亦無所用將久之而自廢矣此固聖人轉移之妙用也安可謂之非道乎萬章曰孔子既不能革弊乃委曲遷就如此是道已難行矣奚不決於去也孟子曰孔子非難於去也但世方望我以行道而更張太驟未免生人疑畏之心所以不去者蓋欲小試以示人使知吾道之易行然後可以次第施焉而吾道大行之兆亦即於此卜之耳若

夫兆既可行而人卒不能行其道然後不得已而去蓋其去雖不輕而志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之久淹留於一國也且孔子行道之心不但於仕曾見之吾歷觀其出處之跡大槩有三有見其道有可行之機而仕者有因其君能接遇以禮而仕者又有因其君有養賢之典而仕者於稽其實於季桓子執政之時君用之於上相薦之於下乃從而仕是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之郊迎致粟乃從而仕是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之餽問有禮乃從而仕是公養之仕也夫孔子爲道自重不肯苟且然苟可以仕不必明君賢相而亦就之況今諸侯之交際猶知賢者之當重奈何不爲行道之計而重絕之耶可見聖賢辭受出處固不徇俗爲同亦不矯俗爲異然非意必固我之盡忘而仕止久速之合節者亦豈可自託於孔孟而漫無擇於其間哉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

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此一章書是言仕者各有當盡之道也孟子曰君子之仕也將以致用於時而有裨君民之大非爲貧之故也然亦有道與時違家貧親老而資其祿以仕者猶人娶妻本以繼嗣

非爲養之故也然亦有不能親操井臼而資其養以娶者要皆不得已而然也夫君子之仕本以爲道至不得已而爲貧則其位祿之所居者可無審擇於其間哉必也辭其位之尊者而居其卑附一命之末足矣辭其祿之富者而居其貧叨升斗之糈足矣如此而後爲爲貧之仕也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將以何者爲宜乎蓋爲貧之仕雖不爲道而亦不可以苟祿其惟守關之役譏防出入以擊

柝爲事者庶易稱其職而可居也試觀孔子亦嘗爲倉廩委積之吏矣必曰吾司錢穀者也出納之數不可不明惟求其會計當而已矣又爲苑囿芻牧之吏矣必曰吾司畜養者也孳息之物不可不蕃惟求其牛羊茁然肥壯長大而已矣觀孔子之言如此可見爲貧而仕官卑祿薄惟取其易稱職而已蓋人之所處莫不各有其當爲居微末之位則國家之責任輕苟不安其分而越職妄言高論朝

事非惟無益適以取禍出位之罪莫能逭矣若夫立乎人之本朝居尊富之地有行道之責此豈一官一職之比哉而乃依阿淟涊側足取容上無以裨益君德下無以康濟斯民道之所在得行而不行亦可恥之甚也夫以越位爲罪則見卑貧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見尊富非竊祿之官仕者於此亦可以自審矣雖然立人之本朝位高祿厚有當行之道者尤宜取孟氏之言而深思之也與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

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此一章書。是明士之自處與君之待士。當各盡其道也。萬章曰。士當未仕時。無以自食。藉諸侯之祿以爲養。宜若可爲者。乃不肎託於諸侯。何也。孟子曰。士之分不敢託於諸侯也。蓋諸侯本有爵土。不幸失國出奔。而後託於諸侯。以食其廩餼。此在古寄公之禮也。若士

無爵土。不得比於諸侯。苟託於諸侯而食祿。是以一介之士。擬邦君之尊。非禮之當然也。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固矣。若君餽之粟。則亦受之乎。孟子曰。君餽之粟。如之何不受也。萬章曰。託之則不可。餽之則受。不識受之爲何義也。孟子曰。君之於民。固有周恤之義。士而未仕。無異於編氓。是以可受也。萬章曰。周與賜。皆出於君。今周之粟則受。賜之祿則不受。何也。孟子曰。士之不敢受賜。即不敢託於

諸侯之意。分定故也。萬章曰。敢問其不敢受賜何也。孟子曰。周無常數。此君待民之禮。無常職者皆可受。賜有常數。此君待臣之禮。無常職者不敢受。故雖抱關擊柝之吏。至爲卑小。皆有常職。以食其常賜於上。若士未爲臣。無常職也。而食常賜於上。是不居臣之職而受臣之食。故以爲不恭而不受也。萬章曰。君餽之則士受之。不識所餽者可常繼續否乎。孟子曰。士之自處。固安其分之宜。而君之待

士。則自有養賢之禮。昔者魯繆公之於子思也。悅其賢也。亟命使者問其安否。又亟命使者餽以鼎肉。自以爲能養賢矣。但數以君命來餽。反使賢者有數拜之勞。故子思惡其褻也。不悅於心。於其卒之復來餽。乃麾使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辭其餽。曰。向之君命來餽。吾意君以禮賢也。今而後始知君之愛而不敬。特以犬馬畜伋爾。蓋自是繆公悔悟。不復令臺官來餽也。夫悅賢所重在舉

不徒在養。今繆公之悅賢。旣不能舉而用之。又以屑屑問餽之故。不能養賢。尚可謂之悅賢乎。然則國君之所以待士者可知矣。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此二節書見能養能舉而後盡悅賢之道也。

萬章曰。國君養君子。亟餽。旣不可無餽。又不可。敢問如何斯可謂之能養矣。孟子曰。國君欲養君子。不以君命則簡。常以君命則瀆。故始而餽粟餽肉。以君命將之。表其誠敬賢者再拜稽首而受。以重其命。其後使司粟之廩人。繼送其粟。司肉之庖人。繼送其肉。不復以君命將之。不使其有亟拜之勞。此固國君養君子之道也。若子思之所以不悅者。以爲君之所餽。不過一鼎肉耳。乃數以君命來致。使己僕僕然拜賜之不暇。非養君子之道也。此所以麾而不受也。然國君之悅賢。不貴其能養而貴其能尊。昔者堯之於舜。知其有非常之德。因待以非常之禮。始則使其子九男事之以聽其外治。二女女焉以聽其內治。且有百官以供其使令。有牛羊以待其膳羞。有倉廩以給其饔飧。無一不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則繼粟繼肉。不足言矣。後又舉而加諸上

相之位。如此其隆也。能養能舉。悅賢之道盡矣。故曰。必如此乃王公之尊賢者也。今天下無眞能悅賢者。故士亦以禮自待耳。寧敢託焉以苟祿乎。按孟子在當時。傳食諸侯。國君能養者不乏。然其志在行道。不可以口腹虛拘。故每惓惓以能舉爲言。惜乎當世終莫之用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

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

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此一章書是言不見諸侯之義也。萬章問曰。士以用世爲心則以得君爲念乃高尚其志不見諸侯敢問何義也。孟子曰。士之不見諸侯非自尊大分有所不可耳。自其在國都而言曰市井之臣。自其在郊野而言曰草莽之臣。二者皆謂之庶人。庶人不曾傳質爲臣。與執贄在位者不同。故守爲下之分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士既與庶人等乃君召庶人而役之則往應其役。君召士而欲見之則不肯往見何也。孟子曰。士與庶人語分則不異語道則有異。爲庶人者往應其役以卑承尊義當然也。若爲士者欲以道而見用必以道而自重。倘召之而即往則枉道以徇人守己之義不如是也。惟義有可有不可故士有往有不往耳。且欲知士不可往見之義當先

知君欲見士之心。子試言君之汲汲然欲見士者何爲也哉。萬章曰。夫君之欲見士者爲其多聞可爲考德問業之資。爲其賢可爲正君善俗之助也。孟子曰。既爲其多聞必真知己之不足而奉之爲師矣。既以爲師則雖天子之貴猶不敢召師而況諸侯乎。既爲其賢便當折節下士而就見之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反召之者也。何以見君之不可召士。昔者魯繆公慕子思之賢亟見於子思曰。古有撫

千乘之國下友一介之士此其君爲何如繆公之意蓋視千乘爲甚重而以友士爲盛節矣子思以其心有所挾而不悅曰古之人有言人君於士當師事之豈但如君所言友之云乎吾想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君之於士論德不論位以位而言則子君之尊也我臣之卑也尊卑自有定分何敢與君友也若以德而言則子當以師道事我乃可爲受益者也奚可以與我友此子思之意也夫以千乘之君求與一介之士爲友而且不可得況欲召之往見哉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此五節書皆申明士不可召之意孟子曰君不可以召士不但徵諸子思之言更以齊景公招虞人事觀之昔齊景公出而田獵招虞人以旌虞人不至景公將殺之孔子聞而美之曰志士固窮不忘死在溝壑勇士輕生不

忘喪其元首若虞人者可以當之矣孔子奚取於虞人而美之若是取非其招而守死不往也豈士之智反出虞人下哉萬章曰旌固非所以招虞人敢問招虞人當用何物孟子曰以皮冠以其本爲虞人之所有事也若招庶人則以旃蓋通帛爲旃質素無文猶庶人之無文采也士以旂蓋交龍爲旂象其有變化之意也惟招大夫則以旌蓋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以象其有文明之意也各有其義

如此。今景公以旌招虞人。是以大夫之招而招虞人。虞人且守死不敢往。卽此推之。以招士之旂而招庶人。庶人亦豈敢往哉。夫以貴者之物而招賤者。猶爲寵異之特。以招非其物而不欲往。況乎召使往見。此招不賢人之招也。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失禮而辱士甚矣。其肯往乎。此士不見諸侯之義也。然則國君欲見賢人。近則就見。遠則幣聘。必以其道而後可。使以不賢人之招招之。則是欲見

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適以拒其入也。賢何由而得見乎。所以然者。以士有禮義之當守也。夫義者。事之宜。一措足而不容離。如路之平正通達也。禮者。心之制。一措躬而不可越。如門之謹嚴端直也。是人人之所共由而同其出入者也。但衆人每多苟且。惟君子見之明。守之定。而獨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小雅大東之詩曰。瞻彼周道。其平坦如砥。其端直如矢。是在上之君子所爲率

履。在下之小人所爲視效者也。由詩言觀之。而君子之能由是路。出入是門。固可知已。若往應不賢人之招。則是由非義之路。出入非禮之門。君子豈爲之哉。此欲見賢人者。必當以其道也。萬章曰。君子秉禮守義。固不往見。如孔子聞君命召。卽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之往見非與。孟子曰。是何得輕議孔子哉。孔子所以不俟駕者。以其當仕而有官職之事。而君亦以其官召之也。若未有官職。則市井

草莽之臣耳。豈得藉口於孔子。遂輕身而往哉。蓋臣有相臨之分。分之所在。雖孔子不敢違。士有自守之節。節之所在。雖虞人不可屈。卽同一爲臣。亦自有辨。或爵位高卑之不同。或流品清濁之殊異。人君待之。各以其禮。而使之各盡其道。則體統隆於上。而廉恥勵於下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

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此一章書是言取善之道無窮在己不可以自足也孟子謂萬章曰君子取善之道固當博資於人尤必審度於己假如我之善行在一鄕卓然爲一鄕之善士然後一鄕之有善者我皆得而友之而一鄕之善莫非我善矣進而在一國卓然爲一國之善士然後一國

之有善者我皆得而友之而一國之善莫非我善矣又進而在天下卓然爲天下之善士然後天下之有善者我皆得而友之而天下之善莫非我善矣夫至於友天下之善士則固通天下於一身而取善之量亦已廣矣乃其心猶以爲未足又進而考論乎千百世之上稽古帝王聖賢之爲人於其詩則頌之於其書則讀之然頌詩讀書而不知其爲人之實則亦口耳之資而已烏乎可又必緣其世代之升降考其行事之異同帝所以爲帝王所以爲王聖所以爲聖賢所以爲賢恍如身履其地親炙其風晤對一堂之上而古人之嘉言懿行皆我進脩之藉矣謂之尚友不亦宜乎蓋至於尚友而後取善之量始造其極也已可見學問之道今人與居又必古人與處論其世豈徒欲知其人哉見唐虞之成天平地君便思爲堯舜臣便思爲皐夔見三代之長治久安君便思爲禹湯文武臣便思爲

益尹旦奭上下交脩孜孜不怠如此則德必日進治必日隆而古今人無不相及之嘆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此一章書是論古大臣之義守經行權各有

不同也。齊宣王問爲卿之道於孟子。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齊王曰。名之爲卿。均係重臣。亦有不同者乎。孟子曰。不同。有從同姓之中。登用而爲貴戚之卿者。有從疎遠之中登用而爲異姓之卿者。齊王曰。請先問貴戚之卿。孟子曰。貴戚之卿。與國家有親親之恩。誼共安危同休戚。若遇君有大過。可以爲宗社憂者。則亟亟焉盡言以諫之。諫之而聽。固社稷蒼生之福也。萬一不幸。反覆諫之而終於不

聽。則不忍坐視其亡。而必更立本宗之有賢德者以代之。所以存祖宗之統於勿墜。不得已而爲之也。是則貴戚之卿。達權救變之義如此。齊王聞易位之言。駭其太過。不覺勃然變乎色。於是孟子告之曰。王勿異。臣言也。王問臣。臣謹據古制以對。若忌諱而不言。則不正矣。臣豈敢哉。齊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孟子曰。異姓之卿。與貴戚之卿異。一遇君之有過。可以爲宗社憂者。亦亟亟焉盡言以

諫之。若不幸而反覆盡言。終於不聽。則忠議讜論。置之無用之地。上無受善之誠。斯下無可仕之義。安肯貪戀爵祿而久居其國哉。惟有奉身而退。以潔然遠去耳。是則異姓之卿合則留。不合則去之義如此。大抵孟子所言之卿。雖不同。其忠君之心則一。人主誠知人臣進諫本由忠愛。而虛懷嘉納。從善弗咈。則君臣有始終之美。而令問昭於無窮。此魏徵之告太宗。所以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二

孟子 下之五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此一章書是辯異端性惡之說也告子不知性而妄言曰今之言性者必言仁義此豈性之本然者哉自吾觀之人之生而有性猶杞柳之質一物之蠢然者也人之行事而有仁義猶桮棬之器必有待而成也人性本無仁義之名以人性而強爲仁義猶杞柳本無桮棬之形乃以杞柳而強爲桮棬皆人力使然而已孟子曰杞柳本非桮棬固矣但子謂以杞柳爲桮棬其能順杞柳之性不待矯揉造作而遂自然以爲桮棬乎必將斬伐之屈抑之戕賊杞柳之本然矯揉造作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之性以爲仁義與此言一出人皆曰仁義非有利於性而實有害於性於是相與棄仁滅義而不爲是率天下之人以歸於不仁不義而爲仁義之禍者必由子之言也夫蓋仁義即是人性故事父即知孝事君即知忠無有一毫勉強其有不忠不孝者乃是氣

質錮蔽而昧其本來爾告子論性誤認有生以後之氣質而不知降衷以來之本體此說一行人既以仁義爲性外之物亦將視君父爲性外之人毀忠滅孝廢倫叛紀何所不至其害可勝道哉孟子所以亟闢之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

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此一章書是辯異端性善惡混之說也。告子以杞柳喻性。旣爲孟子所闢。復遁其說曰。人性無一定之體。取而譬之。猶湍水之爲物。波流潆洄。而未有所之也。但決諸東方則從而東流。決諸西方則從而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顧其所習何如。猶水之無分於東西。

顧其所決何如耳。性無定體。水無定向。一而已矣。孟子曰。子以水喻性。不若卽以水性喻人性之爲切。夫決東則東流。決西則西流。水信無分於東西矣。然豈無分於上下乎。其可決之而使東者。必東之下。其可決之而使西者。必西之下也。人性之原於天者。本渾然而至善。猶水之流於地者。本沛然而就下也。旣名曰人。一定皆善。決無有不善。旣名曰水。一定就下。決無有不下。蓋性有定體。水有定向。乃理之必然者也。然人性皆善。而或有不善者何哉。蓋有其故爾。今夫水性本下也。或搏擊而躍起之。可使上而過顙。或壅激而逆行之。可使上而在山。豈水之性不下哉。搏激之勢使然也。然則人性本善。而有時可使爲不善者。豈人性本然哉。特爲物欲所溺。亦猶水爲搏激所使也。奈何因人之習爲不善。而遂謂性無定體也哉。按朱熹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性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詮孟

子之義極明。邪說不攻自破矣。人主知此。以立教出治。順其本性。而不反其本性。天下之人。孰不勉於善而去不善也哉。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此一章書是辨異端以氣爲性之說也。告子又曰。人有此生。斯有此性。性之在人。與生俱

生若舍所謂知覺運動者豈別有性哉蓋告子前後論性不一其大意總不出於此孟子從而詰之曰子以凡有生者卽謂之性猶如凡物之白者皆謂之白更無差別與告子答曰然孟子復詰之曰白之在物者有羽有雪有玉而色則無異也今子以白之謂白是不原其物之異而惟論其色之同將謂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而無所異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而無所異與告子又答曰然觀告子之言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孟子因折之曰子謂凡物之白者皆謂之白則是凡人物之生者皆謂之性然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運動子將謂犬猶夫牛牛猶夫人而其性一無差別與吾知生則人物所同性則人物各異人與物雖同得乎天之氣以爲生而實各得乎天之理以爲性此所以人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子安得混而爲一哉按書言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春秋傳言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所謂性者卽此渾然同具之理至於所稟之氣則清濁厚薄萬有各別豈獨物與人逈然不類卽人之中聖賢庸愚亦有不可强齊者告子不知理一分殊之義而誤以氣爲性所以其說愈變而愈謬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此一章書是辨異端義外之說也告子終以知覺運動爲性因復言曰人之於食卽知甘

於色即知悅皆生而能然者也性也即其甘之悅之之心生於內可見凡仁愛之心是由衷而出者內也非外也可甘可悅之宜由於外可見凡事物之宜是因感使然外也非內也然則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何必強求合於義也哉孟子曰仁義一理皆吾性所固有子何故以仁爲內而義爲外乎告子曰我謂義外固自有說如彼人年長而稱之爲長不過因其長而長之非我先有長之之心猶彼人色白而我稱之爲白不過從其白於外而非我先有白之之心也由此觀之長不由乎我而由乎人事物之宜果在外矣我所以言義外也孟子因其喻而辨之曰子以白喻長實非其倫蓋白無不同長則有不同如白馬之白無異於白人之白固已至若長馬之長不過口稱其長若長人之長則必有恭敬之心而與長馬不同不識長馬之長也竟無異於長人之長與即此長人不同於長馬必由

吾心之制乃所謂義也且子所謂義者果以彼年長於我而以長者爲義乎抑因彼之長而吾有恭敬之心以長之者爲義乎如以長者爲義則敬由乎人義誠在外如以長之者爲義則敬由中出義豈在外哉告子曰吾非以長者爲義但自其長之不同於愛者觀之則仁自內而義自外耳如吾弟至親吾則愛之秦人之弟其分疎吾則不愛是愛主於我悅乎我之心則愛之不悅乎我之心人不能強吾愛也故謂仁在內也若義則異是矣均之長也楚人之長有可長吾長之吾之長有可長吾亦長之是敬緣於長凡遇長皆在所悅而未必出於吾心也故謂義在外也告子此言是猶於長者謂義而不於長之者謂義其惑益甚矣孟子因其明於甘食之性而以耆炙之說曉之曰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不特於人爲然即如耆秦人之炙亦耆吾之炙而無異物亦有同者也子謂以長爲悅而

謂義在外然則耆炙者以炙爲悅亦將謂耆
之者在外與吾之耆雖在外而所以耆之者
心長雖在外而所以長之者心心旣在內而
義之非外明矣孟子論義於此可謂至精事
之可否雖在物事之所以可所以否使其施
之各當則在我故曰義者事之宜心之制有
天下國家者欲使事事物物有條有理亦何
可一日少裁制之宜哉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
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
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
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
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
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
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
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
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
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一章書是明義內之說也孟季子聞孟子
義內之說而未達私問公都子曰人皆以義
爲外夫子何獨以義爲內也公都子曰義主
於敬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用吾心之敬以敬
之是敬由心生不自外至故夫子以義爲在
內也孟季子曰敬雖在內而所敬之人則在
外試以敬長而言伯兄長於我我所敬也假
令鄉人又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乎公都子
曰敬以親疎爲厚薄鄉人雖長疎不踰親必

當敬兄也孟季子曰伯兄固當敬矣假令與
鄉人同飲有伯兄在酌則誰先乎公都子曰
酌以賓主分先後伯兄雖親主不先客必當
先酌鄉人也孟季子曰如此可見所敬在伯
兄所酌又在鄉人惟視其人以爲轉移其權
全不在我是義果在外非在內也公都子不
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長之心本在於內
而季子以爲在外卽如其言何難辨之有子
試問之曰弟與叔父皆屬至親敬叔父乎敬

弟乎。彼必曰卑不抗尊敬叔父矣。子又問曰。弟爲尸以象祖考則誰敬乎。彼必曰弟既爲尸。敬弟矣。子即曰既曰敬弟則叔父不得伸其尊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必曰所以敬弟者以在尸位故也。蓋當其在尸位則叔父與弟皆子孫。子孫以敬祖考爲重敬弟者敬祖考也。子亦曰所以先酌鄉人者以在賓位故也。蓋當其在賓位則伯兄與我皆主人。主人以敬賓客爲重敬鄉人者敬賓客也。然則所敬

在此者庸敬之在兄也。亦猶敬叔父之常耳。所長在彼者斯須之敬在鄉人也。亦猶敬弟之暫矣。或常或暫之間其敬皆由中出則義之在內又何疑乎。孟季子聞孟子與公都子之言復曰當敬叔父時則敬叔父當敬弟時則敬弟因其人而致其敬義果在外非在內也。蓋其心猶未悟故仍執前說於是公都子就易見者曉之曰。子以敬爲在外何不觀飲食之事乎。冬之日宜湯則從而飲湯夏之日

宜水則從而飲水。子以因人起敬謂之在外。則將以因時酌宜所以飲食者亦在外與。吾知飲湯飲水其飲雖同而冬夏之異則辨於一心。是故事物之宜在外而所以斟酌事物之宜則在心也。此其所以爲義內也。尚何疑於夫子之謂乎。按孟子義內之辨最簡最明。而告子孟季子詞雖屢詘而意終不悟此真異端之學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與。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

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此一章書是正言性善之旨也。公都子問曰。天下之言性者不一。各執其說以爭辯。如告子曰性無有善無有不善謂全不可以善不

善名也此一說也或又曰性可以使爲善可以使爲不善無有一定惟顧其所習何如爾是故文武之君在上率民以善則民皆化而爲好善之民幽厲之君在上率民以暴則民皆化而爲好暴之民此又一說也或又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本其生稟之異而自不可移是故以堯之聖爲君而有傲象之臣不能使不善爲善以瞽瞍之頑爲父而有聖舜之子以無道之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乃有微

子啓王子比干之仁與聖不能使善爲不善此又一說也三說之不同如此皆未有以性善言者今夫子獨排衆論而曰性善然則彼之言皆非與孟子曰衆人論性皆致疑於善惡之間而我獨謂性善者非無所據也論性於無感之初至善中存似無形象之可言乃若其性之發而爲情卒然勃然之間眞機畢露則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此乃吾之所以謂性爲善也然情既可以爲善則似莫不具爲善之才乃有昏愚暴戾而爲不善者蓋物欲之累陷溺其良心人爲之私戕賊其眞性性本善而人自底於不善耳於才何罪哉知才之善則知情之善而無疑於性之善矣紛紛之說不亦謬乎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

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此二節書實指情與才之善以證性之無不善也孟子曰我謂情善而性無不善者於何見之蓋以人有此情由有此性同此性則同此善即如惻隱之心人孰不有之乎羞惡之

心人孰不有之乎恭敬之心人孰不有之乎是非之心人孰不有之乎此情之所以爲善也而實根之於性惻隱之心非他即吾性之仁主於愛者是也羞惡之心非他即吾性之義主於宜者是也恭敬之心非他即吾性之禮主於敬者是也是非之心非他即吾性之智主於辨者是也仁義禮智雖見端乎外非由外來而鑠及於我也我性中固有之也惟其爲固有之理所以發而爲才無不可以爲

善者但人自不思而反求之已耳故曰性具於心苟思而求之則得其固有而爲聖爲賢不思而舍之則失其固有而爲愚不肖以至於善惡相去或相倍蓰而非算數之所能計者由人自不思不求不能察識擴充以盡其才之分量也凡此者非我之私言蓋嘗徵諸詩與孔子之言矣大雅烝民之詩曰天生衆民有形氣者爲物有天理者爲則此民所秉執之常性無不好是懿美之德者夫物與則

有精粗之分秉與好有寂感之異而詩顧合而言之誠有深義於其間矣是以孔子讀是詩而歎曰爲此詩者其知性情之道乎蓋天之生人非徒賦之以形而已得其氣以成形而有物即得其理以成性而有則未有物具而則不具者是物之則乃民之所秉執以爲常性也以其性之有常故懿美之德自由中以好之達諸天下而同有其則亦達諸天下而同有其好不獨聖哲有獨契而庸愚亦有

同心也由詩與孔子之言觀之德而曰懿可以證性善矣懿德而曰好可以證性善而情亦善矣即此可知人性之皆善而彼三說者不辯而自明矣孟子前後論性善皆指其存者而言此獨舉其發者而言蓋惟其發無不善故益信其存無不善反覆開譬總欲人因一端著見之明悟本來固有之理其詞愈切而其義愈顯矣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

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此一章書是實指性善之同然。以見不可不反求也。孟子曰。富歲之子弟多有所賴藉而為善。凶歲之子弟多至於暴棄而為不善。猶是子弟也。而多暴異於多賴者。豈天賦富歲

子弟以為善之才。而不賦凶歲子弟以為善之才哉。蓋凶歲衣食不足。迫於饑寒。禮義不暇顧。而非僻之念生。有所以陷溺其心者。以至於多暴而然也。若論其心。固統性情與才而無有不善者。又豈有不同者乎。試即物之同者推之。今夫麰麥之為物。播其種而復耰以覆之。其地既同。樹之及時又同。萌芽之發無不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已成熟矣。何嘗有不同者。乃其收穫不能無多寡之異。

則因地之有肥磽。雨露之滋養。與人事勤惰之不齊也。於麰麥何與哉。不特麰麥為然。天下之物。必其類之不同。則不相似耳。苟凡同類之物。則固無有不相似者。何獨至於人而疑其有不相似乎。蓋雖聖人之德。大遠於凡人。而究其厥初。共稟是氣。共受是理。未嘗有所分別。謂非與我同類可乎。夫聖人既與我同類。則性之無不善可知矣。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

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

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此五節書是卽人身之同以見人性之同也。

孟子曰。人性之同旣徵之於同類矣。更卽人之一身觀之。龍子嘗有言曰。屨之爲物。緣足而造。織屨者不知人足之大小而任意爲之。雖未必一一中度。然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我知皆必有用。決不至於爲蕢也。是則天下之足無有不同如此。且不但足而已。推之於口。

其於甘旨之味。亦有同者也。雖古之知味如易牙。其人者不過先得我口之所以耆者也。如使其口之於味。全與人殊。有若犬馬異物之不與我同類也。則天下之人。何其所耆皆從易牙之所調。而共以爲美也。至於味。天下皆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又不但口而已。惟耳亦然。至於聲。其調鐘協律。天下之人皆期必於師曠之所和。而共以爲美。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又不但耳而已。惟目亦然。至於古之美色如子都者。天下之人莫不知其爲姣好之男子也。若不知子都之姣者。必無目之人。不能見其色者也。是天下之目相似也。卽衆體之皆同如此。吾故曰。口之於味。天下期於易牙。而知耆味無不同。耳之於聲。天下期於師曠。而知好音無不同。目之於色。天下期於子都。而知悅色無不同。夫口耳目皆以形用者。尚有所同然。至於心爲口耳目之主。而以神行者。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

者何也。謂此降衷之理。卽吾心之體。處物之義。卽吾心之用也。雖窮理精義如聖人。亦不過先知先覺。得我心之同然耳。何嘗別有所稟賦哉。故理義之在我心。不獨聖人悅之。凡人無不悅之。蓋根之於性。同此秉彝之良。則悅之於心。同此懿德之好。猶夫芻豢之味。其悅我口也。盡人皆然也。舉天下之人莫不口悅芻豢。則舉天下之人莫不心悅理義。此理

義所以爲同然之心而聖人與我同類也彼
爲暴者自失其本心而豈才之罪哉上章既
言性善本我固有反求之而即得此又直指
性之於善即如口耳目之於味聲色人人同
具聖人與我初無差別以見決不可不反求
奈何昧則知甘聲色則知美而理義則不知
好從其小體而反棄其大體哉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
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

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
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
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
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
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
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
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
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
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此一章書是言良心之在人不可不盡存養
之功也孟子曰德性雖命於天而培養全在
於人試以物觀之齊有牛山其木茂盛吾嘗
見其美矣但以近大國之郊舉國之人樵採
其中斧斤伐之者衆豈能復有其美乎然其
美雖失而其本猶在日夜之間氣化之所生
息加以雨露之所滋潤非無萌蘖之復生焉
夫何牛羊又從而牧之生之者未幾戕之者
復至是以若彼濯濯然而光潔也人見其濯

濯然光潔遂以牛山爲未嘗有材焉者此豈
山之性使然哉亦斧斤伐之於先而牛羊牧
之於後令其萌蘖無遺爾不特山木爲然也
雖存乎人者孰無仁義之心哉其秉彝之良
不學而知不慮而能本然之善隨感隨見一
如山木之美矣顧人不能保守斲喪戕賊亦
猶斧斤之於山木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
然善心雖遭陷溺而善端終難盡泯其日夜
之間未與物接少有靜息以至平旦之時前

境既往後境未來良心定然發露好惡之正與人相近者幾希夫何旦晝之所爲又皆不仁不義之事梏而亡之矣夫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梏之反覆展轉而不已則其夜時清明之氣日以寖薄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夜氣既不足以存則雖覥然有人形而實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遠於人而近於禽獸也而以爲斯人未嘗有天降之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使然哉亦旦晝之梏亡令其陷溺無餘爾可不懼哉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此二節書見養心之功貴乎操存也孟子曰山木之生意不息人心之生理無窮顧養之何如耳故凡天下之物苟得其培養之道則無物不長况心之生機未嘗滅息者乎苟失其培養之道則無物不消况心之萌蘖僅存無幾者乎存養之功其緊要如此孔子嘗有言曰有物於此操之則收斂而存舍之卽放失而亡方其存也有時而入一瞬息而入者忽復出出入初無定時方其入也有時在內一俄頃而內者忽在外外內亦無定鄉如此者其惟心之謂與蓋忽動忽靜既無機緘之可測忽理忽欲又無方所之可求存之既極難而失之又極易此孔子所以危言之以警人也人可不知警醒而任其心之放而不收也哉大抵操存工夫不出乎主敬克念罔念天理人欲皆判乎此果能自强不息使此心刻刻湛然以造乎至精至粹之域則靜亦定動亦定雖日應萬變而主宰常在乎我尚何出入存亡之足言哉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爲齊王用賢不專而發也昔孟子之於齊王既進見時少無以勝羣邪之交蔽而齊王之於孟子又聽信不專有以分其心於多途故孟子私論之曰君德莫大

於智而智所自成雖本於性生亦由於輔導今王之不智乃理之當然無足疑怪也蓋人主之心養之以義理則明誘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生於陽和而悴於陰慘雖有天下易生之物若使一日暴之得乎陽和之氣少十日寒之得乎陰慘之氣多未有不枯槁而能生者也吾見王之時罕則義理之浸灌不浹無異一日暴之也吾退而諂諛雜進則物欲之蒙塞何限無異十日寒之也王雖善端發見非無萌蘖之生吾其如之何哉亦終於昏昧而已然此未可專爲寒之者咎也亦王聽信之未誠耳今夫弈之爲數特技藝之末小數也不專一其心以致極其志之所向則不得乎弈之精也如弈之名秋者通國以爲善弈者也使弈秋教二人以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言爲聽一人雖聽之乃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彎弓繫矢而射以取之雖與彼人俱學於弈秋必弗若其學之精矣

爲是其生稟之智弗若與非然也乃心不及其專志不及其致也然則王之不智固羣邪寒之者之罪亦豈非王鴻鵠其心之過乎蓋人臣以正君爲先而欲得正君之益又視君之所以信用之者之若何耳明君任賢之心誠專則君德日新賢才日進尚何一暴十寒之爲害也哉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欲人察識其本心也。孟子曰。觀於人之欲惡。而可以知此心之所自具者矣。今夫魚之味美。我所欲也。熊掌之味亦美。亦我所欲也。其或得魚則失熊掌。得熊掌則失魚。二者不可得兼。則熊掌較魚爲尤美。寧舍魚而取熊掌者也。養生而不害其生。我所欲也。守義而不虧於義。亦我所欲也。其或求生則無以全義。求義則無以保生。二者不可得兼。則義較生爲尤重。寧舍生而取義者也。人之所以舍生取義者何哉。生本無不欲而其心之欲義。更甚於生。故不爲苟且以得

生也。欲生則無不惡死。而其心之惡不義。更甚於死。故雖當患難而甘死不辟也。夫此欲惡之甚於生死者。乃秉彝之良心也。如使人無欲義之良心。而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爲得生之計者。何不用也。而安肯輕生。如使人無惡不義之良心。而所惡莫甚於死。則凡可以爲辟患之地者。何不爲也。而安肯赴死。由其心唯義之是欲。則生而或悖於義有不用也。由其心惟不義之是惡。則可以辟患而入於不義有不爲也。然則人之生而具此秉彝義理之心也。蓋亦必然而無疑者爾。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

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此四節書是指人羞惡之本心使失其心者知所儆也。孟子承上文言欲生惡死人之常情而今由秉彝之良心觀之其欲義甚於生。其惡不義甚於死。非獨賢者有是欲惡之心也。凡人皆有之。但衆人汩於利欲而忘焉唯賢者能持守而勿失耳。實則賢愚同具並無

豐嗇也。於何驗之。一簞食一豆羹。爲物甚微。而在饑者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以生死所係宜其欲食之急。而不暇計禮義之若何矣。然苟口呼而授之食。雖行道之常人弗肯受。更足蹴而授之食。雖乞人不以爲潔也。夫當死生之際而猶惡無禮寧死而不食。可見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人人所固有之心也。旣爲人人固有之心。一旦至放而不存者其由安在。簞食豆羹之微不以死生之故而遂受者

辨禮義也。萬鍾之富則不辨禮義之當得與否而冒焉受之。將爲一身計乎。萬鍾於我身何所增益焉。其爲欲求宮室之華美妻妾之供奉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而受此萬鍾與。較之所以處簞食豆羹者亦甚相遠矣。凡人之切身者唯死生爲重舉身外之物非可與死生並視也。鄉爲身死而不受嘑蹴之食今乃爲宮室之美受此無禮義之萬鍾而亦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嘑蹴之食今乃爲

妻妾之奉受此無禮義之萬鍾而亦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嘑蹴之食。今乃爲所識窮乏者得我受此無禮義之萬鍾而亦爲之。以切身者而不顧焉。以身外者而必恤焉。是亦不可以已乎。可已而不已其於本然之良心喪失盡矣。人可不以是爲戒哉。甚矣物欲之易昏也。以不受簞食豆羹之心不受萬鍾此心不旣存乎。而無如見萬鍾不見禮義也。斯亦甚昧於輕重大小之宜矣。是故學者脩身必

自致知格物始。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勉人從事於心也。孟子曰。人之不可一日離者。莫如仁義。而能盡仁義者寡。是未知其切於身耳。仁者何。人各有自具之心。而其所爲心者。內存夫中正。外著其慈祥。非以仁爲之體乎。則仁即人之心也。義者何。人各有當行之路。而其所爲路者。經事主乎宜。變事主乎權。非以義爲之準乎。則義即人之路也。謂之人心人路。則所以操是心遵是路者。宜極其至矣。乃舍置其路而不由。放失其心而不知求。其於爲人之理安在。不亦可哀也哉。夫人若有鷄犬放。雖至輕之物皆知求之。以期於必獲。及有放心。則此身無所統攝。所係至重。而反任其縱逸。不知閑存於出入之間。何其明於至輕。而昧於至重也。抑知心之不可聽其放。而放則不可不求耶。凡學問中致知力行。其事不一。而其道無他。心爲一身之主宰。能使心之得其正者。順以養之。心之入於邪者。愼以閑之。則視聽言動皆受治於心而不苟。由此心正而無適非仁。亦無適非義。積累而上達。奚難也。學問之功。舍求放心之外。尚復有他道乎。蓋人之心。馳於外者。欲其收而入。存於內者。欲其推而出。推則有以見心之用。而收則有以立心之體。體立而後用行。則存養省察。非從事學問之大原耶。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警人之昧於治心也。孟子曰。人己之間。所不容自安於屈抑者。正自有

在也。今有無名之指。卷曲而不信。非關一身之疾痛與舉事之爲害也。如有能治之使信者。則雖越秦楚相去之路。不以爲遠而求信之。爲其指之屈。不若人之信也。果爾。則凡我之不若人者。皆當知所愧勉矣。夫一指至小也。指之屈。不若人之信。亦至小也。猶知惡之而不肎任其屈。至於心。非指之可比也。而失之回邪。不若於人。不大負上天生我之良乎。乃甘爲人下而不知惡。則亦闇於輕重之理

矣。此之謂不知類也。人何不推愛指之意。反而求之於心哉。蓋人之與聖人同類者。以心之同耳。誠知反求之心。存其若人者。去其不若人者。擴而充之。雖爲堯爲舜奚難哉。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身之當養也。孟子曰。凡身之與物。輕重懸殊。而人之愛身多有不如其愛物者。今有桐梓之二木。其長而成拱成把。人苟以爲美材而欲生之。皆知培植灌漑。盡其所以養之之道。至於身。三綱五常繫焉。四端萬善備焉。宜其養之不容自已矣。而乃內不知所以養其心。外不知所以養其體。豈愛身不若愛桐梓哉。中有所蔽。而未嘗一思於輕重之間也。誠思之。而有不知以養身爲要乎。蓋人非不知極口體之養。而愈養而愈失者。昧於養之正也。故必使我心優游

於義理。而動容周旋。各當其道。斯爲善養耳。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

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養身當知所重也。孟子曰身不可不養而又不可不知養之要也。人之於身舉四肢百骸孰非其所愛護者。既兼所愛則必悉加調養無尺寸之肌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肌膚不養也。獨是有養之而爲善者有養之而爲不善者所以考其養之善與不善者豈有他術哉反之於己而審其何者爲輕何者爲重則自可得而知矣然

我謂審乎己之輕重而知養之善不善者何故蓋衆體皆吾體也而有貴賤小大之別。有貴賤小大則其輕重較然不可偏養乎小而以小害大不可偏養乎賤而以賤害貴若使養其小者將崇尚卑鄙而日流於汙下則爲小人無疑此養之不善者也若使養其大者將持守中正而日進於高明則爲大人無疑。此養之至善者也信乎小大貴賤之間當深思而擇所養矣即以木言梧檟美材也樲棘非美材也。今有治場圃者舍其梧檟而不養反養其樲棘則爲場師之賤者焉。以賤害貴者其異於此乎。即以身言一指其小者也。肩背其大者也。今有養身者養其一指而不忍傷乃喪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如狼之疾走而不能顧後之人也。以小害大者其異於此乎。人之於身誠毋容忽於貴且大者哉苟其徒事口腹而爲飲食之人則人無不賤惡之矣爲其養口腹之小體而失心志之大體也。

使飲食之人而能兼養大體無有失也則口腹亦軀命所關在所宜養非但爲尺寸之肌膚而已。無如養小者之無不失大也人可不以小害大賤害貴爲戒也乎。蓋養心志者非不養口腹也但養心志則天理爲重雖飲之食之不過守其當飲當食之常養口腹則人欲爲重不至極口腹之欲而滅天理不止也。能不養小以失大乃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爾。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教人以事心之功也。公都子問於孟子曰。天下稟形氣之正而爲人者

等耳。乃或有稱爲大人。或有稱爲小人。此何故也。孟子曰。人無異而人之所從有異。人之所從既有異。而人遂不能無異。凡人一身體有大小。以大體爲身之主。而一從其檢攝。則爲大人。以小體爲身之主。而一從其徵逐。則爲小人。公都子復問曰。同此人。則同此體。乃或有從其大體。或有從其小體。又何故也。孟子曰。體之大小有辨。而人之從違亦於此見焉。如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故聲色之外物得以蔽之。夫至不能思而蔽於外物。是耳目亦一物而已。以彼聲色之物。接於此耳目之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所以耳目爲小體也。若心則至虛至靈。而以思爲職。心率其職而勤於思。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曠其職而怠於思。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理之得失。惟係於心。所以心爲大體也。大體小體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能於其大者先有以立之。清明而不昧。強固而不移。卓然爲羣

動之綱維。則其耳目之小者。一聽命於心而不苟。凡聲色之邪。不得而奪其聰明之正也。能從其大體如是。則理無不全。德無不備。稱之爲大人。以此而已矣。非然而徇於耳目之私。有不流爲小人者哉。蓋體既有能思不能思之別。則所受於天者。原自有以大制小之理。奈何不予心以有所主。予耳目以有所承耶。古來大聖大賢。皆治心之外。無他道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

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爲當時重勢位而輕道德者發也孟子曰人情莫不以爵爲尊而抑知身以內自有其甚尊者乎有稟於天而爲天爵者有授於人而爲人爵者何謂天爵心之慈惠曰仁心之裁制曰義仁義存諸己無不

盡曰忠仁義施諸事無不實曰信而且樂此仁義忠信之善雖歷久而不倦性分之榮孰有榮於此者乎此天爵也何謂人爵公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時遇之隆孰有隆於此者乎此人爵也爵有天人之別則其不徒求乎爵之在世者而務反求乎爵之在身者明矣古之人有見於道德爲重是以存乎仁義忠信之理而盡其樂善不倦之誠秪惟脩其天爵已耳初非有意於人爵也而積累既至名

譽自昭公卿大夫之爵有必從焉今之人則大異於古人矣富貴利欲之心勝初亦若有事於天爵而勉強以脩之然不過藉此爲要求人爵之地及人爵既得所期已遂隨以天爵爲無用而棄之夫脩天爵以要人爵是脩之之日原先有棄之之心已不免於惑矣至得人爵而棄天爵是得之之後并不及要之之時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并其所得之人爵而無以保之歸於必亡而已矣蓋世豈無脩

天爵而人爵不從者不知其不從者上之遺賢而理無不從也又豈無棄天爵而人爵不亡者不知其不亡者下之僥倖而理無不亡也學者亦務脩其在己之天爵可耳若人爵之從亡又何容計及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

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當求諸己而不必求諸人也。孟子曰。世之趨於勢分而忽於性分者亦甚謬矣。爵位之貴爭慕而欲得者人心之所同也。不知人人各有至貴於己者特弗反而自思耳。奈何舍在己之貴。而求在人之貴耶。人之以爵位加己而後貴者。不可謂不貴。而非若己所自有之良貴也。如趙孟爲晉之世卿。能操爵以與人而使之貴。亦能奪

之而使之賤。是貴之有待於人者。安可恃乎。若良貴則非人所得而操其權者矣。是乃眞足貴也。何以見之。大雅既醉之詩有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不曰飽味而曰飽德者何也。德之至者和厚以居身。權宜以制事。所謂飽德者。蓋言飽乎仁義也。仁義充足則至理悅心。極天下美物之饜飫莫甘於此焉。若人之膏粱亦何足羨。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且仁義充足。則聞譽昭著。極天下被體之采章莫榮於此焉。若人之文繡亦何足艷。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夫飽乎仁義而不願膏粱文繡則知良貴爲足貴。而趙孟之所貴不足貴矣。何弗反而自思也哉。蓋人惟不知己之自有至貴。是以舍內而慕外。舍己而求人耳。誠知其有貴於己者。尚何勢分之物。足以易夫性分之良也與。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

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爲爲仁而不力者言也。孟子曰。理欲不容兩存。仁之足以勝不仁。猶水之足以勝火。乃必然而無疑者。但今之爲仁者其爲之不力。以暫存之天理。遏無窮之人欲。猶夫持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其可得而滅熄乎。至火不熄。則從而謂之水不勝火。斯言一出。而不仁之人。皆以爲仁不可以勝

不仁。而自甘於理消欲長。幾希澌滅。此其所爲。又有以助於不仁之甚者也。非惟無益於仁。亦且放逸牿亡。終必并其所爲幾微之仁而亡之矣。爲仁者可不以是爲戒與。蓋理欲消長遞爲貞勝。而欲終不可以勝理。凡從事於仁者能爲必勝之計。則道心自盛。人心自微。何患德業之不底於成哉。傳曰戰勝而肥。其此之謂與。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勉人之力於爲仁也。孟子曰。仁道之期於有成也。不即五穀觀之而可見乎。五穀者天生之。地成之。而人食之。誠種類之美者也。然必熟而後成其美。苟爲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其實猶可以資日用。是五穀之不容不熟也。有然若仁爲五德之元。衆善之長。亦惟在乎日新不已。由勉而利。由利而安。使此心純然天理之流行。如是以熟之而已矣。不然而徇於物欲之私。失其德性之良。不幾與五穀之不熟者等乎。蓋仁當既熟之後。若無所容其力矣。而方期有以熟之。則安可聽其優游自便爲哉。仁固本於天而成於人者也。傳曰中心安仁。又曰安土敦乎仁。熟之謂與。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此一章書是孟子言事必有法而後可成也。孟子曰。凡授受之間何者可以無法乎。即以射言之。持弓引滿者彀也。是射之法也。從來善射莫如羿。雖羿之教人射。必期至於彀。學羿之射者。亦必期至於彀。舍彀之外。無以爲教。并無以爲學也。更以匠言之。爲圓爲方者規矩也。是工之法也。從來良工莫如大匠。雖大匠之誨人。制器必示以規矩。學大匠之制器者亦必守以規矩。舍規矩之外。無以爲教。并無以爲學也。曲藝且然。况聖人之道乎。蓋

人之於道其為有漸其進有序。自灑掃應對以至禮儀威儀循射之彀工之規矩也。君子教人非不欲一蹴而進之高深之域而必循乎次第不敢凌躐者道在則然也下學上達學者宜知所從事焉。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三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四

孟子　下之六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

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此一章書見理欲之辨當論其常而不當論其變也。昔任國之人以孟子守禮而屋廬子乃孟子弟子故問於屋廬子曰。人無不甘食

者而食之中有禮。禮與食孰重。屋盧子曰。禮以節飲食之流。食雖不可無。而禮重於食。任人又問曰。人無不悅色者。而色之中有禮。禮與色孰重。屋盧子曰。禮以防男女之欲。色雖不可廢。而禮重於色。於是任人曰。禮固重於食色。設時當饑餓。而與吾食者。未必致敬以有禮。以禮食則饑餓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而生。亦將必以禮乎。設時當貧乏。而欲娶妻者不能備物以行禮。親迎則不得妻而廢倫。

不親迎則得妻以全倫。亦將必親迎乎。屋盧子窮於任人之言。而不能答。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言也。何難之有。禮之重於食色者。以大分較而言也。若不較以大分則食色自反重於禮矣。譬如定物之高卑者必平其本而後末之高卑可定。若不先揣其本而但齊其末。則方寸至卑之木。可使升之而高於岑鋭之樓。任人之謂食色重於禮也。不猶是乎。且禮本重而食色本輕。猶之金本

重而羽本輕也。然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至少之金與一輿至多之羽哉。則禮之所以重於食色者。夫亦可推矣。大凡輕之中原有其重者。重之中原有其輕者。是必輕者與輕者比。重者與重者比。而輕重始得其正。饑而死食之重者也。以禮食。禮之輕者也。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禮之輕於食。相去懸絕。豈但食重而已。得妻色之重者也。親迎禮之輕者也。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

之。則禮之輕於色。相去懸絕。豈但色重而已。汝何不往應之曰。食所宜重矣。有如紾兄之臂而奪之食。非禮之甚者也。爲非禮則得食。不爲非禮則不得食。食固重。而敬兄之禮亦不輕。則將紾之乎。吾知寧饑以死而必不紾矣。禮不重於食哉。色所宜重矣。有如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非禮之甚者也。爲非禮則得妻。不爲非禮則不得妻。色固重。而婚娶之禮亦不輕。則將摟之乎。吾知寧不得妻而必不

摟矣。禮不重於色哉。以禮與食色之並重者較之。而見禮之尤重如此。彼任人一偏之說。亦不足辨矣。可見聖賢酌乎理欲之輕重。固決之於大分。尤能權其變以守其常。亦所以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幾滅。聖賢維持世道之意。良深哉。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

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此一章書。見聖人可爲而不假外求也。曹君之弟名交者。問於孟子曰。古之稱大聖人者。莫如堯舜。若未易企而及矣。吾聞人皆可以爲堯舜。不識有此理否。孟子曰。然。堯舜無不可爲也。曹交又問曰。從來能爲堯舜之聖者。若湯與文王。是已。交聞文王身長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不及文王而過於湯。以形體言。則無異於湯文矣。然無他材德也。但食粟而已。必如何而可以爲堯舜耶。孟子曰。爲堯舜者。奚有於形體哉。亦在奮然以爲之而已矣。如有人於此。其初力不能勝一匹雛之輕。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能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其所以爲有力無力人者。存乎舉之重輕。則所以爲堯舜與不爲堯舜者可知。然則爲堯舜所爲之事。是亦爲堯舜。猶之舉烏獲所舉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能勝堯舜之事爲患哉。特甘於暴棄而弗爲耳。果能爲之。而何不勝之有。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

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此四節書言道不難行而人之求道者宜篤也。孟子曰。人之不求爲堯舜者或者爲之而難。則將懼其高遠而非有難爲者也。徐行而後於長者。卽謂之弟。疾行而先於長者。卽謂之不弟。夫此徐行者豈其高遠難爲。而人所不能哉。但忽焉而有所不爲也。不知堯舜之道雖無所不該。然不過率其良知良能之性。以充滿其分量。而何嘗於孝弟之外。更有所

增益乎。明乎堯舜之道無他。則於以爲堯舜之所爲。不易易哉。是在子之審處而力圖之耳。堯之衣服言行。一循乎孝弟者也。子誠服堯之服。則服不異乎堯。誦堯之言。則言不異乎堯。行堯之行。則行不異乎堯。是亦堯而已矣。若使出乎堯。則入乎桀。桀之衣服言行。悉悖乎孝弟者也。子苟服桀之服。則服不異乎桀。誦桀之言。則言不異乎桀。行桀之行。則行不異乎桀。是亦桀而已矣。堯與桀之辨存乎一轉移之間。可不勉爲堯勉爲舜。而徒區區形體之是恃耶。曹交聞孟子之言。乃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於鄒而受業於夫子之門。以求盡爲堯舜之功焉。孟子曰。子欲假館而受業者。以道未易知。而欲師我以求道也。夫道爲衆人之所共由。譬若大路然。豈幽隱而難知哉。人患不求耳。子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而深體吾所謂孝弟之道。則性分之內。衆理發見。無往非道。則無往非師。不

亦有餘師乎。何必留此而受業也。蓋堯舜以爲之而造其極。而所以爲之者。又在致知以明其爲之之理。力行以盡其爲之之實。孟子直爲萬世之學爲堯舜者訓也。而豈僅訓曹交乎哉。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

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此一章書見處人倫之變在順乎情理之當然也。公孫丑問於孟子曰。齊人有高子曰。昔周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小弁之詩。其辭

其意。大不類仁人孝子之用心。乃小人之詩也。孟子曰。高子何以言之。公孫丑曰。高子以爲小弁有怨其親之意。是以謂爲小人之詩。孟子曰。固哉執滯而不通其高叟之治詩也。小弁乃怨其所當怨。而豈可以是議之乎。譬如有塗人於此。本不可射者也。乃越國之人。關弓而射之。則己於其旁談笑而勸阻之。無他疏越人。故言之巽也。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於其旁垂涕泣而力阻之。無他。戚其兄。

故言之迫也。小弁之事。乃父子之異變。宗社之傾危係焉。正與兄之關弓射人無異。其怨也。乃親親之心也。親親。仁之發也。而何得遽以是議之。高叟之爲詩也。執滯而不通矣。公孫丑又問曰。小弁之怨宜矣。昔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因而作凱風之詩。凱風之於母。正如小弁之於父。若所當怨矣。何以獨自責而不怨。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在身家過之小者也。小弁親之過關宗社。過之大者

也。親之過大而不怨。則視其親若不相涉。是愈親而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則親有過而不能忍。是如水之易怒而不可磯也。愈親而愈疏。待親之薄而不孝也。易怒而不可磯。亦待親之薄而不孝也。小弁與凱風。一怨一不怨。均之無忝於孝。而安得以稱凱風者抑小弁哉。孔子嘗曰。孝之至者。其惟舜矣。年五十而猶怨慕也。以怨慕爲至孝。奈何以賦小弁者爲非孝乎。高子之言謬矣。於此見人子之

事親處常處變各有其道。總不失乎情理之
正而已。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
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
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
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
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
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

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
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
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
之有也。
此一章書見謀國者當以仁義為正。而不當
言利也。戰國時有姓宋名牼者將往楚國。孟
子適遇於石丘之地。問曰。先生將何所往。宋
牼曰。時尚戰爭生民之禍烈矣。有心斯世者
當思所以轉移之。吾聞秦楚構兵。我將南見

楚王說而罷其兵。如使楚王不悅於吾之說
我將西見秦王說而罷其兵。不合於楚必合
於秦。二王我將有所遇焉。孟子曰。軻也請無
問其說之詳。願聞其說之指。說之將何如以
為辭也。宋牼曰。我將言其構兵之不利也。孟
子曰。處今日而能以罷兵息民為說。先生之
志可謂大矣。但先生所說以利為名。號則不
可。蓋既言不利。將必言利矣。先生以利說秦
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

三軍之士。自將帥以及卒伍無不樂罷而悅
於利也。利名一倡則天下惟知趨利。為人臣
者懷利己之心以事其君。而不誠於事君。為
人子者懷利己之心以事其父。而不誠於事
父。為人弟者懷利己之心以事其兄。而不誠
於事兄。是盡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皆懷
利以相接。將見罷兵雖息一時之患。而徇利
實傷萬世之彝。如此而不滅亡者未之有也。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

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此一節書見仁義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曰。言利之害如此。必何以說之而後可。惟有仁義而已。先生誠以仁義說秦楚之王。極言搆兵之殃民而不仁。過制而非義。秦楚之王。悅於

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自將帥以及卒伍。無不樂罷而悅於仁義也。仁義之名既倡。則天下咸知趨於仁義。爲人臣者懷仁義之心以事其君。而必期乎忠。爲人子者懷仁義之心以事其父。而必期乎孝。爲人弟者懷仁義之心以事其兄。而必期乎悌。是盡君臣父子兄弟。皆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將見下焉者。一循乎尊親之典。上焉者。不失乎綱紀之宜。如此而不致王者。未之有也。仁義未嘗不利。何必以利爲言哉。乃知利之名。不可爲訓也。說以利而亡。說以仁義而王。無他。興亡之故。係於人心。而所以正人心者。在正之以道爾。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

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此一章書見聖賢報施之各當也。孟子居鄒時。任君之弟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以幣帛交於孟子。孟子受其幣而不往見以報之。又處於齊平陸之地。時儲子爲齊相。以幣帛交於孟子。孟子亦受其幣而不往見以報之。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均

之以幣交者也而見不見異於是屋廬子喜曰一見一不見在夫子必自有道連得其間隙而問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毋乃爲其爲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而不見與孟子曰子疑以爲相而不見非也周書洛誥之篇有曰享上以禮意爲本必先有禮意而後用物以將之乃可爲享若使物有餘而禮意不足則儀不及物曰不享以其不用志於享故也書之言如此其意葢

謂不用志於享則雖有享之名而不成享之禮矣爲其不成享故曰不享也觀於書言而我之所以見與不見可知矣屋廬子於是明乎見不見之故遂悅形於色而或人則未知何以爲成享不成享也乃問之屋廬子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之鄒以見孟子是制於禮者也則雖以幣交而禮意已備此之謂成享儲子爲齊相得之平陸以見孟子而不來見是簡於禮者也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

物此之謂不成享夫旣有成享不成享之别則夫子之一見一不見不亦宜乎由此知君子與人相接之際一視乎禮意之誠否以行吾義焉者也而豈可以一律論哉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

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此一章書見孟子去就之有道也淳于髡曰凡名生於實有功利之實斯有功利之名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欲濟時以爲人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以自爲者

也。夫子位在三卿之中。則非自爲者比。乃名實未加於上下。既不能正君。復不能救民。而遂去之而不顧。則又非所以爲人矣。自爲爲人。兩失其道。仁者之用心固如此乎。此蓋譏孟子仕齊未有功而遽去也。孟子曰。子安得執去就之迹以論仁。夫亦揆於去就之義可耳。如居士庶之下位。不以己之賢事人之不肖者。伯夷也。承湯之聘而五就湯。湯進之桀而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濁之君而弗事。

不辭卑小之官而弗爲者。柳下惠也。三子者。或則去。或則就。或則有去亦有就。其道若不同。而其志趨則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仁。就者不失爲仁。去者未嘗非仁。然則君子之去就。亦惟求其心之無私。事之合乎天理而已矣。若夫去就之迹。何必同哉。淳于髠又以孟子雖不去齊。亦不能有功於齊。乃譏孟子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執政之卿。子柳子思爲師傅之臣。宜其足

以興魯矣。而魯地之見削奪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孟子曰。賢者豈爲無益於國乎。百里奚賢者也。虞以不用百里奚而亡其國。秦穆公用之而霸諸侯。不用賢則亡。求其如魯之削。何可得與。魯之僅止於削而不亡者。正以用三賢故耳。而何言無益於國耶。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

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髠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髠必識之。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此二節。書是因淳于髠之疑。而折其不能識賢也。淳于髠以孟子仕齊無功。不足爲賢。復譏孟子曰。昔者衛人王豹。善謳者也。處于河

西淇水之側而河西化之皆善謳齊人緜駒善歌者也處於齊右高唐之地而齊右化之皆善歌齊臣華周杞梁戰死於莒者也其妻哭之哀而國俗化之皆善哭即此推之凡有道德積諸內者必有事功見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見其人也是故有功則為賢者不見其功是無賢者也如其有之則髡必見其功而識之矣孟子曰子亦知賢者之不易識乎孔子嘗為魯司寇之官魯之君相

惑於齊女樂而不用宜可以行矣時方郊祭乃從而祭禮當致膰於大夫而膰肉不至遂不及脫祭祀之冕而行在不知者以為為肉而行也即其知者亦以為為無禮而行也皆非知孔子者也蓋孔子之心惟恐於父母之國顯其君相之失則欲以君相之微罪行而又不欲為無故而苟且以去國故不行於女樂既受之時而行於膰肉不至之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當時誰有能識之者可見

君子之所為出於尋常思慮之外而不徒徇於形迹之微衆人固不識也而遽謂能識賢者哉蓋孟子之去就法乎孔子者也孔子去國之意不欲明言直俟孟子始發明之則孟子之去齊亦必有不欲明言者自非淳于髡之所易識爾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

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傷世道之衰以警當時之君若臣也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三

王夏禹商湯周文武孟子曰當春秋之世五霸不謂無功而未能無罪其得罪於三王則三王之罪人也至於今而君若臣更有不可言者矣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則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又得罪於今之諸侯則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五霸所以為三王之罪人者何也三王之制天子以時適於諸侯而察所守曰巡狩諸侯以時朝於天子而陳其職曰述職且天子諸侯當春則省民之耕種而補

其不足當秋則省民之收斂而助其不給巡狩之事如何入諸侯之疆界見其土地墾辟而無草萊田野耘治而無曠廢養高年之老者而不至於凍餒尊有德之賢者而不至於褻慢諸凡俊傑有才之人皆布列在位而政事釐舉如是則有慶慶則予之以地蓋賞之以示勸也若使入諸侯之疆界見其土地荒蕪而非惟不辟亦且不治高年之老者遺棄而不養有德之賢者放失而不尊諸凡掊克

好利之臣皆布列在位而賦斂煩興如是則有讓蓋責之以示懲也述職之事如何朝會有常期天下諸侯孰敢不朝其或有不朝者天子各有道以處此矣一不朝則貶抑其爵或上公貶為侯伯或侯伯貶為子男再不朝則削奪其地或百里削為七十里或七十里削為五十里三不朝則舉六師之衆誅其人而更立之法制既定賞罰征討之權操於天子下焉者特奉而行之耳是故天子出令以

討有罪而不至親伐諸侯承命以伐有罪而不敢擅討若五霸者摟合諸侯以攻伐諸侯則既無出令并非承命但以形勢驅率羣國名若出於公而實以遂其私敗壞三王之法制莫有甚於此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

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此二節書言戰國諸侯大夫之罪也。孟子曰。今之諸侯。所以爲五霸之罪人者何也。五霸

之中。惟桓公爲最盛。其在葵丘之地會合諸侯。威信足以服人。故但束縛其牲。載書於牲上。而不事殺牲以歃血。載書之辭有五。初命曰。孝爲倫行之首。不孝是子不子。罪在必誅。世子爲統緒所係。已立世子而復易。是父不父。無輕易。妻爲匹配所自定。妾而爲妻。何以嚴嫡庶之辨。無亂其分。再命曰。賢而脩行者尊之使隆其禮。才而擅能者育之使厚其祿。皆所以表彰有德也。三命曰。國人之老者待

以敬。幼者撫以慈。遠人之嘉賓羈旅。悉優遇之無忽忘。四命曰。士恐未盡賢。但世祿而無世官。官事恐有廢闕。但當任而無兼攝。取士必務得其人。不容苟取。大夫有罪。必告天子而後殺。無得自專。五命曰。水泉之利。在共資灌溉。無曲爲隄防。凶荒之災。在互相賙恤。無嚴爲閉糴。普天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臣。無以私恩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五命既終。而又丁寧曰。凡我同盟之人。自今既盟之後。恪遵

五命。以歸於和好。若此者無非申明天子之禁。而後世諸侯。所當永守者也。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向使在五霸之時。必爲五霸之所不赦。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所以爲今之諸侯之罪人者何也。諸侯之賴有大夫者。以其陳善閉邪。而使毋喪失其德也。苟其君有惡不能諫。而又承順之。乃長君之惡者也。是固有罪矣。然惡本在君。而彼特承順而長之。其罪猶小。至於君之惡未萌

而先意迎導之乃逢君之惡者也。君本無惡而彼迎導君意引之於邪僻之地以成其惡非罪之大者乎。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以賊害其君則諸侯于三王之法犯五霸之禁一自大夫有以逢之也。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世道其愈趨而愈下矣夫。蓋自古姦臣所由得君之心者其始無不自逆揣君意以成其惡而其繼遂至於君臣相匿而不可解。此爲君者所不可不察而爲臣者所不可不愼也。

魯欲使愼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愼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此一章書見事君者當以正君爲要也。愼子魯臣名滑釐魯君欲使愼子爲將軍統兵伐齊以取南陽孟子曰勢必足以制敵而後取勝故善用民者必先教其民若不教之禮義而遽用之以即戎則民不知以尊君親上爲心將必有敗亡之禍是陷民於死地而謂之殃民殃民者在堯舜行仁政之世豈得而容之哉甚矣用兵之不可苟也。且兵亦原有難恃者果其負善戰之才而一戰勝齊遂立取南陽之地揆之於理猶且不可況戰之未能必勝乎。愼子勃然不悅曰戰期於勝既勝而取南陽猶以爲不可此則滑釐所不識也。孟子曰其所以不可之故盡以先王固有定制也。吾明告子在昔先王設都分國天子之地

方千里。必千里而地之所出。始足待諸侯。苟不千里。則無以供朝覲聘問之禮。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必百里而地之所出。始足守宗廟之典籍。苟不百里。則無以充祭祀會同之常數。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地制既定。是以當時封建諸侯。有以文而嗇者。無過制而豐者。如魯之祖周公。功莫大焉。其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不踰於百里。至如齊之祖太公。功不在周公下。其封

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不踰於百里。夫以周公太公之功。而分封不過百里。則其制之一定而無可加明矣。今魯方百里者有五。較之始封之地。其數已多。子以爲有王者起。而欲與復舊制。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吾知其必在所損。而何更取南陽以益之。是卽一無傷害。但徒手而取南陽以與魯國。然且仁者不忍爲。况於戰鬬殺人。以求廣土地乎。夫亦泝原乎事君之義可也。大凡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使事事循乎日用之常。而於道之中。務引其君以志於仁。使念念守乎公平之理。蓋君之志不爲嗜慾所誘。則其所行自無不悉合乎道。事君之大要盡於此矣。彼違制而非道。殘民而不仁。豈人臣所可以事其君者耶。由此知臣之於君。當愼所以引之。引之以堯舜。則爲堯舜。引之以桀紂。則爲桀紂。故善事君者。在絕其功利之私。而導以性情之正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强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此一章。書見爲君者當黜富强之臣也。孟子曰。臣之効力於君。與君之信任其臣。皆當以

正大爲務。而不得徒徇乎功利之術。今之事君者。每自誇其能曰。我能爲君開辟土地。充實府庫。使國用饒足。今之所爲良臣者此矣。而不知聚斂民財。實古之所謂賊害其民者也。君方拂民從欲。趣鄉不在於道。而因以不志於仁。則與桀何異。乃不能引之志仁。而更求富之。是以貪濟暴而富桀也。非民賊而何。今之事君者。又自誇其能曰。我能爲君要約與國。攻戰必克。使國勢壯盛。今之所爲良臣

者此矣。而不知喪棄民生。實古之所謂賊害其民者也。君方好大喜功。趣鄉不在於道。而因以不志於仁。則與桀何異。乃不能引之志仁。而更求爲之強戰。是以威助虐而輔桀也。非民賊而何。夫君以富強之臣爲良臣者。今之道。今之俗然也。然亦思君之期於富強者。無非爲取天下計耳。若使率由乎今之道。無變易乎今之俗。日相尋於功利而不已。雖與之天下。而人心離散。叛亂立興。不能一朝居

也。然則富強亦何益哉。蓋凡臣之務。致於君。君之屬望於臣者。忠而已。戰國之君臣。莫不以富強爲忠。究之臣之所爲忠者。實非所以愛其君。而君之所謂忠者。實非所以教其臣。是故忠之一言。固不可以不辨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

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此一章書見古聖人取民之制。不可以私意爲重輕也。白圭名丹。周人。白圭問於孟子曰。爲君者不取於民。則無以足君。而刻取於民。則又無以足民。吾欲更立稅法。於二十分而取其一分。何如。孟子曰。子所謂二十取一之

道乃居貉之地以治貉之道也。有如萬室之國用器者多而一人爲陶以制器則可乎。孟子之意蓋以君之取資於賦猶國之取資於陶陶不容過少則賦不容過薄故設此問也。白圭曰不可。室多而陶少器不足用也。圭既明於陶之不可以一人何獨闇於賦之不可二十取一乎。孟子於是正告之曰知此則知貉道之非所以裕國矣。夫貉北方之國高緯而寒。五穀不能生殖惟黍早熟耐寒而生之。

是本無可爲納貢之物明矣。且其俗無城郭宮室則無營築之費無宗廟祭祀之禮則無犧牲粢盛之費無諸侯幣帛饔飧則無朝會餽遺之費無百官有司則無廩祿之費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非貉之比若使二十取一無以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則去人倫無以設百官有司之屬則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以治也。彼陶以寡衹不足供萬室之用耳且不可以爲國況君子係輔治之人無君子而可以爲國乎。君子必不可無則經費必不可闕。而二十取一其何以足用哉。蓋自古十一而稅乃堯舜不易之道而不得更有輕重於其間也。較之堯舜之道而輕焉者貉也。今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將貉爲大貉而我亦爲小貉也。較之堯舜之道而重焉者桀也。今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將桀爲大桀而我亦爲小桀也。重固失於貪暴而輕不傷於苟簡耶。乃知圖治者以公平中正爲歸偏輕偏重總無當於治道之大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此一章書見治水當以禹爲法也。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隄壅水而注之乇國。因對孟子而自誇其功曰從來治水者莫如禹。然爲力則勞。爲時則久。若丹之治水也非有

四乘之勞八年之久而成功爛焉竊自謂愈於禹孟子曰子言愈禹過矣禹之治水順水之性而得乎水之道者也是故水之道無不就下而就下則至海而止禹之疏瀹排決一以放乎四海爲歸是以四海爲受水之壑也今吾子築隄壅水但救己之患而不恤鄰國之患是以鄰國爲受水之壑也不大異於禹乎夫水可順不可逆下流壅塞則逆流而行以至洚洞無涯謂之洚水洚水者卽堯時之

洪水也洪水爲災下民昏墊此仁人之所惡而急欲拯其沉溺者也今子不知通水之下流以順其性使鄰國共享其安乃徒爲一時苟且之計壅水以害人其爲不仁莫甚於此吾子過矣而何言愈於禹哉蓋治水之事視乎其心禹之心爲天下而公故其事足以利天下白圭之心爲一國而私故其事遂以病鄰國公私之別利害之關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此一章書是孟子明信爲行事之本也孟子曰心能誠一爲亮事有持守爲執惟執而後事可成惟亮而後事可執君子之所以執而不渝者由其亮而無僞也若使觀理未明是非難決因而存心未實意見多淆本無必爲之志安得有不易之操其於事也必至游移莫定而寡所執持矣誠哉君子非亮無以爲執也蓋君子自窮理之後於凡事物之故無不變而通之以成其亮自無不變而通之以

成其執彼執於一偏之見者先已失其爲亮又安足以爲執哉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旣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

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此一章書見爲政者在集衆善以成其善也當時魯君知樂正子之賢欲使執國政孟子曰樂正子見用於魯道其得行矣吾聞之喜而不能成寐公孫丑問曰士必有其才而後可任其事樂正子強毅足以執持國政乎孟子曰否公孫丑又問有知慮足以圖謀國政乎孟子曰否公孫丑又問多聞博識足以通

達國政乎孟子曰否公孫丑於是疑三者既非所長則何以居位而稱職乃問曰然則奚爲喜而不寐孟子曰爲政之道貴虛中以受善其爲人也於凡善言善行無不心誠好之此其所以喜也公孫丑曰好善遂足以治魯國乎孟子曰善取諸己則有盡取諸人則無窮以彼好善之心雖治天下有餘裕而况魯國乎是何也凡言以心受惟心能取者斯言畢予焉夫苟好善則舉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之遠而來告之以善由是用天下之言理一國之事其何難之有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彼之爲人訑訑然自足其智以爲予既已知之矣雖告之以善其安聽乎夫此訑訑之聲音顏色人皆知其無好善之心將風聲所播裹足不前而距絕善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直諒多聞之士遠而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而所見所聞無一善言善行居身日以非行事日以謬

國欲治可得乎甚矣好善優於天下而樂正子之得爲政爲可深喜也凡爲政者能舍己以來天下之善則善不必自己出而政無不舉否則自以爲智者適所以成愚自以爲聖者適所以成狂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君天下與相天下者皆不可不知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

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明君子去就之義以見仕之不苟也陳臻問於孟子曰君子處世既不可不仕以明高亦不可苟且以倖進古之君子必何如而後仕乎孟子曰時之遭遇不同君子

之自處亦異其就而仕者有三其去而不仕者亦有三蓋君子之仕非以干求利祿志在行其道也如爲人君者有樂道忘勢之心有尊賢圖治之意屈己以迎之內致其敬外盡其禮且虛懷信任言我將納用其言是吾道可行之機也則就之若外之禮貌雖存而中之信任不篤言既不行君子必不可以虛拘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能卽行其言而接待之間猶能內致其敬外盡其禮是亦尊賢敬士之君可與有爲亦吾道可行之機也則就之若禮貌寖衰則好賢之誠已薄君子當見幾而作矣則去之此皆委曲爲行道計也其下有所遇困窮君既不能用又不能禮致使朝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其君始聞而悔之曰賢者處於吾國吾大者不能行其致君澤民之道復不能從其因事納誨之言使饑餓於我之土地又不能盡養賢之禮吾滋以爲恥於是供餽以周之夫君之於民亦有周給

之義茲更有悔過之言受之而養其身以有待亦所以存吾道也是亦就之之意然所受有節不過免死而已豈濫受而苟留哉是亦去之之意也古君子去就之義大畧如此蓋君子之遭遇聽言爲行道之實禮貌亦行道之機故皆可委曲而就爲人君者必諫行言聽而後爲好賢之誠使人視禮貌爲去就則已淺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

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此一章書見聖賢皆成於憂患。而安樂之不

可狃也。孟子曰。自古聖君賢臣。大約興於艱難困苦者爲多。如舜聖帝也。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賢相也。高宗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賢臣也。文王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齊之賢相也。囚於士官。而桓公舉之。孫叔敖楚之賢臣也。隱於海濱。而莊王舉之。百里奚秦之賢臣也。混於市廛。而穆公舉之。是何其初則抑鬱頓挫。而後乃德業炳赫若此乎。是皆有天焉。非偶然也。天將以君相之大任。付於斯人。必先苦其心志。使意不得舒。勞其筋骨。使身不得息。餓其體膚。而飲食不充。空乏其身。而財用不足。凡身之所行。與其意之所欲。爲相爲拂亂。而逆其志願。凡此者。皆所以竦動其理義之心。使之惕然自奮。堅忍其嗜欲之性。使之澹然無求。且閱歷艱難。擴充識見。才力之所不能者。使增益之。所以智深勇沉。才全德備。一旦可以當大任而無難也。此不獨聖賢爲然。凡中人之資。每因有過失。然後翻然改悔。

蓋不能謹始於平日。必待事勢窮迫。困於心而不得通。衡於慮而不得順。然後感奮而興起。不能燭理於幾微。必待過失顯著。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警醒而通曉。此又不獨人情爲然。凡有國家者。內無法度之世臣。諫諍之賢士。則無以聞其過。而易至於怠荒。外無強大之敵國。侵凌之外患。則無以惕其心。而易至於驕縱。國鮮有不亡者。由此觀之。可見憂患者。人以爲可危。而不知爲增益德

性之具安樂者人以為可恃而不知為漸至危亡之階也人安可惡憂患而耽安樂也哉蓋用人者將投之以宏鉅必先擇之於艱難湯之所以立賢無方也守國者慮憂患則常安狃安樂則常危益之所以儆戒無虞也孟子此言何其明切而警策與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欲人思教者之心也孟子

曰人之材質不同君子之施教亦異故教亦多方矣予於人之有不善者習染既深拒絕之而不屑教誨者亦有之然我之心無非使之惕然悔悟改惡遷善非忍而絕之實激而進之是亦教誨之而已矣人可不以教者之心為心乎蓋聖賢大道為公視天下無棄才曲成而不遺抑揚進退無非教也帝王之黜陟予奪推之以至於刑罰流竄無非使天下嚮善而已矣故曰刑以弼教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四

孟子 下之七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發明心性之學。以見天人之合一也。孟子曰。人之主宰乎一身者惟心。心乃人之神明。具衆理而應萬事。其體量至爲宏大。人能充滿其量。使全體大用無一毫之虧欠。則必由於知性。性者心所具之理。即事窮究而洞然無疑。則理明而心之體全矣。夫此理在性爲健順五常之德。在天即爲於穆流行之本。非有二也。能知性。則性所從出之原亦融會貫通矣。知天何事外求哉。君子達天之學如此。心固當盡。而又貴有以存之。心之出入無時。必常操而不舍。一動一靜不使奪於外誘之私。性固當知。而又貴有以養

之。性之純然不雜。宜常順而不悖。勿忘勿助不使違乎自然之則。心與性皆天之付於我者。存養如此。則天理常存。即所以奉承乎天而無違也。君子事天之學如此。然使知天事天猶不能不惑於殀壽之故。而脩身之學怠焉。非仁智之盡也。惟盡心知性。至於洞徹之極。而殀壽不以貳其心。存心養性以脩其身而俟夫命之自至。則天所付於我之理毫無虧欠。而命自我立矣。豈非知天事天之全功乎。人主繼天立極。時與天命相陟降。惟當格物致知以窮理。存心養性以脩身。與天地合其德。又何天之不可知。何天之不可事。何命之不可立哉。故禨祥禍福數也。而知天不在乎是。郊壇享祀文也。而事天不盡乎是。禱祀鬼神妄也。而立命不繫乎是。夫亦求之於身心性命之實。天人合一之理而已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

非正命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順受正命之學也孟子曰凡人之生吉凶禍福遭遇不同莫非天之所主宰是謂氣數之命然其中有正命焉爲善而獲福固謂之正即爲善而或蒙禍亦不可不謂之正是蓋莫之致而至者人但當順受乎此而已是故知正命者凡行險僥倖禍機所伏之地皆所不蹈必不立乎巖牆之下焉所謂正命者謂何君子平日存心養

性以脩身而氣數脩短聽之自然至而歸之者此正命也行險僥倖自蹈危亡如桎梏而死之類此皆人所爲而非天之正命也人可不思順受其正哉孟子言順受非茫無操持聽之氣數適然之遭而已也蓋盡道正順受之實不愧不怍則可以達天自求多福斯可以立命孰謂天運不由於人事哉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戒人之妄求也孟子曰人之孜孜而求者不一亦當辨其有益與無益耳如求則得之勤脩始能有獲舍則失之棄置即已遺忘是得失係於所求乃求之有益者也此無他仁義禮智爲吾性固有之良求其在我者也焉有不得哉若夫求之則有道焉度於義理而不可妄求得之則有命焉限於氣數而不可必得是得失不係於所求乃

求之無益者也此無他富貴利達非吾身固有之物求其在外者也而可以倖得哉人亦當審所求矣夫人之希心利祿者往往以爲求之有益孟子之所謂有道即孔子之所謂進以禮退以義也孟子之所謂有命即孔子之所謂得之不得曰有命也聖賢安命自脩之學皆如此。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此一章書是孟子勉人以盡性之學也。孟子曰。天下事物之理。其端有萬。然無不備於人性分之內。如有父子君臣。則仁義之理已備。有耳目視聽。則聰明之理已備。大而倫紀。小而事物。其當然之則。皆渾然具足於性中者也。而克盡其理者。則有安勉之不同焉。誠自反於身。而所備之理。皆實踐而無少虛假。則不待強勉。而一身之內。莫非天理之流行。樂孰逾於此乎。反身而誠。則仁在是矣。人不皆自然而能。於是有求至乎仁之事。是殆莫切於強恕。人之遠乎仁者。由私意之間隔。誠能勉強力行。推己及人之事。則心公而理得。求仁莫近於此。其於皆備之體。無少欠缺。不猶夫自然而誠者乎。可見本體無事外求。而工夫在於實踐。萬物皆備。即仁也。體仁之實。莫大於誠。求仁之方。莫切於恕。中庸曰。明善誠身。又曰。忠恕違道不遠。聖賢盡性之學。有異旨與。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警人知道之意也。孟子曰。人日在斯道之中。則當盡夫明道之實。蓋天下之事。莫不有當然之理。與所以然之故。乃人倫日用之事。或日行之而不能灼知其所當然。或習熟矣。而不能察識其所以然。是以終身行其事。而不能知其道者。固甚衆也。蓋道即人而具。大而君臣父子之倫。近而視聽言動之節。小而一事一物之微。皆道所貫注。日行日習而不能加明察之功。致使發於偏私。乘於物欲。而日與道遠。庸衆固無責矣。體道之君子。顧可不自警省乎哉。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警人知恥也。孟子曰。人之所以得免於庸衆。而可入於聖賢者。全是一念羞惡之心。以激勵於前。而懲創於後。故人不可以無恥也。蓋爲不善而不能改。此己之

無所恥也。能以此為深恥。自能遷善遠惡。而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孔子論士以行己有恥為明體之學。此正善惡之關。而聖庸之介也。故聖賢重之。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此一章書是孟子戒人之忘恥也。孟子曰。羞惡者乃人生固有之良心。所係於人為最重。蓋有此羞惡之心。則希聖希賢。而日進於高

明。無此羞惡之心。則苟且因循。而日流於汙下。人可忽視此一念哉。世之失其本心者。勞心於機械。而為籠絡之術。從事於變詐。而為反復之行。人皆以為深恥。而彼反以為得計。若此等人。更何所用其愧恥之心乎。此心既失。則恥之一念。已不若人。將放辟邪侈。無所不至。更何若人之有。恥之係於人也。豈不重哉。夫人主之所以風厲天下。使之勇於為善者。全在動其愧恥之心。故孔子云。有恥且格。

則知恥之一念。發於宥密。淪於肌膚。不可強也。誠天下之人為一不善。若撻市朝之辱。非人君被濯於上。百姓服教畏神於下。而能然乎。故大畏民志。又有恥且格之本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此一章書見君當以道重士。士當以道自重

也。孟子曰。賢者之係於人國最重也。以輔君德。則使之為堯為舜。以佐治理。則使之為唐為虞。所以古之賢王。好人道德之善。而忘己尊貴之勢。然君之所以重士者。以其道也。君重其道。而士先不能以道自重。則其本已失。何以為輔世長民之具乎。所以古之賢士。亦未嘗無所好無所忘也。其所樂者己之道。而所忘者人之勢。此非矯情輕世以明高。蓋抱道自重。使微動於勢分之尊。遂自喪其樂道

之實故王公不能內致恭敬之心外盡尊崇之禮則不得數見賢者數見且不可得而況得而臣之乎蓋虛懷下賢者人君之盛事故不嫌於屈己而抱道自重者士君子之大節亦非同於自矜古之君臣相尚以道往往如此不如是不足以得伊傅之臣而止以來干時希進之士耳其可忽乎哉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

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窮達自得之學也時人有宋句踐者游說之士也孟子謂之曰子好遊於諸侯乎吾語子以遊說之道夫遊於人國而人之知不知不可必也然內返諸心所得在我人知之亦囂囂而自得不以爲喜人不知亦囂囂而自得不以爲戚則內重外輕隨遇而安矣宋句踐問曰自得非易何如斯可以囂囂乎孟子曰君子處世固非徇物亦非矯情蓋在我者重則在人者自輕如吾心所得之善謂之德恭敬奉持之而不敢忽則天爵貴而人爵不足榮吾身所守之正謂之義欣慕愛樂之而不敢違則操履端而外物不能誘斯可以囂囂自得矣故士當窮而在下則以所尊所樂者守之爲義而爲特立獨行之操當達而在位則以所尊所樂者

行之爲道而成濟世安民之業惟其窮不失義故處則爲幽人之貞而士得己焉惟其達不離道故出則慰斯民之心而民不失望焉曷不觀於古之人乎古之人得志而在位則以道義爲政教之施而福澤加於百姓不得志而伏處則以道義爲脩持之具而聞望著於當時是窮非徒窮有以獨善其身達非徒達有以兼善天下此自得之實而窮達之所

以一致也何知與不知之足以動其心哉孟子之所言殆即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之流與士君子必以此自命而後處爲純儒出爲王佐而不違乎用舍之宜朝廷必以此用人而後處足以風厲天下出足以潤澤生民而可以收道德之效孟子詎僅爲遊說之士言哉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此一章書是孟子勉人以豪傑自待之意孟子曰天性之良人所同得而庸衆之蔽錮已深賢哲之奮興獨力故待文王之教化而後感發興起於善者此凡民也若夫才智過人之豪傑稟乎天性者既優蔽於物欲者亦淺其卓然自立不因乎人豈待文王而後興哉人奈何自等於凡民而不以豪傑自待也夫聖人不一而獨舉文王爲言者教化之澤莫盛於文王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言文王敎思之無窮也又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言文王作人之效也天下豪傑少而凡民多爲人君者不當以卓立獨行槩天下爲豪傑而當以化行俗美變天下之凡民其亦以文王爲法而可哉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

此一章書見人不當以富貴動其心也孟子曰人生以道德爲重遭遇之隆盛於己無加

亦於己無損然非有過人之識量鮮有不爲其所動者今有人於此以匹夫之微而一旦附益之以晉卿韓魏之家猝然投之於富貴而驕矜之意不萌於中滿假之色不形於外自視欿然謙虛此必其內重而外輕己大而物小有遠過於人者矣豈易得哉蓋人之材猶夫器也器大則所受者大器小則所受者小不獨遺大投艱難付之斗筲之器即高爵厚祿亦難載於淺陋之人能淡視富貴者即

其能肩任事功者也能不爲寵利動者即其不爲患難移者也持此以衡天下士其亦可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此一章書見王道無非以愛民爲心也孟子曰好逸而惡勞好生而惡殺者斯民同然之心有逸而無勞有生而無殺者聖王因民之治至不得已而使民殺民亦豈無道以處此

哉如城郭之脩治農田之耕鑿吾意本欲佚民而非此則民反不能常佚是勞在一日者佚在百年其使民也實以佚道使之也民咸諒其不得已而使之之心雖勞而不怨矣如盜賊之必刑姦宄之必誅吾意本欲生民而非此則民反不得遂其生是殺在一二人者生在于萬人其殺之也實以生道殺之也民咸信其不得已而殺之之心雖死不怨殺者矣蓋勞民動衆君子所戒明愼用刑聖人所貴惟常存佚之生之之心而仍必致謹夫使之殺之之事无敢有非時之興作與恣意之刑戮乎哉所謂王道以人情爲端者亦審乎此而已矣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皥皥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此一章書是孟子言王道之大也孟子曰治化之淺深由於主德主德之純駁驗於民風是故行霸道而爲霸者其小恩小惠易結百姓之心而生其感其民風則見美市恩驩虞如也行王道而爲王者其深仁厚澤淪洽百姓之心而忘其德其民風則廣大自得皥皥如也皥皥之氣象何如民之所惡惡之刑罰當其罪雖殺之而民不知怨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耕鑿安其常雖利之而民無所歸其功順民性之自然而匡直輔翼之是以民日遷

於善而忘乎上之教。民風如此。眞所謂時雍之治、太和之化。豈驩虞之可言乎。蓋王天下之君子、德盛化神。凡身之所臨。政教經歷之地、便已民風丕變、無不化而歸於善者。凡心之所存、神明默運之時、便已從欲而治、有至神而莫能測其所以然者。天地之所覆載、皆王化之所周流。上下與天地同其運行焉。豈如霸者之邀名市惠、小補於一時一事而已哉。夫王道霸道之不同、所辨止在公私。而其量遂分大小。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此霸道之所以小也。無黨無偏、蕩蕩平平、此王道之所以大也。先儒謂王霸之辨、莫明於孟子。而言王道氣象之廣大。無有備於此章者。爲人君者、當思其氣象爲何如。而措之政事焉、則得矣。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此一章書言政教感人之異。欲爲人君者審所尚也。孟子曰。人君有仁厚之言。則百姓聞而知感。有愷悌之聲。則百姓聞而知愛。二者均足以入人。然仁言布於一時。不如仁聲著於平日之入人爲尤深也。人君有法度之善政。所以防閑乎百姓。有禮義之善教。所以化導乎百姓。二者均足以得民。然善政以制其外。不如善教以格其內之得民爲尤至也。善政不如善教者何以言之。善政則有法制禁令之密。而百姓怵於爲非。有不咸遵約束而畏之者乎。善教則有禮樂陶淑之功。而百姓樂於爲善。有不懽欣鼓舞而愛之者乎。善政則經畫詳而民生遂。民生遂而國用充。可以得民財。善教則仁義行而民俗厚。民俗厚而忠愛生。可以得民心。以民畏與民愛較。以得民財與得民心較。善政之不如善教也。彰明較著矣。夫政教不可偏廢。後世但知令行禁止。爲國家之大務。而不知與民行化民俗措

天下於太平者則賴乎仁育義漸善教之爲功多也可勿審所尚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仁義之本心而欲其加擴充之功也孟子曰天性之良人所固有能擴而充之不可勝用矣蓋人有所能皆

由於學若不煩講習而自能者此乃吾性本然之能其良能也人有所知皆由於慮若不假思索而自知者此乃吾性本然之知其良知也所謂良知良能者維何孩提之童絕無知識然未有不知愛其親者及其稍長知識有限然未有不知敬其兄者此非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乎夫此愛親之心乃吾性之仁所發此敬長之心乃吾性之義所發仁義至大我以爲見端於愛敬者豈有他哉蓋由愛親敬長一人此心千萬人亦此心仁義本天下之公理而愛敬亦天下之同情達之天下而無不然可見仁義爲本心固有之良無疑矣是以王者因性牖民莫先於明孝弟之義親遜之成風即仁義之化洽豈俟外求乎哉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此一章書見聖心以虛受天下之善也孟子

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未有所觸則澹然若忘一有所感則虛而能應如帝舜未登庸之時耕於深山之中所與居者木石所與遊者鹿豕以其形迹而觀之何以異於深山之野人哉然此時聖心之內萬理淵涵特無所感焉斯停蓄而不覺耳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以在人之善而合乎聖心之善隨感輒應聞善言則急受之見善行則急行之融會貫通殆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非聖心之

至虛至明而能受天下之善若此乎。蓋人心之靈明。欲其常虛。欲其常靜。方寸之內絕無畛域。絕無私累。而後可以受天下之善。凡人君一日萬幾。善不善雜進。要使此心常如明鏡止水。自然妍媸立辨。於天下事泛應曲當。無不咸宜矣。可不以大舜爲法與。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敎人擴充其本心也。孟子

曰。人心至虛至靈。雖當物欲蔽錮之後。而本體之明。未嘗不時時發露於最初之一念。知事之不當爲者。初亦知其不當爲。事之不當欲者。初亦知其不當欲。此雖中材而下之人。斷未有無此一念者。迨一轉念。而利害惑於中。紛華動於外。初見爲不可爲者而竟爲之。初見爲不可欲者而竟欲之。此念一失。放蕩而不知返。本體之明。遂不可復問矣。人誠以義制事。斷然持之而無爲其所不爲。以禮制心。凜然防之而無欲其所不欲。如此。則所爲者皆合於宜。所欲者皆當於理。清明在躬。而天心來復。聖賢學問豈有餘事哉。如此而已矣。孟子之所謂無爲無欲。卽大學之所謂毋自欺也。人常令此不爲不欲之一念。炯然內覺。不爲私欲所蒙。是之謂察識。卓然振拔。不爲外物所誘。是之謂擴充。要豈外本心而求之哉。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獨孤

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此一章書見人因困而後能達也。孟子曰。昏愚每起於晏安。而聰明多生於憂患。人情大抵然也。在心之理謂之德。以理燭事見於未然。是爲德之慧。處事之方謂之術。因事循理善其當然。是謂術之知。人之能有此者。恆由乎災患之來。動心忍性。磨厲而能然也。天下惟孤遠之臣。庶孽之子。處於危疑之地。而不能得乎君親。其處心也危。懼嘗專一而不敢肆。

其慮患也深遠嘗精密而不敢忽故能達於事理而全乎忠孝之道也此非德慧術知之生於疢疾者哉由此推之天下安危之數不係於時勢而係於人心心常凜則危可使安心一肆則安可使危古人云晏安酖毒不可懷也可不儆哉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列言臣品欲人以容悅爲戒而思臻乎臣道之極也孟子曰人臣事君之道不同以富貴爲念者不足言矣進此則有以功名爲重者又有以道德爲重者又有道全德備而忘乎道德之名者如有一等臣其事君也不知引君當道爲事專務阿徇以求君之容己專事逢迎以求君之悅己此所謂患得患失之鄙夫奚足語於臣道哉有一等安社稷臣者其處心積慮惟思措社稷於常安雖犯顏而不顧雖盡瘁而不辭惟以安社稷爲悅此可謂忠貞之臣矣有一等全備乎天理而爲天民者視道德爲重視功名爲輕必聖君在上可以行其道於天下以濟世安民而後出而行之必不肯小試其道以徇世此惟伊呂之徒方足以當之此可謂天下之士矣又有一等德盛化神之大人者但正己而非有心於正物然上而君感其德自格

其非心下而民化其德咸歸於王道此忘其爲之之迹而大而化化而神者矣非聖人其孰能之蓋國家必得忠貞篤棐之臣匡襄輔弼而後可以安社稷必得道德純備之臣正己率物而後可以行王道然使容悅之臣間雜乎其間則雖功名之士且不屑就况道德之儒乎故任人以圖治者欲收事功道德之效必自去容悅之臣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

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此一章書見君子性分之眞樂也。孟子曰。樂之在勢位者其樂淺。樂之在道德者其樂深。人皆以王天下爲至可樂。不知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何謂三樂。人生之所至願而難必者莫如父母兄弟之閒。此蓋有天焉而非人所能爲也。若父母俱存而罔極之恩可報。兄弟無故而友愛之道可施。此天倫之盛事也。一樂也。人生之內省無疚者爲最難。非克己之盡不能也。誠於天所賦予之理備之而絕無虧歉。仰可以不愧於天。於人所當盡之道行之而絕無虛僞。俯可以不怍於人。此性情之愉快也。二樂也。人生之所最難得者廣其道於一時。而傳其道於後世。今則得天下明睿之才而聚於一堂。講習討論以成其才。涵育甄陶以養其德。此教思之無窮

也。三樂也。三者乃天倫道德之眞樂。君子有此三樂。豈以王天下動其心哉。夫王天下之所以可樂者。非以其勢之尊位之崇也。恩澤溥遍則來四海九州之愛戴。德業隆盛則繼聖帝賢王之道統。故古人不以勢位爲足重而亦不以勢位爲可輕。誠使王天下者彝倫攸敘。愼脩罔愆。而又得英賢輻輳。共襄太平則安見勢分中遂無性分之樂也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此一章書是言性之得於天者至重也。孟子曰。內而德性。外而事功。皆君子所不敢忽。然其中則有輕重存焉。故澤被生民者。君子之願也。若土地則幅幀至廣。人民則生齒甚繁恩澤可以遠暨。君子寧不欲之。然未免限於

方域而君子之所樂不在乎此若天下統於一人居中可以制外盡四海之民皆可得而撫綏安定之是吾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豈非君子之所樂乎然事功雖盛而君子之所性不在乎此君子之所性得之於天而盡之於人雖達而在上位大行其道而非於性有所加雖窮而在下位不得行其道而非於性有所損蓋由本來之分數一定旣非有餘亦無不足非外至之境遇所得而損益者也

君子之所性果何如哉仁義禮智四者本性之德而蘊於心者也君子心體清明毫無物欲之累故四德之根柢於心也堅固而不可搖其發越於外也自光華而不可掩則見其睟然見於面而清和潤澤莫非四德之流行盎於背而豐厚盈溢莫非四德之充滿其被於四體也皆不待命令而自然動中規矩莫非四德之敷施積中達外之盛如此則君子之所性豈窮達所得而加損者哉孟子此言非薄事功也正以重事功堯舜之勳華不出性分以內之事人主以仁義禮智之天德發而為永清大定之王道則事功與性功詎有二乎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

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此一章書是勉人君法文王而行養老之政也孟子曰為政莫先於善俗善俗莫先於養老尚齒引年三代所共而良法美意莫備於

文王當日伯夷辟紂之虐隱於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而興起曰盍歸往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太公避紂之虐隱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而興起曰盍歸往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伯夷太公天下之仁人也天下有能善養老之君則仁人皆歸往之矣今以文王治岐之政言之一夫受以五畝之宅於牆下隙地樹之以桑使匹婦治蠶而老者之衣足於帛矣五母雞二母彘使無失

其孕字之時而老者之食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而不奪其農時八口之家仰事俯育足以無饑矣由此觀之伯夷太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豈恃夫沾沾小恩小惠家賜而人給之哉不過制其田里定百畝五畝之規教之樹畜廣蠶桑雞豚之利使之夫耕婦織以各養其老如是而已矣蓋凡人年齒衰耄則頤養爲急五十之人非帛不煖七十之人非肉不飽不煖不飽則是凍餒其民

文王之時無凍餒之老者正制田里教樹畜以養老之謂也欲行王道而厚風俗可不以文王爲法哉後世人君亦有能禮高年者矣賜粟賜帛意非不善然朝廷之恩澤有限而田野之利賴無窮昔人云君不奪農時則國人有餘食矣不奪蠶桑則國人有餘衣矣誠能行此使人自爲養又何事區區五更三老之具文也哉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

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此一章書是孟子言足民乃王道之本也孟子曰帝王之治天下正德必始於厚生禮教必興於富足此斷斷然者人君誠能三時不害使民盡力於田疇什一而征上又薄收其稅斂則野無曠土而國無重賦民可使富矣

此開財之源得其道也。財之耗於食者甚多。人主必教民以時。朝饔夕飧。按時而食也。六畜果蔬非時者不鬻於市也。財之耗於用者無窮。人主必制民以禮。吉凶賓祭必有其節也。豐歉貴賤。必有其等也。食不侈而用不濫。財不可勝用矣。此節財之流得其道也。民富而財不可勝用如此。豈非民生之至足乎。夫民非水火不生活。則宜其愛惜之矣。然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有吝而弗與者何哉。

為其至足故也。聖人治天下。為民開財之源節財之流。使菽粟之多如水火。無不充然至足。菽粟既如水火。則閭閻之間有無相通。緩急相濟。親愛和睦而爭訟不興。家給人足而盜賊不作。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此可見足民為治天下之要道。聖王貴五穀而賤金玉。亦在作之以勤。風之以儉。先之以輕徭薄賦。使民衣食足而教化可與也。若不能足民而言禮樂教化。不過苟且塗飾之具而已。豈聖人教養之道哉。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此一章書是言孔子之道大而有本。而學聖人者有循序漸進之益也。孟子曰。道莫盛於孔子。今以孔子之道言之。其自處者高。故其

視下者益小。如登東山。則魯處其下。有不小視夫魯者乎。登泰山則天下處其下。有不小視夫天下者乎。以人之觀乎聖人之道者言之。觀其大則小者不足觀。如海為百谷之王。觀於海而見其浩渺。則支流衆派不足論矣。聖人為羣言之宗。遊於聖人之門而聞其言論。則諸子百家皆緒餘矣。聖人之道之大也如此。然而有本焉。夫水惟其有本。所以有波流之湍急。故觀水者有術。亦觀其瀾而水之

有本可知矣日月惟其有明所以容光之隙明無不照觀於容光之必照而明之有本可知矣觀聖人之道者何以異於是然道固大而有本自學者言之豈能一蹴而遽至哉夫流水之爲物也不盈於科則不行而前進君子之志於聖人之道也必日積月累篤實於中而光輝發越於外然後可從容變化而造乎其極若所積不厚未至於成章則不能足乎此而達乎彼何由至於聖人之域哉人亦

宜從事於下學上達之功矣蓋不知聖道之大則苟安卑陋而識見不宏不知求道之序則妄希功效而心志不一人其可小視乎道而易視夫學哉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危言義利之介也孟子曰聖人小人相去懸絕而其初止爭一念如有人焉雞鳴而起未與物接一念方萌之時但孳孳爲善是雖未至於聖人之極然所孳孳者聖人之事矣是即舜之徒也有人焉雞鳴而起未與物接一念方萌之時但孳孳爲利是雖未至於小人之極然所孳孳者小人之事矣是即蹠之徒也夫舜爲天下之至聖蹠爲天下之至惡其地位雖分天壤而其界限則在幾微一念爲善則日循乎天理不至於爲舜不止一念爲利則日淪於人欲不至於

爲蹠不止是豈有他哉亦在乎利與善之閒而已人可不謹凜乎哉故同一爲善也而爲善之念稍涉於功利稍近於名譽一毫閒雜即流而爲利在聖學則爲誠與僞之由分在治道則爲王與霸之由辨故孟子危言之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闢異端而明時中之學也。
孟子曰。自學術不明。而異端紛起。吾道大中至正之理。幾不明於天下。如楊子之學。主於爲我。其意不以一毫利物。雖拔一毛之微而以利天下。彼必不爲也。是非失之不及者乎。墨子之學。主於兼愛。其意以爲無不當愛。雖摩頂至踵。而可以利天下。皆爲之。是非失之太過者乎。子莫知楊墨之失中。度於二子之間而執其中。似與道爲近。而不知中無定體。

隨時而在。有意執之。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稱物平施之妙。是執中無權變也。與楊墨之各執其一者。何以異哉。君子所以惡夫異端之執一者。蓋以其爲我則害吾道之仁。兼愛則害吾道之義。執中則害吾道之時中。所舉者一端。而百端之變化盡廢。所以爲吾道害也。夫辨爲我兼愛之非易。而辨執中之非難。堯舜相傳。不嘗言執中乎。不知聖人義精仁熟。隨事因物而得乎自然之中。其用至神。

子莫則學未至理未明。凡事膠執乎一定之中。其用至拘。所由愈執而愈遠耳。書云。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孔子云。擇乎中庸。得一善。然則主善擇善。乃聖人用中之學也。異端焉足以知之。

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此一章書見人不可因所遇之窮。而累其心之正也。孟子曰。凡事有當然之理。譬之於飲食。各有正味。惟饑者之於食。渴者之於飲。嘗易覺其甘。而不暇審擇。是皆未得飲食之正味。爲饑渴所害故也。豈惟口腹爲饑渴所害。不暇擇飲食之正味。而易覺其甘。人心亦爲貧賤所害。不暇審富貴之正理。而惟期其得矣。人能無以饑渴之故。厭貧賤而貪富貴。以害其心。則道勝而不爲欲所移。天定而不爲

人所奪。又何不及人之足憂哉。所以君子自命端貴卓立之操。朝廷用人。必崇恬淡之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庶乎其可與。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此一章書見聖人和中有介。而世之同流合汚者非和也。孟子曰。凡人和則易流。柳下惠以和稱。似必與世浮沉。隨俗上下。而不知未嘗一於和也。其視天下雖無不可交之人。而大義所在。則卓然不可回。其心雖無不可容

之物。而大節所關。則確乎不可拔。當其用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當其舍也。遺佚不怨。阨窮不憫。可窮可達。可潛可見。而是非得失之幾。義利公私之辨。較然不欺。截然有守。雖有三公之位。亦將敝屣視之。而不以易其介然之操矣。其介如此。此所以為聖人之和也。若止論惠之迹。而不論惠之心。得無為同流合汚者所藉口哉。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此一章書言人學貴有成。不可銳始而怠終也。孟子曰。天下之事。慮始為易。圖成為難。人固有奮發一時。若聖賢之道德。帝王之事業。皆不難於旦夕取效。而其後力不能繼。進銳退速。卒於勞而鮮功者。此由持志不堅。故能發而不能收。使後效敗於垂成。而前功棄於一旦。深可惜也。吾謂有為者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譬若掘井然。不計功之難易。期於

得泉而止。若掘井九軔而不及泉。人不能得井之用。直自棄其井耳。人主負大有為之資。必終始一致。勿倦於勤。則聖學進於無疆。王道底於有成。唐虞三代之治。不難致矣。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以誠偽立王霸之辨也。孟子曰。帝王道本無殊。而王霸心實有辨。以帝言之。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者。堯也。濬哲文明。

溫恭允塞者舜也。知則生知。行則安行。不待
脩習。天性渾全。自然而然者也。以王言之。以
義制事。以禮制心者湯也。敬以勝怠。義以勝
欲者武也。知則學知。行則利行。脩身體道。以
復其性。勉然而然者也。夫帝王雖有安勉之
殊。而仁義則皆實有諸己。此所以德崇而業
廣也。若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此五霸者
初無仁義之實。而但假借仁義之名以文之。
如尊王討貳。救患恤災。事非不美。而其心原

在於計功謀利。是欺世惑衆。形似而實不然
者也。夫五霸之習於假也。日復一日。居之不
疑。而不歸之於眞實。則本非其有。而彼竟不
覺悟。亦安知其非眞有也。噫。時至春秋。世道
日壞。功烈日卑。終難返於唐虞三代之盛。此
邵子所以有五霸功之首罪之魁之論也與。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
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
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
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發明古大臣正君之苦心。
以垂戒後世也。公孫丑問曰。伊尹曰。予承先
王付托之重。輔相嗣王。宗社安危。實有責焉。
今嗣王不順義理。予不忍習見其所爲之不
順。而不爲匡救也。於是伊尹以冢宰攝政。放
太甲於桐宮。使密邇先王。反身改過。當時民
皆大悅。謂其能知天下大計。行權以匡君也。
既而太甲處仁遷義。化而爲賢。又以冕服迎

歸。反居於亳。當時民又大悅。謂其能積誠意
以感悟嗣王也。由此觀之。賢者之爲人臣也。
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而遷之。而仍無傷於
事君之禮與。孟子曰。伊尹之事。反經合道。變
而得其正者也。嗣君一身。上關宗社之安危。
下係生民之休戚。若非率德改行。何以上副
先王付托之意。故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
而絕無一毫之私。凡爲人臣者有伊尹之志。
而爲其事則可。如無伊尹之志。則是覬覦神

器竊弄威權篡逆不軌乃天下萬世之罪人也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况顯有其迹者哉後世亂臣賊子每借聖賢不得已之事以爲口實孟子此言其垂戒遠矣。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此一章書見君子之有功於世道也公孫丑疑君子之無事而食問曰伐檀之詩有云不素餐兮言君子守志雖一介之取與必揆諸道義不肎無功食祿也然則君子必居位而有功於人國方可食人之食若不仕無功則當耕而後食今乃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子疑君子爲素餐不知君子之有功於人國者甚大雖無卿相之位治教之責而上之可以尊朝廷下之可以範風俗未嘗無事而食也蓋君子居是國也苟爲君者能用其言則道行於上而國祚鞏固國計充實安富可期矣位望日隆聲稱顯著尊榮可致矣苟爲子弟者能從其教則道行於下而知愛其親知敬其長入孝出弟矣內有實心外有實事履忠蹈信矣定大計於社稷導國人以興行其功非淺鮮也是即安受祿養亦道義之所當得詩所云不素餐兮孰有大於君子者哉蓋言君子無求之節則一簞一豆取舍有所不苟論君子維世之功雖萬鍾千駟亦安然受之而不以爲愧義有各當不可執一而論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論士之志趣也昔齊王之子有名墊者問於孟子曰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農工商賈皆有當爲之事士居其間上無官守於朝下無生業於野果何所

事乎。孟子答曰謂之士者旣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而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惟高尚其志而已。墊又問曰何以謂之尚志。孟子答之曰。士之尚志非他志不在富強功利在乎仁義而已矣。仁莫大於好生。如殺一無罪之人。卽損我好生之德。不可以爲仁矣。士之志則以爲我若得位。必不殺一無罪也。義莫大於遠利。如取一非所當有之物。卽乖我遠利之心。不可以爲義矣。士之志則以爲我若得

位。必不取非所有也。士旣不爲不仁則心之所居安在。惻隱之仁是也。鰥寡孤獨吾欲視之如一體焉。士旣不行不義則身之所由安在。中正之義是也。綱紀法度吾欲使之得其宜焉。士之尚志如此。則居仁而大人之體已具。由義而大人之用已全。雖未得爲公卿大夫。而仁育義正。以經綸天下者。取之此而裕如矣。達道之事。豈有外於隱居所求者哉。士之爲士如此。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此一章書是孟子言陳仲子潔身亂倫之非所以維世教也。孟子曰。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大節。矯激沽名。皆非所貴。卽如陳仲子不食不義之粟。不居不義之室。推其廉介之心。設若不合於義。而與之以齊國。彼必卻之而不受。通國之人無不嘖嘖稱道。信其爲賢也。

自吾觀之。此不受之義。不過好名之心。與舍簞食豆羹之義等。但可爲小廉而已。夫人道有莫大焉者。在家則爲親戚。在國則爲君臣上下。綱常倫理。萬世不易。不可以一日亡也。若亡親戚君臣上下。則人之罪莫大於是。今仲子避兄離母。內絕天性之愛。高蹈不仕。上乖事使之經。是虧莫大之節。負莫大之罪也。乃猶以其不食不居區區廉潔之小者。遂信其大節以爲特立獨行之賢。奚可哉。觀此可

見士君子綱維名教當先立其大節苟欲飾譽釣名其弊必至於敗常亂俗不可不慎也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此一章書是設言古聖人之處變皆仁至義盡爲萬世臣子之極則也桃應問曰天下之

事處常易處變難苟極變之所至即聖人處此有計窮而無可如何者假如舜爲天子皐陶爲士師其時瞽瞍或犯法殺人舜雖大孝不可以私恩廢天下之公皐陶雖稱明允不可加刑於天子之父則如之何孟子曰士師天下之平也職在守法瞽瞍雖天子父而殺人之罪不可逭使皐陶處此惟有執之而已矣不暇他計也桃應曰皐陶固以執法爲正然舜天子也以舜處此豈不能禁止之與孟子曰夫舜惡得而禁之法者天之所以討有罪歷世相傳不可變易皐陶原有所受之而非所敢私雖天子亦不得廢法以縱罪也桃應又曰禁之既不可矣然則舜如之何而可以全其父孟子曰舜大孝人也知有親不知有天下使其處此則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其心必謂朝廷不可廢法而海濱足以避罪必將竊負瞽瞍而逃遵海濱而處自屏於窮僻之地以全其親終身承顏順志欣然於天

性之樂而忘天下焉既不枉士師之法復不傷父子之恩舜之可爲者如此而已由此觀之可見聖賢用心之極總不越乎天經地義之常處事者必如是而後無餘憾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

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此一章書孟子因見齊王之子有所感發而言性分之尊也孟子嘗自范邑往赴齊國適遇齊王之子望見其儀容氣體與人不同喟然歎曰人所居在尊貴之地自然神氣發揚以居而移其氣所居尊貴則奉養有豐厚之資自然容貌充盈以養而移其體大矣哉居之所係乎夫王子者非猶是人之子也與王子所居之宮室所乘之車馬所衣之衣服雖

極其華美然猶是宮室車馬衣服耳多與人同也而王子之氣體獨若彼者蓋以國君之儲貳地勢尊優自與常人不同其居使之然也夫勢分之尊猶足以移人况仁爲天下之廣居統天德而長萬善以之居心則心逸而休以之居身則身安且泰君子居此其太和之氣道德之光有不塞於兩間發於四體者乎試更以魯君之事驗之昔者魯君嘗之宋適時已向暮門鑰甚嚴魯君親自呼於垤澤之門守門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音與我君相似也夫呼於門者魯君而守者乃疑其似宋君此無他故蓋二君者同居南面之尊同享千乘之富居既相似故聲音亦相似也居之移氣此又其彰明較著者然則居廣居之君子德性中和其不同於常人更可知矣是以膏粱文繡君子有所不願而人爵之貴常不如天爵之尊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

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一章書是孟子見當日諸侯交際有文無實故發此論也孟子曰君之待士祿養固不可少而愛敬尤不容缺若但廩稍以養之而無親愛之意此不過豢養之而已猶夫以畜豕之道接之也非親賢之誼也若但親昵以愛之而無尊敬之誠此不過愛惜之而已猶夫以畜犬馬之意畜之也非遇士之禮也夫

食而不可不愛愛而不可不敬則恭敬者豈
徒在幣帛交接之文乎必先有恭敬之誠積
於中而後有幣帛之文接於外恭敬因幣而
見非因幣而始有乃幣之未將者也若徒以
幣帛為恭敬儀享有餘而誠意不足恭敬而
無其實則亦豕交獸畜之類矣君子一身之
去就皆視乎禮遇之重輕若禮意或薄惟有
潔身而去耳豈可以虛文拘留之哉當孟子
之時世衰道微在上者初無尊賢敬士之誠

而惟恃幣聘之儀節以羅致人才在下者亦
惟知戔戔幣帛之可慕而弗察夫上意之誠
否上下交趨於利而不揆乎義理之正故孟
子發是論以警之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此一章書是孟子勉人以盡性之實也孟子
曰人之生也氣聚而為形與色理全而為天
性斯二者非有殊也氣不離乎理理不雜乎
氣人之有形有色即天性之所在也蓋天所
賦之理原充滿於形色在目為明在耳為聰
在手足為恭重以至起居言動莫不各有自
然之理存焉但衆人氣稟拘之於先物欲蔽
之於後於是失其天性物具而則亡雖同然
此形無以踐之矣惟聖人清明純粹無氣拘
物蔽之私其於天性察之由之無毫髮之不
盡故有是形即有是性如貌言視聽思則極
於肅乂哲謀聖實有以踐其形而無歉也可
見人不可徒具此形而學必求造於聖苟未

至於聖於性有缺即於形有虧則不可為完
人矣可不勉哉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
乎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
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
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
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此一章書見三年之喪乃人子之至情而古

今上下之通義也。昔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爲太久欲減其時月而短之。公孫丑不知救正乃遷就其說曰。爲期年之喪猶勝於止而不行乎。孟子責之曰。父子之恩出於天性。親喪之不可短。乃至情之不容已也。今王欲短喪。而子以朞爲勝於已。是猶或有人紾戾其兄臂而縛之。子但謂之且徐徐縛之云爾。夫兄臂斷不可紾。豈以徐之爲差愈乎。不若動其至情。教以孝弟之道。使勿復紾其兄之臂而

已矣。然則王欲短喪。子惟當啓以天性罔極之恩。懷抱顧復之愛。使彼仁孝之念油然感動。自知親喪之不可短矣。奈何從而附會之哉。當是時。適有王之庶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得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公孫丑因舉以自解曰。爲朞之喪猶不可。若此數月者。又當何如也。孟子曉之曰。王子居生母之喪。情固無窮。而勢有不能。欲終其喪而不可得也。其傅爲請。雖加益一

日亦得伸人子之情。猶勝於止而不加。况數月乎。我前所言者。正謂夫齊王莫之禁止。可以自盡其情。而弗爲三年之喪者也。豈可與王子例論哉。總之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自古聖王未有不遵斯禮者。如殷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是也。春秋而下。世衰道微。於是有短喪之議。一見於宰我。再見於齊王。至漢景奉孝文遺詔。遂以日易月。而萬世踵襲其謬矣。其間非無仁孝之主。如晉武北魏孝文者。

毅然欲復古制。而沮於羣臣。旋復旋廢。君子所以太息痛恨於文景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此一章。書言君子之教。因人而施也。孟子曰。君子教人之心無窮。將使天下同歸於道。然人之品詣或淺或深。時地或遠或近。有不可執一論者。約其條目。蓋有五焉。造詣深至之

士學力既充，功候既到，君子但迎機指示，使豁然貫通，契悟甚速，譬之草木之生，種植栽培，人事已盡，一爲雨澤所潤，發榮滋長，勾萌畢達，此教之一也。次之有天資純粹，具其德而未成者，君子則成就其德，使無過無不及，以完其全體，又教之一也。又有天資明敏，有其材而未達者，君子則通達其材，使各就所長，充其所短，以盡其大用，又教之一也。外此又有質疑問難，挾一說以相証者，君子旁引

曲喻，隨問而答，以釋其疑，又教之一也。更有居不同地，生不同時，不必及門受業，得之親炙，而聞風興起，私取其善而師法之，以自治者，又教之一也。合此五者而觀之，人品不齊，時地或異，而曲成之功，無所不及，天地無棄物，君子無棄才，其造就人才之心，加惠於後學者無窮矣。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孶孶也。孟子曰：

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此一章書見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在學者下學而上達也。公孫丑苦於入道之難，因問於孟子曰：夫子之道，則誠高而峻絕，無加矣，且美而純粹，至善矣，宜學者之入道，如登天之難，似乎不可及也，何不稍爲貶抑，使凡人皆可以庶幾及之，而日孶孶自勉也。孟子曉之曰：欲知君子之教，先觀曲藝而可矣。如大匠

教工人制器，必用繩墨，必不爲拙工之不善學而改廢繩墨；羿教人射，必以彀率，必不爲拙射之不善學而變其彀率，蓋成法所在，自不可得而變也。曲藝且然，况君子乎。是以君子於人，但示以求之之方，而不卽告以得之之妙。如致知則教之以格物窮理，力行則教之以躬脩實踐，至其知之豁然貫通，行之踐履純熟，則待其自悟自化，卽如射者教射，但引滿其弓以示之，而不爲之發矢，然雖不告

以所得而其機隱隱指示於意言之表躍然見於前矣夫不發則若隱而難知而躍如則固顯而易見不遠不近無過無不及中道而立以示學者但人不知所從則君子亦無如之何耳若其能者功深力到下學上達由所引之端得不發之蘊道之高且美者何患無從入之途而以不可幾及為慮哉由孟子之言思之可見道無難易惟在學者用力與否耳公孫丑乃欲貶道徇人不亦謬乎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此一章書見出處隨時而道不可枉也孟子曰君子一身進退以道為體身與道不可須臾離者也當天下有道則身出而道在必行凡致君澤民之業展布無遺以道隨身而出若以道殉身者然當天下無道則道塞而身在必退凡致君澤民之具卷懷而藏以身守道而隱若以身殉道者然是則時見而見時隱而隱君子一身無一日或離乎道吾之所聞者蓋如此若夫身雖顯而道不行道雖屈而身不退枉己以求合希世以取容汲汲於功名利祿而不計其道之得行與否是乃以道而殉乎人者徒喪其生平而不能得尺寸之直此不過妾婦之道豈求志達道之君子而為之哉吾未之聞也然則出處進退之間當以己為主不當以人為主己為主則行藏之權在我人為主則榮辱之權在人賢人君子斷無苟且以赴功名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此一章書見學者受教之心不可以不誠也公都子問曰滕更以國君介弟來學於夫子之門若在所當禮遇而質疑問難之時夫子或黙而不答何也孟子曰學者之從師所以傳道受業也貴有求教之禮尤貴有受教之

誠。道之所在則師之不可以有挾也。若矜其地勢尊重挾貴而問。矜其才能優異挾賢而問。又或生於吾前挾長而問。又或有功於我。挾有勳勞而問。又或與我向爲知舊挾故而問。是五者。當其發問之始。已無尊師重道虛心求益之誠矣。有一於此。皆在所不答也。今滕更來學於我。胸中未免有挾貴挾賢之意。志驕氣盈。此不可不稍屈抑之。使知警惕。我所以不答者。正欲彼反身思過。改其滿損之

失。而致謙受之益耳。非禮遇之有疎也。乃知下問不可恥。予智不足恃。貴而自卑則益貴。賢而不伐則益賢。孟子此言。眞萬世之師法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此一章書。言過不及之弊。同歸於廢。欲人自勉也。孟子曰。凡人於處事待人。脩己之間。緩急厚薄。莫不有道存焉。以處事而言。豈無切

於我身。當爲而不可已者。若於此不可已之事。乃止而不爲。則偷安之習多。振作之意少。究必至於逡巡畏縮。無所不已。終於廢棄矣。以待人而言。豈無出於至情。當厚而不容薄者。若於此當厚之人。薄之而不恤。則忍心日以勝。厚道日以衰。究必至於殘忍刻薄。無所不薄。終於慘刻矣。以脩己而言。學可以力圖。不可以驟致。若其進銳者。用意太急。施爲太猛。其氣易衰。究之。果銳未幾。而怠忽隨之。其

退反速。終於倦怠矣。可見聖學王道。總貴得中。寧有恆以漸進。無欲速而鮮終。則無過與不及之病矣。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此一章書。見理本一而分則殊。君子之施恩有等也。孟子曰。人物之生。原同一氣。而親疎厚薄。分則懸殊。君子之於物也。取之以時。用之以禮。固撙節以愛之矣。而不必有痌瘝一

體疾痛慘怛之誼。愛之而弗仁也。其於民也。政以厚生。教以正德。固立達以仁之矣。而不必有天性固結。一本無二之恩。仁之而弗親也。然則於何而用其親。有吾親焉。天性之眞。一本之誼。必盡愛敬之誠。以親之。親其親而仁以及民。使各得其所而已。不得以篤於親者而槩施於民也。仁吾民。而愛以及物。使咸若其性而已。不得以愛吾民者而槩施於物也。夫於無不愛之中。而有輕重厚薄之序。此

聖人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後世有麪爲犧牲。不忍殺物者。是以仁民者仁物。而失愛物之宜矣。無怪其築淮堰。而於民反有不仁也。又有愛無差等。施由親始者。是以親親者親民。而失仁民之道矣。無怪其無父。而於親反有不親也。倒行逆施。其弊遂至於此。可不鑒哉。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此一章書。言仁知之道。當知所務也。孟子曰。君子之於道。貴乎得體用之全。尤宜審先後之序。如明燭無遺。謂之知。知者於天下之事。固無所不知。然非泛而求之。勞心於思慮之所不至也。有當務焉。隨時勢之不同。酌施行之緩急。如關係於治道人心民生國體者。則

急急焉勵精圖之。由是大綱舉而萬目張。凡天下之事。皆可以漸及之矣。萬物一體。謂之仁。仁者於天下之人。固無所不愛。然亦非家至戶到。營營於心力之所不及也。惟急於親賢焉。有國者爲天下而擇相。秉鈞者爲天下而任賢。知其可以正君善俗。利濟民物者。則急急焉務登進之。由是治人得而治法備。凡天下之人。皆不難以德周之矣。不觀之堯舜乎。堯舜之知。後世莫及。實未嘗物物而徧知

之。其所爲者不過成天平地厚生正德數大政。急先務也。堯舜之仁。後世莫及。實未嘗人人而徧愛之。其所爲者不過咨牧命岳敷奏明試諸大典。急親賢也。然而後之言仁智者。未聞能駕堯舜而上之。而堯舜當日。亦未嘗有不及知之事。不及愛之人。觀此可以知所務矣。不然者。知不急先務。仁不急親賢。譬之制服者不能盡心於三年之喪。而於緦麻三月小功五月之輕者。則討論必極其詳。飲食

者放飯流歠。至於不敬之大。而於齒決乾肉之小者。則沾沾致問不已。此其緩急輕重之間失衡甚矣。此之謂不知務也。爲仁知而不知所務。何以異此。可見察察爲知。非知也。煦煦爲仁。非仁也。欲知臨仁覆。當法堯舜而可矣。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五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六

孟子　下之八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論梁惠王之不仁。以垂戒

天下後世也。曰。人君奉天子民。當以好生爲德。若殘忍不仁。無君人之德者。其梁惠王也。蓋仁主於愛。而施之有序。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以一念之不忍。極之萬物各得其所。是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若不仁者貪暴爲心。流毒無已。始而民物被其禍。既而戚屬亦及其殃。以一念之忿戾。極之衆叛親離而不知止。是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梁惠王蓋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矣。公孫丑問

曰何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孟子曰。梁惠王以貪得土地之故。興兵搆怨。糜爛其民。肝腦塗地。以戰而爭之。至於大敗。將復戰之。恐不能取勝。又驅其所愛太子申以殉之。而至於死。是因土地而禍及於民。又因而禍及於子弟。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始而荼毒生民。後更摧殘骨肉。梁惠王真不仁之甚者哉。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此一章書是追論春秋諸侯無王之罪。見征伐當自天子出也。孟子曰。凡諸侯奉天子之命。征討有罪。方謂之義戰。若春秋一書所載戰伐之事不一。然或稱名以譏之。或稱人以貶之。隨事寓貶。未有以爲合義而許之者。即其中不無借尊王之號。托仗義之名。如召陵城濮之戰。固有彼善於此者。然亦僅勝於悖理犯順之人耳。要不可謂之義戰也。何也。上下者天下之大分。征伐者天子之大權。分不可僭。權不可假。惟以上伐下。於是有征之名。若同是諸侯。勢均力敵。則爲敵國。未聞以敵國而相征者。敵國相征。是無王也。無王是無義也。春秋之時。征伐自諸侯出。此其所以無義戰也。然則春秋之諸侯。非先王之罪人耶。孔子一字之襃貶。嚴於衮鉞。豈偶然哉。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此一章書亦爲好戰者而發。借武成一篇以垂訓也。孟子曰。書以紀事。所以傳信於將來。然亦間有虛張其詞。非當時實事者。苟學者不知所擇。盡從而信之。則聖賢之旨。反揜於紀載之文。不如無書之爲愈也。如武成一篇。紀武王伐紂之事。我於其間。但取其二三策。如奉天伐暴。發政施仁數者而已矣。若其他如所謂血流漂杵之說。則有不可信者。何也。

仁人取殘除暴救民水火自無敵於天下今以武王之至仁伐紂之至不仁有不壺漿筐篚爭迎王師者乎亦何至血流漂杵如是之慘酷也由是觀之書之不足盡信也明矣後世黷武之主皆借武王伐紂之事以爲口實此由悞信書傳以致貽禍生民孟子舉此以爲好殺戮者之戒其意深矣抑血流漂杵指當日倒戈攻後者言非書詞之誣孟氏不過借以戒當時之嗜殺者耳此又不可以不知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此一章書見人臣不當導君以戰伐之事也

孟子曰兵凶器戰危事先王不得已而用之非社稷生民之利也如有人焉好爲兵家之言以逢迎世主曰我善爲陳而坐作進退之有方我善爲戰而殺敵決勝之有勇此其人導君以興師構難窮兵黷武之事上貽害於國家下流毒於百姓乃莫大之罪也夫天下本不宜用兵即用兵亦不必盡心於戰陳誠使國君好仁愛民如子則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自無與爲敵矣不觀諸湯武之事乎湯之始征也南面而征則北狄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曰我等同在陷溺之中乃弔民伐罪之師獨先彼而後我何也夫王師一出而天下想望誰與湯爲敵乎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不過三百兩虎賁之士不過三千人其時紂旅若林强弱衆寡勢不相敵然觀武王告商人之言曰爾等無畏我之來此正以寧輯爾等非與百姓爲讎敵也當時商民大悅無不稽首至地如獸角之崩而下觸者然夫王言一布而百姓悅服又誰與武王爲敵乎夫湯

武之時兵不血刃天下大定若是者何也蓋以征之爲言正也天下之人苦於虐政者已久各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又何必用戰哉既無用戰又安用此善陳善戰者爲哉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其卽此善陳善戰之徒矣後之事君者往往不勉其君於王道而乃談霸術以干進騁武事以逢時致使生靈屠戮肝腦塗地而不之顧斯豈非孟子之罪人也與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此一章書見學者貴有心悟也孟子曰君子教人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卽曲藝可見矣如木工有梓匠車工有輪輿其所以教人者與之規所以爲員與之矩所以爲方成法一定不可移易此其所能者也若就規矩中習之既熟用之既精自有得心應手之妙是之謂巧巧不出規矩之中而實神明於規矩之外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大匠卽欲以之明示學者而勢有所不能則惟聽人之自悟而已然則道之可言傳者譬則規矩也道之不可言傳者譬則巧也下學可以立教而上達必由心悟學者豈可徒恃教者之開導而不求所以自得也哉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此一章書見古聖人性分自定貧賤不移富貴不淫也孟子曰人之情未有不因境而遷者當其處貧賤則有不安貧賤之心及其既

富貴又有侈然富貴之意惟大舜當有鰥在下之日所飯者乾糗所茹者草蔬境遇極其不堪乃怡然自得初無所慕於外若窮約之遇卽終身焉亦所甚樂也其貧賤不移若此及其明揚側陋之後位爲天子所被者五采之衣所鼓者五絃之琴所侍者釐降之二女勢分極其尊優乃坦然自如絕無所動於心若顯榮之遭所固有之不自今日而始然也

其富貴不淫又若此夫人之常情莫不惡貧賤慕富貴惟大聖人所性分定窮而在下無一毫之損達而在上無一毫之加故處之若忘無適而不自得也此大舜有天下而不與之心乃垂裳恭己無爲而治之本也與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此一章書是教人不可施虐於人以貽禍於

親也孟子曰我向日但知殺人之親爲不可今而後知殺人親者其取禍甚烈也何也人之有父兄猶吾之有父兄也我若以戕人之父兄爲快人亦將各思報復往往身受其害殺人之父人亦必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必殺其兄此往彼來相加無已乃天理所必然人情所必至者然則雖非自殺其父兄而所以致其殺者實由於我其去自殺父兄者僅僅間一人耳其實與手刃何異乎爲人子弟誠念及於此必不忍推刃及人以貽無窮之禍即人君之糜爛其民而反中於身及其子孫者亦可以惕然省矣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其理皆可類推也與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此一章書是言當時橫征之害也孟子曰先王立法本有深意後人不察往往以仁民之

制轉而厲民即設關一事可見矣古之爲關者原以備非常第謹其管鑰時其啟閉有異服則譏之有異言則察之以之禦暴使居者行者得以各安所事未聞以征稅爲務也乃今之爲關者盡失乎古人之意凡商賈之來行旅之至出也有征入也有稅不以譏察爲事而惟稅課是急舉先王禦暴之具適爲今人行暴之資出於其途者豈有幸乎夫即一關之設而古今之相懸若此昔爲良法今爲

弊政可見本原不正無往而得先王之意不獨一關己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此一章書言人唯脩己方能化人也孟子曰天下事莫不有道未有外道而可以率人者如己之一身爲人所觀法必置身於無過之地彝紀脩明動履罔失由是躬範所昭皆向化革心相觀而善使不行乎道而在己有違

理之行則其身不正豈能正人雖至近如妻子亦不克導之使善矣如我之使人當令其可從必工作有時奔走有節不奪務農之期不踰公旬之額人乃心悅誠服趨事恐後苟不以其道而強人以難堪之事則人所不願雖令不從即至親如妻子亦弗能驅之應命矣夫以妻順夫以子承父勢最易及命最易從乃非道則必不能行然則爲人上者可容一言一行之或違於道哉。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此一章書是勉人蓄德之意孟子曰人日求所以處世而不知所以蓄德則其自立者無具也如人之謀生孰不思俯仰贍給乃一遇水旱之災而不免於饑餓流離者非由利不足之故耶誠能周于利而家有餘貲倉有餘粟則日用自能豐裕雖處凶年必不至轉乎溝壑而遭喪亡之戚矣故人不患年歲之或

凶患蓄積之不厚也人之處世孰不思能自堅立乃一當世道之衰而惑於異端邪說者非由德不足之故耶誠能周于德而仁義昭著道德充滿則識見自能堅定雖處邪世必不至搖亂煽惑而受淫詖之害矣故人不患邪說之紛紜患脩持之不固也要之所取乎士君子者不徒一身可以自立貴有其維世之權當此風會日下處士橫議正當出其素所蓄積者以救正人心挽回世運寧止不爲

陷溺已哉。此又孟子言外之旨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此一章書言觀人者當察其所安。不可以虛名許人也。孟子曰。安貧賤而輕富貴。士君子立身之大節也。若好名之人。意在干譽。欲以一時之矯廉博取後日之美名。則雖千乘之國亦能讓之而不受。要其人非眞能輕富貴者也。凡眞能輕富貴之人。必表裏一致。始終

一轍。苟非其人。則雖能讓千乘之國。而於小小得失。如一簞食。一豆羹。計較之心。忽不自禁。不覺發見於顏色之間。彼將謂飲食細故。人之毀譽我者必不在此。可以不事矜持。故勉其大而忽於小。而從前矯飾以干廉讓之名者。至此眞情畢露矣。乃知爲人者當務乎其實而不可飾乎其名。觀人者當驗其所忽而不徒信其所勉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此一章書見人君當知致治之要也。孟子曰。仁賢者國家之楨幹也。才全德備之人。何代不有。惟人君能信用之。則朝廷有所倚賴。生民有所仰庇。苟信任不專。或外親而內疎。或始合而終間。則君子解體而思去。小人得志而竊位。雖有仁賢與無人同。而國空虛矣。禮義者國之維也。惟有禮以正綱常。有義以酌時宜。斯等威立而民志定。苟處事存心而縱

肆弗檢。則上凌下僭。國其有不亂者乎。政事者國之紀也。惟有政以立大綱。有事以周庶務。斯經理具而國用裕。苟百度廢弛而取用無節。則民貧國耗。財用其有能充足者乎。要之禮義由仁賢而出。政事以得人爲先。從來有治人。無治法。人君誠能任賢勿貳。一德一心。則明良喜起。可坐臻上理矣。甚矣用賢之爲要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

未之有也

此一章書見得天下之必於仁也孟子曰天下適然之數不能勝必然之理如不仁之人本無可以得國然或上失其民而厚施以愚衆心竊柄以移威福不盡得國也而或得國者有之矣至於天下則億兆之衆四海之廣愜其心則附非勢力所能脅也感其誠則孚非權術所能誘也因偶爾得國而遂疑其可以得天下自古以來未之有也然則競天下於力何如取天下於仁故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信哉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此一章書見人君當愛民以保社稷而勿自恃其尊也孟子曰國所恃以立者三曰民曰社稷曰君夫君爲民神之主貴矣而不知國之所貴未有如民者蓋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無可尊之勢而有可畏之形其操重固無與倫矣若立社以報本立稷以祈穀無非爲民以祈報也不可與民並重而直居於次矣至於國聽於君疇勿仰其尊者然天生民而立之君以爲民也神之保佑由於民之愛戴合二者無以成君之尊又不可與二者並論而君爲輕矣何言乎民爲貴也蓋以草野丘民之心而實操天子至尊之籍得其心則民心之所歸即天意之所眷而爲天子矣若夫天子至尊也然得乎天子之心者不過爲五等之諸侯天子之錫貴不如丘民至如諸侯亦君也然得乎諸侯之心者不過爲三命之大夫諸侯之錫貴尤遠出丘民下矣民之貴爲何如乎何言乎君輕於社稷也蓋諸侯爲民而事神無以寧神即無以治民社稷危則更立賢者是君輕於社稷也何言乎社稷輕於民也蓋事神之禮不恪固無敢責望於神若

既成既備春祈秋報各以其時然而恒暘爲旱恒雨爲溢既殫心於神而神不能降福以庇民則遷舊謀新以庶幾錫祉於民是社稷雖重於君而實輕於民也以此知春秋尊王正萬世人臣之義孟子貴民立萬世爲君之道書曰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自古宗社奠安歷世綿遠者未有不以懷保小民爲首務者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此一章書是即夷惠流風之遠而發明其所以爲聖也孟子曰古之聖人其制行高其流澤遠能以己之善興起乎人使人易惡以至善不特爲一世之師而實爲百世之師也求其人則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往矣至今聞伯夷之清風者雖頑鈍之夫亦變而有介操不苟取也雖懦弱之夫亦變而有立志不苟安也柳下惠往矣至今聞柳下惠之和風者雖刻薄之夫亦變而有敦厚之行焉雖鄙隘之夫亦變而有寬容之量焉夫夷惠奮起於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也使非聖人清和之極而能若是乎百世且然况生當其時親熏炙其化者其感發當何如乎信乎夷惠之爲百世師也後之有志自立者當知所取法矣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此一章書是明道不遠人之意也孟子曰所謂仁者非他也人有此身便有此天理不可須臾離者也合而言之則仁之理即在人之身人之身已備仁之理如親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序別信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仁非虛位身非虛器人與仁不相離是之謂道矣子思曰率性之謂道此之謂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此一章書卽去國一端見聖人之從容中道也。孟子曰。聖人舉動隨時處中。各當其可。無往非道。卽如孔子去魯則自言遲遲吾行。非有意於緩也。蓋魯乃父母之國。恩重於義。身雖去而心猶留。道可以遲而孔子則遲也。其去齊則炊不待熟。以手承水取米而行。非有意於速也。蓋齊爲他國。義重於恩。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道可以速而孔子則速也。可見道者天理之當然。聖人體道之全。一遲一速。各適其宜如此。此所以爲時中之聖而垂法萬世也與。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

此一章書見聖人之遇窮而非道窮也。孟子曰。當春秋時。孔子道大莫容。轍環天下。至陳蔡二國之閒。絕糧七日。可謂戹矣。以大聖之德。宜乎得志行道。乃所如不偶。至困窮如此者何哉。蓋君子但能盡其在我。不能必其在人。陳蔡二國既無能用孔子之君。又無能薦孔子之臣。上下無交。是以不免於戹耳。使爲君者禮賢下士。爲臣者推賢讓能。則過化存神。綏來動和之治。何難立致。惜乎莫之用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此一章書見人當盡其在我。不可專咎他人

也。貉稽曰。人得衆口稱譽。則有所利賴。今稽往往遭人訕謗。大不賴於衆口。將如之何。其意蓋尤人也。孟子曰。學貴自立。何藉衆口。謗從外至。無傷實行。人患不克爲士耳。士以聖賢自命。自與流俗相忤。道脩而謗興。德高而毀來。較之常人。衆口之訕愈爲多耳。不觀之詩乎。邶風柏舟之詩有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見慍羣小之故。此非爲孔子言也。然孔子當日。栖栖皇皇。困於陳蔡。沮於齊楚。不免見慍。

而或重爲世道憂其事實相類也大雅緜之詩有云雖不殄絕人之慍怒而亦不墜己之聲聞此非爲文王言也然文王當日明夷蒙難譖於崇侯拘於羑里亦不免見慍而終不足爲聖德累其事實相當也夫聖如文王孔子尚遭此謗况其下乎然則士患不克如文王孔子耳果如文王孔子雖多口復何病乎可見尤人重者其責己必輕誠能反躬自治則衆口之謗君子當益加警省進德脩業豈其倏然以人言爲不足恤耶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此一章書見新民必本於明德也孟子曰爲人上者皆欲民之善而致民之善必獨推賢者蓋賢者欲明明德於天下必先自明其德不爲欲蔽不爲物誘在我之明德既明然後使家國天下之人同歸於明德此則化導有源不見其使而若黙使之者今之爲治者己德未明而徒責民之新是本原之地尚爲物欲所蔽私意所累雖法驅刑督其能進斯民於作新之治哉將見力爲使而未必如其所使矣可見以德化民必以身先民故堯典之平章協和大學之齊治均平皆由人主之明德致之有治人之責者可不先自治乎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此一章書言心學不可稍間也高子遊於孟

門而用心不專故孟子警之曰凡理義之心人所固有然危微之介易開亦復易蔽全視治心之人操舍何如耳不觀山徑之蹊間乎如山中小徑僅容人蹊步之處未見爲路也若倏然之頃人共由之往復不已則遂成大路矣其成路不難如此若使成路之後少頃之間人跡罕至則茅草復生依然塞之矣其阻塞甚易又如此然則人心非義即私非理即欲介然之義理暫忘而不召之私欲立至

道心之微何殊山徑物欲之蔽何殊茅塞瞬息之操舍即判此心之存亡良可懼也今子署知治心旋即弛廢是路已成而棄之心本通而塞之可不思所以用之哉蓋人心道心相爲消長唯戒懼慎獨則人心一歸於道心存存不已尚何間斷之有古聖人朝乾夕惕果行育德良有見於此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此一章書是見論樂者當考其德不當泥其器以分優劣也高子曰嘗觀禹與文王皆聖人各有樂傳於後世然就二者較之禹之樂殆尚於文王之樂孟子曰子謂禹之樂尚於文之樂何以知之高子曰樂之高下視用之多寡禹時之鐘其紐所繫如蟲齧而欲絕則用之者必多而文王之鐘則不然是以知之也孟子曰是一追耳何足以知聖人之樂哉彼城門之軌迹其深獨異於城中者豈一車

兩馬之力能使之然與蓋衆軌出入必由於此而日久所積故也然則禹之追蠡亦前乎文王千有餘年日淺用久而然也文王之鐘未久而紐全使至千餘年之後則其追亦如此耳又豈可以分優劣哉夫論古樂者須原本其功德會通其性情考論其時勢而後能見作者之本意高子之言淺陋極矣故孟子亦以淺近者曉之然而固不易之論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

可復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此一章書是見孟子不屈己以徇人之意也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心切愛民曾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賑之至此將已去齊適值其國又饑齊之庭未聞有恤民之方與救災之策於是陳臻曰齊國之人望賑甚切皆以夫子

將復有發棠之請以臻論之民情固可哀而君意未可測勸之不從則失言矣殆不可復乎孟子曰世固有勇於爲善者不察夫時義之當然與否而必爲之雖足以取悅於人然發不中節有害於君子之道以我今日而復勸王發棠是爲馮婦之類也晉人有馮婦者恃其勇力善徒手以搏虎卒能改行爲善士是宜守此而不變節也一旦往之於野見有衆逐虎虎方負嵎莫敢攖觸望見馮婦之來

相率趨而迎之馮婦遂見獵心喜攘臂下車以徇其請斯時也衆皆悅之以爲不拂其望而爲士者乃相與笑之以爲爲善之不終而不知止矣其可不量進退輕身徇人以爲士之所竊笑乎蓋齊王既不能用孟子則諫必不行言必不聽惟有引而去之耳聖賢愛民之意非不懇切然欲其枉己以取辱無異從井而救人矣豈肎爲之哉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此一章書是示人以性命之辨欲其遏欲以存理也孟子曰天之賦於人者爲命人之受於天者爲性世之人莫不言性命矣第爲形役者恒託於性以自便而與理違者又諉於命以自安惟君子則異是如人之具於一身

者口目耳鼻四肢皆形體之所不能外也各有所司卽各有所嗜口之於滋味目之於采色耳之於音聲鼻之於香臭四肢之於安佚此五者與生俱生雖凡衆不能免雖上哲不能遺不謂非性也然有遂其欲者有不得遂其欲者實有命焉以默爲限制君子惟安命而已矣決不謂之爲性也其不得也固不強求其得之也亦有品節豈謂吾性之所有而可以逞之哉是以命衡性而命爲重矣君子

雖有不言性之時至於形體嗜欲之外又有當以性爲重而不容自諉者如仁主愛而屬於父子義主宜而屬於君臣禮主敬而屬於賓主智主別而屬於賢否聖人純亦不已而天道屬於聖人此五者順逆常變視其所遇清濁厚薄視其所稟不謂非命也然皆生理之固有此心之同然不以聖而豐不以愚而嗇蓋有性存焉而無可推諉君子惟盡性而已矣決不謂之爲命也其清且厚者固益求

其至其濁且薄者尤務求其及豈曰命之已定而不復致力於其間哉是以性御命而性又重矣奈何世之人徒知嗜欲之爲性當節制而不節制氣稟之爲命當自強而不自強安得不急舉君子以正之哉蓋人心道心總一不並立之勢天理日長則嗜欲日消人但用力於父子君臣賓主賢否天道之間則自不陷溺於聲色臭味安佚之內所以復禮在是所以克己亦即在是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此一章書是言學者當造其極不可以一得自安也齊人有浩生不害者問曰樂正子從遊於夫子其人品造詣殆居何等也孟子曰觀樂正子爲人雖未卜其終身之成就自其

今日所至言之則可謂之善人亦可謂之信人也不害又問曰何以謂之善何以謂之信孟子曰人性皆善故遇善者必愛悅遇惡者必疾惡若其人立身行己合乎天理人心但見可欲而不見可惡則其有善無惡可知所以謂之善也至如好善惡惡本有生以來眞實無妄之理若其人躬行實踐有自慊而無自欺善皆實有於己而無矯飾則其實心實行可知所以謂之信也然而人之自期者寧

僅如此已乎。進而上之。必力行其善而不已。使所有之善。至於充滿積實。則性分咸備。雖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粹白。而無不善之雜。是之謂美矣。又如是而不已。則充實之美表著於外。其光輝也。不可遏抑。將見其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而豫廣大高明之域。是之謂大矣。然大而未化。猶未離乎迹也。惟大而能化。有盛德而無矜持之勞。有至善而無作爲之迹。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人力之不至。而天機之自洽。是則所謂聖也。至於聖。則造道之功至矣盡矣。其盛德淵微。而莫知其所以爲德。大業顯著。而莫知其所以爲業。蓋變化無方。陰陽迭運。有非耳目之所能窮。心思之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也。夫自可欲以至不可知。美大聖神。總基於善信。亦惟恃其擴充之力以馴致之耳。今樂正子固已居善信二者之中矣。而尚在美大聖神四者之下也。使不以善信自滿。而以美大聖神自勵。則他日造

詣。吾又烏能限之哉。蓋聖賢爲學。本無窮盡。日進則日見不足。日退則日見有餘。故仲虺稱殷湯日新不已。周頌美成王緝熙光明。詩書之言。可爲萬世聖王進脩之法。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旣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此一章書。是言異端有反正之漸。不可絕之已甚。以阻其從正之路也。孟子曰。異端之與吾道抗也。拒之不可不嚴。及其自悔而思反也。待之又不可不恕。如墨氏之兼愛。楊氏之爲我。皆非吾儒中正之道。然兼愛者務外而不情。爲我者太簡而近實。其相去猶有差別。故學墨者悔而逃去之。必歸於楊。蓋厭務外必尚簡略。所固然也。學楊者悔而逃去之。必歸於儒。蓋厭太簡。必求中道。又固然也。夫吾儒之道。人人所當共由。惟恐異端終於陷溺迷而不返。今彼旣自知其誤。翻然一變。惟中

正之是歸則豈復念其舊惡嗟以拒之哉。斯受之而已矣。奈何今之與楊墨辯者不取其今日之歸而追咎其既往之失。以爲是嘗從無父無君之教者也。而待之不少恕。如追放豚既入其闌矣。又從而羈其足。斯不亦已甚之行。而令人畏吾道之難反。反阻其向往之路乎。是誠儒者之過也。由此觀之。孟氏七篇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豈有私憾於異端哉。正爲其鼓倡異論陷溺人心。爲世道之害耳。

使其翻然悔悟自新。則惟恐誘誨之不至。故陳相夷之之徒皆反覆開譬引之於儒者之道。聖賢與人爲善之心切矣。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此一章書見爲人君者於取民之中當存愛民之意也。孟子曰。國家之用無窮。百姓之力有限。豈獨橫征厚斂。足以病民哉。卽惟正之供亦必審其緩急而撙節愛養之。人君不能自織而衣也。於是有布縷之征。不能自耕而食也。於是有粟米之征。不能躬親興作也。於是有力役之征。是三者之有常經。乃百姓以下奉上之義。然三者之不忍並取。乃人君以上恤下之仁。所以君子不得已而用其一。則必緩其二。布縷取之於夏。蠶事成也。粟米取之於秋。百穀登也。力役取之於冬。農事終也。豈有一時並用者哉。若幷用其二。則民不堪

命而有饑殍矣。幷用其三。則民力殫亡而父子不能相保矣。豈不重可念與。君子愛民之心。爲國之道。全在於能緩。蓋朝廷緩於一時而百姓已食無窮之福。上無損於國計。下有益於民生。亦惟在斟酌變通於常賦之中而已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此一章書是言爲人君者當知所寶也。孟子

曰有國家者必明於輕重之理然後好尚端而可以有安而無危諸侯之所當寶者有三土地所藉以立國人民所藉以守國政事所藉以治國此其所當寶者也知土地之為寶則墾闢之必盡知人民之為寶則撫字之必周知政事之為寶則經理之必至如是則得所寶而國安矣若珠玉者所不當寶者也以珠玉為寶則必貴異物而賤用物開奇技淫巧之漸好侈糜而忘節儉啟驕奢淫佚之端

殃必及身而國危矣夫人主以天位為大寶土地人民政事皆所以安天位者也故尤當愛惜鄭重之凡奇異之物無裨實用者皆珠玉類也為人君者可不慎所寶與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為恃才而不聞道者戒也昔有盆成括者方其仕齊之日孟子聞之以其恃才而得位測其必敗曰死矣盆成括後盆成括果見殺門人問於孟子曰先事之知為難夫子何以知盆成括之將見殺也孟子曰人非有才之難有才而善用其才之為難今盆成括有機械變詐之能是特小有才耳未聞君子之大道以涵育熏陶之則必恃才妄作適足以買禍而已矣予何難先事而知哉蓋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君子而有才是以

致治小人而有才適以取禍凡巧偽詐佞工諛取容者皆小人之才也有用人之責者可不慎所擇與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大道為公之心見諒於當時也孟子之滕館於上宮適有織而未成之

屨置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人問於孟子曰。若是乎夫子之從者廋匿人物也。孟子曰。子以吾之從者爲竊屨之故而來於滕與。或人遂悟其非曰。從者之來豈爲竊屨。但夫子之設科條以待學者。其有既往之失。不追責之。其有潔己而來者。不拒絕之。苟以求道之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夫子待人之宏如此。豈能保其他哉。蓋聖賢視天下無棄人。不督責其既往。不逆料其將來。但取其自新之一念而已。或人非能知孟子者。然其言有合於聖賢立教之旨。故門人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教人以擴充仁義之學也。孟子曰。仁義者人人固有之良。惻隱羞惡之心是也。如惻隱之心偶然觸發而有所不忍。羞惡之心偶然激厲而有所不爲。此心也人皆有之。乃因氣拘欲蔽。不能全其本心之良。而所忍所爲者多矣。人能充滿其惻隱之心。達之於其所忍者皆不忍焉。則天理周流而仁在是矣。充滿其羞惡之心。達之於其所爲者皆不爲焉。則處事有制而義在是矣。又豈待外求哉。如害人者人所不忍。人能將無欲害人之心充之滿其分量。則念念皆仁。推之以仁民愛物而仁不可勝用矣。如穿踰者人所不爲。人能將不爲穿踰之心充之滿其分量。則事事皆義。推之宰世御物而義不可勝用矣。由無穿踰之心而推之益密。更非一端可盡。夫爾汝者輕賤之稱。人或貪昧隱忍不得已而受之於人。其中必有慚愧不欲受之實。人能擴充此心。凡一毫苟賤汚辱之事皆

所不爲無所往而不爲義矣。且不但此也。凡人應酬語默之間。不可稍存苟且窺伺之意。如未可言而言。是以便佞而揆取人之意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隱默而揆取人之意也。其心暗昧不明。充類至義之盡。亦皆穿踰之類。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至於此。而後一念之萌。無非光明正大。始可謂精義之君子矣。孟子切要之旨。每敎人擴充本心。故以羊易牛。孟子謂是心足以行王道。盥水避蟻。程顥謂當推此心以及四海。聖賢之重擴充也如是夫。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此一章書是孟子舉言行之極則以示人也。

孟子曰。凡有言必有指。言近而指亦近。不可爲善言。惟所言至近。而意指則極其深遠者。誠善言也。凡有守必有施。守約而施亦約。不可爲善道。惟所守至約。而功施則極其廣博者。誠善道也。此非君子其孰能之。君子之言也。不下於帶。不過舉目前之事。言甚近也。然言之所至。義理畢該。而道無不存焉。則指何遠。君子之守。在脩其身。惟務盡一己之理。守甚約也。然守之所推。敎化大行。而天下無不平焉。則施何博。夫施之所以博者。由其守之約耳。今之人。不務守約而務博施。其病無異於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是徒知期天下之

平。而所求於人者重。不知期其身之必脩。而所以自任者輕。不亦失乎圖治之原耶。此善道之所由獨歸君子也。而善言可知矣。人能法君子立言脩道之功。而反求諸切近要約之地。安在嘉言懿行之不足以法天下而傳後世哉。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

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勉人以入聖之功也。孟子曰。堯舜湯武聖無異而安勉有異。堯舜之聖。純乎天而不假乎人。性而聖者也。湯武之聖。盡乎人以合乎天。復其性而至於聖者也。所謂性者之德如何。動容而見於顏貌。周旋而見於步履。無不中乎禮之節文者。由盛德之至。非有意於中而自然悉中也。哭人之死而

哀。由誠心激發。自然哀痛。非為欲生者之感我而哀也。經常之德。盡其道而無回邪。自有得祿之理。然此乃自然不回。非以干君之祿而期於不回也。言語之發。絕乎夸而必信實。固為敦行之端。然此乃自然必信。非以正己之行而期於必信也。即此數者而聖德之本乎性生。不待勉強。可類推焉。若夫反之之事如何。凡日用事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是法也。君子奉行乎法。使志氣不迷於欲。踐履不失其常。至於吉凶禍福。一惟聽天所命而已矣。而初何容心焉。蓋雖未能如安行之聖人。而其心已非有為而為。及其成功一也。人能反其性之固有。則其始雖不無反之之勞。其繼自一如性之之逸。而聖帝明王之德在我矣。可不知所以從事於性哉。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

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遊說之道也。孟子曰。世之遊說者。往往震於勢位。而言有所不得伸。故凡說貴顯之大人。則當藐而輕之。勿視其貴顯之巍巍然。庶幾志意舒展。而可以盡吾所欲言也。所以藐之而勿視其巍巍者何故。蓋內重則外無所不輕。如大人之宮室。堂之高有數仞。榱題之廣有數尺。宮室之壯

麗如此。我得志而爲大人。弗爲此壯麗也。如大人之食色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侍妾列於御者數百人。食色之豐豫如此。我得志而爲大人。弗爲此豐豫也。如大人之宴遊。縱心般樂而飲酒。盡力驅騁而田獵。從行之後車至於千乘。宴遊之侈盛如此。我得志而爲大人。弗爲此侈盛也。在彼者皆徇一己之欲以肆於民上。而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聖賢之法。日用動息。自各合乎當然者也。視彼宮

室食色。以及宴遊。極一時之烜赫。特藐乎小耳。曾何足駭耳目而畏心志哉。夫大人固宜畏而不宜藐者也。然所謂畏大人者。非徒畏其巍巍之勢而已。若能有藐大人之氣。而仍不失畏大人之心。斯乃深於畏者矣。蓋藐其勢而畏其德。藐之正所以畏之也。否則是諂也。非畏也。畏與藐雖相反。而實不相悖也與。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養心之要也。孟子曰。理具於心。求之而得其所以爲心。則貴有以養之。而養之之道惟在去其心之累而已。心之動於物者爲欲。一心而衆欲攻焉。則心何以自主。是莫善於寡欲。蓋天理人欲相爲消長。其爲人也。於凡心之所欲。無不予以節制之功。如是者欲寡。欲之數寡。則理之數多。雖有放而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於凡心

之所欲。一皆任其向往之私。如是者欲多。欲之數多。則理之數寡。雖有存而不放焉者亦寡矣。欲之多寡。係於心之存亡。此所以養心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亦難言矣。非明於理欲之分。安能御欲而使之必寡。故寡欲爲養心之本。而致知又寡欲之要也。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

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此一章書見曾子之不忘親也。昔曾子之父曾晳。好食羊棗。而曾子以食必思親。故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之味孰美。孟子曰。羊棗不如膾炙之尤美。膾炙哉。公孫丑曰。膾炙之味既美。則曾晳亦必嗜膾炙。而不專嗜羊棗。曾子既不忍於食羊棗。豈其獨忍於食膾炙乎。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

食羊棗。孟子曰。膾炙人所同嗜也。羊棗曾晳所獨嗜也。同嗜者無所動於心。所以食也。獨嗜者每生感於物。所以不食也。猶之諱親之名。而不諱親之姓。姓乃人所同。故不諱也。名乃親所獨。故不得不諱也。曾子之食膾炙而不食羊棗。其即此意也夫。蓋孝子之於親。雖一嗜好之物。而不忍置諸懷也。有如此。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此一章書見聖人崇正闢邪之心也。萬章問曰。昔者孔子在陳國之時。嘗自歎曰。吾周流天下。本欲行道。道既不行。何不歸來於我魯國乎。蓋吾黨後學之士。其志極大。而濶畧於事爲。尤其志直欲進而取法古人。終身以爲向往。不肯改變其初心。其狂如此。足副我傳

道之望。此我所以有感而思歸也。夫士而曰狂。非其至也。乃孔子在陳。獨思魯之狂士。其意何居。孟子曰。聖人之心。無非爲道計也。孔子嘗有言曰。傳道以人。吾不得中道之士而與之進道。然則吾將何與也。必也其狂獧之品乎。蓋狂者尚其志。而常懷進取之心。獧者尚其守。而不爲不善之事。均之可進於中道也。由孔子之言觀之。則其初心豈不欲中道哉。特以不可必得。而斯道又不可無傳。故不

得已而思其次於中道之狂庶幾爲任道器也豈無爲而思魯之狂士哉按孔子思魯之狂士欲其任道實欲其行道也所謂裁成狂士者非抑之也抑之則士氣不伸相與化爲齷齪之庸人而猶望其能行道也是以千里而責駑駘也是故欲養人才者必先自振士氣始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

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此四節書是孟子明狂獧之實也萬章問曰狂士之思固非聖心之得已然當時在魯國之人亦多敢問若何等人斯可謂之狂士矣孟子曰當時孔子弟子如琴張如曾皙如牧皮此等人品孔子之所謂狂矣萬章曰有狂之名必有狂之實敢問其人所行何等而遂稱之爲狂也孟子曰欲知狂之所以爲狂惟於其志願觀之其志嘐嘐然誇大卑視今世之士以爲不足稱數動輒曰古之人古之人其志大言大如此及因其言以考其行則志大而不能充其志言大而不能踐其言於平日所自許者未能掩蓋而無缺也狂之爲狂如此踐履雖歉於篤實而志願則極其高遠稍裁抑之至於中道不難矣惟狂者又不可得於是思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其操履

極其謹嚴其廉隅極其砥礪一切卑汙苟且之事深惡之而不肎爲志雖不足守則有餘此所以謂之獧也以中行之士律之此又其次焉者也夫中行不得而思及於狂狂又不得而思及於獧其取人愈恕而爲道之心愈切矣按士必能以古人自待而後可以備國家之用必能以古人自律而後可以立名教之防若志趣不高操履不潔是根本已失餘何足觀聖賢之所棄必非帝王之所收也用

人者可以審矣。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此四節書。見聖人惡鄉原之意也。萬章問於孟子曰。孔子嘗言。人情不見親厚則怨恨易生。若過我之門而不入我之室我亦無恨於彼者其惟鄉原之人乎。蓋鄉原之人。害乎德而為德之賊也。不入我室我何恨焉。孔子之惡鄉原也如此。敢問若何等斯可謂之鄉原矣。孟子曰。欲知鄉原之為人。惟觀其譏狂獧

之言可見矣。其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也。言誇大而不顧其行。行濶畧而不顧其言。動輒稱曰。古之人。古之人。其譏獧者曰。何必如此踽踽然而獨行焉。涼涼然而寡薄焉。鄉原之譏狂獧如此。吾度其心。必謂人既生於斯世。則但當為斯世之人。使舉世皆稱為善人斯可矣。何必生今而慕古異衆以為高哉。其言譏夫狂獧。其志徇乎世俗。閹然深自閉藏。以求媚悅於世者。乃鄉原之行徑也。萬章曰。鄉人之論亦甚公也。今盡一鄉皆稱為謹厚之人焉。是其立身行己。無所往而不為謹厚人矣。孔子反以為德之賊者何哉。孟子曰。孔子以鄉原為德之賊。非無謂也。蓋以鄉原之為人也。欲槩舉其失以非之。則掩覆甚周。無可舉而非也。欲細指其過以刺之。則韜藏甚密。無可數而刺也。俗已流失。而同之不敢為異。世雖卑汙。而合之不敢相離。心之所存。本非忠信也。而似乎忠信之不欺。事之所行。

本非廉潔也而似乎廉潔之不苟是以一鄉之衆皆欣然悅之不知其非也彼因衆人之悅自以爲是亦不知其非也知其非尚可改圖自以爲是則終身汩沒於斯世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故曰德之賊也按五代時之馮道先儒以爲古來第一鄉原然彼猶似忠信似廉潔者也後世且有明明不忠信明明不廉潔而闇然媚世爲全軀保富貴之計至於無所不爲者則又下鄉原一等矣乃彼方

自以爲得計人亦以爲當然世道至此尚忍言哉養廉恥尚風節有國家者宜加意焉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此二節書見鄉原所以可惡而君子貴於反經也孟子又告萬章曰昔孔子又有言曰吾

謂鄉原德之賊者正謂其似德非德耳蓋天下有眞是者人固知其爲是即有眞非者人亦知其爲非猶不足以惑人無可惡也惟似是而實非者最能亂眞最能惑世爲深可惡焉試舉其類言之莠似苗而非苗惡莠者恐其亂苗也佞似義而非義惡佞者恐其亂義也利口似信而非信惡利口者恐其亂信也鄭聲似雅樂而非雅樂惡鄭聲者恐其亂雅樂也紫色似朱而非朱惡紫者恐其亂朱也

至於鄉原不在不假似德而非德惡鄉原者恐其亂德也然推其所自豈鄉原之能亂德哉由夫經不正而眞是之未明耳君子爲世道計亦惟率之以躬行彰之爲教化復此堯舜以來眞正不易之常經而已矣常經既復而歸於正庶民皆知經常之道爲吾眞是勃然咸興於善庶民既遵君子之教而興起於善則似是而非之邪慝深藏厚匿不可測識者皆難以容於世矣夫轉移世道止在表正

人心故孔子惡鄉原而孟子繼之以興庶民之說蓋庶民不興未有不惡狂獧而喜鄉原者也世運升降以士氣民風爲根本有天下者尚其加意於此哉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此一章書是孟子以道統自任也孟子曰聖相傳大約五百年其候也有聞而知之者以繼其統則必有見而知之者以開其先由堯舜至於湯蓋五百有餘歲湯何以得統於堯舜哉由有禹臯陶諸人親見堯舜而知其精一執中之旨是以湯得聞而知之也由湯

至於文王亦五百有餘歲文王何以得統於湯哉由有伊尹萊朱諸人親見湯而知其聖敬日躋之學是以文王得聞而知之也由文王至於孔子文五百有餘歲孔子何以得統於文王哉由有太公望散宜生諸人親見文王而知其緝熙敬止之德是以孔子得聞而知之也由此觀之聖道之統必有見知者傳之於前而後聞知者得有所考以紹於後從古爲然不可誣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日僅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且由鄒至魯封域相接近聖人之居又若此其甚也此其間宜有人焉見而知之如禹臯諸人者而後不患無聞而知之如湯文諸人者然而寥寥百年間無有其人乎爾則亦無有其人乎爾按孟子此言雖不敢明以道統自任而自任之意切矣道者何孟子七篇首言仁義此道之大端也後世有躬行仁義於上者即堯舜湯文之君而講明仁義於下者即孔

孟之徒也。道在天壤。代有傳人。有後起之責者。烏可以自諉也哉。

[seal]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六